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22n1425

摩訶僧祇律

東晉 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比丘僧戒法
    - 1 四波羅夷法
      - 1
      - 2
      - 3
      - 4
    - 2 明僧殘戒(十三僧伽婆尸沙法)
      - 1
      - 2
      - 3
    - 3 二不定法
    - 4 三十尼薩耆波夜提法
      - 1
      - 2
      - 3
      - 4
    - 5 單提九十二事法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6 四提舍尼
    - 7 眾學法
      - 1
      - 2
    - 8 雜誦跋渠法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9 威儀法
        - 1
        - 2
    - 比丘尼戒法
      - 1 八波羅夷法
      - 2 十九僧殘法
        - 1
        - 2
      - 3 三十事
      - 4 一百四十一波夜提法
        - 1
        - 2
        - 3
        - 4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011
    - 012

    - 013
    - 014
    - 015
    - 016
    - 017
    - 018
    - 019
    - 020
    - 021
    - 022
    - 023
    - 024
    - 025
    - 026
    - 027
    - 028
    - 029
    - 030
    - 031
    - 032
    - 033
    - 034
    - 035
    - 036
    - 037
    - 038
    - 039
    - 04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25 [cf. Nos. 1426, 1427]
摩訶僧祇律卷第一(初比丘僧戒法學)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四波羅夷法之一(婬戒之一)

若篤信善男子欲得五事利益者，當盡受持此律。何等五？若善男子欲建立佛法者，當盡受持此律。欲令正法久住者，當盡受持此律。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者，當盡受持此律。諸有比丘、比丘尼犯罪恐怖，為作依怙者，當盡受持此律。欲遊化諸方而無礙者，當盡受持此律。是名篤信善男子受持此律，得五事利益。

若能盡受持，　調御威儀戒；
五事功德利，　世尊之所說。
受持此律者，　如其義善聽；
若能盡受持，　調御戒律儀，
建立世尊教，　是名真佛子。
佛法得久住，　能行正法施，
亦無疑悔起，　請問於他人。
比丘比丘尼，　犯罪得依怙；
遊化於諸方，　所往無罣礙。

婆伽婆、三藐三佛陀從本發意所修習者，今已成就，欲度人故住舍衛城，諸天世人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名聞十方供養中最。為求福眾生得建立於福，求果眾生得建立於果，苦惱眾生而得安隱，為諸天人開甘露門，於十六大國莫不宗伏、知見自覺。佛所住者，住於天住、住於梵住、住賢聖住、住最勝住、住一切智心，得自在隨意所住，是故如來住舍衛國。

爾時尊者舍利弗，獨一靜處結加趺坐正受三昧。三昧覺已作是思惟：「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不久住？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教久住？」於是尊者舍利弗，晡時從三昧起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坐一面已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正受三昧，三昧覺已作是思惟：『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不久住？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教久住？』」

爾時佛告舍利弗：「有如來不為弟子廣說修多羅、祇夜、授記、伽陀、優陀那，如是語、本生、方廣、未曾有經。舍利弗！諸佛如來不為聲聞制戒，不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故如來滅度之後法不久住。舍利弗！譬如鬘師、鬘師弟子，以種種色花著於案上，不以線連，若四方風吹則隨風散。何以故？無線連故。如是舍利弗！如來

不廣為弟子說九部法，不為聲聞制戒，不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故如來滅後法不久住。舍利弗！以如來廣為弟子說九部法，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故如來滅度之後教法久住。舍利弗！譬如鬘師、鬘師弟子，以種種色花以線連之，若四方風吹不隨風散。所以者何？以線連故。如是舍利弗！如來廣說九部經，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以如來滅後法得久住。舍利弗！以是因緣故，教法有久住、有不久住者。」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唯願世尊！廣說九部經，善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令教法久住，為諸天世人開甘露門。」

爾時佛告舍利弗：「如來不以無過患因緣而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舍利弗！譬如轉輪聖王不以無過而為婆羅門居士而制刑罰。如是舍利弗！如來亦復如是，不以無過患因緣而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然舍利弗！當來有正信善男子，於佛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或有心亂顛倒起於淨想，三毒熾盛而犯諸罪。舍利弗！是時如來當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止！舍利弗！如來自當知時。」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如來自當知時。」

是時舍利弗，　偏袒而合掌，
隨順轉法輪，　請求最勝說。
勸請於世尊：　「今正是其時，
願為弟子眾，　廣制戒律儀。
能令佛正法，　長夜得久住；
顯示甘露門，　開化天人眾。」
彼住最後身，　作此勸請已；
爾時最勝告，　尊者舍利弗：
「弟子未有罪，　眾僧悉清淨；
諸佛未曾有，　無過而制戒。
譬如世界主，　王領其國土；
無有無過人，　而加其刑罰。
彼喻此亦然，　世尊天人師；
未有無過患，　而制弟子戒。
過患既已起，　時有犯惡者；
是時天人師，　為眾制律儀。
過去、未來世，　佛眼靡不見；
隨其事輕重，　隨其輕重制。」
說此正法時，　在於祇洹林；
舍利弗勸請，　世尊答如是。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尊者舍利弗，諸比丘未有過患，而請世尊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佛告諸比丘：「舍利弗不但今日未有過患而請制戒，彼於昔時在一城邑聚落，人民居士未有過患，亦曾請我制諸刑罰。」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乃往昔時已有此耶？」佛言：「如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迦尸。彼時國王號曰大名稱，以法治化，無有怨敵，布施持戒，汎愛人物、善攝眷屬。法王御世，人民殷盛，富樂豐實，聚落村邑雞飛相接，舉國人民更相敬愛，種種眾伎共相娛樂。時有大臣名曰陶利，多諸策謀，作是思惟：『今此王境自然富樂人民熾盛，城邑聚落雞飛相接，舉國人民更相敬愛，種種眾伎共相娛樂。』時彼大臣往白王言：『今日境界自然富樂人民熾盛，城邑聚落雞飛相接，舉國人民更相敬愛，種種伎樂共相娛樂。願王當為斯等制立刑罰，莫令極樂生諸過患。』王言：『止！止！此言不可。所以者何？過患未起而欲制罰。』臣復白王：『當防未來，莫令極樂生諸過患。』時王作是思惟：『今此大臣聰明智謀，多諸朋黨不可卒制，今若呵責或生咎釁。』爾時國王欲微誨大臣，即說偈言：

「『勢力喜瞋恚，　難可卒呵制；
橫生人過患，　此事甚不可。
大人多慈愍，　知人實有過；
猶尚復觀察，　哀愍加其罰。
惡人喜惱他，　不審其過罪；
而加其刑罰，　自損惡名增。
如王好威怒，　枉害加良善；
惡名流四遠，　死則墮惡道。
正法化黎庶，　身口意清淨；
忍辱行四等，　是謂人中王。
王為人中上，　宜制忿怒心：
仁愛恕有罪，　哀愍加刑罰。』

「爾時大臣聞王所說，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最勝人中王，　願永蔭黎庶；
忍辱自調伏，　道化怨自降。
王德被無外，　祚隆永無窮；
以道治天下，　常為天人王。』」

佛告諸比丘：「爾時國王大名稱者，豈異人乎？則我身是。時大臣陶利者，舍利弗是。爾時城邑聚落長者居士未有過患，而彼請我令制刑罰。今諸比丘過患未起，而復請我為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

爾時世尊從舍衛城隨所樂住已，於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前後圍遶，詣憍薩羅國耕田婆羅門聚落。到已於耕田林中住。於是世尊晡時從三昧起，周遍觀察上下諸方又復視前平地，而發微笑往來經行。時舍利弗見世尊從三昧起周遍觀察上下諸方又復視前平地，而發微笑往來經行，見已往詣眾多比丘所，語比丘言：「諸長老！我向見世尊從三昧起，觀察諸方乃至往來經行。諸長老！如來、應供、正遍知，不以無因緣而起微笑。若往請問，必當聞說過去宿命久遠之事。我等今日當詣世尊問如此義，如佛所說我當奉行。」諸比丘聞舍利弗說已，即與舍利弗，共詣世尊所頭面禮足，禮足已隨佛經行。

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向見世尊從三昧起，觀察諸方乃至往來經行，我即往詣眾多比丘所，語比丘言：『諸長老！我向見世尊從三昧起，觀察諸方乃至往來經行。諸長老！如來、應供、正遍知，不以無因緣而笑。若往請問，必當聞說過去宿命久遠之事。我等今日當詣世尊問如此義，如佛所說我當奉行。』不審世尊！有何因緣而發微笑？」

爾時世尊，出金色臂指地告舍利弗：「汝見此地不？」舍利弗言：「唯然已見。」佛言：「此地是迦葉佛故園林處，此一處是迦葉佛精舍處，此一處是經行處，此一處是坐禪處。」爾時尊者舍利弗，即取僧伽梨襞為四褶，即布是地。布是地已，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唯願世尊！坐此座上，當令此地為二佛坐處。」爾時世尊即受而坐，尊者舍利弗禮佛足已，於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有幾事利益，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佛告舍利弗：「有十事利益故，諸佛如來為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何等十？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三者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無羞人故；五者有慚愧人得安隱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於現法中得漏盡故；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為諸天人開甘露施門故。以是十事，如來、應供、正遍知為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

是時舍利弗，　偏袒而合掌；
隨順轉法輪，　請問於最勝。
彼住最後身，　合掌請問已，
爾時最勝告，　尊者舍利弗：

「有十功德利，　如來所知見，
故為諸弟子，　廣制戒律儀。
攝僧、極攝故；　令僧安樂住；
折伏無羞人；　慚愧得安隱；
不信令入信；　已信者增益；
現法得漏盡；　未生漏不生；
正法得久住，　開甘露施門。」
說是正法時，　在於耕田林，
舍利弗請問，　世尊答如是。

爾時世尊於耕田聚落隨所樂住已，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跋耆國。爾時世尊與五百比丘俱，到跋耆國毘舍離城，住大林重閣精舍。爾時毘舍離城，人民飢饉五穀不熟，白骨縱橫乞食難得。毘舍離城有長者子，名曰耶舍，信家非家、捨家出家，其父名迦蘭陀，故諸梵行者皆稱為迦蘭陀子。時世飢饉乞食難得，每至食時多還家食，其母告耶舍言：「子！汝甚為大苦，剃除鬚髮著弊納衣，持鉢乞食為世人所笑。今此家中大有財物，汝父母錢及餘先祖財寶，恣汝所欲；且汝愛婦今猶故在，當共生活，何以如是受諸勤苦？汝當歸家受五欲樂，自恣布施、種諸功德、供養三寶。」爾時耶舍白母言：「願母止！止！我樂修梵行。」其母復第二、第三所勸如初，耶舍答亦如先。母復重言：「汝若不樂在家者，當乞我種以續繼嗣，莫令門戶斷絕、財物沒官。」爾時耶舍即白母言：「今欲使我於此中留種子者，當奉此勅。」母即歡喜疾入婦房語新婦言：「汝速莊嚴，著耶舍本所愛樂嚴身之服，與之相見。」新婦答言：「爾。」即便莊嚴如教所勅。爾時耶舍即與其婦共相娛樂，如其俗法，於是其婦遂便有娠，月滿生子。其家議言：「本為乞種故，今當立字名為續種。」爾時世人皆名為續種，父續種、母續種、祖續種，錢財一切皆名續種。所有如是惡名流布，道俗悉聞。

爾時耶舍聞惡名已，為續種子父，大自慚愧，恥其所聞，作是思惟：「沙門釋種中，未曾見聞有如此事。此為法耶？為非法耶？我今當以此事廣白尊者舍利弗，舍利弗當以此事具白世尊，如世尊教，我當奉行。」時耶舍疾往詣尊者舍利弗所，廣說上事。

尊者舍利弗，與耶舍共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坐已尊者舍利弗具以上事廣白世尊。佛問耶舍：「汝實有是事不？」答言：「實爾。」佛言：「耶舍！是為大過，比丘僧中未曾有此。汝愚癡人！最初開大罪門，未有漏患而起漏患。天魔波旬常求諸比丘短而不能得，汝今最初開魔徑路。汝今便為毀正法幢、建波旬幢。汝愚癡人！寧以利刀割截身生，若著毒蛇口中、若狂狗口中，若大火中、若灰炭中，不應與女人共行婬欲。耶舍！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

呵責婬欲：欲為迷醉，欲如大火燒人善根，欲為大患。我常種種方便稱歎離欲、斷欲、度欲。汝今云何作是不善？耶舍！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耶舍比丘，僧中未曾有此，而彼耶舍初開罪門，未有漏患而起漏患？」佛告諸比丘：「是人不但今日於我法中未有漏患而起漏患。」諸比丘白佛言：「彼過去時已曾有是事耶？」佛言：「如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此世界劫盡時，諸眾生生光音天上，而此大地還已成立，諸眾生等從光音天還來至此。時彼眾生身有妙光，神足自在禪悅為食，諸有所須隨意所欲。是諸眾生身光相照，無有日月星宿亦無晝夜，亦無一月、半月、四時歲數。時此大地便有自然地味，色香美味皆悉具足，如天甘露等無有異。時有一輕躁貪欲眾生，嘗此地味覺其香美，漸取食之即生著心。其餘眾生見其如此，展轉相効皆競取食。爾時眾生食地味已，身體沈重光明即滅，貪著五欲退失神足。然後世間便有日月星宿昏明，半月、一月、春秋冬夏。」佛告諸比丘：「爾時輕躁眾生者，豈異人乎？即耶舍比丘是。彼時耶舍於諸眾生，漏患未起而先起漏；今日復於清淨僧中先開漏門。」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彼耶舍比丘先世已來乃如是耶？云何其母巧作方便以婬欲誘誑其子？」佛告諸比丘：「是耶舍母不但今日巧作方便誘誑其子，過去世時亦曾誘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迦尸。時彼國王號大名稱，離諸怨敵，布施持戒，汎愛人物，以法治化，善攝眷屬。時王第一夫人，晨朝上高樓上觀察星宿，見一金色鹿王從南方來陵虛北逝。夫人見已即作是念：『我若得此金色鹿皮持作褥者，沒無遺恨；若不得者，用作此王夫人為？』即自念曰：『若我語人：「見金色鹿王。」誰當信者？』又作是念：『若言是鹿，不應乘虛；若乘虛行，不應言鹿。』夫人愁憂，恐不信故，即脫瓔珞著垢弊衣入憂惱房。王於殿上治政事訖，還入其室不見第一夫人，即問侍者。侍者答言：『夫人向入憂惱房住。』王便往就，問夫人言：『誰犯汝者？為大臣、王子？為餘夫人及餘侍者？若犯汝者，我當為汝重治其罪。汝今將無有所須耶？若欲須金銀、珍寶、香花、瓔珞，當相供給；若欲殺罰，便可見語。』王種種問已，夫人不答。王即出去，告餘夫人、大臣、太子及餘人等：『卿等率往問夫人意。』諸人受教各各問已，夫人猶故默然不對。王使耆舊青衣更問夫人，此

青衣者生長王宮多有方便，即往入房問夫人言：『王是夫人之所恃怙，如何王問而默然不答？若有所求何緣可得？誰犯夫人？為大臣、王子及餘夫人？欲有殺罰宜應白王。夫人默恨無乃失耶？夫人若喪，王終不能相與俱死，正可憂惱月日之間，國中自有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皆各有女端正妙好，與相娛樂足以忘憂。夫人正可徒自死耳！喻若癌人眠中得夢，誰能瞻者？夫人不語，難知亦爾。』爾時夫人聞青衣語，即自惟曰：『此是名語。』便答青衣：『無犯我者，別有所憶故不語耳。汝聽我說，吾近晨朝登樓觀看星宿，時見有一金色鹿王，乘空南來凌虛北逝。若語人言：「鹿能乘虛。」誰能信者？我欲得其皮持用作褥而不能得，是以生惱，自念：「用作王夫人為？」』是時青衣聞此語已，具白大王。王知其意，甚大歡喜，即問傍臣：『誰能得此金色鹿皮？我今須之持用作褥。』諸臣答言：『當問獵者。』王告大臣：『勅我境內國中獵師，盡使令集。』如偈所說：

「『諸天隨念感，　王者隨聲至；
富者以財得，　貧人以力辦。』

「如是王教出已，國中獵師一切皆集。獵師白王：『何所約勅？』王告獵者：『我今急須金色鹿皮持用作褥，卿等為吾疾速求之。』獵師答王：『願聽小還共論此事。』王曰：『可爾。』獵師還已共相謂言：『汝等遊獵頗曾見聞金色鹿不？』彼各對曰：『我等先祖已來常行遊獵，未曾有聞金色鹿名，況復眼見！』時諸獵師共作要言：『今往答王，無使不同。』既見王已各白王言：『我先祖已來相承遊獵，初未曾聞金色鹿名，況復眼見。』如所說：

『王者力自在，　所求欲如教。』

「王即勅有司令執諸獵者繫著牢獄。時有一獵師名曰刪闍，勇健多力走及奔獸，仰射飛鳥箭無空落，彼即念言：『我諸獵黨自惟無罪而見囚執，當設權計脫此苦難。我當白王應募求鹿，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我且遊散，諸伴得出。』便白王言：『頗有見聞金色鹿不？』王告獵者：『汝等自可往問夫人。』爾時獵者即詣王宮白夫人曰：『誰有見聞金色鹿者？』夫人答言：『我親自見。』獵師白言：『見在何處？』夫人答言：『我於樓上觀於星宿，晨朝見一金色鹿王，從南方來陵虛北逝。』時彼獵師善相禽獸，知此鹿王止宿在南、食處在北，止宿之處永無可得，當於食處而求取之。於是獵師便持弓箭，漸次北行到彼雪山。時彼山中有仙人住，流泉浴池花

果茂盛。彼中仙人以二事除欲：一者苦行，二者閑居。爾時獵師藏諸獵具假以人服，詣仙人所禮拜問訊。彼仙人者處在山澤久不見人，得獵者至甚大歡喜，命令就坐，與甘果美漿共相慰勞。獵師白言：『止此久近？』答言：『止此以來經爾所時。』復白仙人：『止此已來，頗曾見有奇異事不？』答言：『曾見。』復問：『為見何等？』答曰：『此山南有一樹名尼拘律，常有金色鹿王飛來在上，食彼樹葉飽已而去。』獵師聞此甚大歡喜，作是念言：『必是夫人所見金色鹿王，今已得聞，我願將果。』獵師方便更說餘事，然後乃問：『趣尼俱律樹道在何處？』仙人答言：『從此而去。』中間曲路委悉語之。獵師聞喜，呪願而去。還執持獵具順道而進，漸次前行，遙見彼樹枝葉扶疎蔭覆彌廣，至彼樹下尋覓鹿王，不見蹤跡又無食處。獵師便於樹下潛微伺之，伺之不久便見鹿王，譬如鴈王陵虛而來止此樹上，形色光明照耀山谷，食彼樹葉飽則還南。尋復思惟：『此樹高遠，非是網羂弓矢所及，云何可得？我今當還波羅奈城。彼有大臣、王子聰明智德，我當問之。』即還其國便白王言：『如夫人所見，但鹿所止住，非網羂弓矢所及，無由得之。』王告獵師：『汝可自往具白夫人。』獵師即白夫人：『已見金色鹿王，都非網羂弓矢所及，不知何由而得。』夫人問言：『彼鹿所住為在何處？』答言：『住在尼拘律樹上，食彼樹葉飽已還南。』如所說：

「『剎利百方便，　婆羅門增倍；
王有千種計，　女人策無量。』

「如是王夫人多諸方便，便教獵者：『汝持蜜去，至彼樹上蜜塗樹葉，鹿聞蜜香必食樹葉噉盡，次第塗下至彼施網羂處。』獵師如教還於山中，持蜜上樹塗其樹葉。彼鹿來食隨蜜食盡，蜜不塗處鹿輒不食，隨蜜食葉漸次而下。如所說：

「『野獸信其鼻，　梵志依相書，
王者委有司，　各各有所信。』

「彼鹿尋香食彼樹葉，漸下到其施網羂處，即便著羂。獵師念言：『我若殺取其皮，不足為貴，當活將去。』於是驅還。獵師籠騎過仙人處，仙人遙見驚而歎曰：『咄哉！禍酷。雖能乘虛而不能免此惡人之手。』即問獵者：『惡人！汝用是為？』獵師答言：『迦尸國王第一夫人須此鹿皮持用作褥。』仙人復言：『汝謂此鹿死後色如是耶？內有生氣故外色如是。可活將去，汝可得賞。』仙人復

問：『汝作何方便而得此鹿？』答言：『我作如是方便而得此鹿。』爾時仙人自慶善寂無此諸惡，悲念夫人能為巧惡方便，痛彼鹿王貪味受困。爾時仙人即說偈言：

「『世間之大惡，　莫過於嗜味；
欺誑凡夫人，　及諸林野獸；
因風著香味，　受斯苦惱患。』

「獵師問曰：『我作何方便養育此鹿得生歸我國？』仙人答言：『以蜜塗樹葉而用養之。若到人間以蜜和麨。』如是教令養之。漸漸還國遂到人間。此鹿形貌端正色若天金，角白如珂，目紫紺色，一切人見莫不雅奇。漸次行詣波羅奈城，王聞鹿至，勅諸城內平治道路，掃灑燒香、搥鍾擊鼓往迎鹿王。觀者如雲莫不歡喜，慶賀大王吉祥遠至。夫人見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以愛心重故前抱鹿王，以昔染污心重故，令彼鹿王金色即滅。王告夫人：『此鹿金色忽變當如之何？』夫人答王：『此今便是無施之物，放使令去。』」
爾時佛告諸比丘：「彼時金色鹿王豈異人乎？今耶舍比丘是。時夫人者，今耶舍母是。往昔已來曾作方便誘誑其子，令墮貪著受諸苦惱。」
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比丘皆悉令集。」爾時世尊以是因緣向諸比丘廣說過患事起，種種因緣呵責過患起已，為諸比丘隨順說法：「有十事利益，如來、應供、正遍知為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十事利益廣說如上。是故如來從今日當為諸比丘制戒，未聞者令聞，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足戒，行婬法，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
復次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時毘舍離城有二離車子，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於毘耶離眾所知識，能致供養四事具足。彼比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乞食，不能攝身口意繫念在前，心意馳亂不攝諸根，染著色欲取色淨相，欲心熾盛便作是念：「我著法服為此欲事甚為不可，我當捨於法服著彼俗衣，七日之內不還僧中隨意所為。」作是念已，即脫袈裟著彼俗衣便行欲事。過七日已還著法服而來入僧，入僧已還自厭污愧身所行，便作是念：「都不見聞餘諸沙門有如是事，我今當以此事白尊者舍利弗，舍利弗當向世尊具陳此事。若佛有所教勅我當奉行。」時二比丘往詣尊者舍利弗所廣說如上。時尊者舍利弗將二比丘往詣世尊，禮足已，却住一面，以上因緣廣白世尊。佛告舍利弗：「應遣令去。是愚癡人！不復得在如來法中更出家受具戒。」時舍利弗以哀愍故，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當來有善男子，於世尊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

迷意顛倒起於淨想，無慚無愧三毒熾盛。唯願世尊為開方便，令是善男子更於如來法中得出家受具足戒。」爾時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諸比丘皆悉令集。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戒，若不還戒而行婬法，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時諸比丘處處安居，安居已還詣毘舍離，到世尊所禮拜問訊。問訊已次第付房而住。房盡不受，有依屋欄、草庵、空地、樹下住者。爾時有一比丘依樹下坐，作是思惟：「佛法出家甚為大苦，修習梵行亦為甚難。晝則風飄日炙，夜則蚊虻毒虫所嚙，我欲不堪於佛法中修淨梵行。」彼比丘作是心念口言，諸比丘聞已便謂此比丘言：「汝捨戒耶？」答言：「不捨！我但作是念：『我不堪於如來法中修淨梵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是比丘捨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喚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捨戒耶？」答言：「不捨。」佛言：「何緣致此？」「世尊！我於樹下作是心念口言：『於佛法中捨家出家甚為大苦，我不堪於如來法中修淨梵行。』」佛告比丘：「汝云何於如來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而作是念：『我不堪忍於如來法中修淨梵行。』」佛言：「是比丘不名捨戒，是名戒羸。彼作戒羸說語，得偷蘭罪。」爾時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乃至未聞者當聞、已聞者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足戒，不還戒，戒羸，不捨戒便行婬法，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舍衛城有長老名難提，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於舍衛城眾所知識，能致供養四事具足。餘多有名難提者，但是長老行時亦禪、住時亦禪、坐時亦禪、臥時亦禪，時人名之為禪難提。時難提於開眼林中作草庵舍，彼於其中初中後夜修行自業，得世俗正受乃經七年。過七年已退失禪定，復依一樹下還習正受乃求本定。時魔眷屬常作方便，於行正法人伺求其短，變為人形端正無比，種種花香瓔珞以嚴其身，於難提前住，謂難提言：「比丘！共相娛樂行婬事來。」時難提言：「惡邪速滅！惡邪速滅！」口作此言而目不視。天女復第二、第三所說如上。時難提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惡邪速滅！惡邪速滅！」而不觀視。時天女便脫瓔珞之服露其形體，立難提前語難提言：「共行婬來。」時難提見其形相而生欲心，答言：「可爾。」時天女漸漸却行，難提喚言：「汝可小住，共相娛樂。」難提往就，天女疾疾而去。難提追逐到祇洹塹，塹中有王家死馬，天女到死馬所隱形不現。時難提欲心熾盛即婬死馬。欲心息已便作是念：「我甚不善，非沙門法，以信出家而犯波羅夷罪，用著法服食人信施為？」即脫法服著右手

中，左手掩形而趣祇洹語比丘言：「長老！我犯波羅夷！我犯波羅夷！」時諸比丘在祇洹門間經行仿佯思惟自業，共相謂言：「此是坐禪難提，修梵行人不應犯波羅夷。」難提復言：「諸長老！不爾，我實犯波羅夷。」諸比丘即問其因緣，難提具說上事。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難提善男子自說所犯重罪，應當驅出。」時諸比丘如教驅出。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長老難提久修梵行，而為此天女之所誑惑？」佛告諸比丘：「是難提比丘不但今日為天女所惑退失梵行，過去世時亦為彼所惑失於梵行。」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迦尸。時南方阿槃提國，有迦葉氏外道出家，聰明博識綜練群籍，眾技妙術靡不開達，彼外道者助王治國。時彼國王執持姦賊種種治罪，或截手足、髡其耳鼻，治之甚苦。時彼外道深自惟念：『我已出家云何與王共參此事？』便白王言：『聽我出家。』王即答言：『師已出家，云何方言復欲出家？』答言：『大王！我今豫此種種刑罰苦惱眾生，何名出家？』王即問言：『師今欲於何道出家？』答言：『大王！欲學仙人出家。』王言：『可爾，隨意出家。』去城不遙有百巖山，有流泉浴池花果茂盛，即造彼山起立精舍。彼於山中修習外道，得世俗定起五神通。於春後月食諸果蓏四大不適，因其小行不淨流出。時鹿愛群共相馳逐，渴乏求水飲此小便，不淨著舌舐其產道，眾生行報不可思議因是受胎，常在廬側食草飲水，至期月滿產一小兒。爾時仙人出行採果，鹿產難故即大悲鳴，仙人聞鹿鳴急謂為惡虫所害，欲往救之，遂見生一小兒。仙人見已怪而念曰：『云何畜生而生於人？』尋入定思惟，見本因緣，即是我子。於彼小兒便生愛心，裹以皮衣持歸養之。仙人抱舉鹿母乳之，漸漸長大名為鹿斑。依母生故體斑似母，是故作字名曰鹿斑。是童子漸漸長大至年七歲，遜弟尊長、仁愛孝慈，採取水果供養仙人。是時仙人念言：『天下可畏無過女人。』即便教誡子言：『可畏之甚無過女人，敗正毀德靡不由之。』於是教以禪定化以五通。如所說：

「『一切眾生類，　靡不歸於死；
隨其業所趣，　自受其果報。
為善者生天，　惡行入地獄；
行道修梵行，　漏盡得泥洹。』

「爾時仙人便即命終，於是童子淨修梵行得外道四禪，起五神通有大神力，能移山住流捫摸日月。爾時釋提桓因乘白龍象案行世間，誰有孝順父母、供養沙門婆羅門，有能布施持戒修梵行者？案行世

界時見是仙人童子，天帝念言：『若是童子欲求帝釋梵王，皆悉能得，宜應早壞。』如所說：

「『諸天及世人，　一切眾生類；
莫不為結縛，　命終墮惡道。』

「皆為慳嫉二結所縛。諸天有三時鼓：諸天阿修羅共戰時打第一鼓；俱毘羅園眾花開敷時打第二鼓；集善法講堂聽善法時打第三鼓。釋提桓因扣說法鼓，無數百千天子皆悉來集，俱白帝釋：『何所誨勅？』帝釋告言：『閻浮提有仙人童子，名曰鹿斑，有大功德，欲方便壞之。』時無數天子聞此不樂，便自念言：『壞此人者，將減損諸天眾、增益阿修羅。』中有平心無當成敗無在，又復歡喜助欲壞之。有一天子而唱是言：『誰應行者？』時有答言：『是天女應行。是諸天人遊觀諸園，在歡喜園者、在雜色園者、在麁澁園者，天女應行。』而便召之。應時百千天女皆悉來集。有一天女名阿藍浮，其髮雜色，髮有四色青黃赤白，故名雜色，差此天女往閻浮提壞鹿斑童子。時彼天女白帝釋言：『我自昔以來數壞人梵行令失神通，願更遣餘天女端正嚴好令人樂者。』時天帝釋復於眾中種種說偈勸喻天女：『阿藍浮！汝可使行壞俱舍頻頭。』如《 生經》中說。於是天女即壞仙人童子。」佛告諸比丘：「爾時仙人童子俱舍頻頭者豈異人乎？即今禪難提是。天女阿藍浮者，今此天女是。而難提曾已為其所壞，今作比丘復為其所壞。」爾時世尊語諸比丘：「乃至非人中亦犯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諸比丘處處夏安居，安居已來詣王舍城禮拜問訊世尊，各隨所樂住，或住毘婆羅精舍、或住白山精舍、或住方山精舍、或住仙人窟、或住耆闍崛山窟、或住辯才巖窟、或住拘利園精舍、或住賴咤園精舍、或住師子園精舍、或住七葉園精舍、或住溫泉精舍、或住散蓋窟、或住菴羅窟、或住卑尸窟、或住猿猴精舍。時有客比丘到此猿猴精舍，詣先住知識比丘所共相慰勞。相慰勞已，彼舊住比丘供給澡水洗於手足，與中後漿示房舍處，時客比丘各得止息。爾時山頭有一雌猿猴，從上來下到舊比丘前背住，現受婬相。時舊比丘呵叱令去，如是復至餘比丘前背住，現受婬相。時客比丘作是念：「野獸之法甚易恐怖，而今驅遣不能令去，此必有以，是中將無有共此雌猿猴作不淨行耶？」時客比丘語舊比丘言：「長老！我今欲去，汝可還攝床褥。」舊比丘言：「諸長老！今此住處有好床褥前食後食，安隱快樂，幸可留意共於此住。」答言：「不住！」舊比丘慇懃三請，客比丘不受彼請，於是而去。時客比丘心無疑者出便即去，心有疑者便於近處隱

身各共伺之。時舊比丘見客比丘去已便攝臥具，攝臥具已洗足而坐。爾時山頂雌猿猴，復從山上下至比丘前背住。時舊比丘便共此猿猴行於非法，客比丘遙見已共相謂言：「如我所疑，今已顯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長尾園中舊住比丘作如是惡法。」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法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與人非人，不謂畜生。」佛言：「比丘犯畜生者，亦波羅夷。比丘當知有三事犯波羅夷。何等三？人、非人、畜生是為三。」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一女人語比丘言：「可入大德共作是事。」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人復言：「我知不得常道中行，自可於非道中行。」時此比丘即共女人於非道行婬。行婬已尋起疑悔，往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常道行婬，不謂非道。」佛告比丘：「非道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爾時家中有一男子謂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如是事來。」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彼言：「我知制戒，不得與女人行婬，而我是男子。」是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尋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與女人行婬，不謂男子。」佛言：「比丘、男子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一黃門謂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如是事來。」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彼言：「我知制戒，不得與男女行婬，我非男非女。」是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即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與男女行婬，今此黃門非男非女。」佛言：「比丘婬黃門亦犯波羅夷。」佛言：「比丘三處犯波羅夷。何等三？男、女、黃門是為三。」

復次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時有一比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一女人語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如是事來。」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言：「我知不得，汝可裹身我便露形。」是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即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但我裹身彼則露形。」佛告比丘：「裹身、露形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時有一女人語比丘言：「可入大德共作此事。」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言：「我知，汝但露形我自覆身。」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尋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但彼覆身我露形。」佛言：「彼覆汝露，亦犯波羅夷。乃至齊如胡麻，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從異方來，身生長大自於後道行欲。行欲已然後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謂為制他，不謂自己。」佛言：「於自己行欲，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從南方來，先是伎兒，支節調柔婬欲熾盛，便於自口中行婬。行婬已即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非謂自口。」佛言：「自口亦犯波羅夷。比丘於三處行婬：口、大、小便道，盡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到一婬女家。婬女語比丘言：「大德可前共作是事。」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人答言：「我亦知不得行婬，但身內行欲、外出不淨。」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心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我制戒不得行婬耶？」答言：「世尊！我知制戒，但身內行婬、外出不淨。」佛言：「內行於欲、外出不淨，外行於欲、內出不淨，乃至齊如胡麻，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北方有諸商客，從遠方來到，作是思惟：「我從彼來安隱至此，不逢賊難宜應自慶。」便辦種種飲食，集諸伎樂欲自娛樂。爾時王舍城中有五百婬女共在一處，時商人遣信喚彼最勝第一婬女言：「汝來娛樂我等。」婬女答言：「我先與王期夜輒往宿，君若見喚晝當相詣。」商人忿言：「無知弊物！汝常到王所為何所得？汝今若來娛樂我等，我等當多與汝種種寶物。」時婬女貪寶物故即許商人，便詐莊嚴一端正婢遣令詣王，便勅婢言：「汝詣王所善作方便如我形相，莫令王覺知非我身。」時王沐浴莊嚴待彼婬女，遲想其至須臾便到。王遙見婢來便知其非，即逆罵言：「汝是何人而來至此？」婢時惶怖以實白王：「北方商人持寶遠至，大持寶物與我大家。大家利其財重，故遣我來以副先期，冀王不覺。」王聞婢言即大瞋罵：「何弊女人敢見輕欺。」即遣使者割去女形。時商人等遙見使來，知王所遣即便奔走。使者即捉婬女割去女形，王使既返。商人即還見婬女如此心各憐念，重賞良醫以治其患，此醫多方瘡遂平復。時尊者優波離，因

此婬女知時而問：「世尊！若有人割去其形，若有比丘於壞形中行婬，犯波羅夷罪不？」佛言：「波羅夷。」又復問言：「世尊！若形離其身，就此離形行婬，波羅夷不？」佛言：「得偷蘭罪。」又復問言：「世尊！此形還合瘡未愈於中行婬，犯波羅夷不？」佛言：「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阿闍世王生一童子，字優陀夷跋陀羅。此兒陰為虫所食，以種種藥治不能令差。見兒患此瘡故，時抱養者常以口含其陰，暖氣噓之其痛小差。數數含之不止，彼得暖氣便失不淨，失不淨時虫便隨精而出。此兒於是得差苦痛除愈，從是已後常習此法。口中行婬如是轉久，乃至強牽餘母人於口中行婬。其兒有婦即作是念：「彼習此不已當復及我，宜豫作方便止此惡法。」於是脫衣裹面露其形體，往詣姑所禮拜問訊。時姑呵言：「汝癡狂耶？何得如是？」答言：「不狂，但大家子捨於常道而用其口，是故覆之。」即向其姑具說上事。爾時宮內展轉相語，乃至外舍盡共聞知，多共為此口中行欲。時王舍城婆羅門居士，詣阿闍世王所白言：「大王！國中有此惡法流行，云何口中是飲食處而行不淨？」王聞此言甚用不可，即作教令：「從今已去若有作此及教他者，當重治其罪。」爾時尊者優波離知時而問：「世尊！若比丘比丘共口中行婬者，犯波羅夷不？」佛言：「俱波羅夷。」又復白佛言：「世尊！比丘與沙彌共口中行婬，犯波羅夷不？」佛言：「比丘波羅夷，沙彌驅出。」又復白言：「世尊！比丘與白衣共口中行婬云何？」佛言：「比丘波羅夷，白衣知如之何。」又白：「世尊！比丘、比丘尼共口中行婬，犯波羅夷不？」佛言：「俱波羅夷。」乃至「外道出家、比丘共口中行婬云何？」佛言：「比丘波羅夷，外道知如之何。」

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四波羅夷法之二(婬戒之餘)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鬱闍尼國有一男子，其婦邪行與人共通，其夫瞋恨面相呵責：「後復爾者要苦相治。」其婦不止。夫伺其婬時，執彼男子俱送與王，白言：「大王！此婦不良與是人通，願王苦治以肅將來。」時王大怒，勅其有司令兀其手足棄於塚間。時治罪者，即於塚間兀其手足仰臥著地。時有比丘在塚間行，見此女人裸身在地，彼不正思惟便生欲想，語此女言：「共作是事。」女即答言：「此形如是猶可爾耶？」比丘言：「可爾。」女人即許便共行欲，行欲已而去。爾時此女親里知識共相謂言：「當往塚間看此女人，為死為活？」便共俱行往詣塚間，見彼兀女仰臥在地，身上猶有新行欲處，皆共瞋言：「汝於苦痛中猶復為此，人之無恥乃至如是耶？」彼女答言：「人來見逼，此非我咎。」問言：「逼者何人？」答言：「沙門釋子。」眾人驚怪自相謂言：「沙門釋子是女人身壞如是猶故不捨，況復全形者！宜共防護無令近門，此等敗人何道之有。」彼比丘尋自疑悔，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汝不聞我制戒不得行婬耶？」比丘答言：「我知制戒，謂為全身，但此兀女形壞。」佛言：「兀者若左手及右脚、若右手及左脚，是名兀女，若婬者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於祇洹中食已，入開眼林中坐禪。時祇洹開眼林中間，有一女狂發眠地，風吹衣起形體露現。時比丘不正思惟欲心內發，便共行婬。行婬已尋即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我制戒不得行婬耶？」比丘答言：「我知制戒，但是女狂眠。」佛言：「婬狂眠女者，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時有一居士婦父母家住久，夫家遣信呼婦令速還，婦將欲還作種種飲食自送之具。時風刀起吹裂女身，即便命終。毘舍離土地下濕，死人不得久停。時宗親都集，即時送此死屍，往著曠野送死屍出，共相謂言：「當速疾去，莫令壞爛使人厭污。」送出死屍值大風雨，置屍一處以草覆之，明當來燒。夜則雨止天清月出。時有比丘，夜遊塚間過到是處，聞新死屍身有塗香，便謂是生人。是比丘不正思惟欲心即起，便婬死屍。行欲已猶故不厭，即擔死屍到自住處通夜行欲。晨朝閉戶入村乞食。死女親里明日持香油樵火欲燒死屍，到其本處不見死屍，復不見鳥獸所食蹤跡，遍求不得。開比丘草庵，見死屍在中，屍上看見新行欲處。見已便相謂言：「異哉！沙門釋子死者尚不捨，況復生人！從今已

去宜各防護，莫令沙門得入人舍，此等敗物，有何道哉？」彼比丘尋自疑悔，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汝不聞佛制戒不得行婬耶？」比丘答言：「我知制戒，但彼是死女。」佛言：「婬死女，亦犯波羅夷。有三事比丘行婬犯波羅夷。何等三？死、眠、覺。」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比丘皆使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足戒，不還戒、戒羸不出、相行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初波羅夷緣訖。

比丘者，受具足善受具足；如法非不如法；和合非不和合；可稱歎非不可稱歎；滿二十非不滿，是名比丘義。

於和合僧中受戒者，若比丘受具足時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障法，和合僧非別眾，滿十僧、若過十，是為比丘於和合僧中受戒。

不還戒者，欲先明還戒。還戒者，是比丘還戒時，若愁憂不樂，心定欲捨沙門法，不樂行比丘事，不樂釋種子，言：「我欲作沙彌、我欲作外道、我欲作俗人受本五欲。」若向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外道、出家、在家俗人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學、捨說、捨共住、捨共利、捨經論、捨比丘、捨沙門、捨釋種，我非比丘、非沙門、非釋種，我是沙彌、是外道、是俗人，如本五欲我今受之。」是名還戒。

云何捨佛？捨佛者，捨正覺、捨最勝、捨一切智身、捨一切見、捨無餘智見、捨羅睺羅父、捨金色身、捨圓光、捨三十二相、捨八十種好。若捨一一佛名號，皆名捨佛，如是捨佛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未來佛。」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不言：「捨過去、未來佛。」直言：「捨佛。」者，是名捨戒。若言：「捨辟支佛。」是名捨戒。過去、未來同如捨佛。又外道一切出家、六師弟子各言：「有佛。」若比丘實欲捨此佛，假言：「捨外道佛。」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捨佛，得越比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

云何捨法？法者，非三世所攝，其相常住。所謂無為涅槃、離眾煩惱，一切苦患永盡無餘。若言：「捨此法。」者，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未來法。」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法。」是名捨戒。一切外道各自有法，若比丘實欲捨此正法，假言：「捨彼法。」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捨法者，越比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

云何捨僧？僧者，世尊弟子僧，等向政向智向、法次法向、隨順法行，謂四雙八輩，信成就、戒成就、聞成就、三昧成就、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知見成就，應所恭敬，為無上福田。若比丘言：「我捨是僧。」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未來僧。」是不名捨

戒，得偷蘭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僧。」是名捨戒。如比丘僧、比丘尼僧亦如是。若言：「我捨眾多比丘。」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我捨過去、未來眾多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比尼罪。若不稱捨過去、未來眾多比丘，直言：「捨眾多比丘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如眾多比丘，眾多比丘尼亦如是。若言：「我捨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比尼罪。若言：「捨過去、未來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比尼心悔。若不稱言：「我捨過去、未來一比丘。」直言：「捨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比尼罪。如一比丘，一比丘尼亦如是。若言：「捨和上。」是名捨戒。差別如捨僧中說。若言：「捨阿闍梨。」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捨過去、未來阿闍梨。」是不名捨戒，得越比尼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阿闍梨。」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得越毘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如彼外道各自稱為僧，若比丘實欲捨此僧，假言：「捨外道僧。」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僧，得越比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

云何捨學？學有三種：有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增上戒學者，謂波羅提木叉廣略說。增上意學者，所謂九次第正受。增上慧學者，所謂四真諦。彼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盡名為學。若比丘言：「捨此學。」皆名捨戒。如前捨佛中說。世間各自有學，如工巧、書算、技術等，皆名為學，若比丘欲捨此學，假言：「捨彼學。」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如外道各自有學，若比丘欲捨此學，假言：「捨外道學。」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學。」得越比尼罪。若誤說、心狂、捨學，無罪。

云何捨說？說有三種：若十四日、若十五日、若中間布薩。十四日者，冬第三、第七布薩，春第三第、七布薩，夏第三、第七布薩。一歲中此六布薩，是名十四日。餘十八布薩十五日，合二十四布薩，是名十四日、十五日布薩。中間布薩者，有比丘布薩時，若僧不和合，一比丘於僧中唱：「若僧和合時，當作布薩。」若無一比丘唱者，一切僧得越比尼罪。一比丘唱者，一切僧無罪。若十五日不和合，應初日布薩。初日不和合者，二日乃至應十二日布薩。若十二日不和合，應十三日布薩。若十四日應正布薩者，十三日不應作中間布薩，便就十四日布薩，亦是中間布薩，亦名正布薩。若月大者，乃至十三日和合得作中間布薩，若不和合，不得十四日，應就十五日布薩，亦名中間布薩，亦名正布薩。何以故？不得頻日布薩，應當隔日布薩，是名中間布薩。應十四日布薩者，不得停至十五日；應十五日布薩者，不得逆十四日。若有因緣者，得作布薩。若十四日、若十五日、若中間布薩，盡名為說。若如是言：「我捨

是說。」是名捨戒，如前捨佛中說。彼諸外道亦各有說，若實欲捨此說，假言：「捨外道說。」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捨說者，得越比尼罪。若誤說、心狂捨說，無罪。

云何捨共住？共住有二種：一者清淨共住，二者相似共住。清淨共住者，眾悉清淨、共作布薩，是名清淨共住。相似共住者，不清淨作清淨相，與清淨者共作布薩，是名相似共住。彼清淨共住、相似共住，盡名共住。若言：「我捨共住。」是名捨戒，如上捨佛中廣說。彼諸外道亦有共住，若實欲捨此共住，假言：「捨彼共住。」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說捨共住，得越比尼罪。若誤說、心狂捨共住者，無罪。

云何捨共利？共利者有二種：一者法利，二者衣食利。法利者，名受誦問答。衣食利者，同受一施。彼法利、衣食利者盡名共利。若比丘言：「我捨此利。」是名捨戒，餘如上捨佛中廣說。若言：「捨法利。」是名捨戒，如上捨佛中廣說。若但言：「我捨衣食利。」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我捨過去、未來衣食利。」是不名捨戒，得越比尼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衣食利。」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彼諸外道亦有共利，若實欲捨此共利，假言：「捨彼共利。」者，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共利者，得越比尼罪。若誤說、心狂捨共利者，無罪。

云何捨經論？諸經論有九部，若比丘言：「我捨此經論。」者，是名捨戒。若言：「我捨過去、未來經論。」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經論。」者，是名捨戒。若作伎中，以佛語作歌頌，若言：「我捨此歌頌中佛語。」者，是名捨戒。彼諸外道亦有經論，若實欲捨此經論，假言：「捨彼經論。」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經論者，不名捨戒，得越比尼罪。若誤說、心狂捨經論者，無罪。

復次若比丘言：「我捨佛、佛捨我，我離佛、佛離我，我遠佛、佛遠我，我厭佛、佛厭我，我休佛、佛休我。」如是皆名捨戒，乃至捨諸經論亦如是，是名還戒。

不還戒者，若瞋恚、若卒說、若獨說、若不了說、若因諍說、若獨想說、若說前人不解、若向眠者說、向狂者說、向苦惱者說、向嬰兒說、向非人說、向畜生說，如是諸說還戒，是不名捨戒。

戒羸者，彼作是念：「我不如捨佛法僧，乃至捨諸經論。」彼復作是念：「我當作沙彌、作俗人、作外道。」彼心念口言：「未決定向他人說。」是名戒羸。若說戒羸事者，語語得偷蘭罪。復作心念口言：「我不如捨佛。」乃至言：「我不如作本俗人。」復作是言：「我捨佛者勝、乃至我習本俗人者勝。」是名戒羸。若說戒羸事，語語得偷蘭罪，是名戒羸。

若戒羸行婬法，婬法者，謂與女人有命三處中行婬、初中後受樂，是名行婬法。若比丘戒羸行婬法，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人女有命及死，三處行婬、初中後受樂，如是非人女有命及死，畜生女有命及死，三處行婬、三時受樂，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若人男有命及死，非人男有命及死，畜生男有命及死，二處行婬、三時受樂，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人黃門有命及死，非人黃門有命及死，畜生黃門有命及死，二處、初中後三時受樂，得波羅夷罪。畜生者，從象馬乃至雞，是名畜生。若犯此畜生者，得波羅夷罪。象身大乃至雞身小，得偷蘭罪。若象身小乃至雞身大者，得波羅夷罪，是故說乃至共畜生，得波羅夷罪。

波羅夷者，謂於法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如是未知智、等智、他心智、苦習盡道智、盡智、無生智，於彼諸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涅槃退沒墮落、無證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梵行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故名波羅夷。若比丘以染污心，欲看女人，得越比尼心悔。若眼見、若聞聲，犯越比尼罪。各各裸身相觸，得偷蘭罪。乃至入如胡麻，波羅夷。若彼身大，雖入不觸其邊者，得偷蘭罪。有眾生一道，從是處食、是處大小便，若生若死，若婬此眾生、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若女人身裂為二分，就一一分行婬者，得偷蘭罪。若繫縛令合行婬者，波羅夷。若女人段為三分，比丘於下分行婬，波羅夷；中分行婬，偷蘭罪；上分行婬，波羅夷。若女人身青瘀膖脹，於此行婬者，波羅夷；身若壞爛，偷蘭罪；身全枯乾者亦偷蘭罪。若以酥油水漬潤不壞行婬者，波羅夷。若形壞，偷蘭罪。骨瑣相連膿血塗著行婬者，犯越比尼罪。白骨枯乾者，越比尼心悔。石木女人、畫女人，越比尼罪。若比丘不說還戒、不說不還戒，若戒羸不說還戒、不說不還戒，便作俗人，隨其所犯如法治罪，若作外道亦如是。若裹不覆、若覆不裹、亦覆亦裹、不覆不裹，乃至入如胡麻，波羅夷。若比丘不還戒、若戒羸不出相，便作俗人形服而犯罪者，隨其所犯得罪。若比丘於比丘尼邊強行婬者，比丘得波羅夷；若比丘尼受樂者，亦波羅夷。若比丘尼於比丘邊強行婬者，比丘尼波羅夷；若比丘受樂者，亦波羅夷。若比丘、比丘展轉共行婬，俱波羅夷。若比丘、比丘尼共行婬者，俱波羅夷。比丘、沙彌展轉共行婬，比丘波羅夷、沙彌驅出。比丘、俗人展轉共行婬，比丘波羅夷，俗人不犯，乃至外道亦如是。若比丘三種行婬，人、非人、畜生，復有三種：女、男、黃門，復有三種：上、中、下道，復有三種：若覺、若眠、若死，皆波羅夷。若比丘眠、心狂、入定，有母人強就比丘行婬，比丘若覺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是比丘若

眠乃至入定，若母人強就比丘行婬，彼覺已初不受樂、中後受樂，亦波羅夷。是比丘若眠乃至入定，若母人強就比丘行婬，彼覺已初中不受樂、後受樂者，波羅夷。是比丘若眠乃至入定，若母人就比丘行婬，若比丘覺已初、中、後不受樂，無罪。云何名受樂？云何名不受樂？受樂者。譬如飢人得種種美食，彼以食為樂；又如渴人得種種好飲，彼以飲為樂受；欲樂者亦復如是。不受樂者，譬如好淨之人以種種死屍繫其頸上；又如破癰熱鐵鑠身；不受樂者亦復如是。若比丘行婬，若買得、若雇得、若恩義得、知識得、調戲得、試弄得、未更事得，如是一切得而行婬者，皆波羅夷。若心狂不自覺者，無罪。是故說，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戒，不還戒、戒羸不出相行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犯波羅夷，不應共住。
世尊於毘舍離城成佛五年冬分第五半月十二日中食後，東向坐一人半影為長老耶舍迦蘭陀子制此戒。已制當隨順行，是名隨順法。(婬戒竟)

盜戒之一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瓦師子長老達膩伽，勸化立僧房，種種莊嚴、高大妙好、雕文刻鏤、香油塗地，如紺瑠璃色，常有供辦種種飲食。時有長老比丘來問達膩伽：「長老幾歲？」答言：「爾所歲。」客比丘言：「汝小，我應是中住。」達膩伽既與上座房住，復更勸化起立第二房。復有長老比丘來，如前次第與房。復更勸化起第三房，復有長老比丘來，亦復如前。是時達膩伽念言：「我種種辛苦作房而不得住，我當何處復得材木人功更造房舍？常為風雨寒熱蚊虻所困苦，辦此房始得成已，傍人常待如猫伺鼠，成便見奪，奈何可辦。」便作是念：「我自工巧並有身力，當於仙人山窟邊黑石上，燒作完成瓦屋。」時達膩伽作是念已，便於仙人窟邊黑石上，燒作完成瓦屋，種種刻畫、安施戶牖，唯除戶扇、戶鑰、衣架，餘者一時燒成，其色純赤如優曇鉢花。爾時世尊雨後天晴，於耆闍崛山側往來經行——如來佛眼，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識，以是因緣欲說契經令毘尼久住——知而故問諸比丘：「仙人山窟邊黑石上，如優曇鉢色，為是何等？」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達膩伽比丘先勸化作僧房，雕文刻鏤極好莊嚴，成已上坐次受，復作第二、第三亦復如是。便於仙人山窟邊黑石上，私作燒成瓦屋，其色妙好如優曇鉢花，今仙人山窟邊黑石上者是。」爾時世尊告阿難：「持我衣來。」阿難持衣授與如來。爾時世尊著衣已，往到仙人山窟黑石上，世尊成就最上威儀，所謂行住坐臥，世尊不復用心行此威儀。所以者何？業行功德自然殊勝，非是諸天梵

王所能及者，如《威儀修多羅》中廣說。爾時世尊以殊勝威儀，往到達膩伽燒成瓦屋所，天神令屋戶自開。其戶下小，如來平入，雖下不礙、小而不迮。爾時世尊入達膩伽燒成屋已，便以金色手合縵掌摩捫屋壁語諸比丘：「汝等觀此達膩伽比丘善能嚴飾作此好屋，是達膩伽比丘，雖得出家猶故不能厭本所習，工巧技術猶未能捨，而復焚燒傷殺眾生。又此瓦屋寒則大寒、熱則大熱、能壞人眼、令人多病，有是諸患。汝等當壞此屋，莫使當來諸比丘習此屋法。來世比丘當言：『世尊在時諸比丘各各自作屋住。』是故宜壞。」時諸比丘即壞此屋。世尊壞此屋已還耆闍崛山。

時長老達膩伽比丘從村乞食還見屋已壞，即作是言：「誰壞此屋？」時有比丘語達膩伽：「汝今大得善利。何以故？如來降屈顧臨此屋，汝蒙此屋受用之福，世尊知時故壞此屋。」時達膩伽聞是語已，喜悅情至，七日之中忘其飢渴。過七日後便作是念：「我當何處更得材木起立房舍？瓶沙王木匠大臣耶輸陀者是我本知識，必有材木。」即便著入聚落衣持鉢，詣耶輸陀家，共相慰勞言：「無病長壽！我欲起立房舍，未有材木，汝能見施材木不？」大臣答言：「家自無材，王材亦盡，若迎材至當相給與。」達膩伽復言：「莫作是語！云何王家而言材盡？」大臣又言：「尊者！若不見信，可自往看。」時達膩伽即便往詣作所求諸材木，見有五枚飛梯材，即便取二枚持歸作屋。先王舊法，五日一遊歷觀府庫，金銀寶藏宮人倚直，象馬欄廐車輿武効。次行木坊，見飛梯材少無二枚，即問耶輸陀：「飛梯材何以少無二枚？」答言：「大王！盡在不少。」如是第二、第三案行。復問耶輸陀：「飛梯材何故少無二枚？」答言：「大王！盡在不少。」王即瞋言：「汝不燒我材耶？不持我材與敵國耶？」即使有司攝繫耶輸陀。耶輸陀被攝已，即便思念：「近尊者達膩伽曾來索材，無乃持去？」即便遣信白達膩伽言：「尊者！曾來索材，不持此二枚飛梯材去耶？」答言：「持來。」復遣使白尊者：「我坐失此飛梯材故，被攝在獄。尊者！當作方便，自得無過令我早出。」達膩伽即報言：「汝但白王：『先達膩伽比丘從我索材，脫能持去？願勅撿挍。』」王即遣使喚達膩伽。達膩伽便至王所，長老達膩伽為人端正，儀容詳雅天人所敬。王見歡喜即問言：「尊者達膩伽，不取我二枚飛梯材耶？」答言：「我取。」王言：「尊者！云何出家人不與而取？」達膩伽言：「大王先與，非是不與。」王問：「誰與？」答言：「王自見與。」王言：「尊者！我為國王，雖復多事，不憶相見。云何言與？」達膩伽言：「王不憶初受位時，國中大臣集聚一切河池泉水、一切諸藥、一切種子以水漬之，白象牙上水涕灌頂拜之為王。王時口自發言：『我今為王，國中所有水草樹木，施與沙門婆羅

門。』是故王與，非是不與。」王言：「尊者！我與國中無守護者，不與有守護者。何得倚傍先言偽辭見誣？」王言：「放此耶輸陀令去。」國中諸婆羅門及敬信士女皆歡喜言：「善哉！尊者達膩伽，方便智慧巧答大王得免斯過，又令耶輸陀安隱得出。」時王舍城諸不信佛法者，咸有恚言：「云何是沙門達膩伽倚傍偽理，欺罔於王苟得免罪，恐自今已往我等家中所有材木亦當取去，而言王先見與，當奈之何！如是敗人何道之有！」

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達膩伽比丘來。」來已，佛問達膩伽：「汝實取王家飛梯材不？」答言：「實取。」佛言：「汝出家人云何他物不與而取。」達膩伽言：「世尊！王先見與非是不與。」佛言：「云何王與？」達膩伽言：「王初登位時，口自發言：『國中所有水草樹木，施與沙門婆羅門。』是故言與，非是不與。」佛言：「癡人！王與無守護者，不與有守護者。今此王材有守護者，云何言與？達膩伽！汝常不聞佛種種因緣呵責不與取，種種稱讚與而後取耶？云何汝今不與而取？達膩伽！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事增長善法。」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達膩伽比丘最初開不與取？」佛告諸比丘：「是達膩伽不但今日犯最初不與取，過去世時已曾最初犯不與取。」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此世界劫盡時，諸眾生生光音天上；世界還成，光音諸天來下世間，時諸天人行住虛空，以禪悅為食，快樂善住所在遊行，身光相照不以日月為明。爾時眾生無有晝夜日月、歲數時節。時水既去，地味便生，如天甘露。時有一貪味輕躁眾生，嘗此地味覺色香美味，心便貪著。其餘眾生效而食之，亦覺其美皆共取食。食已其身麁重，退失神通光明悉滅，世間便有日月昏明、歲數時節。爾時眾生非男非女，食地味久形色並異，其食多者身色麁醜，其食少者身色端正。時端正者自言己勝，見麁醜者輕彼不如。恃端正故便起憍慢，起憍慢罪故地味即滅，更生地膚味如純蜜。時諸眾生皆驚歎言：『如何地味忽然而滅。』便復相與共食地膚，其食多者形色麁醜，其食少者身色端正。其端正者憍慢轉增，如是已後地膚復滅。地膚滅已次生地脂味如石蜜，其食多者醜，食少者好，亦復如前。其端正者倍起慢心，於是地脂忽然復滅。地脂滅已，次有自然化生粳米，取已還復不覺增減，朝取暮復、暮取朝復。比丘當知，時諸眾生，見地脂滅已遂生憂惱，譬如丈夫憂惱所逼。彼時眾生雖心憂怖，而自不知己之過罪。爾時眾生復食彼自然粳米，食米漸久便有男女形生，更相染著，婬欲轉熾遂成夫婦。餘眾生見已瞋恚打擲：『云何世間非法忽生？是會非生天法，從今已後當修善法生天之會。』」

佛告比丘：「時有眾生為非法者，慚愧厭污藏隱不出，或一日、二日乃至一月，於是便興屋舍而自障蔽，為非法故。彼時眾生便作是念：『我等何為竟日疲苦？不如晨旦并取粳米兼明日食。』明日有眾生來喚共取粳米，此眾生答言：『我昨并取。』彼眾生言：『此是好法。』便相效并取，乃至十日、二十日、一月、二月。以貪意儲畜故，粳米變生糠糲，朝取處暮則不生。爾時眾生便共聚會，聚會已便相謂言：『我等本時皆自然飛行、禪悅為食快樂安隱；轉食地味，時彼眾生未有惡法，以惡法起故地味即滅而地膚生，地膚既生猶香且美。次生地脂乃至粳米猶故香美，我等今日當立制限，分其米地令有畔界。』即便封之，此分屬我，彼分屬汝。時有一眾生作是念：『若我自取己分不久當盡，寧可少取他分，令我分久在。』彼諸眾生見此眾生不與而取，便語之言：『汝今云何不與而取？勿復更作。』然此眾生猶取不止，乃至再三。然彼眾生重見如此，便言：『云何眾生行不與取，乃至再三？從今已往若不與取者，當加刑罰。』彼遂不已，便即捉得痛加鞭杖。彼得杖已便大喚言：『云何世間有此惡法，使是眾生以杖見打？』是時打者投杖放地，亦大喚言：『云何世間有是惡法，何種眾生不與而取？妄有所說不知羞愧。』於是世間便有三惡法出。何等為三？一者不與取；二者妄言；三者以杖打人。是為最初三惡法出。」

佛告諸比丘：「是時眾生最初不與取者，豈異人乎！今瓦師子達膩伽比丘是也。是達膩伽，從過去最初時不與取，今復於我正法中亦最初不與而取。」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云何是達膩伽比丘，蒙世尊恩被袈裟，瓶沙王見已便放令去？」佛言：「如是。諸比丘！是達膩伽比丘，不但今日蒙我袈裟而得免罪，過去世時已蒙我恩著袈裟亦得度脫。過去世時，大海邊有睒婆梨樹，上有金翅鳥。是鳥身大，兩翅相去百五十由旬。是金翅鳥法，以龍為食。欲食龍時，先以兩翅搏海令水兩闢，龍身便現，即取食之。諸龍常法，畏金翅鳥，常求袈裟著宮門上；鳥見袈裟生恭敬心，便不復前食彼諸龍。爾時是鳥以翅搏海見龍欲食，龍甚驚怖，便取袈裟戴著頂上尋岸而走。是時彼龍化為人像，金翅鳥化為婆羅門像，追逐此龍而並種種罵言：『汝何不早放袈裟。』此龍畏死急捉袈裟死死不放。爾時海邊有仙人住處，花果茂盛，時龍恐怖無所依怙，便往投趣仙人住處。仙人有大威德，金翅鳥不敢便入，遙向仙人而說偈言：

「『今此弊惡龍，　自變為人身；
畏死求解脫，　而來入是中。
仙人德力故，　我當忍飢渴；

寧自失身命，　不復食此龍。』

「爾時仙人作是念：『誰說是偈？』便起出看。見此龍為金翅鳥所逐，即便說偈答金翅鳥言：

「『當令汝長壽，　常食天甘露；
忍飢不食龍，　敬心於我故。』

「時金翅鳥蒙仙人威神飢渴即除。是時仙人復告金翅鳥：『汝坐犯戒受此鳥身，今復習殺當墮地獄，廣說十惡乃至邪見。如是一一皆墮地獄、畜生、餓鬼及阿修羅。汝今宜當共此龍更相懺悔，後無餘怨。』彼即懺悔，懺悔已各還本處。」

佛告諸比丘：「爾時仙人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金翅鳥者，瓶沙王是。龍者，達膩伽比丘是。是達膩伽比丘，本已蒙我袈裟，得脫金翅鳥難，今復蒙我袈裟得脫王難。」

時諸比丘白佛言：「云何是瓶沙王，見是達膩伽比丘著袈裟故，放令解脫。」佛告諸比丘：「不但今日，本已曾爾。」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王，善化人物離諸怨敵，五穀豐熟民多受樂，節義恩良仁德孝慈布施持戒。時彼國有獵象師，其家貧窮又多兒子，兒子各各求索飲食。時獵師婦語其夫言：『居家貧窮飢寒如是，何不勤於家業？』獵師答婦：『欲作何等？』婦言：『何不勤修先人之業？』時彼獵師即辦糧食執持獵具到雪山邊，時有六牙白象住在山下。凡生象中有如是智，便自念言：『以何等故人欲殺我？欲殺我者以我牙故。』是時彼象其祖先死，象取其牙藏著一處。其父續死，復取其牙藏著一處，出群象外仿佯遊食。彼時獵師次第遊獵，歷諸山林遂至象所，象遙見獵師便生念言：『是何丈夫乃至此中，將非獵者欲來見殺？』即便舉鼻招喚獵師，獵師明練相象之法：『若我不去，此必見害。』便至象所，象即問言：『汝來何求？』獵師即向說其來意，象言：『汝更不來者，當給汝所須。』獵師答言：『我有所得不欲出門，何況至此。』時象即以先藏祖牙與之。獵師得已歡喜還國，彼作是念：『我持此牙歸，妻子衣食未得幾時，我當屏處獨自食之。若我強健便有婦兒，一旦無我、無五錢分。』便持象牙詣酤酒家。時沽酒者遙見彼來，便作是念：『此何處來？我於今日必得少利。』便敷床褥代擔象牙請彼令坐，乘彼飢渴與酒令醉，醉復更索便共書券，得酒甚少上券甚多。後日醉醒復更索酒，酤酒者言：『何故更索？君似未解當共計錢，若錢有餘當更相與。』算計既竟，無一餘錢。彼即念言：『我當何處更得錢財？正當入山還殺彼象。』即便入山至

先象所，象見獵師，問言：『何故復來？』獵師對象說其來意，象言：『先與汝者，今為所在？』答言：『無智所致，放逸用盡。』象言：『汝能更不放逸者，當復與汝。』獵師答言：『我已悔前所為，何緣重爾？若能更惠，真不出門。』象復持父牙而用與之。獵師即持象牙還國，復如前法無道用盡，即作是念：『當殺彼象，今若往者不令見我。』彼大象者於春後月天時大熱入池洗浴，浴已還出，在眾象前涼息樹下。爾時獵師便以藥箭射彼大象，中其眉間血流入眼。象便舉頭看箭來處，即見獵師便遙誨之：『汝弊惡人無有反復，如我今者力能相殺，但恭敬袈裟故不殺汝。』即喚獵師：『汝可速來截取我牙。』以身障彼獵師不令餘象害之。爾時林中有諸天神，即說偈言：

「『內不離癡服，　外託被袈裟；
心常懷毒害，　袈裟非所應。
三昧寂無相，　永滅煩惱患；
內心常寂滅，　袈裟應其服。』」

佛告諸比丘：「爾時大象王者，豈異人乎？即今瓶沙王是。獵師者，今比丘達膩伽是。瓶沙王曾已恭敬袈裟，故恕彼獵師。今復以達膩伽被袈裟故而不與罪。」
諸比丘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是瓶沙王，見達膩伽威儀庠序不起惡心？」佛告諸比丘：「是瓶沙王不但今日愛樂威儀不起惡心。」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王，善化人物離諸怨敵，五穀豐熟民多受樂，節義恩良仁德孝慈，布施持戒汎愛人物。王有一象，名曰大身，兇惡難伏威震遠近。時諸敵國莫能當者，有所討伐皆悉摧破；諸有犯王法者，皆令此象足蹈殺之，王有此象恃之無畏。彼象厩壞，象便逸走到精舍邊，見諸比丘威儀庠序。又聞誦經殺生受苦不殺獲福，象聞此言，心即調柔。時有罪人犯法應死，王勅有司令象蹈殺，時象以鼻三嗅罪人都無殺心。彼監殺者即以白王：『象見罪人直以鼻嗅絕無殺意。』王聞此言甚大愁怖，便語來者：『象審爾耶？』答言：『實爾。』王召大臣共論此事。大臣既集，王告之言：『吾今為王無能勝者正恃此象，今忽如是當如之何？』大臣是時即呼象子而問之言：『近象厩壞象至何處？』象子答言：『至精舍所。』大臣聰明，豫知此象見諸比丘必聞經法，心意柔軟不欲殺生。便教象子近象厩邊，作博戲舍、作屠兒舍、作囚繫舍：『汝便繫象近此諸舍。』彼象見博者張目舞手高聲大喚；見彼屠者殘殺眾生；又見獄囚考掠楚毒。象見是已惡心還生，王送罪人象即蹈殺。爾時諸天即說偈言：

「『象見善律儀，　又聞罪福聲；
善心日夜增，　惡行漸得滅。
習近諸惡業，　先心還復起；
唯有明智人，　直進而不還。』」

佛告諸比丘：「爾時大身象者，豈異人乎？即瓶沙王是。瓶沙王宿世時曾見比丘威儀庠序愛樂歡喜，今見達膩伽威儀庠序，甚大歡喜不問其罪。」
時達膩伽即作是念：「我作第一房，上坐次受，驅我令出；第二、第三亦驅我出。後續作燒成瓦屋，世尊復勅令壞。取王家材持用作舍，世尊復見種種呵責，徒自辛苦用多事為？自今已後止此苦事，依隨眾僧苦樂任意。」時達膩伽便習無事，晝夜精誠專修道業，得諸禪定成就道果，起六神通自知作證。時達膩伽深自慶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麁隨眾等。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修涅槃道。」

爾時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諸比丘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不與盜取者，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求糞掃衣。於王舍城遍求不得，便至塚間亦復不得，尋水而求亦復不得。最後至浣衣處求，時浣衣者浣衣已竟，別在一處與人共語。時比丘往至衣所，有異男子語浣衣者言：「彼出家人欲取汝衣。」衣主問言：「何道出家？」答言：「釋種出家。」浣衣者言：「無苦，沙門釋子不與不取。」須臾比丘便取此衣，向異男子復告浣衣者言：「沙門已取汝衣。」浣衣者猶故答言：「無苦，沙門釋子不與不取。」時彼比丘便挾衣而去，彼男子復告浣衣者：「沙門釋子已擔衣去。」衣主便起看之：「咄哉！實持衣去。」便逐喚言：「尊者！尊者！是衣是王大臣許、長者許，各各有主，願莫擔去。」比丘故去猶不放衣，主便罵言：「敗行沙門，若不還我衣，當如是如是治汝。」比丘持衣往至住處，開戶以衣敷繩床上閉戶而坐。時浣衣者持五種灰逐入祇洹，有餘比丘在祇洹門間經行，復有

坐思惟者，比丘便謂浣衣者言：「何以高聲大喚？」浣衣者言：「今我失衣，何以問我高聲喚為？」諸比丘言：「誰持汝衣去？」答言：「出家人。」即問：「何道出家？」答言：「釋種子。」諸比丘問言：「持至何處？」浣衣者言：「入此房中。」諸比丘便往彼房以指打戶，喚言：「長老開戶！」彼比丘默然不應，有年少比丘多力強排戶入，盜衣比丘即大慚愧低頭不語。時年少比丘便於床上取衣而出，以其領數謂浣衣者言：「衣數相應不？」答言：「相應。」時諸比丘語浣衣者言：「此中出家有種種人，譬如一手五指不齊，雜姓出家何得一種？汝好賢者莫廣語人，我等自當上白世尊。」時浣衣者即作是言：「沙門釋子有王者力、婆羅門長者力，我向但恐都失此衣，今既還得何所復說。」

時諸比丘以是因緣廣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來。」即便喚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比丘：「汝不聞佛制戒不得不與取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城邑聚落，不謂空地。」佛言：「癡人！聚落中不與、空地不與，有何等異？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浣衣者不信傍人，為彼比丘所欺耶？」佛告諸比丘：「是浣衣者，不但今世不信，過去世時亦曾不信。」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二婆羅門，往南天竺學外道經論，學已還其本國。當其還時，道由曠野經放牧處，見二羝羊當道共鬪。羊相觸法，將前而更却。時在前行者專愚直信，語後伴言：『看是羝羊四脚之獸而用議讓，知我婆羅門持戒多聞，數數為我却行開路。』後伴答言：『婆羅門！汝莫輕信謂羊有議，此非相重開路相避，羊鬪之法，將前而更却。』在前行者不信其語，為羊所觸即時絕倒，傷破兩膝悶絕躃地，衣服傘蓋裂壞蕩盡。彼時有天而說偈言：

「『衣服裂壞盡，　體傷悶躃地；
此患癡所招，　斯由愚信故。』」

佛告諸比丘：「時前行婆羅門豈異人乎？今失衣者是。時後行婆羅門者，今告異男子是。時羝羊者，取衣比丘是。失衣人先已不信為羊所困，今復不信自致失衣。本曾不信後行者語，今雖告誡亦復不信。」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聚落空地，不與盜數取者，波羅夷，不應共住。」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四波羅夷法之三(盜戒之餘)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瓶沙王先祖時治罪人法，有作賊者，以手拍頭以為嚴教；賊大慚愧與死無異，後更不作。至祖王時治罪人法，有作賊者，以灰圍之，須臾放去；賊大慚愧與死無異，後更不作。至父王時治罪人法，有作賊者，驅令出城；賊自慚愧與死無異，後更不作。瓶沙王法，有作賊者，驅令出國，以是為教。時有一賊七反驅出，猶故來還劫殺村城。爾時有人捉得此賊縛送與王，白王言：「此賊七反驅出，猶故來還劫殺村城，願王苦治。」王告大臣：「將是賊去，以罪治之。」大臣白言：「止！止！大王，王自治罪莫付臣下。何有捨王，臣下專輒？大王教令時所尊重，正出於王，治法久存。」王言：「將去，截其小指。」爾時有司速將罪人急截其指，恐王有悔。時王即自試咬指看，痛殊難忍，即便遣信勅語大臣：「莫截彼指。」臣答王言：「已截其指。」王甚愁悔即自念言：「我今便為法王之末，非法王始。夫為王者憂念民物，何有人王傷截人指？」爾時瓶沙王疾勅嚴駕往詣世尊，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曾祖先王治罪人法，唯以手拍頭。次第諸王及至我身，惡法日滋正化漸薄，謬得為王傷截人體，自惟無道愧懼實深。」佛告：「大王治國，盜齊幾錢罪應至死？盜齊幾錢應驅出國？盜齊幾錢應用刑罰？」爾時瓶沙王白佛言：「世尊！以十九錢為一罽利沙槃，分一罽利沙槃為四分，若盜一分、若一分直，罪應至死。」爾時世尊為瓶沙王隨順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憂憒即除，禮佛而退。

王去不久，爾時世尊往眾多比丘所，敷座而坐告諸比丘：「向瓶沙王來至我所，為我作禮於一面坐，而白我言：『世尊！我先曾祖治罪人法以手拍頭，正化相承乃至我身。』我即問言：『大王！盜至幾錢罪應至死，乃至應罰？』王言：『十九錢為一罽利沙槃，分一罽利沙槃以為四分，若盜一分、若一分直，罪應至死。』我為瓶沙王隨順說法，歡喜而去。」佛告諸比丘：「從今當知十九故錢名一罽利沙槃，分一罽利沙槃為四分，若盜一分、若一分直，犯波羅夷。」

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瓶沙王畏罪乃爾？」佛告諸比丘：「是瓶沙王，不但今世如是畏罪，過去世時亦曾畏罪。」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迦尸。爾時有王，號曰名稱。時國人民皆工巧技術

以自生活，所謂伎樂歌頌，或作金銀寶器、花鬘瓔珞嚴飾之具，或調象馬及諸道術，種種工巧無不備悉，以是生活。若無工巧技術者，謂之愚癡。若有作賊者，亦名愚癡。時有一人作賊，國人縛送與王，白言：『大王！此人作愚癡事，願王治之。』王言：『止！止！世人失財世人作賊，我復何用共作惡為？』王便思惟：『當作何方便我治王事，令群臣不知、惡法不起？』復更思惟：『自昔以來始有一愚癡人，是愚癡人不能滿千我便命終。』即將愚人付一大臣：『我須千愚癡人用作大會，若當數滿白我令知。』臣即執持愚人繫在一處。王尋念言：『是愚癡者，將無飢死。』便告大臣：『將愚人來。』重告臣曰：『好看此人莫令羸瘦，著我無憂園中，五欲娛樂伎樂供給。』大臣受教，即將愚人如王所勅。爾時復有愚人，聞王捕得愚人，乃至安置無憂園中伎樂供給，便自送身詣大臣所。白言：『我是愚癡人！』大臣欲取王意，來便送著無憂園中，如是不久其數滿千。臣白王言：『愚人者數已滿千，更須何等？當速辦之。』王聞此言甚大愁憂：『昔來久遠始有一愚癡人，如何今者未經幾時已有千數？將是末世惡法增長？』王勅群臣於無憂園中，灑掃燒香懸繒幡蓋，備辦種種餚饍飲食。臣即如教備王所勅。時王出遊，與諸群臣十八部眾詣無憂園中，王既坐已問諸群臣：『愚人今在何處？可喚將來。』愚人盡至，王見愚人久在園中，衣被垢膩爪長髮亂，即勅群臣：『將愚人去，沐浴新衣剪髮截甲，然後將來。來已與種種飲食，賜以財寶恣其所須。』即勅愚人：『汝等還家供養父母，勤修家業莫復作賊。』爾時愚人聞王告勅，歡喜奉行。時彼國王即以王位授與太子，出家入山學仙人法，是時國王而說偈言：

「『本求千愚人，　作會謂難得；
如何未幾時，　千數忽已滿？
惡法日夜增，　大會於是止；
欲離世惡人，　宜時當出家。』」

佛告諸比丘：「爾時國王名稱者，豈異人乎？即瓶沙王是。瓶沙王先世以來常畏罪報，今既為王續亦畏罪。」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瓶沙王教令行已尋復還悔？」佛告諸比丘：「是瓶沙王，不但今日教令行已尋復還悔，過去世時亦曾還悔。」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婆羅門，無有錢財以乞自活，是婆羅門有婦不生兒子，家有那俱羅虫便生一子。時婆羅門以無子故，念彼那俱羅子如其兒想，那俱羅子於婆羅門亦如父想。時婆羅門於他舍會，或得乳酪及得餅肉，

持還歸家與那俱羅。又於後時婆羅門婦忽便有娠，月滿生子便作是念：『是那俱羅生吉祥子，能使我有兒。』時婆羅門欲出行乞食，時便勅婦言：『汝若出行，當將兒去，慎莫留後。』婆羅門婦與兒食已，便至比舍借碓舂穀。是時小兒有酥酪香，時有毒蛇乘香來至，張口吐毒欲殺小兒。那俱羅虫便作是念：『我父出行，母亦不在，云何毒蛇欲殺我弟？』如所說：

「『毒蛇那俱羅，　飛烏及兔梟；
沙門婆羅門，　繫母及前子，
常共相憎嫉，　懷毒欲相害。』

「時那俱羅便殺毒蛇，段為七分，復作是念：『我今殺蛇令弟得活，父母知者必當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之歡喜。時婆羅門始從外來，遙見其婦在於舍外，便瞋恚言：『我教行時當將兒去，何以獨行？』父欲入門，見那俱羅口中有血，便作是念：『我夫婦不在，是那俱羅於後將無殺食我兒？』瞋恚而言：『徒養此虫為其所害。』即前以杖打殺那俱羅。既入門內，自見其兒坐於庭中[口*束]指而戲，又見毒蛇七分在地，見是事已即大憂悔。時婆羅門深自苦責：『是那俱羅善有人情救我子命，我不善觀察卒便殺之。可痛！可憐！』即便迷悶躃地。時空中有天，即說偈言：

「『宜審諦觀察，　勿行卒威怒；
善友恩愛離，　枉害傷良善；
喻如婆羅門，　殺彼那俱羅。』」

佛告諸比丘：「爾時婆羅門者豈異人乎？即瓶沙王是。彼於昔時，以曾輕躁作事尋悔，今復如是。」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比丘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於聚落、空地，不與取。隨盜物，王或捉、或殺、或縛、或擯出言：『咄！男子！汝賊耶？汝癡耶？』比丘如是不與取者，波羅夷，不應共住。」(第二戒緣竟)
比丘者，比丘名受具足、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和合十眾、十眾已上，年滿二十，此名比丘。
聚落者，聚落名若都牆圍遶、若水渠溝塹籬柵圍遶。又復聚落者，放牧聚落、伎兒聚落、營車聚落、牛眠聚落、四家及一積薪亦名聚落。
空地者，空地名垣牆院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聚落界者，去籬不遠，多人所行蹤跡到處，是名聚落界。如是水渠溝塹籬柵外，

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放牧聚落者，最邊巷舍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伎兒聚落者，最邊車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營車聚落者，最邊車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牛眠聚落者，最邊家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四家及一積薪聚落者，最邊家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
不與者，若男、若女、若黃門、二形、在家、出家，無有與者，盜心取。隨盜物者，物有八種：一者時藥；二者夜分藥；三者七日藥；四者盡壽藥；五者隨物；六者重物；七者不淨物；八者淨不淨物，是名為八。
取者，取名捉物移離本處，是名為取。
隨其所盜者，不如十六督監，盜取王家一枚小錢，買瓜食之為王所殺。王無定法自隨其意，或小盜便殺、或盜多不死。當如世尊問瓶沙王法：「大王治國，盜齊幾錢至死？幾錢驅出？幾錢刑罰？」瓶沙王答佛：「十九錢為一罽利沙槃，一罽利沙槃分為四分，若取一分、若取一分直，罪應至死。」今隨所盜義以此為准。
王者，王名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受職為王。
王捉者，王使人執，或捉其手及餘身分，是名捉。
殺者，奪其命是名為殺。
縛者，或以屋縛、或以城縛、或以材縛、或著鎖絆、或著杻械，是名為縛。
擯出者，驅出聚落、驅出城、驅出國，是名擯出。
咄！男子！汝賊！汝癡！汝愚癡者，呵責之辭。
比丘如是者，犯波羅夷，不應共住。波羅夷者，謂於法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如是乃至盡智、無生智，於彼諸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涅槃退沒墮落，無證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離於不盜法退沒墮落，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故，名波羅夷。
時藥者，一切根、一切穀、一切肉。根者。治毒草根、藕根、[竺-二+兒]樓根、芋根、蘿蔔根、葱根，是名根。穀者，有十七種：一稻、二赤稻、三小麥、四[麩-夫+廣]麥、五小豆、六胡豆、七大豆、八豌豆、九粟、十黍。十一麻子、十二薑句、十三閻致、十四波薩陀、十五莠子、十六脂那句、十七俱陀婆，是名十七種穀。肉者，水陸虫肉。云何水虫？水虫者，魚、龜、提彌祇羅、修羅、修修羅、修修磨羅，如是等水中諸虫可食者，是名水虫。云何陸虫？陸虫者，兩足、四足、無足、多足，如是等名陸虫。如是根食、穀食、肉食，皆名時食。何以故？時得食，非時不得食，是名時食。

若比丘盜心，觸時藥，犯越比尼罪；動彼物，得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夜分藥者，十四種漿：一菴羅漿、二拘梨漿、三安石榴漿、四蘟哆梨漿、五蒲桃漿、六波樓沙漿、七揵揵漿、八芭蕉漿、九罽伽提漿、十劫頗羅漿、十一婆籠渠漿、十二甘蔗漿、十三呵梨陀漿、十四呿波梨漿。此諸漿，初夜受初夜飲，中夜受中夜飲，後夜受後夜飲，食前受至初夜飲，是故名夜分藥。若比丘盜心，觸夜分藥，犯越比尼罪；動彼物，偷蘭遮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七日藥者，酥、油、蜜、石蜜、脂、生酥。酥者，牛、水牛酥，羖羊、羯羊酥，駱駝酥。油者，胡麻油、蕪菁油、黃藍油、阿陀斯油、蓖麻油、比樓油、比周縵陀油、迦蘭遮油、差羅油、阿提目多油、縵頭油、大麻油，及餘種種油，是名為油。蜜者，軍荼蜜、布底蜜、黃蜂蜜、黑蜂蜜，是名為蜜。石蜜者，槃施蜜、那羅蜜、縵闍蜜、摩訶毘梨蜜，是名石蜜。脂者，魚脂、熊脂、羆脂、修修羅脂、猪脂，此諸脂無骨、無肉、無血、無臭香、無食氣，頓受聽七日病比丘食，是名脂。生酥者，牛羊等諸生酥，淨漉洗無食氣，頓受聽七日病比丘食。此諸藥清淨無食氣，一時頓受得七日服，故名七日藥。若比丘盜心，觸七日藥，越比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盡壽藥者，呵梨、勒毘醯勒、阿摩勒、蕇茇、胡椒、薑、長壽果、仙人果、乳果、豆色果、波羅悉多果、槃那果、小五根、大五根、一切鹽，除八種灰餘一切灰，除石蜜滓地餘一切地。此諸藥無食氣，頓受病比丘終身服，是名終身藥。若比丘盜心，觸終身藥，越比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隨物者，三衣、尼師檀、覆瘡衣、雨浴衣、鉢、大揵鎡、小揵鎡、鉢囊、絡囊、漉水囊、二種腰帶、刀子、銅匙、鉢支、鍼筒、軍持澡罐、盛油皮瓶、錫杖、革屣、繖蓋、扇，及餘種種所應畜物，是名隨物。復有俗人隨物、軍器、刀杖、衣服，及餘種種白衣所畜眾物，亦名隨物。若比丘盜心，觸隨物，得越比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重物者，床、臥具及餘重物。床臥具者，臥床、坐床、小褥、大褥、拘氈枕，及餘重物者，一切銅器、一切木器、竹器、一切瓦器。銅器名者，銅瓶、銅釜、銅鐏、銅杓，及餘種種銅器，是名銅器。木器竹器者，木臼、木瓶、木瓮、木椀、木杓，竹筐、竹席乃至竹筥，及餘種種一切木器竹器，是名竹器木器。瓦器者，從大甕乃至燈盞，是名瓦器。床臥具及種種餘物，是名重物。若比丘盜心，觸此重物等，得越比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不淨物者，錢金銀，比丘不得觸故名不淨物。若比丘盜心，觸不淨物，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淨不淨物者，真珠、琉璃、珂貝、珊瑚、頗梨、車璩、馬瑙、璧玉，是諸寶物得觸不得著故，名淨不淨物。若比丘盜心，觸此淨不淨物，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復有十六種物：地、地中物，水、水中物，船、船中物，乘、乘中物，四足、四足上物，兩足、兩足上物，無足、無足上物，虛空、虛空中物。
云何地？金鑛、銀鑛、赤銅鑛、鉛錫鑛、白鑞鑛、空青、雌黃石、膽鹽石、灰赤土、白墡，乃至瓦師取土地，是名地。若比丘盜心，觸此諸地者，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地中物者，若人藏物著地中，所謂錢、金銀、頗梨、珂貝、真珠、車璩、馬瑙；酥瓶、油瓶、石蜜瓶；根、莖、枝、葉、果等諸藥，乃至八種物藏著地中，是名地中物。若比丘盜心，觸此地中物者，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水者，水有十種：河水、池水、井水、龍淵水、清水、溫泉水、不病水、雨澇水、空中水、長流水，有處水貴、有處水賤，或一錢得四五瓶，或一切所有物得一瓶；如近村城邑而有好水，一錢得五六瓶；有估客遠行路由曠遠，或五由旬、或十乃至五百由旬，道路無水，彼諸估客皆各負水去，或有自供或有賣者。時有一估客水少不足，為熱渴所逼，便作是念：「若我存者自能得錢，若我渴死錢復何用？」盡以錢物買一瓶水。時有比丘隨估客行，估客常供給比丘水，未至所在水便欲盡。時估客語比丘言：「道路猶遠，水復欲盡，爾許水以供尊者，爾許水我自當飲。」如估客所施，比丘應當如其量飲，若盜心多飲，滿者，波羅夷；不滿者，偷蘭罪。估客復言：「今供給尊者水飲，願莫與他。」時有老病人，為熱渴所逼，來從比丘乞水飲。比丘慈心給彼病者，作是思惟：「主人雖作是言，彼病可愍，我今以水施之，主人故當不見怪責。」以同意故不犯。有人乘船載水，比丘為渴所逼，盜心，觸彼船上水者，得越比尼罪；若以鉢、若揵鎡盛彼水，未離船者，偷蘭罪；若持水去，身衣盡離船，滿者，波羅夷。穿彼水器，得越比尼罪；若以筒就穿孔飲水，滿者，波羅夷。若稍稍飲、數數止者，口口偷蘭罪。若水器先有塞孔，以盜心拔塞，得越比尼罪。水注器中，得偷蘭罪。若水注斷，滿者，波羅夷。若水連注未斷，即起悔心畏犯重罪，還以水倒本器中者，偷蘭罪。若欲合船盜者，順牽船尾過船頭處，波羅夷。若倒牽船者，船頭過船尾處、若右邊傍牽左過右者，波羅夷。若左邊傍牽亦如是。若小船易動，比丘盜心，觸者，得越比尼罪；

若動彼小船，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人有溉灌渠流水，或一宿直一錢，乃至二、三、四、五錢，若比丘若為佛法僧自為有盜心壞彼渠者，得越比尼罪；水流入田，偷蘭罪；滿者，波羅夷。若比丘不欲直壞渠，方便假牽塼木令水決出，牽時得越比尼罪；水流入田，偷蘭罪；滿者，波羅夷。若作方便驅牛羊駱駝壞渠者亦如是。若比丘嫉妒心壞渠棄水者，得越比尼罪。若比丘共估客行曠野中，有人言：「明後日當至水。」時有估客大擔水行，比丘甚渴乞水不得，便瞋恚言：「弊惡人汝何乃慳貪？多持水行亦不能自飲，亦不與畜生，亦不與沙門婆羅門。不久當棄，何用水為？」比丘便壞彼水器，以惡心故得越比尼罪。若人家中以器儲水，若比丘親里知識被燒，比丘以盜心，取水救火，若觸，得越比尼罪；動彼水器，得偷蘭罪；以水澆火滿者，波羅夷。若憶念言：「當還水。」若與直取用，不犯。若彼家被燒，即以彼水助澆火者，不犯。若時世遭旱十年、二十年，有人守護池水、若井水，比丘以盜心持器取水，觸彼水者越比尼罪；盛水時，偷蘭罪；若擔水離池，滿者，波羅夷。若池有院閉門，比丘以盜心持筒遙飲水，水連續不斷，滿者，波羅夷；口口飲息者，口口偷蘭罪。若井水，比丘以盜心下罐時，得越比尼罪；若水入器時，得偷蘭罪；持水離井，滿者，波羅夷。有諸外道家以器儲水，其家被燒外道荒懼，比丘爾時便作是念：「如是如是子惡邪外道，常妬佛法毀呰沙門釋子，今當中汝。」便前以杖打水器破，以惡心壞他物故，得越比尼罪。有諸名水，所謂瞻波國有恒水、王舍城有溫泉水、巴連弗邑有恕奴河水、波羅奈國有佛遊行池水、沙祇國有玄注水、舍衛城有蒲多梨水、摩偷羅國有搖蒲那水、僧伽舍國有石蜜水。有諸貴人，遣使取此諸水在道止息，有比丘為渴所逼，以盜心，觸彼水者，得越比尼罪；水入器中，偷蘭罪；若水注斷滿者，波羅夷。若水注未斷，中起悔心畏犯重罪，以水還倒本器者，得偷蘭罪。有諸貴人，遊戲園中作香池水，有比丘以盜心取彼水，而水不直錢，計其香價隨時犯罪，是謂水。

水中物者，有物在水中生，所謂優鉢羅、鉢曇摩、拘物頭、分陀利、須健提、藕根等，及餘種種水生物。若比丘以盜心，觸此諸水中生物者，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一花直滿者，波羅夷；不滿者，一一偷蘭罪。但取花著地，未波羅夷；花束大重不能勝，曳去雖遠，未波羅夷；舉離地，波羅夷。乃至一切水生物亦復如是。若諸貴人於遊戲浴池中，作金銀花及諸戲船、鳧鴈、鴛鴦異類之鳥，若比丘以盜心，觸彼物時，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復持金銀、瑠璃、車璩、馬瑙、珊瑚、琥珀、珂貝、赤寶及餘八種，

若人持此眾物藏著水中，比丘以盜心，觸彼物者，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水中物。
船物者，毘俱羅船、俱呵吒船、拔瞿梨船、毘尸伽船、馬面船、象面船、魚面船、羊面船；或一重乃至七重，或有壁、或無壁者，若載象船、載馬船、載財物船、載瓦器船、載皮船、載鐵器船乃至[竺-二+稗]桟。若是船筏繫著一處，若比丘盜心，觸彼船，得越比尼罪；若動彼船，偷蘭罪；離本處，波羅夷。雖復斷繩、船未離本處者，偷蘭罪；雖復離處、未斷繩者，亦偷蘭罪；若斷繩、離本處者，波羅夷。若本欲盜船不盜物，畏人覺故合物乘去，雖離本處，未波羅夷；若捨物已船離本處，波羅夷。若本欲盜物不盜船，畏人覺故合船乘去，未波羅夷；捨船已持物去者，波羅夷。若欲船物合盜者，船離本處，波羅夷。若欲水底持去者，沒時波羅夷。若有人繫船岸邊於屏處坐，有比丘欲盜船，時有餘人語船主言：「有出家人欲盜汝船。」時船主問言：「何道出家？」答言：「沙門釋子。」船主言：「無苦！沙門釋子不與不取。」是時比丘身以觸船時，異人復語船主言：「是比丘已取汝船。」船主便疑：「是比丘將無欲盜我船耶？」即起問言：「尊者！欲作何等？」時比丘默然不應，便以篙擿船而去。船主追喚言：「尊者！莫乘船去，是船是王、若大臣、若婆羅門、長者、居士許，是作福船、是渡人船。」又復恐怖比丘言：「弊惡人！汝若乘我船去者，我後當苦治汝。」是比丘雖乘船去遠，而船主不作失想，比丘亦不作得想，未波羅夷；船主若作失想，比丘作得想者，波羅夷。若船主繫船著岸邊，有客比丘來語船主言：「長壽！借我船渡。」船主答言：「我獨一人，那得相渡？」比丘復言：「長壽！我食時欲至，莫令我失食。汝今渡我者，便為與我食，便為施我樂。我今與汝今世後世更互相渡。」船主復言：「汝亦無雇直，云何而欲虛渡？汝脚如餓烏東西不住，誰當渡汝？」比丘又復卑辭苦求，船主復言：「自可度，尊者今正一人，何辦相渡？」比丘答言：「長壽！汝但捉柁，我自作力。」船主即許，便喚大德上船。彼至河中，比丘捉杖便打彼船主罵言：「弊惡人敢毀辱沙門釋子。」罵訖傷打船主手臂脚腨傷破勞熟，已便排著水中，得偷蘭罪；船主若死，比丘先有殺心者，波羅夷；若先無殺心，偷蘭罪。爾時比丘若盜彼船，若盜行具滿者，波羅夷；不滿，偷蘭罪。若比丘惡心沈彼船、若破彼船、若放隨流去，以壞失他物故，得越比尼罪。有人為福故，常以船渡人。比丘若渡，應繫著岸邊，令後人得渡。若比丘盜彼船，若行具滿者，波羅夷；若沒著水中，若破、若放令隨流去，得越比尼罪。比丘若乘桟渡至彼岸，當牽桟著岸上現處，令後人得渡，莫著屏猥處，是名船物。

船上物者，船上所有諸物，謂金銀、真珠、錢財、虎珀、琉璃、珂貝、珊瑚、車璩、赤寶縷、劫貝，乃至一切衣服穀食及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比丘以盜心，觸彼船上諸物，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者，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乘者，若車乘、若輿、若輦、若步挽車，乃至小兒戲車，是名為乘。若盜兩輪車，順牽後過前，滿者，波羅夷。若逆推前過，後滿者，波羅夷。若傍牽左輪過右輪、右輪過左輪，滿者，波羅夷。若比丘壞彼乘，稍稍取，若盜一一木，滿者，波羅夷；不滿者，偷蘭罪。若小乘可全檐去者，若觸，得越比尼罪；動彼乘，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乘物。

乘上物者，若師子皮覆、虎皮覆、黃欽婆羅覆，及諸種種覆物，一切敷具、一切莊嚴乘物。乘上一切物者，所謂金銀、琉璃、車璩、馬瑙、真珠、珂貝、珊瑚、琥珀及赤寶等，衣被飲食及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比丘以盜心，觸彼物者，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乘上物。

四足物者，所謂象馬、駝牛、驢騾、羊乃至鼠狼。若比丘欲盜象，若牽、若驅、舉一足乃至三脚，偷蘭罪；四足離本處滿者，波羅夷。如是馬駝乃至羊亦如是。若小可全擔者，若觸，得越比尼罪；若動者，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四足物。

四足上物者，莊嚴象具乃至莊嚴鼠狼具及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若比丘以盜心，觸此諸物，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四足上物。

兩足物者，所謂人及鳥等，若比丘盜彼人，及誘去、若刀杖驅，舉一足偷蘭罪，舉兩足波羅夷。若小可擔負者，若觸，越比尼罪；若動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乃至鳥亦如是。是為兩足物。

兩足上物者，所謂女人莊嚴具，男子莊嚴具，乃至鸚鵡鳥莊嚴具。女人莊嚴具者，釵釧衣服等，男子莊嚴具者，衣冠瓔珞等，乃至鸚鵡鳥莊嚴具者，種種珠鈴等繫其頸脚，及餘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比丘以盜心，觸彼兩足上物者，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兩足上物。

無足物者，所謂蛇蟒，食花、食果、食肉、吸氣等。蛇若著瓶中、若著篋中。有一比丘，本是弄蛇師，後出家，此比丘欲盜彼蛇，即欲取蛇，恐其主覺，舉篋持去，未波羅夷；若出蛇離篋，滿者，波羅夷。若本欲盜篋不盜蛇，畏主覺故合蛇持去，未波羅夷；若棄蛇持篋去，滿者，波羅夷。若欲蛇篋合盜者，擔去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盜瓶中蛇，蛇尾未離瓶口者，未波羅夷；若頭尾都離滿者，波羅夷。若瞋嫌彼便罵言：「惡人何以籠繫眾生？」即開瓶令蛇得

出者，得越比尼罪。比丘盜心觸無足物者，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無足物。
無足上物者，所謂金銀、真珠、車璩、琥珀、珊瑚、珂貝、琉璃、赤寶，乃至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人畏是無足物故無敢取者，比丘以盜心，觸此無足上物者，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無足上物。
虛空物者，所謂菴羅樹、蒼蔔樹、閻浮樹、椰子樹、只波羅樹、龍花樹、吉祥果樹，乃至一切諸花果樹。若比丘以盜心，盜此諸樹，若一樹滿者，波羅夷；不滿者隨其拔樹栽，偷蘭罪。若拔樹栽積在一處，未波羅夷；舉離地滿者，波羅夷。若重不能勝，曳去不離地，雖遠，未波羅夷；若舉離地，波羅夷。若比丘盜心，觸此虛空物，得越比尼罪；若動，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虛空物。虛空中物者，所謂菴羅果乃至吉祥果，若比丘盜心，食此諸果，若食一果滿者，波羅夷；若不滿者，口口偷蘭罪。比丘動樹落果在地，未波羅夷；若取果持去滿者，波羅夷。二人偷果，一人上樹落果，一人在下拾果，未波羅夷；若樹上人下樹，持果去滿者，波羅夷。取一切諸果亦如是。若佛生處、若得道處、轉法輪處、尊者阿難大會處、羅睺羅大會處、般闍于瑟大會處，是諸處皆種行樹，樹上各各以眾寶莊嚴其樹，及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若比丘以盜心，觸彼眾寶者，得越比尼罪；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虛空中物。是謂十六種物。若比丘以盜心，觸彼物，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復有十三種分齊物。何等十三？一、物分齊；二、處分齊；三、不定分齊；四、垣牆分齊；五、籠分齊；六、寄分齊；七、雜分齊；八、幡分齊；九、相因分齊；十、杙分齊；十一、園分齊；十二、賊分齊；十三、稅分齊。
物分齊者物有八種。何等八？一、時藥，二、夜分藥，三、七日藥，四、終身藥，五、隨物，六、重物，七、不淨物，八、淨不淨物，是名物分齊。若比丘以盜心，觸此諸物，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處分齊者，地、地中物，水、水中物，船、船中物，乘、乘中物，四足、四足上物，兩足、兩足上物，無足、無足上物，空、空中物，是名處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諸物，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不定分齊者，如所說知而妄語，波夜提；非知而妄語，皆波夜提。或知而妄語，波羅夷；或知而妄語，僧伽婆尸沙；或知而妄語，偷蘭罪；或知而妄語，越比尼罪；或知而妄語，波夜提。知而妄語波

羅夷者，若比丘不實得過人法，自言：「我得阿羅漢。」是知而妄語非波夜提，是波羅夷。知而妄語僧伽婆尸沙者，若比丘以無根波羅夷罪謗清淨比丘，是知而妄語非波夜提，是僧伽婆尸沙。知而妄語偷蘭罪者，比丘說言：「我阿羅漢。」是知而妄語非波夜提，是偷蘭罪。知而妄語越比尼罪者，比丘自作是言：「謂我是阿羅漢耶？」是知而妄語非波夜提，是越比尼罪。知而妄語波夜提者，除上爾所事，餘一切妄語者，此是知而妄語波夜提。又復有傷殺草木，波羅夷；有傷殺草木，偷蘭罪；有傷殺草木，波夜提。有傷殺草木波羅夷者，如樹木花果有主守護，比丘盜心取傷殺草木，非波夜提，滿者是波羅夷。傷殺草木偷蘭罪者，若樹木花果有主守護，比丘盜心取，若不滿者，非波夜提，是偷蘭罪。傷殺草木波夜提者，傷殺一切草木，波夜提。又復非一切非時食，波夜提；有非時食波羅夷、有非時食偷蘭罪、有非時食波夜提。非時食波羅夷者，若比丘盜心，取他食非時噉，滿者非波夜提，是波羅夷。非時食偷蘭罪者，若比丘盜心，取他食非時噉，不滿者非波夜提，是偷蘭罪。非時食波夜提者，若比丘以理得食非時噉，波夜提。又復飲酒，非一切波夜提；有飲酒波羅夷、有飲酒偷蘭罪、有飲酒波夜提。飲酒波羅夷者，若比丘盜心，取他酒飲，滿者，波羅夷。飲酒偷蘭罪者，若比丘盜心，取他酒飲，不滿，偷蘭罪。飲酒波夜提者，若比丘以理得酒，飲者，波夜提。若比丘於不定分齊物，若盜心觸，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不定分齊。

垣牆分齊者，象廐、馬廐、駝廐、驢牛羊欄；蘆蔔園、菜園、瓜園、甘蔗園，若比丘盜心，取彼象，象舉一足乃至四足度廐門，身分未離門者，偷蘭罪；身分離門，波羅夷。乃至驢亦如是。若比丘盜心，取他羊，驅羊驚走、瞋羊打殺者，波夜提。若比丘割肉擲籬外，未波羅夷；比丘出籬外擔肉離地，滿者，波羅夷。若就欄中食肉，滿者，波羅夷。若比丘二人盜羊，一人籬外、一人籬內，割肉擲欄外，未波羅夷；彼出已舉肉離地，滿者，波羅夷。若比丘盜心，取蘆蔔根，若拔一根，滿者，波羅夷；若不滿者，拔時根根偷蘭罪。若拔積大聚，未波羅夷；持舉離園，波羅夷。若拔束大重不能勝，曳去雖遠，未波羅夷；若離地，滿者，波羅夷。一切菜乃至瓜亦如是。若比丘盜心，取他甘蔗時食一甘蔗，滿者，波羅夷；若不滿者，根根偷蘭罪。若截著籬外時，未波羅夷，是波夜提；若出園持去，滿者，波羅夷。若比丘以盜心作巧詐，以甘蔗繫腳曳去，雖遠未波羅夷；若離地滿者，波羅夷。若比丘一人園外、一人園內，擲甘蔗園外，未波羅夷；若彼出已舉離地，滿者，波羅夷。若比丘持甘蔗去時，莖葉觸園未離者，未波羅夷；離已，波羅夷。若

比丘盜心觸此諸物，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籠分齊者，所謂鸚鵡等種種鳥、師子等種種獸。若比丘盜心，取彼諸鳥時，若欲盜鳥不盜籠，畏人覺故合籠持去者，未波羅夷；若捨籠持鳥去，滿者，波羅夷。若欲盜籠不盜鳥，畏人覺故合鳥持去，未波羅夷；若出鳥持籠去，滿者，波羅夷。若籠鳥合盜者，持去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比丘盜心，取鳥內手籠中，得越比尼罪；挽一脚出，偷蘭罪；兩脚出翅尾未出籠口，未波羅夷；離已滿者，波羅夷。若比丘盜心，取師子內手欄中，越比尼罪；挽一脚出偷蘭罪；乃至四脚出尾未離欄，未波羅夷；離已，波羅夷。一切獸亦如是。若比丘盜心，觸彼籠分齊物，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寄分齊者，若和上、阿闍梨、弟子、知識，寄物互相餉致，若鉢若衣及餘諸物，若受寄者作是念：「寄者已遠，所與者不知，此物我自取。」即生盜心取，從地著膝上、從膝著地、從左肩著右肩，乃至從頭著肩，一一移，滿者，波羅夷。若比丘受寄已，或渡河、或渡池、或渡澇水、或復逢雨，恐衣濕故便出看之，見彼衣好作是念言：「彼寄者已遠，前人不知，此物我當自取。」即生盜心取，從地著膝上、從膝著地、從左肩著右肩，乃至從肩著頭，一一移，滿者，波羅夷。彼受寄比丘隨道行，見異比丘從前而來，便問異比丘：「長老何處來？」答言：「某處來。」問：「識某比丘不？」答言：「識。」復問：「某比丘平安不？」答言：「已死、若泥洹。」此諸衣物應屬現前僧，若受寄比丘知法多詐，便作是念：「我何為與是比丘分？」默捨異比丘去。離見聞處便說是言：「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涅槃，彼比丘有是衣鉢若餘雜物，現前僧應分；現前無僧，我今應受。」受已，是比丘詐心故獨受，得越比尼罪。受寄比丘乘船欲渡水，有異比丘從彼岸渡來，此比丘問言：「汝從何處來？」答言：「從某處來。」又問：「識彼比丘不？」答言：「識。」復問：「某比丘平安不？」答言：「若死、若般泥洹。」爾時此諸衣物應屬現前僧，是比丘知法多詐，乃至詐心羯磨，得越比尼罪。若受寄比丘乘船渡水在於中流，有異比丘從彼來渡，中流相遇。此比丘問言：「長老從何處來？」乃至詐心羯磨，得越比尼罪。若受寄比丘到彼岸下船，有異比丘從彼始欲上船，乃至詐心羯磨，得越比尼罪。受寄比丘上岸去，有異比丘從彼道來。問言：「長老何處來？」答言：「某處來。」乃至詐心羯磨，得越比尼罪。是比丘若思惟：「當前看，多有同名者，竟知云何，須至彼處。」至彼處已復問：「彼比丘平安不？」即答言：「若死、若般泥洹。」爾時衣物應屬現前僧，是比丘知法多詐，便作是念：「是

衣何為與多人共分？」密喚知識比丘出界外作是言：「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泥洹，所有衣鉢及眾雜物，應現前僧分。我今現前，我等應受。」受已，詐心羯磨故，得越比尼罪。比丘若作是念：「此衣鉢本不語我與塔與僧。」所與者已死、已般泥洹，持是物還本比丘者無罪。是名寄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寄分齊物，得越比尼罪；乃至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雜物分齊者，如放牧人放雜種種畜生，所謂若象、若馬、若牛、若駝、若驢、若羊等。象者，象有多種，若良善、好色、健走者。若比丘盜心，取象，騎已攝鉤牽向一方，若欲向東方，象狂趣南西北方，未波羅夷；若盜心取象欲向南方，若象狂趣西北東方，未波羅夷；西北方亦如是。若欲盜象向東，象即向東者，波羅夷；南西北方亦如是。若先無定方隨處而去，象舉四足則波羅夷。馬者，馬有多種，有良善、好色、健走者，若比丘盜心欲取此馬，乘馬已欲向東方，馬狂趣南西北方，未波羅夷；如是南西北方亦如是。馬隨方去如上說。若無定方隨處而去者，馬舉四足。波羅夷。若比丘盜良馬乘走，而馬主覺即乘馬逐，其主不作失想、比丘不作得想，未波羅夷；若馬主作失想、比丘不作得想，未波羅夷；若馬主作失想、比丘作得想，波羅夷。若比丘盜心，若以鹽、若以草，誘他馬將去，離見聞處，波羅夷。牛者，牛有多種，有良善、軟毛、好色、健走者。若比丘以盜心，持杖驅牛向東方，犯不犯如象中說。乃至若牛主覺已追逐，其主不作失想、比丘不作得想，未波羅夷；若牛主作失想、比丘作得想者，波羅夷。若盜心，以鹽、以草誘他牛將去，若長繩牽去，離見聞處，波羅夷。如牛，餘駝驢羊亦如是。是為雜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雜分齊者，得越比尼罪。乃至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幡分齊者，若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阿難大會處、羅睺羅大會處、般遮于瑟大會處，是諸大會處種種莊嚴，懸繒幡蓋及眾寶鈴。若比丘盜心，取幡，解繩一頭，未波羅夷；解兩頭已，滿者，波羅夷。若比丘盜心，詐分布諸幡，處處間取，未波羅夷；取已持去，滿者，波羅夷。若比丘盜花鬘，解一頭，未波羅夷；解兩頭竟，滿者，波羅夷。若二比丘闇處盜幡，俱不相知，各從一頭解繩收攝，共合中間，相問：「汝是誰？」怖畏捨幡而走，得偷蘭罪；此二比丘互相問時各言：「偷幡。」便共盜取，滿者，波羅夷。若眾多色幡共一繩大重，各解一頭墮地，擔不能勝，從地曳去，雖遠，未波羅夷；舉離地時，俱波羅夷。若此比丘作是念：「此莊嚴塔物，取者大罪。我唯須一色物。」即取一色物，滿者，波羅夷。若言：「我須半色。」取半色，不滿，偷蘭罪；滿者，波羅夷。若二比丘闇處盜幡，俱不相知，各從一頭解繩收攝，共合中間，相

問：「汝是誰？」怖畏捨幡而走，得偷蘭罪。有比丘晨朝遶塔，見此幡在塔下，便盜心持去，滿者，是比丘波羅夷。有人供養菩提樹，七寶莊嚴，金銀珠鑷種種幡花、金繩連綿金鎖懸鈴，博山金光以用供養。若比丘盜心，取彼諸物，滿者，波羅夷。又復諸外道塔亦種種繒綵供養，比丘盜心取，滿者，波羅夷。若風吹落地，知是塔上供養具者不應取；若風吹遠處塵垢黑污，作糞掃想取者，無罪。若天寺中有雜衣物，比丘盜心取，滿者，波羅夷。若風吹遠處塵垢黑污，糞掃想取者，無罪。是名幡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幡分齊物，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相因分齊者，若長者家，有不收斂物在異處，所謂衣服、瓔珞等。是時比丘將沙彌入長者家，時此比丘盜心，取長者衣物，內著囊中令沙彌擔去時，得越比尼罪；沙彌持去出家界時，偷蘭罪；作得想滿者，波羅夷。時主人覺，語比丘言：「長老！作何等？」答言：「長壽！我為自動手耳。」作是語時，得越比尼罪。使俗人持去亦如上說。如因長毛羊中持物去亦如是。若比丘入長者家，犢子見比丘衣色，謂是其母來趣比丘，比丘應驅還。若以鹽、若以草誘彼犢子，得越比尼罪；將未出界，得偷蘭罪；出界已，波羅夷。若比丘食時盜心取比坐揵鎡，著自鉢中令弟子持去，得越比尼罪；弟子出界，偷蘭罪；若作得想，波羅夷。若彼比丘覺已，即語長老：「作何等？」答言：「我戲弄耳。」作是語，得越比尼罪。若比丘共估客共行，復有估客從彼而來，中道相遇共宿一處。比丘夜中起盜心，捉他車繫著他車、捉他男繫著他男、捉他女繫著他女、捉他小兒繫著他小兒，欲令各各相牽而去，作是方便，得越比尼罪；出住處界，得偷蘭罪；作得想，波羅夷。是名相因分齊物。若比丘盜心，觸此相因分齊物，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杙分齊者，若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阿難大會處、羅睺羅大會處、般遮于瑟大會處，是諸精舍內莊嚴校飾，處處椓杙懸雜幡蓋，種種眾寶懸於杙上。若比丘盜心，取此杙上諸寶，以手舉寶，寶雖舉、繩未離杙，未波羅夷；離杙已，波羅夷。若繩堅勁，舉寶時繩離杙者，波羅夷。合杙盜，手觸時，得越比尼罪；若動彼杙者，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杙上懸酥瓶、油瓶、蜜瓶、若鉢、縷丸，若比丘盜心，取此酥瓶者，以手舉時，若繩軟杙直，雖舉，未波羅夷；一切離杙，波羅夷。若繩堅勁杙曲，雖舉，未波羅夷；一切離杙下已，滿者，波羅夷。若繩軟杙曲，雖舉，未波羅夷；一切離杙下已，滿者，波羅夷。若繩堅勁而杙復直，舉則波羅夷。若穿瓶者，犯越比尼罪；若以器承入器者，偷蘭罪；流注

斷滿者，波羅夷；流注未斷便悔畏犯重罪，還倒本器中者，得偷蘭罪。油瓶蜜瓶亦如是。若比丘欲盜鉢者，以手舉時，繩軟杙直，雖舉，未波羅夷；鉢離杙下已，波羅夷。若繩堅勁而杙曲，雖舉，未波羅夷；離杙已，波羅夷。繩軟杙曲者，舉持，未波羅夷；離杙下已，波羅夷。若繩堅勁杙直，舉則波羅夷。若盜縷丸時，縷丸繩杙如上說。又復盜丸時若作是念：「我須少許縷。」就杙上纏取縷，不斷者，未波羅夷；若縷斷滿者，波羅夷。此比丘纏縷時，縷未斷尋悔畏犯重罪，還著本處者，偷蘭罪。是名杙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杙分齊物者，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園分齊者，時有長者，其家大富，有一比丘名俱盧，常入出其家。主人兄弟父母在時共活，父母終沒家內不和，弟欲分財其兄不肯欲共義居。弟求分不已，兄不免情即便許之，相與義言：「誰能分財？」答言：「阿闍梨俱盧是，父母在時所重供養，家中有無悉知。」皆言：「大善。」時弟諂曲即詣俱盧禮拜問訊，問訊已作是言：「阿闍梨是我父母所尊兄弟所敬，家中有無皆悉知之。父母平存兄弟共居，今父母終沒家內不和，欲共分財故來上啟，我分居之後當供養阿闍梨，供養之餘當以自活。願阿闍梨分財之日，好者見與。」比丘受彼語者，犯越比尼罪；若留好物時，偷蘭罪；分物決已，波羅夷。欲分物時，比丘問言：「先分何等？」主人言：「先分二足、四足。」比丘便為先分二足，奴婢之中老病難使不可信者，分作一分；年少無病易使可信者，作一分。分四足時，群牛之中羸老無力，麁弊難用不產少乳，有產難[(殼-一)/牛]，以為一分；少齒肥壯調利易用，種產多乳良善易[(殼-一)/牛]，復作一分。若分房舍，朽故弊者持作一分，若新好者復作一分，樓閣店肆亦復如是。乃至分田，薄墝多穢持作一分，肥好良者復作一分；園中不如少花果者持作一分，園林花果茂盛勝者以為一分。復欲分穀米金銀錢財。爾時彼兄語比丘言：「阿闍梨是我父母所敬兄弟所重，云何分財乃如是耶？」阿闍梨且還，思惟佛語：「若比丘作如是心分他財者，主雖不聽，得越比尼罪。」俱盧還已，彼兄弟尋更論議：「復應有誰是父母所重者？耆舊大德知家有無，屈令分財；若不速分，恐王聞者或能稅奪。」尋思大德無過俱盧，宜當更請令分此財。兄弟義合，即詣俱盧禮拜問訊，在一面坐白俱盧言：「阿闍梨父母所重，家中有無阿闍梨所知。今當為我分此財物。」彼時俱盧恨其前時不受分處，告言：「汝兄弟薄義多疑少信，誰當堪忍為汝分財。」彼兄弟言：「前實倉卒，有愧阿闍梨。阿闍梨是由來家中多少是所諳，悉今願見為分此錢財，王脫知者或能稅奪，是故欲速分之。」比丘答言：「汝等必欲令我分耶？」答言：「實爾。

阿闍梨！」彼比丘言：「若必爾者當作言要，分物之後得分便取，無餘言者當為汝分。」彼各答言：「隨教，不敢復違。」是比丘受彼請已應作等分，彼分田時牽繩量地，若偏心量地覺一麥者，是比丘得波羅夷。以地無價故，是名園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園分齊物，得越比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

賊分齊者，有比丘在道行為賊所劫，賊少比丘多。時諸比丘自相謂言：「今此賊少、我等人多，當共合力還取本物。」即便相與共捉塼石追逐彼賊，並遙罵言：「弊惡罪賊，我等自可剃除鬚髮，汝復謂我剃去手脚？」時賊恐怖便放衣鉢各自散走。彼比丘若未作失想者，還取本物，無罪；已作失想而還取者，便為賊復劫賊，滿者，波羅夷。有比丘在道行為賊所劫，諸比丘失衣鉢已入林中藏。時賊思惟我伴黨多而此物少，寧可相與，更求少物。即藏衣鉢覆著一處，而復於道更劫餘人。爾時比丘見彼藏物，伺賊去後便取衣鉢。是比丘若先不作失想，還取本物者，無罪；若作失想，不應取，若取者便為賊復劫賊，滿者，波羅夷。又比丘在道行為賊所劫，時賊劫諸比丘衣鉢順道而去。時諸比丘隨後遙望，看彼群賊所至何處，追之不止漸近聚落，賊便分物。比丘便語賊言：「長壽！我出家人仰他活命，汝等可乞我衣鉢。汝復何用此衣鉢為？」若比丘如是得者，無罪。若賊罵言：「弊惡沙門，我已乞汝命。何敢復來欲得衣鉢？」比丘念言：「是賊已近聚落必不害我，當恐怖之。」即語賊言：「汝等謂我無所恃耶？我當白王及諸大臣知汝為賊。」若恐怖得者，無罪。賊復瞋言：「終不與汝，欲去任意。」若比丘告聚落主，捉得諸賊若縛、若殺，不應告。若語聚落主，方便慰喻得衣鉢者，無罪。有比丘多有衣鉢、大畜弟子，彼諸弟子不修戒行，作是念言：「可往和上、阿闍梨房中盜諸衣鉢。」自己衣鉢亦師房中，便共作要：「汝得衣物者與我共分，若我得者亦共汝分。」便入房中，就衣架上，捉和上、阿闍梨衣徙就己衣，不離本架者，犯偷蘭罪；若舉師衣離架，著己衣上者，波羅夷。若師衣帶衣角若縗縷未離衣架者，未波羅夷；一切離已，波羅夷。彼和上、阿闍梨疑是弟子或能偷我衣鉢，便自藏衣鉢更著餘處。其弟子便入闇中誤偷自己衣鉢，出外不分故，是中半衣邊滿者，波羅夷。有一比丘摩訶羅出家，不善戒行，有比丘語言：「長老共作賊來。」摩訶羅言：「我本在家初不作賊，我今出家云何作賊？」彼比丘言：「汝不欲作賊者，汝但守門，當與汝分」。摩訶羅念言：「我不作賊與我等分，何以不去」？答言：「可爾。」即俱共去，使摩訶羅守門。彼比丘便入，盜心觸物時，二俱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時，二俱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二俱得波羅夷。若有客比丘來，或在食堂、或在禪房止宿，晨朝便去，或忘衣鉢及諸物等。時舊比丘摩摩諦安行

房舍，欲知客比丘去未，便見衣鉢，即生盜心，取已徙著異處覆藏，得波羅夷。更異比丘來，復見是衣物，亦生盜心，即取復徙異處覆藏，亦波羅夷。復第三人復生盜心，徙覆藏餘處，亦波羅夷。隨人多少起盜心轉徙，一切悉得波羅夷。彼衣物主遠去已，憶念還來，取得者無罪。有比丘忘衣鉢，餘比丘見即生盜心，不自手取，便語一摩訶羅比丘令取。摩訶羅比丘謂為是其衣鉢，便為取之。觸時，是盜心比丘得越比尼罪；動時，得偷蘭罪；離本處滿者，得波羅夷。摩訶羅不作盜心故，三時都無罪。若先語摩訶羅：「取此衣鉢當共分之。」摩訶羅盜心，觸時，俱越比尼罪；動時，俱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俱波羅夷。若摩訶羅看已作是念：「何為與彼分？我當獨取。」即便持去，得波羅夷罪；彼比丘，得偷蘭罪。若比丘作摩摩帝塔無物，眾僧有物，便作是念：「天人所以供養眾僧者，皆蒙佛恩，供養佛者便為供養眾僧。」即持僧物修治塔者，此摩摩帝得波羅夷。若塔有物、眾僧無物，便作是念：「供養僧者佛亦在其中。」便持塔物供養眾僧，摩摩帝用者，得波羅夷。若塔無物、僧有物者，得如法貸用，但分明疏記言：「某時貸用，某時得當還。」若僧無物、塔有物者，得如法貸用亦如是。彼知事人若交代時，應僧中讀疏分明付授，若不讀疏，得越比尼罪。是名貸用。有二比丘共財應分，一比丘盜心，獨取除自分他分，滿者，波羅夷；若同意取者，無罪。若作是念：「我今用，後當還償。」無罪。有二教化比丘，共作制限言：「長老！從今已後若我與汝得物，當二人共分。」後時一人得好衣段，便作是念：「若後更得，不必及是。」便語伴言：「從今日始各任相錄，若汝得者汝自取，若我得者我自取。」先所得物違制故，是中半滿者，波羅夷。若此比丘受施呪願已，語施主言：「且置汝邊，我後當取。」便還語伴言：「長老！自今日始各任相錄，若汝得者汝自取，若我得者我自取。」作是語時，得偷蘭罪。若此比丘聞彼欲施衣，便預語伴言：「長老！自今日始各任相錄，若汝得者汝自取，若我得者我自取。」作是語時，得越比尼罪。有二糞掃衣，比丘共要：「從今日始，若得糞掃衣當共分。」時一比丘得好糞掃衣，便作是念：「是衣甚好，設後更得不必及是。」便語伴言：「長老！自今日始各任相錄，若汝得者汝自取，若我得者我自取。」是比丘違本要故，是中半滿者，波羅夷。若此比丘得好糞掃衣不取，即以草、若塼石覆之，便還解要如上說，是比丘得偷蘭罪。若此比丘見好糞掃衣已，不取不覆，便還解要如上說，是比丘得越比尼罪。若比丘知僧物，有應與、有不應與。云何應與？若損者、若益者，應與。云何損者？有賊來詣寺索種種飲食，若不與者或能燒劫寺內，雖不應與，畏作損事故，隨多少與。云何益者？若治眾僧房舍，若泥工、木

工、畫工，及料理眾僧物事者，應與前食後食，及塗身油、非時漿等，若王及諸大勢力者，應與飲食，是名益者應與。有比丘失衣鉢物，若未作捨想，後知處，應從彼索，索者不犯。若已作捨想，後雖知處，不應從索，索者得，越比尼罪。若先生心言：「後若知處者當從索取。」如是索取者，無罪。有二比丘作制限，當共受經、當共誦經，後不受不誦者，得越比尼罪。是名賊分齊物。若比丘盜心，觸此賊分齊物，得越比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稅分齊者，有比丘與估客共道行，比丘有大徒眾，時估客便語一比丘言：「汝師大德至關稅處，誰敢檢校？汝為我持此物，寄著汝師衣囊中過此稅處。」是弟子即然許，持其所寄物著師囊中，是弟子得越比尼罪，師不知無罪；若到稅處，弟子得偷蘭罪，師不犯；若過稅處已，弟子得波羅夷，師不犯。若估客語彼師言：「阿闍梨福德之人，徒眾共行誰當檢校？唯願為我持此少物，寄著阿闍梨弟子囊中過稅處。」彼師即便然可，取著弟子囊中時，得越比尼罪，弟子不知無罪；若至稅處，師得偷蘭罪，弟子無罪；若過稅處，師得波羅夷，弟子無罪。若此俱語、俱然許者，俱得越比尼罪；若至稅處，俱得偷蘭罪；若過稅處，俱得波羅夷。若比丘與估客共道行，至聚落邊比丘洗手，估客問言：「長老欲作何等？」答言：「我欲乞食去。」估客言：「阿闍梨莫乞食，我當與食。」便與比丘種種美食。食已語比丘言：「阿闍梨為我持少物過此稅處。」比丘言：「世尊制戒，不聽我持應稅物過關邏處。」估客念言：「官稅亦失，與比丘亦失。二俱失者，與比丘可得福德。」便語諸比丘：「可次第住，我欲布施。」估客即便次第布施，各滿鉢寶物。既布施已，便先出關外住待諸比丘。諸比丘尋後到，是估客便禮諸比丘足，白言：「諸尊見識不？」比丘答言：「識知我向者布施不？」答言：「知。」「若知者，我何以布施？」答言：「汝欲作福。」估客言：「實爾！但我妻子當須衣食、負債當償，願見還向物。」比丘應語言：「弊惡人！汝敢欺我，前言作福而今還索。」作是語已彼猶故索，比丘還者，不犯。若本知不實施，比丘為受過稅處，還者，波羅夷。若比丘與估客共行，乃至言：「佛不聽受寄應稅物持過關。」估客語比丘言：「不令比丘持此物出關，且為我守，我欲暫見守關者，須臾便還。」比丘受寄，估客逕出關外住待比丘。比丘住久，此物無所付，便持過關。過關者，波羅夷。若比丘與估客共道行，乃至佛不聽比丘受寄應稅物持過關，估客言：「我不令比丘持此物過關，但為我守。我欲暫見守關者，須臾便還。」比丘便為守，語言：「汝若不來，我捨汝物去。」估客復作是念：「比丘雖作是言，終不捨我物去。」便出關外住待比丘。比丘住久而彼

不還，便捨物過關而去。估客語比丘言：「我物在何處？」比丘瞋言：「汝敢戲弄我耶？我向不言：『汝須臾不還，當捨汝物去耶？』汝物故在本處，自可還取。」比丘如是者，不犯。比丘與估客共為伴行，乃至佛不聽比丘受寄應稅物持過關。估客語比丘言：「我不令比丘持物過關，但為我守。我欲暫見守關者，須臾便還。」比丘為守，即語言：「汝若不還，我持汝物寄著守關人邊。」估客念言：「比丘雖作是語，何有當持我物寄守關人邊？」便出關外住待比丘。比丘住久而彼不還，即持其物寄守關人，語言：「有如是狀類如是名字估客來者，汝便取其稅直，餘者還之。」比丘出關，估客問言：「我物在何處？」比丘瞋言：「汝敢戲弄我耶？我向不言：『汝須臾不還，我持汝物寄守關人邊耶？』汝物今在守關人邊，自可往取。」比丘如是，者不犯。

比丘精舍近大道邊，有比丘在道邊經行，估客語比丘言：「我有應稅物，願長老為我持入城。」比丘答言：「世尊不聽我持應稅物過彼稅處，然我今當教汝方便，汝便從我穿牆間去、若籬間去、若水瀆中去，又可寄著已稅者車上、又可寄著王家器中、又可寄著婢水瓶中、又可寄著羯羊毛中去。」如是指授令入者，得越比尼罪。在內指授，出外亦如是。若比丘知物應稅，而不知過稅物，得波羅夷罪。過此稅物，滿者，波羅夷。比丘知，過稅物，得波羅夷。而不知是物應稅，過此物，滿者，波羅夷。比丘知物應稅，亦知過稅物，得波羅夷。過此物滿者，波羅夷。比丘不知應稅物，亦不知過稅物得波羅夷，而過者，不犯。何等物不應稅？何等物應稅？世尊弟子比丘、比丘尼、一切外道出家人物，是名不應稅。若賣買者應輸稅，是名稅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稅分齊物，得越比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

若一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比尼罪；動彼物，得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二、若三乃至眾多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比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若比丘遣一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比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若遣二、遣三乃至遣眾多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比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若受遣比丘復遣一比丘，如是第二、第三乃至眾多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比尼罪；動時，得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如是夜分、七日、終身，乃至淨不淨亦如是。

比丘有五法具足不與取，滿者，波羅夷。何等為五？所謂滿足、有主、知有主、生盜心、離本處。復有五法具足不與取，滿者，波羅夷。何等五？於彼物不與想、非己想、有主想、不同意想、不暫用想。有五法具足不犯波羅夷。何等五？與想、自己想、無主想、同意想、暫用想，是名五比丘不與取非波羅夷。若比丘不與取，至東

方南西北方虛空所住處，皆波羅夷。若比丘不與取、若遣奴、若作人、若知識、若試作、若未曾作而作、若無知無羞淨想，皆犯。不犯者，若狂、心亂，無罪。是故說，若比丘於聚落空地不與取，隨盜物王、或捉、或殺、或縛、或驅出，言：「咄男子！汝賊耶汝癡耶？」比丘如是不與取者，波羅夷，不應共住。

世尊於王舍城，成佛六年冬分第二半月十日，東向坐食後兩人半影，為瓦師子長老達膩伽，因瓶沙王及糞掃衣比丘制此戒。已制當隨順行，是名隨順法。(盜戒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四波羅夷法之四(殺戒)

佛住毘舍離，時毘舍離有一病比丘，嬰患經久治不時差。看病比丘心生疲厭，便語病比丘言：「長老！我看病久，不得奉侍和上、阿闍梨，亦不得受經誦經、思惟行道。長老疾病既久治不可差，我亦疲苦。」病比丘言：「當奈之何？我亦患厭苦痛難忍，汝若能殺我者善。」是比丘即便殺之。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彼比丘來。」來已，佛廣問上事：「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癡人！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稱讚於梵行人所，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供養供給所須。汝今云何手自斷人命根？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事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手自斷人命根，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毘舍離，時有一病比丘，得患經久治不能差。看病比丘心生疲厭，便語病比丘言：「長老我看病來久，不得奉事和上、阿闍梨，不得受經誦經、思惟行道。長老疾病既久治不可差。我亦疲苦。」病比丘言：「當奈之何？我亦患此苦痛難忍，汝若能殺我者善。」是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自手殺人。」病比丘言：「汝若不能自手殺我者，汝可為我求持刀者來。」是時看病比丘便往鹿杖外道所語言：「長壽！汝能殺某比丘者，當與汝衣鉢。」彼便如語殺之，取其衣鉢。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看病比丘來。」來已，佛問看病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佛言：「癡人！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稱讚於梵行人所，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供養供給所須。汝今云何求持刀者斷人命根？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事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斷人命，求持刀者令奪人命，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毘舍離，時有長病比丘、有看病比丘，乃至語長病比丘言：「我不得受經誦經、思惟行道，又復從人求索隨病飲食、湯藥，人皆厭我，我亦疲苦。」病比丘言：「當如之何？我亦患此苦痛難忍，汝能殺我者善。」是比丘言：「汝不聞世尊制戒，不得手自殺人耶？」病比丘言：「若爾者，汝為我呼持刀者來。」比丘復言：「汝不聞世尊制戒，不得求持刀者令殺人耶？」病比丘言：

「今當奈何？」看病比丘言：「汝但自求活、不欲死，若欲死者汝自有刀，可用自殺、亦可飲毒、用繩自勠、投坑赴火、抱石沈淵，自殺之法亦甚眾多。」作是讚說已，乃避出外。時病比丘於後自殺。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彼看病比丘來。」來已，佛廣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稱讚於梵行人所，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供養供給所須耶？汝今云何譽死歎死？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事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斷人命，求持刀與殺者，教死、譽死，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時鹿杖外道殺比丘已，甚大憂惱作是念言：「我今云何斷梵行人命作是惡法？我命終後將無墮惡道入泥犁中。」爾時天魔波旬常作方便增長諸惡，便於空中語外道言：「汝莫愁惱畏墮惡道。所以者何？汝今所作脫人苦患，未度者度，功德無量。」時彼外道即作是念：「我殺比丘乃獲大福，能使諸天隨喜讚善。」作是念已，後持利刀至僧房中及經行處，處處唱令語諸比丘：「誰欲離苦？誰求度者？我能脫苦能令得度。」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不淨觀，時諸比丘修不淨觀患厭身苦，中有以繩自勠、飲服毒藥、以刀自害、投坑赴火、自殺者眾。又為鹿杖外道前後所殺者，非是一人、二人，三、四、五人，十人乃至六十人。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坐於僧中，前後圍遶欲作布薩。世尊左右觀察見眾僧少，問阿難言：「今比丘僧何以故希，何以不見某甲比丘等？」阿難白佛言：「世尊先為諸比丘說不淨觀，讚歎修習不淨觀功德。是諸比丘勤修不淨觀，修不淨觀已極厭患身，或有以刀自殺，乃至使鹿杖外道斷其命者，半月之中乃至六十人，諸不來者皆悉命過。唯願世尊更開餘法，不令諸比丘厭身自殺，令諸賢聖久存於世利益天人。」於是佛告阿難：「更有三昧，使諸比丘快樂善學不極厭身。何等三昧快樂善學不極厭身？所謂阿那般那念。阿難！云何比丘修阿那般那念，作證成就遊安樂住？若比丘依止城邑聚落住，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攝身口意善住身念，心不馳亂常行正受，攝持諸根入城乞食。乞食已還至彼寂靜處安坐，謂於空地、山澗、巖窟、塚間，敷草正坐。除諸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蓋、滅諸障礙，心慧力明繫心在息，息入時知息入、息出時知息出、息入長時知息入長、息出長時知息出長、息入短時知息入短、息出短時知息出短、息入遍身時知息入遍身、出息遍身時知出息遍身、入息身行捨時知入息身行捨、出息身行捨時知出息身行捨、入息喜時知入息喜、出息喜時知出息喜、入息樂時知入息樂、出息樂時知出息樂、入息意行時知入息意行、出息意行時知出息意行、入息意行捨時知

入息意行捨、出息意行捨時知出息意行捨、入息知心時知入息知心、出息知心時知出息知心、入息心悅時知入息心悅、出息心悅時知出息心悅、入息心定時知入息心定、出息心定時知出息心定、入息心解脫時知入息心解脫、出息心解脫時知出息心解脫、入息無常時知入息無常、出息無常時知出息無常、入息斷時知入息斷、出息斷時知出息斷、入息無欲時知入息無欲、出息無欲時知出息無欲、入息滅時知入息滅、出息滅時知出息滅。如是阿難！作是念者，名為快樂善學不極厭身，令諸賢聖久住於世利益天人。」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奪人命，求持刀與殺者，教死、歎死：『咄男子！用惡活為？死勝生。』如是意、如是想，方便歎譽死、快令彼死，非餘者，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

比丘者，乃至年滿二十受具足，是名比丘。

自手者，自身、身分、身勢力。自身者，全身堆壓殺人，波羅夷，是名自身也。身分者，若手、若肘、若脚、若膝，及餘身分殺人者，波羅夷，是名身分。身勢力者，若杖、若石、若塼，遙擲殺人，波羅夷，是名身勢力。

人者，有命人趣所攝。

奪命者，令彼命根不相續、四大分散，是名奪命。

求者，求持刀人，若男女、大小、在家、出家。

刀者，若劍戟、長刀、短刀、鉾矟、鐵輪，一切利器乃至鍼等。

歎死者，言：「用惡活為？死則勝生。」如是意者殺意也，如是想者殺想也。

歎譽死快者，令彼人死。

非餘者，因是死，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

波羅夷者，為於法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如是乃至盡智、無生智，於此諸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泥洹退沒墮落，無證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離於不殺退沒墮落，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是名波羅夷。

比丘殺人者，若用刀殺、若毒殺、若塗殺、若吐殺、若下殺、若墮胎殺、若說相殺、歎譽殺。

刀者，若劍、大小刀乃至鍼等。殺心，身動時，得越比尼罪；觸彼身時，偷蘭罪；因是死非餘者，波羅夷。是名刀殺。

毒藥殺者，有三種藥：有生毒藥、有作毒藥、有蠱毒藥。生毒藥者，有國土地生毒藥，如倪樓國生勝渠毒藥、鬱闍尼國生伽羅毒藥，是名生毒藥。作毒藥者，如獵師作毒藥，根莖花葉合和為藥，是名作毒藥。蠱毒藥者，若蛇毒、那俱羅毒、猫子毒、鼠毒、狗

毒、羆毒、人毒，如是種種毒，是名蠱毒。若比丘以殺人心，取此三種藥，得越比尼罪；到彼身，偷蘭罪；若因是藥死者，波羅夷。是名毒藥殺。

塗藥殺者，若比丘欲殺人故，手捉毒藥時，得越比尼罪；塗彼身分，得偷蘭罪；彼因是死，波羅夷。是名塗藥殺。

吐殺者，若比丘欲殺人故，合吐藥，作是念：「我持是藥與彼，當令吐膿血內藏。」得越比尼罪；與彼藥，得偷蘭罪；彼因是藥吐死，波羅夷。

下藥者，比丘欲殺人故，作下藥時作是念：「持是藥與彼，令下膿血及下內藏。」得越比尼罪；若與彼藥，得偷蘭罪；若因是下藥死者，得波羅夷。是名下藥殺。

墮胎殺者，若比丘欲殺母人而胎墮者，得越比尼罪；欲墮胎而母死者，得越比尼罪；欲殺母，母死者，得波羅夷；欲墮胎，胎分乃至身根命根墮者，波羅夷。若人壞畜生胎墮者，得越比尼罪。是名為墮胎殺。

說相者，若比丘語人言：「我今所見汝必定死，便可自殺，用是苦活為？」是人因是死者，是比丘得波羅夷。又復言：「如我夢所見，汝今定死。」又復言：「我聞野干土梟烏鵲鳴，我今見汝面色鼻曲，汝將定死。便可自殺，用苦活為？」是人因是死者，是比丘得波羅夷。又復問言：「汝幾歲？」答言：「我爾許歲。」又言：「我解一切性命，汝今年必死，汝不如自殺，用惡活為？」因是死者，是比丘得波羅夷。又復言：「汝屬何星？」答言：「我屬某星。」便言：「我知彼星，當知汝今必死無疑。何不自殺，用苦活為？」是人因是死，是比丘得波羅夷。又復問言：「汝名何等？」答言：「我名某甲。」復言：「我解一切名字，汝必定死。」復問：「汝何姓？」答言：「我姓某。」復言：「我解一切名姓，汝今必死。」復問：「汝何所食？」答言：「食如是食。」便教令吐，吐已語言：「汝食此食，必死無疑。」復問：「汝何處食？」答言：「某處食。」復教令吐，吐已語言：「某處有毒，汝今必死。何不自殺，用苦活為？」是人因是死，是比丘得波羅夷。若比丘欲殺人故說相，得越比尼罪；彼作方便欲自殺，得偷蘭罪；若自殺已，得波羅夷。是名說相殺。

歎譽殺者，施戒果施者，比丘問言：「汝布施不？」答言：「布施。」比丘言：「汝已作功德必生善處。何不自殺，用苦活為？」是名施戒者。比丘問人：「汝持戒不？」答言：「持戒。」「世尊說持戒生二處：若天上、若人中，用是苦活為？」是名讚持戒果者。比丘言：「汝已得須陀洹果不墮惡趣，極至七反天人往來，便盡苦邊閉惡趣門。何不自殺，用苦活為？」又言：「汝已得斯陀

含，一來世間便盡苦邊。何不自殺，用苦活為？」復言：「汝已得阿那含，不還世間便盡苦邊。何不自殺，用苦活為？」復言：「汝已得阿羅漢，婬怒癡盡，不隨煩惱心得自在。何不自殺，用苦活為？」若比丘欲殺人故，讚歎施戒果者，得越比尼罪；彼方便欲自殺時，得偷蘭罪；若自殺已，波羅夷。

若行、若獨廢、若毘陀羅呪、若屑藥、若烏滿吐、若坑陷、若阿波欽滿、若示道、若河、若大臣、若僧坊、若虎、若外道。

行者，若十人、若二十人共隨道行，比丘先有怨嫌，欲害前人誤害中人，得越比尼罪；欲害中人誤害後人，得越比尼罪；欲害後人誤害中人，得越比尼罪；欲害中人誤害前人，得越比尼罪；欲害前人害前人者，波羅夷；欲害中後人害中後人者，波羅夷。若都一切有殺心者，隨所害人，得波羅夷。是名行殺。

獨廢殺者，若比丘有殺心，作獨廢，若於道中安施獨廢時，得越比尼罪；彼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彼死者，得波羅夷。是名獨廢殺。

毘陀羅呪者，若比丘欲殺人故，作毘陀羅呪，害心作呪時，得越比尼罪；令彼生恐怖時，得偷蘭罪；彼死者得波羅夷。是名毘陀羅呪殺。

屑藥殺者，若比丘欲殺人故，作末屑藥時作是念：「持是藥當殺彼人。」者，得越比尼罪；若藥著彼身者，得偷蘭罪；若彼死者，波羅夷。是名屑藥殺。

烏滿吐者，若比丘欲殺人故，於道中作烏滿吐，若比丘殺心作時，得越比尼罪；彼受苦痛得，偷蘭罪；若死者，波羅夷。是名烏滿吐殺。

坑陷殺者，若比丘欲殺人故，當道中作坑安種種利槍，以草土覆上令彼墮死，殺心作時，得越比尼罪；若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死者，波羅夷。是名坑陷殺。

阿波欽滿殺者，若比丘欲殺人故，於道中安施阿波欽滿，比丘殺心作時，得越比尼罪；若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死者，得波羅夷。是名阿波欽滿殺。

示道殺者，若比丘在道邊經行，有人來問比丘言：「長老！我欲至某聚落，道在何處？」比丘先與彼人有怨嫌，便作是念：「我今得是人便，當示惡道令死，使無一活。」便指示惡道，若王難、若師子、虎狼難、若毒螫難，示是等惡道時，得越比尼罪；若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死者，波羅夷。是名示道殺。

河殺者，若比丘在河邊經行，有人來問言：「長老！我欲至某處，應從何處渡？」是比丘於彼人先有怨嫌，便作是念：「我今得是人便，示此非濟處，勿令一人得脫。」便示非濟處，若洄澓處、伏石

機激尸收摩羅等處，若上彼岸處，有王禁難、有賊難、有師子虎狼毒虫等難，示彼非濟處時，得越比尼罪；若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死者，波羅夷。是名河殺。

大臣者，若有大臣暴虐無道，貪取人物用自供給，不畏罪罰，恣意放逸作是念言：「寧作今日烏，不作明日孔雀。」王聞是已，攝錄囚繫責之以罪；彼畏死故，一切資財用持贖命。爾時有比丘出入其家，便往慰勞，問其家苦樂。其婦答言：「家主有事繫閉在獄，何得有樂？阿闍梨當知，今我家主恐罪至死，故一切資財盡持贖命，錢財若盡便當貧窮無由自活。」比丘言：「汝莫愁悒，我當語汝夫不令用財。」便至獄上慰勞言：「無病。長壽！」大臣見比丘來心大歡喜言：「阿闍梨！外何所聞？」比丘答言：「聞汝當死，欲盡持家財自用贖命。若如是者，汝後妻子當遭貧困飢寒乞匄，又汝家門戶惡名流布。」大臣答言：「當如之何？」比丘言：「是王無道，設使盡輸汝財，會不相活，慎莫與物。但當任其裁量。」若彼大臣然可其語時，是比丘得越比尼罪；若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死者，波羅夷。若大臣聞彼比丘語，答言：「阿闍梨是我知識，而惜錢財不用活我。我死之後，假使日月不出非我所憂，況復餘事！阿闍梨還去，思惟佛語吉凶好惡，無豫尊事。」爾時得越比尼罪。大臣尋即思惟：「如比丘語，是王無道，設盡與財會必殺我。我既唐死，妻子飢寒無由自活，門戶恥辱痛甚於死。我今身自當之，不與財物。」以不即用比丘語故，是人死者，是比丘以先教方便故，得偷蘭罪。有人犯王法，有伺捕得縛送與王，王教將去隨罪治之。時典刑者以伽毘羅花莊嚴罪人頭，反縛兩手打鼓吹貝周匝唱令。唱令已，將出城門向刑罪人處。時有摩訶羅比丘不善知戒相，愍此罪人苦痛，語典刑者言：「此人可愍，莫使苦痛，汝持刀為作一瘡。」爾時魁膾答言：「如教。」便持利刀，為作一瘡。是摩訶羅比丘，得波羅夷。若魁膾答比丘言：「汝用知是為？如王教令我自行之，汝且還去思惟佛語。」爾時得越比尼罪。魁膾尋便思惟：「用比丘語為作一瘡。」以不即用比丘語故，是摩訶羅比丘得偷蘭罪。是名大臣。

僧坊者，有客比丘來，應次受房舍。時知房舍比丘與客比丘先有嫌，便作是念：「我今得子便，當與破房，令其必死。」便與敗房柱壁危壞，近毘多羅恐怖之處、富單那諸惡鬼處、近蚖蛇處。若示與時，得越比尼罪；彼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死者，波羅夷。彼客比丘晨朝起，從舊比丘索洗手物，舊比丘取蜂蝎蜈蚣蚖蛇著瓶中，覆口語客比丘言：「是瓶中有洗手物，汝恣意取用。」客比丘取時，得越比尼罪；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死者，波羅夷。是名僧坊殺。

虎者，阿練若住處常有虎害人，時眾集聚一處作是議言：「諸長老！是中阿練若住處，有虎恐傷害人，誰能伏此虎者？」爾時眾中有一比丘，與一比丘有嫌，語眾人言：「我能伏虎。」是比丘向暮持弓箭出，彼時所嫌比丘著黃色衣頭面黑，出到大小行處。是比丘爾時欲殺比丘而殺虎者，得越比尼罪；若欲殺虎而殺比丘者，得越比尼罪；欲殺比丘而殺比丘者，波羅夷。欲殺虎而殺虎者，波逸提。若二處俱有殺心而害者，隨其所殺得罪，比丘則波羅夷，虎則波逸提。是名虎。

外道者，有諸外道奉事日月，日月蝕時諸婆羅門群儻相逐，手執器杖舉聲喚呼，為救日月故過精舍邊，見諸比丘便瞋恚言：「是沙門釋子是阿脩羅黨，今當殺之。」時比丘聞是惡音聲，聞是惡音聲已即打揵椎集僧，有比丘言：「我等今日當共作要，治此惡邪外道，無使一人得活。」作非法要故，一切僧得越比尼罪；彼受苦痛，一切僧得偷蘭罪；若彼死者，一切僧得波羅夷。若共要言：「莫令使死，但受苦痛，改惡思善。」若作此要，一切僧得越比尼罪；受苦痛時，一切僧得偷蘭罪。爾時諸比丘言：「諸長老！不應害彼，亦不應加痛於人。如世尊說：『比丘！若賊怨家，若以鋸刀割截身體，爾時不應起惡心，口不應惡語加人，當起慈心、饒益心、忍辱心。』諸比丘當共思惟世尊《鋸刀喻經》，少作方便能行忍辱，然後但牢閉門戶，舉聲大喚恐彼外道。」無罪。一切僧共作法要誓，一切僧無罪。有一比丘打婆羅門子垂死，便自思惟：「此人若死者，破沙門釋子法，今當求醫治之令差。」若更有異比丘語是比丘：「汝作何等？」答言：「我打是婆羅門垂死，我還自念：『若當死者，破沙門釋子法，今欲求醫治之令差。』」若異比丘言：「汝去覓醫，我為汝守之。」是打比丘去後，異比丘於後便竟其命。前打比丘，得偷蘭罪；後殺比丘，得波羅夷。此名外道。若一比丘為殺人故，捉刀，得越比尼罪；若觸彼身，得偷蘭罪；若彼死，波羅夷。若二、若三乃至眾多，為殺人故，捉刀，得越比尼罪；乃至死，得波羅夷。若一比丘遣一比丘，為殺人故，捉刀時，得越比尼罪；乃至死，波羅夷。遣二人、遣三人乃至眾多比丘，為殺人故，捉刀時，得越比尼罪；乃至死，波羅夷。受遣比丘為殺人故，復遣一比丘捉刀，得越比尼罪；乃至死犯，波羅夷。如是第二、第三，乃至遣眾多比丘捉刀時，得越比尼罪；乃至死，波羅夷。如是毒殺、塗殺、吐下殺、墮胎殺、說相殺、歎譽殺亦如是。有五事具足殺人，犯波羅夷。何等五？一者人；二者人想；三者興方便；四者殺心；五者斷命。是名五事。若遣奴殺，若作人、若知識、若試作、若未曾作而作，無智無羞淨想，皆犯。不犯者，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若比丘自手奪人命，求持刀與殺者，

教死、歎死：『咄！人用惡活為？死勝生。』作是意、作是想，方便歎譽死、快令彼人死，非餘者，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
世尊於毘舍離城，成佛六年冬分第三半月九日，食前北向坐一人半影，為眾多看病比丘、因鹿杖外道制此戒。已制當隨順行，是名隨順法。(第三戒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一聚落中有二眾安居，時一眾安居訖還舍衛城，問訊世尊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世尊知而故問：「比丘！汝何處安居來？」答言：「某處聚落安居。」佛問比丘：「安居樂不？乞食易得不？行道如法不？安居訖已得安居衣不？諸優婆塞數來往不？」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夏安居樂，行道如法，乞食難得，衣物不足，諸優婆塞不數來往。」佛告諸比丘：「出家人何能恒得世利？比丘當知，世間八法常隨世人，世人亦常隨世八法。何等為八？一利、二不利、三稱、四不稱、五譽、六毀、七樂、八苦。如是比丘！愚癡凡夫少聞少知，於正法中心不調伏，於賢聖法心未開解。若世利起，不善觀察是世利生即是無常磨滅之法。若法真實無常磨滅者，當知是利雖生，速滅不住。若不觀察此真實義，是為凡夫無實智慧隨順世法。如是不利乃至樂苦，亦不觀察是樂雖生即是無常磨滅之法。若法真實無常磨滅者，當知是樂苦雖生，速滅不住。若不觀此真實義者，是為凡夫無實智慧隨順世法。比丘當知，於此世法不觀察故，若世利起則生貪著，若利不起則生憂患，乃至樂苦亦復如是。比丘！如是三受增長，三受既增、四取熾然，四取熾然故則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心亂發狂，如是習起苦陰增廣。比丘當知，賢聖弟子多聞智慧，於正法中心善調伏，賢聖法中心得開解。世利既生，當善觀察世利起者皆悉無常磨滅之法。若法真實無常磨滅者，當知是利雖起，速滅不住，乃至樂苦皆悉如是。比丘當知，作是觀者，若世利起不生貪著，世利不起心不憂慼，乃至樂苦亦復如是。愛憎不生，諸覺隨順離諸憂慼，乃至樂苦苦陰滅盡則得涅槃。」爾時世尊說是法已，重說偈言：

「利衰及毀譽，　稱譏若苦樂；
八法常相尋，　往復若迴轉。
八法不牢固，　磨滅變化法；
所謂聖弟子，　執照無常鏡；
諦觀世八法，　俄頃不暫停。
於四樂利中，　未嘗有傾動，
若遭毀譏謗，　憂慼不經心；
若離世八法，　是名智慧士，
能出欲河流，　度脫生死海。」

是時諸比丘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俱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巧方便說世八法，未曾有也。」佛告諸比丘：「如來、應供、正遍知三達無礙，智慧之明如月盛滿，說世八法何足為奇？我於昔時畜生道中作鸚鵡鳥，能為餘鳥說世八法，此乃為奇。」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一國王，養二鸚鵡：一名羅大，二名波羅，皆解人語。王甚愛念，盛以金籠，食輒同案。時有大臣，持一獼猴兒奉上大王，人情樂新，王即愛念，飲食飼養勝於鸚鵡。時波羅鸚鵡子便為羅大而說偈言：

「『先與王同食，　世間之上饌；
今為獼猴奪，　宜共[麥*欠]虛逝。』

「爾時羅大答言：『斯皆亦無常。今此獼猴子，不久復當失此利養。』即為波羅而說偈言：

「『利衰及毀譽，　稱譏若苦樂；
斯皆非常法，　何足致憂喜？』

「是時波羅復說偈言：

「『觸目覩不歡，　無有愛樂相，
但聞毀呰聲，　永無稱譽者，
肆我飛禽志，　何為受斯苦？』

「是獼猴子小時毛色潤澤跳踉超擲，人所戲弄。漸至長大衣毛憔悴人所惡見，豎耳張口恐怖小兒。爾時羅大鸚鵡子便說此偈謂波羅言：

「『豎耳[皮*叔][皮*宿]面，　嵬嵯怖童子，
坐自生罪累，　不久失利養。』

「是獼猴轉大，王愛意遂盡，即勅左右令繫馬槽柱。時王子年小，手捉飲食至獼猴邊。獼猴索食，王子不與，獼猴瞋怒齕王子面傷、壞裂衣服。王子驚怖，舉聲大喚。王問傍人：『兒何以涕？』傍人以事答王。王便大瞋勅人打殺，擲著塹中令曼陀食。時波羅鸚鵡子即為羅大而說偈言：

「『汝為智慧者，　預覩彼未然，
禽獸無知喪，　為彼曼陀食。』」

佛告諸比丘：「爾時羅大鸚鵡子豈異人乎？即我身是。波羅鸚鵡子者，即阿難是。我為鸚鵡時，以能為彼說世八法無常遷變不可久保，況復今成正覺說世八法，何足為奇？」

時彼第二眾安居竟，尋即來至禮世尊足於一面坐。世尊知而故問：「比丘何處安居來？」答言：「世尊！某處安居。」佛問比丘：「安居樂不？行道疲不？乞食易得不？夏安居竟得安居衣不？諸優婆塞數來往不？」諸比丘白佛言：「夏安居樂、行道不疲、乞食易得、多得安居衣、諸優婆塞來往者眾。」佛問比丘：「有何因緣，二眾俱共依一聚落安居，一眾獨多得供養，一眾不得？」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無量方便讚歎三寶，亦常讚歎佛大弟子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等，及自讚歎所修習功德。」佛問比丘：「汝所讚歎為實爾不？」「世尊！我所讚歎三寶，及尊者舍利弗等是實，自讚歎不實。」佛言：「比丘！此是惡事。云何為身利養，不實空自讚歎？寧噉灰炭、吞食糞土、利刀破腹，不以虛妄稱過人法而得供養。」佛告比丘：「我常讚歎少欲知足，汝等云何多欲難滿廣求無厭？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世尊種種呵責是比丘已。

諸比丘在彼聚落安居時，入村乞食有自稱譽者乞食易得，不自稱譽者極甚難得。時有一長老比丘，便作是念：「我何為虛妄而自讚歎，得過人法以自活命？我從今日不復虛妄而自稱譽。」晨朝著入聚落衣持鉢乞食，時有人問言：「長老！汝於聖果有所得不？」是比丘便不自稱譽，即時乞食處處不得。日時欲過飢乏羸頓，復自稱譽即有所得。有異比丘聞是長老須臾妄語、須臾實語，便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長老比丘志弱無恒輕躁乃爾？」佛告諸比丘：「是長老不但今日志弱無恒輕躁，過去世時亦復如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飢行求食遍歷聚落，乃至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剋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我今不如守齋而住。』便還山林自於窟穴呪願言：『使一切眾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思惟。天帝釋法至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乘伊羅白龍象下觀察世間：何等眾生孝順父母，供養沙門婆羅門，布施持戒修梵行受八戒者？時釋提桓因周行觀察到彼山窟，見此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為奇特，人尚無有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釋即變身化為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

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餚饍自來。厨供已到今但當食，食已然後守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奔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為狗，方口耽耳反來逐狼急聲吠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得免。還至窟穴便作是念：『我欲食彼，反欲噉我。』爾時帝釋復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飢悶眼花謂為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諦觀，看耳角毛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奔逐垂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為羔子鳴群喚母，狼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況為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故作羊羔於狼前住。時狼便說偈言：

「『若真實為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為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羊羔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躁，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彼時狼者豈異人乎？即此比丘是。本為狼時志操無恒，今雖出家心故輕躁。」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諸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未知未了，自稱得過人法、聖知見殊勝，如是知、如是見者，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二比丘在阿練若處住，其一比丘暫成就根力覺道，貪恚不起，語第二比丘言：「長老是我善知識所敬重者，今欲向長老說密事。」彼言：「汝欲說何等？」便言：「長老！我得阿羅漢。」彼即答言：「長老！世尊在世親受法教，勤修精進得成道果，是其宜耳！」是比丘後時遊諸聚落，放縱諸根廢習止觀，便起煩惱覺癡愛生，便語其伴：「我本謂有所得，定自未得。何以知之？自覺心中煩惱猶在。」彼比丘言：「長老妄稱得過人法，犯波羅夷。」是比丘言：「我非知而妄語，謂為實耳。」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某甲比丘妄語自稱得過人法。」佛言：「呼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虛妄自稱得過人法耶？」「世

尊！我不虛妄自稱得過人法，我想謂得，如是想說耳。」佛問比丘：「汝何因緣而作是說？」比丘白佛言：「世尊！我於阿練若處住，修習根力覺道，煩惱不起。我謂得阿羅漢，便語同伴說已所得。我於餘時遊行聚落，不攝諸根煩惱便起。即生疑悔語是比丘，非是虛妄。」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是比丘非故虛妄說得過人法，當知此比丘是增上慢。」佛告比丘：「云何於正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起增上慢？汝當方便除增上慢可得羅漢。」時彼比丘大自慚愧，即於佛前精進方便修行正觀，除增上慢得羅漢果。

諸比丘白佛言：「甚奇世尊！是比丘蒙佛慈恩，精勤方便修行正觀，除增上慢得羅漢果。」佛告諸比丘：「是比丘不但今日蒙我恩故，精勤方便修習正觀，除增上慢得羅漢果。過去世時亦蒙我恩，精勤不懈獲大果報。」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國名迦尸城名波羅奈，時彼國中人民豐樂三毒熾盛。有一貧窮婆羅門，從外聚落來入城內。是節會日，城中諸人有乘象者、有乘馬者、有乘車者、有乘輿者，洗浴塗香著新衣服，五欲自恣種種戲樂。時婆羅門渴愛心生，便問人言：『此諸人輩作何因緣得是快樂？』答言：『婆羅門，汝不知耶？』答言：『不知。』時人便語婆羅門：『是輩先世修行功德，又復今世勤為家業，故得斯樂。』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此諸人等手足四體與我無異，我今但當勤身傭力，可得財物自恣快樂，與彼無異。』便自還家謂其婦言：『我欲遠行傭力求財。』其婦答言：『隨在近處乞索，趣得飲食兒子，何用遠行？』婆羅門言：『事不獲已，宜當遠行。』其婦心念：『其欲去者，知復如何？』語婆羅門：『去留隨意，深自保重。』婆羅門勅婦言：『汝自謹慎好看兒子。』時婆羅門於是便去至一海邊聚落，見諸商人祠祀聚會宣令里巷：『誰能隨我入海共取珍寶？』婆羅門答言：『我欲入海。』商人問言：『汝有何錢貨？』答言：『我無錢貨，唯欲從汝乞食，為汝呪願。』時諸商人皆為福故語令上船，即得便風至一海渚聚落。時婆羅門入村乞食，並役力求財，得純金三十二段、摩尼珠十四枚，便隨伴還閻浮提。船著岸渚，時婆羅門便大誇說諸商人等：『持財物往今得物還，有何奇特？我本空去今得此寶，可謂為奇。』不勝歡喜，便捉寶物手中挑弄不止，即失寶物落海水中。時婆羅門甚大憂惱：『我極辛苦得是寶物，如何一旦忽然落水。我要當抒海求覓此寶。』即便上岸求得好木，持詣木師所語言：『煩君為我作木魁。』木師為作已，鏇師為鏇之、鐵師為鍱之。得木魁已持詣海次，褰衣袒臂欲抒海水。時有海神作是思惟：『是婆羅門欲作何等？我當問之。』即化作婆羅門形往至其所，以偈問言：

「『褰衣而袒臂，　忽忽似急事；
我故來問汝，　為欲作何等？』

「時婆羅門以偈答言：

「『今此大海水，　深廣眾流主；
我今作方便，　要欲抒令盡。』

「時海神復說偈言：

「『大海眾流主，　於汝有何過？
而汝作方便，　要欲抒令盡？』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經大苦難，　渡海得珍寶，
真金三十二，　摩尼有十四。
捨船欲上岸，　寶囊落海中；
我求寶珠故，　抒盡此大海。』

「時海神復說偈言：

「『大海甚深廣，　百川眾流主；
假使百千歲，　抒之不可盡。』

「時婆羅門復說偈答言：

「『日月長謝無窮盡，　木魁鐵鍱難可壞；
勤力專精不休息，　何憂此海不枯竭？』

「時婆羅門說此偈已便抒海水，抒著岸上水還入海。是時海神觀彼婆羅門意為懈怠耶？當實堅固？觀已見婆羅門志意專精永無退期，時海神便作是念：『假使百年抒此海水，終不能減如毛髮許。』感其專精即還其寶。是時海神為婆羅門而說偈言：

「『精勤方便士，　志意不休息；
專精之所感，　雖失復還得。』」

佛告諸比丘：「時海神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也。婆羅門者，此比丘是。過去世時已曾蒙我精勤方便得大果報，今復蒙我精勤方便，修習正觀除增上慢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未知未了，自稱得過人法、聖知見殊勝、我如是知、如是見。彼於後時若撿挍、若不撿挍，犯罪欲求清淨故作如是言：『長老！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虛誑不實語。』除增上慢，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比丘者，乃至年滿二十受具足，是名比丘。

未知者，無智故。

未了者，未斷故。

自稱者，稱己也。

得過人法者，人法者，所謂五欲、五下分結、六趣、六諍根、七使、八邪、世八法、九慢、九惱、十善行迹、十惡行迹。復次人法者，如諸天子以偈問佛：

「何等人趣善？　何等人生天？
何等人晝夜，　長養善功德？」

爾時世尊以偈答天子言：

「曠路作好井，　種植園果施，
樹林施清涼，　橋船渡人民。
布施修淨戒，　智慧捨慳貪，
功德日夜增，　常生天人中。」

是為人法。復次孝順父母，供養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重修梵行者，是為人法。過人法者，十智、法智、未知智、等智、他心智、苦集滅道智、盡智、無生智、滅盡、解脫、增上善心、淳熟善根、淨不淨解脫、明法須陀洹果及所攝三昧，善入出住正受作證。所謂止觀、三三昧、三明、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四聖道、四聖種、四聖諦、四沙門果、五枝定、五根、五力、五解脫處、六無上法、六聖法、六出要界、六念、六通、七財、七無著法、七三昧、七漏盡力、七覺支、八正道、八勝處、八解脫、八向道迹、九想、九歡喜法、九淨行滿足、九次第定、十賢聖住處、十一切入、十離熾然法、十無學法、十種漏盡力，此名過人法。

聖知見者，所謂佛及佛弟子所有知見。或自稱知非見、或自稱見非知、或自稱知見、或非知非見。知非見者，言：「我知苦習滅道。」不言：「我天眼清淨，見人死此生彼善趣、惡趣、若貴、若賤。」不言：「我得天耳過人所聞，人聲、非人聲、若近、若遠。」又不言：「我知他人心、神足[麥*欠]虛、自識宿命。」是名知而非見。見而非知者，自言：「我得天眼清淨乃至自知宿命。」不言：「我知四真諦。」是名見非知。云何知見？言：「我知四真諦乃至自識宿命。」是名知見。云何名非知非見？亦不言：「我知四真諦乃至自識宿命。」是名非知非見。
得殊勝者，如是知、如是見。
實不知言知、不見言見，後若撿挍、若不撿挍，撿挍者，有人問言：「長老！汝得聖道果耶？從何等法師學得此果？汝何處得？得時云何？」是名撿挍。不撿挍者，無人問，若問、若不問，不實自言得過人法，犯波羅夷。
波羅夷者，四波羅夷中，若一一犯也。
求清淨者，欲得清淨，故言：「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虛者，空也。誑者，不如實。妄語者，妄自稱說。
除增上慢者，世尊所除。
波羅夷者如上說。復次波羅夷者，離不妄語退沒墮落，是名波羅夷。復次有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是名波羅夷。若比丘自言：「我法智耶？」犯越比尼罪。若言：「我法智。」偷蘭罪。若言：「我得法智。」波羅夷。如是斷、如是修、如是作證，如是一一廣說，乃至言：「我漏盡力耶？」得越比尼罪。若言：「我漏盡力。」得偷蘭罪。若言：「我得漏盡力。」波羅夷。如是斷、如是修、如是作證亦如是。若教化比丘至檀越家語女人言：「優婆夷！某處安居比丘盡非凡夫。」得越比尼罪。若言：「我亦在中。」得偷蘭罪。問言：「長老！得是法耶？」答言：「得。」波羅夷。若比丘言：「優婆夷！某處比丘夏安居盡得阿羅漢。」乃至言：「我得是法。」犯波羅夷。又比丘言：「某處比丘夏安居盡得妙勝法。」乃至言：「我得是法。」波羅夷。若言：「某處比丘夏安居竟。」亦如是。若比丘語優婆塞、優婆夷言：「某處自恣比丘皆非凡夫，皆是阿羅漢、皆得殊勝法。」乃至言：「我得是法。」犯波羅夷。若比丘言：「優婆夷！某處院內住比丘皆非凡夫，皆阿羅漢、得妙勝法。」乃至言：「我得是法。」犯波羅夷。若比丘語優婆夷言：「某處坐上比丘皆非凡夫，皆是阿羅漢、皆得勝妙法。」乃至問言：「長老得是法耶？」答言：「我亦得是法。」犯波羅夷。大王家、大臣家、長者家、居士家、城中、院中亦如是。若比丘言：「汝家住比丘、汝家食比丘、為汝家眷屬授經

比丘皆非凡夫，是阿羅漢、得勝妙法。」乃至「我得是法。」犯波羅夷。若言：「持如是鉢、著如是衣、食如是食、如是行、如是住、如是臥皆非凡夫，皆是阿羅漢、得勝妙法。」乃至「自得是法。」犯波羅夷。若言：「是上諸比丘皆得法智。」自言：「我法智耶？」得越比尼罪。「我法智。」偷蘭罪。若言：「我得法智證不實。」波羅夷。如是知、如是斷、如是修、如是證，乃至漏盡力作證，亦如是。若比丘以中國語向邊地說、若以邊地語向中國說、若中國語向中國說、若邊地語向邊地說、若說義不說味，得偷蘭罪。若說味不說義，越比尼罪。若說味說義，得波羅夷。若不說義不說味，得越比尼罪。說義不說味者，自稱說我、不稱說羅漢。說味不說義者，稱說羅漢、不自稱說我。說義說味者，自稱說我是羅漢。不說義不說味者，作羅漢相、或合眼以手自指，語優婆夷言：「汝愚癡人不知其尊，譬如優曇鉢花時時一出而不知貴。」作如是相者得越比尼罪。比丘若作書印、若作手相，現義不現味者，得越比尼罪。現味不現義者，越比尼心悔。現義現味，得偷蘭罪。不現義不現味，無罪。除根力覺道種，乃至世間善法，小小威儀不應讚歎，但讚歎佛法僧大弟子舍利弗、目連無罪，不得自讚歎自身，唯有同意問說，實者無罪。是故說：「若比丘未知未了，自稱得過人法、聖知見殊勝，如是知、如是見。後於異時若撿挍、若不撿挍，犯罪欲求清淨故作如是言：『長老！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不實語。』除增上慢，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世尊於舍衛城，成佛六年冬分第四半月十三日，食後東向坐三人半影，為聚落中眾多比丘制此戒，及增上慢比丘。已制當隨順行，是名隨順法。(妄語戒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

摩訶僧祇律卷第五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僧殘戒之一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比丘名尸利耶婆，於舍衛城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乞食，不善攝身口意，放縱諸根。始入一家得食飽足已，復入第二家。第二家有一女人，露身而坐。是比丘見已還自住處，念彼女人身，心想馳亂、憂悴發病、顏色痿黃。爾時諸比丘問尸利耶婆：「汝今何故顏色痿黃憂悴不樂？欲須酥、油、石蜜、諸湯藥不？」答言：「不須，自當差耳。」諸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問訊亦復如是。彼比丘於晝臥覺，心念形起，手自觸身生，即失不淨。失不淨已便得安樂，所患即差，便作是念：「此好方便可得除患，不妨出家淨修梵行受人信施。」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案行僧坊。何等為五？一者我聲聞弟子不著有為事不？二者不著世俗言論不？三者不著睡眠妨行道不？四者看病比丘不？五者為年少新出家比丘，見如來威儀庠序起歡喜心。是為五事。如來五日觀歷諸房。時長老尸利耶婆晝眠覺已，於自房後小行身生起。世尊畏彼尸利耶婆比丘驚怖慚愧故，世尊作小聲令其先覺。時尸利耶婆見世尊已，疾行著衣，隨世尊後禮足而住。爾時世尊問尸利耶婆：「汝先病患顏色痿黃，何緣得差？」便白佛言：「世尊！我於舍衛城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親里知識給我衣服床臥醫藥不乏。我於一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一家見一女人露身而坐，見已還精舍，欲心馳亂，遂便不樂生病、不欲飲食。時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來慰問我，皆欲與我醫藥。我言：『不須！』我於一時晝日眠覺，身生起，手觸即失不淨。失不淨已得眠安隱，病得除愈。我作是念：『是好方便可得除患。不妨出家受人信施。』以是故，世尊！病得除愈，身既安隱得修梵行。」佛言：「癡人！此甚不可，此非梵行而言梵行，此非安隱而言安隱。癡人！云何以是手受人信施，復以此手觸失不淨。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呵責欲想，讚歎斷欲耶？汝今作此惡不善事，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此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故出精，僧伽婆尸沙。」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是時長老尸利耶婆，數數犯僧伽婆尸沙、如波夜提、如波羅提提舍尼、如越比尼罪懺悔。諸比丘見尸利耶婆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乃至如越比尼罪悔過，便語尸利耶婆

言：「長老！世尊已作制限分齊竟，汝云何輕為數數犯耶？」尸利耶婆言：「諸長老！我犯罪悔過，尚不厭倦。汝等受我悔過，何足為難？」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喚尸利耶婆來。」來已，佛問尸利耶婆：「汝實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乃至語諸比丘言：『我犯罪悔過尚不厭倦，汝等受我懺悔何足為難也？』」答言：「實爾。世尊！」佛告尸利耶婆：「此是惡事，從今日後，若犯僧伽婆尸沙罪者，應六日六夜比丘僧中行摩那埵。行摩那埵已，應二十比丘僧中出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尸利耶婆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便作是念：「世尊制戒，犯僧伽婆尸沙罪者，應六日六夜行摩那埵。行摩那埵已，應二十比丘僧中出罪。我今已犯僧伽婆尸沙罪，人不知者則無六日六夜；無六日六夜者，亦無二十僧中出罪。我今當覆藏。」覆藏已便自疑悔：「我為不善，甚不如法，善男子信心出家，知佛制戒而故違覆藏。設梵行人不知者，諸天知他人心者豈不知耶？設諸天不知者，世尊豈當不知耶？」便語諸比丘：「與我摩那埵。」比丘問言：「何以求摩那埵？」答言：「我犯僧伽婆尸沙罪。」復問：「犯來幾時？」答言：「爾許時。」復問：「何不即語人耶？」答言：「我慚羞故不即說，我復念言：『犯僧伽婆尸沙罪，世尊制戒應六日六夜行摩那埵。』乃至言：『諸天不知者，世尊豈不知耶？』以是事故，今向長老說。」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喚尸利耶婆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癡人！此是惡事，犯戒尚不慚羞悔過，何以慚羞？」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覆蓋者則漏，　開者則不漏；
是故諸覆者，　當開令不漏。」

佛告諸比丘：「從今日犯僧伽婆尸沙罪覆藏者，應與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已，當與六日六夜行摩那埵。六日六夜行摩那埵已，當應二十僧中出罪。二十僧中少一比丘欲出罪者，是比丘不得出罪，諸比丘應可訶。」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二學人、二凡夫人夢中出精，彼各各思惟：「世尊制戒故出精者，犯僧伽婆尸沙罪。我今將不犯僧伽婆尸沙耶？當以是事具白尊者舍利弗，舍利弗當問世尊，若佛有教我當奉行。」是諸比丘便詣尊者舍利弗所，以是因緣白舍利弗。時舍利弗將是比丘詣世尊所，尊者舍利弗白佛言：「此四比丘夢中失精，便自疑悔：『世尊制戒，我將不犯僧伽婆尸沙罪耶？』故來白佛。世尊！是事云何？」佛告舍利弗：「夢者虛妄不實，若夢真

實，於我法中修梵行者，無有解脫。以一切夢皆不真實，是故舍利弗！諸修梵行者，於我法中得盡苦際。」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故出精，除夢中，僧伽婆尸沙罪。」
故者，心調方便也。
出精者，出不淨也。
除夢中者，世尊說夢中失精無罪。
僧伽婆尸沙者，僧伽，謂四波羅夷；婆尸沙者，是罪有餘，應羯磨治，故說僧伽婆尸沙。復次是罪僧中發露悔過，亦名僧伽婆尸沙。
夢者，有五種：何等五？一者實夢；二者不實夢；三者不明了夢；四者夢中夢；五者先想而後夢，是為五。何者實夢？所謂如來為菩薩時，見五種夢如實不異，是名實夢。不實夢者，若人見夢，覺不實，是名不實夢。不明了夢者，如其夢不記前後中間，是謂不明了夢。夢中夢者，如見夢即於夢中為人說夢，是名夢中夢。先想而後夢者，如晝所作想夜便輒夢，是名先想後夢。
有五事因緣起於婬欲：眼見色，染著愛樂，生婬欲想；如眼見色染著者，耳、鼻、舌、身亦如是，先與女人情相娛樂，後續憶念即生婬欲心，是名五種因緣起婬欲。
身生起有五事因緣：欲心起、大行起、小行起、風患起、若非人觸起，是為五事因緣起。
弄出精有三事：有欲心、故弄、出。弄出者，為取精故、為樂故。若自念言：「久來不通脫生諸患，欲令通故。」若戲故、若自試故、若未曾故、或自弄出、若使人弄出，是為弄出精者。若酥色、油色、乳色、酪色，若青、黃、赤、白，如是種種色，若一一色出者，僧伽婆尸沙。欲心起身生，有出想，而不弄不出，是為心悔過。若欲心起身生，有出想，故弄而不出，得偷蘭罪。欲心起身生，有出想，故弄而出，得僧伽婆尸沙。若欲心起身生，無出想，不故弄，出，無罪。如是大行、小行、風患、非人起亦如是。若欲心起身生，有出想，故弄精欲出，而不出外者，偷蘭罪。若欲心起身生，有出想，不弄不出，當責心。若欲心起身生，無出想，弄而不出，是亦責心。若欲心起身生，無出想，不故弄出，是亦責心。若欲心起身生，有出想，故弄而出，得僧伽婆尸沙。乃至非人亦復如是。
出精者，若身、若身分、若身合身者，一切身動跳擲，時作方便而出，出者僧伽婆尸沙。身分者，若以手、若以脚、若膊、若以肘作方便出者，僧伽婆尸沙。身合者，地、水、火、風。地者，若床、若褥、若壁孔、木孔、竹筒等，若一一堅物觸身欲令出，出者，僧伽婆尸沙。水者，諸流水逆觸身，酥油等如是諸水物中濕潤物，身

觸欲令出，出者，僧伽婆尸沙。火者，若於諸暖處暖具身觸、若向火向日欲令出，出者，僧伽婆尸沙。風者，若口風、若扇風、若衣風，觸身欲令出，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語人言：「汝弄我身生令出。」精出者，僧伽婆尸沙。若復語人言：「汝莫令我數語，汝常知是事。」而後弄出，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在空閑處住，見有禽獸交會，見已欲心起，失不淨者，是應責心。若復為受樂故，更方便逐看禽獸欲令出，出者，僧伽婆尸沙。若有人強力，捉比丘弄令出者，是應責心；若為樂故，更就彼人令弄，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入聚落，見他男女行婬，見已欲心起失不淨者，是應責心；若復為樂故，更逐往看令失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見男子造婬女家，便作是念：「此中更無餘事，正當作婬欲。」而自欲心起失不淨者，是應責心；為樂故，更往看令失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見女人裸身洗浴，見已欲心起失不淨者，是應責心；若為樂故，逐往看令出者，僧伽婆尸沙。若見男子裸身亦復如是。若比丘行道中欲心自起而失不淨者，是應責心；行時故作方便令出，出者，僧伽婆尸沙。如行，住坐臥亦如是。若因塗油洗浴失者，是應責心；若故作方便，塗油洗浴令失者，僧伽婆尸沙。是故世尊說：「故弄失精，除夢中，僧伽婆尸沙。」(一戒竟)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廣說如上。時優鉢羅比丘尼、有沙彌尼字支梨。優鉢羅比丘尼遣沙彌尼支梨持衣與優陀夷。時優陀夷於自房前縫衣，支梨禮優陀夷足於前而住，白優陀夷言：「我師優鉢羅，遣我持衣與長老！」答言：「好持著房中。」時優陀夷尋後逐入房內，便手把持抱，適意已須臾放去。支梨行涕還師，優鉢羅問言：「汝何以涕？」答言：「長老優陀夷，隨我入房把持抱弄，極惱觸我。」優鉢羅言：「汝莫涕也，我當白佛令罰優陀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長老優陀夷，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入一家見一女人磨豆，便捉髮編舉案牽推，手捉抱弄，適意已須臾放去。彼便嫌責言：「此非法、非善。優陀夷！汝呼我家是婬女家耶？當以是事白諸比丘。」優陀夷言：「白與不白當隨汝意。」便出而去。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優陀夷，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入一家，時有妊娠女人，舂極坐臼上息。時優陀夷脚蹴臼，臼轉母人倒地身形裸露。優陀夷即便扶起言：「姊妹起，我已見竟。」時女人瞋恚言：「沙門釋子，此非是辭謝法，我寧受汝舂杵打死，不欲令此覆藏處出現於人。我當以是事白諸比丘。」優陀夷言：「白與不白自隨汝意。」言已便去。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長老優陀夷直次守房，時優陀夷先有一知識婆羅門，將婦來詣優陀夷，其婦端正。夫語優陀夷言：

「可開諸房示此婦人。」優陀夷言：「汝若不語，我亦欲示此婦人房舍，況復汝請！」即將至閣上示諸房舍，彫文刻鏤種種嚴飾，地作青豆色。於一屏處，便捉婦人手把持抱，婦人念言：「此優陀夷必欲作如是如是事。」弄已還放，語婆羅門言：「我已示竟。」婆羅門言：「好！更可示餘房舍。」時彼婦以優陀夷不共行欲故，便瞋恚言：「用看房舍為？此是薄福黃門出家，遍摩觸我身而無好事。」時婆羅門語優陀夷言：「汝實於我知識而生非知識想耶？而於平地更生堆埠耶？而於水中更生火也？」即便繫優陀夷頸牽去。優陀夷言：「婆羅門放我，莫使須臾作破頭事。」婆羅門言：「我不放汝，汝有負我事。」諸比丘聞鬪諍聲出看，語婆羅門言：「置置，放優陀夷！」婆羅門言：「我終不放，要將詣世尊！」時佛見已，語婆羅門言：「放優陀夷！」婆羅門白佛言：「世尊！我今不放，要當說其罪狀然後放去。」時優陀夷便力諍，得脫走去。時婆羅門以上因緣具白世尊。爾時世尊為婆羅門隨順說法示教利喜，瞋恚即除得法眼淨，辭還請退。佛言：「宜知是時。」即禮佛足右遶三匝而去。婆羅門去不久，佛告諸比丘：「喚優陀夷來。」即喚來已，佛以上事廣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優陀夷！此是惡事。」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優陀夷不但作此一惡事。先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優鉢羅比丘尼遣沙彌尼支梨持衣與優陀夷，優陀夷便捉抱弄，適意已放去。」佛問優陀夷：「有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復有比丘白佛言：「不但作此惡事。世尊在舍衛城時，優陀夷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入一家，家中有一女人磨豆。時優陀夷便捉其髮編，抱捉惱弄放去。」佛問優陀夷：「實有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復有比丘言：「世尊！何但有此惡事，又復一時世尊在舍衛城時，優陀夷著入聚落衣持鉢乞食入一家。有一妊娠女人舂極坐臼上息，優陀夷以脚蹴臼令其倒地，觀其形體然後出去。」佛言：「優陀夷！汝復有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何以故爾？」答言：「世尊！我未曾見妊娠女形，故試看耳！」佛言：「癡人！寧觀糞廁，不觀彼妊娠女形。我常不種種呵責欲想，讚歎離欲耶？汝云何作此惡不善行？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優陀夷，為婆羅門所捉，蒙世尊恩故得脫？」佛告諸比丘：「是優陀夷不但今日蒙我得脫，過去世時以曾被捉，蒙我得脫。」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香山中有仙人住處，去山不遠有一池水。時池水中有一鼈，出池求食，食已向日張口而眠。時香山中有諸獼猴，入

池飲水已上岸，見此鼈張口而眠。時彼獼猴便欲作婬法，即以身生內鼈口中。鼈覺合口藏六甲裏。如所說偈言：

「『愚癡人執相，　猶如鼈所咬；
失修摩羅捉，　非斧則不離。』

「時鼈急捉獼猴却行欲入水，獼猴急怖便作是念：『若我入水必死無疑。』然苦痛力弱，任鼈迴轉，流離牽曳遇值嶮處。鼈時仰臥，是時獼猴兩手抱鼈，作是念言：『誰當為我脫此苦難？』獼猴曾知仙人住處，『彼當救我。』便抱此鼈向彼處去。仙人遙見便作是念：『咄哉異事。今是獼猴為作何等？』欲戲弄獼猴故，言：『婆羅門！是何等寶物滿鉢持來？得何等信而來向我。』爾時獼猴即說偈言：

「『我愚癡獼猴，　無辜觸惱他；
救厄者賢士，　命急在不久。
今日婆羅門，　若不救我者；
須臾斷身生，　困厄還山林。』

「爾時仙人以偈答言：
「『我令汝得脫，　還於山林中；
恐汝獼猴法，　故態還復生。』
爾時彼仙人，　為說往昔事：
『鼈汝宿命時，　曾號字迦葉；
獼猴過去世，　號字憍陳如。
汝作婬欲行，　今可斷因緣，
迦葉放憍陳，　令還山林去。』」
佛告諸比丘：「爾時仙人豈異人乎？即我身是。鼈者，婆羅門是。是時獼猴者，優陀夷是。本為獸時蒙我得脫，今復蒙我重得解脫。」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優陀夷於支梨沙彌尼如女乃起欲想？」佛告諸比丘：「不但今日是優陀夷於支梨如女而起欲想，過去世時已曾於是女起婬欲想。」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婆羅門，姓嵩渠氏，田作生活。索得一婦，端正姝好共相娛樂，便生一女亦復端正。為作名字，以嵩渠姓故，字為嵩渠。至年長大，諸種種姓婆羅門遣信來索。時女問母：『此何客來？』答言：『索汝。』其女白母：『我不欲嫁，樂修梵行。』母言：『不爾，男女之法要有嫁娶。』女復白言：

『若父母見愛念者，願莫嫁我。』時父母愛女故，不能苦違，答言：『任意。』時隣里知識皆悉知之：『云何是女端正姝好，而能守志樂修梵行？』皆愛念之。時婆羅門入田耕作，婦常送食。遇於一時其婦有事，遣女嵩渠送食與父。時婆羅門不正思惟便生欲想，憶念婦至當共行欲，見持食來，便捨犁往迎。欲心迷醉不能自覺，不應觸處父輒觸之。時女嵩渠便涕泣而住，時婆羅門即便念言：『此女嵩渠常不樂欲，眾人所歎。今我觸之而不大喚，似有欲意。』即說偈言：

「『今我觸汝身，　低頭長歎息；
將不欲與我，　共行婬欲法。
汝先修梵行，　眾人之所敬；
而今軟相現，　似有世間意。』

「爾時嵩渠女以偈，答父言：

「『我先恐怖時，　仰憑於慈父；
本所依怙處，　更遭斯惱亂。
今在深榛中，　知復何所告！
喻如深水中，　而更生於火。
根本蔭覆處，　而今恐怖生；
無畏處生畏，　所歸反遭難。
林樹諸天神，　證知此非法；
不終生養恩，　一朝見困辱。
地不為我開，　於何逃身命？』

「時婆羅門聞女說頌，大自慚愧即便而去。」佛告諸比丘：「爾時婆羅門者豈異人乎？今優陀夷是。時婆羅門婦者，今優鉢羅比丘尼是。時女嵩渠者，今支梨沙彌尼是。本已曾於此女生欲想故，今續復起。」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婬欲變心，與女人身相摩觸，若捉手、若捉髮編，及餘身分摩觸，受細滑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者，如上說。

婬欲者，染污心也。

變心者，變名過去心，滅盡變易是亦名變。但此中變易者，於根力覺道種變易也。心者，意識也。

女人者，母、姊、妹、親里、非親里，若大、若小、在家、出家。

捉手者，若捉手、若捉腕乃至一指，是名捉手。
編者，有八種。何等八？一者髮編；二者珠編；三者線編；四者花鬘編；五者樹皮編；六者草編；七者毛編；八者韋編。若合髮捉此八種編者，犯八種僧伽婆尸沙。離髮捉七種編者，犯七種偷蘭罪。
身相觸者，身身相觸也。
餘身分者，除髮編，餘身分是也。
摩者，逆順遍摩也。
著細滑者，逆順摩時，身觸受細滑也。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若比丘染污心捉女人髮編，若舉、若按、若牽、若推、若抱、若嗚、若推、若拍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欲捉此而觸餘、欲觸餘而觸此、欲觸此而觸此、欲觸餘而觸餘，乃至推拍者，僧伽婆尸沙。意謂是女而是黃門，捉髮乃至推拍，得偷蘭罪。謂是黃門而是女人，乃至推拍，僧伽婆尸沙。謂是女人而是女人，乃至推拍，僧伽婆尸沙。謂是黃門而是黃門，乃至推拍，偷蘭罪。謂是女人而是男子，乃至推拍，得越比尼罪。謂是男子而是女人，乃至推拍，僧伽婆尸沙。謂是女人而是女人，乃至推拍，僧伽婆尸沙。謂是男子而是男子，乃至推拍，得越比尼罪。黃門男子亦如是。若比丘欲心逐女人，女人走入眾女間，就中牽此女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欲心觸眾女人者，隨所觸，僧伽婆尸沙；而不觸者，得偷蘭罪。若比丘欲心逐女人，女人走入眾黃門中，就中牽此女人者，僧伽婆尸沙；比丘若欲心觸眾黃門者，隨所觸得偷蘭罪；而不觸者，得越比尼罪。若比丘欲心逐女人，女人走入眾男子中，就中牽女人者，得僧伽婆尸沙；若欲心觸諸男子者，隨所觸，得越比尼罪；而不觸者，得越比尼心悔。若比丘欲心逐黃門，黃門走入眾黃門中，就中牽此黃門者，得偷蘭罪；若欲心觸餘黃門者，隨所觸，得偷蘭罪；而不觸者，得越比尼罪。若比丘欲心走逐黃門，黃門走入眾女人中，就中牽黃門者，得偷蘭罪；若欲心觸餘女人者，隨所觸，僧伽婆尸沙；而不觸者，得偷蘭罪。若比丘欲心逐黃門，黃門走入眾男子中，就中牽者，得偷蘭罪；若欲心觸餘男子，隨所觸，得越比尼罪；而不觸者，得越比尼心悔。若比丘欲心逐男子，男子走入眾男子中，就中牽此男子者，得越比尼罪；若欲心觸餘男子，隨所觸，得越比尼罪；而不觸者，得越比尼心悔。若比丘欲心逐男子，男子走入眾女人中，就中牽此男子者，得越比尼罪；若欲心觸餘女人者，得僧伽婆尸沙；而不觸者，得偷蘭罪。若比丘欲心走逐男子，男子走入眾黃門中，就中牽此男子者，得越比尼罪；若欲心觸餘黃門者，隨所觸，得偷蘭罪；而不觸者，得越比尼罪。若比丘欲心一時觸眾多女人，得一僧伽婆尸沙；若一一別觸，一一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坐

時，有女人來禮比丘足。比丘若起欲心，當正身住，應語女人言：「小遠作禮。」若女人篤信，卒來接比丘足者，爾時應自咬舌令痛，不令覺女人細滑。若女人從比丘索水者，應語知水家與，不應自捉罐澆女人手，應以器盛與。若無器者令淨人與，若無淨人者，比丘應持罐著床上、若机上授與。語言：「可取水飲。」若比丘與女人共一床坐，非威儀；若起欲心，越比尼罪。故動床不相觸者，偷蘭罪。若共一器食、若共盤食、一床坐臥亦如是。若比丘與女人共床臥相觸，犯僧伽婆尸沙。若中間比丘坐、女人臥，女人坐、比丘臥，隨坐時臥時隨相觸，一一僧伽婆尸沙。若比丘知法多詐，與女人相抱共臥共起，竟宿不移者，犯一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與女人共結鬘者，非威儀；若染污心，越比尼罪。若欲心動，鬘不相觸者，偷蘭罪。若比丘與女人共蹈井上危木汲水者，非威儀；若有欲心，越比尼罪。若欲心動木者，偷蘭罪；若不動者，無罪；若中間有男子者，無罪。若比丘與女人共一繩汲水，非威儀；若起欲心，越比尼罪。若欲心動繩，偷蘭罪。若比丘與女人共井汲水，若比丘下罐時女人欲下，當語言：「姊妹小住，待我罐出竟然後下。」若井欄動共汲水者，非威儀；若起欲心者，越比尼罪。欲心動井欄，得偷蘭罪；若井欄不動，無罪；中間有淨人者，無罪。若比丘入聚落中，到信心優婆塞家。時優婆塞、優婆夷言：「我欲得一宿供養佛，願師佐我施供養具。」比丘言：「可爾。」若比丘共女人舉柱欲竪者，非威儀；若有欲心，越比尼罪；若欲心動柱者，偷蘭罪。若比丘與女人共張施供養具，若竹木葦各捉一頭者，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比尼罪；若欲心動竹木葦者，得偷蘭罪。如是帳縵衣錦罽畫像乃至花鬘諸物，比丘與女人共各捉一頭，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比尼罪；若欲心動彼物者，得偷蘭罪。若比丘共女人舁石蜜瓶，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比尼罪。若欲心動瓶，得偷蘭罪。乃至一切諸動器物亦如是。若比丘與女人共行香花油者，女人捉器、比丘過花，比丘捉器、女人過花，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比尼罪；若欲心動器，得偷蘭罪。若竟夜聽法者，當各於異壁下相遠敷座。若無是處，當於露地。若不容受者，中間當以木為齊限。聽法訖已，持種種雜物布施，所謂床褥、若衣等、若寶器等，若比丘共女人捉物呪願者，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比尼罪；若欲心動彼物，得偷蘭罪。明旦比丘與女人共行，種種飲食乃至行鹽，若比丘捉器女人行、若女人捉器比丘行，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比尼罪；若欲心動器，得偷蘭罪。若比丘於女人邊受器行者，不犯。若有女人欲擔重物，不能上肩，便請比丘佐扶，比丘不應佐扶。若有餘男子女人者，比丘應教令佐扶。若無餘人者，比丘應自舉是物著高處，令其就擔。若比丘與女人共於虛動地行，非威儀；若有欲

心，得越比尼罪；若有欲心動地，得偷蘭罪。若比丘與女人共行可動輅上渡水，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比尼罪；若欲心動輅，得偷蘭罪。若輅不動，無罪；中間有男子者，無罪。若比丘下輅，時見女人來，當返還，使女人過竟，比丘便下。若道寬不動，無罪；中間有男子者，不犯。若比丘與女人共行長板上者，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比尼罪；若有欲心動板，得偷蘭罪。若板不動、中間有男子者，無罪。若比丘與女人共行水中，比丘在後脚蹴水灒女人者，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比尼罪；若欲心蹴水著女人者，得偷蘭罪。若比丘與女人共船上行，比丘當在男子所住處住，若正有一住處者，比丘當正念而住；若有異心相觸者，僧伽婆尸沙。若船沒時，女人水漂向比丘，比丘作地想持出水，不犯；若有欲心，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河邊經行，有女人落水中，作哀苦聲求比丘救者，比丘作地想捉出，不犯；若授竹木繩牽出，不犯。若比丘言：「知汝雖苦，當任宿命。」者，無罪。若女人急捉比丘者，比丘當正念住。若心有異，合麁厚衣捉者，得偷蘭罪；若軟薄衣合捉者，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入城時，若王出、若大會日多人出入，比丘當住，伺人小希然後乃入，若隨多人男女比入者，非威儀；乃至有欲心觸，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入城乞食，過到婬女家，婬女捉比丘者，當正思惟。若比丘乞食時，有端正女人持食與比丘，比丘見女人起欲想者，應放鉢著地令餘人授。若女人持食與比丘，若女人一手過食，一手承鉢底者，非威儀；若有欲心乃至觸，僧伽婆尸沙。若比丘陝道巷中與女人相逢，比丘應住，待女人過；若競行者，非威儀；若有欲心乃至觸，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與母姊妹親里等久別相見，歡喜抱捉比丘，比丘當正憶念住；若有異心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至檀越家時，女人抱小兒著比丘膝上，不犯；若比丘就女人手中捉小兒者，非威儀；若有欲心者，得越比尼罪；展轉相動者，得偷蘭罪；若手觸彼女人，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入城，若王出、若大會日，若多男女出入，比丘應住，須人小希比丘便入。若時有狂象、狂馬、狂牛、奔車、失火逼時，諸恐怖事疾入者，無罪。若比丘諸大會時，所謂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阿難大會處、羅睺羅大會處、般遮于瑟大會處，是諸大會時多人來看，若女人持珠環、瓔珞、衣物寄比丘，若不淨物應令淨人取，若淨物應自手取。女人還索時，不淨物令淨人還，若淨物自手還，不得為女人著，著者犯越比尼罪；若觸女人身者，僧伽婆尸沙。若觸黃門，偷蘭罪。若觸男子，越比尼罪。若觸一切畜生女者，越比尼罪。若緊那羅女及獼猴女，偷蘭罪。若人女邊，僧伽婆尸沙。黃門邊，偷蘭罪。男子邊，越比尼罪。若女人邊，偷蘭罪。黃門邊，越比尼罪。男子邊，越比尼心悔。若女人邊，越比尼。黃門邊，越比尼心悔。

男子邊不犯。若女人邊，越比尼心悔。黃門、男子，不犯。是故說：「若比丘婬欲變心，與女人身相摩觸，若捉手、若捉髮編，及餘身分摩觸，受細滑者，僧伽婆尸沙。」(第二戒竟)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廣說如上。時淨居天以轉輪王所應服藥價直百千授與耆舊。耆舊藥師作是念：「今日世間誰最尊重、世間第一？當持此藥以奉上之。」尋復念言：「唯有如來，最尊第一，當以此藥奉上世尊！」爾時耆舊童子往詣世尊所，禮世尊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淨居天與我是治轉輪王藥價直百千，我作是念：『世間誰最尊重第一應與此藥？』尋復念言：『唯有如來，世之尊重。』今以此藥奉上世尊！唯願哀愍納受此藥。」佛告耆舊：「如來、應供、正遍知，婬怒癡垢習障永盡。唯有堅固平等妙身，無有眾患，應服此藥。」爾時耆舊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平等妙身，雖無眾患，哀愍我故，願受此藥。當為來世弟子開示法明，病者受藥、施者得福。」爾時世尊默然而受。耆舊復念：「今不可令世尊如常人法服藥，當取青蓮花葉熏藥令香與世尊嗅之。」爾時世尊，便嗅青蓮花葉香，藥勢十八行下。世尊下已光相不悅。時瓶沙王與諸群臣眷屬俱往問疾。時王舍城有五百婬女，亦詣世尊禮拜問疾。時瓶沙王詣世尊所問疾已，群臣侍從次入問疾。時五百婬女，或乘象馬車輿欲來問疾，中有入者、有不入者、有與年少入園林中遊諸浴池，五欲自娛，歌舞戲笑。有一婬女，貧窮弊衣無人共語，便詣優陀夷所白言：「阿闍梨！我欲入看。」優陀夷言：「可爾！汝若不請尚欲呼汝，況汝求請。」即便入房。時優陀夷亦示諸房舍種種彩畫，優陀夷問言：「姊妹！房舍好不？」答言：「實好。」便問姊妹：「能共作是事不？」答言：「阿闍梨！我仰作是事活，若男子者來。」優陀夷言：「姊妹！汝可臥地。」即時臥地。復言：「右脇臥。」即右脇臥。復教左脇臥，即左脇臥。復教仰臥，即便仰臥。復教匍匐，即便匍匐。時優陀夷即便唾之，脚蹴令倒，便言：「姊妹起，我已作竟。」爾時婬女便瞋恚言：「此非沙門辭謝之法。」時有坐禪比丘，先入房闇處坐，遙見是事，語諸比丘。諸比丘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即便呼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問優陀夷：「汝以何心？」答言：「欲心。」復問優陀夷：「汝欲作婬事耶？」答言：「不欲作，我但戲耳。」佛言：「此是惡事。優陀夷！我常不種種呵責婬欲想，讚歎離欲耶？汝今云何作此惡行？優陀夷！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婬欲變心，與女人說醜惡語，隨順婬欲法，如年少男女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者，如上說。
婬欲者，染污心也。
變心者，變名過去心，滅盡變易，是亦名變易。但此中變易者，於根力覺道種變易也。心者，意識也。
女人者，親里、非親里、若大、若小、在家、出家。
說婬欲語者，向彼說。惡語者，呵罵形呰。稱說順婬欲者，說非梵行事。
如年少男女者，如年少少年、年少中年、年少老年；如中年年少、中年中年、中年老年；如老年年少、老年中年、老年老年。如年少男女法者，皆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若比丘於女人起欲心說，若欲作、若不欲作，譽毀、語、問、求、請、覩、罵、直說。
作者，欲捨沙門法為婬欲事，是名作。
不作者，不欲捨沙門法，雖言：「我當作婬欲。」而實不為，是名不欲作。
譽毀者，於八處若譽、若毀，所謂兩脣、兩腋、兩乳、兩脇、腹臍、兩髀、兩道。脣者，言好脣、赤脣、齊整脣、石榴花脣，作是稱譽者，僧伽婆尸沙。若言：「醜脣、垂脣、麁脣、猪脣、脣如井口。」作是毀者，僧伽婆尸沙。腋者，好腋、平腋、無毛腋、香腋，若言：「臭腋、深腋、多毛腋、垢腋。」作如是譽毀者，僧伽婆尸沙。乳者，好乳、圓乳、石榴乳、金攖乳、兩乳齊出；若言：「醜乳、垂乳、大乳、猪乳、狗乳、藥囊乳。」如是等譽毀者，僧伽婆尸沙。脇者，好脇、平脇、轆轤脇；若言：「醜脇、垂脇。」如是等譽毀者，僧伽婆尸沙。腹者，好腹、平腹；若言：「醜腹、大腹、垂腹。」如是等譽毀者，僧伽婆尸沙。臍者，好臍、深臍、水漩臍；若言：「醜臍、大臍、凸臍。」作如是譽毀者，僧伽婆尸沙。髀者，好髀、圓髀、傭髀、象鼻髀；若言：「惡髀、瘦髀。」作如是譽毀者，僧伽婆尸沙。兩道者說名僧伽婆尸沙，是名八事。
染污心譽毀者，僧伽婆尸沙。
語者，語女人言：「如汝母姊妹曾從事人，若夫、若叔語汝者，汝當隨作。」作是語者，僧伽婆尸沙。
問者，問女人言：「汝曾從事人，若夫、若叔在何處作？夜幾時作？」作如是問者，僧伽婆尸沙。
求者，比丘言：「如人求汝母姊妹，曾從事人法求汝，以是事可得衣食。」作如是說者，僧伽婆尸沙。
請者，語女人言：「我已請諸天神，得與汝和合，當報此願。」作如是說者，僧伽婆尸沙。

覩者，作是言：「今當共比，知誰脣好。我耶？汝耶？不好當顧物。」如是兩腋、兩乳、兩脇、腹臍、兩髀，皆當共比知，誰好我耶？汝耶？不好當顧物，及兩道稱名，僧伽婆尸沙。
罵者，欲心罵言：「如驢馬等。」種種字名者，僧伽婆尸沙。
直說者，直言當共作是事，僧伽婆尸沙。
比丘欲心於女人，若欲作、若不欲作，譽毀、語、問、求、請、覩、罵、直說，僧伽婆尸沙。起欲心欲向此而向餘、欲向餘而向此、欲向此而向此、欲向餘而向餘，乃至直說，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於女人起欲心，向黃門乃至直說，偷蘭罪。若比丘於黃門起欲心，向女人乃至直說，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於女人起欲心，向女人乃至直說，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於黃門起欲心，向黃門乃至直說，偷蘭罪。若比丘於女人起欲心，向男子乃至直說，越比尼罪。若比丘於男子起欲心，向女人乃至直說，僧伽婆尸沙。女人向女人亦爾。若比丘於男子起欲心，向男子乃至直說，越比尼罪。黃門男子亦如是。
若比丘欲心向女人，說婬欲、順婬欲、隱覆、傍語、妊身。婬欲者，言：「姊妹共作是事。」是名婬欲。
順婬欲者，比丘言：「女人所欲得物，若男子、若塗香、若花鬘、衣服、瓔珞，當作是事。」是名順婬欲。
隱覆者，若比丘向女人作隱覆語言：「姊妹沐浴來、噉果來、出毒來。」作如是等種種謬語，是名隱覆。
傍語者，若比丘於一女人有欲心，向傍女人說八處。若此一女人，知比丘欲心向己者，是比丘得八僧伽婆尸沙罪；此一女人不知者，得六偷蘭罪、二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欲心於一女人，即向此女人譽毀餘女人八處。若此女人知此比丘欲心向己者，是比丘得八僧伽婆尸沙；不知者得六偷蘭罪、二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於女人有欲心，即向此女人說黃門八處，是女人知比丘有欲心向己者，犯八僧伽婆尸沙；不知者六偷蘭罪、二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於一女人有欲心，即向此女人說男子八處，是女人知比丘有欲心向己者，犯八僧伽婆尸沙罪；不知者六偷蘭罪、二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於一黃門有欲心，向餘黃門譽毀八處，若此黃門知比丘有欲心向己者，得八偷蘭罪；若不知者得六越比尼、二偷蘭罪。若比丘於一黃門有欲心，即向此黃門，譽毀餘黃門八處，若是黃門知比丘有欲心向己者，是比丘得八偷蘭罪；若不知者，得六越比尼罪、二偷蘭罪。若比丘於此黃門有欲心，即向此黃門譽毀女人八處，若此黃門知比丘有欲心向己者，是比丘犯八偷蘭罪；不知者得六越比尼罪、二偷蘭罪。若比丘於此黃門有欲心，即於黃門前譽毀男子八處，若此黃門知比丘有欲心向己者，得八偷蘭罪；若不知者，得六越比尼罪、二偷蘭罪。

若比丘於一男子有欲心，向餘男子譽毀八處，是男子知比丘有欲心向己者，得八越比尼罪；若不知者，六越比尼心悔、二越比尼罪。若比丘於此男子有欲心，即於此男子前譽毀餘男子八處，是男子知比丘有欲心向己者，犯八越比尼罪；若不知者，得六越比尼心悔、二越比尼罪。若比丘於男子有欲心，即此人前譽毀女人八處，是男子知比丘有欲心向己者，得八越比尼罪；若不知者，六越比尼心悔、二越比尼罪。若比丘於男子有欲心，即向男子說黃門八處，若是男子知比丘有欲心向己者，得八越比尼罪；若不知者，得六越比尼心悔、二越比尼罪，是名傍說。

妊娠者，若妊娠女人來入寺中禮比丘足，語女人言：「咄！咄！奇！優婆夷！汝已開門已受染色、汝夜都不眠、作不淨業，此非梵行，是婬欲果耳。」作是語者，僧伽婆尸沙，是名妊身。若女人前譽毀，得僧伽婆尸沙。黃門前，得偷蘭罪。若男子前，得越比尼罪。若向緊那羅女、獼猴女，得偷蘭罪。向餘畜生女說，得越比尼罪。若女人邊，得僧伽婆尸沙。黃門邊，偷蘭罪。男子邊，越比尼罪。若女人邊，偷蘭罪。黃門邊，越比尼罪。男子邊，越比尼心悔。若女人邊，越比尼罪。黃門邊，越比尼心悔。男子邊，無罪。若女人邊，越比尼心悔。黃門男子邊，無罪。是故說：「若比丘婬欲變心，與女人作麁惡語，隨順婬欲法，如年少男女者，僧伽婆尸沙。」(第三戒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長老優陀夷有舊知識婆羅門，語優陀夷言：「我欲餘行。長老！能時時往返看我家中婦兒不？」優陀夷言：「婆羅門！汝不相囑尚欲經營，況復囑我！」婆羅門便餘行去。時優陀夷著人聚落衣持鉢到婆羅門舍，婆羅門婦見長老優陀夷來，恭敬起迎言：「善來阿闍梨！久不相見，今乃屈顧，請令入坐。」即便就座。優陀夷言：「我今希來，汝能少有所與不？」婆羅門婦言：「有種種飲食，隨有所勅盡當相與。」優陀夷言：「此諸飲食諸信心家處處皆得，但我出家人所難得者，汝得自在，當持與我。」婆羅門婦言：「不知何者是出家人之所難得物，我得自在？當見示語。若我家有者當持相與，家中無者當於餘處求索相與。」優陀夷言：「汝足知是事，何以不知？汝多情詐如賊有四眼，何所不知？」婆羅門婦言：「我實不知，當見告語。家中有者，當持相與；家中無者當於餘處買索相與。為何所須？」優陀夷言：「汝足知是事，何以不知此最第一供養？所謂交通，如我沙門持戒、行善法、修梵行，以此法供養我，所謂隨順婬欲法。」時婆羅門諸婦中有少年者，即便慚愧低頭徐行，各還自房。有中年者，亦各慚愧低頭而住。有年老者即便呵責言：「阿闍梨優陀夷！此非善事，不應作是非類語。此是婆羅門家，而作婬女家法相待耶？我

當以是事白諸比丘。」優陀夷言：「白與不白當隨汝意。」作是語已，便捨出去。出是家已，復入諸婬女舍。諸婬女輩皆起迎恭敬問訊言：「善來阿闍梨優陀夷，久不相見今乃屈意。」便請令就坐，優陀夷言：「今我希來，汝能少有所與不？」諸婬女言：「有種種飲食隨有所須，有所約勅盡當相與。」優陀夷言：「此飲食諸信心家處處皆得，但我出家人所難得者，汝得自在，當持與我者善。」諸婬女言：「我今不知何物是出家人所難得者，當見示語。家中有者當持相與，家中無者當於餘處求索相與。」優陀夷言：「汝足知是事，何以不知？汝多情詐如賊有四眼，何所不知？」如是乃至三說。諸婬女輩猶言：「不知。」優陀夷言：「汝足知是事，何以不知此最第一供養？所謂交通，如我沙門持戒、行善法、修梵行，以此法供養，所謂隨順婬欲法。」時婬女中有年少者，便拍手大笑。有中年者，便作是言：「我正仰是活命，汝若是男子者便可來。」中有老年者，便作是言：「阿闍梨優陀夷，我雖以是自活，汝不護沙門法耶？我當以是事白諸比丘。」優陀夷言：「白與不白，自隨汝意。」作是語已，便捨而去。諸婬女輩，即語諸比丘。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佛，佛言：「喚優陀夷來。」來已佛以上事，廣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優陀夷！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種種因緣呵責婬欲，種種因緣讚歎離欲耶？汝云何作此惡不善事？優陀夷！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婬欲變心，於女人前歎自供養身言：『姊妹！如我沙門持戒、行善法、修梵行，以是婬欲法供養讚歎。』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者，如上說。

婬欲者，染污心也。

變心者，變名過去心滅盡變易，此亦名變易。但此中變易者於根力覺道種變易也。心者。意識也。

女人者，親里、非親里、若大、若小、在家、出家。

歎自供養身者，歎自己身也。言：「姊妹！如我沙門持戒、行善法、修梵行，以婬欲法供養第一。」者，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若比丘染污心，於女人前語女人言：「汝若欲得第一勝長，自在、大自在，無比、無相似，得最勝處、得長處、得解脫處、得無比處、得無相似處、身無病、母無病、父無病、親里無病、眷屬無病、福德名稱、多人愛、多人念、多人喜、多人所尚、得壽、得色、得樂、得勢力、得眷屬、得善趣、得三十三天、得天后、得天眼、清淨耳垂埵者，如我沙門持戒、行善法、修梵行，應以此法奉

之事之。恭敬尊重，承望供養，所與不惜，舒展廣舒展，隨順取隨順受。」是中初三十事，一一犯越比尼罪；次八事一一犯偷蘭罪；後十二事一一犯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起欲心，欲向此而向餘、欲向餘而向此、欲向此而向此、欲向餘而向餘。若比丘於女人起欲心，向黃門說第一乃至隨順受，初三十事，犯越比尼心悔；次八事，犯越比尼罪；後十二事，犯偷蘭罪。若比丘於黃門有欲心，向女人說第一乃至隨順受，初三十事，犯越比尼罪；次八事，犯偷蘭罪；後十二事，犯僧伽婆尸沙。女人於女人亦如是。若比丘於黃門有欲心，向黃門說第一乃至隨順受，初三十事，犯越比尼心悔；次八事，犯越比尼罪；後十二事，犯偷蘭罪。若比丘於女人有欲心，向男子說第一乃至隨順受，初三十事，及次八事，犯越比尼心悔；後十二事，犯越比尼罪。若比丘於男子起欲心，向女人說第一乃至隨順受，初三十事，犯越比尼罪；次八事，犯偷蘭罪；後十二事，犯僧伽婆尸沙。女人於女人亦復如是。若比丘於男子起欲心，向男子說第一乃至隨順受，初三十事、次八事，犯越比尼心悔；後十二事，犯越比尼罪。黃門男子四句亦如是。若於女人歎自供養，僧伽婆尸沙。於黃門，得偷蘭罪。於男子，得越比尼罪。於緊那羅女、獼猴女，犯偷蘭罪。畜生女，犯越比尼罪。若比丘女人邊，得僧伽婆尸沙。黃門邊，得偷蘭罪。男子邊，犯越比尼罪。若女人邊，偷蘭罪。黃門邊，越比尼罪。男子邊，越比尼心悔。若女人邊，越比尼罪。黃門邊，越比尼心悔。男子邊，不犯。若女人邊，越比尼心悔。黃門男子邊，無罪。是故世尊說：「若比丘婬亂變心，於女人前歎自供養身言：『姊妹！如我沙門持戒、行善法、修梵行，以是婬欲法供養讚歎。』者，僧伽婆尸沙。」(第四戒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五

摩訶僧祇律卷第六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僧殘戒之二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長老比丘，名迦羅。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田家。其家母人遙見長老迦羅，便起迎之，恭敬問訊：「善來阿闍梨！久不相見，莫如餘家作疎外意，如自家想。」請令入坐，迦羅即坐。時母人禮迦羅足已，於一面立。其家男女皆來禮迦羅足已，於一面立。時有大兒後來禮足已，於一面立，迦羅問言：「是誰家兒？」母人答言：「此是我兒。」迦羅問言：「為婚娶未？」答言：「未婚。」迦羅言：「應為娶婦，莫令在外作諸過惡。」迦羅復問：「頗有擬宜處不？」答言：「有某家有女，遣信往索不得。」問言：「何故不得？」答言：「彼作是語：『我欲令無子有子、無女有女，如我一目，亦為我子、亦為女婿，我當與之。』我今何為？為彼女故，放子令去。」迦羅言：「如汝所言，彼是愚人。誰當為女放捨其子？如人所說：『女生外向，雖生王家，隨嫁娶法，會當出去。』如汝本時，亦從外來。然我亦出入彼家，當為汝男求索。」彼女答言：「善哉阿闍梨！」迦羅比丘即出是家，往詣彼家。彼家母人見迦羅來，即出來迎恭敬問訊：「善來阿闍梨！久不問訊，莫如餘家作疎外意，今於我家如自己想。」請令入坐，坐已禮迦羅足，於一面立。其家男女亦前禮足，於一面立。時有一大女，後來禮足。迦羅問言：「此是誰女？」答言：「我女。」問言：「嫁未？」答言：「未嫁。」迦羅言：「應早處分，莫令在外脫生諸過。」迦羅復問：「頗有來索者不？」答言：「有某甲家，曾索不與。」問：「何故不與？」答言：「阿闍梨！我欲令無子有子、無女有女，如我一目，亦為我女婿。亦如我兒，來就我家，當以女與之。我今何為為他男故，捨女令去？」迦羅言：「怪哉汝是愚人！何聞由來嫁男就女？如汝本時，云何來就他人？如所說：『女生外向，雖生王家，亦隨嫁娶法，會當出門。』然彼男家是我檀越，汝嫁女與之可得富樂。」其母答言：「阿闍梨意欲爾耶？」答言：「欲爾。」即便許可。迦羅即還男家語男家婦言：「已得彼女，所應為者宜及時為。」時二家俱富，各送禮具成其婚姻。女適男家，每執苦事遂生勞患，臥到日出。時姑喚言：「何以不起？汝不知婦禮，晨朝當起掃灑執作，瞻視賓客。」如是再三語，婦故不從教。其姑極生苦厭，而作是言：「坐是迦羅遺我此苦，為我求此無手足物。」爾時兒婦復啼泣言：「坐是迦羅遺我此苦，云何持我陷火坑中？」爾時女母聞之，復瞋

恚言：「我女在家婉樂少事，今在男家多務辛苦，終日啼泣。云何迦羅安我女著弊惡家？」迦羅比丘為二家所瞋。諸比丘以是因緣，廣白世尊，佛言：「喚迦羅比丘來。」即便喚來已，佛問迦羅：「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迦羅！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呵責和合欲法，無數方便讚歎離欲法。汝今云何和合欲法？是為惡事，今因汝故當為諸比丘制戒。」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受他使，行和合男女，若娶婦、若私通，乃至須臾頃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者，如上說。

使者，受使事。

行者，往來。

和合者，和合男女也。

婦者，終身婦也。

私通者，暫交會也。

乃至須臾頃者，乃至和合令須臾間會者，亦犯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若孤女，無父、無母、無親里、若俱無、若自立、若依他立、若依親里立、若俱立。孤無母者，謂女無母，依父生活，是名無母。若有男子欲求此女為婦，倩比丘往求，比丘許者，犯越比尼罪；往向彼說，犯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孤女無父者，有女無父依母生活，是名無父孤女。若有男子，欲求此女為婦，倩比丘往求此女為婦，受彼使者，犯越比尼罪；往向彼說，犯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無親俱無亦復如是。自立者，無父無母、無親里自活。若有男子欲求此女為婦，倩比丘往女所，受彼使者，犯越比尼罪；往向女說，得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依他立者，若女無親而依他立。若有男子欲得此女為婦，倩比丘往，受彼使者，犯越比尼罪；往向彼說，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依親及俱亦復如是。若孤兒，無母無父無親，俱無自立，依他依親、依俱無母者，若孤兒無母，依父生活，此兒欲求他女為婦，倩比丘往受彼使者，犯越比尼罪；往向彼說，犯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乃至依俱亦復如是。

若家內、同產、先要、罰、榛王、績縷、作食、取水，無子、繼嗣。

家內者。若有人養他小兒，教習長大，家中有所生女年亦長大，便作是念：「我今此女年已長大，當出適他。今日此兒是我所養，今已長大，何不以女嫁與此兒，當如我子，亦為女婿。」不能自語，便倩比丘語此男兒言：「我養育汝教學成就，年已長大。今我有女

向當出門，欲令汝為我女婿，亦如我子。」比丘受彼使者，得越比尼罪；往向彼說，犯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若彼養兒先自欲得其女，倩比丘往白其父，亦復如是。

同產者，若有同產兄喪，欲執嫂為婦，倩比丘往語其嫂，乃至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先要者，若有男子，共他婦通，其婦語此男子言：「若我夫瞋，苦治我罪驅出門者，汝當取我。」答言：「可爾。」時彼婦人便故惱其夫，令其忿恚，苦治驅出。彼男子聞已，不能自往，便倩比丘往語婦人：「汝已為夫苦治驅出，當來就我。」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若復女人欲樂男子，不能自語，便倩比丘往語男子：「我已為夫苦治驅出，今欲就汝為我作夫。」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若是女人欲還從本夫，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其夫言：「還共生活，更不作過。」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若復夫主還欲娶婦，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本婦言：「今聽汝還，莫更作過。」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

罰者，若王欲取人女，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其家言：「我能罰汝家而取汝女，但不欲爾。汝與我女可得衣食，莊嚴之具自然不乏，又可饒益汝家。」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

榛王者，賊主也。若賊主欲取他女，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其家言：「我是林中王，能為汝作不饒益事。汝當送女與我，可得衣食嚴具自恣，并護汝家。」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績縷者，若有寡婦紡績自活，有男子欲得，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寡婦言：「為我作婦。」彼寡婦言：「我若相就不能餘作，唯能績縷，須者當往。」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作食者，若有寡婦，有男子欲得而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寡婦言：「來共生活。」寡婦言：「我但能作食不能餘作，須者當往。」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取水者，若有寡婦，有男子欲取此婦，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寡婦言：「來共生活。」寡婦答言：「我但能取水不能餘作，須者當往。」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無子者，若有男子都無子息，復有寡婦亦無兒子，有男子欲得此寡婦，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寡婦言：「俱無子息，來共合活。」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若彼寡婦欲求男子，而不能自語，倩比丘往，亦復如是。

繼嗣者，若有男女俱無子息，恐其死後，若墮餓鬼無所繼嗣。時有男子欲得寡婦，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寡婦言：「來共汝生活，若

我先死墮餓鬼者，汝當祠我。若汝先死我當祠汝。」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若彼寡婦欲求男子亦復如是。
若有女人，母所護、父所護、兄弟護、姊妹護、自護、種姓護、錢所護、童女寡婦他婦。
母護者，有女人依母住，有人欲得此女，遣比丘往語其母言：「欲得此女為婦。」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父護、兄弟護、姊妹護，亦復如是。
自護者，有女人無父母親里，自作生活持戒自護。若有男子欲得此女，倩比丘往語，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姓護者，有女人無父母，依同姓住。若有男子欲求此女，倩比丘往語其同姓，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錢護者，若女人負人錢未滿，有男子欲得此女，倩比丘往語其家言：「與我此女，我代與錢。」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童女、寡婦、他婦亦復如是。
若女人穀買得、錢買得，若輸錢女、半輸女、盡輸女。若一月住、若隨意住、抄掠、與花鬘、無種、須臾。
穀買得者，若女以穀買得，有男子欲得此女，倩比丘往語彼女言：「為我作婦。」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錢買得者亦復如是。
輸錢者，若有人養女索稅錢，唯除自供，餘者盡取。若有男子，欲求此女人，倩比丘往語，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半輸、盡輸亦復如是。
一月住者，若寡婦，有男子欲求為婦，倩比丘往語寡婦。寡婦答言：「我不能長住，為可一月相就，若須者當往。」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隨意住者，有寡婦，男子欲求為婦，倩比丘往語寡婦。寡婦言：「我不能長住，隨我意幾時住，須者當往。」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抄掠得者，若人破他聚落抄得女人，若有男子欲求此女，倩比丘往語，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持花鬘者，有國土法，男子欲求女人為婦時，直遣人持花鬘往與女人家。若受花鬘便知得婦，若不受花鬘便知不得。即遣比丘，持花鬘往與女家，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無種者，若男子無父親亦無母親，又無知識。彼女亦爾。是男子欲求彼女，倩比丘往語，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須臾者，若端正女人，有男子倩比丘往求須臾交會，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無子婦、婢婦、出家、放、婬女、婬女使人、外婬女、外婬女使人、若棄女、乞女、被遣女、下錢女。
無子婦者，若有家富，兒小便為娶婦。兒死，此兒婦小依止姑住，至其長大。有男子欲求此女，倩比丘往語言：「汝兒既喪，我今便如汝兒無異。與我此婦，我當以衣食共相供給。」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婢婦者，如諸國土有賣生口。若男子欲求為婦，欲言買為婦，恐責錢多，便倩比丘往密語婦言：「我今買汝為婢，實持作婦。」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出家者，若端正女人，於諸外道出家。有男子欲求此出家女為婦，倩比丘往語，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放者，放有二種：若賣、若離婚。賣者，如頗梨國法，有婦小嫌便賣。離婚者，有國土法，夫婦不相樂樂，便詣王所，輸三錢半、二張劫貝而求斷，當聽使離婚。或有女人與他私通，共作要言：「若我與夫離婚，當為汝作婦。」答：「可爾。」即持錢物求得離婚。彼男子聞已，便倩比丘往語女人言：「汝已離婚，來作我婦。」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若彼女人倩比丘往語彼男子言：「我已離婚，當為作婦。」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婬女者，有男子倩比丘語婬女，與我交通，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婬女使人者，婬女婢也，亦如上說。
外婬女者，有婬女恒在田野求人。有男子倩比丘往語，外婬女與我交通，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外婬女使人亦復如是。
棄女者，若女人他行妊娠，然後於諸外道中出家，月滿生女，棄著四衢道中。有人取養，至年長大。有男子欲得此女，倩比丘往語，乃至還報者，僧伽婆尸沙。
乞女者，若有人多男無女，從他乞女，養至年長大。有男子欲求為婦，倩比丘往語，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被遣女者，若有女人未出嫁時，共他私通，然後出適。婿知非童女，便遣還家，索本財物。先共通男子聞女被遣，便作是念：「此女由我令其被遣，我當取之。」倩比丘往語彼父母，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下錢女者，若人娶婦輸錢未畢，此女父母多索其錢，不能令滿而不得婦，女亦不得更嫁。有異男子欲求此女，倩比丘往語其父母：「與我此女，當與錢還本夫家，并復與汝。」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若男子男子使語彼比丘，是比丘若從男子及男子使聞已，越比尼；往語彼者，偷蘭罪；若自往、若遣使往，得不得還報，僧伽婆尸

沙。若孤女依外祖母、依外祖父、依外曾祖、依外舅、依外姨母、依祖父依祖母、依曾祖、依父舅、依父姨母，亦如上說。
直、曲、相、堪能、出入、病、王、說法師伴黨、共、雜。直者，有男子欲求他女，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受語者，犯越比尼罪；向彼說，偷蘭罪。若女家說言：「彼是剎利、我婆羅門。彼毘舍、我婆羅門。彼首陀羅、我婆羅門。」或言：「我剎利、彼婆羅門。我毘舍、彼婆羅門。我首陀羅、彼婆羅門。」或復言：「彼是剎利、我毘舍。彼剎利、我首陀羅。」或言：「彼婆羅門、我亦婆羅門。彼剎利、我亦剎利。彼毘舍、我亦毘舍。彼首陀、我亦首陀。」若得不得還報，僧伽婆尸沙。
曲者，若男子欲求他女，不能自語，倩比丘往，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使行。」口雖不許心然可者，犯越比尼罪；往語彼，偷蘭罪；得不得還報，犯僧伽婆尸沙。
相者，若男子欲求他女，不能自語，倩比丘往。比丘言：「佛制戒不得使行，然我當為汝作相。汝若見我著垢膩衣持破空鉢，坐卑床上、口說奴婢語，當知不得。若復見我著鮮淨衣，執持好鉢，坐大床上、口說夫婦兒女、共汝言語，當知得相。」如是作相，得不得還報，僧伽婆尸沙。
堪能者，若比丘眾多詣檀越家食，食已優婆夷白比丘言：「我欲取某家女作兒婦，當為我語之。」諸比丘言：「優婆夷！世尊制戒不得使行。其中有二、三比丘堪能行。」者，得越比尼罪；往語彼，得偷蘭罪；還報，犯僧伽婆尸沙。
出入者，若比丘入出他家，受供養時，主人語言：「我欲索某家女作兒婦，尊者為我求之。」比丘言：「汝為我作飲食，當為汝求。」主人言：「為我兒得婦竟，當為尊者作飲食。」比丘言：「我若動口無不得理，但當作食。」即為作食者，犯越比尼罪。往語彼家言：「汝知不？」問言：「何等？」比丘言：「我欲有所道，隨我語者當道。」主人言：「但說。」比丘言：「人欲索汝女。」問言：「是誰？」答言：「某家子。」主人瞋曰：「我寧持女著水火中闇冥之處，終不與彼。」比丘怖畏便走去，犯偷蘭罪。若女人存在未嫁，是比丘先以誇說食他飲食，慚羞便還報言不得，僧伽婆尸沙。若彼女人或嫁或死，還報者，犯偷蘭罪。
病者，若比丘常出入一家，其家語比丘言：「我欲索彼家女為婦，為我求之。」比丘受語，得越比尼罪；往語彼，得偷蘭罪。彼家言：「我女病，知當死活？」若男病者，彼言：「彼家兒病，知當死活？而女與之，彼脫死者，令我女寡。」比丘復言：「夫人得病，皆當死耶？或自當差耳！但當與之。」作是語時，偷蘭罪；得不得還報，僧伽婆尸沙。

王者，若王欲得他女，語比丘僧言：「我今欲得索某家女，當為我求。」一切僧許者，一切得越比尼罪；一切僧往求者，一切僧得偷蘭罪；得不得還報者，一切僧犯僧伽婆尸沙。若眾僧遣使語彼家者，一切僧得越比尼罪；語時，一切僧得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一切僧得僧伽婆尸沙。若受使者，作是思惟：「我若還眾中，俱使我白王。我不如即往白王，王當識我。」如是者是比丘，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一切僧故得先，偷蘭罪。

法師者，有優婆塞家，欲索一優婆塞家女。彼不欲與彼，言：「我寧嫁與邪見外道，勝與優婆塞家。」男家便作是念：「誰能為我和合，唯有沙門，多諸方便，能說法者，當能為我和合之。」便詣精舍，白法師言：「我索彼家女，不欲與我。」法師問言：「彼何所道？」答言：「彼作是語：『寧與邪見外道，不與是家。』法師為我說同道之義，令彼與我。」比丘許者，越比尼罪。若通請法師徒眾令去，去者舉眾得越比尼罪。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說法時，男家女家二家盡來聽法。爾時法師方便為說法：「如佛契經告諸比丘，諸眾生隨性相得，不信、不信者共為親好，如是犯戒、犯戒相親，無威儀、無威儀相親，無愧、無愧相親，懈怠、懈怠相親，亂心、亂心相親，無智、無智相親，各隨其類，共相親好。過去當來及現在諸眾生類，皆悉如是。譬如臭穢不淨，自相和合，如是諸比丘！諸眾生類，各隨其性，篤信、篤信自相親好，如是持戒、持戒相好，有威儀、有威儀相好，有愧、有愧相好，精進、精進相好，定意、定意相好，智慧，智慧相好。過去當來及現在諸眾生類，皆悉如是。譬如白淨香熏之物，自相和合。」法師作是說法已，語女家言：「我聞彼兒欲索汝女。」報彼言：「寧與邪見外道，不與彼家。」「汝不聞，世尊說若有殺賊及以怨家，手執利劍常伺人便欲得殺人。彼怨家子寧入其家，不入邪見外道之家。汝今云何欲嫁子女與邪見家？與優婆塞者，時時可得見。」諸比丘受齋持戒時，女家言：「阿闍梨欲爾耶？」答言：「欲爾。」彼言：「當與法師。」爾時默然不語者，得偷蘭罪。若法師不能忍，即坐上語，彼得者，僧伽婆尸沙。若復法師徒眾中，唱言：「得者。」亦得僧伽婆尸沙。

共者，共受別說、別受共說、共受共說、別受別說。共受別說者，若比丘各各夏安居竟，遊諸聚落，與知識主人別，向餘國行。爾時聚落中諸優婆夷言：「為我兒索婦、為我兄弟索婦、為我叔索婦。」如是種種諸優婆夷，各各說比丘一過。答言：「可者。」犯一越比尼罪；詣彼處各別為求，各各犯偷蘭罪；來還各別報者，各犯僧伽婆尸沙。別受共說者，若比丘各各夏安居竟，人間遊行，與諸檀越別，欲詣他國土。爾時諸優婆夷有語比丘言：「為我兒求

婦。」有言：「為我兄弟求婦、為我叔求婦。」若比丘各各許者，各各犯越比尼罪；若詣彼各別為求婦，各各別犯偷蘭罪；來還已一語通報言：「得。」犯一僧伽婆尸沙。共受共說者，若比丘各各夏安居竟，遊行人間，與諸檀越別，欲詣他國時。諸優婆夷語比丘言：「為我兒求婦、為我兄弟求婦、為我叔求婦。」者，若比丘通答言：「可爾。」犯一越比尼罪；若詣彼各別為求，各別偷蘭罪；來還已通答言：「得。」犯一僧伽婆尸沙。別受別說者，若比丘夏安居竟，人間遊行，與諸檀越別，諸優婆夷言：「為我兒求婦、為我兄弟求婦、為我叔求婦。」比丘各別答言：「可爾。」各各犯越比尼罪；往詣彼各別為求，各各犯偷蘭罪；來還已各各別報，各各得僧伽婆尸沙。

雜者，有一比丘多知識，將諸徒眾詣一家請食。食已時家母人白上座言：「我欲為兒求某家女為婦，上座當為我語。」時上座不善知律相，即便許之，得越比尼罪。時諸徒眾少知戒律，恐壞人心，不敢諫之。出彼家已，白上座言：「何以作是？」問言：「何等事？」答言：「上座不知，世尊制戒不得和合男女耶？」上座答言：「不知中有。」比丘言：「上座莫求，我當為求彼求。」者，得偷蘭罪。得不得還報，僧伽婆尸沙；上座犯越比尼罪。若先優婆夷語彼徒眾言：「我為兒求某家女，當為我求。」時徒眾不知戒律，便答言：「可爾。」犯越比尼罪。爾時上座少知戒律，恐壞人心，不時呵止。出彼家已語徒眾言：「汝等不善而作是事。」問言：「作何等事？」上座言：「汝不知世尊制戒不得使行耶？」答言：「不知。」上座復言：「汝且莫求，我當為求。」上座求時得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彼徒眾得越比尼罪。若先優婆夷通白大眾，大眾皆可，一切得越比尼罪；一切共求，一切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一切僧伽婆尸沙。若男子有眾多婦，有念者、不念者，有比丘出入其家時，有婦人禮比丘足，恭敬問訊已，比丘問言：「安隱樂不？」彼即答言：「何處得樂？」問：「何以故？」婦人言：「是男子常與一人共起共臥，我獨為彼薄賤，譬如穿器無用，那得不苦。」比丘答言：「但莫愁憂，我當為汝語令平均。」便語其夫：「汝無所知，云何效人多畜妻婦，不能平均，偏與一人共起共臥？」答言：「當如之何？」比丘言：「當等看視，務令平均。」答言：「當如師教。」比丘爾時得偷蘭罪。若人有多婦，猶復更求他童女，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若人夫婦鬪諍，比丘便勸喻和合，得偷蘭罪。若彼夫婦不和，或於佛事僧事有鬪，為福事故，勸令和合，無罪。若有婦女還家，比丘往到其舍，其家男女皆為作禮。比丘見彼婦女便言：「汝故住此耶？不應久住，汝夫故錢取汝持作何等？汝應還

彼。」作是語時，得偷蘭罪。有人多畜馬而無好種生者，倩比丘語：「某家有生馬，為我求之。」比丘為求，得偷蘭罪。

復次佛住舍衛城，有二摩訶羅：一摩訶羅捨妻子出家，一摩訶羅捨婦女出家。各於人間遊行，來還舍衛城，共一房住。彼捨婦女者，便自念言：「我當還家看本婦女。」著入聚落衣，往到本家。其婦遙見摩訶羅來，即瞋恚言：「汝摩訶羅薄福無相，不能養活妻子，又避官役捨家遠走。女年長大，不得嫁處，今用來為？汝促還去。若不去者，當雙折汝脚。誰喜見汝？」時摩訶羅還本住處，如賈客失財，愁憂苦住。時捨婦兒出家者還家，亦復如是。共在一房住，捨兒出家者，少有智慧，語第二摩訶羅言：「長老！何故愁憂苦住？」答言：「長老！何須問是事？」又言：「必欲得知，云何我等二人共在一房，好惡之事而不相知？不向我說，更應語誰？」彼摩訶羅即廣說上事，捨兒摩訶羅言：「汝何足愁？我家亦爾。汝今知作方便不？汝可以女作我兒婦。」彼答言：「好。」爾時二摩訶羅俱得越比尼罪。是摩訶羅明日時到，著入聚落衣，各歸本家時。捨女者謂其婦言：「我為汝求得女婿。」婦即問言：「是誰家兒？」答言：「某家子。」捨男出家者謂其婦言：「我已為汝求得兒婦。」問言：「誰家女？」答言：「某家女。」作是語時，俱得偷蘭罪。時彼男女遊戲里巷，一摩訶羅語其女言：「此是汝婿。」第二摩訶羅語其兒言：「此是汝婦。」作是語時，俱得僧伽婆尸沙。時二摩訶羅展轉作婚姻已，各各歡喜，如貧得寶，更相愛敬，如兄如弟。

諸比丘聞已，以是事具白世尊：「云何，世尊！此二摩訶羅共結婚姻已，歡喜相敬乃如是耶？」佛告諸比丘：「此二摩訶羅不但今日作如是事，過去世時已曾爾也。」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有一婆羅門，有摩沙豆陳久煮不可熟，持著肆上，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態驢，市賣難售。時陳豆主便作是念：『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便往語言：『汝能持驢貿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為？當取彼豆。』即便答言：『可爾。』得驢已歡喜。爾時豆主便作是念：『今得子。』便即說頌曰：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久氷豆十六年；
唐盡汝薪煮不熟，　足折汝家大小齒。』

「爾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脚毛衣好；

負重著道令汝知，　針刺火燒終不動。』

「爾時豆主復說頌曰：

「『獨生千秋杖，　頭著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憂不可伏？』

「爾時驢主復瞋即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板齒，　然後自當知。』

「豆主謂驢頌曰：

「『蚊虻毒虫螫，　唯仰尾自防，
當截汝尾脚，　令汝知辛苦。』

「驢復答言：

「『從先祖已來，　行此[怡-台+龍]悞法；
今我故承習，　死死終不捨。』

「爾時豆主知此弊惡畜生不可以苦語，便更稱譽，頌曰：

「『音聲鳴徹好，　面白如珂雪；
當為汝取婦，　共遊林澤中。』

「驢聞軟愛語，即復說頌曰：

「『我能負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羅門當知，　聞婦歡喜故。』」

佛告諸比丘：「爾時二人者，今二摩訶羅是。爾時驢者，今摩訶羅兒是。爾時已曾更相欺誑和合已然後歡喜；今亦如是，更相欺誑和合已然後歡喜。若比丘和合女人，得僧伽婆尸沙罪。和合黃門，得偷蘭罪。和合男子及畜生，得越比尼罪。和合緊那羅女及獼猴女，得偷蘭罪。是故說。」（五戒竟）

佛住曠野精舍，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於曠野中作五百私房，皆人人自乞索而作。有比丘晨朝著入聚落衣，持鉢入曠野聚落，為乞作房。故有一估客，手執戶鉤來，向市肆開自店舍，遙見比丘疾行而來。估客念言：「是比丘來，必為乞作房故，我晨朝至此，市賣未售，誰能乞是物者？」便閉肆戶還家去。比丘念言：「是估客見我便閉戶還家去，知我來乞不欲與故。」便於餘道，往截其前，問言：「長壽！汝欲何處去？不得相置，我依阿誰而起房舍？正依汝等信佛法者。知有罪福業行果報而不欲與，誰當與者？長壽當知，如世尊說，當起慈心，不樂聞者方便使聞、諸不信者教令立信，乃至手捉其頭強勸令施。所以然者，彼於此終當生天上，色力壽命眷屬自然，來生人中亦受快樂，色力壽命眷屬成就。修習佛法增益功德，建其道果。是故長壽，如世尊說偈：

「『為福受樂報，　所欲皆自然；
超踰生死流，　上寂之涅槃。
若人為福者，　天神自然護；
所願皆自成，　眾魔莫能壞。
薄德多諸惱，　福能消眾患；
福德既牢強，　速成堅固定。
生天受快樂，　人中亦自在；
斯由功德故，　所往皆自然。
因斯福方便，　永離生死苦；
得道至涅槃，　不沒不復生。』」

爾時比丘說此偈已，復言：「長壽！助我起房舍，其福最大。」是時估客聞說法已，便少多布施。爾時估客作是思惟：「若入市肆多諸乞索，更不得利折減錢本，寧坐家住可全其本，故勝市中子本俱失。」作是念已，便還家坐時。估客婦瞋其夫言：「何以詣市速疾來歸，如是懶惰，當何由養活男女、充官賦役？」估客答言：「莫瞋，且聽！我今晨朝詣市店肆，廣說乃至畏失錢本，故還家住。」其婦知已，默然不言。

尊者舍利弗來入聚落，次行乞食，至其門住。爾時估客婦篤信恭敬，見舍利弗即持淨器盛食，持出著鉢中，識舍利弗頭面禮足，恭敬問訊。時舍利弗而慰勞之：「家中何如？生活好不？」其婦答言：「家內悉佳，但生活頓弊。」問：「何以故爾？」即以上因緣廣白舍利弗：「家中生活飲食衣服、供王賦役，正仰市肆。而今夫主在家中住，畏人乞索，實在言行、實覺言眠。阿闍梨是我家所供養恭敬尊重，無所藏隱，故白此意。」時舍利弗為估客婦種種說

法，得歡喜心。即還精舍。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是營事比丘來。」即便呼來已，佛問營事比丘：「汝實乞作房舍惱諸檀越，令向舍利弗嫌說汝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比丘：「此是惡法，私乞作房惱諸檀越。」佛告諸比丘：「汝等莫復為房舍故惱亂檀越，錢財難得、布施亦難。婆羅門居士割損財物，供養沙門，衣服、飲食、床臥、病瘦醫藥，此亦甚難。」佛告營事比丘：「過去世時有比丘，名跋慞，止住林中。時有釋軍多鳥亦栖集此林，晨暮亂鳴惱彼比丘。爾時跋慞比丘詣世尊所，頂禮佛足，於一面立。爾時世尊，慰問林中比丘言：『云何少病少惱樂住林中不？』林中比丘白世尊言：『少病少惱樂住林中，但晨暮時為諸釋軍多鳥，鳴喚惱亂不得思惟。』佛告比丘：『汝欲令釋軍多鳥一切不來耶？』答言：『願爾。世尊！』佛言：『比丘！汝於日暮釋軍多鳥來時，便從眾鳥各乞一毛，晨朝去時亦如是乞。』比丘白佛言：『善哉。世尊！』即還林中正坐思惟。至日向暮鳥集亂鳴，便作是言：『汝釋軍多鳥各乞一毛，我今須用。』爾時眾鳥少時無聲寂然，不得已後各拔一毛著地。晨朝復乞，爾時眾鳥即便移去異處一宿。不樂彼處，尋復來還。爾時比丘復從索毛，一一復與。眾鳥念言：『今此沙門奇異喜乞，恐我不久毛衣都盡，肉段在地不能復飛，當如之何？』便共議言：『此比丘常住林中，我等當去，更求餘栖不復宜還。』」佛告諸比丘：「飛鳥畜生尚嫌多求，況復世人？汝等比丘莫為營事多欲多求，令彼信心婆羅門居士苦捨財物，供給沙門衣服、飲食、床臥、病瘦醫藥。」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此林中比丘怯劣喜亂畏惡鳥聲？」佛告比丘：「是林中比丘不但今日怯劣，昔已曾畏。」諸比丘言：「已曾爾耶？」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龍象住在林中空閑之處，大風卒起吹折樹木，象聞樹木折聲驚怖奔走。怖心小止，住一樹下彼樹復折，即復奔走。爾時有天見象驚走，念言：『云何此象橫自狂走？』即說偈言：

「『暴風卒起樹木折，　龍象驚怖狂奔走；
假使大風普天下，　爾時龍象何處避？』」

佛告諸比丘：「爾時象者，今林中比丘是。」佛復告營事比丘：「過去世時，有五百仙人住雪山中。有一仙人於別處住，有好泉水花果茂盛。去是不遠有薩羅水，中有龍住。見是仙人威儀庠序，心生愛念。時此水龍來詣仙人，正值仙人結跏趺坐，龍即以身遶仙人七匝，以頭覆其頂上而住，日日如是，唯有食時不來。仙人以龍遶身故，日夜端坐不得休息，身體萎羸便生疥瘡。爾時近處有人居

止，有供養仙人者，彷徉遊行詣仙人所，見是仙人羸劣疥瘙，即問仙人：『何故如是？』仙人具為廣說上事。彼語仙人言：『欲令此龍，不復來耶？』答言：『欲爾。』復問仙人：『是龍有所著不？』答言：『唯有咽上瓔珞寶珠。』彼人教言：『但從索珠，龍性極慳，終不與汝，可使不來。』言已便去。須臾龍來，便從索珠。龍聞乞珠聲，心即不喜，徐捨而去。明日龍來，未至之間，仙人見已，遙說偈言：

「『光耀摩尼寶，　瓔珞莊嚴身；
若龍能施我，　乃為善親友。』

「時龍即說偈答言：

「『畏失摩尼珠，　猶執杖呼狗；
寶珠不可得，　更不來看汝。
上饌及眾寶，　由此摩尼尊；
是終不可得，　何足慇懃求？
多求親愛離，　由是更不來。』

「爾時有天於虛空中而說偈言：

「『厭薄所以生，　皆由多求故；
梵志貪相現，　龍則潛于淵。』」

佛告營事比丘：「龍是畜生，尚惡多求，豈況於人！汝等比丘莫為多營事務廣索無厭，令彼信心婆羅門居士苦捨財物，供給沙門衣服、飲食、床臥、病瘦醫藥。」
佛告諸比丘：「有十事法為人所不愛。何等為十？不相習近，輕數習近，為利習近，愛者不愛，不愛者愛，諦言不受，好豫他事，實無威德而欲陵物，好屏私語，多所求欲，是為十事起他不愛。」佛告諸比丘：「依止曠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乞作房舍，無主為身，當如量作，應長十二修伽陀撰手，內廣七撰手。應將諸比丘示作房處，無難處、無妨處。若比丘於難處、妨處自乞作房，無主為身，亦不將諸比丘示作房處，而過量作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者，如上說。
自乞者，自行乞求，若一錢、二錢家家行乞，乃至百千錢。
房舍者，佛所聽也。

作者，自作若教他作。
無主者，無有主，若男、若女、在家、出家人為主也。
自身者，自己也。
當如量者，應法量也。
長者，縱量也。
廣者，橫量也。
十二修伽陀搩手者，修伽陀者，名善逝也。搩手者，二尺四寸也。內七搩手者，作屋法有內外量，令縱橫量壁內也。屋高下量者，邊壁一丈二尺。
將諸比丘示作房處者，示地也。諸比丘者，若僧、若僧使僧者。作房比丘入僧中，先作求聽羯磨，然後聽乞羯磨。羯磨者，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欲於僧中乞指授處。若僧時到，僧為某甲比丘欲從僧乞指授房處。」「諸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乞指授處，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入僧中，蹈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今從僧乞指授房處，唯願僧與我指授處。」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已於僧中乞指授房處。若僧時到，僧為某甲比丘指授作房處。」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已從僧中乞指授房處。僧今為某甲比丘指授房處。諸大德忍為某甲比丘指授房處，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為某甲比丘指授作房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一切僧中都無有說羯磨者，一切僧往就作房處，一比丘僧中唱：「一切僧為某甲比丘指授房處。」如是三說。僧使者，若作房處遠、或隔水、若大寒時、大熱時、大雨時、或大雪時、若僧中多老病，不能一切往者，彼比丘於僧中乞指授竟，僧應差一比丘、二比丘、三比丘，不得羯磨眾故極至三人，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已於僧中乞指授作房處。若僧時到，僧差某甲某甲比丘，為某甲比丘指授作房舍處。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已於僧中乞指授作房處。僧今差某甲某甲等比丘，為某甲比丘指授作房處。諸大德忍差某甲某甲比丘，指授作房處者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差某甲某甲比丘指授作房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時使比丘往作房處，觀察處所，若彼房處多有諸虫，及生花果樹，不應語除。若無是事，觀察已亦如前說。一比丘唱言：「僧已示作房處。」如是三說。
無難處者，若彼處無生花果樹木，無諸虫蛇。
非妨處者，四邊各容十二桄梯，桄間各一捲肘，令作事者周匝來往塗治覆苫。若比丘於難處者，有生花果樹木及諸虫蛇。妨處者，周

匝不得容十二桄梯，令作事者不得周旋往返覆苫塗治也。自乞作房，無主為身，亦不將諸比丘指授處所，過量作者，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若比丘自乞作房，有難處、妨處，不將諸比丘指授處所，若減量作、教他作，乃至作竟時，得僧伽婆尸沙罪。受用時，得越比尼罪。如是二比丘、眾多比丘亦如是。若一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難處、妨處，不將諸比丘指授處所，如量作，若教他作，乃至作房竟時，得僧伽婆尸沙罪。受用時，得越比尼罪。若二若多亦復如是。若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難處、妨處，亦不將諸比丘指授處所，過量作，教他作，房竟時，得僧伽婆尸沙罪。受用時，得越比尼罪。若二、若多亦復如是。若比丘是處不名指授，若異界僧指授、若先年豫指授、若水中非沙地、非碎石地、非石上非被燒地，若僧中一人不作房者，若二人、三人不作房者，盡不應指授。若僧中不作房者多，聽作指授。若比丘作淨房，即欲持當住房者不應作。若作淨房，即持當[廾/積]薪屋者不應作。若作淨房，即持當井屋者不應作。若作淨房，即持當浴室者不應作。若比丘難處、妨處，不指授，作過量，作房時，若授甎泥團者，盡得越比尼罪。壘甎安行行，作房比丘一一得越比尼罪。乃至若戶牖成已，得偷蘭罪。乃至屋成若塼覆者，最後一塼時，得僧伽婆尸沙罪。若瓦覆、若木覆、若板覆、若石灰覆、若泥團覆、若草覆，乃至最後一把草覆時，得僧伽婆尸沙。作房未成中止者，得偷蘭罪。後更成時，僧伽婆尸沙。作房者若房主安處房已，令餘人作，乃至房成時，作房者比丘得僧伽婆尸沙。若房主安處房已，後他人成者，偷蘭罪。若比丘於難處、妨處，不將諸比丘指授處，過量作房，是房主比丘不捨戒、不死不與僧。若有比丘，於此房中，若熏鉢、作衣、若受誦、若思惟一切受用者，得越比尼罪；二人、多人作房亦如是。若比丘自乞作房，無難處、無妨處，將諸比丘指授處，減量作，若教他作，至房竟時，是比丘無罪；受用者亦無罪；二人、多人亦如是。若比丘自乞作房，無難處、非妨處，將諸比丘指授，如量作者、若教他作，乃至房成，是比丘無罪；受用者無罪；若二、若多亦復如是。若比丘將諸比丘指授房處，非他界僧指授、非先年指授，不水中、若沙地、若碎石地、若磐石上、若被燒地，非僧中一人不作房者，非僧中二人三人不作房者，若不作房者多，聽作定作，住止房定作、淨房定作、井屋定作、浴室者聽作。是比丘作房，無難處、非妨處，不過量作，將諸比丘示作房處，是諸比丘若助治泥團，若治塼授與時，一一是助比丘無罪。若累一行、二行，乃至安戶牖時，是比丘無罪。若塼覆者，最後一塼時，是比丘無罪。若瓦覆、木板覆、草覆、石灰覆、泥團覆，最後泥團覆時無

罪。作半止者，是比丘無罪。後還成者，是比丘無罪。自作方便令他成者，是比丘無罪。自作後他人成者，是比丘無罪。若比丘自乞作房，無難處、非妨處，將諸比丘指授，不過量作，是比丘不捨戒、不死不與僧。諸比丘於中若熏鉢、作衣、誦經、思惟，一切受用盡無罪。若比丘於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五年大會處，是諸尊處，為供養作草庵、樹葉庵、帳幔旃庵，暫住者聽作。是故說：「若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乃至過量作者，僧伽婆尸沙。」(六戒竟)

佛住俱睒彌國，廣說如上。爾時俱舍彌國五百比丘各作私房，爾時闡陀比丘無人為作房，時闡陀比丘主人名阿跋吒。時闡陀比丘著入聚落衣，往詣其家。時主人見比丘來恭敬禮足，共相問訊。時主人言：「阿闍梨！我聞俱舍彌作五百間私房，頗有與阿闍梨作房者不？」答言：「實如所聞，有主人者皆作房舍，我薄福德，譬如禿梟無有主人，誰當與作？」主人答言：「阿闍梨！莫恨！我當為作。」爾時即與五百金錢，白言：「阿闍梨！持去作房。」爾時闡陀即持錢去，尋便安處欲作大房，盡五百金錢，正得起基、起少牆壁，錢物已盡。復詣其家，主人禮足，共相慰勞，問言：「阿闍梨作房竟未？」答言：「始起屋基、作少牆壁，錢物已盡。」爾時主人復與五百金錢。闡陀持五百金錢，作牆壁竟，安施戶牖，錢物復盡。更詣主人，主人禮足復問：「阿闍梨房舍竟耶？」答言：「牆壁戶牖始竟，錢物已盡。」爾時主人生不信心，語闡陀言：「阿闍梨是出家人，用作大房舍為？用千金錢可起樓閣，而作一房云何不足？尊者且還，不能復與。」爾時闡陀即便愁憂：「云何方便得成是房舍？」有薩羅林樹，便伐之持用成房。爾時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語闡陀言：「莫斫是樹！令我弱小兒女暴露風雨無所依止。」闡陀答言：「死鬼促去，莫住此中，誰喜見汝？」即便伐之。時此鬼神即大啼哭，將諸兒子詣世尊所。佛知而故問：「汝何以啼哭？」答言：「世尊！尊者闡陀伐我林樹，持用作房。世尊！我男女劣小風雨漂露，當何所依？」爾時世尊為此鬼神，隨順說法示教利喜，憂苦即除。去佛不遠，更有林樹，世尊指授令得住止。佛告諸比丘：「喚闡陀來。」即便喚來來已，佛廣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汝不知耶？如來、應供、正遍知一宿住止，是處左右有樹木與人等者，便為塔廟，是故神祇樂來依止。云何比丘惡口罵之？闡陀！是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闡陀比丘，巧作方便營事，得彼主人千舊金錢？」佛告諸比丘：「是非巧便，若巧便者應當更得，何但齊千？」諸比丘白佛言：「實如世尊說，善知是闡陀比丘不善方

便。」佛告比丘：「不但今日知此比丘不善方便，過去世時已知闡陀比丘不善方便。」佛告諸比丘：「過去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時國有王以法治化，人民安樂無諸患難。時王無子，夫人忽然懷妊，十月生子而無眼鼻。生子七日施設大會，集諸群臣相師道士，為子立字。時王土法，或因福相、或因星宿、或因父母而立名字。婆羅門問言：『王子身體有何異相？』傍人答言：『今此王子其面正平，都無眼鼻之處。』婆羅門言：『今此王子應名鏡面。』以四乳母供給抱養：一人摩拭洗浴、一人除棄不淨、一人懷抱、一人乳哺。此四乳母晝夜給侍，譬如蓮花日日增長。至年長大，父王命終，即拜鏡面紹尊王位。然此太子宿殖德本，雖生無目而有天眼，堪為國王福德力大，國中人民聞鏡面太子為王，無不奇怪。時有大臣，便欲試之，不能得便。遇王出令，勅諸群臣更立新殿，彫文刻鏤種種彩畫。大臣念言：『恒欲試王，今正是時。』將一獼猴與著衣服，作巧作具，革囊盛之，串其肩上，將到王前白言：『大王！被勅立殿，巧匠已至，願王指授殿舍方法。』王即心念：『彼將試我。』便說偈言：

「『觀此眾生類，　睒睒面皺皰；
趎[起-巳+厥]性輕躁，　成事彼能壞，
受分法如是，　何能起宮殿？
殘害花果樹，　不能親近人，
況能造宮殿？　催送歸野林。』」

佛告諸比丘：「爾時鏡面王者，今我身是。時獼猴者，今闡陀比丘是。我於爾時生無兩目，已曾知彼無所堪施，況復今日。」佛告諸比丘：「依止俱舍彌城住者，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大房舍，有主為身，應將諸比丘指授處所，無難處、非妨處。是比丘於難處、妨處，有主為身，亦不將諸比丘指授處所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者，如上說。
大者，過量，是名大也。
房者，世尊所聽。
作者，若自作、若教他作。
有主者，若有男子、女人、在家、出家為作主也。
為身者，為己不為僧也。
將諸比丘指授處者，謂僧、若僧使，如上小房中說。
無難處、非妨處者，亦如上說。

若比丘於難處、妨處，不將諸比丘指授作房處者，僧伽婆尸沙。若一比丘於難處妨處，作大房，若自作、教他作，乃至房成時，僧伽婆尸沙。受用者，得越比尼罪。若二、若多亦復如是。除其過量，一切有罪無罪，皆亦如上小房中說。是故說：「若比丘作大房舍，有主為身，乃至不將諸比丘指授處者，僧伽婆尸沙。」(七戒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名陀驃摩羅子，眾僧拜典知九事。九事者，典次付床座、典次差請會、典次分房舍、典次分衣物、典次分花香、典次分果蓏、典次知暖水人、典次分雜餅食、典次知隨意舉堪事人，是名僧拜典知九事。付床座時，是長老右手小指出燈明，隨品次付，若阿練若。阿練若者共，乞食、乞食者共，糞掃衣、糞掃衣者共，一坐食、一坐食者共，常坐、常坐者共，露坐、露坐者共，敷草坐、敷草坐者共，經唄、經唄者共，法師、法師者共，學律、學律者共，須陀洹、須陀洹者共，斯陀含、斯陀含者共，阿那含、阿那含者共，阿羅漢、阿羅漢者共，三明、三明者共，六通、六通者共，無威儀、無威儀者共。

爾時慈地比丘及六群比丘等來索房舍。時尊者陀驃摩羅子答言：「小住！待汝等下坐房，次當與汝房。」到下坐次，如其次第付房與之，得不好房。是六群比丘等見房舍中，臥床、坐床、被褥諸物皆悉朽故，又別房食亦復麁惡，共相謂言：「長老陀驃摩羅子，如我生怨，與我弊房，飲食麁澁。若是長老久在梵行者，當令我等常受眾苦，今當以波羅夷法謗之。」即語言：「長老！汝犯波羅夷罪，我當舉之。」答言：「我無是罪。」彼言：「誰復作賊，言我是賊？但汝今日犯波羅夷。」至眾多人中謗，復到僧中謗尊者陀驃摩羅子犯波羅夷。陀驃摩羅子往白世尊：「慈地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見謗。」佛言：「汝有是事耶？」答言：「無也。世尊！」佛言：「比丘！如來知汝清淨，他人謗汝，當如之何？」陀驃言：「世尊雖知我清淨無罪，唯願世尊哀愍語彼令生信心，莫令長夜得不饒益。」佛言：「喚六群比丘來。」即喚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等實以無根波羅夷罪謗他陀驃摩羅子比丘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何以故？」答言：「是長老與我故壞房舍，乃至『若是長老久在梵行者我等恒得苦惱。』便以波羅夷法謗。」佛告六群比丘：「此是惡事，我常不說於梵行人，當起恭敬，慈身口意行耶？汝今云何於梵行無罪比丘，無根波羅夷法誹謗。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瞋恨不喜故，於清淨無罪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欲令破彼比丘淨行。彼於後時，若撿挍、若不撿

挍，便作是言：『是事無根，我住瞋恨故。』作是語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者，如上說。
瞋者，九惱及非處起瞋。第十恨者，凡夫及學人有不喜者，乃至阿羅漢有無根者，事根不現。又不見彼事、不聞彼事、不疑彼事。
波羅夷者，四波羅夷中一一也。
謗者，無事橫說過也。
欲破彼淨行者，欲令彼非比丘非沙門、非釋種子，欲令作沙彌、作俗人、作園民、作外道。
彼於後時，若撿挍、若不撿挍。撿挍者，問言：「汝見何事？婬耶？盜五錢耶？故殺人耶？不實稱過人法耶？云何見？何因見？何處見？」是為撿挍。若不如是問者，是名不撿挍也。
是事無根住瞋恨故說，作是語者，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若比丘瞋恨，謗二相似者，不淨者、清淨者。清淨者，言見我犯何等罪？四事中若一、若二耶？十三事中若一、若二耶？若不見、不聞、不疑、不決了便謗。若屏處、若眾多人中、若眾僧中：「我見彼犯波羅夷、我聞彼犯波羅夷、我疑彼犯波羅夷。」見不實見根本不實、聞不實聞根本不實、疑不實疑根本不實。本曾見妄聞妄疑妄，見不爾、聞不爾、疑不爾，對面四目謗，語語僧伽婆尸沙。是比丘於四波羅夷中一一謗，犯僧伽婆尸沙。以十三僧伽婆尸沙中一一謗，犯波夜提。以波夜提罪一一謗，得越比尼罪。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及威儀法謗者，犯越比尼心悔。若謗比丘尼八波羅夷、十九僧伽婆尸沙，若一一謗，波夜提。三十尼薩耆、百四十一波夜提，若一一謗，犯越比尼罪。八波羅提提舍尼、眾學及威儀，一一謗，犯越比尼心悔。學戒尼十八事，若一一謗言當更與學戒，犯偷蘭罪。沙彌、沙彌尼十戒，若一一謗言當更與出家，犯越比尼罪。下至俗人五戒，若一一謗，犯越比尼心悔。是故說：「若比丘瞋恨不喜故，乃至作是語者，僧伽婆尸沙。」(八戒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六

摩訶僧祇律卷第七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僧殘戒之餘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尊者陀驃摩羅子，眾僧拜典知九事，如上說。乃至六群比丘，受得下房麁食，心常愁苦，乃至念言：「是長老陀驃摩羅子久在梵行者，我等常得苦惱。又世尊制戒，不聽以無根波羅夷法謗，今當求其罪過根原。」作是語已，常隨逐尊者陀驃摩羅子，若行、若住、若坐、若臥，常隨左右至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諸比丘尼來禮佛足，是時尊者陀驃摩羅子去佛不遠，於一面坐。諸比丘尼禮佛足已，次來禮尊者陀驃摩羅子。陀驃摩羅子時有姊妹比丘尼，禮拜時風吹衣角，墮陀驃摩羅子膝上，即以手舉去。時六群比丘便作是言：「長老陀驃汝犯波羅夷。」陀驃言：「我無是事。」六群比丘復言：「我已見事，何所復疑？誰復作賊，自言是賊。」便於屏處及多人中，乃至僧中說是事。爾時陀驃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即便呼來。佛問六群比丘：「汝實以無根波羅夷謗陀驃摩羅子耶？」答言：「不也。世尊！實有根本。」佛言：「有何根本？」六群比丘白佛言：「時一齋日有諸比丘尼來禮世尊，次禮長老陀驃。爾時風吹尼衣，拂陀驃膝上。爾時陀驃手捉彼衣，是為根本。」佛言：「癡人！此非波羅夷根本，此是異分中小小事。」佛語六群比丘：「汝常不聞，世尊種種因緣，於梵行人所起恭敬心、慈身口意耶？汝今云何於清淨無罪比丘，欲破彼淨行故，以異分中小小事非波羅夷比丘，以波羅夷法謗？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瞋恨不喜故，以異分中小小事非波羅夷比丘，以波羅夷法謗，欲破彼梵行。彼於後時，若撿挍、若不撿挍，以異分中小小事，是比丘住瞋恨故說，僧伽婆尸沙。」

比丘瞋恨不喜者，如上說。

異分者，除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是為異分小小事者，眾學法及威儀也。

非波羅夷比丘，以波羅夷法謗者，四波羅夷中，若一一事謗者，無事說過欲破彼梵行者，欲令彼非比丘非沙門、非釋種子，欲令作沙彌、作俗人、作園民、作外道。

後時若撿挍、若不撿挍。撿挍者，「汝見何事？婬耶？盜耶？故殺人耶？不實稱過人法耶？云何見？何因緣見？何處見？」是名為撿

挍。若不如是問者，是名不撿挍。
清淨無罪比丘，以異分中小小事，住瞋恨故說者，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若比丘瞋恨，謗二相似者：淨、不淨。清淨者言：「見我犯何罪？」一切如上無根中說，乃至謗俗人，越比尼心悔。是故說：「若比丘瞋恨不喜故，以異分中小小事，乃至住瞋恨故說，僧伽婆尸沙。」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是時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於十二修多羅、戒序、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法、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九十二波夜提、四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七滅諍法、隨順法，不制者制、已制者便開，乃至在家出家共行法，所謂九部經：修多羅、祇夜、授記、伽陀、優陀那、如是語經、本生經、方廣、未曾有法，於此九部經更作異句、異字、異味、異義，各各異文辭說，自誦習持亦教他誦持。時諸比丘語提婆達多：「汝莫作方便壞和合僧，莫執持破僧事，汝莫為破和合僧故勤方便，莫受破僧事故共諍。長老當與僧同事。何以故？僧和合歡喜不諍，共一學如水乳合，如法說法照明安樂住。」如是一諫不止，第二、第三諫亦復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佛言：「世尊！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從戒序乃至九部法，異句、異字、異味、異義，各各異文辭說，自誦習亦教他。時諸比丘一諫不止，二諫、三諫猶故不止。」佛告諸比丘：「若是提婆達多愚癡人！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乃至九部法作異句、異字、異味、異義，各各異文辭說。三諫不止者，汝去應當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捨是事。」比丘屏處諫者，應作是說：「汝提婆達多！實欲破和合僧執持破僧事，乃至九部法，異句、異字、異味、異義，異文辭說，自誦習亦復教他不？」答言：「實爾。」復應語提婆達多：「汝莫破和合僧故勤方便，莫執持破僧事。長老提婆達多！破和合僧最是大惡重罪，當墮惡道入泥犁中，經劫受罪。提婆達多！我今慈心饒益故，當受我語。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事不？」不捨者，第二、第三諫亦如是。復於多人中三諫亦如是。猶不止者，將詣僧中應作求聽羯磨。羯磨者作如是說：「大德僧聽！是長老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住，於十二事，乃至九部經，異句、異字、異味、異義，異文辭說，自誦亦教他。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若僧時到，僧今於僧中當三諫令止。」僧中應問提婆達多：「汝實於十二法，乃至九部經，異句、異字、異味、異義，異文辭說，自誦復持教他。諸比丘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耶？」答言：「實爾。」僧中應諫言：「汝提婆達多！莫為破和合僧故勤方便莫

執持破僧事，乃至於九部經中，異句、異字、異味、異義，異文辭說。汝莫破和合僧，破和合僧者是大惡事，是重罪墮惡道入泥犁中，經劫受罪。今日眾僧中慈心諫汝，欲饒益故，當受僧語。一諫已過二諫在，當捨此事。」若不捨，如是第二、第三諫猶故不止。諸比丘復以是事，往白世尊：「是提婆達多已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此事猶故不捨。」佛語諸比丘：「是提婆達多癡人！破和合僧勤方便執持破僧事，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此事猶故不捨者，僧應與作舉羯磨。」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提婆達多不受諸比丘諫，自受苦惱。」佛告諸比丘：「不但今日不信他語自受苦惱，過去世時已曾如是。」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時有一婆羅門，於曠野中造立義井，為放牧取薪草人行來者，皆就井飲并洗浴。時日向暮有群野干，來趣井飲地殘水。有野干主，不飲地水，便內頭罐中飲水。飲水已戴罐高舉，撲破瓦罐，罐口猶貫其項。諸野干輩語主野干：『若濕樹葉可用者，常當護之，況復此罐利益行人。』野干主言：『我作是事樂，但當快心，那知他事？』時行人語婆羅門：『汝井上罐已破。』復更著之，猶如前法，為野干所破；如是非一，乃至破十四罐。諸野干輩數數諫之，猶不受語。時婆羅門便自念言：『是誰於我福德義井作障礙者，今當往觀。』知其所以，即持罐往著井上，於屏處微伺見之。諸行人飲水而去，無破罐者。至日向暮，見群野干來飲地殘水，唯野干主，飲罐中水，然後撲破。見已便作是念：『正是野干於我福德井而作留難。』便作木罐堅固難破，令入頭易出頭難，持著井邊，捉杖屏處伺之。行人飲訖，向暮野干群集，如前飲地殘水，唯野干主飲罐中水訖，便撲地不能令破。時婆羅門捉杖來出打殺野干。時空中有天，說此偈言：

「『知識慈心語，　佷戾不受諫；
守頑招此禍，　自喪其身命；
是故癡野干，　遭斯木罐苦。』」

佛告諸比丘：「爾時野干主者，今提婆達多是。時群野干者，今諸比丘諫提婆達多者是。比丘當知，於過去時已曾不受知識軟語，自喪身命。今復不受諸比丘諫，當墮惡道長夜受苦。」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故共諍，諸比丘語是比丘言：『長老！莫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故共諍，當與僧同事。何以故？和合僧歡喜不諍，共一學如水乳合，如法說法照

明安樂住。長老捨此破僧因緣事。』是比丘諸比丘如是諫時，堅持是事不捨者，諸比丘應第二、第三諫。為捨是事故，第二、第三諫時，捨是事好；若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者，如上說。
和合僧者，不別眾，諸比丘雖復鬪諍更相導說，但一界一眾一處住一布薩自恣故，名為和合僧。齊幾許當言破和合僧勤方便執持破僧事？若比丘於十二事：戒序、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九十二波夜提、四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七滅諍法、隨順法，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破和合僧事。復次五眾罪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破和合僧事。復次四眾罪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破和合僧事。復次三眾罪、二眾罪、一眾罪、四波羅夷，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破和合僧事。復次六作捨法：折伏羯磨、不語羯磨、發喜羯磨、擯出羯磨、舉羯磨、別住羯磨，於此六作捨法，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破和合僧事。
破和合僧比丘者，如提婆達多也。
諸比丘者，若一、若二、若眾多、若眾僧。
三諫者，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眾僧中三諫。屏處三諫者，問言：「長老！汝實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乃至十二法不制者制、制者便開耶？」答言：「實爾。」是比丘即便諫言：「長老！汝莫為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於十二事不制者制、制者便開。破僧者，此是大罪，墮惡道入泥犁中，長夜受苦。我今慈心諫汝，饒益故受我語，一諫已過餘二諫在，捨此事不？」若不捨，第二、第三亦如是。多人前三諫，亦如是。復不止者，將至僧中，應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為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已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若僧時到，今於僧中三諫令止。」僧中復問言：「長老！汝實為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乃至不制者制、制者便開耶？」答言：「實爾。」即應諫言：「今眾僧諫汝，長老！莫為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乃至不制者制、制者便開。破僧者，最大惡深重，當於惡道中長夜受苦。今日眾僧慈心呵汝，當止此事。」若不捨者，復第二、第三諫，亦如是說。如是諫時，若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是比丘於屏處諫時，一諫不止，犯越比尼罪。第二、第三亦如是諫。多人中諫時，一諫不止犯越比尼罪。第二、第三諫時，亦如是。至僧中初諫時，說未竟，越比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二諫說未竟，越比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三諫說未竟，偷蘭罪；說竟，得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罪起已，屏處諫、多人中諫及僧中諫，

諸越比尼罪、諸偷蘭罪，一切盡合成一僧伽婆尸沙。若中間止者，隨所止處治罪。是故說：「若比丘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乃至三諫不捨者，僧伽婆尸沙。」(第十戒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為提婆達多作舉羯磨時，初羯磨竟無有遮者，第二羯磨竟亦無有遮者，第三羯磨時，提婆達多看六群比丘面，而作是言：「六群比丘！汝等長夜承事我，共我從事。今眾僧為我作舉羯磨，已至再說而皆默然。汝等今日持我任於眾人如酪塗麨與烏；如酥塗餅與那俱羅；如油和飯與野干。修梵行者，為人所困，而坐觀之。」六群比丘即起作是言：「如是！如是！長老！是法語比丘、律語比丘。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欲忍可事。是比丘所見欲忍可事，我等亦欲忍可。是比丘知說，非不知說。」是時有多人遮羯磨不成，時諸比丘語六群比丘：「長老！莫助提婆達多作破和合僧同語同見，當與僧同事。一切僧和合歡喜不諍，共一學如水乳合，如法說法照明安樂住。」作如是一諫不止，第二、第三諫猶故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六群比丘與愚癡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同語同見，已一諫、二諫、三諫不止者。汝去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應僧中三諫，令捨是事。」比丘受教即於屏處問六群比丘：「汝等實與愚癡提婆達多，破和合僧，同語同見為黨。諸比丘已再三諫，故不止耶？」答言：「實爾。」即便諫之：「汝六群比丘！莫與提婆達多破和合僧同語同見，汝等當與僧同事，一切僧和合歡喜無諍，同一學如水乳合，如法說法照明安樂住。諸長老！破和合僧是最大罪，墮惡道入泥犁中長夜受苦。我今慈心諫汝，欲饒益故，當受我語。一諫已過二諫在，當捨是事。」若不止，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復於多人中三諫亦如是。復不止者，僧中應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是六群比丘與提婆達多破和合僧同語同見，已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若僧時到，當於僧中三諫令止。」即於僧中問六群比丘：「汝等實與提婆達多破和合僧同語同見，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耶？」答言：「實爾。」即復諫言：「六群比丘！汝等莫與提婆達多共破和合僧同語同見。破和合僧最是惡事，墮惡道入泥梨中長夜受苦。今僧慈心諫汝，饒益故，當受僧語。一諫已過二諫在，汝捨是事。」若不止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諫，猶故不捨。諸比丘復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即呼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等實與愚癡提婆達多同語同見破和合僧，諸比丘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猶故不捨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種種因緣，呵責[怡-台+龍]悞難諫，種種因緣讚歎柔軟

易諫耶？汝等云何[怡-台+龍]悞難諫？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六群比丘共提婆達多同語同見徒自受苦？」佛告諸比丘：「是六群比丘不但今日同語同見徒自受苦，過去世時已曾如是。」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唯願說之。」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

「『是等騃榛獸，　癡眾共相隨；
坐自生苦惱，　何能救世間？』」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主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餘獼猴者，今六群比丘是。爾時已曾更相隨順受諸苦惱，今復如是。」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同意相助，若一、若二、若眾多同語同見，欲破和合僧。是比丘諸比丘諫時，是同意比丘言：『長老！莫說是比丘好惡事。何以故？是法語比丘、律語比丘。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欲忍可事。是比丘所見欲忍可事，我等亦欲忍可。是比丘知說，非不知說。』諸比丘諫是同意比丘：『長老！莫作是語「是法語比丘、律語比丘。」何以故？是非法語比丘、非律語比丘。諸長老！莫助破僧事，當樂助和合僧。何以故？僧和合歡喜不諍，共一學如水乳合，如法說法照明安樂住。諸長老！當捨此破僧事。』是同意比丘，諸比丘如是諫時，堅持不捨者，諸比丘應第二、第三諫，捨此事故。第二、第三諫時，捨是事好；若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者，提婆達多是。
同語同見比丘者，六群比丘也。若一、若二、若眾多同語同見者，或有同語不同見、或有同見不同語、或有同語亦同見、或非同語非同見。同語非同見者，言語相助不同彼見，是名同語非同見。同見不同語者，同彼所見而不助說，是名同見不同語。同語同見者，助彼言語同其所見，是名同語同見。非同語非同見者，不助彼語亦不同見，是名非同語非同見。是中同語非同見及同語同見者，當呵諫。云何名為同語同見法？於十二法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同語同見法。復次五眾罪不制者制、制者便開，四眾、三眾、二眾、

一眾罪，亦如是，不制者制、制者便開。復次六作捨法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同語同見法。諸比丘當諫是比丘言：「長老！莫與破和合僧勤方便同語同見。」諸比丘諫是比丘時，執是事堅持者，謂六群比丘也。

諸比丘者，若僧、若多人、若一人也。

三諫者，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也。屏處諫者：「汝諸長老實與破和合僧勤方便同語同見耶？」答言：「實爾。」復言：「長老！汝莫與破和合僧勤方便同語同見。破僧者最大惡事，當墮惡道長夜受苦。我今慈心諫汝，當捨是事。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事好。」若不捨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多人中三諫，亦復如是。復於僧中三羯磨諫，猶不止者，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是比丘屏處一諫不止，越比尼罪。第二、第三亦如是。多人中三諫，亦如是。僧中初羯磨未竟，不止，越比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二羯磨未竟，不止，越比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三羯磨未竟，偷蘭罪；說竟，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罪起已，屏處三諫越比尼罪、多人中三諫越比尼罪，及僧中偷蘭罪，一切盡共成一僧伽婆尸沙。中間止者，隨止處治罪。是故世尊說：「若比丘同意相助，若一、若二、若眾多同語同見，乃至三諫不捨者，僧伽婆尸沙。」(十一戒竟)

佛住俱舍彌國，廣說如上。爾時長老闡陀惡性難共語，諸比丘如法、如律教，作不可共語，如是言：「諸長老！莫語我若好若惡，我亦不語諸長老若好若惡。何以故？汝等皆是雜姓，我家民吏，譬如烏鳥銜雜類骨聚在一處，何能教我佛法僧事？皆是我許。從菩薩出家，我常隨侍，至于今日。唯佛教我，我當受持。」時諸比丘語闡陀言：「長老！諸比丘善說所犯波羅提木叉中事，汝莫自身作不可共語，汝身當作可共語。長老！汝當為諸比丘說，如法、如律教，諸比丘亦當為汝說，如法、如律教。何以故？如來眾得如是增長，所謂共語共說共諫，共罪中出故。長老捨自身作不可共語。」一諫不捨，第二、第三諫猶故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長老闡陀自身作不可共語，乃至三諫不止。」佛告諸比丘：「是闡陀自用不可共語，乃至三諫不止者。汝去屏處三諫不止者，復於多人中三諫。復不止者，乃至僧中作求聽羯磨。」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長老闡陀惡性難共語，諸比丘如法善說所犯波羅提木叉中事，自用作不可共語，乃至已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若僧時到，今於僧中三諫，令止此事。」即於僧中諫：「長老闡陀！汝實惡性難共語，諸比丘如法如律說，汝自作不可共語，乃至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耶？」答言：「實爾。」應

僧中諫言：「長老！汝莫惡性難共語，諸比丘如法善說所犯波羅提木叉中事，汝莫自身作不可共語，乃至如來眾得如是增長，所謂共語、共說、共諫、共罪中出故。僧今慈心諫汝，饒益故。一諫已過二諫在，當止此事。」若不捨者，更第二、第三亦如是諫，猶故不止。諸比丘復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闡陀來。」即便呼來。佛問闡陀：「汝實惡性難共語，乃至僧中三諫不止耶？」答言：「實爾。」佛言：「闡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種種因緣，呵責自用、讚歎不自用。汝今云何自用反戾？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闡陀比丘而自用意作是言：『唯有佛語，我當受佛語。』」「諸比丘！是闡陀比丘，不但今日不受餘人語，但信我語。過去世時，亦曾如是。」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唯願樂聞。」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爾時有一長者，有奴字阿磨由，為性兇惡。爾時長者與諸婆羅門子遊戲園林，諸從人輩皆在園門外住。時阿磨由在園門外打諸從人，時諸從人被打者各告其主，時諸婆羅門子盡出呵之。時阿磨由不受其語，答諸婆羅門子言：『不隨汝語，我大家來呵我者，當受其語。』遂打不止。即來告阿摩由主。阿摩由主生得天眼，觀是鬪處下有金銀伏藏，其地凶故令其鬪耳。即往訶之，時奴即止。」佛告諸比丘：「爾時長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爾時阿摩由者，今闡陀比丘是。」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闡陀恃怙世尊，陵於他人。」佛言：「比丘！是闡陀比丘，不但今日恃我輕於他人，過去世時已曾恃我輕於他人。」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為國王師，常教學五百童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婆羅門法，餘姓不得妄聞。以奴親近供養故，得在其邊為諸童子說婆羅門法。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奴一時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弗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國王師婆羅門言：『我是波羅奈國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投大師學婆羅門法。』師答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復重聞，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即令教授五百門徒。五百童子言：『汝代我教，我當往來王家。』是師婆羅門無有男兒，唯有一女，便作是念：『今可以女妻之？耶若達多常在我家，便如我子。』即告之曰：『耶若達多當用我語。』答言：『從教。』復告之言：『汝莫還波羅奈，常住此國，我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即與。其女在家，如兒共作生活，家漸豐樂。是耶若達多為人難可，婦為作食恒懷瞋恚，甜酢醎淡生熟不

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奈來者，當從彼受作飲食法，然後作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呵逃在他國，當往捉來，或可得奴直。』便詣彼國。時耶若達多與諸門徒，詣園遊戲在於中路，遙見本主，即便驚怖密語門徒：『諸童子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國，稱謂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學婆羅門為師。以大學經典故，師婆羅門與女為婦，願尊今日勿彰我是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即便答言：『汝實我兒何所復言？但作方便早見發遣。』即將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辦種種飲食，奉食已訖，小空閑時，密禮婆羅門足，而問之曰：『我奉事夫耶若達多，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噉，當如先法為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子困苦他子女。』語此女言：『汝但速發遣我，我臨去時，當教汝一偈，汝誦是偈時，當使汝夫無言。』是女即語夫言：『尊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言語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為主求伴。婦於後奉食訖已，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即教說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麁食是常食，　但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本國。是耶若達多送主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時夫聞是偈已，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臭穢。』從是已後常作軟語，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時波羅奈國弗盧醯婆羅門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闡陀比丘是。彼於爾時已曾恃我[麥*欠]易他人，今復如是恃我勢力[麥*欠]易他人。」

佛告諸比丘：「依止俱舍彌比丘，皆盡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用戾語，諸比丘如法、如律教時，便自用意，作是言：『汝莫語我若好若惡，我亦不語汝若好若惡。』諸比丘諫彼比丘言：『長老！諸比丘如法、如律教，汝莫自用意。諸比丘教汝應當信受，汝亦應如法如律教諸比丘。何以故？如來弟子眾展轉相教、展轉相諫、共罪中出故，善法得增長。』諸比丘諫是比丘時，應捨是事。若不捨者，復第二、第三諫。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自用戾語者，闡陀比丘也。

諸比丘如法、如律教者，謂戒序、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法、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九十二波夜提、四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七滅諍法、隨順法，以此法律展轉相教。復次五眾罪法、四眾罪法、三眾罪法、二眾罪法、一眾罪法。復次六作捨法，展轉相教。復次波羅夷法、僧伽婆尸沙、波夜提，乃至越比尼罪，實非不實、時非不時、饒益非不饒益、軟語非麁言，慈心故，不求過，是名如法如律展轉相教也。

是比丘者，闡陀是也。

諸比丘者，謂一人、多人、僧。

三諫者，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也。屏處者，問言：「長老！汝實自用戾語，諸比丘如法、如律教，汝自身作不可共語耶？」答言：「實爾。」即便諫言：「長老！汝莫自用戾語，諸比丘如法、如律教，汝應當受，莫自身作不可共語，乃至展轉相教，得善法增長故。我今慈心教，汝當捨此事，一諫已過二諫在。」若不捨者，第二、第三亦復如是諫。多人中三諫亦如是。猶不止者，僧中作求聽羯磨。白言：「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自用戾語。諸比丘如法、如律教，不受其語，已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若僧時到，當於僧中三諫，令止此事。」即僧中問言：「長老實自用戾語，諸比丘如法、如律教，不受其語，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受耶？」答言：「實爾。」即復僧中諫言：「長老！莫自用意，諸比丘如法、如律教，乃至展轉相教，得善法增長故。今僧慈心諫汝，饒益故，當受僧語，捨此事。僧一諫已過，二諫在。」若不止者，至第二、第三諫捨者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若比丘於屏處三諫，若多人中三諫時不止者，諫諫犯越比尼罪。僧中諫時，初諫時未竟，越比尼罪；羯磨說竟，偷蘭罪。第二羯磨未竟，越比尼罪；說竟，偷蘭罪。若第三羯磨未竟，偷蘭罪；說竟，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罪起已，屏處諫乃至僧中一切越比尼罪、一切偷蘭罪，皆合成一僧伽婆尸沙。中間止者，隨止處治罪。是故世尊說：「若比丘自用戾語，乃至三諫不捨者，僧伽婆尸沙。」(十二戒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六群比丘於迦尸黑山聚落作諸非威儀事：身非威儀、口非威儀、身口非威儀。身非威儀者，若走來走去、跳行跳躑、倒行匍匐、扣盆戲笑、遞相擔負，作如是比種種身戲。口非威儀者，作象鳴、駝鳴、牛鳴、羊鳴、長聲、短聲、或相咽耳，作如是比種種音聲戲笑。身口非威儀者，令身斑駮半邊白、塗面令黑、染髮令白、拍鼓彈琴、擊節舞戲。時諸優婆塞來詣比丘，欲禮拜聽法，見如是事，心生不喜，便作是言：「阿闍梨！沙

門之法所為善行，當令不信者信，信者增信。而今所為悉皆非法，更令不信增長，信者心壞。」六群比丘即瞋恚言：「汝為我師，為我和尚？此是逆理，我當教汝，汝反教我。」瞋恚增盛，作身害、口害、身口害。身害者，入其家中牽曳小兒、打拍推撲、破損器物、折犢子脚、刺壞羊眼，至市肆上種種穀米、小麥、大麥、鹽、麨、酥、油、乳酪，悉和雜合，不可分別。田中生苗，其須水者開水令去，不須水者決令滿中，刈殺生苗焚燒熟穀，是名身暴害。口暴害者，詣王讒人加誣良善，是名口暴害。身口暴害者，屏處藏身恐怖其人、牽挽無辜，是名身口暴害。諸優婆塞皆瞋恚言：「沙門釋子作是非法，我等從今莫與供養。」時彼比丘遂持鉢乞食，其家見已，猶故與食，不至大惜。諸優婆塞復作是要：「沙門釋子作是暴害，我等從今莫令入門。」然後是比丘便到諸不信家乞食，初時與食。後續聞優婆塞斷食不與：「定是惡人，我何以與食？」復不聽入。然後便作身邪命、口邪命、身口邪命。身邪命者，作水瓶、木器賣、作盛酥、革囊、繩索、結網、縫衣。學作餅賣、學賣醫藥、為人傳信，如是種種求食，是名身邪命。口邪命者，誦呪行術，呪蛇呪龍、呪鬼呪病、呪水呪火，如是種種求食，是名口邪命。身口邪命者，手自然火、口說呪術、手灌酥油、灑散芥子，如是種種求食，是名身口邪命。時黑山聚落諸優婆塞，來詣舍衛城料理官事，官事訖已，往詣世尊，頂禮佛足已，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是黑山聚落優婆塞，六群比丘在彼間住，於彼聚落作諸非法。廣說如上。唯願世尊！當約勅之，令不在彼住者善。」
爾時世尊為優婆塞，隨順說法示教利喜已，禮足而去。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往黑山聚落，為六群比丘作驅出羯磨。」爾時阿難白佛言：「我不敢去。」佛言：「何故？」阿難答言：「世尊六群比丘躁性強暴，我若往者，譬如甘蔗田人乘車載甘蔗歸，諸童子輩逆出村外，捉甘蔗亂取就外噉食。彼六群比丘亦復如是，聞我往者，逆來道邊作非法事，或能為我作驅出羯磨，是故難去。」佛告阿難：「汝與三十人眾俱去，足能伏彼。」是時阿難與三十人，前後圍遶，往到黑山聚落。復有三十比丘，聞尊者阿難往到黑山聚落，自相謂言：「我未曾聞作驅出羯磨，當隨阿難到彼聚落，聽作驅出羯磨。」并前三十人合六十比丘，大眾而去。時六群比丘聞尊者阿難與六十人俱眷屬而來，為我作驅出羯磨，即生恐怖。時三文陀達多、摩醯沙達多走到王道聚落。長老闡陀、迦留陀夷，便一由旬迎尊者阿難，即懺悔言：「長老！我所作非善，犯諸過惡，從今已去不敢復作。」爾時眾僧受其懺悔。尊者阿難前到聚落，彼二人已懺悔，二人已走去；餘有殘住者，為作驅出羯磨。世尊不聽眾羯磨，羯磨眾故，二人、三人為作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

是某甲比丘等，於此聚落身非威儀，數作不止，道俗悉知。若僧時到，僧當為某甲比丘等身非威儀故作驅出羯磨，如是白。」「大德僧聽！是長老某甲比丘等身非威儀，數數不止，道俗悉知，僧今為某甲比丘等作驅出羯磨。諸大德忍某甲比丘等身非威儀作驅出羯磨，忍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初羯磨說竟。」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比丘等身非威儀作驅出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是口非威儀、身口非威儀亦如是；身害、口害、身口害亦如是；身邪命、口邪命、身口邪命亦如是，說白三羯磨。羯磨已，是六群比丘被驅出者，語諸比丘言：「闡陀比丘、迦留陀夷比丘亦行非法，何故獨驅我出而不驅彼？」眾僧語彼言：「是二比丘於一由旬迎僧懺悔，僧已聽悔。三文陀達多、摩醯沙達多走到王道聚落。汝等現在既不迎僧懺悔又復不走，故作羯磨驅出。」彼復作是言：「長老！僧今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俱共同罪，有驅出者、有不驅者。」諸比丘復諫：「長老！莫以非理謗僧，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不於同罪有驅出者、有不驅者。」諸比丘如是諫時，彼故不止。復第二、第三諫，堅持不止。尊者阿難為諸優婆塞，隨順說法，令其歡喜，供養眾僧還復如前。尊者阿難及諸大眾欲還舍衛，時諸比丘白尊者阿難：「今僧悉還，是僧伽藍與誰典知？」阿難言：「誰應任知？」諸比丘言：「長老闡陀應住。」阿難復言：「闡陀先已有過，令他生不信，何可留住？」便更安餘比丘已。

尊者阿難還舍衛城，禮世尊足於一面立。世尊知而故問：「阿難！汝等已於黑山聚落，作驅出羯磨耶？」答言：「已作。世尊！闡陀比丘、迦留陀夷比丘，於一由旬迎僧懺悔。三文陀達多、摩醯沙達多，即便走到王道聚落，餘諸比丘不來懺悔，復不走去，眾僧為作驅出羯磨。彼見闡陀、迦留陀夷不被驅出，便以非理謗僧言：『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有同共犯罪，有驅出者、有不驅者。』」佛告比丘：「是六群比丘以非理謗僧言：『隨愛、隨瞋、隨怖、隨癡，有同共犯罪，有驅出者、有不驅者。』作是語者，汝當去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止此事。」屏處問言：「汝等實以闡陀比丘、迦留陀夷故，非理謗僧言：『隨愛、隨瞋、隨癡、隨怖，俱共犯罪，有驅出者、有不驅者耶？』」答言：「實爾。」即屏處諫言：「長老！莫以非理謗僧。何以故？眾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不於同罪，有驅出者、有不驅出者。汝等莫作隨愛、隨瞋、隨怖、隨癡語言。長老！我今慈心諫汝，饒益故，當捨此事。一諫已過，二諫在。」若不捨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諫。及多人中三諫，猶復不止者，僧中作求聽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六群比丘以非理謗僧，已於屏處三

諫、多人中三諫不止。若僧時到，當於僧中三諫，令止此事。」即於僧中問是比丘：「汝實非理謗僧，已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不止耶？」答言：「實爾。」僧應諫言：「長老！莫以非理謗僧。何以故？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不同犯罪，有驅出者、有不驅者。今僧慈心諫汝，饒益故，當捨此事。一諫已過、二諫在。」若不止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諫，猶故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六群比丘已屏處三諫，乃至僧中三諫，猶故不止。」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非理謗僧，已屏處三諫，乃至僧中三諫，故不止耶？」答言：「實爾。世尊！」佛告六群比丘：「此是惡事，汝不聞世尊常讚歎易諫、呵責難諫耶？汝今云何難諫，執持不捨？六群比丘！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此六群比丘，以闡陀、迦留陀夷不驅出故，非理謗僧？」佛言：「此六群比丘不但今日以非理謗僧，過去世時已曾非理謗僧。」諸比丘言：「已曾爾耶？」佛言：「曾爾。」「唯願欲聞。」佛言：「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時王家畜養二狗，以金銀鎖繫、食用寶器，夜則解放令備守門戶。時王得頭痛病，經十二年療治不差，後漸得差。時王於眠中聞狗吠聲，王即驚覺頭痛便增。王問侍者：『向何等聲？』答言：『狗吠。』王即瞋怒，教勅侍者：『現狗驅出。』即如教驅出。時有一狗問驅者言：『何故驅我？』驅者答言：『王病小差，眠中聞狗吠聲，驚覺增病，是故驅汝。』狗復問言：『一切狗盡被驅出耶？』答言：『盡驅出。』又問：『王家二狗亦被驅耶？』答言：『王家二狗不驅，餘者盡驅。』狗便瞋恚言：『是王無道，隨愛、隨瞋、隨怖、隨癡。』狗即說頌曰：

「『若以狗為患，　一切應驅出；
而今不盡驅，　知是王無道。
家自養二狗，　不遣獨驅我；
當知是惡王，　隨愛瞋怖癡。』」

佛告諸比丘：「時王家狗者，今闡陀、迦留陀夷比丘是。餘狗者，今餘六群比丘是。爾時被驅，以二狗不驅故，非理誹謗。今日被驅亦復如是，以闡陀、迦留陀夷比丘不被驅故，非理謗僧。」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闡陀比丘，眾人欲安處知事，而阿難不聽？」佛告諸比丘：「是闡陀比丘不但今日欲還知事，阿難不聽；過去世時已曾欲舉為王，阿難不聽。」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唯願欲聞。」佛言：「過去

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壅中，有向陽暖處，有眾鳥類雲集其中。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鳥為王，令眾畏難不作非法。』眾鳥言：『善！誰應為王？』有一鳥言：『當推鶺鴒。』有一鳥言：『不可！何以故？高脚長頸，眾鳥脫犯啄我等腦。』眾咸言：『爾。』復有一鳥言：『當推鵝為王，其色絕白眾鳥所敬。』眾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白項長且曲，自頸不直，安能正他？』又復言：『正有孔雀，毛衣彩飾，觀者悅目，可應為王。』復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舞時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禿梟應為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勤伺，守護我等，堪為王者。』眾咸言：『可。』爾時有一鸚鵡鳥，在一處住，有智慧，作是念：『眾鳥之法夜應眠息；是禿梟法夜則不眠。而諸眾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得眠睡，甚為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正欲不言，『眾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眾鳥前，舉翅恭敬，白眾鳥言：『願聽我說一偈。』時眾鳥即說偈答言：

「『黠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耆；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時鸚鵡聞眾鳥說偈，聽已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禿梟王；
歡喜時覩面，　尚令眾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觀。』

「時眾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鸚鵡鳥聰明黠慧，堪應為王。』便拜為王。」佛告諸比丘：「彼時禿梟者，今闡陀比丘是。鸚鵡鳥者，今阿難是。彼於爾時已曾遮彼，不聽為王；今復遮彼，不聽知事。」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有諸比丘依止城、若聚落住，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亦見亦聞，行惡行亦見亦聞。諸比丘應語是比丘言：『長老！汝等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亦見亦聞，行惡行亦見亦聞。長老！汝等出去，不應是中住。』是比丘語諸比丘言：『大德！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何以故？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諸比丘應語是比丘言：『長老！汝等莫作是語「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何以故？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諸長老！汝等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亦見亦聞，行惡行亦見亦聞，汝等出去，莫此中

住。』是比丘諸比丘如是諫時，若堅持是事不捨者，諸比丘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故。第二、第三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諸比丘者，若僧、若多人、若一人。
依止城、若聚落住者，云何依止聚落住？若比丘於彼聚落中得衣被、飲食、床臥、病瘦湯藥等，是名依止住。若復不得衣食、床臥、病瘦湯藥等，但依止聚落，得免諸難，亦名依止住。若復比丘不依聚落免難，但依止聚落界住者，亦名依止住。
污他家者，他家名若剎利家、婆羅門家、若毘舍家、首陀羅家，是名他家。污者，若比丘於聚落中作非梵行、飲酒、非時食，是不名污他家。若聚落中人先有信心供養眾僧、興立塔寺，令彼退滅，是名污他家。
行惡行者，身非威儀、口非威儀、身口非威儀、身暴害、口暴害、身口暴害、身邪命、口邪命、身口邪命。
污他家行惡行亦見亦聞者，作諸惡行，聚落中人亦見亦聞。
諸比丘語是比丘言：「長老！汝等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亦見亦聞，行惡行亦見亦聞，莫此中住。」是比丘作是言：「諸長老！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有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諸比丘復語是比丘言：「長老！莫作是語，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汝捨是事。」
是比丘故堅持不捨，非理謗僧者，六群比丘是也。
諸比丘者，若僧、若眾多人、若一人。
三諫者，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也。屏處諫者，屏處問言：「汝長老！實以非理謗僧言：『隨愛、隨瞋、隨怖、隨癡，有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耶？』」答言：「實爾。」即復呵言：「長老！莫作是語，非理謗僧。何以故？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不於同罪中有驅者、有不驅者。我今慈心諫汝，饒益故，當止此事，一諫已過二諫在。」若不止者，復第二、第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者，僧中作求聽羯磨。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非理謗僧，已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若僧時到，今於僧中三諫，令止是事。」僧中應問：「長老！汝實非理謗僧，作是語：『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乃至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耶？」答言：「實爾。」僧應諫言：「長老！汝莫非理謗僧。何以故？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不於同罪，有驅者、有不驅者。今眾僧慈心諫汝，饒益故，一諫已過，二諫在，當捨此事。」若不捨者，應第二、第三諫，捨者善；若不捨，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是比丘屏處諫時，三諫不止，諫諫越比尼罪。多人中三諫，亦復如是。僧中初說未竟，越比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二說未竟，越比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三說未竟，偷蘭罪；說竟，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起已，除四偷蘭罪非理謗僧，諸餘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一切越比尼罪、一切偷蘭罪，都合成一僧伽婆尸沙。中間止者，隨止處治罪。是故說：「有諸比丘依止城、若聚落住，乃至第二、第三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婆尸沙。」(十三戒竟)

二不定法初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長老優陀夷同聚落舊知識婆羅門有一女，新到夫家，愁憂不樂，遣信白父：「願來看我，若不能得來者，語阿闍梨優陀夷來看我。」其父聞已，詣優陀夷所語言：「我女新到夫家，愁憂不樂，遣信喚我，并喚阿闍梨。我今俗人多事不能得往，願阿闍梨數數往看。」優陀夷言：「可爾！汝不囑我尚欲往看，何況相囑。」長老優陀夷明日晨朝著入聚落衣，往到其家。時彼女人掩戶而坐。優陀夷在外喚言：「某甲在不？」女言：「是誰？」答言：「我是優陀夷！」女言：「阿闍梨來入！阿闍梨來入！」即入其房。於房內坐，與共語言。時姑毘舍佉鹿母，有三十二子，亦有三十二兒，婦皆悉福德吉相成就。是時毘舍佉鹿母常教誡兒子諸婦，勸導父母親屬，次到是女房前。是毘舍佉鹿母，善解時宜不卒入房，踟躕戶外。戶孔中見房內有人剃髮著染衣，睒瞬細語，知是出家人。但不知是比丘，為是比丘尼，便喚此婦。婦應曰：「是誰？」答言：「是我。」白言：「大家來前。」問：「汝邊是誰婦？」答言：「阿闍梨優陀夷！」優陀夷言：「優婆夷，何以不前？」鹿母即入而作是言：「阿闍梨優陀夷！此間坐耶？」答言：「如是。」白言：「阿闍梨此坐非明白處，設有善惡誰證知者？當以此事，語諸比丘。」優陀夷言：「汝說何等？」毘舍佉鹿母言：「見優陀夷與女人共坐。」優陀夷言：「我亦當向佛說汝。」毘舍佉鹿母言：「欲說何等？」優陀夷言：「我見毘舍佉鹿母，與他男子共坐。」毘舍佉鹿母言：「何等男子？」優陀夷言：「我非男子耶？」毘舍佉鹿母言：「阿闍梨！佛不制我不與男子共坐，然阿闍梨是出家人，應護沙門法。」優陀夷言：「咄哉！汝惱我不少。」便起出去，復在一露處，與女人共坐。毘舍佉鹿母教誡兒婦已出，復見優陀夷與女人露處共坐語，往到其邊，語優陀夷言：「此是不善，非沙門法。云何與女人露處共坐？當以是事語諸比丘。」優陀夷言：「何所說？」毘舍佉鹿母言：「見優陀夷獨與

女人露處共坐。」語優陀夷言：「我亦當向佛說汝事。」毘舍佉鹿母言：「為何所說？」優陀夷言：「我見鹿母與男子露處共坐語。」毘舍佉鹿母言：「何等男子？」答言：「我非男子耶？」毘舍佉母言：「我是俗人共男子坐，佛法所聽。尊是沙門應自防護，云何爾耶？」優陀夷言：「汝處處惱我。」作是語已，即便起去。時毘舍佉母即以是事白諸比丘，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喚優陀夷來。」即便喚來。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優陀夷：「此是惡事。汝愚癡人！俗人尚知出家宜法應行不應行。汝出家人而更不知坐起言語，應與不應與。汝常不聞世尊種種因緣，呵責隨順婬欲，讚歎離欲耶？汝今云何作此惡事？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集已，爾時世尊以是因緣，向諸比丘廣說過患事，起種種因緣，呵責過患。起已為諸比丘隨順說法：「有十事利益故，如來應供正遍知為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何等十？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三者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無羞人故；五者有慚愧者得安樂住故；六者不信者令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於現法中得漏盡故；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為諸天世人開甘露施門故，是名十。如來、應供、正遍知為諸弟子制戒，未聞者聞，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女人獨屏覆處、可婬處坐，可信優婆夷於三法中一一法說，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若波夜提。比丘自言：『我坐是處。』三法中一一如法治，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若波夜提，應隨可信優婆夷所說，如法治。」彼比丘是初不定法。

「若比丘與女人獨露現處、不可婬處坐，可信優婆夷，於二法中一一法說，若僧伽婆尸沙、若波夜提。比丘自言：『我坐是處。』二法中一一如法治，若僧伽婆尸沙、若波夜提，應隨可信優婆夷所說，如法治。」彼比丘是二不定法。

比丘者，受具足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和合非不和合，十眾、十眾已上，年滿二十非不滿二十，是名比丘。

女人者，若母、姊妹、親里、非親里；若老、若少、在家、出家。

屏覆者，若闇處、若覆障處。

可婬處者，男女共事無可羞處。

獨者，一男一女，更無餘人。設有餘人，若眠、若狂、若嬰兒、非人、畜生，亦名獨。

共坐者，相近坐。

可信優婆夷者，成就十六法，名可信優婆夷。何等十六？歸佛、歸法、歸僧、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僧未得利能令得，已得利能令增長、僧未有名稱能令名聞遠著、僧有惡名能速令

滅、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離欲、向成就聖戒，是十六法成就者，是名可信。
是比丘自言：「知事，不知坐。」應治是事。若言：「知坐，不知事。」應治坐。若言：「知事知坐。」應二俱治。若言：「不知事不知坐」者，應如優婆夷所說，應作覓罪相羯磨治。
比丘者，如上說。
女人者，若母、姊妹、若大、若小、在家、出家。
獨者，一男一女，更無餘人。設有人者，若眠、若狂、嬰兒、非人、畜生，是亦名獨。
露現處者，明中露地，無諸屏障，是名露現處。
不可婬處者，若男女共事可羞恥處。
坐者，相近坐也。
可信優婆夷者，成就十六法，如上說，是名可信也。
是比丘自言：「知事不知坐。」應治是事。若言：「知坐不知事。」應治是坐。若言：「知事、知坐。」應二俱治。若言：「不知事亦不知坐」者，應如可信優婆夷所說，應作覓罪相羯磨治。是故說：「若比丘與一女人獨屏覆處、可婬處坐，乃至可信優婆夷所說，如法治彼比丘，是初不定法。若比丘與女人獨露現處、不可婬處坐，乃至可信優婆夷所說，如法治彼比丘，是二不定法。」(二不定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七

摩訶僧祇律卷第八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三十尼薩耆波夜提法之初

佛在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爾時長老難陀、優波難陀遊諸聚落，多得衣物滿車載來。爾時世尊晨朝時聞重車聲，知而故問諸比丘：「何等車聲？」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長老難陀、優波難陀，遊諸聚落多得衣物滿車載來，是彼車聲。」世尊即時便作是念：「我諸弟子乃爾多求衣物。」後於一時冬中八夜大寒雨雪，時世尊初夜著一衣，在有覺有觀三昧。至中夜時，覺身小冷，復著第二衣。至後夜時，復覺身冷，著第三衣，便作是念：「我諸弟子齊是三衣，足遮大寒大熱、防諸蚊虻，覆障慚愧、不壞聖種。若性不堪寒者，聽弊故衣，隨意重納。」於是世尊夜過晨朝，詣眾多比丘所，敷尼師檀坐。語諸比丘：「我一時晨朝聞重車聲，問諸比丘：『何等車聲？』諸比丘言：『長老難陀、優波難陀，遊諸聚落多得衣物，是彼車聲。』我作是念：『我諸弟子多求衣物，廣生樂著。』我復一時冬中八夜，乃至重著三衣，便作是念：『我諸弟子齊此三衣，足止大寒大熱、防諸蚊虻，覆障慚愧、不壞聖種。』我從今日聽諸比丘齊畜三衣。若得新者，兩重作僧伽梨，一重作鬱多羅僧，一重作安陀會。若性不堪寒者，聽弊故衣，隨意重納。」

復次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時一聚落中有三摩訶羅比丘共住。一摩訶羅死，有多衣物，而不知分。一比丘言：「我須僧伽梨。」第二復言：「我亦須之。」如是一一物皆競欲得，不能斷當。爾時優波難陀遊諸聚落，過彼住處，是摩訶羅等遙見彼來，便作是念：「是釋種子端正姝好，佛種出家，當為我等止此諍事。」即便白言：「我此住處有諸衣物，各競欲取不能得分。尊者今日為我止此諍事，得分衣物。」優波難陀答言：「我今為汝分物，多起怨嫌。」摩訶羅言：「不為我分者，誰當分之？我等寧可詣諸外道求分物耶？」優波難陀復言：「當先作要，隨我語者我當為分。」答言：「從教。」語言：「盡出物來。」即便出之，隨為分作三分。時摩訶羅作是念：「我正有二人而作三分，彼故當欲取一分耶？寧使取一分，且止我諍。」分為三分已，復問摩訶羅言：「物盡出來，莫使後復致諍。有不欲出者，第二人復持來出。」答言：「已盡。」時優波難陀在二分中間立，二摩訶羅中間著一分。作是言：「汝等聽我說羯磨。」答言：「爾。」便作是言：「是二分并我，如是我有三；汝二共一，如是汝有三。是三彼三，二三平等不？」

是摩訶羅已先作要，又復畏難釋種子故，不敢復言。是二摩訶羅共得一分，故不知分。復白言：「長老！我今此分當云何分？」爾時優波難陀即與分作二分，摩訶羅便各持去。

爾時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佛言：「云何，世尊！是優波難陀欺彼摩訶羅比丘？」佛語諸比丘：「是優波難陀不但今日欺彼比丘，過去世時已曾欺彼。」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答言：「曾爾！過去世時，南方國土有無垢河，河中有二水獺：一者能入深，二者入淺。時入深水者，捕得一鯉魚，如《生經》中廣說。」

復次佛在毘舍離，廣說如上。有五事利益故，如來五日一行諸比丘房。爾時世尊遍行諸房，至難陀房中，見其房內多畜衣物。有桁曬衣物者、有縫衣者、染衣者、打衣者、作淨者。難陀如是分處，喻如欲作大會布施一切僧物。時世尊知而故問難陀：「是誰衣物？」答言：「我許。」佛言：「比丘！此衣太多。」難陀白佛言：「世尊！先聽兩重僧伽梨：一重欝多羅僧、一重安陀會。」佛言：「此衣故多。」答言：「世尊！我有共行弟子、依止弟子等衣物，各作兩重僧伽梨：一重欝多羅僧、一重安多會，及作沙彌等衣。」佛言：「此衣猶多。」又白世尊：「我出家人臨時難得，是故此諸衣物浣染作竟，舉著器中。若衣壞時，當取易代。」佛告難陀：「此是惡事，汝出家人云何計常貪著？汝常不聞世尊呵責多求多欲難滿，讚歎少欲知足耶？汝今多欲難滿，廣求衣物積畜餘長，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云何畜長衣受用？從今已去，若有長衣，聽一宿。」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難陀多畜諸衣不知厭足？」佛告諸比丘：「是難陀不但今日多畜諸衣不知厭足，過去世時已曾多畜不知厭足，如《鳥生經》中廣說。」

復次佛住俱舍彌，為諸天世人恭敬供養。世尊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俱舍彌城，次行乞食。爾時國王夫人名舍彌，以千五百張氈奉上世尊。佛告阿難：「持是氈衣與諸比丘。」長老阿難即持與諸比丘。諸比丘不受，語阿難言：「用劫貝為？浣染未竟，已不如法。」時阿難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阿難：「從今已去若得長衣，聽至十日。」有諸比丘，長衣滿十日，持是諸衣往白世尊：「此衣滿十日，今當云何？」佛告比丘：「若知識比丘邊，作淨施法。若復捨故受新，十日一易。」復次佛在毘舍離，毘舍離人年年飯僧食已布施衣物，諸比丘不受。諸檀越詣佛所，禮足已白佛言：「頗有方便，聽諸比丘取衣受用，令施者得福，受者得利不？」佛言：「得。」如上廣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捨，若得

長衣，得至十日畜。過十日者，尼薩耆波夜提。」
衣已竟者，比丘三衣已成，是名衣竟。不受迦絺那衣亦名衣竟；已捨迦絺那衣亦名衣竟；浣染衣訖亦名衣竟。
衣者，欽婆羅衣、劫貝衣、芻摩衣、俱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復有衣名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尼師檀、雨浴衣、覆瘡衣、納衣、居士衣、糞掃衣、若作、若不作、如法衣、不如法衣、知識衣、迦絺那衣。
已捨者，捨迦絺那衣有十事捨：受衣捨、衣竟捨、時竟捨、聞捨、出去捨、失去捨、壞捨、送衣捨、時過捨、究竟捨。
齊十日者，數極至十日也。
長衣者，除所受持衣，餘衣是，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長衣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懺悔。不捨而悔者，越比尼罪。
波夜提者，能墮惡道，開罪、現罪、舉罪，施設罪名也。
若比丘一日得十領衣，乃至十日不作淨，過十日，一切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一日得十領衣，半作淨、半不作淨。若作淨者，是應淨法。半不作淨者，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作淨；二日復得衣、三日作淨；三日復得衣、四日復作淨；四日復得衣、五日作淨；五日復得衣、六日作淨；六日復得衣、七日作淨；七日復得衣、八日作淨；八日復得衣、九日作淨；九日復得衣、十日作淨；十日復得衣，至十一日，一切盡尼薩耆波夜提，以相續不斷故。若比丘一日得衣，即日作淨，乃至十日得衣、十日作淨；十一日得衣，十一日作淨，犯越比尼罪，以無間故。間者，比丘一日得衣，更停九日。二日得衣，更停八日。三日得衣，更停七日。四日得衣，更停六日。五日得衣，更停五日。六日得衣，更停四日。七日得衣，更停三日。八日得衣，更停二日。九日得衣，更停一日。十日得衣，即十日作淨。十一日得衣不應受，是名間。若比丘前得衣多、後得衣少，以前衣力故，得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前得衣少、後得衣多，以前衣力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前衣有、中間無，若有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前衣無、中間有，若有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不受迦絺那衣謂受想、捨迦絺那衣不捨想、不受衣謂受想、不作淨謂淨想、不與謂與衣想、不記識謂記識想、愚、內心、非處作淨。
不受迦絺那衣謂受想者，比丘不受迦絺那衣，自謂已受，長衣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捨迦絺那衣不捨想者，比丘已捨迦絺那衣，而自謂未捨，長衣過十日，犯尼薩耆波夜提。

不受衣謂受想者，若比丘三衣自不受，便謂已受想，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不作淨謂淨想者，比丘畜長衣不作淨施，而謂已作淨施，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不與謂與想者，是衣不與塔、不與僧、不與人，而謂呼與，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不記識謂記識想者，若比丘不記識，言：「此是尼師檀、此是覆瘡衣、此是雨浴衣。」而謂記識，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愚者，若比丘得衣，愚闇故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內心者，內心說淨，而口不言，是名非法淨，犯越比尼罪。若口說者，無罪。
非處者，若俗人、若畜生、若無心邊作淨，是不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比丘長衣應作淨，何等人邊作淨？」佛告優波離：「當於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邊作淨。」又問：「相離近遠，得從彼作淨？」佛言：「齊三由旬，知其存亡。」優波離白佛言：「世尊！長衣沙彌邊作淨，是沙彌受具足，當云何？」佛言：「稱無歲比丘名作淨。」優波離復問：「是無歲比丘若死者云何？」佛言：「得停十日，於餘知識邊作淨。」復問：「齊幾許應作淨？幾許不作淨？」佛言：「廣一肘、長二肘，應作淨。」
若比丘二人共物，未分不犯；若分得已應作淨，若不作淨，過十日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婆羅門舍請僧食并施衣物。有病比丘，囑人取衣分，是比丘持衣分來，雖久未與，不犯，若得已，應作淨。不作淨者，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聞若師、若弟子送衣與，未得，雖久不犯；若得已應作淨，若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令織師織衣，衣竟雖久，未與，比丘不犯；得衣已應作淨，若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買衣，雖價決了，未得，不犯；得已應作淨，若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為佛為僧供養故，求衣物集在一處，雖久未用，不犯。若比丘於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阿難設會處、羅云設會處、五歲會處，大得布施諸衣物，是物入僧未分者，雖久不犯；是物已分，多人共得一分，中有善毘尼人，能為眾人同意作淨者，無罪；若不作淨者，過十日，犯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道路行恐畏處，藏衣而去，過十日取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有人取是衣物，持來與比丘者，亦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為賊所逐，遂便捨衣走，過十日已有人得衣，來還比丘者，無罪。不失失想、失不失想、若失

失想，皆不犯，過十日無罪。不失不失想，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長衣過十日，欲捨衣者，當求持律比丘、能羯磨人，請諸知識比丘，出界外。若無界場，應結小界，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於此地，齊僧坐處外一尋以內，於其中作羯磨。諸大德聽！於此處齊僧坐處外一尋已內，於其中作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不羯磨地者，不得作僧事，若作者得越比尼罪。律師應語是比丘言：「汝捨此衣。」是比丘應踧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某甲比丘是長衣過十日，犯尼薩耆，我今於僧中捨。」持律復問：「汝是衣曾受用不？」若言：「受用。」應語：「汝得波夜提罪，受用不淨衣故，隨用得越比尼罪。」若言：「不受用」者，語言：「汝得波夜提罪。」是比丘於持律前踧跪合掌白言：「長老憶念！我某甲長衣過十日，已於僧中捨。此中犯波夜提罪，今於長老前悔過，不敢覆藏。」持律問言：「汝自見罪不？」答言：「見。」應教：「更莫復作。」答言：「爾。」如是第二、第三說。若受用者：「長老憶念！我某甲比丘長衣過十日，已於僧中捨。此中犯波夜提罪，及受用不淨衣隨用，得越比尼罪。是一切罪，今向長老誠心悔過，不敢覆藏。」持律問言：「汝自見罪不？」答言：「見。」「汝更莫作。」答言：「頂戴持。」如是第二、第三說。律師問：「此眾中誰是汝知識？」答言：「某甲。」即語隨次坐。應說羯磨：「大德僧聽！某甲比丘長衣過十日，已於僧中捨，已如法作。若僧時到，僧持此衣，與某甲知識比丘，如是白。」「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長衣過十日，已於僧中捨，已如法作。僧今持此衣與某甲知識比丘，諸大德忍持此衣與某甲知識比丘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初羯磨。」如是第二、第三說。「僧已忍，持此衣與某甲知識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知識比丘應即日、若明日還彼衣，亦不得於眾僧前還，亦不得停久過半月還也。是比丘得衣已，若受持、若作淨、若不知受持及不知作淨者，當教言：「我某甲，此僧伽梨、此欝多羅僧、此安多會，盡受不離宿受持。」如是三說。若作淨者，應教言：「我某甲比丘，是長衣淨施與某甲，某甲於我邊不計意若浣染縫，有因緣事當隨意用。」如是三說。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捨，長衣齊十日，畜過十日者，尼薩耆波夜提，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婆羅門請眾僧經宿供養，并施衣物。諸比丘聞彼請僧，各作是念：「今時和適不寒不熱，我等但著上下衣往，若彼得施衣，當作三衣受持。」即便著上下衣去。

爾時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開一房戶見架上多衣。世尊知而故問：「架上多衣者為是誰許？」有病比丘白世尊

言：「有婆羅門，請諸比丘經宿供養布施衣物，是諸比丘以天時暖，留此諸衣，著上下衣去。若彼得施衣，當受作三衣。」佛告諸比丘：「當知如來應供第一樂人，出家離第一樂，而隨所住處，常三衣俱持鉢乞食。譬如鳥之兩翼，恒與身俱。汝等比丘！云何捨本族姓以信出家？應當如是，所至到處法衣隨身，不應離宿。」

復次佛在舍衛城，安居訖詣王舍城。時有一比丘，王舍城中以信出家，於餘聚落安居訖。聞世尊安居訖詣王舍城：「我今當往問訊世尊！并從佛去過看親里，天時不寒不熱，我當留一衣，但著上下衣去。」乃至世尊種種呵責比丘之法，法衣應器常與身俱，譬如鳥飛毛羽自隨，不應離宿。

復次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精舍，長老舍利弗作是念：「我今當為饒益親里故，往詣那羅聚落安居，意復不欲遠離世尊。以恭敬故，難往白佛。」諸比丘聞已，即以是事廣白世尊。佛告諸比丘：「從今日聽王舍城竹園精舍、僧那羅聚落僧共作一布薩界，令舍利弗安樂住。」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從今日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聚落作一布薩界。若僧時到，僧今從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聚落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爾時尊者舍利弗於那羅聚落結安居，日日詣竹園精舍，禮世尊足。值天七日連雨，便作是念：「我今體羸，是僧伽梨重，正欲持去，被雨遂重；若不持去，脫不得還，便應捨墮。且住待雨晴已，往詣世尊。」道逢諸外道，即共論議，如《沙門果經》中說。然後往詣世尊！禮拜問訊。佛知而故問：「舍利弗！何以多日不現？」即向世尊廣說上事。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從今日後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聚落作不離衣宿界，令諸比丘得安樂住。」羯磨者當作是說：「大德僧聽！今從王舍城竹園精舍至那羅聚落，除聚落及聚落界，作不失衣法。若僧時到，僧從王舍城至那羅聚落，除聚落及聚落界，作不失衣法，如是白。」「大德僧聽！從王舍城竹園精舍，至那羅聚落，除聚落及聚落界。僧今於是中作不失衣法。諸大德忍從王舍城至那羅聚落，除聚落及聚落界，是中作不失衣法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忍，從王舍城至那羅聚落，除聚落及聚落界，作不失衣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不失衣法已，此王舍城趣那羅聚落道兩邊，各二十五肘名為界。若衣在道中得，道左右各二十五肘置衣。王舍城得，至那羅聚落無罪，置衣那羅聚落亦如是。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聚落亦復如是。如舍利弗因緣、目揵連因緣，亦復如是。

復次世尊住舍衛城祇洹精舍，有一比丘食後欲詣開眼林坐禪，便作是念：「我或於彼中宿，便失僧伽梨。」即持三衣去。過見世尊，

佛知而故問：「比丘！何以多持衣行？」答言：「世尊！我欲往開眼林坐禪，暮脫不還，恐失僧伽梨，故持三衣去。」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後從祇洹林，至開眼林、東坊精舍、西坊精舍、東林精舍、西林精舍、王園精舍、受籌塔婆羅林精舍，盡同作不失衣法，令諸比丘得安樂住。」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今從祇洹至開眼林，東林精舍乃至受籌塔，是中除聚落及聚落界。若僧時到，僧從祇洹林，乃至受籌塔羯磨，作不失衣法，如是白。」「大德僧聽！從祇洹林乃至受籌塔，是中除聚落及聚落界，僧今作不失衣法。諸大德忍從祇洹林至開眼林，乃至受籌塔，作不失衣法，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從祇洹林至開眼林，乃至受籌塔，作不失衣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復次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爾時舍衛城中失火。時城中諸人象馬車乘男女擔負衣物出城，諸比丘多於城中寄衣，畏火燒衣故急走向城。城中諸人不信佛者，皆呵責言：「我等火逼出城避難，是沙門等向城而走，如蛾赴火，有何急事？」時有人言：「汝莫語此沙門輩不順正理，欲取人物，譬如賊伺人慢藏，如醫治病，以自濟活。是沙門輩亦復如是，伺人災患向城而走，是壞敗人有何道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即呼來已，佛問諸比丘：「汝等何故向城而走，為世人所嫌？」答言：「我等衣物先在城中，城中失火，畏火燒故，走往取之。」佛問比丘：「汝等云何僧不作羯磨，而離衣宿？」答言：「作羯磨。」復問：「云何作？」答言：「通結舍衛城。」佛告比丘：「汝等云何阿練若處，通結聚落？從今已後不聽阿練若處通結聚落，應阿練若處通結阿練若處、聚落處通結聚落處。若阿練若處通結聚落，聚落處通結阿練若處者，得越比尼罪。」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捨，若三衣中離一一衣餘處一宿，除僧羯磨，尼薩耆波夜提。」

衣竟者，三衣已成是名衣竟；不受迦絺那衣亦名衣竟；捨迦絺那衣亦名衣竟；浣染竟亦名衣竟。衣者，劫貝衣、欽婆羅衣、芻摩衣、憍奢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

捨迦絺那衣者有十事，從受衣捨，乃至究竟捨。

一宿者，從日未沒至明相出時。

三衣者，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

除僧羯磨者，僧不作羯磨，不聽離衣宿。設作羯磨，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眾不成就，若羯磨一一不如法，是名不作作。羯磨者，白成就、羯磨成就、眾成就、一一羯磨如法，是名僧作羯磨，世尊說無罪。

尼薩耆波夜提者，此衣應僧中捨，波夜提應悔過。不捨而悔者，得越比尼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界者，羯磨界、遊行界、依止界、七奄婆羅界。
羯磨界者，廣略聚落，稱名標幟，隨曲避難。諸方廣者，如摩頭羅國，有叢林精舍。摩頭羅東有遙扶那河，河東有仙人聚落精舍。時仙人聚落精舍，比丘遣使白叢林精舍僧言：「我欲共結一布薩界。」問言：「何以故？」答言：「彼間多好飲食、得別房衣、得安居衣，是故欲同。」應報言：「為衣食來者，此非所宜，但彼間住。」若言：「我所住處多年少比丘，不善契經、比尼、阿毘曇，不善觀陰、界、入、十二因緣，是故欲來就諸長老學契經、毘尼、阿毘曇，陰、界、入、觀十二因緣。」彼應語言：「汝後僧作羯磨法事時，不作障礙者，當共汝同。應語一切比丘盡來，若不來者，一切盡出界去。若來若出界去已，當作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從今叢林精舍、仙人聚落精舍，是中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若僧時到，僧是叢林精舍、仙人聚落精舍，是中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大德僧聽！是叢林精舍、仙人聚落精舍，是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僧今共作一布薩界。諸大德忍從叢林精舍、仙人聚落精舍，是二界共作一布薩界者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磨頭羅叢林精舍、仙人聚落精舍，是二界共作一布薩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中間無河水者，應一處作羯磨。中有河水者，應三處作羯磨：一、摩頭羅精舍；二、水中；三、仙人聚落精舍。若河水中有洲者，應五處作羯磨：一、摩頭羅精舍；二、水中；三、洲上；四、水中；五、仙人聚落。如陸地，道兩邊各二十五肘，水中亦爾。一時夏水漲，比丘受欲來應羯磨，為水所漂出界去，殆死得出。白諸比丘：「我向持欲來，為水所漂，殆死得出，今可廣結界不？」諸比丘言：「得，汝去上下水三由旬作識，若樹、若石、若堆，如是等作識來。」說羯磨者應作是言：「大德僧聽！從磨頭羅精舍至仙人聚落精舍，從分齊以來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上下水中。若僧時到，僧從摩頭羅精舍至仙人聚落精舍，河水上下從分齊已來，作一羯磨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復有一時持欲來赴羯磨，就船欲渡。船師挽船上流，然後當渡。語比丘言：「船重難牽，汝可步去，至應渡處便上。」是比丘以持欲故，不應上岸。出界失欲故，便於岸底涉水而進。船去疾，遂出界分。比丘即於界內，直浮趣船，水復漂船下過三由旬。比丘復應捨船，直浮趣岸，到彼已涉水尋岸而上。到道口入界內，然後上岸，是名廣說。

略說者，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今從摩頭羅精舍至仙人聚落精舍，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若僧時到，僧今從摩頭羅精舍、仙人聚落精舍，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略說界。

聚落界者，如磨頭羅西精舍、聚落精舍，欲共作一布薩界者，應稱名齊三由旬內諸精舍作一羯磨。羯磨者應如是說：「大德僧聽！從今日恬精、舍車精舍、勝精舍、不亂精舍、賢精舍、戒次第精舍、螺精舍、酪村精舍、黃精舍等，是諸精舍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若僧時到，僧是諸精舍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聚落界。

稱名界者，說羯磨比丘不知諸精舍名，令舊比丘知名字者，僧中唱諸精舍名字已，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從今日是某甲比丘所說諸精舍名字，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是諸精舍共作一布薩界。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所說諸精舍名字，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為稱名界。

幖幟界者，作如是言：「大德僧聽！從今日齊幖幟，若石、若山、若井、若埠、若樹、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作一布薩界。若僧時到，僧齊幖幟，若石、若山、若井、若樹，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羯磨人不知幖幟者，先令舊比丘僧中唱，如上稱名界，說是名幖幟界。

隨曲界者，有聚落邊精舍故壞，多有供養眾僧敷具，欲與諸精舍比丘共作一布薩界，修治精舍，共用此物。諸處比丘有欲共者、有不欲共者。諸欲共者，應盡來集、若出界去；其不欲者，自當精舍界作標幟住。諸欲共者，來集一處已，羯磨者應作是言：「大德僧聽！從今日此一住處某甲住處，齊幖幟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共作一布薩界。若僧時到，僧此住處、某甲比丘住處齊幖幟以來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隨曲界。

避難界者，一住處諸比丘，前安居、後安居日已過，有事難起，若賊難、王難、若奪命、若破戒、若水多虫漉不能淨，欲至餘精舍避此諸難，去三由旬內。若彼有比丘，若呼來、若出界去。羯磨者作是說：「大德僧聽！今日是住處彼某甲聚落精舍，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共作一布薩界。若僧時到，僧從今日是中住處、彼某甲聚落精舍，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到彼處，復欲就餘精舍者，當捨先界，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住處、先住處作別說戒，若僧時

到，僧是住處先某住處，作別說戒，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復欲進前精舍者，復取三由旬內，共作一布薩界。復欲進前者，當捨後結前，乃至前求適意住處，如是隨意結、隨意捨，是名避難界。

諸方界者，若比丘夏安居中，若諸難起，若王難、若賊難、若奪命難、若破戒、若水多虫漉不可淨，隨四方各三由旬內，自在結界，亦如上說。若難卒至，不得作羯磨，出去無罪。是名諸方。是謂羯磨界。

遊行界者，六十家聚落界、隔障界、樓閣界、兩道界、井界、樹界、園界、連蔓界、暫宿界、船界、舍內界、並界。

六十家聚落界者，如釋迦梨國大聚落、蘇彌國大聚落、摩頭羅國大聚落、巴連弗邑大聚落，是諸聚落各別起屋。若比丘置衣在一屋，人在第三屋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還，尼薩耆。日光滅去至明相出還，無罪。日光未滅去、明相未出還，無罪。一切屋中盡有比丘住者，無罪。若結界者，無罪。周匝有垣牆者，無罪；周匝有塹者，無罪；周匝有渠水者，無罪；共一門者，無罪。若道於聚落中過，若比丘衣在道左，身度道右，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亦如上說。若比丘道中臥，持三衣枕頭，衣離頭者，尼薩耆。以不可截衣故，一切應捨。若聚落周匝牆圍遶、若塹、若籬、若一門，門有閉者，皆無罪，是名六十家聚落界。

隔障界者，亦如是。

樓閣界者，若梯閣道外，各二十五肘為界，若比丘置衣閣上，過二十五肘，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還，尼薩耆。日光滅去、明相出還，無罪；日光未滅去、明相未出還，無罪。若比丘樓閣上住，畏賊來攻樓閣，故持衣出樓閣外二十五肘外藏，還樓閣上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還，尼薩耆，亦如上說。若比丘夜中大小行，離衣二十五肘內，與衣合無罪，是名樓閣界。

兩道界者，步道、車道。步道者，有比丘畏寒故至諸暖國，或畏熱故詣諸涼國。道行時，師與諸伴共行，並論議而去。弟子持衣鉢從後來，不及師。師至日沒時，畏離衣宿，故出道外待弟子，弟子持衣直過不見師，至天曉相待。若是師待衣處，離道二十五肘內，與衣合者不犯；過二十五肘外者，尼薩耆。若弟子持衣在前行，日沒時作是念：「莫令我師離衣宿。」即住道外待師行，極眠不覺師過，至曉相問，亦如上說，是名步道。車道者，比丘與乘車估客共行，置衣車上，畏塵坌故在前去，至日沒時畏離衣宿故，應住道外二十五肘內，令車盡過，與衣合故不犯。若比丘置衣車上，隨車後行，至日沒時不識何者是己衣車？比丘爾時應去車二十五肘內，繞車營一匝，與衣合故不犯。若高大車一隥、兩隥、三隥梯上者，比

丘置衣車上在下住，從日光未滅至明相出時，尼薩耆，亦如上說。若於夜中暫內手車上者，不犯。若比丘在車上宿，置衣車下、若在車前置衣車後、若在車後置衣車前、若在車左置衣車右、若在車右置衣車左、日光未滅至明相出時，皆尼薩耆。若比丘置衣車上，離車二十五肘外靜處宿者，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還，尼薩耆，亦如上說。若比丘畏賊故，於車外過二十五肘藏衣，還車上宿，日光未滅至明相出時，尼薩耆，亦如上說。若夜中起大小行，離衣二十五肘內，與衣合無罪。若車營內以長繩橫斷，為繫牛故，比丘於繩一邊住，置衣繩一邊，日光未滅至明相出時，尼薩耆，亦如上說，是名兩道界。

井界者，比丘與估客共行，於井邊宿，井欄外二十五肘內，名為井界。衣著井欄上，比丘去井過二十五肘，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尼薩耆，亦如上說。若畏賊故，藏衣井外過二十五肘，來井邊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還，尼薩耆。若藏衣井半龕中，於井上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尼薩耆。若繩連衣著身宿者，不犯。置衣井底、於井上宿，置衣井上、井底宿，亦復如是。若夜暫垂手脚井中，與衣合者無罪，是名井界。

樹界者，於樹一切枝葉外二十五肘為樹界。若比丘置衣樹下，過二十五肘外，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應如上說。若比丘樹下，畏賊藏衣樹外過二十五肘，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還，尼薩耆。日光未滅去至明相未出還，不犯；日光滅去至明相出還，不犯。若夜中暫到衣所，與衣合不犯。若置衣樹上、樹下宿，若置衣樹下、樹上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尼薩耆。若繩連著身者無罪，是名樹界。園界亦如是。

連蔓界者，若蒲萄蔓架、不破蔓架、不樓藤蔓架、瓠蔓架、解脫花蔓架，如是一切蔓架外各二十五肘，名為連蔓界。比丘與估客共道行，至此蔓下宿，比丘求靜處，置衣蔓架底，出二十五肘外，日光未滅去、明相出時還，尼薩耆。日光滅去、明相出還，無罪；日光未滅去至明相未出還，無罪。若畏賊故藏衣二十五肘外，於蔓架底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如上說。若夜中大小行暫到衣所，與衣合無罪。若著衣蔓架上、在下宿，著衣蔓下、在上宿，亦復如是。若繩連身者無罪。是名連蔓界。

暫宿界者，客舍中種種雜人，比丘於中止宿。客舍主言：「此中畏賊，各自警備。」比丘問客舍主言：「長壽！何處牢固？」客舍主答言：「閣上牢固。」或言：「閣下牢固。」比丘藏衣閣下、於閣上宿，或置衣閣上、於閣下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還，皆尼薩耆，如上說。若是中梯隥道通者，不犯。若比丘道行至天祠中宿，天祠主言：「此中畏賊盜，各自守備。」比丘問：「天祠主！何處

牢固？」天祠主言：「若舍裏牢固、若舍外牢固。」比丘便置衣舍內，自於舍外頭，首向戶而臥，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尼薩耆，如上說。若戶鉤在比丘邊者不犯。比丘道行於空聚落中宿，置衣第一房，自於第三房宿者，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如上說。若一切房盡有比丘者，不犯。若羯磨作界，若籬牆、溝渠圍繞，若水圍遶者，不犯。是名暫宿界。

船界者，若比丘載船上水、下水，船上有眾多住處。若比丘住處、若外道住處，比丘住處不牢密故，持衣寄外道住處，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還，尼薩耆，亦如上說。若外道聽自在置衣物者，不犯。若船著岸者，比丘置衣船上，離船過二十五肘外，日光未滅至明相出時，如上說。若船上畏賊，持衣上岸二十五肘外藏，還船上宿，日光未滅至明相出時，尼薩耆。夜中大小行暫詣衣所者，與衣合不犯。若比丘浣衣，於船上曬，風鼓衣盡外向，經宿者尼薩耆。若夜中風吹衣暫入船內者，不犯。若曬衣時，半在船內、半在船外者，尼薩耆，不可截故盡捨，是名船界。

家內界者，若兄弟二人共一家住，於家中別作分齊。若兄不聽弟入、弟不聽兄入，若比丘在兄分齊內、衣在弟分齊內，日光未沒至明相出者，如上說。若兄弟語比丘言：「俗人自違，於法不礙，任意住止。」者，爾時隨意置衣，無罪。若比丘至白衣家宿，畏賊故，問白衣：「何處牢固？」答言：「舍內牢固。」比丘置衣舍內，於舍外宿，日光未滅至明相出時，如上說。若夜於孔中暫內一手屋內者，不犯。是名家內界。

並界者，若四聚落界相接，比丘衣枕頭臥，比丘頭在一界，兩手各在一界，腳在一界，衣在頭底，衣離頭者，尼薩耆。若夜中手腳暫到衣所者，不犯。若車於此四界上住，車軛在一界、車後在一界、左輪在一界、右輪在一界，若置衣車前、車後宿，置衣車後、車前宿，置衣車左、車右宿，置衣車右、車左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尼薩耆；日光滅已去至明相出時還，不犯；日光未滅去至明相未出還，不犯。是名並界。

聚落界者，若比丘著上下衣入聚落，有主人語比丘言：「我今夜欲供養形像作福德，比丘當助我料理之。」是比丘即助莊嚴形像，懸繒花蓋敷置床座，至日沒時比丘報主人言：「日暮還精舍。」是主人慇懃留比丘宿，若彼住處諸比丘有長衣者，應暫借受持。若無者，隨近有諸比丘住處者，應從彼借。若無比丘，有比丘尼住處者，亦從彼借。若無者，是處俗人若有衣被者，應從借作淨，安施紐，然後受持。若無是事，後夜分城門開者，當疾還寺，莫踰城出。到精舍，門猶未開者，當索開門。若不得開者，應住門屋底。若無門屋者，應內手著孔中。孔有二種，若門孔、若水瀆孔。若門

無孔者，於水瀆孔中、若內手、若內腳，莫先內手腳，脫有蛇蝮應先以杖驚之，然後內手與衣合。若無水瀆者，應踰垣牆入，應作相令內人識，莫令內人疑是賊，相驚動也。若不得入者，當疾捨衣，寧無衣犯越比尼罪，以輕易重故。若比丘於精舍內浣衣，懸當垣牆上曬。若夜風吹出垂著垣牆外者，犯尼薩耆。在內者不犯，以不可截故盡應捨。若比丘於精舍外脫衣，熱作忘衣在外，夜憶即出求之不見。晨朝出看，見衣去夜行迹二十五肘內者，不犯；二十五肘外者，尼薩耆。是名聚落界。

七菴婆羅樹界者，佛在舍衛城，時有一婆羅門，能種菴婆羅樹。是婆羅門聞沙門瞿曇在舍衛城，具足一切知見，有所問者皆能記說，作是思惟：「我今當往問種菴婆羅樹法，云何種菴婆羅樹，能使根莖堅固枝葉茂盛，花果成就扶踈生長，不相妨礙？」作是念已，詣世尊所，共相問訊已，於一面坐，白世尊言：「沙門瞿曇！云何方便種菴婆羅樹，能使根莖堅固枝葉茂盛，花果成就扶踈生長，不相妨礙？」時世尊告婆羅門言：「以五肘弓量七弓種一樹，如是種者，能令彼樹根莖堅固枝葉茂盛，花果成就扶踈生長，各各不相妨礙。」時婆羅門歡喜，便作是言：「善哉！沙門瞿曇，知種殖法，真一切智。」從坐起而去。婆羅門去不久，佛告諸比丘：「是婆羅門今大有所失，應問者不問，不應問者問。若彼問苦習義者，可得道迹。雖然，彼婆羅門今於我所發歡喜心，亦為大有所得。」爾時優波離知時而白佛言：「世尊！已聞菴婆羅樹分齊，今復請問：若有處所城邑聚落界分，不可知者。若欲羯磨，應齊幾許，名為善作羯磨？使令異眾僧各各相見而得成就羯磨，不犯別眾耶？」佛告優波離：「五肘弓量七弓種一菴婆羅樹，齊七菴婆羅樹，相去爾所作羯磨者，名善作羯磨。雖異眾相見而無別眾之罪，是名為七菴婆羅樹界。」若比丘離衣宿已，應白持律能羯磨者，言：「長老！我與是衣別宿，應捨。長老！為我作羯磨。」羯磨法如上過十日衣中說。是故說：「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捨，若三衣中，若離一一衣餘處宿，除僧羯磨，尼薩耆波夜提。」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那律於阿耆羅河邊住，得一小段衣，與眾多比丘俱，詣阿耆羅河邊水灑引令長廣。爾時世尊於自住處沒，當阿耆羅河邊現。知而故問阿那律：「汝作何等？」答言：「世尊！得一小段衣，尺量不足，欲引令長廣。」佛語阿那律：「汝頗有更得衣望處不？」答言：「有。」世尊問：「何時可得？」答言：「一月。」佛言：「從今日聽不足衣有衣望處者，停至一月為滿足故。」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盡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捨。若得非時衣，比丘須

衣應取，疾作衣受。若不足者，有望處為滿故，聽一月畜。若過畜者，足不足，尼薩耆波夜提。」
衣竟者，三衣已成，亦名衣竟；不受迦絺那衣，亦名衣竟；已捨迦絺那衣，亦名衣竟。浣染竟，亦名衣竟。
已捨迦絺那衣者，有十事捨，如上說。
得者，若男、若女、在家、出家人邊得衣也。
非時者，若受迦絺那衣，有七月名非時；若不受迦絺那衣者，有十一月是名非時。於此非時中得衣，是名非時衣。
衣者，如上說。
須者，是比丘實須衣也。
即取疾成受，持作而少不足者，停至一月。一月者三十日，齊是應畜，為求滿足故。
有望者，是比丘實聞有得衣處，待令滿足，得至一月畜。過是一月畜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懺悔；不捨而悔，犯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前十日得有望衣，無望衣、微小望衣、無力望、羸望。因生望、斷望、更起餘望，此皆無事停。若得此衣滿足已，半作淨、半不作淨，是中作淨者，名善作淨；不作淨者，過十日尼薩耆。若比丘於前十日中，若得居士衣、若糞掃衣，不自作不教作、不受持不作淨，彼衣若作、若不作，衣及衣餘前十日過，尼薩耆。若比丘前十日中得衣，若故衣、若納衣，是比丘得已，不自作不教作，乃至過前十日者，尼薩耆。若比丘中十日中得衣，若以染淨、若未淨，是比丘得是衣，不自作不教作、不受持不作淨，彼若作衣、若不作，衣及衣餘中十日過，尼薩耆。若比丘中十日得衣，若得應法衣、不應法衣，取已不自作不教作，乃至過中十日，尼薩耆。若比丘後十日中得衣，應作一衣而欲作二衣，餘比丘語是比丘言：「長老！是先欲作一衣，今何故作二衣？今應如先作一衣。」是比丘得衣已，不自作不教作，乃至過後十日，尼薩耆。若比丘後十日中得衣，欲作小割截衣，而作大割截衣，餘比丘語是比丘言：「長老！本欲作小割截衣，今何以作大割截衣？應如本作。」是比丘得衣，不自作不教作、不受持不作淨，若作、若不作，衣及衣餘過後十日，尼薩耆。若比丘前十日得衣，應即前十日作，中十日得衣，應即中十日作，後十日得衣，應即後十日作。若比丘前十日，五日已過得望衣；前十日中、後五日；中十日、前五日，此十日應作衣。若比丘中十日、前五日已過得望衣，應中十日後五日、後十日前五日，此十日應作衣。若比丘後十日前五日已過得望衣，即應此五日中應作衣。若比丘後十日中六日已過得望衣，應四日中作。七日已

過得衣，三日應作。八日已過得衣，二日應作。九日已過得衣，一日應作。十日得衣即日應作。作衣時應餘人相助，浣染牽截絣簗却刺，刺橫刺長，刺緣施紐煮染染衣，作淨已受持。若一日恐不竟者，麁行隱令竟，受持後更細刺。是故世尊說：「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捨，乃至足不足，尼薩耆波夜提。」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優鉢羅比丘尼因緣應廣說，時優鉢羅比丘尼，以僧祇支與尊者阿難陀，是衣垢膩不淨。阿難陀持是衣，泥塗日中曬，佛知而故問：「阿難陀！汝作何等？」答言：「世尊！是優鉢羅比丘尼與我此僧祇支垢膩不淨，泥塗而曬。」佛問阿難陀：「汝與直貿易不？」答言：「不與。世尊！」佛告阿難陀：「應當與貿易，母人少利。」阿難陀不欲與，佛語阿難陀：「何以不與？」阿難陀白佛：「與何物？」佛語阿難陀：「王波斯匿所施劫貝，長十六肘廣八肘者與之。」阿難陀猶故不與，如《劫貝契經》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善生比丘尼將徒眾皆著弊壞衣，禮世尊足。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何等比丘尼，著弊壞衣而來詣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是善生比丘尼。」佛問諸比丘：「是善生比丘尼為得衣故不著？為無衣耶？」諸比丘言：「但得，已持與優陀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將徒眾，皆著弊壞衣來詣世尊，頭面禮足。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何等比丘尼，著弊壞衣而來詣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是偷蘭難陀比丘尼。」佛問諸比丘：「是偷蘭難陀比丘尼，為得衣故不著？為不得衣故不著。」諸比丘言：「但得，已持施阿難陀。」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蘇毘提比丘尼將徒眾，皆著弊壞衣來詣世尊，頭面禮足。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何等比丘尼，著弊壞衣而來詣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是蘇毘提比丘尼。」佛問諸比丘：「是蘇毘提比丘尼為得衣不著？為不得衣耶？」諸比丘言：「但得，已持施善解比丘。」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失利摩比丘尼將徒眾，皆著弊壞衣來詣世尊，頭面禮足。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何等比丘尼，著弊壞衣來詣我所？」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是失利摩比丘尼。」佛問諸比丘：「是失利摩比丘尼，為得衣不著？為不得衣耶？」諸比丘言：「但得，已持施僧。」佛問諸比丘：「若親里比丘尼著如是弊壞衣者，是親里比丘應取彼衣不？」答言：「不取。」世尊復問：「若親里比丘尼自衣弊壞，持衣物與親里比丘不？」答言：「不也。世尊！」佛言：「是故比丘！不應從非親里比丘尼邊取衣，除貿易。」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

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除貿易，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非親里比丘尼者，非父親相續、非母親相續，是名非親里比丘尼。一親里、多非親里，多親里、一非親里，沙彌尼親里、比丘尼非親里，沙彌尼非親里、比丘尼親里，是中得衣，犯；離此二眾，無罪。
衣者：欽婆羅衣、劫貝衣、憍舍耶衣、芻摩衣、舍那衣、麻衣、軀物提衣。
取者，受彼施也。
除貿易者，佛說若貿易無罪。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懺悔。不捨衣而悔者，得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
非親里比丘尼，自與使受、使與自受、自與自受、使與使受。自與使受者，比丘尼自手與衣，比丘遣使受。使與自受者，比丘尼遣使持衣與比丘，比丘自受。自與自受者，比丘尼自與衣，比丘自受。使與使受者，比丘尼遣使持衣與比丘，比丘遣使受。
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許貿易，不與、不教與、不自語、不教人語、還本衣、截本衣、減與、與異物、離見聞處、離界，是比丘得，波夜提罪。不與者，自不與。不教與者，不教他人與。不自語者，不自語比丘尼言：「後爾許時當與汝衣。」不教語者，不使他人語比丘尼言：「後爾許時當與汝衣。」還本衣者，還比丘尼先衣，是不應與，應與餘衣。截者，截本衣還彼，是不名貿。減與者，得彼全衣已，與減小衣，是不名與，應與全足衣。與異物者，取彼衣已與鉢、若小鉢、若鍵鎡，若以飲食及餘物與，是不名貿，應與衣也。離見聞處者，若比丘取非親里比丘尼衣已，不與直、不教與、不自語、不教語、捨去、離見聞處，波夜提罪。離界者，若比丘取非親里比丘尼衣已，不與直、不自與、不教與、不自語、不教語、捨去、出界二十五肘，波夜提。若比丘取非親里比丘尼衣已，不與直、不自與、不教與、不自語、不教語；若坐、若臥、若入定、皆得波夜提罪。若非親里比丘尼，與知識沙彌衣，作是言：「沙彌！我與汝是衣。汝持是衣，與某甲比丘，可得福德。」比丘取者，無罪。如是沙彌尼、式叉摩尼、優婆塞，乃至諸優婆夷言：「我與汝此衣。汝持此衣施與尊者某甲比丘，可得功德。」比丘取者，無罪。若比丘尼語比丘言：「借尊者此衣，隨意著。」比丘得著，乃至破還，無罪。若眾多比丘尼與一比丘衣，是一比丘應各各與眾多比丘尼貿衣，亦得以一衣與眾多比丘尼，語言：「姊妹！通貿衣。」一比丘尼若別與眾多比丘衣，眾多比丘應各各別與一比丘

尼貿易衣，亦得共與一衣，語言：「姊妹！此衣通貿衣。」若眾多比丘尼與眾多比丘衣，眾多比丘應還與眾多比丘尼貿衣。若一比丘尼與一比丘衣，一比丘應還與一比丘尼貿衣。若比丘尼與比丘，若鉢、若小鉢、若鍵鎡、若飲食，及餘小小物，盡得取，無罪。是故說：「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除貿易，尼薩耆波夜提。」

摩訶僧祇律卷第八

摩訶僧祇律卷第九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三十尼薩耆波夜提法之二
佛住舍衛城，爾時尊者優陀夷持衣與大愛道比丘尼，作是言：「善哉瞿曇彌！此衣為我浣染打。」時大愛道即為浣染打已，送還語優陀夷言：「此衣已浣染打訖，今故送還。」優陀夷即呪願：「得樂無病。」送置房裏。時大愛道持衣與優陀夷已，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瞿曇彌！汝手上何以有染色？」答言：「世尊！我為優陀夷浣染衣，故手有染色。」瞿曇彌去不久。佛告諸比丘：「云何優陀夷乃使行道比丘尼浣染衣，妨廢比丘尼業？」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長老阿難陀，是偷蘭難陀比丘尼本二，不善觀察，與不淨衣浣，作是言：「姊！為我浣染打此衣。」時偷蘭難陀，即持此衣到精舍，舒看見不淨著衣，即以此衣示諸比丘尼作是言：「汝等看此衣上，是丈夫丈夫相。」時諸比丘尼語偷蘭難陀言：「如是應覆藏之物，云何示人？若欲浣者應浣，若不浣者應舉。」時偷蘭難陀比丘尼，語諸比丘尼言：「此有何可恥使我藏之？此是丈夫丈夫之相。」更復舉示諸比丘尼。時六群比丘去比丘尼不遠，聞是語已拍手大笑：「奇事！奇事！」時諸比丘聞是語已，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阿難陀來。」即呼來已，佛問阿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不善看故與。」佛告諸比丘：「設使親里比丘有此不淨衣，當與親里比丘尼浣不？」答言：「不與。世尊！」佛言：「設使親里比丘尼，見親里比丘有此可覆藏之事，當出示人不？」答言：「不示。世尊！」佛告諸比丘：「親里比丘尼，尚不應使浣不淨衣。云何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從今已後不聽。」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若染、若打，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非親里者，非父親相續、非母親相續。
故衣者，乃至經一枕頭，名為故。衣者，如上說。
浣者，除垢膩。
染者，根染、皮染、葉染、花染、果染，如是等種種染。
打者，乃至手打一下。
尼薩耆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不捨而悔，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

自與使受、使與自受、自與自受、使與使受。自與使受者，比丘自與，比丘尼遣使受，比丘尼自浣。使與自受者，比丘遣使持衣與，比丘尼自受浣。自與自受者，比丘手自與，比丘尼自受浣。使與使受者，比丘遣使與，比丘尼遣使受、自浣染打，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語浣即浣、語染便染、語打即打，尼薩耆。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衣便染、教染便打、教打便浣；教作而不作、不教作便作，越比尼罪。若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浣衣便染打、教染便浣打、教打便浣染、教作而不作、不教作便作，越比尼罪。

若比丘與親里衣、非親里浣；若與非親里、親里浣；若與親里、親里浣；若與非親里、非親里浣。與親里、非親里浣者，若比丘母姊妹出家，比丘持衣與令浣，彼比丘尼持衣還精舍。是尼有弟子尼語言：「阿闍梨有作事，我當作。」便取衣浣染打，是比丘無罪，是名與親里、非親里浣。與非親里、親里浣者，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衣令浣染打，是比丘尼持衣還精舍，是比丘有母姊妹出家，識是衣便問是比丘尼言：「此是誰衣？」答言：「某比丘衣。」是親里尼便作是念：「某甲不知比尼，無令此比丘得尼薩耆罪。」即取衣浣，是比丘犯越比尼罪，是名與非親里親里浣。與親里、親里浣者，若比丘母姊妹出家，是比丘持衣與浣。彼比丘尼言：「我羸病。」比丘言：「汝有弟子強健者，應使浣。」便教浣，教浣已自持來，是比丘得尼薩耆罪。若不教而自使浣者，無罪，是名與親里親里浣。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衣，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打者，尼薩耆波夜提，是名與非親里、非親里浣。

若比丘持衣及染，具寄比丘尼精舍，去餘閑靖處安居。是比丘尼夏後因自浣染衣過，為比丘浣染衣。比丘安居竟，還索衣欲浣染。比丘尼言：「我已浣染竟。」是比丘不犯。若比丘寄衣時作是念：「彼當為我浣染打。」後浣染打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著垢膩衣，詣比丘尼精舍，非親里比丘尼禮比丘足問言：「衣被何以垢膩無人浣染耶？」答言：「無人浣。」是比丘尼信心，即便入房取衣與比丘著，留此衣與浣染打，無罪。是比丘於餘時作意，故著垢膩衣去作是念：「比丘尼見已自當為我浣。」作是意浣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入聚落中，若值狂象車馬灒泥，污比丘衣，即往到比丘尼精舍，令比丘尼湔者，尼薩耆波夜提，以不可截故都捨。若比丘尼灌水，比丘自浣者，無罪。若比丘於一處浣染衣時，齋日比丘尼遊行，禮諸精舍過，禮諸比丘足，見比丘浣衣。諸比丘尼言：「阿闍梨無人浣衣耶？」答言：「無人。」是比丘尼信心故語比丘言：「止！我當為浣。」比丘聽隨意浣者，無罪。若是比丘於齋日故浣衣，作是念言：「比丘尼必來當為我浣。」若與浣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有多尼弟子，雖不得令浣染打，得令拾薪、取水煮

染、取食行水、持扇扇、食竟收鉢，一切事得作。若教令浣染打者，尼薩耆波夜提。若為和尚阿闍梨持衣使比丘尼浣，越比尼罪。為塔僧使比丘尼浣染打，無罪。是故說：「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若染、若打，尼薩耆波夜提。」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城中眾人皆出禮世尊足。時有一人名阿跋吒，著兩張白氎，來入祇桓精舍禮世尊足已，次到長老優波難陀住處言：「和南！阿闍梨。」答言：「無病長壽！」阿跋吒言：「我欲看諸房舍。」時優波難陀答言：「可爾！汝等不欲看尚 當示汝，況復欲見。」即將至兩重閣上語言：「看是長老彫文刻鏤、五種彩畫、紺琉璃地、床褥臥具。」看已答言：「實好！阿闍梨。」優波難陀言：「長壽！汝是氎衣亦好長廣細緻。」時阿跋吒白言：「我欲更看餘房舍。」時優波難陀，將至第三重閣上看，廣說如上。乃至：「汝衣亦好長廣細緻。」時彼作是念：「是沙門讚歎我衣，必當欲得，是比丘是王及諸大臣所識，有大力勢，若不與者或嫌恨我。」阿跋吒言：「阿闍梨欲得此衣耶？」答言：「欲得。」阿跋吒言：「阿闍梨隨我歸去，當更與餘衣。」優波難陀言：「嗚呼！長壽汝何以言：『更與我餘衣。』我亦更有種種好氎，但不相似，所以欲得汝此氎者，欲令相似作一種衣耳。」復言：「汝意欲施者，正以此衣與我，其餘好者非我所須。」阿跋吒言：「我著此衣詣國王長者，禮覲世尊，事不可廢。」優波難陀復言：「汝何以言：『更與我餘衣。』汝實謂我更無好氎。汝欲施者，正以此衣與我，其餘好者非本所須。」阿跋吒言：「必須此衣者，隨我歸去，到舍當與。」優波難陀言：「汝不曉方便，不知家中諸難，若父母兄弟姊妹，或當慳惜不聽汝施者，我不得此衣，汝不成施福，二俱失利。以此難故，正應此間施我。」時阿跋吒苦辭不免，即脫上衣與已便去，著下衣向舍衛城。時城中人多出禮覲世尊。時阿跋吒問眾人言：「汝等今欲那去？」答言：「欲詣祇桓。」語言：「莫去。」問言：「何故？」答言：「沙門劫人。」復問：「強奪人物耶？」答言：「何所復問？汝但看我著兩張氎去，今正有一張在其中。」不信佛者即還入城中，聞者生疑，為爾、不爾？沈吟而住。信佛法者即作是念：「終無是事。沙門釋子不與不取，何有劫人？或能方便說法取耳。」以是故少人詣祇桓禮覲世尊。世尊知而故問阿難：「今日何故少人來入祇桓。」時尊者阿難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即便呼來已，佛問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云何比丘強乞人衣？汝常不聞世尊讚歎少欲、呵責多欲無厭耶？從今日後不聽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北方有六十比丘，來詣舍衛城禮覲世尊。中道被賊失衣，裸形入祇桓精舍，禮諸比丘。諸比丘問言：「汝是何人？」答言：「出家人。」又問：「何道出家？」答言：「釋種出家。」又問：「汝衣何在而裸形耶？」答言：「我道中遇賊失衣。」爾時諸比丘各各與衣，有與僧伽梨者、欝多羅僧者、安陀會者、尼師檀者。是比丘著衣已，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汝等何處來？」答言：「世尊！我等從北方來。」佛問諸比丘：「汝忍苦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耶？」答言：「世尊！我等忍苦，乞食不難、道路不疲，但道中遇賊失衣，裸形入祇桓。」佛問比丘：「汝等道中為無聚落城邑耶？」答言：「有。」佛言：「何以不乞？」諸比丘白佛言：「我聞世尊制戒，不得從非親里乞衣，復無親里，亦無檀越施者，以是故我等不敢乞衣，裸形而來。」佛讚持戒言：「善哉！善哉！諸比丘！汝等正隨順直信出家，乃至失命因緣不應故犯戒。從今日後聽失衣時得乞。」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尼薩耆波夜提，除餘時。餘時者，失衣時是名餘時。」

比丘者，如上說。

非親里者，非父親相續、非母親相續。無親因緣，一親里、多非親里。多親里、一非親里，離此二眾得罪。

居士者，家主也。

衣者，欽婆羅衣、劫貝衣、芻摩衣、憍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

乞者，若自乞、若使人乞，除餘時乞衣無罪。餘時者，失衣時。失衣有十因緣：若王奪、若賊奪、若火燒、若風飄、若水漂、若女人起欲心奪、若父母親里欲令罷道故奪、若自藏後忘不知處、若藏衣腐爛、若歲久朽壞不可承案，是名十除餘時，世尊說無罪。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懺悔，不捨而悔，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三由旬內有衣者，若失僧伽梨，欝多羅僧在，不應乞。若失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在，不應乞。若失三衣，若覆瘡衣在，不應乞。若失三衣、覆瘡衣，若雨浴衣在，不應乞。若比丘失三衣、覆瘡衣、雨浴衣，若覆臥褥具在，不應乞。若比丘失三衣、覆瘡衣、雨浴衣、覆臥褥具，若任衣在長兩肘廣一肘，不應乞。何以故？是比丘應著是下衣往三由延受先衣，若是道中有諸難事不得往趣衣者，得乞雨衣無罪。

若比丘從非親里乞衣、若自乞、若使人乞、若作相乞、若說法乞。自乞者，自身往乞。使乞者，遣人往乞。作相乞者，作寒相、熱

相。云何寒相？若比丘冬中八夜雨雪時，著弊故衣詣檀越家現凍戰相。爾時檀越禮比丘足問言：「阿闍梨無有時衣耶？何以寒凍乃爾？」答言：「無有。汝父母在時恒為我作時衣，今汝父母去世，誰當為我作者？非但汝父母死，亦是我父母無常。」檀越即言：「阿闍梨莫怨恨！我當為作時衣。」是名寒相乞。若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云何熱相？若比丘五六月大熱時，著厚納衣流汗詣檀越家現熱相。爾時檀越禮比丘足問言：「阿闍梨無時衣耶？何以熱之流汗乃爾？」答言：「無有。汝父母在時恒為我作時衣，今汝父母去世，誰當為我作者？非但汝父母死，亦是我父母無常。」檀越即言：「阿闍梨莫怨恨！我當為作時衣。」是名熱相乞。若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云何說法乞？是比丘為衣故，與檀越說偈言：

「若人以衣施，　得生最勝處；
以樂布施者，　人天受福報。
生天得妙色，　天寶冠莊嚴；
衣施比丘故，　生生自然衣。」

是名說法乞。若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若乞漉水囊、若乞小補衣物、若繫頭物、若裹瘡物、若衣緣、若乞衣中一條，如是等物不犯。若乞是物，時檀越施全物及衣裁，取者不犯。若比丘作是念：「我但索小小物，檀越自當與我全衣。」得者，尼薩耆波夜提。若為和尚阿闍梨乞，越比尼罪。若為塔僧乞，不犯，是故說：「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尼薩耆波夜提。除餘時，餘時者失衣時。」

佛住舍衛城，六十比丘從北方來向舍衛城，路中被賊失衣，入祇桓精舍。時優波難陀見已，語是失衣比丘言：「諸長老！世尊聽比丘失衣時，得從非親里乞，何以不乞？」答言：「諸梵行人已與我衣足，是故不乞。」時優波難陀言：「若今不乞者徒失此利。」答言：「我已得衣，失利、不失利復何在耶？」優波難陀語失衣比丘言：「汝若不能乞者，我當為汝乞。」彼言：「汝自知時。」優波難陀晨朝著入聚落衣，持紙筆入舍衛城，語諸優婆塞言：「汝等助我乞衣。」優婆塞問言：「何以故乞？」答言：「有比丘從北方來，道中遇賊都失衣物，為彼故乞衣。」優婆塞言：「可爾。」即將至市種種店肆上為勸化。時人多有信敬者，或得一張、或得兩張，如是漸漸多得衣物，重擔而行。於諸信心家四分，始從一分家乞，方欲更乞。優婆塞言：「阿闍梨！可足還去。」優波難陀言：「嗚呼！長壽何乃淺促？我乞始有次第，不應還去。何以故？多人布施多人得福，我等出家人食有時限，猶未欲去。汝等在家人，遇

食便食不畏失時，有何急事忽忽欲去？」如是復更行乞，優婆塞復言：「可足。阿闍梨！」優波難陀復言：「猶故未足。」優婆塞言：「有幾人耶？」答言：「多人。」復問：「為有幾人？」長引聲言：「乃有六十比丘。」優婆塞言：「阿闍梨！此諸衣可供五百比丘，何況六十？何以為乞？欲坐氈肆耶？」即擲紙筆放地，而瞋恚言：「何處生是多求無厭不知止足人？」是中有少欲知足比丘，聞是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即便呼來。佛廣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問優波難陀：「何以故乞？」答言：「我為失衣比丘故乞。」佛即呼失衣比丘來，來已。佛語：「汝等比丘，實使優波難陀乞衣耶？」答言：「不也。世尊！」佛復問失衣比丘：「優波難陀，何因緣故作如是言？」失衣比丘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告優波難陀：「此是惡事。癡人！不應乞者便乞，應乞者不乞。」佛語優波難陀：「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讚歎少欲、毀呰多欲？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種種呵已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失衣時，得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若非親里居士、居士婦，自恣多與衣，是比丘得受上下衣，過是受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失衣有十事，如上說。

衣者，欽婆羅衣、氈衣、芻摩衣、憍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

非親里者，非父母親相續，是名非親里。

居士者，家主也。

乞者，若自乞、若使人乞、若勸化，檀越欲自恣施，得取上下衣，自恣者隨意與。上下衣者，廣三肘、長五肘，得取二衣。若過是取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三由延內有衣者，若失僧伽梨，欝多羅僧在，不應乞，乃至任衣在不應乞。何以故？是比丘應著是下衣，往三由延受先衣，若道中有諸難事不得往取衣者，得乞兩衣無罪。

寒相、熱相、說法相，如上說。

若比丘共估客著道行，若賊從一方、二方、三方來隨，便遠賊走。若四方俱來，不應走，當正身住，不得格賊。若賊言：「取僧伽梨來。」答言：「與長壽！」如是一一衣物隨索多少與之，不得高聲大喚瞋罵賊。與物已，當徐徐去，入林草中藏，遙望看，若賊去後餘有不？受持衣在者應受持。若無餘衣者，是中有比丘、若外道出

家，為賊所殺者，應取是衣受持。若無出家人死，有俗人死者，應取俗人衣截縷作淨然後受持。若無死人衣，估客有遺棄好衣物者不應取，若棄弊衣物者應取受持。若估客還來喚比丘，與是好衣者應取，取已截縷牛屎染作淨受持。若是估客語比丘言：「我借汝此衣著，到前住處還我，莫令損減。」是比丘應取是衣，攝縷在內箋縫令縷不現，作淨受持，到住處應還。若無是事，應箋樹葉遮前後而去。若無是事，不得如尼揵子掉臂當道行，當以手遮前障形體，在道側行，莫入深榛中行，令賊謂是伺捕者。應在道邊淺草中行，行時若逢人來，當即於淺草中小現處坐，令行人見之。若人問言：「汝是何人？」答言：「出家人。」「何道出家？」答言：「釋種出家。」「何以裸形？」答言：「被賊。」若不乞而自多與衣者，取無罪。若不自與者應從乞，乞時多與衣者，應取二領，廣三肘、長五肘衣。若無是事，當詣阿練若住處，彼知識邊得衣者應受。若無阿練若住處，應至塚間。若有守墓人，應語言：「我欲拾弊衣。」若守墓人教取，取已示我，當取示之。若取死女人衣時，女身未壞者，應往頭邊而取。若身已壞，得隨意取；若死男子衣亦隨意取。若死人衣有寶者，應足躡却寶，持衣而去。若不覺有寶，持衣還乃知有寶者，應付淨人持作湯藥。若守墓者語比丘言：「聽汝取不好衣，好者勿取。」是比丘到塚間，不見弊者、多有好衣，即持還語守墓人言：「正有是好衣耳。」守墓人聽取便取，若言：「是好，不聽汝取。」比丘應還，更求餘者。若彼語比丘：「取在地者。」即取在地者。若言：「取空中者。」即取空中者。若是好衣半在地，半在空中，應截半取。若無是事者，當到聚落中，問比丘住處。不應晝日入聚落，應待闇放牧人還時俱入聚落。不應依牸牛邊，當在羸小牛中行。若見人時加趺而坐，若人問言：「汝是何人？」答言：「出家人。」「何道出家？」「釋種出家。」「汝衣何處？」答言：「被賊失盡。」若不求自與者，得隨意多取。若不與者，應從乞。乞時多與者，應取二領，衣廣三肘、長五肘。若復無是事者，應到精舍中問舊比丘：「此中誰是維那？誰是知床褥人？」答言：「某甲是。」爾時是比丘應到是知事比丘所問言：「爾所歲比丘應得何等床褥臥具？」答言：「爾所歲比丘應得如是床褥臥具。」是比丘得是褥，取摘開以毛舉著一處，取表裏作泥洹僧。若得枕亦摘開，以毛舉著一處取表裏，作僧祇枝。得臥具取著已，應禮塔、禮上座。問訊下座，應語言：「我道中被賊失衣，當助我乞衣。」若舊比丘言：「汝如餓烏腳不能住，誰當助汝。正是沽酒家搏掩家劫汝；或用易食，而言被劫，索人助乞。」若爾，應往至優婆塞所言：「長壽！我道中被賊失衣，汝等當助我乞衣。」答言：「可爾。阿闍梨！即時為乞。」得多衣者，比丘應取兩衣廣

三肘、長五肘。爾時優婆塞語比丘言：「可得方便，為我盡取是衣不？」答言：「汝可轉易兩張細氈者持來。」若優婆塞巧作方便，將比丘出界外語言：「阿闍梨！此衣布施現前僧，現前無僧，阿闍梨現前應受。」爾時比丘受，無罪。若優婆塞與大張氈，當裁取兩衣段。問言：「何故？」答言：「世尊制戒，正得取兩衣。」優婆塞言：「阿闍梨但且取染。」比丘取染已送還，優婆塞言：「未染時是俗人衣，我尚不欲，況今染壞色，是出家人衣，我不復取。」比丘爾時得取，作衣隨意用。是比丘先所摘褥枕表裏，作泥洹僧祇枝者，浣已還復本褥枕臥具付知事人，然後便去。若欲即住此處者，隨意更請不得即留。是故說：「若比丘失衣時，得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非親里居士、居士婦自恣多與衣，是比丘得取上下衣。過是受者，尼薩耆波夜提。」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乞食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其家婦人語比丘言：「我某日當飯僧施衣。」比丘言：「善哉姊妹！作三堅法身命財，中間莫有留難。」言已便去。比丘乞食還已至溫室中，語諸比丘言：「我語長老好事。」答言：「有何好事？」「我聞某甲優婆夷，某日欲請僧食布施衣。」時難陀、優波難陀聞已即問言：「長老！其家門巷在何處？姓字何等？」問知已明日清旦，著入聚落衣到其家言：「無病！優婆夷。」優婆夷言：「和南！阿闍梨。」比丘言：「我聞好消息。」問言：「聞何等事？」答言：「聞汝欲請僧設供施衣。」答言：「有是心，但恐中間諸難不成。」比丘言：「汝請僧設供施衣，欲與長老比丘好惡衣。若與麁者，正當與沙彌、園民及著衣架上。若與我好者，我當著入王家貴勝邊、當禮佛。有人問者，我當語言：『某甲信心優婆夷與我。』汝可得名稱受用功德。」答言：「更無，正有是，已許僧；若有者亦當別施。」比丘言：「與不與任汝意。」言已便去。檀越作是念：「若與彼不與僧者，僧是良福田。若不與彼與僧者，彼有王力能作不饒益事。」畏彼故不與僧，因彼發不喜心故二俱不與。諸比丘問乞食比丘：「汝前所聞絕無消息。」乞食比丘言：「我知定剋明日。」乞食比丘明旦，著入聚落衣到其家，即問優婆夷言：「何故不見供辦作諸飯食？」答言：「阿闍梨！因難陀、優波難陀破我善心。」問言：「何故？」即具說上事。乞食比丘聞已，語諸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汝作二不饒益，施者失福，受者失利。」佛言：「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毀呰多欲、讚歎少欲，汝云何先不自恣請，而為好故往勸？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

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為比丘故，若居士、居士婦為辦衣價，如是言：『我辦如是如是衣價，買如是如是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自恣請，為好故便到居士所作如是言：『為我作如是衣，為好故。』若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
為比丘者，若僧、若眾多、若一人。
居士者，如上說。
衣者，欽婆羅衣、劫貝衣、芻摩衣、憍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
衣價者，金銀寶物等。
辦者，若今日、若明日、若半月、若一月，我辦如是如是衣價，買如是如是衣，與某甲比丘，是名辦。
先不自恣請者，先知不自恣請，便謂自恣請。知自恣請，餘比丘便謂自恣請。我知自恣請與餘物，便謂自恣請與我衣。
往者，若到居士田上、若到家、若入屋裏。
索者，我須青、若黃、若赤、若黑、若種種茜色等；若長、若廣、若長廣，若隨所索者與、若更與餘者，皆尼薩耆波夜提。
為好者，知足好、不知足好、麁足好。云何知足好？若與細衣時便言：「我須麁者。」是名知足好。得者，尼薩耆。不知足好者，若與麁衣時便作是言：「若與我麁衣者，不中觸我脚。我是貴人，應與我好衣。」是名不知足好，得尼薩耆。麁足好者，若與細衣時便言：「我不用是好衣，我是阿練若，如鹿在林中，住在空地，與我麁者，足障寒熱風雨。」是名麁足好。若得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是故世尊說：「為比丘故，若居士、居士婦，乃至為好故，若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
佛住舍衛城，有乞食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有居士婦語比丘，言如上。一居士中說，此中但二居士為異耳，乃至已聞者當重聞。為比丘故，若二居士、居士婦，各各辦衣價，作如是言：「我等辦如是如是衣價，買如是如是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自恣請，為好衣故，便到居士所言：「為我各各辦如是如是衣價，共作一衣與我，為好故。」若得是衣，尼薩耆波夜提。此中如上一居士中廣說，但二居士為異耳。
佛住舍衛城，瓶沙王有二大臣：一名尼提，二名婆利沙。秋時人民收穫訖運致入城，天時寒雪。時二大臣作是念：「我常年年請師難陀、優波難陀，施食并施衣，今日當在何處？」有人語言：「在舍衛城。」爾時大臣遣使，齎書持舊錢八百，餉難陀、優波難陀。勅使言：「汝當還得報書。」使向祇桓精舍，到已問言：「難陀、優波難陀房在何處？」時諸比丘示言：「此房是。」使即入房中，禮

已問言：「是優波難陀不？」答言：「是，汝何以問？」答言：「瓶沙王大臣尼提婆利沙，遣我齎書持舊錢八百餉師，并索答書。」時有優婆塞名法豫，優波難陀即語優婆塞言：「汝知料理，數此衣直與書相應不？」即料計取與書相應，即與答書遣使令去。時法豫優婆塞欲去，白言：「尊者！此衣直當置何處？」答言：「當置汝邊。」即便持去。到家已，待一日、二日、三日不來取。優波難陀多緣多事忘不往取，是優婆塞家中小儉，即便貸用後當還償。用已即日，難陀語優波難陀往取衣直，即往索。優婆塞言：「我持來已，停待尊者一日、二日、三日不來取，我家中小儉即便貸用，須得當還。」優波難陀即瞋恚言：「汝不可寄付，此是我物，云何取輒用？」難陀謂優波難陀：「此物不可直爾索得。」即語官人牽挽將去。時眾人見已，種種呵責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是其檀越常相供給，而能苦困如是，況復餘人。失沙門法，行惡如此，何道之有？」優波難陀聞已羞愧，即便放去。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語優波難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呵責多欲、讚歎少欲？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已後不聽往索。」◎

◎復次佛住舍衛城，法豫優婆塞常僧中次第請比丘食。時次食比丘到其家已，法豫問言：「優波難陀何以不來取錢？我未得時乃眾人中苦從我索，我今得直而不來取。」諸比丘言：「佛制戒不得來索。」法豫言：「若不聽索者，何不來此默然？我自知意。」是比丘食已還語諸比丘，諸比丘聞已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法豫優婆塞，聰明黠慧乃有是方便。從今日聽諸比丘三反往索，六反默然住。」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為比丘故，若王、若大臣，遣使送衣直與比丘，使到比丘所白言：『尊者！是衣直，若王、若大臣所送，尊者受是衣價。』是比丘應語使如是言：『諸比丘法不應受衣價，我須衣時得清淨衣，須者得自手受作比丘衣畜。』使語比丘言：『尊者有執事人，常為諸比丘執事不？』是比丘應示使執事人、若園民、若優婆塞，應語使者言：『是人等能為諸比丘執事。』使到執事人所語言：『善哉！執事，如是如是衣價，買如是如是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須衣時當來取，當與衣。』是使若自勸喻、若使人勸喻已，還到比丘所白言：『尊者所示執事人，我已勸喻作衣竟，尊者須衣時往取，當與尊者衣。』須衣比丘應到執事人所索衣，應作是言：『我須衣。』第二、第三亦如是索。若得衣者好；若不得，第四、第五、第六應在執事前默然立。得衣者好；若不得，為得衣故過是求，若得是衣，尼薩耆波夜

提。若不得衣，隨衣價來處，若自去、若遣使往，應作是言：『汝為某甲比丘送衣價，某甲比丘竟不得。汝自知財莫使失，是事法爾。』」
比丘者，若僧、若眾多、若一人。
王者，如盜戒中說。
王臣者，乃至小吏，帥知任官事者皆名為臣。
使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在家、若出家。
衣者，如上說。
衣價者，錢、金銀、[金*葛]珠、琉璃、珂貝、珊瑚、琥珀、硨磲、馬瑙、赤寶、銅鐵、白鑞、鉛錫等，是名衣價。
園民者，供養眾僧淨人，是名園民。
優婆塞者，三歸一分行、少分行、多分行、滿分行、隨順行此法，是名優婆塞。
三語者，非一往反中三語，乃至三往反索是名三語。
若四五六反默然者，非一往默然，乃至六反往默然；一自往索、一遣使默然住；一自往索、二遣使默然住；一自往索、三遣使默然住；一自往索、四遣使默然住；一自往索、五遣使默然住；一自往索、六遣使默然住。二自往索門、三自往索門亦如是。一遣使索、一自往默然住；一遣使索、二自往默然住；一遣使索、三自往默然住；一遣使索、四自往默然住；一遣使往索、五自往默然住；一遣使索、六自往默然住；二遣使索門、三遣使索門亦如是。自往索、自往默然住，三門亦如是。遣使索、遣使默然住，三門亦如是。
三反往索六默然住時，或緩期、或急期。云何緩急？若比丘至檀越所索衣時，語言：「長壽！與我衣直。」答言：「尊者！更一月來。」比丘滿一月往索，若檀越復言：「更一月來。」比丘滿一月復往索，若檀越復言：「尊者更一月來。」比丘滿一月復往索，過三月已不得復索。若言：「半月來。」過三半月不得復索。若言：「十日。」若言：「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須臾。」過三須臾。不得復索。是比丘六反往，時檀越言：「我知尊者住立意，更一月來。」是比丘滿一月復往默然住，如是滿六月往默然已，不得復往。若言：「半月。」若言：「十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須臾。」過六須臾已，不得復往默然住。齊幾名默然住？時如人入庫取物著髻上頃，又如裹襆物頃即應去。若比丘作方便現行相，持衣鉢錫杖水瓶過寄物人前，若彼人問言：「尊者欲那去？」答言：「欲去先送物主邊，語令自知此物，莫使失。」受寄者言：「久已辦物，不須復往。」即時與物比丘，取者，尼薩耆波夜提。若不作方便，道由彼前，若彼人問：「尊者那去？」答言：「欲至先送物主邊，語令自知此物，莫使失。」受寄者言：

「久已辦物，不須復往。」即時與物，取者無罪。受寄者若言：「任意去！設能破我如破多羅樹，亦不與汝一錢。」比丘爾時應到物主邊語，令自知此物莫使失。若是物主言：「我先施比丘，隨方便更索。」比丘爾時得如前三反語索、六反默然住。是故世尊說：「若王、若大臣，送衣直乃至莫使失，是事應當爾。」是初跋渠竟。

佛住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一切作氈衣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尼師檀，唯除漉水囊及絡囊，一切氈作。諸比丘處處乞羊毛作氈衣，如是眾多，為世人所厭。時有一比丘，晨起著入聚落衣入毘舍離，為乞毛故。有一估客手執戶鉤來向市肆開自店舍，遙見比丘疾行而來。估客念言：「是比丘來必為乞毛故，晨朝至此，市賣未售，誰能先乞是毛。」便閉肆戶還自家去。比丘念言：「是估客見我便閉肆戶還去，不欲乞我毛故。」便於餘道往截，至前問言：「長壽！汝何處去？不得相置，我從何誰乞毛？正欲從汝乞。汝等信佛法者，知有罪福行業果報而不與我，誰當與我？長壽當知！如世尊說，當起慈心，不樂聞者方便使聞，諸不信者教令立信，乃至手總其頭強勸令施。所以然者，彼於此終當生天上，色力受命眷屬自然。來生人中亦受快樂，色力壽命、眷屬成就，修習佛法增益功德，逮甘露果。是故長壽！世尊說言：

「『為福受樂報，　所欲皆自然；
超踰生死流，　上寂之涅槃。
若人為福者，　天神自然護；
所願皆自成，　眾魔莫能壞。
薄福多諸惱，　福能消諸患；
福德既牢強，　速成堅固定。
生天受快樂，　人中亦自在；
斯由功德故，　所往皆自然。
因斯福方便，　永離生死苦；
得道至涅槃，　不沒不復生。』」

爾時比丘說是偈已，復言：「長壽！施我羊毛其福最大。」是時估客聞說法已即施少毛。爾時估客作是思惟：「若入市肆便多乞毛，更不得利，折減錢本，寧坐家住可全其本，故勝市中子本俱失。」作是念已，便還家坐。時估客婦瞋其夫言：「何以詣市速疾來歸？如是懶墮何由得活男女、充官賦役？」估客答言：「莫瞋，且聽！我今朝晨詣市店肆，廣說上事，乃至不如還家坐住。」其婦聞已默然而止。是時尊者舍利弗次第乞食，至估客舍於門中住。爾時估客

婦篤信恭敬，識舍利弗，即持器盛食，出門著舍利弗鉢中，頭面禮足恭敬問訊。時舍利弗亦慰勞之：「家中何如，生活好不？」其婦答言：「家內悉佳，但生理頓弊。」問：「何以故？」即以上因緣具白舍利弗：「居家生活飲食衣服、供官賦稅，正仰市肆。而今夫主在家中住，畏人乞羊毛，實在言行、實覺言眠。師今是我家所供養恭敬尊重，無所藏隱。又毛大貴，或一錢得一兩，乃至二、三、四金錢得一兩，然此毛極細軟，觸眼睛不淚出甚為難得。尊者！此羊毛出四大國：毘舍離國、弗迦羅國、得剎尸邏國、難提跋陀國。尊者！我夫主及諸親屬，為求是毛故，或時得還、或死不還。以毛難得，是故極貴。而諸比丘人人來乞，破我家業，遂至窮乏。」爾時尊者舍利弗，廣為說法令發歡喜，即還精舍。食後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作氈衣乞羊毛，乃至估客婦向舍利弗說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汝常不聞我以無數方便，呵責多欲、讚歎少欲耶？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純黑羊毛作新敷具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純者，不雜羊毛者有十種：相續羊、羖羊、不具色羊、山羊、遊行羊、羺羊、等羊、鳴羊、眾多耳羊、木蓮羊。

新者，初成也。

敷具者，氈也。

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敷具應眾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

相續羊者有六種毛：生青、染青、生黑、染黑、生青黑、染青黑。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比尼罪。乃至木蓮羊亦如是。此敷具應眾僧中捨，眾僧不應還，亦不得餘用。正得敷地及作遮向簾帳幔。是故說：「若比丘純黑羊毛作新敷具者，尼薩耆波夜提。」

佛住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爾時比丘作一切氈衣，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尼師檀，唯除漉水囊及絡囊，餘一切氈作。佛未制戒前，爾時諸比丘著氈衣，露地如庵慢安隱住。制戒已，不復著氈衣故，多病不安隱住。即以是事語尊者阿難：「佛未制戒時，我等著氈衣，猶如屋下得安隱住。佛制戒已，不復得氈衣，故多病不安隱。善哉阿難！當為我等具白世尊，還聽持氈衣。」爾時尊者阿難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即以上事具白世尊：「唯願世尊！聽諸比丘還得著氈衣。」佛言：「聽諸比丘雜作。」

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欲作新敷具，應用二分純黑羯羊毛、第三分白、第四分下。若比丘不用二分純黑羯羊毛、第三分白、第四分下，作新敷具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新者，初作敷具者。
氈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
純者，不雜。
羊毛者，十種，如上說。二分者，多用黑毛而作等想，等用作減想而更益；第三分白者，多用白毛而作等想，等用作減想而更益；第四分下者，少用下毛而作等想，如是作新敷具。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犯越比尼罪。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敷具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不捨而悔者，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
前四種羊毛眾僧中捨，僧不得還，亦不得餘用。正得敷地及作遮向簾帳幔。後六種亦眾僧中捨，僧不應還，僧得用；不得用儭身著，是故說。
佛住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爾時有比丘欲作氈，羊毛少，諸比丘問言：「作氈竟未？」答言：「未竟。」問：「何以故？」答言：「羊毛少。」諸比丘語言：「汝欲使作氈細軟暖不？」答言：「欲爾。」諸比丘語言：「汝去到廣野聚落，乞憍舍耶合羊毛作。」即如其言到廣野聚落，往到憍舍耶家語言：「長壽！施我憍舍耶？」答言：「小住，待取憍舍耶還，當與。」是比丘在外須臾復來問：「還未？」答言：「始還，待我小息，須煮竟，當與。」其家有机讓比丘坐，即坐小待，復起以指內釜中看湯熱不？即語言：「湯已熱，可著繭。」主人欲嗤弄比丘故，問言：「尊者，湯實熱可著不？」答言：「實熱，可與。」主人即持繭內釜中，啾啾作聲。主人嫌言：「我聞沙門瞿曇，無數方便讚歎不殺、毀呰殺者。云何沙門釋子，故殺眾生失沙門法？何道之有？」主人無歡喜心，正施少許。比丘得已，即合作敷具。諸比丘復問：「汝作敷具竟未？」答言：「已竟。但於作中少利多過。」諸比丘問言：「云何少利多過？」即具說上事。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呵責殺生、讚歎不殺？汝今云何乃作此惡事？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以憍舍耶雜純黑羊毛，作新敷具，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憍舍耶雜者，憍舍耶有二種：一者生，二者作。生者，細糸。作者，紡糸。
羊者，十種，如上說。
新者，初成。
敷具者，氈。
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比尼罪。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敷具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越比尼罪。
若比丘，用憍舍耶作僧伽梨，羊毛作欝多羅僧。若羊毛作僧伽梨，憍舍耶作欝多羅僧，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比尼罪。若比丘用憍舍耶作僧伽梨，羊毛作安陀會；若用羊毛作僧伽梨，憍舍耶作安陀會。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比尼罪。若經是憍舍耶、緯是羊毛，若經是羊毛、緯是憍舍耶，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比尼罪。若邊是羊毛、中是憍舍耶，若中是羊毛、邊是憍舍耶，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比尼罪。若憍舍耶間紃、羊毛中，羊毛間紃、憍舍耶中，亦如上說。若衣是羊毛、緣是憍舍耶，若衣是羊毛、紐襟是憍舍耶，若衣是羊毛、補是憍舍耶，若自作、若使人作，皆如上說。此氈衣眾僧中捨，僧不得用，亦不應還，得敷地及作遮向簾帳幔，是故說。
佛住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以五事利益故，世尊五日一行諸比丘房。爾時世尊行房，見故氈處處在地、糞掃中、故屋中、屋簷下，烏鳥銜作巢、鼠曳入穴。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是何等故氈處處狼藉？」比丘言：「世尊！此是諸比丘捨棄故氈，為好故更作新敷具。」佛告諸比丘：「從今日作新敷具，應至六年持。」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一比丘，老病持重氈僧伽梨。諸比丘語言：「汝持是重氈僧伽梨當乏死，可捨是氈，持輕僧伽梨。」是比丘答言：「未滿六年。」復言：「汝不捨此衣當乏死。」答言：「我寧死，不敢違戒。」諸比丘即以是事具白世尊。
佛告諸比丘：「是老病比丘為著重氈衣增病者，僧應當與作氈衣羯磨。是比丘應從僧乞，僧與作求聽羯磨。」羯磨者應如是說：「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老病，氈衣重故增病羸瘦。若僧時到，僧聽某甲比丘欲從僧乞氈衣羯磨。諸大德聽！某甲比丘欲從僧乞氈衣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比丘應從僧乞，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作如是言：「我某甲比丘老病，氈衣重羸瘦增病，我今僧中乞氈衣羯磨，願僧與我氈衣羯磨。」如是第二、第三乞。羯磨人應作

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老病氈衣重，已從僧中乞氈衣羯磨。若僧時到，僧與某甲比丘氈衣羯磨，白如是。」如是白三羯磨。佛問諸比丘：「已與老病比丘氈衣羯磨未？」答言：「已與。」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新敷具，應至六年持，若減六年，故敷具若捨、若不捨作新敷具，除僧羯磨，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新者，初成。
敷具者，氈。
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
六年者，六夏，夏四月當屋下住，為氈故夜應三出，不得初夜并三出。初夜出，中夜、後夜不出，二越比尼罪。中夜出，初夜、後夜不出，亦二越比尼罪。後夜出，初夜、中夜不出，亦二越比尼罪。初、中、後夜都不出者，三越比尼罪。初、中、後夜三出者，無罪。
減六年者，不滿六夏。
故敷具者，於六年內畜持。
若捨、若不捨者，故氈現前若捨更作，犯。故氈現前不捨作，亦犯，故氈不現前若捨作，亦犯。故氈不現前不捨作新敷具，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皆，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毘尼罪。
為好故者，嫌太小、太大、太輕、太重、穿破、太冷、太熱、我有檀越有人作、我有羊毛，當更作新敷具，為好故尼薩耆。
除僧羯磨者，世尊開故無罪。
羯磨或成、或不成。不成者，若是比丘，身不羸顏色不惡、筋力不減麁食能飽、若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眾不成就，如是比事事不成就，是名羯磨不成就。若是老病比丘，身羸顏色惡、筋力減少細食不能飽，何況麁。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眾不成就，如是比事事有失，是亦名羯磨不成就。成就者，若是比丘羸瘦顏色惡、筋力減少細食不能飽、白成就、羯磨成就、眾成就，如是比事事無失，是名羯磨成就。是老病比丘僧羯磨已，應當自疏記，先受持故氈年月日數，病差已還受持此故氈，從前滿六年。若是比丘病差不還補六年，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眾僧中捨已，僧不應還，僧得受用，但不得儭身，是故說。
佛住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故氈處處在地、若糞掃中、故屋中、屋簷下，烏鳥銜作巢、鼠曳入穴。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是何等故氈處處狼藉？」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有諸比丘，或罷道、或死者、或現

在，棄捨故氈狼藉。」佛語諸比丘：「若施者不知籌量，受者應籌量。比丘受施，應當用、不應棄。從今日若比丘作新敷具氈、尼師檀，當著故敷具氈辟方一修伽陀揲手，為壞好色故。」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新敷具氈、尼師檀，當著故敷具氈辟方一修伽陀揲手，為壞好色故。若比丘作新敷具氈、尼師檀，不著故敷具氈辟方一揲手，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新者，初成。

敷具者，氈。

尼師檀者，如佛所聽。

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

故敷具者，先六年所持者是。

修伽陀者，等正覺。

一揲手者，長二尺四寸。取故氈時不得從少聞者、犯戒者、無聞者、住房壞不補治者、惡名人、斷滅見人、遠離和尚阿闍梨不憙諮問者、不能破魔人、不分別魔事者，如是人邊不應取；應從多聞乃至能分別魔事人邊取。著修伽陀辟方一揲手取故氈時，不得缺角、麥形、如杵形、車形，垂、亂、舉、下。缺角者，無角。麥形者，中央廣兩頭狹。杵者，兩頭廣中央狹。車形者，一頭廣一頭狹。垂者，掇著。亂者，不周正。舉者，凸起。下者，凹四邊，縫處高、中央下，如是不得著。著時方圓令周正。若穿壞者補，若垢膩當浣，擗雜餘毛作。是比丘作新尼師檀，若不著故者，是尼師檀應眾僧中捨，僧不應還，僧得受用，不得儭身，是故說。

佛住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陀夷擔重羊毛，僂身而行從城裏出，為世人所嫌：「看沙門優陀夷，如駱駝、如驢、如客負人，如是負羊毛去。失沙門法，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擔重羊毛，為世人所譏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擔負。」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諸比丘到北方讚歎佛，讚歎舍利弗、目連、諸長老比丘及須達居士、毘舍佉鹿母、祇桓精舍、開眼林，種種讚歎諸比丘。聞已，有六十比丘欲來禮拜，即問來比丘：「我欲往彼少供養梵行人，齎何等物當得適彼所須？」答言：「長老！彼諸比丘一切皆著氈衣，唯除漉水囊及絡囊，可持羊毛往彼。」爾時有六十比丘，各各持羊毛重擔而行，從聚落至聚落、從城至城。時世人譏嫌：「汝等看是沙門釋子持重擔而行，如駝、如驢、如客作人、如商人，如是擔重擔。」復有人言：「汝不知耶？

此間賤買，欲彼間貴賣。失沙門法，何道之有？」諸比丘漸向舍衛城，到已禮世尊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汝等從何處來？」答言：「世尊！從北方來。」佛問諸比丘：「道路不疲、乞食不難耶？」答言：「世尊！道路不疲、乞食不苦，但於道中為世人所譏。」佛問諸比丘：「世人所譏何等？」答言：「世尊！我等六十人皆擔羊毛，如上廣說。」佛言：「比丘！汝等正應為世人所嫌，從今日後不聽比丘自擔羊毛。」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行道中得羊毛欲取，是比丘得自手取至三由延。若過三由延擔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若一人、若眾多、若僧。

行道者，三由延、二由延、一由延、半由延、一拘盧舍。

得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在家、若出家人邊得。

羊毛者，十種，如上說。

欲取者，實所須。

自擔三由延者，五肘弓、二千弓 名一拘盧舍；四千弓 半由延；八千弓 一由延；十六千弓 二由延；二十四千弓 為三由延。三由延者，自擔齊三由延，若過，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毛應眾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越比尼罪。

若比丘持羊毛，著道行至一由延，有所忘還取，取已還至本處，即滿三由延不得復過。過者，尼薩耆波夜提。若一由延半忘物，得還，還已不得復去。去者，尼薩耆波夜提。若直行齊三由延，過一脚越比尼罪，過兩脚，尼薩耆波夜提。若二人各有擔，齊三由延已，轉易各復得三由延，三人九由延，四人十二由延。若如是眾多人，隨人為限，唯不得更重檐。曾檐者，若貿易、若更得，得更至三由延。若比丘持羊毛著衣囊中，從一家至一家，計滿三由延不得復去。若持羊毛著鉢囊中，乞食從一聚落至一聚落，亦如是。若持羊毛著囊中經行，亦如是。若持繞塔，亦如是。若未成作物，乃至齊塞針筒毛，亦犯。若已成物，若作氈、若枕、若褥等，不犯。若檐駱駝毛、犎毛，得偷蘭遮罪。若擔[牧/(厂@牛)]牛尾，越比尼罪。若施柄，無罪。若擔師子毛、猪毛，越比尼心悔。若成器，無罪。是故說。

佛住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時尊者優陀夷是善生比丘尼本二，時尊者優陀夷持羊毛與善生比丘尼作是言：「善哉姊妹！與我浣染擗治。」比丘尼即持去至自住處，與浣染擗竟盛著箱中，以腋下麁毛、屏處麁毛覆上，即遣使持與優陀夷。優陀夷得已，開箱見是麁毛，歡喜示諸比丘言：「看此長老非親里比丘尼，與少毛得

多毛來。」時諸比丘見已語言：「此是覆藏之物，云何出示人？」即答言：「此有何覆藏物？我與少毛得多毛來。」時六群比丘遙聞已，拍手大笑：「怪哉！怪哉！」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佛問比丘：「設使親里比丘尼，應藏之物當出示親里比丘不？」答言：「不也。世尊！」「設使親里比丘，得親里比丘尼應藏之物，當出示人不？」「不也。世尊！」佛語諸比丘：「從今日不得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擗羊毛。」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尊者優陀夷持羊毛與大愛道比丘尼：「善哉姊妹！與我浣染擗治。」時大愛道比丘尼即為擗染治訖，還送與優陀夷已，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手上何以故有染色？」答言：「我與尊者優陀夷浣染擗羊毛。」佛語諸比丘：「云何優陀夷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擗羊毛？」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使大愛道比丘尼浣染擗羊毛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優陀夷！汝云何令行道比丘尼作？從今日後不聽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擗羊毛。」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擗羊毛，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非親里及羊毛，如上說。
浣染，如上第五戒中說。
擗者，分析。
尼薩耆波夜提者，此毛應眾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不捨而悔，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
此中增擗一事，除打著泥污衣，著垢膩衣往尼寺，餘如上第五戒中廣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九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三十尼薩耆波夜提法之三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廣說如上。爾時周羅聚落主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前日眾多大臣、婆羅門、居士、長者，集王殿上作如是論，有言：『沙門釋子應畜金銀。』有言：『不應畜。』何者實語、法語、隨順法，於現法中不逆論？」佛言：「沙門釋子不應畜金銀。若有人言：『應畜金銀。』是誹謗我，非實、非法、非隨順，於現法中是為逆論。何以故？若得畜金銀者，亦應得畜五欲。何等五？一者眼分別色愛染著，乃至身受觸愛染著，當知是非沙門釋種法。」聚落主言：「甚奇，世尊！未曾有也，世尊！如世尊說：『沙門釋子不應畜金銀。若畜金銀者，非沙門法、非釋種法。』是故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是佛優婆塞離殺生，世尊當證知。如是三說，乃至不飲酒。我先時有是念：『沙門釋子不應畜金銀，若畜者無異受五欲人。』」爾時世尊即為聚落主，隨順說法示教利喜，如染淨氈易為受色，即於坐上見四聖諦。見四聖諦已白佛言：「世尊！俗人多務，當還請辭。」佛言：「宜知是時。」起禮佛足右遶而去。去不久佛往眾多比丘所，敷尼師檀坐已，語諸比丘：「向周羅聚落主來到我所，如上廣說，乃至右遶而去。」佛告諸比丘：「汝等當如是學，不得畜金銀，我無有方便得畜金銀。」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難陀、優波難陀住處。時難陀、優波難陀數錢，手上著土，往詣世尊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手上何以著土？」答言：「世尊！我數錢故手上有土。」佛語難陀：「汝等云何手自捉生色、似色，從今日不聽手自持生色、似色。」

復次佛住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時優陀夷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至一泥師家，其家始作節會訖。其婦出迎作禮問言：「尊者！昨日何以不來？若來者當得好飲食。」答言：「昨日、今日復何在耶？若有好食便可持來。」白言：「好食已盡，今與尊者錢，可於店上易好食。」答言：「世尊制戒，不聽我自手捉錢。汝可以錢繫我衣角。」即如其言繫錢而去。至市肆上語言：「長壽！與我餅來。」答言：「尊者！示我錢來。」優陀夷言：「但與我餅，我不動此處，當與汝錢。」白言：「尊者！持鉢來。」即與鉢盛滿種種餅食，與已語言：「與我錢來。」答言：「汝自衣角頭解取。」肆上人欲調弄故不與解，語言：「汝自解與我。」答言：「佛不聽

我捉生色、似色，汝自解取。」解取已即呵責言：「云何沙門釋子，以少方便謂此為淨，我等亦不常以手捉及著口中，我亦不繫衣角頭及囊器中。此失沙門法，何道之有？」時優陀夷持餅到自房中，喚餘比丘共食，諸比丘即問：「此餅甚好為何處得？此非家中作餅。」答言：「諸長老！此中少利多過。」諸比丘問言：「何故多過？」答言：「我如是如是因緣是故多過。」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衣繫亦不聽。」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城，廣說如上。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比丘痿黃羸瘦，佛知而故問：「比丘忍苦不安隱住不？」答言：「世尊！我不安隱，疾病苦惱。」佛語比丘：「汝不能索隨病食、隨病藥耶？」答言：「我聞世尊制戒，不得自手捉生色、似色，復無人與我，是故受苦惱。」佛言：「從今日後，聽病人得使淨人畜，莫貪著。」佛告諸比丘：「依止迦維羅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捉生色、似色，若使人捉舉，貪著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自手者，若身、若身分、若身相續。身者，一切身。身分者，若手、若脚、若肘、若膝。身相續者，若繫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覆瘡衣、僧祇枝、雨浴衣、若鉢、小鉢、鍵[金*咨]、銅盂中，如是比是名身相續。

生色者，是金也。似色者，是銀。生色似色者，錢等市用物。

捉者，若自捉、若語人捉。舉者，若自舉、若教人舉。

貪著者，作是念：「我當用此物得五欲，謂色、聲、香、味、觸等。」是名貪著。不貪著者，如清淨持戒比丘，自擔糧食、麨糒、米麪等時，作是念：「我無有方便欲食此食，但於此不淨物中生清淨物想，我當受用。」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金銀錢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得越比尼罪。

此金銀、若錢，若作、不作、若多、若少、若純、若雜、若成器、不成器等，僧中捨已不得還，彼比丘僧亦不得分。若多者應著無盡物中。於此無盡物中，若生息利得作房舍中衣，不得食用。比丘凡得錢及安居訖，得衣直時不得自手取，當使淨人知。若無淨人，指示脚邊地語言：「是中知。」著地已，自得用草葉塼瓦等物遙擲覆上，待淨人來令知。若淨人來，知已持去；若不可信者，教使在前行，使知置一處；若可信淨人者，從意使知置一處。若比丘知佛事僧事，多有金銀錢當舉時，若是生地教淨人使知，若是覆處死土、

若自掘，若使年少比丘掘。若淨人不可信者，裹眼三旋，然後使知地。知地已，使知內錢坑中，猶復裹眼使去。若錢墮坑岸上者，得捉塼瓦擲錢使入坑中，得自填坑。後欲取時，若是生地使淨人知，若是死地得自掘，抒土到錢。淨人不可信者，復裹眼三旋將來取之。若幞裹中有金銀錢，在橛上不得自捉，當使淨人知。若淨人小不及者，得抱舉使知取。抱時應作是言：「我舉淨人！我舉淨人！」得下物已，當使解。若不知解者，得捉淨人手教使解，解已教知數。若不知數者，得捉淨人手數。數已餘者，還教著囊中。若不知著囊中者，得捉淨人手教著囊中。著囊中已，教淨人繫。若不知繫者，使淨人手捉囊底，比丘得自繫。繫已還置橛上，若淨人短不及者，得抱舉。若檻匱箱篋等在架上橛上，取時舉時覆時亦復如上。若行道時淨人檐金銀，淨人若小得手牽去，若渡水時得抱渡，應作是言：「我渡淨人！我渡淨人！」若比丘將淨人行，若淨人小不能上船，得抱上。應作是言：「我舉淨人！我舉淨人！」下船時亦如是。是比丘若道行食息時，若河、若井、若池上食。食已淨人忘囊去，有長老比丘，在後看諸人不忘物耶？見有遺物，作是念：「此必是比丘許。」即便持去。行及伴已問伴言：「是誰許？」有人言：「此是淨人囊。」即速放地，淨人爾時應即取去，不得字名。若比丘行道共淨人一處宿，夜發去時，淨人捉比丘幞。比丘捉淨人幞，到地了見幞，是淨人幞，即應放地，淨人應取不得字名。若比丘多有金銀錢失去，若疑在床間，欲求覓故，出床時，越比尼罪。若得，尼薩耆。若比丘多有錢物，疑在氈褥中，欲求故出氈時，越比尼罪。得已，尼薩耆。若比丘多有錢物，疑在地，欲求故掃地時，越比尼罪。若得，尼薩耆。若比丘多有錢物，疑在糞掃中，欲求故出糞掃時，越比尼罪。得，尼薩耆。若病比丘有人與藥直錢，病故得著敷褥底，眼闇求時，手摩觸在不？無罪。

若檀越新作金銀床机，信心故欲令比丘最初受用，比丘言：「我出家人法不得用。」檀越復言：「尊者！為我故，頗有開通得受用不？」比丘應語言：「厚敷一一人，自重坐具者得坐。」比丘坐已不得動床，亦不得讚歎。若檀越新作金銀承足机，信心故欲令比丘最初受用，比丘言：「我出家人法不得受用。」復言：「尊者！為我故，可得方便開通受用不？」應語言：「机上若著樹葉、若氈覆上者得安脚。」安脚已不得動足，亦不得讚歎。有檀越作金銀盤，信心故欲令比丘最初受用，比丘言：「我出家人法不得用。」復言：「尊者！為我故，頗有方便開通得受用不？」應語：「若草葉、若氈覆盤上者得。」不得手捉，應指示著地。若檀越新作金銀器，信心故欲令比丘最初受用。比丘言：「我出家人法不得受用。」復言：「尊者！為我故，頗有方便開通得受用不？」應語：

「汝當淨洗置盤上持食來。」來時應舒手指器，應作是言：「受！受！」如是三說，名為受。受已，在器中食，不得觸器四邊。
若四月八日及大會供養時，金銀塔菩薩像，及幢幡蓋供養具，一切有金銀塗者，比丘不得自手捉，使淨人捉。若倒地者，當捉無金銀處。若遍有金銀塗者，當以衣物花等裹手捉。若無物裹手，若像上隨有未塗處得捉。若金銀香爐燈盛拂柄，如是比一切有金銀，若塗者不得捉。及浴金銀菩薩形像，不得自洗，當使淨人。若大會時有金銀像，使淨人持出。比丘得佐不得捉。有金銀處，比丘不得先捉後放。若比丘隨國土，若有銅錢、若具子錢、若鐵錢、若胡膠錢、竹籌錢、皮錢，如是一切隨國土中所用，比丘不得捉。或有國土所用、相不成就，捉者，越比尼罪。國土不用、相成就，捉者，越比尼罪。國土所用、相成就，捉者，尼薩耆波夜提。國土所不用、相不成就，作銅鐵捉，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六群比丘在市中，買酥油、蜜、石蜜、乳酪、魚肉，種種買食，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不能乞食，到諸市中買食而食？失沙門法，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市中種種買食，為世人所嫌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正應為世人所嫌。汝常不聞我讚歎少欲、呵責多欲耶？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種種買賣，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種種者，若自問價、若使人問價；若自上價、若使人上價；若自下價、若使人下價。問價者，「此物直幾許？」答言：「爾許與汝，爾許取不？」作不淨問故，越比尼罪。得者，尼薩耆。使人問者，語言：「汝往問：『彼物索幾許？』若言：『索爾許。』者，汝便與爾所。」作不淨語，遣人問故，越比尼罪。得者，尼薩耆。上價者，「此價直幾許？」答言：「爾許與汝。爾許欲取故諍上價。」作不淨語故，越比尼罪。得者，尼薩耆。使人上者，語前人言：「汝往上爾許。爾許得者取。」是名不淨。遣使語，越比尼罪。得者，尼薩耆。下者，「此價直幾？」答言：「一千。」「我與汝八百。」若言：「九百。」語言：「我與汝七百。」如是至十，下求他物不淨語故，越比尼罪。得者，尼薩耆。使人下者，亦如是。若以時物還買時物，買夜分物、買七日物、買終身物、買隨身物、買重物、買不淨物、買淨不淨物。語時，犯越比尼罪。得者，尼薩耆。如是夜分、七日、終身、隨身物，重物、淨不淨物，各各作問亦如是。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肆上衣先已有定價，比丘持價來買衣，置地時應語物主言：「此直知是衣。」若不語默然持去者，犯越比尼罪。買傘蓋箱、革屣、扇箋、甘蔗、魚脯、酥酪、油蜜種種，亦如是。有國土市買有常法，齎直來著物邊，賣物主搖頭，當知相與，比丘亦應語言：「此直知是物。」前人若解、不解，要應作是語。若不作是語，默然持物去者，犯越比尼罪。若估客賣物應直五十而索百錢，比丘言：「我以五十。」知是如是求者，不名為下。若比丘知前人欲買物，不得抄市，應問言：「汝止未？」若言：「未，我方堅價。」比丘爾時不得中間抄買。買者，犯越比尼罪。若言：「我休。」當語物主言：「我以此價知是物。」若比丘共展轉貿易衣鉢時，不得中間抄。抄者，犯越毘尼罪。若前人放已，取者無罪。若眾僧中賣物，得上價，取無罪。若和尚阿闍梨欲取者不得抄。若比丘還共比丘市買博易，作不淨語，買者無罪。一切九十六種出家人邊，作不淨語，買者無罪。
若比丘見人賣鉢時，作是念：「此鉢好，至某方當得利。」買時，犯越比尼罪。若作是念：「我有是物，無有淨人，此是淨物。」得買去，無罪。到某方或和尚阿闍梨所須，或自為病、或作功德，買去本不為利，臨時得貴價賣，無罪。如是一切物，若比丘糴穀時，作是念：「此後當貴。」糴時，犯越毘尼罪。糶時，尼薩耆。若作是念：「恐某時穀貴，我今糴此穀。我當依是得誦經坐禪行道。到時穀大貴，若食長、若與和尚阿闍梨、若作功德。」餘者糶得利，無罪。若比丘儲藥草時作是念：「此後當貴。」買時，犯越比尼罪。後賣者，尼薩耆。若比丘買藥草時，作是念：「為後病時，藥草貴難得故。」買後若不病、或服殘賣，得利者，無罪。若營事比丘，雇窯師、木師，作不淨語，犯越比尼罪。若泥師畫師、一切作師，亦如是。若僦賃車馬牛驢駝人船等，亦如是。若比丘為僧作直月，行市買酥油、糴米、豆、麥麪麨糒，求一切物時，作不淨語者，犯越比尼罪。若自為買酥油等物，一切作不淨語，越比尼罪。得者，犯尼薩耆。若比丘市買時，得訶嫌說實前人物、此好此惡、若麁若細、斗秤大小香臭等，無罪。若前人言：「當與滿量平斗。」應當語言：「以此價知是。」若乞食比丘，有長麨糒，持到肆上，買酥油乳酪時，作不淨語，越比尼罪。得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不得至人鬧處店肆上市買，得到邊少人肆上，言以此價知是。如是一切盡皆應言知。
若乞食比丘有殘麨，雇治革屣，作不淨語，犯越比尼罪。若前與麨後治，若前治後與麨，無罪。若比丘以鉢中殘食，雇人使治經行

處，作不淨語，犯越比尼罪。應語：「知是。」若先與食後使作，若先使作後與食，無罪。
有檀越為比丘故，與店上錢，語言：「若某比丘日日來有所索，從意與彼比丘。」後來索時作淨不淨語，無罪。是比丘所索物，店上無，即與比丘錢餘處買，比丘往至餘處，求物時作不淨語得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店肆上不淨語分別價、淨語取，淨語分別價、不淨語取，不淨語分別價、不淨語取，淨語分別價、淨語取。不淨語分別價、淨語取者，問前人：「此物賣索幾許？我欲知此物。」淨語分別價不淨語取者，「知是物分別賣索幾許，我與如是買。」不淨語分別價不淨語取者，「如是分別賣索幾許，我如是買。」淨語分別價淨語取者，「如是價知，如是知取。」不淨語分別價淨語取者，犯越毘尼罪。淨語分別價不淨語取者，犯越比尼罪。不淨語分別價不淨語取者，尼薩耆波夜提。淨語分別價淨語取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時難陀、優波難陀從王家買金，使王家金銀師作瓔珞嚴飾之具。作成已瑩治發光，盛著箱中菁氈蓮花覆上，與沙彌，先教言：「我將汝到貴勝家，若語汝開時，汝但開現一角頭。」即將至貴勝家。貴勝家婦女見來，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即問言：「此箱中是何等？」答言：「用問此為？非汝所問。」以不示故復更慇懃，語沙彌言：「出示與看。」沙彌即示一角，菁助發色，日光照金晃昱耀目，問言：「尊者！此是誰許？」答言：「用問此為？有金有作者，即是其主。」復問：「金價直幾？作功用幾？」即如實答：「金直爾許，功夫爾所。」即言：「大貴。」「汝云何嫌貴？我與汝爾許直，汝能作不？」中有直信者，作是言：「誠如師教，作亦甚難，非可卒得。」中有婦人，或自有財、或父母財、或姑嫜財、或伯叔財、或夫婿財、或家中密取財，持買瓔珞。時人不復肆上買金，亦不雇金銀師作。時諸肆上人及金銀師，皆嫌言：「云何沙門釋子奪人息利？」諸比丘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優波難陀：「汝實從王家買金，使金師作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優波難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呵責多欲、讚歎少欲？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比丘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種種販賣生色、似色，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生色者，金。似色者，銀。若以金買金、金買銀、金買金銀，若以銀買銀、銀買金、銀買金銀。若以金銀買金、金銀買銀、金銀買金

銀，以不作金買不作金，以不作金買作金，以不作金買作不作金，以不作金買作金不作金及作不作金，以作金買作金四句、作金不作金四句、作金不作金及作不作金四句，皆如上。若以不作金買不作銀，以不作金買作銀，以不作金買作不作銀，以不作金買作銀不作銀，及作不作銀作金四句、作不作金四句、作金不作金及作不作金四句，亦如上。若以不作金買不作金銀，以不作金買作金銀，以不作金買作不作金銀，以不作金買作不作及作不作金銀；餘作金門、作不作金門、作金不作金及作不作金門四句，亦如上。銀門十二四句，金銀合作門十二四句，廣說如上。是故說。第二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瓦師字法豫，有比丘到時，著入聚落衣往到其家。法豫見已，頭面禮足，却住一面。比丘言：「我須鉢。」即作鉢持與，不大不小，適得其中燒熟滑澤。即持還到祇洹，諸比丘問：「長老何處得此鉢，不大不小，適得其中燒熟滑澤？」答言：「瓦師法豫施我。」諸比丘聞已，復往索盡得，如是眾多。法豫作是念：「諸比丘多有須鉢，我不如請眾僧與鉢。眾僧者是良福田，果報無量。」即往至祇洹精舍上座前，頭面禮足，蹈跪合掌，白言：「我瓦師法豫，請大德眾僧施鉢，須者來取。」時比丘或取一、或取二、三、四，乃至十，法豫作不供。時尊者舍利弗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次行乞食往到其家。其家婦人信心歡喜，淨洗銅器盛食出到著鉢中。其婦先識尊者舍利弗，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尊者舍利弗問言：「家中生業何似？」答言：「家中生業不舉。」問言：「何故？」答言：「我家夫主請僧與鉢，諸比丘或取一、二，乃至十，作鉢不供，家業不辦。何以故？我家仰是瓦作生活，大小飲食衣服、供王賦稅。阿闍梨是我家供養尊重故說是語耳！」時舍利弗廣為說法，生歡喜心已而去。時尊者舍利弗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即呼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語諸比丘：「施主不知籌量，受者應籌量。」佛言：「從今日比丘長鉢聽一日畜。」

復次佛住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毘舍離人年年請僧食，食已施鉢。時比丘不受用此鉢：「為世尊聽我長鉢正得一日畜，未得受用，便成不淨。」時施主言：「我當從世尊乞是願。」施主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年年請僧食，食已施鉢。諸比丘不受，作是言：『我用此鉢為？未得受用，便成不淨。』善哉世尊！頗有因緣得開通，令施者得功德，受者得利不？」佛言：「聽先一日，更與九日。」時諸比丘畜鉢滿十日，持鉢往至世尊所，白言：「此鉢滿十日，今當云何？」佛言：「諸比丘！此鉢應知識比丘邊作淨，若十日裏捨故受新，十日一

易。」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長鉢得畜十日。若過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十日者，得畜齊十日。
長鉢者，受持外鉢也。
鉢者，一、參婆鉢；二、烏迦斯魔鉢；三、優迦吒耶鉢；四、多祇耶鉢；五、鐵鉢；六、緻葉尼鉢；七、畢荔偷鉢。上鉢、中鉢、下鉢、過鉢、非鉢、隨鉢。上者，摩竭提國一阿羅米作飯及受羹菜，一阿羅者可此間斗六升。中者，半阿羅米作飯及受羹菜。下者，一鉢他米作飯及受羹菜，三分飯一分羹菜。過鉢者，煮一阿羅米飯，并羹菜不滿，是名過鉢。非鉢者，不受一鉢他米飯并羹菜，是名非鉢。隨鉢者，隨鉢中所用器，此中上鉢、中鉢、下鉢畜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餘者，不犯。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鉢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得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月生一日得十鉢畜不作淨，過十日，一切尼薩耆波夜提。乃至不曉受持、不曉作淨，當教如是受持、如是作淨，皆如第一長衣戒中說，此中但以鉢為異，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舍衛城中瓦師法豫，請僧施鉢，諸比丘為好故，持故鉢來易新鉢者，如是眾多遂不相供。爾時尊者舍利弗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法豫門前住。法豫婦與尊者舍利弗舊是相識，信心歡喜，乃至言：「尊者！我家夫主請僧與鉢，諸比丘為好故，持故鉢來易新者。我家中積聚故鉢成聚如山，我俗人家新鉢尚 不用，何況故者？尊者！我家仰瓦作生活。」乃至舍利弗為隨順說法，發歡喜心已，禮足而退。舍利弗還到精舍，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比丘索鉢。」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北方有六十比丘來欲禮拜世尊，於道中被賊失鉢，無鉢入祇洹精舍。爾時諸梵行者各各與鉢，得鉢已往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汝從何處來？」答言：「北方來。」佛問比丘：「道路安隱不？」答言：「不安隱，道路被賊失鉢，無鉢入祇洹，諸梵行者各各與我鉢。」佛問諸比丘：「道中無有聚落城邑耶？」答言：「有。」問言：「何故不乞？」答言：「我聞世尊制戒不聽乞鉢，復無施者。」佛言：「善哉，善哉！比丘！汝等信心出家，法正應爾，乃至失命不故犯戒，從今日聽失鉢時乞。」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北方六十失鉢比丘來到祇桓，尊者難陀、優波難陀語言：「長老！世尊聽失鉢得乞，何故不乞？」答言：「諸梵行人已與我鉢。」復言：「汝若不乞所應得者，便失此利。」答言：「我已得鉢，失以不失無在。」難陀言：「我當為汝乞。」答言：「汝自當知。」乃至優婆塞言：「尊者欲作瓦肆耶？」如乞衣中廣說。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何故乞耶？」答言：「我為失鉢比丘乞。」佛言：「呼失鉢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使難陀、優波難陀乞鉢耶？」答言：「不也。世尊！」佛言：「何因緣乞？」答言：「如是……如是……。」佛語諸比丘：「是難陀、優波難陀不應乞者便乞，應乞者不乞。」佛語難陀、優波難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以無數方便，讚歎少欲、毀呰多欲？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所用鉢減五綴，更乞新鉢，為好故，尼薩耆波夜提。」是鉢應僧中捨，比丘眾中最下鉢應與，應如是教：「汝比丘受是鉢，乃至破，是事法爾。」

比丘者，如上說。

減五綴者，若有一綴量，減五是名減；若有二綴乃至有五綴量，減五是名減。滿五綴者，已有五綴量亦滿，是名滿。若四、三、二、一綴，若無綴量，滿五是名滿。五綴量者，破處綴間相去足一大指。

鉢者，如上說。

新者，初成。

更求者，若乞、若勸化。

為好故者，嫌太大、太小、太重、太輕、若麁澁。我有檀越，有泥有手力，當更作好鉢。是比丘應持是新鉢，眾僧中捨，眾僧中選下鉢應與是比丘，應如是教：「汝長老受此鉢，乃至破。」不得故打破，波夜提悔過。是新鉢應眾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犯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

是比丘鉢減五綴為好故，更求新者，尼薩耆。是比丘應請持律知羯磨者，乃至五法成就僧當羯磨作行鉢人。何等五？不愛、不瞋、不怖、不癡、與不與知，是名五。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差某甲比丘作行鉢人，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今差某甲比丘作行鉢人。諸大德忍某甲比丘作行鉢人，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使某甲比丘作行鉢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羯磨訖，應

僧中唱：「大德僧所受持鉢，一切持來。」若不唱者，犯越毘尼罪。諸比丘應各各齎己所受持鉢來，若有比丘捨先所受鉢，更受下鉢持來者，得越比尼罪。羯磨人應當語此比丘捨此鉢。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言：「我某甲比丘鉢減五綴，為好故，更求新鉢，我今僧中捨。」律師應問：「汝受用未？」若言：「受用。」應語言：「此中用不淨鉢，得無量越比尼罪。應懺悔。」應言：「長老！我某甲鉢減五綴，更乞新鉢，已僧中捨。此中犯波夜提。受用不淨鉢，犯無量越比尼罪，一切悔過。」問：「汝見罪不？」答言：「見。」「謹慎莫復犯。」答言：「頂戴持。」行鉢人應持此鉢與僧上座，上座若取，應持上座鉢與第二上座，如是次第，乃至無歲比丘。若都無人取者，應還本主。若是鉢大貴者，應賣取十鉢直，九鉢直入僧淨廚，一鉢還本主。應語言：「汝持此鉢，乃至破是持綴鉢。」比丘入聚落，乞食食已，應解綴。若灰若土淨洗，洗時不得持堅物刺孔中令破，當以鳥翮刺中。洗鉢時，不得以沙灰洗令脫色，當用無沙巨摩根汁、葉汁、花汁、果汁洗。洗時不得臨坑岸上危險處，不得熟果樹下、若石上、塼上，當平地洗鉢。若地泥污、若糞掃、若無坐處，當僂身去地一磔手。洗已曬令燥，還持繩綴。綴已，舉著一處。不得著臨坑岸上危嶮處，熟鞞醯勒果樹下、椰子樹下、石上、塼上、行來處、開戶處。若著鉢囊中、若安置壁上龕中，以物遮口。若有事忽忽不得好洗者，當以根汁葉汁等塗拭，事訖當洗。明日洗已，持入聚落乞食，設綴鉢難用一日乃了，要當洗淨。若故打破，得波夜提罪。若和上、阿闍梨知識作是念：「此賢善比丘，以洗鉢故，妨坐禪受經誦經。若打破、若藏去，不見已更乞無罪。」無鉢乞得一鉢應受持，若乞得兩鉢，一鉢應受持，一鉢應入眾僧淨廚；如是乃至得十鉢，一鉢自受持，九鉢應入眾僧淨廚。若比丘無鉢，求鉢得一鉢直者，是名有鉢。若乞得兩鉢直，一鉢直入眾僧淨廚，如是乃至十鉢直，九鉢直應入眾僧淨廚，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廣說如上。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歷諸比丘房，見難陀、優波難陀住處，滿瓶酥、油、蜜、石蜜，流出根藥、莖藥、葉藥、花藥、果藥。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誰住處，有此滿瓶酥、油、蜜等，處處溢流如是？」諸比丘答言：「世尊！此是難陀、優波難陀住處。」爾時世尊言：「待來當問。」

復次佛住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共眾多比丘，入毘舍離大城，見優波難陀持滿鉢蜜出城。見已知而故問：「此鉢中何等？」答言：「世尊！是蜜。」復問：「欲作何等？」答言：「難陀病須。」佛言：「太多。」答言：「竟日須服。」佛言：「云何畜藥竟日服耶？從今日不得畜藥竟日服。」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尼拘律樹釋氏精舍。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何等五？一者我聲聞弟子不著有為事不？二者不著世俗戲論不？三者不著睡眠妨行道不？四者為看病比丘不？五者為年少比丘新出家，見如來威儀，起歡喜心。是為五事。如來五日觀歷諸房，見一病比丘顏色痿黃羸瘦。佛知而故問：「比丘！汝調和不？」答言：「世尊！我病苦，不調和。」佛言：「比丘！汝不能索隨病食及隨病藥治耶？」答言：「世尊制戒畜藥，時服不得久停，是故我苦。」佛告諸比丘：「從今日聽病比丘停藥一日。」爾時佛問難陀：「汝舍衛時多畜酥、油、蜜、石蜜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云何多欲無厭？」種種呵責已，自今已後不聽多畜。

復次佛住波羅奈仙人鹿野苑，廣說如上。時有六十病比丘，有一醫師出家為道，療治諸病比丘。是醫比丘來問訊世尊，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醫師比丘！諸病比丘調和不？」答言：「世尊！諸病比丘安隱，但我疲苦。」佛言：「何故疲苦？」答言：「世尊！波羅奈城去此半由旬，為求所須，日日往返，以是疲苦。又世尊！聽病比丘停藥一日，病疾已過。」佛問醫師：「比丘！欲使畜藥幾日得安隱耶？」答言：「世尊！藥勢相接七日可知。」佛言：「從今日聽先一日，更與六日七日畜。」

佛告諸比丘：「依止波羅奈住者盡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病比丘所應服藥，酥、油、蜜、石蜜、生酥、脂，如是病比丘聽畜七日服。若過七日殘不捨而服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病應服藥者，酥、油、蜜、石蜜、生酥、脂，如上盜戒中說。

病者，有四百四病，風病有百一、火病有百一、水病有百一、雜病有百一。若風病者，當用油脂治。熱病者，當用酥治。水病者，當用蜜治。雜病者，當盡用上三種藥治。

七日者，數極。齊七日畜者，自受七日服。過七日服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藥應眾僧中捨，波夜提悔過。若不捨而悔，得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一日得十種藥，酥、油、蜜、石蜜、生酥、五種脂，一切服不作淨，過七日，一切尼薩耆。若比丘一日得十種藥，半作淨半不作淨。是中作淨者，應法；不作淨者，過七日，尼薩耆。若比丘一日得十種藥，如前長衣戒中廣說。但此中以藥七日為異，乃至不記識作記識想。此不言作然燈油、塗足油、塗身油，不記識不作淨，過七日，尼薩耆。不如法作淨者，若無心意人邊作淨，過七日，尼

薩耆。應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俗人、畜生邊作淨。

畜藥利畜藥利相污，畜藥利不畜藥利相污，不畜藥利畜藥利不相污，不畜藥利不畜藥利不相污，俗人藥利污比丘藥利，比丘藥利污俗人藥利，俗人藥利污俗人藥利，比丘藥利污比丘藥利，客比丘利污舊比丘利，舊比丘利污客比丘利，客比丘利污客比丘利，舊比丘利污舊比丘利，僧利污比丘利，比丘利污僧利，僧利污僧利，比丘利污比丘利。有食間非受間，有受間非食間，有食間有受間，有非食間非受間。石蜜瓶、然燈、酪[土*瓦]脂。畜藥利畜藥利相污者，若比丘食前得石蜜雜食，殘不作淨食，後更得石蜜復不作淨而取畜者，是名畜藥利畜藥利相污。畜藥利不畜藥利相污者，是比丘食前得石蜜雜食噉，不作淨食，後更得石蜜作淨而受畜，是名畜藥利不畜藥利相污。不畜藥利畜藥利不相污者，若比丘食前得石蜜，不雜食作淨食，後更得餘石蜜不作淨而受，是名不畜藥利畜藥利不相污。不畜藥利不畜藥利不相污者，若比丘食前得石蜜，不雜食即作淨食，後更得石蜜作淨而受，是名不畜藥利不畜藥利不相污。云何俗人利污比丘利？時有優婆塞，來禮比丘足。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優婆塞言：「汝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時優婆塞即持此石蜜去，禮餘比丘足，即語餘比丘言：「尊者！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是比丘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取，是名俗人利污比丘利。云何比丘利污俗人利？有一優婆塞，持石蜜來過，禮比丘足。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優婆塞言：「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即取合瓶中而去。更有優婆塞，持石蜜來，於道中相逢，先優婆塞問後優婆塞言：「汝欲那去？」答言：「我欲持此石蜜與某甲比丘。」即語言：「汝可過持此石蜜去，亦與某甲比丘。」即受持去，是名比丘利污俗人利。云何俗人利污俗人利？正以二俱為異。云何比丘利污比丘利？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比丘言：「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是比丘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受，是名比丘利污比丘利。云何客比丘利污舊比丘利？客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舊比丘言：「汝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舊比丘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受，是名客比丘利污舊比丘利。云何舊比丘利污客比丘利？有客比丘來，舊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客比丘言：「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此客比丘即日受石蜜，不作淨而取，是名舊比丘利污客比丘利。云何客比丘利污客比丘利？有二客比丘眾來，一眾中有第七日石蜜，客比丘語第二眾比丘言：「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此一眾客比丘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受，是名客比丘利污客比丘利。云何舊比丘利污舊比丘利？舊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一舊比丘言：「欲

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此舊比丘即日受石蜜，不作淨而受，是名舊比丘利污舊比丘利。云何僧利污比丘利，僧有第七日石蜜，分作分，是比丘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受，是名僧利污比丘利。云何比丘利污僧利？比丘有第七日石蜜，即持施僧，僧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取，是名比丘利污僧利。云何僧利污僧利？僧有第七日石蜜，持與彼僧，彼僧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受者，是名僧利污僧利。云何比丘利污比丘利？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比丘言：「汝欲飲石蜜漿不？」答言：「須是。」比丘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受者，是名比丘利污比丘利。云何有食間非受間？若比丘七日噉石蜜，而并受八日復食者，以不作間得越毘尼罪，當作一日間，是名食間非受間。云何受間非食間？若比丘受石蜜，七日不食，八日更受石蜜，無間受，得越毘尼罪。當作一日間，是名受間非食間。云何受間食間？若比丘七日受石蜜食已，八日更受更食，得二越比尼罪。云何非受間非食間？若比丘多誦經胸痛吐血，藥師言：「此病當長服石蜜。」食前得食石蜜，食後水淨已得食，是名非受間非食間。

云何石蜜瓶如武羅國？欲受具足人，在戒場上受具足已，布施僧石蜜各一瓶。諸比丘信心喜作功德，即持石蜜瓶施僧上座。上座有信心言：「僧者是良福田。」即復施僧。諸比丘有第七日石蜜，即取此石蜜，是名相污。若比丘食上，大得甘蔗，食殘笮作漿得夜分受。若飲不盡，得煎作石蜜七日受。石蜜不盡，燒作灰終身受。若有事不得壓，即中前應以水作淨，當作是言：「此中有淨物生，我當受。」若食上多得果，食不盡，得笮作漿夜分受。若有事不得笮，即時應當作是言：「此中淨物生，我當受。」若時過不應作。然燈者，若篤信女人施眾僧食，并作餅盛然燈施僧，僧不應合明受，當使淨人取。若無淨人者，當語使放地，滅燈已然後受。若女人信心故不欲滅，慇懃故得受。受已持刀去膩，然後得食，是名然燈。酪瓶者，食時得多酪，食不盡，得即煎作生酥七日受。若生酥長，得煎作熟酥七日受。若比丘乞食時多得酥，若是少知識比丘，即以細緻氈淨漉取酥，得七日受。若有事緣不得中前作，當作是言：「此中淨物生，我當作七日藥受。」若誤忘不受，不作淨時過，是名不淨。若乞食時得多油，如上酥中說。若食上得多胡麻，食殘不盡得，即笮作油七日受。若事緣不得作，如上酥中說，是名酪瓶。脂者，僧中行魚脂、熊脂、羆脂、猪脂、失修摩羅脂，少知識比丘得持細緻氈漉取，得七日受。若事緣不得作，如上酥中說。若眾僧中分油時，或欲持作淨油、或作七日油、或作然燈油、或作塗足油、或作塗身油，若分不足還斂著一處者，一切不淨。若淨油還著淨油，一處洗盛令淨與淨人。如是七日油還著七日油，一處洗

盛令淨與淨人。如是然燈油、塗足油，得已應受。若比丘欲服灰飲油者，灰是終身藥，油是七日藥，不得先服灰、後服油；當先服油，洗手澡口令淨已，然後服灰。若比丘下分有病者，應先服酥。酥者七日藥，澡手洗口令淨，然後乃食。若比丘上分有病者，欲令食上服酥者，酥是七日藥，食竟洗口澡手令淨，然後服酥。若比丘服油訖，有殘油欲作然燈油、若塗足油，和上、阿闍梨來，見已嫌多，若更飲者，得越比尼罪。若比丘食石蜜，欲飲夜分漿者，當先洗口令淨然後飲漿。若飲漿已欲食石蜜，亦如是。若比丘欲煮石蜜，當使淨人煮。若比丘自受酥，如酥觸酥、酥觸油、酥觸蜜、酥觸石蜜、酥觸生酥、酥觸脂，如是油、蜜、石蜜、生酥，乃至脂觸酥、脂觸油、脂觸蜜、脂觸生酥、脂觸石蜜、脂觸脂，亦復如是。時食、夜分、七日、終身共雜者，得時服。夜分、七日、終身共雜者，得夜分服。七日、終身共合者，得七日服。若少知識比丘，乞食時得赤鹽紫鹽等，應淨洗鹽終身受。若得胡椒蕇鉢，亦復如是。若少知識比丘，乞食時得黑石蜜、得白石蜜，淨洗除食氣，作七日藥受，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一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三十尼薩耆波夜提法之四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長老難陀、優波難陀冬盛寒時，著厚納衣，敷煖床褥，頭上著帽、脚著富羅，前然爐火。有二外道，黑色碧眼寒顫而來，在前立住，外道見已心生樂著，即語比丘言：「汝等出家得如是樂。」時外道心樂佛法，便作是言：「我等亦名出家，而值弗蘭迦葉教，我等裸形拔髮投巖赴澗，五熱炙身而行乞食，徒受辛苦而無樂事。」比丘報言：「汝若樂此法者，便來出家，亦復如我得是樂住。」外道答言：「我無沙門僧伽梨。」比丘報言：「但來，我當與汝。」外道即來，便與出家受具足已，語言：「我今度汝出家受具足，汝當作如是給事，我晨當早起問訊安眠不？出唾壺器及小便器著常處；淨洗手，授澡水齒木，持鉢迎粥，小食已洗鉢令燥，安著常處；若有請處，當迎食；我欲入聚落時，當持入聚落衣授我；取我常著衣，料理卷疊安著常處。我從聚落還時，汝當敷小床座，與我水并授樹葉食時，以扇扇食已洗鉢令乾，舉著常處。脫入聚落衣卷舉，復授我常所著衣。汝食已，當取薪草浣衣煮染，淨掃房內，巨磨塗地。我欲入林坐禪時，汝當持坐具隨後，還時隨還，當與我水洗手。授香花供養訖，當敷床與我洗足水。復以油摩敷置臥具，內唾壺及小便器然燈，如是種種供給。安隱我已，然後自事。」時彼比丘答師言：「此非出家法，便是婢作。」師言：「汝若不能作者，當還我僧伽梨。」彼即脫衣著地而去。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難陀，是優波難陀兄。時優波難陀語兄共行弟子言：「我共汝入聚落，當與汝物。我若作非威儀事，汝勿語他人，我是汝叔父。」答言：「若我見父作非法，亦當向人說，況復叔父優波難陀。」復言：「若汝如此，當使汝知。」即將至貴家檀越留食，欲不與彼食，故作是思惟：「相望日時，使此不得乞食，還復失時。」即便告言：「汝還精舍。」即便還，畏失時故，疾疾看日而行。至精舍，見諸比丘皆悉食已，門前經行，遙見疾行疑必有以，即問汝：「今日共多知識比丘處處教化，得何等好食脣膩如是？」答言：「我今失食，況得好者。」優波難陀遣彼還已，於後食種種飲食。食已恐事情露，疾還。見諸比丘叢聚而論，便作是思惟：「眾人集論，必彼比丘向諸梵行人說我過惡。」即語難陀言：「長老！汝弟子向諸梵行人說我過惡。」彼即瞋恚語弟子言：「汝今云何說我弟過？汝可還我僧伽梨來。」諸

比丘聞已，共相謂言：「此比丘今日遭二苦惱：一者失食，二者失衣。」佛聞是已，知而故問諸比丘：「此何比丘高聲大語？」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難陀奪共行弟子衣，是故大聲。」佛言：「呼難陀來。」來已佛廣問難陀：「汝實為自供給故，度人與衣，令弟子瞋，不能作婢作，乃至奪共行弟子衣耶？」答言：「實爾。」佛語難陀：「汝云何度人出家，不教法律，但令執作供給自己？」佛種種因緣呵已，告諸比丘：「從今日不得立心為供給自己故度人出家，度者，得越毘尼罪。應作如是念：『當使彼人因我度故，修諸善法得成道果。』」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比丘衣後瞋恚不喜，若自奪、若使人奪，作是言：『比丘！還我衣來，不與汝。』得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衣者，七種，如上說。

瞋恚不喜者，九惱，如上說。

奪者，若自奪、若使人奪，作如是言：「還我衣來，不與汝。」得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或自與使人奪、或使人與自奪、或自與自奪、或使與使奪、合與別奪、別與合奪、合與合奪、別與別奪。合與別奪者，比丘一時與三衣已，別奪言：「還我僧伽梨、還我欝多羅僧、還我安陀會。」如是奪者，得眾多波夜提。是名合與別奪。別與合奪者，比丘非一時與僧伽梨、與欝多羅僧、與安陀會，還一時盡奪：「汝還我衣來。」如是奪者，得一波夜提罪，是名別與合奪。合與合奪者，比丘一時與衣，後言：「盡還我衣來。」如是奪者，得一波夜提。別與別奪者，比丘非一時與僧伽梨、與欝多羅僧、與安陀會，比丘漸奪：「還我僧伽梨、還我欝多羅僧、還我安陀會。」如是索，得者，眾多波夜提。若比丘與比丘衣時，作是言：「汝住我邊者，當與汝衣。」若不住者，奪，無罪。若比丘與比丘衣時，作是言：「汝此處住者，當與。」若不住者，奪，無罪。若比丘與比丘衣，汝適我意者與，不適意還奪，無罪。為受經者與，不受經者還奪，無罪。若比丘賣衣未取直，若錢直未畢，若還取衣者，無罪。若比丘與共行弟子、依止弟子衣已，不可教誡，為折伏故奪，後折伏已還與，無罪。

奪比丘衣者，尼薩耆波夜提。奪比丘尼衣者，偷蘭罪。奪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者，越毘尼罪。乃至奪俗人衣者，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四方各十二由旬內施僧雨浴衣，如《毘舍佉鹿母因緣》廣說。復次佛住憍薩羅國遊行時，有一摩訶羅比丘，下著雨衣上著安陀會，捉長柄掃篲掃地。佛見已語諸比丘：「汝見是摩訶羅不？云何顛倒著衣？」是摩訶羅見佛已，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摩訶羅，汝下著何衣？」答言：「雨衣。」「上著何衣？」答言：「安陀會。」佛言：「比丘！汝云何應在上衣而反在下，下衣在上？汝今云何一切時受用雨衣？」佛語諸比丘：「汝等待如來從憍薩羅國遊行還舍衛城時，汝當語我：『當為諸比丘制雨浴衣。』」佛憍薩羅國遊行還已，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在憍薩羅國遊行時，作是言：『如來從憍薩羅國遊行還舍衛時，汝便語我：「當為諸比丘制雨浴衣。」』今正是時，願制雨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春殘一月在，比丘當求雨衣，半月當作成受用。若比丘未至春殘一月求雨衣，半月作成受用者，尼薩耆波夜提。」

春殘一月者，三月後十五日、四月初十五日，是名春殘一月。

雨衣者，如世尊所聽。

衣者，有十種，如上說。

求者，乞索勸化。求時不應從小家處處求一尺二尺，應從殷有大家中求，若一人邊、若眾多人邊得，是名求。

殘半月者，從三月十六日，應作浣染縫，至四月一日應受用。若比丘未至求者，未至三月十六日前求，作成受用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有五法成就僧應羯磨，作分雨衣人。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得不得知，是名五。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比丘作分雨衣人，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今拜某甲比丘作分雨衣人。諸大德忍某甲比丘作分雨衣人，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拜某甲比丘作分雨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羯磨已，應眾中唱言：「大德僧聽！若衣有大小，降四指、八指不等不計者，我當分。」若不唱者，得越毘尼罪。此人作羯磨已，當為僧求，求時不應從小家處處求一尺二尺，應從殷有大家中，若一人邊得、若眾多人邊得，下至得一雨衣是名求。若三月十六日已後送衣來者，應分。應語僧上座言：「為欲今取、為欲待後？後或有勝者。」上座若言：「今取。」便與。若言：「後取。」待後應與。若有客比丘者，應問：「汝欲何處夏安居？」若言：「此處。」應與。若言：「我欲餘處安居，欲此處取雨衣。」者，亦應與。語言：「汝於餘處更莫取。」若言：「我不此間取，

待安居處當取。」隨其意。若多得雨衣者，一人應與兩，沙彌，應與一。若少不周接者，安居訖分衣時，應偏與雨衣直，此衣不得受，當三衣不得作淨施。不得著雨衣入河中池中浴，不得小小雨時著。浴亦不得裸身，浴當著舍勒。若餘故衣，不得著雨衣種種作事，當須大雨時被浴。若雨卒止，垢液者，得著入餘水中浴，無罪。若比丘食時，欲以油塗身；若病時，若多人行處，得繫兩頭作障。

此雨浴衣得四月半受用，至八月十五日應當捨。捨法者，一比丘應眾中作是唱：「大德僧聽！今日僧捨雨浴衣。」如是三說。若至十六日捨者，得越毘尼罪。捨已，得用作三衣，亦得知識比丘邊作淨，亦得入餘水中浴，種種著作，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難陀、優波難陀持縷入居士家，語優婆夷言：「施我縷。」諸居士婦女作是念：「此比丘欲買縷。」各持縷出。比丘見已，即取比己縷而作是言：「我正欲求此縷比，今得相似。」若見好者，便作是言：「我欲求此比而更得勝者。」若見麁者便作是言：「此縷雖麁可作好者。」因如是齎縷來者，都無得脫。重擔而來，去祇洹精舍不遠有一窮巷，在中起織坊，度織師出家，使織衣。尊者阿難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到其門前。見難陀、優波難陀，捉線丸共張氍經，見已共相問訊，阿難問言：「長老作何等？」答言：「欲織衣。」彼即念言：「我今日見侍者阿難，必語世尊，當作方便。」即持線丸與尊者阿難：「可持縫衣。」阿難不取。食後以上因緣，廣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優波難陀：「如上事，乃至阿難不受汝線，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不聞，我無數方便讚歎少欲、毀呰多欲？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行乞縷，使織師織作衣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自乞者，勸化索，或一兩、二兩。

縷者，七種縷。

織師者，今毘提波晝俱利織師。

織作衣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自行乞縷，越毘尼心悔。得者，越毘尼罪。織成者，尼薩耆波夜提。

迦尸國土法，比丘安居竟，與縷與織直。比丘欲織氍時，應語織師，作是言：「與汝此縷，為我知織氍。」織師答言：「尊者！我

不解此語？」應問言：「汝家作何等業？」答言：「織氍。」便語言：「汝可為我知織氍？」若復不解此語者，應持線與淨人，令知織，一切不得作雇織語。若比丘知織腰帶，欲使比丘織者，應持線與，作是言：「長老！為我作帶。」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爾時毘舍佉鹿母常日日眾僧中請食。時有比丘次到其家食，見毘舍佉鹿母持縷與織師，語言：「汝為我織氍，欲施尊者難陀、優波難陀。彼人難可，汝當為好織。」比丘食已，還精舍，語難陀言：「長老！我欲語汝好事。」問言：「有何好事？」答言：「我見毘舍佉鹿母欲施汝衣。」答言：「此不施我衣。何以故？此優婆夷當施賢聖。」復言：「不爾，我眼見毘舍佉鹿母，以縷與織師，作是言：『與汝此縷，為我好織作氍，欲施難陀，彼人難可。』」問言：「汝知織師家處不？」答言：「知處。」即復問言：「彼家在何處？何巷陌？門戶那向？示我標相。」具問知處已，明日著入聚落衣，往到其家。見織師張經，見已問織師言：「長壽！為誰張經？」答言：「我為鹿母毘舍佉張經。」復問言：「汝知不？此為誰作？」答言：「我知為難陀、優波難陀。」復問：「汝識難陀不？」答言：「我不識。」即便語言：「難陀、優波難陀正我等是，汝當好作長廣細緻織。」織師答言：「縷自有限、量亦已定，我能無緯織耶？」即復言：「汝但如我語好作，彼家大富，自當更與汝縷。」織師復言：「彼家與我縷，作直誰當與我？」即言：「汝但好織，織作直我當與汝。」織師言：「若尊者與我織作直，彼復足我縷者，當如教織。」織師即為好織。縷盡復往索，如是三索。毘舍佉鹿母念言：「此人但來索縷、不求作直，我何以不足與縷？」與縷織成，廣長細好，送與鹿母。鹿母取已作是言：「此是好氍，不應與彼是重供養；雖然，本為其作。」即便送與。難陀氍未成時，日日到織師家。既得氍已，遠離其舍異巷而行，譬如老烏遠離射方。織師作務多，不得來索作直。後織師營署率會來到舍衛城，織師爾時便作是念：「眾人未集，我今可往索織直。」故往祇洹，到已問諸比丘：「難陀、優波難陀在何處住？」比丘語言：「是處房中。」即入房中，見已禮足問訊。彼佯不識，如未曾相見。即問言：「尊者得氍未？」反問言：「何等氍？」答言：「我為鹿母織者。」答言：「得。」問言：「氍為稱尊者意不？」答言：「為復可耳。」便言：「阿闍梨當與我織價。」問言：「何等織價？」答言：「乃至優婆夷足縷，許與我織作直。」彼即瞋恚言：「如是，如是！子賜穀物，汝識難陀、優波難陀不？欲拔汝眼睫取虛空中烟，我欲五指撮取淨。洗釜已欲望故得多食，裸形外道猶欲剝取兩張氍，於死老烏足上望剝取五百兩肉。以一把糠散恒水漩淵中，欲收斂取如是等處求物，況復

汝望得我物！」即語弟子言：「汝取我僧伽梨來，我欲著詣王家，呼人來縛取此人付官。」織師作是念：「此沙門有大身力，又出入王家，必能為我作不饒益事。用是作直為？但得活命去。」怖畏却行出戶。走到率會人中，彼眾人嫌言：「我等各各廢家事，到此間共料理官事。汝今云何妨廢眾人？」彼即答言：「汝聽鹿母與我縷織氍毹。難陀、優波難陀，乃至氍毹未成時日日來。得氍毹已，猶如老烏遠於射方，乃至思惟但得活命，廣說上事，是故來晚耳。」眾人即瞋恚言：「此比丘輕易我等不與作直，而反欲使王力縛人，我等今日當作制限，後更不復為沙門織氍毹。」有人言：「我等當在隱處共作制限，莫使人知。我知沙門衣量，長五肘、廣三肘，長五肘、廣二肘，如是衣量不得織。若彼人知者，此沙門有力，能使王家以力使人，乃至能為人作不饒益事，莫使人知。」到受歲時，眾人擔縷來詣織師所，欲雇織師織。織師問言：「汝欲作何等量衣？」答言：「長五肘、廣三肘，長五肘。廣二肘。」織師念言：「此是沙門衣量。」即答言：「我已為人織，不復得作。」如是遍問，都無織者。爾時諸富貴家即取家中成織氍毹施僧，諸貧人等先無成織者無衣施僧，爾時僧得布施衣少。佛知而故問：「阿難！僧何以得布施衣少？」阿難即以上事，乃至織師發不喜心，共作要命，具白世尊。佛言：「呼難陀來。」來已，佛具問難陀、優波難陀：「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讚歎少欲、毀呰多欲耶？」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居士、居士婦使織師為比丘織作衣。是比丘先不請，便往勸織師言：『汝知不？此衣為我作，汝當好織，令緻長廣，當與汝錢、錢直，食、食直。』是比丘如是勸與錢、錢直，食、食直，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

居士者，家主。婦者，家主婦。

為比丘者，若僧、若眾多人、若一人。

織師者，如上說。

衣者，十種，如上說。

先不請者，本不請謂請想，請餘人謂己想，請與餘物謂衣想。

便往者，往田中、家中。

勸者，語令細緻、若長廣。

錢者，種種錢。錢直者，餘物。食者，麨飯、麥飯、魚肉食。直者，錢物。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語織師言：「與我好織堅織緻打。」作是語時，越毘尼罪。織師下手打織時，下下，波夜提。作成得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

丘與織師說法，織師手支頤住聽，比丘語織師言：「此應耳聽，不應手聽，手可並作。」作是語時，得越毘尼罪。若比丘聞為作衣，往勸不許價，得衣，越毘尼罪。聞而往勸，亦許直，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不聞而往勸，自與，得衣者，越毘尼罪。不聞不勸亦不與直，得衣者，無罪。若寡婦施眾僧衣，比丘若僧中次第應得此衣，婦人語比丘言：「我家無人，尊者可到織師所經營此衣。尊者若自能往料理者，可得疾成，亦可得好。」比丘爾時得往織師所，作如是言：「長壽！汝知疾織、知緻織。」作是語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六群比丘在一聚落夏安居，初安居時，晨朝著入聚落衣，捉紙筆入聚落中，語諸優婆塞言：「汝等和義與我夏安居衣。」諸優婆塞言：「非索安居衣時，待至秋穀熟。爾時諸人多有歡欣心，當施衣。」六群比丘言：「汝不知世間多有諸難，若王、水、火、盜賊難，或為汝父母所遮，不得布施。汝便不成功德，我則失利。」優婆塞言：「尊者！但示我諸難，而自不見諸難。尊者得安居錢已，欲罷道、欲餘行去耶？何以多欲貪求？如是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初安居時，從諸優婆塞索安居衣，為諸優婆塞呵責耶？」答言：「實爾。」佛告比丘：「此是惡事，安居未訖，而先求衣。從今日安居未訖，不得先求安居衣。」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波斯匿王大臣名彌尼剎利叛逆，王遣一大臣名仙人達多往討伐之。此大臣臨欲行時，往到尊者阿難所，白言尊者：「波斯匿王大臣叛逆，王今遣我往伐，方向強敵身命難保。我常年年安居竟飯僧施衣，我今為官所使、不得待時，欲先施衣；得安隱還者，後當施食。」尊者阿難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知而故問阿難：「汝安居餘有幾日在？」答言：「十日。」佛言：「從今日聽未到自恣十日得受急施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十日未滿夏三月得急施衣，比丘須者得自手取，畜至衣時。若過時畜者，尼薩耆波夜提。」

十日者，從七月六日至七月十五日，是名十日。

得急施衣者，若女、若男、若大、若小、若在家、出家。若欲軍征行時與、征還時與、死時與、女人還歸時與、商人去時與，施主語比丘言：「若今日不取，明日無。」是名急施衣。

衣者，七種，如上說。

欲取者，若須此物應取，畜至衣時。

衣時者，若無迦絺那衣，得至八月十五日；有迦絺那衣，得至臘月十五日。若過時畜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者有五法成就，僧應拜作勸化分衣人。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得不得知，是名五法。作羯磨法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比丘作勸化分衣人。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今拜某甲比丘為勸化分衣人。諸大德忍某甲比丘為僧作勸化分衣人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拜某甲比丘作勸化分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受羯磨已，應白僧作是言：「諸大德！衣相降四指八指不等，若通此者我當分。」若不白而分，越毘尼罪。如上白已當分。是比丘從三月十六日，應語諸檀越：「捉紙筆條，房舍、講堂溫室、禪坊門屋、食厨淨水屋、廁屋薪屋浴室、樹下坐處、經行處盡疏名。」應僧中唱：「大德僧聽！某甲住處有爾許床褥、爾許安居衣、爾許食、爾許齋日飲食、爾許呪願物。某住處有爾許阿練若住處，若左右諸精舍遠者，十二日十三日時應分房舍。若是住處不相容受者，得餘處去。」若近聚落中有精舍者，十四日十五日當分條疏，此房舍床褥與上座，當白僧：「某甲住處，有爾許房舍床褥，與上座隨意取。」取已次與第二、第三，乃至無歲比丘。上座應作是言：「房舍次第住，布施物應平等與。」爾時應隨上座處分。上座取已，應次第與第二、第三亦如是，乃至無歲比丘。若房多者應一人與二房，與二房時若不肯取者，應語言：「此為治事故與，不為受用故與。」不得與沙彌二房。若房舍少者，二人共房。如是房猶不足者，當三人共、若四人共、五人乃至十人共與一房。若有大堂、若溫室、若禪坊、若講堂，一切共入中。若不受者，上座與臥床，年少與坐床。若復不受者，上座與坐床，年少敷地床。若復不受者，與上座草褥，年少結跏趺坐。若復不受者，上座應坐，年少應立住。若復不受者，上座當立，年少出去，若樹下、若餘處。是比丘六月十六日已後，應當語諸檀越：「長壽！各各辦衣。」爾時檀越若與者，應語言：「且著汝邊，須待時與。」若欲軍征去與、若征還與、若死時與、商人去時與、女人歸家時與，若今日不取、明日無，爾時應取。七月五日已後有此衣來，取著一處，若樹葉、樹皮當取數記，爾許時衣、爾許非時衣、爾許急施衣。時衣時分、非時衣非時分、急施衣時分。若分衣人，若罷道、若死，不得分衣。若時過，應如是貿衣分：比丘尼衣應與比丘，比丘衣應與比丘尼。若如是不得者，沙彌衣應與比丘，比丘衣應與沙彌。若復不得者，應眾僧中白言：「諸大德！衣時已過，眾僧和合，作四方僧臥具，若聽者得作四方僧臥具。」若有人言：

「我等夏安居住，得此衣分，何以作四方僧用？」應語此人：「待來年衣時，當與汝。」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阿練若處夏安居。諸比丘時到入聚落乞食，後放牛羊人、取薪草人，持戶鉤來開諸比丘房戶偷衣物。時諸比丘畏偷故，盡持衣物入聚落。佛知而故問：「此何等比丘運致來此？」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諸比丘在阿練若處安居乞食去，後有人持戶鉤，於後開戶偷諸衣物，是以運致來此。」佛言：「從今日後恐畏時，聽三衣中若一一衣，得寄著聚落內。」

復次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沙祇國夏安居中眾僧有諍事起，如法滅。佛語優波離：「汝往沙祇國，與眾僧如法滅此諍事。」時長老優波離辭不去，佛問優波離：「汝何以不去？」答言：「世尊！我僧伽梨重，若被雨者不可勝；而今半安居中，若留衣者，尼薩耆。」佛問優波離：「汝幾日可得往還？」優波離白佛言：「世尊！計去二日、停二日、來二日，都計六宿，可得往返。」佛言：「從今日後留衣得齊六宿。」優波離到彼已，見此諍事難可卒滅，即便來還。還已禮世尊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優波離！汝來還何故速，僧中諍事竟得滅不？」答言：「未滅。世尊！」佛言：「何以故？」答言：「諍事難滅非可卒斷，復畏日過失衣犯尼薩耆，是故來還。」佛言：「從今日聽一月不失衣宿。作羯磨僧應與求聽作一月不失衣宿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長老優波離今向沙祇國，為僧滅諍事。若僧時到，優波離欲從僧乞一月不失衣宿羯磨。」「諸大德聽！優波離欲從僧乞一月不失衣宿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應從僧中乞，作是言：「大德僧聽！我優波離比丘，欲向沙祇國為僧滅諍事。唯願大德僧與我一月不失衣宿羯磨。」如是第二、第三乞。羯磨人當作是說：「大德僧聽！長老優波離，欲往沙祇國為僧滅諍事，已從僧中乞一月不失衣宿羯磨。若僧時到，僧與優波離一月不失衣宿羯磨。白如是。」

「大德僧聽！長老優波離，欲向沙祇國為僧滅諍事，已從僧乞一月不失衣宿。僧今已與長老優波離一月不失衣宿羯磨。諸大德忍與優波離一月不失衣宿羯磨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優波離一月不失衣宿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問諸比丘：「已與優波離一月不失衣宿羯磨未？」答言：「已與。」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夏三月未滿，比丘在阿練若處住，有恐怖疑，比丘三衣中若一一衣，得寄著家內。比丘有因緣事，得齊六宿。若過者，除僧羯磨，尼薩耆波夜提。」

安居三月者，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未滿者，未至八月十五日。比丘未至末月中，在阿練若處住。

阿練若處者，長五肘弓 五百弓 中間無有放牧人屋，是名阿練若處。
恐怖者，若殺劫奪。
疑者，雖無殺劫奪，有疑心畏須臾間當殺人奪人衣。若比丘知如是恐怖處。
三衣中若一一衣者，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不得寄僧伽梨、安陀會，得寄欝多羅僧著聚落中家。
內者，俗人家不得寄，可信人家當還寄，可疑家疑家作是念：「諸比丘等皆不可復得皆悉防備。」諸比丘等若有因緣，為塔、為僧事得齊六夜。
六夜者，限齊六宿。
除僧羯磨者，世尊說無罪。若僧羯磨不成就，不名羯磨。羯磨不成就者，眾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若白成就、羯磨成就、眾成就，是名僧作羯磨。若僧中受羯磨已，不得為待供養故住，應當疾去。若食前作羯磨，食後應去。食後受羯磨者，明日晨朝應去。去時不得迴道逐檀越，當直道去。若直道有難者，若師子難、虎狼難、毒虫難、失命難，爾時迴道去無罪。到彼已不得停待供養客比丘飲食。若食前到，食後便集僧滅諍事。若食後到，清旦便集僧滅諍事。若食後斷事訖，便清旦還。若食前斷事訖，食後便還，不得住待客比丘供養。還時不得從迴道來，當從直道還。若有難者，如上說。初往到彼時，不得誦經、熏鉢、染衣。若斷事訖，有長功夫得誦經作餘事。若事難斷者，中間得誦經、熏鉢，亦得受客比丘供養飲食，無罪。
滅諍事時不得輒爾取人，當於眾中若堪能、有威德力勢者，若阿練若住處寄衣，得著家內，六夜。若過六夜者，尼薩耆波夜提。是比丘欲捨衣，法當請持律，如上第一戒中說，是故說。
佛在舍衛城，有一乞食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有一女人語比丘言：「尊者！某日我當供養僧并施僧衣。」比丘言：「善哉姊妹！以三不堅法，易三堅法身命財也，應疾為之，財物無常多有諸難。」作是語已，便還精舍，語諸比丘言：「我欲語汝好事。」諸比丘言：「有何等好事？」答言：「我聞某甲優婆夷欲供僧飯食、布施僧衣。」時六群比丘聞此語已，更問言：「汝說何等？」答言：「我聞某甲優婆夷欲供僧飯食并布施衣。」問言：「汝知其家處不？為在何巷？門戶那向？」具問已，晨朝著入聚落衣，往到其家見已，問言：「長壽！安隱不？」答言：「安隱。」語優婆夷言：「我聞汝欲供僧飯食、布施僧衣，為實爾不？」答言：「尊者！我有是心，但恐中間多有難事，知得成不？」即語言：「如我先出家長宿比丘，汝若施衣者，我當著入王家，禮敬世尊、若貴勝家。若人問我：『汝何處得？』我當答：

『某信心優婆夷邊得。』如是汝得好名稱，為眾所識。」優婆夷言：「我家更無有物，我正欲與僧者若與阿闍梨，我已許僧；我若有者，亦當別與阿闍梨亦與僧。」比丘言：「與以不與，自從汝意。」作是語已，便出去。去已優婆夷作是思惟：「我若當與是比丘，不與僧者，僧是良福田。若不與是比丘者，是比丘於王邊有力，能為我作不饒益事。以是故不與僧，瞋比丘故，亦復不與。」諸比丘聞已，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廣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有二不可，令施者失福，受者失衣。」佛語難陀、優波難陀：「汝常不聞我以無數方便，讚歎少欲、毀呰多欲？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物向僧，自迴向己，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物者，八種物，時分、夜分、七日、終身、隨物、重物、不淨物、淨物、淨不淨物。

向者，意趣選物向僧。

僧者，八種：比丘僧、比丘尼僧、客僧、去僧、舊住僧、安居僧、和合僧、不和合僧。

自向者，自畜、自用、自入，尼薩耆波夜提。此物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者，得越毘尼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有人來欲有布施，問比丘言：「尊者！我欲布施，應施何處耶？」比丘應答言：「隨汝心所敬處便與。」施主復問：「何處果報多？」答言：「施僧果報多。」施主復問：「何等清淨持戒，有功德僧？」比丘應答言：「僧無有犯戒不清淨。」若人持物來施，比丘應語言：「施僧者得大果報。」若言：「我已曾施僧，今正欲施尊者。」比丘受者無罪。若人問比丘言：「我欲以此物布施，為置何處，使我此物長見受用？」爾時應語：「某甲比丘是坐禪、誦經、持戒，若施彼者長見受用。」若知物向僧，迴向己，尼薩耆波夜提。迴與餘人，波夜提。知物向此僧，迴與餘僧者，越毘尼罪。知向此眾多人，迴與彼眾多人，越毘尼罪。知物向此畜生，迴與餘畜生，越毘尼心悔。知物向僧，自迴向己者，尼薩耆波夜提。是物眾僧應不與，眾僧應受用，是故說。(三十事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一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二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單提九十二事法之一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眾僧集在一處，欲作羯磨。長老尸利耶婆不來，即遣使往呼言：「長老！眾僧集，欲作法事。」尸利耶婆念言：「正當為我故作羯磨耳。」即心生畏怖，不得止而來。來已，諸比丘問言：「長老！汝犯僧伽婆尸沙耶？」答言：「犯。」彼心生歡喜，作是念：「諸梵行人於我邊舉可懺悔事，非不可治事。」白眾僧言：「聽我小出。」諸比丘於後作是言：「此比丘多端不定出去已，須臾當作妄語，應三過定實問之。」是尸利耶婆出已，作是念：「我何故無事而受是罪？此諸比丘恒數數治我罪，我今不應受是罪，今寧妄語眾僧，當治我妄語罪，雖治故輕。」諸比丘即呼尸利耶婆入，入已問言：「汝犯僧伽婆尸沙罪耶？」答言：「不犯。」諸比丘問言：「汝向者何故言犯？」答言：「眾僧向者欲使我犯，是故我答言犯耳，我今不憶有罪。」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尸利耶婆來。」來已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呵責妄語、稱歎實語耶？汝今云何知而妄語？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而妄語，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先念知。

妄者，事不爾。

語者，口業說。

波夜提者，分別制罪名也。

賢聖語八事、直說、妄不妄、疑不疑、決定、非決定、一向說。賢聖語八事者，見言見、聞言聞、妄言妄、識言識、不見言不見、不聞言不聞、不妄言不妄、不識言不識，是名八事賢聖語，無罪。八事非賢聖語者，見言不見、聞言不聞、妄言不妄、識言不識、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妄言妄、不識言識，是名八事非賢聖語，得波夜提罪。直說者，見聞知識，不見不聞不知不識，是名直說，得波夜提罪。妄者，見妄言不妄、聞妄言不妄、知妄言不妄、識妄言不妄，不見不聞不知不識，妄言不妄，得波夜提罪。不妄者，見聞知識，不妄言妄，不見不聞不知不識，不妄言妄，得波夜提罪。疑

者，見聞知識，疑言不疑，不見不聞不知不識，疑言不疑，得波夜提罪。不疑者，見聞知識，不疑言疑，不見不聞不知不識，不疑言疑，得波夜提罪。決定者，見聞知識，決定言不決定，不見不聞不知不識，決定言不決定，得波夜提罪。不決定者，見聞知識，不決定言決定，不見不聞不知不識，不決定言決定，得波夜提罪。一向說者，見聞知識言不見不聞不知不識，得波夜提罪。知有而言無，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知無言有，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實有謂無而言有，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實無謂有而言無，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實有有想而言無，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實無無想而言有，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實有無想而言有，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實無有想而言無，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

有五法成就，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何等五？實有、有想、轉心、背想、異口說，是為五事；知而妄語，波夜提。有四法成就，知而妄語，波夜提。何等四？有想、轉心、背想、異口說，是為四；知而妄語，波夜提。有三法成就，知而妄語，波夜提。何等三？轉心、背想、異口說；知而妄語，波夜提。有二法成就，知而妄語，波夜提。何等二？背想、異口說；知而妄語，波夜提。有一法成就，知而妄語，波夜提。何等一？異口說；知而妄語，波夜提，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軟語誘問諸年少比丘言：「汝名字何等？汝家姓何等？父母名字何等？汝家本作何生業？」年少比丘其性質直，以實而答：「我家如是、如是姓名、如是生業。」彼六群比丘於後嫌恨時，便作是言：「汝是極下賤種，汝是旃陀羅、剃髮師、織師、瓦師、皮師。」年少比丘聞此語已，極懷慚羞。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軟語誘問諸年少比丘，後嫌恨便說乃至瓦師皮師耶？」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六群比丘！汝云何於梵行人邊作種類形相語，如《難提本生經》中廣說。」乃至佛告諸比丘：「畜生尚惡毀呰，況復人乎！」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種類形相語，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種類毀呰有七事：種姓、業、相貌、病、罪、罵、結使。

種姓者，下中上。下者，汝是旃陀羅、剃毛師、織師、瓦師、皮師種姓。若作此語，使彼慚羞，得波夜提罪。若言：「汝父母是旃陀羅，乃至皮師。」作是語使彼慚羞，波夜提。若言：「汝和上、阿闍梨是旃陀羅，乃至皮師。」使彼慚羞，得偷蘭遮。若言：「汝同友知識是旃陀羅，乃至皮師。」作是語使彼慚羞，越毘尼罪，是名

下。中者言：「汝等是中間種姓。」作是語欲使彼人慚羞者，得偷蘭罪。若言：「汝父母是中間種姓。」得偷蘭罪。若言：「汝和上、阿闍梨是中間種姓。」欲使彼慚羞者，越毘尼罪。若言：「汝同友知識是中間種姓。」欲使彼慚羞者，得越毘尼心悔，是名中間。上者，語其人言：「汝是剎利婆羅門種。」作是語欲使彼慚羞者，越毘尼罪。若言：「汝父母是剎利婆羅門種。」作是語欲使彼慚羞者，得越毘尼罪。若言：「汝和上、阿闍梨是剎利婆羅門種。」作是語欲使彼慚羞者，得越毘尼罪。若言：「汝同友知識是剎利婆羅門種。」欲使彼慚羞者，得越毘尼心悔，是名種姓。

業者，下中上。下者若言：「汝是屠兒、賣猪人、漁獵人、捕鳥人、張撾人、守城人、魁膾人。」作是語欲使彼人慚羞者，得波夜提罪；父母亦如是。若言：「汝和上、阿闍梨是屠兒乃至魁膾。」得偷蘭罪。若言：「汝同友知識是屠兒乃至魁膾。」得越毘尼罪，是名下業。中者，言：「汝是賣香人、坐店肆人、田作人、種菜人、汝是通使人。」作是語欲使彼慚羞者，得偷蘭罪；父母亦如是。若言汝和上、阿闍梨者，得越毘尼罪。若言汝同友知識，欲使彼慚羞者，得越毘尼心悔，是名中業。上業者，若言：「汝是居金、銀、摩尼、銅器店肆人。」作是語欲令彼人慚羞者，得越毘尼罪；父母、和上、阿闍梨亦如是。若言同友知識，得越毘尼心悔，是名上業。

相貌者，下中上。下者，若言：「汝是瞎眼、曲脊、跛脚、臂如鳥翅、榼頭、鋸齒。」作是語使彼慚羞者，得波夜提罪；父母亦爾。和上、阿闍梨，偷蘭罪。同友知識，越毘尼罪，是名下相貌。中者，汝是大黑、大白、大黃、大赤。作是語，使彼慚羞者，得偷蘭罪；父母亦爾。和上、阿闍梨，得越毘尼罪。同友知識，得越毘尼心悔，是名中相貌。上者，言：「汝有三十二相圓光金色。」作是語欲使彼慚羞者，得越毘尼罪；父母、和上、阿闍梨亦爾。同友知識，得越毘尼心悔，是名上相貌。

病者，無有下中上，一切病盡名下：「汝等癬疥、黃爛、癩病、癰疽、痔病、不禁、黃病、瘧病、痟羸病、癲狂，如是等種種病。」作是語欲使彼慚羞者，得波夜提罪；父母亦爾。和上、阿闍梨，得偷蘭罪。同友知識，越毘尼罪，是名病。

罪者，無上中下，一切罪盡名下：「汝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毘尼罪。」作是語，使彼慚羞者，波夜提；父母亦爾。和上、阿闍梨，偷蘭罪。同友知識，越毘尼，是名罪。

罵者，無有下中上，一切罵盡名下，作世間罵：婬逸、污穢、一切惡罵。作是語欲使彼慚羞者，得波夜提；父母亦爾。和上、阿闍梨

偷蘭罪。同友知識，得越毘尼罪，是名罵。
結使者，無下中上，一切結使盡名下：「汝是愚癡闇鈍無知人，猶如泥團；如羊白鵠角鵝。」作如是種種語，使彼慚羞者，得，波夜提；父母亦爾。和上、阿闍梨，偷蘭罪。同友知識，得越毘尼罪。若比丘作如上七事種類毀呰者，得波夜提。種類毀呰比丘尼者，偷蘭罪。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得越毘尼罪。種類俗人，得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六群比丘方便誘問諸年少比丘：「汝識某甲比丘父母種姓事業不？」彼年少比丘其性質直，隨事而說。六群比丘於後瞋恚時，作是言：「汝是旃陀羅、剃髮師、織師、瓦師、皮師種姓。」作是語已，復言：「我自不知，是某甲比丘說汝耳！」比丘聞是語已，極生慚羞。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誘問諸年少比丘，乃至比丘慚羞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何故如是耶？」答言：「我作是事，用以快樂。」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於梵行人邊作兩舌，此是苦事，方言為樂。」佛無數方便呵責已，為說因緣，如《三獸本生經》中廣說。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兩舌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兩舌者，有七事。何等七種？姓、業、相貌、病、罪、罵、結使。
種姓者，下中上。下者，汝是旃陀羅，乃至皮師。復言：「誰知汝？是某甲說。」作是念：「欲離彼令與己合。」若彼離不離，得波夜提。若言：「汝父母是旃陀羅，乃至皮師。」復言：「誰知汝？是某甲比丘說。」作是念：「欲別離彼令與己合。」若彼離不離，皆波夜提。若言：「汝和上、阿闍梨是旃陀羅，乃至皮師。」亦波夜提。同友知識，亦如是。是名下。中者，言：「長老！汝是中間姓、吏兵姓、伎兒姓。」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離彼令與己合。」若離不離，皆波夜提。若父母、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中。上者，若言：「長老！汝是剎利、婆羅門種。」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己。」若彼離不離，波夜提。若言：「汝父母、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上。是謂種姓。
業者，下中上。下者，汝是屠兒乃至魁膾。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己。」彼若離不離，皆波夜提。若父母、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下。中者。汝是賣香肆上人，乃至通使人。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

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己。」若離不離，皆波夜提。若父母、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中。上者，汝是金銀肆乃至銅肆上人。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己。」彼若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上，是謂業。

相貌者，下中上。下者，若言：「汝瞎眼乃至鋸齒。」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己。」彼若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下。中者，若言：「汝大黑、大白、大黃、大赤。」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己。」若彼離不離，波夜提。父母、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中。上者，若言：「汝有三十二相圓光金色」。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己。」若彼離不離，波夜提。父母、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上。

病者。無下中上，一切病皆名下。若言：「汝有癬疥乃至癲狂。」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己。」若彼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病。

罪者，無有下中上，一切罪皆名下。若言：「汝犯波羅夷，乃至越毘尼罪。」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作是念：「欲別離彼令與己合。」若彼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

罵者，無下中上，一切罵皆名下。作世間惡罵、婬穢、醜惡語。若作如是罵，乃至離不離，波夜提。若言汝父母、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罵。

結使者，無有下中上，一切結使皆名下。「汝是愚癡人，闇鈍無知，猶如泥聚，亦如牛羊白鵠角鵝。」作如是種種語。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己。」若彼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結使。

於比丘所兩舌，波夜提。於比丘尼所兩舌，偷蘭罪。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越毘尼。於俗人，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六群比丘，知眾僧如法如律滅諍事已，作是言：「此事不了，當更斷。」六群比丘作此語已，還諍事起，不和合住。諸比丘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知眾僧如法如律滅諍已，更發起耶？」答言：「實爾。」佛言：「何故如是？」答言：「我作如是方便以

為樂。」佛言：「癡人！惱亂梵行人，此是惡事。云何為樂？」佛語六群比丘：「汝常不聞，我以無數方便讚歎於梵行人所身常行慈、口心行慈耶？常應恭敬。汝今云何作是惡事？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僧如法如律滅諍事已，還更發起，作是言：『此羯磨不了，當更作。』如是因緣不異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僧者，八種，如上說。

諍事者，有四種：相言諍、誹謗諍、罪諍、常所行事諍。

如法如律滅諍事者，七滅諍事中，一一如法如律。

滅已更發舉，如是因緣不異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四諍者，相言諍、誹謗諍、罪諍、常所行事諍。相言諍事，用三毘尼一一滅。何等三？現前毘尼滅、多覓毘尼滅、布草毘尼滅。

現前毘尼者，佛住舍衛城，時拘睒彌比丘鬪諍相言、同止不和合法言、非法律言、非律罪言、非罪重罪輕罪、可治不可治法、羯磨非法羯磨、和合羯磨、不和合羯磨、應作不應作。爾時坐中一比丘作是語：「諸大德！此非法、非律，與修多羅不相應、毘尼不相應、優波提舍不相應，與修多羅、毘尼、優波提舍相違，起諸染漏。如我所說，是法、是律、是佛教，與修多羅、毘尼、優波提舍相應，不生染漏。」是比丘言：「諸大德！我不能滅此諍，我詣舍衛城，到世尊所，當問滅此諍事。」是比丘到已，頭面禮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拘睒彌諸比丘鬪諍相言、同止不和合，所謂法非法，乃至我不能滅此諍事，當往世尊所，問滅此諍事。唯願世尊為諸比丘滅此諍事。」爾時世尊告優波離：「汝往詣拘睒彌國，如法如律滅此諍事。所謂現前毘尼滅。優波離！諍事有三處起：若一人、若眾多、若僧，亦應三處捨、三處取、三處滅。優波離！汝往詣拘睒彌比丘所，如法如律滅此諍事，所謂現前毘尼滅。」尊者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比丘成就幾法，能滅此諍事。」佛告優波離：「比丘成就五法，能滅諍事。何等五？知是實非是不實、是利益非不利益、得伴非不得伴、得平等伴非不得平等伴、得時非不得時。優波離！若非時斷事，或破僧、或僧諍、或僧離散；若得時滅諍者，僧不破、不諍、不分散。是為五法成就比丘能滅諍事，為諸梵行者，愛念稱讚。今汝往至拘睒彌比丘所，如法如律如佛教斷事，所謂現前毘尼滅。」爾時尊者優波離禮世尊足已，往拘睒彌比丘所言：「長老！還去到彼諍事起處，當彼間滅，莫此間斷事。何

以故？此間眾僧和合歡喜不諍，共一學住，不應擾亂。」爾時拘睒彌比丘白尊者優波離言：「大德！我若能於彼滅諍事者，不來詣此。唯願尊者為我至彼滅此諍事。」優波離言：「我若往到彼，應作羯磨者作羯磨，應治罰者當罰之。應作折伏羯磨、不語羯磨、發喜羯磨、擯出羯磨、舉羯磨、別住羯磨、摩那埵羯磨、阿浮呵那羯磨，有如是如是過，我當作如是羯磨治，汝等爾時心莫不悅。」彼使比丘白尊者優波離言：「我等若有如是過，當受如是治，心無不悅。」時尊者優波離復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欲滅彼比丘諍事，當云何用心？」佛告優波離：「欲滅諍事者，當先自籌量身力、福德力、辯才力、無畏力，知事緣起，比丘先自思量有如是等力。又此諍事起來未久，此人心調軟，諍事易可滅，此比丘爾時應作滅諍。若自思量無上諸力，諍事起已久，其人剛強非可卒滅，當求大德比丘共滅此事。若無大德比丘者，當求多聞比丘；若無多聞者，當求阿練若比丘；若無阿練若比丘者，當求大勢力優婆塞。彼諍比丘見優婆塞已，心生慚愧諍事易滅。若復無此優婆塞者，當求於王、若大臣有勢力者，彼諍比丘見此豪勢，心生敬畏諍事易滅。若在冬時滅此諍事者，當於無風寒溫煖屏處治，客比丘來當與爐火。若是春時，當於涼處，若樹下敷床座，行冷水漿飲，當以扇扇。若是夏時，當於高涼處，隨時所須事事供給。爾時當舉一堪能比丘，有黠慧、知事因緣、不怯弱、不求他過、不畏眾人。若優婆塞來，當為讚歎和合僧功德。復語優婆塞：『如世尊說，一法出世令天人苦惱天人失利。所謂一法者，壞亂眾僧。身壞命終，直入泥黎。又優婆塞！如世尊說，一法出世天人安樂天人得利。所謂一法者，和合眾僧。身壞命終，得生善處，天上人中。如是優婆塞欲得大功德者，當和合眾僧。』二眾語時，是比丘應諦觀其事，取其語字句義味。」時坐中有比丘，非鬪賴吒比丘，作鬪賴吒相，作是語：「聽諸大德！本作如是語，今作如是語，不相應時。此人若性軟可折伏者，應僧中語令羞愧。汝不善作不和合事，作不和合見。眾僧今日為是事故，於此中集。」若是惡人執性剛暴，能增長諍事，應作軟語，語言：「長老！眾僧今日聚集，為滅此事故，我當共長老作伴，和合滅此諍事。」若是比丘心意柔軟已，爾時僧斷事人語有事比丘言：「汝今出此事。」此比丘作如是言：「我今出此事，願僧與我如法如律斷。」爾時應呵責此人令慚羞，應語：「汝不善，何有眾僧非法非律斷事。」彼比丘若言：「我未曾僧中語，願眾僧教我儀法。」爾時應教作是言：「我今出此諍事因緣，隨僧教勅我當奉行。」彼比丘若不隨僧語，復應語言：「汝若不受僧教者，我當僧中拔籌驅汝出眾。」是比丘若復不隨語者，爾時復應遣優婆塞問是比丘言：「汝當隨僧教不？若不隨者，我當與汝白衣

法，驅汝出聚落城邑。」知是比丘所諍事，若是小小諍事者，僧即優婆塞前滅。若是鄙穢事，慰喻優婆塞令出已，僧如法如律如修多羅，隨其事實用現前毘尼除滅。

爾時尊者阿難往到佛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所謂現前毘尼滅，云何名為現前毘尼滅？」佛告阿難：「比丘諍事，法非法、律非律、罪非罪、輕罪重罪、可治罪、不可治罪、法羯磨、非法羯磨、和合羯磨、不和合羯磨、應作不應作羯磨。阿難！若有如是事起，應疾集僧。疾集僧已檢校此事，如法如律如修多羅，隨其事實用現前毘尼除滅。若成就五非法，不成與現前毘尼。何等五？不現前與、不問、不受過、不如法、不和合與，是名五非法，不成與現前毘尼。若成就五如法，成與現前毘尼。何等五？現前與、問、受過、如法、和合與，是名五法成就與現前毘尼。如是阿難！如法如律如佛教，用現前毘尼滅諍事已，若有客比丘、若去比丘、若與欲比丘、若見不欲比丘、若新受戒比丘、若在坐睡比丘，是諸比丘作是言：『如是不好羯磨，別佛、別法、別僧，如牛羊僧，不善羯磨，羯磨不成就。』阿難！如是更發起者，得波夜提罪，是名相言諍。」

以現前毘尼滅誹謗諍者，若比丘不見、不聞、不疑，比丘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毘尼，以是五篇罪謗，是名誹謗諍。用二毘尼滅，所謂憶念毘尼滅、不癡毘尼滅。憶念毘尼者，佛住王舍城，慈地比丘尼作非梵行，遂便妊身。到六群比丘所，作是言：「我作非梵行事，今者有娠。尊者與誰有嫌，我能謗之？」六群報言：「善哉姊妹！乃欲為我作饒益事。陀驃摩羅子是我生怨，與我破房舍及不好床蓐、麁惡飲食。若此人久在梵行者，我等長夜受苦。汝看此比丘齋日大眾說法時在中者，汝當往彼眾中以非梵行謗。」答言：「當如尊者教。」是比丘尼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大眾說法時，往到眾前而作是言：「尊者！為我辦酥、油、粳米諸飲食，具修治房舍，并求佐產人，我產時至是。」長老答言：「姊妹！汝自知之，我無此事。」比丘尼復言：「奇怪！奇怪！汝是丈夫，晨去夜來，共我從事，而今說言：『我無此事，勿復多言。』但當與我辦酥油等，我今產時已至。」長老復言：「姊妹！汝自知我無是事。」如是三說而去。是時眾中諸不信者，便作是念：「此等二人皆是年少，必有此事。」忠信之人，皆生疑惑，為有為無？諸上信者便作是言：「此尊者已滅三毒、惡法永盡，無有此事。」爾時尊者陀驃摩羅子，作非梵行，惡名流布，屏處亦聞，眾多亦聞，僧中亦聞。諸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是陀驃摩羅子非梵行事，惡名流布。汝等當於屏處三問，眾多人中三問，僧中三問。」屏處問者，應作是問：「陀驃摩

羅子長老！慈地比丘尼作是語，是事知不？」時長老言：「我不知作、不憶作。」如是第二、第三問。眾多人中，三問亦如是。眾僧中問言：「陀驃摩羅子長老！慈地比丘尼作是言，是事知不？」答言：「我不知作、不憶作。」第二、第三問亦如是。諸比丘以是事，往白世尊：「長老陀驃摩羅子已屏處三問、多人中三問、僧中三問。自言：『我不知作、不憶作。』」佛告諸比丘：「此陀驃摩羅子清淨無罪，是慈地比丘尼自言犯，應驅出。」時王舍城比丘尼嫌世尊，作如是言：「看是斷事不平等，二人俱犯罪，云何置比丘，驅比丘尼？若俱有罪當俱出，若無罪當俱置。云何世尊驅一置一？」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告阿難：「汝往呼王舍城比丘尼僧來。」「唯然世尊！」爾時阿難至比丘尼所，作是言：「諸姊妹！世尊呼汝等。」時比丘尼語尊者阿難言：「我於世尊所無有事緣，何故呼我？若有事緣不呼自往。尊者還去，我無緣事不能往。」時阿難作是念：「此是奇異，蒙世尊恩，得出家為道。云何於佛不起敬心、不從教命？」爾時阿難還到世尊所，頭面禮足，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告阿難：「汝往語王舍城比丘尼言：『汝有過，世尊勅汝令去，不得住此。』」阿難受教，即往比丘尼所，作是言：「姊妹！汝有過，世尊勅汝令去，不得住此。」比丘尼答尊者阿難言：「我於城外無諸緣事不能去，若有緣者不勅自去。」爾時阿難作是念：「奇異！蒙世尊恩，得出家為道。云何於佛不生敬心？呼來不來，遣去不去。」阿難即還佛所，頭面禮足，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語阿難：「如來、應供、正遍知，若於城邑聚落比丘、比丘尼僧，呼來不來，遣去不去者，如來自當避去。阿難！汝取我僧伽梨來。」時尊者阿難即授僧伽梨，世尊於中時不語比丘僧，唯將阿難經過五通居士聚落，向舍衛城。

爾時韋提希子阿闍世王殺父王已，深懷愁毒，常日三詣世尊懺悔。清旦、日中、晡時。晨朝懺悔已，中時復來，不見世尊，即問諸比丘世尊所在？諸比丘答言：「世尊已去。」王作是言：「世尊每行時一月、半月，常語我，今何因緣默然而去？」時諸比丘聞佛向所說，即答言：「大王！王舍城諸比丘尼不從世尊教命，呼來不來、遣去不去。如是大王當知，如來、應供、正遍知，若於城邑聚落比丘、比丘尼僧，語來不來、遣去不去，如來便自避去。今王舍城比丘尼僧不從佛教，是故世尊默然而去。」王聞是語，極大瞋恚，勅語諸臣：「現我境內，諸比丘尼僧，一切驅出。」時有智臣即諫王言：「非境內諸比丘尼一切有過，但王舍城比丘尼違世尊教。」王即用臣言，勅諸有司，驅王舍城比丘尼出。爾時諸司皆捉杖木、土塊、瓦石，打擲諸比丘尼，驅令出城，作是責言：「汝弊惡人！蒙世尊恩，得出家為道，而不恭敬，違背佛教。速出去坐。汝弊惡老

嫗，使我不見世尊、不聞正法，汝等速出不得住此。」爾時里巷諸人見是事已，皆遙罵言：「乃至使我不見世尊、不聞正法，汝等速出不得住此。」爾時優陀夷亦捉杖驅出諸比丘尼，呵責亦如上說。王勅諸臣：「汝等觀比丘尼，若隨世尊後去者，汝等當為作法護，令得安隱。若向餘處去者，便隨其意，不須作護。」時諸比丘尼出城已，各作是言：「若我等向餘方者，在在處處皆見驅逐，無得住處。我等今當隨世尊後去。」世尊朝所發處，諸比丘尼暮到。如是在道，恒降一日。

爾時世尊欲化度故，過五通居士聚落，向舍衛城。五通居士常法，聞比丘、比丘尼僧來，至一由延，迎設種種供養。爾時五通居士聞此諸比丘尼來，即入正受觀之，諸比丘尼為何因緣故來？觀已見彼諸比丘尼一切有過，皆被驅罰，未得解過，非是淨器，無聖法分。作是觀已，都不往迎設諸供養。諸比丘尼展轉借問，來至其門，語言：「王舍城諸比丘尼，今在門外，令居士知。」居士即勅使人與破屋弊床褥，不供給煖水洗足及塗足油，亦不與非時漿，亦不問訊安慰，夜不然燈。明旦復不供給齒木淨水，與麁飲食食已，遣令速去。諸比丘尼出外已，自相謂言：「我聞此居士常有信心，恭敬供養眾僧，如今觀之，無有信敬。」中有比丘尼謂諸人言：「止！止！阿姨！當自觀察，我等違世尊教，得此供給已自過分。」諸比丘尼漸漸前行到舍衛城，詣阿難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阿難言：「我等欲見世尊禮覲問訊，願為比丘尼僧白世尊，唯哀聽許。」阿難答言：「善哉諸姊！」即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王舍城比丘尼僧，欲來奉覲世尊！聽者當命使前。」佛告阿難：「汝莫令王舍城比丘尼僧來見我。」阿難言：「善哉！」禮佛即還，至比丘尼所告言：「諸姊！世尊有教，不聽汝前。」第二、第三亦如是。佛告阿難：「汝何故為王舍城比丘尼慇懃乃爾？」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作比丘尼想。何以故？世尊呼來不來、遣去不去故。但世尊語有餘理，言王舍城比丘尼僧。以僧故，是故慇懃。」佛言：「聽王舍城比丘尼僧前。」阿難即還比丘尼所，語言：「諸姊！大得善利，世尊聽汝等前。」諸比丘尼聞已，皆稱：「善哉，善哉！阿難！」即前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不善，如小兒愚癡，不識福田，不知恩養，不受世尊教。我今自知見罪，唯願世尊受我悔過。」佛告王舍城比丘尼：「汝等不善，如小兒愚癡，不識福田，不知恩養。世尊呼來不來、遣去不去，汝今自見罪，聽汝悔過。於聖法中能悔過者，增長善根。自今已去勿復更作。」若比丘僧如法喚比丘尼僧，比丘尼僧法應即來。若不來者，得越毘尼罪。比丘僧應遮此比丘尼僧布薩自恣，若來時不聽入門。若比丘僧如法喚眾多比丘尼、呼一

比丘尼亦如是。若眾多比丘如法喚，比丘尼僧法應即來。若不來者，得越毘尼罪。應遮此比丘尼布薩、自恣，若來時不聽入門。若眾多比丘如法喚眾多比丘尼、喚一比丘尼亦如是。若一比丘如法喚比丘尼僧、喚眾多比丘尼、喚一比丘尼，比丘尼法應即來，若不來者，得越毘尼罪。應遮此比丘尼布薩、自恣，若來時不聽入門。若尼僧、若眾多比丘尼、若一比丘尼，向比丘僧、向眾多比丘、向一比丘悔過法，如前向佛悔過法中廣說。爾時世尊為王舍城比丘尼隨順說法，示教利喜。時一比丘尼得法眼淨，佛告諸比丘尼：「汝等可去，還案來時道，若五通居士若有所說，汝當受行。」爾時王舍城諸比丘尼，即還趣五通聚落。時五通居士即入定，觀見此諸比丘尼已向佛懺悔，悉皆清淨，成就法器。時五通居士案如常法，乘白騲馬車一由延迎，遙見諸比丘尼僧，便下車步進，褊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言：「善來阿姨！行道不疲極耶？」居士即請諸比丘尼在前行、從後而歸。到家中已，與好新房、床褥、臥具，與煖水洗足與塗足油、與非時漿、暮然燈火安慰問訊言：「阿姨！安隱住。」明旦供給齒木澡水，與種種粥，至時與隨適飲食。食已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言：「我今請阿姨夏安居，我當供給所須衣食、床臥、病瘦醫藥，當教學受誦經偈，唯除布薩自恣。」爾時諸比丘尼作是念：「今已四月十二日夏坐已逼，又世尊復勅當受五通居士語。」思惟是已，即便受請夏安居。居士日日為比丘尼說四念處，諸比丘尼聞此法已，初夜後夜精勤不懈，修習聖道，成就得證。諸比丘尼受自恣竟：「我等當詣世尊，禮敬問訊，自說果證。」時諸比丘尼向舍衛城，到阿難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尊者阿難言：「如來、應供、正遍知，為諸聲聞說四念處，我等初夜、後夜精進不懈，修習聖道成就得證。」作是語已，便還所住。諸比丘尼眾去不久，時尊者阿難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王舍城諸比丘尼所說，具白世尊，乃至修道得證。尊者阿難說是語已，復白佛言：「是事云何？唯願解說。」佛告阿難：「如諸比丘尼所說真實無異。何以故？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其有能於四念處精勤修習，一切皆得成就得證，如《四念處經》中廣說。」

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王舍城比丘尼於世尊不識恩分？來舍衛城詣阿難所，不覲世尊，使優陀夷捉杖驅逐。尊者阿難慇懃請救，唯願解說。」佛告諸比丘：「此諸比丘尼不但今日於我不識恩分，優陀夷捉杖驅逐，阿難慇懃請救。過去世時已曾如是，如《象王本生經》中廣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二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三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單提九十二事之二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城中有大富婬女家，多饒財寶種種成就，庫藏盈溢守備牢固，外賊伺求無能得者。時有一賊主，善作方便，遣使語婬女言：「我等欲詣某池上，多請婬女設種種飲食，自恣娛樂。汝便可好自莊嚴詣彼池上，勿令不好，為彼所嗤。」女人之心以妬勝為先，名衣上服珠璣瓔珞，盡以嚴身，種種莊飾光焰曜目，往赴彼請。時此賊主方便誘導，將詣避隱深邃之處，婬女問言：「向請諸女今何所在？」答言：「須臾當至，且作歡樂。」彼時婬女便作是念：「今觀此人是賊無疑。何以知之？此非本期處；又諸女悉皆不來。」日遂向暮，婬女便言：「我欲還家。」賊主報言：「且相娛樂，何乃忽忽？」時女思惟：「此定作賊，必為彼所困。我有妙術六十四種，今正是時。若不用者，何以免濟？」爾時此女偽現姿媚愛相，與賊交杯，似自飲酒，勸賊令盡。外現慇懃，妖媚親附，內心與隔，使彼賊心耽惑悅樂，不復有疑。時賊主獨將婬女至一屏處，酒勢遂發，醉無所覺。此女徐自斂身離賊，收襆嚴飾，向舍衛城。城門已閉，迴向祇洹，寺門亦閉。爾時門外有一長老比丘，字迦盧，去門不遠，在一屏處，敷繩床而坐，衣四垂下。此婬女於恐怖中來趣安隱處，即入長老床下。迦盧爾時入三昧，不察床下。賊夜半後醉醒，欲剝婬女，覓而不見。賊帥問諸伴言：「汝等見此女人不？」皆言：「不見。」各各把火求覓，都不知處，復相謂言：「若如是不得者，當求脚跡。」即尋跡到舍衛城門。門閉復尋跡遂至祇洹門下，便失其跡不知所向。賊雖見是比丘，無有疑心。爾時天遂向曉，舍衛城中已打明鼓，復聞象馬雞狗之聲。爾時賊帥便相謂言：「今失此女，不知所在。天復欲曉，不宜久停，當還林中避隱之處。」作是念已，即還林中。天曉，城中人民象馬車乘出城，又諸優婆塞亦皆出城，禮覲世尊已，過禮迦盧比丘，見此婬女於床下而出，眾人見已皆譏嫌言：「此阿練若，云何納衣乞食，通夜與婬女從事，曉乃放去？失沙門法。何道之有？」爾時長老陀驃摩羅子迦盧比丘醜名流布。諸比丘聞已，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是陀驃迦盧比丘，非梵行惡名流布。汝等當於屏處三問、多人中三問、僧中三問。」屏處問者，應作是問：「長老陀驃迦盧！諸梵行人作是語，是事知不？」答言：「不知作、不憶作。」如是第二、第三，多人中三問、眾僧中三問，亦如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陀驃迦盧比丘已於屏處三問、多人

中三問、眾僧中三問，自言不知作、不憶作。」佛告諸比丘：「是陀驃迦盧比丘清淨無罪，僧應與憶念毘尼滅，清淨共住。」作求聽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長老陀驃迦盧！諸梵行人作是語，自言不知作、不憶作。若僧時到，僧長老陀驃迦盧，欲從僧乞憶念毘尼滅，清淨住。諸大德聽！是陀驃迦盧比丘欲從僧乞憶念毘尼滅，清淨住，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乞法者，是陀驃迦盧比丘，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作是言：「我陀驃迦盧比丘，諸梵行人作是語，我不知作、不憶作。我陀驃迦盧今從僧乞憶念毘尼滅，清淨住。唯願僧與我憶念毘尼滅，清淨住。」如是第二、第三乞。羯磨人當作是說：「大德僧聽！長老陀驃迦盧，諸梵行人作是語，自言不知作、不憶作。已從僧乞憶念毘尼滅，清淨住。若僧時到，僧與長老陀驃迦盧憶念毘尼滅，清淨住。白如是。」「大德僧聽！是長老陀驃迦盧，諸梵行人作是語，自言不知作、不憶作。已從僧乞憶念毘尼滅，清淨住。僧今與長老陀驃迦盧憶念毘尼滅，清淨住。諸大德忍與長老陀驃迦盧憶念毘尼滅清淨住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如是第二、第三說。「僧已與長老陀驃迦盧憶念毘尼滅清淨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問諸比丘：「已與陀驃迦盧憶念毘尼未？」答言：「已與。」佛言：「比丘五法成就非法與憶念毘尼。何等五？不清淨清淨想與、清淨不清淨想與、不先檢校、非法、不和合，是名五非法與憶念毘尼。五如法與憶念毘尼。何等五？清淨清淨想與、不清淨不清淨想與、先檢校、如法、和合，是名五如法與憶念毘尼。」時諸比丘白佛言：「云何，世尊！是婬女人為賊所逐？」佛言：「不但今日為賊所逐，過去世時以曾為彼所逐，如《怨家本生經》中廣說。」爾時尊者阿難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憶念毘尼？」佛語阿難：「若比丘謗比丘，若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毘尼，當疾集僧。疾集僧已，問是比丘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作是言：『長老！汝知某比丘先來為人，戒行何似？與誰為知識？彼知識為善惡？』若言：『某甲先來持戒行清淨，與善知識同友犯小小罪，心懷慚愧速疾除悔。』如是人僧應與憶念毘尼。若言：『我知彼比丘先來戒行不清淨，又與惡知識從事，犯罪不能如法悔過。』阿難！如是比丘僧不應與憶念毘尼滅。如是阿難！如法如律與憶念毘尼滅誹謗諍已，若客比丘、若去比丘、若與欲比丘、若見不欲比丘、若在坐睡比丘、新受戒比丘，是諸比丘言：『作如是羯磨不成就、不如法、愚癡無智，別佛別法別僧，猶如牛羊不善羯磨不成就。』作如是更發起者，波夜提罪，是名誹謗諍憶念毘尼滅。」云何誹謗諍不癡比尼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尊者劫賓那有二共行弟子：一名難提，二名鉢遮難提。是二比丘本狂癡病，病時作種種非法；今已差，諸梵行人猶故說其癡狂時所作。是二比丘聞是語時，用為羞愧。以是因緣，語諸比丘。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是難提、鉢遮難提本癡狂，病時作種種非法；今癡已差，諸梵行人猶故說其本癡狂時所作。」佛告諸比丘：「汝等當於屏處三問、多人中三問、僧中三問。」屏處問者，應作是言：「長老！諸梵行人作是語，汝知不？」答言：「不知作、不憶作。」如是第二、第三，多人中三問，眾僧中三問，亦如是。諸比丘以是事往白世尊：「已屏處三問、多人中三問、眾僧中三問，自言不知作、不憶作。」佛告諸比丘：「是二比丘本癡、今不癡，諸梵行人說前癡時所行，自言不知作、不憶作。僧應與作不癡毘尼滅。」作法者應作求聽羯磨，唱言：「大德僧聽！是長老難提、鉢遮難提，本癡、今不癡，諸梵行人說前癡行，自言不知作、不憶作。若僧時到，僧是難提、鉢遮難提比丘，欲從僧乞不癡毘尼滅。諸大德聽！是難提鉢遮難提欲從僧乞不癡毘尼滅，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乞法者，是難提、鉢遮難提，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我某甲本癡、今不癡，諸梵行人說前癡行，我不知作、不憶作。今從僧乞不癡毘尼滅，唯願僧與我不癡毘尼滅。」如是第二、第三乞。僧應語彼比丘言：「僧無有說汝事者。說汝事者，汝當往語，使勿復說。」此比丘應往彼比丘所言：「長老！我先狂癡時所作，我今不知作、不憶作，願長老勿復說我癡時所作。」彼比丘若止善，若不止應語彼和上、阿闍梨及同友知識，作是言：「長老！汝弟子若同友知識，說我本癡時所作，我不知作、不憶作，願長老為我呵語彼勿復更說。」彼和尚阿闍梨應當呵語：「汝不善，不知戒相，不聞世尊說癡狂、心亂作無罪耶？」彼說事人若受者善。爾時僧應作羯磨，羯磨人如是唱：「大德僧聽！長老難提、鉢遮難提，本癡、今不癡，諸梵行人說前癡行，自言不知作、不憶作。已從僧乞不癡毘尼滅。若僧時到，僧與難提、鉢遮難提作不癡毘尼滅。白如是。」「大德僧聽！是難提、鉢遮難提，本癡、今不癡，諸梵行人說前癡行，自言不知作、不憶作。已從僧乞不癡毘尼滅。僧今與某甲作不癡毘尼滅。諸大德忍與難提、鉢遮難提不癡毘尼滅忍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如是第二、第三說。「僧已與某甲、某甲不癡毘尼滅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問諸比丘：「已與難提、鉢遮難提不癡毘尼未？」答言：「已與。世尊！」佛言：「五法成就，非法與不癡毘尼。何等五？不癡癡想與、不請求舉事人使心柔軟、不從僧乞不癡毘尼、非法、不和合，是名成就五非法與不癡毘尼滅。成就五，如法與不癡毘尼。何等五？不癡不癡想與、求請舉事人使心

柔軟、從僧乞不癡毘尼、如法、和合，是名成就五如法與不癡毘尼。」

時尊者阿難往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所謂不癡毘尼，云何名不癡毘尼？」佛告阿難：「有比丘本癡、今不癡，諸梵行人說前癡行，爾時應疾疾集僧。集僧已，如修多羅、如毘尼，隨此比丘事實，與不癡毘尼。如是阿難！如法、如律、如世尊教，以不癡毘尼滅誹謗諍事已，若客比丘乃至愚癡無智，猶如牛羊更發起者，得波夜提罪。是名不癡毘尼滅。」誹謗諍罪諍者，若比丘比丘相說罪過，若波羅夷，乃至越毘尼。此罪諍用二毘尼滅，所謂自言毘尼、覓罪相毘尼。自言毘尼者。

佛住舍衛城，時慧命羅睺羅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次行乞食，得還精舍。食已執衣持鉢著常處，持尼師壇，向得眼林，欲坐禪。中路見一比丘與女人作非梵行。見已，此惡比丘作是念：「佛子羅睺羅見我作非梵行，必語世尊。及其未語間，我當詣世尊所，先說其過。」時惡比丘詣佛所，頭面禮足白言：「世尊！我見尊者羅睺羅趣得眼林中路，共女人作非法事。」爾時世尊默然不答。時尊者羅睺羅在一樹下，正受三昧，從禪定起，來詣世尊所，不憶惡比丘事，如常法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爾時世尊欲使羅睺羅憶向事故，即化作惡比丘在其前，羅睺羅見已，即發本識，白世尊言：「我向林中中路，見此比丘共女人作非梵行。」佛言：「羅睺羅！若彼比丘亦作是語：『我見羅睺羅中路作非梵行。』是事云何？」尊者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無是法。」佛告羅睺羅：「若彼比丘亦作是言：『我無是法。』是事云何？」羅睺羅復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唯世尊知我。」佛言：「彼復作如是言：『唯世尊知我。』此事云何？」羅睺羅復白佛言：「唯願世尊！與我自言治。」佛復告羅睺羅：「若彼比丘亦如是言：『願世尊與我自言治。』者，復當云何？」羅睺羅白佛言：「若爾者，願世尊俱與我二人自言治。」爾時世尊詣眾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已，為諸比丘廣說上事。說已告諸比丘：「與此比丘自言毘尼滅。何以故？未來世或有惡比丘，誹謗清淨比丘，不得自言治，便驅出故。」佛告諸比丘：「有八非法，與自言毘尼。何等八？問重而說輕，輕事不實，是名非法與自言治；問輕說重、問殘說無殘、問無殘說殘、問輕說輕、問重說重、問殘說殘、問無殘說無殘，如是一一皆不說實罪，是名非法與自言治。有八如法與自言治。何等八？問重說輕，實有輕罪而說輕，是名如法與自言治；問輕說重、問殘說無殘、問無殘說殘、問重說重、問輕說輕、問殘說殘、問無殘說無殘，如是一一皆說實，是名八如法與自言治。」

爾時尊者阿難往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所謂自言毘尼滅，云何名自言毘尼滅？」佛告阿難：「若比丘比丘相說罪過，若波羅夷乃至越毘尼罪。阿難！爾時應疾集僧。疾集僧已，如修多羅、如毘尼、如世尊教，隨此比丘事實，與自言毘尼滅。」如是阿難！如法、如律、如世尊教，用自言毘尼滅諍事已，若客比丘乃至更發起者，得波夜提罪，是名自言毘尼滅。罪諍覓罪相毘尼者。

佛住舍衛城時，長老尸利耶婆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眾僧集欲作羯磨事時，尸利耶婆不來，即遣使往喚：「長老尸利耶婆！眾僧集欲作法事。」尸利耶婆念言：「正當為我故作羯磨耳。」即心生恐怖，不得已而來。諸比丘問言：「長老！犯僧伽婆尸沙罪耶？」答言：「犯。」彼生歡喜心，作是念：「梵行人於我邊舉可懺悔事，非不可治事。」白眾僧言：「聽我小出。」諸比丘於後作是言：「此比丘輕躁、是不定人，出去已，須臾當作妄語。應當三過定實問已，然後作羯磨。」尸利耶婆出已，作是念：「我何以故受此罪？諸比丘數數治我罪，我今不應受是罪。」諸比丘即呼尸利耶婆入，入已問言：「汝實犯僧伽婆尸沙罪耶？」答言：「不犯。」諸比丘問言：「向汝何故僧中說有是罪，復言不犯。」尸利耶婆言：「我不憶是事。」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呼尸利耶婆來。」來已，佛以是事廣問尸利耶婆：「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諸比丘：「尸利耶婆眾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復言見，作是語：『我不憶。』僧當與覓罪相比尼滅。」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尸利耶婆比丘！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復言見，自言不憶。若僧時到，僧與尸利耶婆比丘覓罪相毘尼滅。白如是。」「大德僧聽！尸利耶婆比丘！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復言見，自言不憶。僧今與尸利耶婆比丘覓罪相毘尼滅。諸大德忍與尸利耶婆比丘覓罪相毘尼滅忍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忍與尸利耶婆比丘覓罪相毘尼滅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告諸比丘：「是比丘僧為作覓罪相毘尼羯磨已，是比丘應盡形壽行八法。何等八？不得度人、不得與人受具足戒、不得受人依止、不得受僧次請、不得作僧使行、不得與僧作說法人、不得與僧作說比尼人、不得與僧作羯磨人、僧作羯磨已是比丘盡壽不聽捨，是名八法。」

爾時尊者阿難往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所謂覓罪相毘尼，云何名為覓罪相毘尼？」佛告阿難：「若比丘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復言見，自言不憶作，舐慢。爾時應疾疾集僧，集僧已，如修多羅、如毘尼、如法，隨此比丘與覓罪相毘尼滅已。僧應語是比丘言：『長老！汝不得善利。云何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復言見，自言我不憶作。』以汝僧中作是語故，僧與汝作覓罪相羯磨。」如是

阿難！如法、如毘尼、如世尊教，與覓罪相毘尼滅諍已，若客比丘乃至更發起者，得波夜提。是名罪諍用覓罪相毘尼滅竟。相言諍，用三毘尼滅。前已說現前毘尼竟。多覓毘尼滅相言諍者。

佛住舍衛城拘睒彌，時有二部大眾，各有一師：一名清論，二名善釋清論。有一共行弟子名雹口，善釋有一共行弟子名坫雹。第一依止弟子名頭頭伽，第二依止弟子名吒伽；第一有優婆塞弟子名頭磨，第二優婆塞弟子名無烟；第一有檀越名優陀耶王，第二檀越名渠師羅居士；第一優婆夷弟子名舍彌夫人，第二優婆夷弟子魔揵提女名阿兔波磨；第一後宮青衣弟子名頻頭摩邏，第二後宮青衣弟子名波馱摩邏人。各有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尼、五百優婆塞、五百優婆夷。第一眾主入廁行訖，欲用水，見水中有虫，以草橫器上為相。第二眾主依止弟子，後來入廁，見水器上有草，便作是言：「是何無羞人？持草著水器上。」第一眾主共行弟子聞此語已，語其人言：「汝云何乃持我和上名無羞人？」因此事故，二部四眾遂生大諍。時拘睒彌國舉城內外諍鬪之聲，內外嬈動，猶如金翅鳥王入海取龍，水大波涌。如是大諍唯正共諍草非草，是故諸比丘鬪諍，同止不和，說法非法、律非律、重罪輕罪、可治不可治、法羯磨非法羯磨、和合羯磨不和合羯磨、應作不應作。爾時坐中有一比丘，作是語：「諸大德！此非法、非律，與修多羅不相應、與毘尼不相應、與優波提舍不相應，與修多羅、毘尼、優婆提舍相違，但起諸染漏。如我所知，是法、是律、是佛教，與修多羅、毘尼、優波提舍相應，如是不生染漏。」是比丘言：「諸大德！我不能滅此諍，當詣舍衛城，到世尊所，當問滅此諍事。」是比丘到已，頭面禮佛足，却住一面白世尊言：「拘睒彌諸比丘鬪諍，更相言說同止不和，乃至我不能滅諍事，我當往白世尊滅此諍事。唯願世尊！為諸比丘滅此諍法。」

爾時佛告優波離：「汝往與拘睒彌比丘如法、如律、如佛教，所謂多覓毘尼滅此諍事。如是諸釋種及諸離車等斷事時不可即了者，亦與多覓毘尼滅。優波離！諍事有三處起，若一人、若眾多、若僧；亦應三處捨、三處取、三處滅。優波離！汝往詣拘睒彌比丘所，如法、如律、如佛教滅此諍事，所謂多覓毘尼，如上現前毘尼中廣說。乃至是比丘心軟已，僧應行舍羅。比丘有五法成就，僧應羯磨作行舍羅人。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取不取。」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能為眾僧作行籌人。若僧時到，僧立某甲比丘作行籌人。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今立某甲比丘作行籌人。諸大德忍某甲比丘作行籌人忍者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立某甲比丘作行籌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已，此比丘應作二

種色籌：一者黑，二者白。不應唱言：「非法者捉黑籌，如法者捉白籌。」應如是唱：「如是語者取黑籌，如是語者取白籌。」行籌人行籌時，當立心在五法內然後行籌，不應作不如法伴，當作如法伴。行籌訖數，若非法籌乃至多一者，不應唱。非法人多、如法人少，當作方便解坐。若前食時欲至者，應唱令前食。若後食時至，應唱令後食。若洗浴時至，當唱令洗浴。若說法時欲至，當唱令說法時到。若說毘尼時至，當唱說毘尼時到。若非法者覺言：「我等得勝，為我故解坐。我等今不起，要即此坐決斷是事。」爾時精舍邊若有小屋無虫者，應使淨人放火已，唱言：「火起！火起！」即便散起救火。知近住處有如法者，應往喚言：「長老向行籌訖，非法人多、如法人少。長老！當為法故往彼，使如法者籌多得佛法增長，亦得自益功德。」若彼聞此語不來者，得越毘尼罪。來已當更行籌。行籌已數看，若白籌多一，不應唱言多一，應作是唱：「如是語人多，如是語人少。」作是唱已，應從多者。更有五法成就，不如法行籌。何等五？如法語人少、非法語人多、說法語人不同見、說非法語人同見、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因是行籌當破僧乃至僧別異，是名五非法。翻上名成就五如法行籌。

爾時尊者阿難往到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所謂多覓毘尼滅，云何名為多覓毘尼滅？」佛告阿難：「諸比丘於修多羅中、毘尼中、威儀中，言此是罪、非是罪、是輕、是重、是可治、是不可治、是殘罪、是無殘罪，鬪諍相言。爾時應疾疾集僧，如法、如律、如佛教，隨其事實，如法如律斷滅。若復不能了者，聞某方住處有長老比丘，誦修多羅、誦毘尼、誦摩帝利伽。如是若中年、若少年比丘，誦修多羅、誦毘尼、誦摩帝利伽者，應疾往問、若請來，隨彼比丘所說，與多覓毘尼滅諍事滅已。如是阿難！若客比丘乃至新受戒比丘，更發起者，波夜提。是名相言諍用多覓毘尼滅。」如草布地毘尼滅相言諍者。

佛住舍衛城時，拘睒彌比丘共諍，同止不和，說法非法、律非律，乃至尊者優波離語彼比丘言：「長老！我往彼已應作羯磨，當作種種羯磨治擯汝等，爾時莫心不悅。」是使比丘言：「我欲小出。」出已作是念：「我若隨尊者優波離去者，或能苦治我罪，我等今當獨還拘睒彌自共滅此諍事。」到拘睒彌已，復不能滅諍事，復言：「長老！我自不能得滅此諍事，今當還到舍衛城滅此諍事。」作是語已，即往舍衛城，往至尊者優波離所，作如是言：「善哉尊者！為拘睒彌比丘滅此諍事。」優波離語彼比丘言：「故如我先語汝，隨彼有事，當種種如法治，汝爾時莫心不悅，當隨汝去。」彼比丘答言：「不敢復違。」優波離言：「去還至彼滅，莫亂此間僧。」爾時拘睒彌比丘往到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拘睒彌比丘

同止不和更相言說，唯願世尊滅此諍事。」佛告拘睒彌比丘：「汝莫鬪諍，更相言說，同止不和。何以故？過去久遠世時，有城名迦毘羅，王名婆羅門達多，如《長壽王本生經》中廣說。」佛告拘睒彌比丘：「彼有如是，破國亡家，乃至太子長生不報父讎，猶更和合不生惡心。汝等云何於正法中以信出家，而更忿諍，同止不和？」佛告優波離：「汝往為拘睒彌比丘，如法、如律、如佛教，如草布地毘尼滅此諍事。」佛復告優波離：「諍事三處起，三處取、三處捨、三處滅，乃至是諍事淨者，當共優婆塞斷。若是不淨事，當喻遣優婆塞出，隨是比丘事實，如法如律，為作如草布地毘尼滅。」佛告優波離：「若是下座有過失，應詣上座所，頭面禮足，作是言：『長老！我所作非法，侵犯過罪，我今懺悔，不敢復作。』上座應以手摩其頭，扶起手抱，語言：『慧命！我亦有過，於汝當見善恕。』若上座有過，應至下座所捉手言：『我所作非法，有過於汝，我懺悔不復作。』下座應起禮上座足，亦如上懺悔。」

爾時尊者阿難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所謂布草毘尼，云何名布草毘尼？」佛語阿難：「若比丘諍事起，同止不和，二部眾不忍，生惡心共相言，各各說不隨順法，不忍事起。阿難！爾時應疾疾集僧，如法如律，應一部眾中有宿德知事，因緣辯才明了說法不怯，讚歎和合眾僧功德，應從坐起，偏袒右肩胡跪合掌，向第二部眾，作是言：『諸大德！我等云何同一法中以信出家，而起諍事，同止不和？二部眾不忍，各各生惡心，共相言說，不隨順法，不忍事起，一切皆是不善思惟所致。今世苦住，後墮惡道。諸大德！當各各棄此諍事，如草布地。我今向諸長老懺悔，各各下意和合共住。』阿難！若第二部眾一切默然住者，第二眾中宿德聰明辯才者，即應起懺悔。懺悔法亦如上說。阿難！僧中有如是諍事起，應疾疾集僧，如法如律，如草布地滅此諍事。」佛告阿難：「此一切諍事，如相打相搏、牽出房種類、兩舌無根謗，如是等罪皆應如草布地毘尼中滅。如是如草布地滅已，客比丘，乃至新受戒比丘，更發起者，波夜提。」常所行事諍者，若僧所作事如法辦，如法結集、如法出、如法捨、如法與。如是世尊弟子比丘眾所行無量事，皆於七滅諍止，一一事滅，是名常所行事諍，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陀夷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為眾多女人說法。時尊者阿難次行乞食到其家，見已問言：「長老作何等？」答言：「我為此諸女說法。」尊者阿難語優陀夷言：「云何名比丘無有知男子而獨為女人說法？」阿難乞食，食已往世尊所，頭面禮足，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作是事不？」

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無有知男子為女人說法？從今以後不聽無有知男子為女人說法。」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陀夷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為眾多女人說法。時尊者阿難行乞食到其家，見已問言：「長老作何等？」答言：「為女人說法。」阿難言：「長老不聞世尊言：『無男子不得為女人說法耶？』」答言：「阿難！汝不見此石人、木人、草人、畫人耶？一人便足，況復眾多。」尊者阿難乞食，食已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世尊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優陀夷！汝云何以無心男子當淨人而為女人說法？」佛言：「從今日不聽以無心男子當淨人而為女人說法。」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優陀夷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乃至答尊者阿難言：「汝不見此抱上小兒、飲乳小兒、臥小兒耶？一人便足，何況多人。」尊者阿難乞食，食已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優陀夷！汝云何以嬰兒當淨人，而為女人說法？從今日不得以乳下嬰兒當男子，而為女人說法。」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毘舍佉鹿母病，尊者阿難晨起著入聚落衣，往問疾言：「優婆夷所患何似？不大苦惱不？」答言：「所患不差，不可堪忍，願尊者為我說法。」阿難答言：「世尊不聽無淨人為女人說法。」優婆夷言：「若不得多說者，得為我說五六語不？」阿難答言：「我不知得不？未敢便說。」優婆夷言：「和南阿闍梨。」阿難言：「疾患速除。」言已便去。尊者阿難還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阿難！汝從何來？」阿難即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告阿難：「毘舍佉鹿母是智慧人，阿難！汝若為說五六語，彼病便差得安樂住。從今日後，聽無男子得為女人說五六語。」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無淨人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波夜提。除有知男子。」
比丘者，如上說。
無有知男子者，若盲、若聾，亦名無淨人；若一盲、一聾，有此二人者，得當一淨人。雖有淨人，眠，亦名無男子。
女人者，若母、若姊妹、若大、若小、在家、出家。
法者，佛所說、佛印可。佛所說者，佛口自說。佛印可者，佛弟子、餘人所說，佛所印可。
說者，教誦解說。
五六語者，有二種：長句、短句。長句者，一切惡莫作。短句者，眼無常。

除有知男子者，若減七歲，不解好惡語義味，名為無知男子。雖過七歲，不解好惡語義味，亦名無知男子。若七歲、若過七歲，解好惡語義味，是名有知男子。

復次有女人，清旦來禮塔。禮塔已來禮比丘足，白言尊者：「我欲聞法，願為我說。」比丘爾時得為說一偈半。是比丘入聚落，若更為先女人說五六語者，波夜提。世尊所以制五六語者，一日中得說。若比丘在阿練若處住，有女人來禮塔，禮塔已次來禮比丘足，白言：「尊者願為我說法。」比丘應語彼女人言：「世尊制戒，無淨人不得為女人說法。」女人白比丘言：「我知佛法，如世尊所聽，願為我說。」比丘爾時得為此女說一偈半，若二女人得齊三偈，無罪。若比丘入聚落教化，有眾多女人來欲聽法，各各得為說六句，應語第一女言：「我為汝說六句。」說已復語第二女言：「我為汝說六句。」如是眾多，無罪。比丘出已，諸女送出，禮比丘足與別比丘，爾時若呪願言：「使汝速盡苦際。」得波夜提。若言：「使汝得無病安樂住。」者，無罪。出已復詣餘家說法，先女人復隨來在外遙聽，比丘見已語言：「汝復來聽耶？」答言：「爾。」比丘言：「汝深樂法，可聽。」是比丘得波夜提罪。雖見此女人不共語，直為餘女人說法，先女人雖聞，無罪。若比丘為女人說法，時雖無淨人在坐，聽有作人行來住息、向外向內、或閣上閣下，遙相見聞者，無罪。若俗人家向道，比丘在內為女人說法，雖無淨人，但路上行人不斷，得見聞者亦無罪。若路上行人斷無見聞者，不得為說。若有女人來禮塔，禮塔已白比丘言：「尊者！此是何等塔？願語我名處。」比丘爾時得語言：「此生處塔、得道處塔、轉法輪處塔、涅槃處塔。」隨所問事事得答，無罪。淨人有四種：或見非聞、或聞非見、或亦見亦聞、或非見非聞。見而非聞者，眼遙見比丘、女人，不聞語聲，廣說如是四句。見而不聞者，得越毘尼罪。聞而不見亦如是。非見非聞，波夜提。亦見亦聞，無罪。是故說。

佛住曠野城，廣說如上。爾時有營事比丘，教眾多童子句句說波羅耶那。時一婆羅門作是念：「何處有善勝法？我當於彼出家。」作是念已，便往曠野精舍欲求出家。見比丘教諸童子學誦，如似童子在學堂中受誦之聲，時婆羅門作是念：「我今欲求勝法從彼出家，而此中啼啼似如童子在學堂中學誦聲，亦復不知何者是師，誰是弟子。」彼人見已生不敬信心，竟不見佛即便還歸，不復出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問營事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教未受具戒人誦句法？從今日後不聽為未受具戒人說句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曠野城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

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教未受具戒人說句法，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未受具戒者，除比丘、比丘尼，比丘尼雖受具足亦不得教。
句法者，若句味字、句味字共誦。
法者，佛所說、佛所印可。佛說者，佛自說。佛所印可者，聲聞弟子及餘人說，佛印可之。諸善法乃至涅槃是名為法。
教者，為說示語。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教未受具戒人言眼無常，聲一時舉、一時下、一時斷，聲合為樂不遮，波夜提。耳鼻舌身意、十八界五陰六界，乃至諸法苦空無常非我亦如是。若比丘授共行弟子、依止弟子，《八群經》、《波羅耶那經》、《論難經》、《阿耨達池經》、《緣覺經》，如是等種種經，若共舉、共下、共斷，應如是教弟子言：「汝待我誦斷，汝當誦。」若如是教，不受語者不復得教。若彼弟子作是言：「願阿闍梨更授我經。」師爾時應語言：「若汝不復俱誦者，我當授汝。」如是等弟子乃至優婆塞、優婆夷不得授。若比丘共誦經，上座應誦，下座心中默逐。若上座誦不利者，下座應誦，上座應心默誦逐，乃至優婆夷亦如是。若僧中唱說偈時，不得同說一偈，得同時各各別說餘偈。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如第四戒妄語中，事事因緣廣說。但此中以說實為異，乃至佛語比丘：「此是惡事。譬如婬女賣色自活，汝等亦爾，乃以微妙實法向人說，為口腹故賣色活命。」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稱得過人法，我如是知、如是見，說實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自稱過人法，過人法如上說。若自言：「我法智耶？」越毘尼心悔。若言：「我法智。」越毘尼罪。若言：「我得法智作證。」波夜提。句句如上廣說，乃至十無學法，說實者，波夜提。若比丘語女人言：「某處夏安居比丘盡非凡夫。」得越毘尼心悔。問言：「尊者亦在中耶？」答言：「亦在中。」得越毘尼罪。若優婆夷問言：「尊者亦得此法不？」答言：「得。」說實者，波夜提。若比丘語優婆夷言：「某處自恣比丘非凡夫，皆是阿羅漢。」得越毘尼心悔。優婆夷言：「尊者亦彼間自恣耶？」答言：「如是。」得越毘尼罪。復問：「尊者亦得阿羅漢耶？」答言：「得。」說實者，波夜提罪。若復言：「某處繩里比丘，王家、大臣家、長者家、居士家、汝家，為汝家眷屬授經。」比丘乃至如是去、比丘住坐臥、

著如是衣、捉如是鉢、食如是食亦如是。若中國語向邊地說、若邊地語向中國說、若中國語向中國說、若邊地語向邊地說，若說義不說味，越毘尼罪。若說味不說義，越毘尼心悔。若說義說味，得波夜提。非說義非說味，無罪。若作書手相印，現義不現味，得越毘尼罪。若現味不現義，越毘尼心悔。現義現味，偷蘭遮。不現義不現味，無罪。下至現阿羅漢相，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三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四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單提九十二事法之三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請眾多知識比丘，是諸比丘中有一長老比丘，行摩那埵在下行坐。檀越優婆夷見已問言：「尊者坐處先在上，今何故乃坐此中耶？」答言：「得坐處便坐，何須問也？」優婆夷言：「我知尊者坐處，正應在此。我亦悉知諸尊者坐處。」時難陀語優婆夷言：「汝何故為呼汝阿闍梨在上座坐？汝阿闍梨小兒時戲猶故未除。」優婆夷聞已心不歡喜，作是念：「我阿闍梨故當犯小小戒故在此下坐。」即捉飯筐飲食擲地而去，作是言：「尊者自於此中取食。」作是語已入房裏掩戶一扇，而說偈言：

「出家已經久，　修習於梵行；
童子戲不止，　云何受信施？」

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語難陀：「此是惡事。梵行人中間放逸已還作如法，云何嗤弄向未受具戒人說其麁罪？從今日後不聽向未受具戒人說他麁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乞食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舍，時男子即語女人言：「汝施出家人食。」女人問言：「何道出家？」答言：「釋種出家。」女人言：「我不與食。」問言：「何故不與？」答言：「此非梵行人，是故不與。」比丘語女人言：「姊妹！我是梵行人。」女人言：「尊者迦盧比丘，大名德人猶尚不能修梵行。汝今云何自言我是梵行人？」比丘聞是惡語心懷愁惱，更不乞食即還精舍一日斷食。斷食故四大羸弱，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汝今何故四大羸弱？」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汝何不語彼：『縱令迦盧比丘非是梵行，何妨我修梵行？』」答言：「世尊！我能向彼說，但世尊制戒，不得向未受具戒人說他麁罪，是故不說。」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乃能不為命故違佛教戒。」佛告諸比丘：「是迦盧比丘！在家出家人皆知非梵行，僧應與作非梵行羯磨。」作法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迦盧比丘，在家出家人悉知非是梵行。若僧時到僧忍聽，說迦盧比丘非梵行。白如

是。」如是白三羯磨。佛問諸比丘：「已與迦盧比丘作說非梵行羯磨未？」答言：「已作。」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他比丘麁罪，向未受具戒人說，除僧羯磨，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麁罪者，四事、十三事。
未受具足者，除比丘、比丘尼，雖比丘尼受具足亦不得向說。
說者，語前人令知，除僧羯磨。
羯磨者，若白不成就、眾不成就、羯磨不成就，是不名羯磨。若白成就、眾成就、羯磨成就，是名羯磨。世尊說無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知他麁罪，僧未作羯磨者，不得說彼麁罪。若有人問：「某甲比丘犯婬飲酒。」者，應答言：「彼自當知。」若僧已作羯磨者，不得循巷唱說。若有問言：「彼比丘犯婬飲酒。」者，比丘應問彼言：「汝何處聞？」答言：「我某處聞。」比丘應答言：「我亦如是處聞。」若比丘向未受具戒人說比丘四事、十三事，得波夜提。說三十尼薩耆、九十二波夜提，越毘尼罪。說四波羅提提舍尼法、眾學威儀，越毘尼心悔。說比丘尼八波羅夷、十九僧殘，得偷蘭罪。三十尼薩耆、百四十一，波夜提。八波羅提提舍尼、眾學威儀，得越毘尼心悔。說沙彌、沙彌尼十戒，得越毘尼罪。下至俗人五戒，得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陀驃摩羅子，僧羯磨典知九事，如十三事中廣說。爾時有舍那糞掃衣不可分，是陀驃白僧作是言：「是舍那糞掃衣不可分，可與長老摩訶迦葉不？」諸比丘咸言：「可與。」是陀驃恐後有諍言故，即更於僧中唱言：「是糞掃舍那衣與長老摩訶迦葉。」如是三唱。唱已六群比丘從坐起作是言：「阿誰言與？六群比丘為與不？汝作是唱非平等心，汝私相親愛故，迴僧物與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語比丘：「此是惡事。如是梵行人，須汝皮肉血髓猶尚當與，況是糞掃衣不可分，僧中唱與而復還遮。汝先默然與時似貴人相，今還更遮似賤人相。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僧應分物，先和合聽與，後還遮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僧者，八種，如上說。
物者，八種：時藥乃至淨不淨。
先聽者，先僧中分物共和合與。
後遮者，作如是言：「長老隨親厚以僧物與」，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僧中分物，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尼師壇、覆瘡衣、雨浴衣、腰帶、編繩鉢、小鉢、銅盂、扇傘蓋、盛油革囊、刀子、革屣、澡瓶，如是等一切應分物來，當次應取。若意不欲取者，聽過不取。若人問言：「汝何以不取？」應答言：「此非我所須，欲取餘物。」後來須者應取，無罪。若行物者唱言：「隨意自恣取。」比丘爾時隨所須者得自恣取，無罪。遮者有三種：或與已遮、與時遮、未與遮。與已遮者，得波夜提。與時遮，得越毘尼。未與時遮者，得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半月誦《波羅提木叉經》時，誦四事時默然，十三事時瞋，三十事時便語，九十二事時便起作如是言：「諸長老誰能持是戒？用誦是為？諸天當能持此戒，不使諸比丘生疑悔。」爾時誦波羅提木叉者慚愧。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如來欲饒益故，為諸弟子制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汝云何於中輕呵遮說？」佛語比丘：「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半月誦波羅提木叉經時，作如是言：『長老用半月誦雜碎戒為？使諸比丘生疑悔。』作如是輕呵戒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半月者，若十四日、十五日。
波羅提木叉者，十修多羅也。
說者，和合僧半月半月說。
雜碎戒者，除四事、十三事，餘者是也。使諸比丘生疑悔者，得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輕呵有三種：有未說時呵、有說時呵、有說已呵。未說時呵者，先語如是言：「長老莫為說是雜碎戒，我欲疾疾竟故。」是名未說呵。說時呵者，說戒時作如是言：「長老用說是雜碎戒為？使諸比丘生疑悔。」是名說時呵。說已呵者，說已作如是言：「汝向說是雜碎戒，汝何故廣說？使我坐久疲極欲死。」是名說已呵。未說時呵，越毘尼罪。說時呵，波夜提。說已呵，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妄語及種類，　兩舌以更舉，

無淨及句法，　過人說麁罪，
親厚輕呵戒，　是初跋渠竟。

佛住曠野精舍，廣說如上。爾時營事比丘，自手斫樹折枝葉、自摘花果，為世人所嫌，作是言：「汝等看是沙門，瞿曇無量方便毀呰殺生、讚歎不殺生，而今自手斫樹採華傷殺物命。失沙門法，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比丘：「此是惡事。是中雖無命，不應使人生惡心。汝等亦可少作事業、捨諸緣務。從今日不聽自手斫斷種子傷破鬼村。」佛告諸比丘：「依止曠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壞種子破鬼村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種子者，有五種：根種、莖種、心種、節種、子種，是為五種。

鬼村者，樹木、草。

壞者，斫伐毀傷。斫伐毀傷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根種者，薑根、藕根、芋根、蘿蔔根、葱根，如是等根種用火淨、若刀中析淨，是名根種。莖種者，尼拘律祕鉢羅、優曇鉢羅、楊柳，如是比莖種應火淨、若刀中析淨，是名莖種。節種者，竹葦、甘蔗，如是等當火淨、若刀中析淨、若甲摘却芽目，是名節種。心種者，蘿勒、蓼藍，如是比心生者當火淨、若手揉修淨，是名心種。子種者，十七種，穀如第二戒中說，當作火淨、若脫皮淨，是名子種。裹核種、膚裹種、豰裹種、[禾*會]裹種、角裹種、鸚鵡啄、完出、火燒、時種、非時種、水種、陸種，先作更生種。裹核種者，呵梨勒、鞞醯勒、阿摩勒、佉殊羅酸棗，如是比應爪甲淨去核而食，若欲合食核者當火淨，是名裹核種。膚裹種者，祕鉢羅破求、優曇鉢羅梨棃，如是等膚裹種應作火淨，若熟時爛從樹上自落，下時觸木石等傷皮如蚊脚者，即名為淨。不得合食子，若欲食者當火淨，是名膚裹種。豰裹種者，椰子、胡桃、石榴，如是等豰裹種者當作火淨。若破，是名豰裹種。[禾*會]裹種者，香菜、蘇荏，如是等若未有子手揉修淨，若有子火淨，是名[禾*會]裹種。角裹種者，大小豆、摩沙豆，如是等若未成子手揉修淨，若子成火淨，是名角裹種。鸚鵡啄者，若鳥啄破落地傷如蚊脚，即名為淨，去核得食，若欲食子者當火淨，是名鸚鵡淨。完出者，噉食已從糞中出，如牛馬獼猴糞中出者，是名完出，即名為淨。火燒者，若樹果為野火所燒落地，即名為淨，是名火燒淨。時種者，穀時種穀、麥時種麥，此種當用火淨。若脫皮淨，如拘驎提國土作穀聚，畏非人偷，以灰火遶上作識，此即為淨。如摩摩帝有倉穀未淨，畏年少

比丘不知法，使淨人火淨，至倉穀盡。比丘恒得語言：「舂去不犯罪。」是名時種。非時種者，穀至麥時、麥至穀時，應火淨、若剝皮淨，是名非時種。水種者，優鉢羅花、拘物頭花、香亭花，如是等根當火淨、若刀中劈，是名水種。先作後生者，有粳米、若蘿蔔根，當火淨刀中劈，是名先作後生。陸種者，十七種穀，當脫皮淨若火淨，是名陸種。

若自截、若使人截、自破使人破、自碎使人碎、自燒使人燒、自剝皮使人剝皮。自截者，若自方便截五種生竟日不止，得一波夜提。若中間息已更截，隨息一一波夜提。使人截者，一方便語使人一日截，得一波夜提。若中間語言疾疾截，隨一一語波夜提。如是一切破碎燒剝皮四事，自作、若使人作，亦如是。若為僧作知事人，一切不得語淨人言：「截是、破是、碎是、燒是、剝是。」若爾者有罪。皆應言：「知是、淨是。」無罪。以五種生擲池水中，若井中、若大小便中、糞掃中，得越毘尼罪。若種爛壞者，得波夜提罪。若比丘欲使草不生故，在中經行，行時得越毘尼罪。若傷草如蚊脚許，得波夜提。如是立坐臥亦如是。若以錐畫樹傷如蚊脚，得波夜提。若石上生衣，比丘欲浣衣者不得自除却，應使淨人知然後浣衣。若日炙乾燥得自剝却，無罪。若雨後材木著地，比丘不得自舉，舉者得越毘尼罪。若傷草如蚊脚許，得波夜提。若淨人先舉、比丘後佐，無罪。若比丘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尼師壇、枕褥、革屣、衣上生湄，使淨人知，著日中暴已得自揉修去。若餅上生湄，當使淨人知已然後得食。

若僧中行豆、胡麻、果蓏、甘蔗如是等，上座應問：「作淨未？」若言：「未作。」應使作淨。若言：「已作。」應食。若在一器中有眾多果，若一果處作淨，餘者亦通得為淨。若在異器者，當別一一器作淨。若甘蔗著葉者，當莖莖別作淨。若無葉者得合束，如果得總作淨。若比丘在阿練若處住，夏安居中草生覆道，畏失道故攬兩草相結，得越毘尼罪。若以餘物結作識而去，還已解者無罪。若比丘在山中住，泥雨滑行欲倒地時，捉草挽斷復更捉，如是比無罪。若為水所漂，若捉草隨斷，斷亦無罪。若泥作時渴欲飲水者，若手有泥得樹葉中飲。若無淨人取葉者，得就樹上生葉中飲，但不得挽令斷。高不可得者，得搖樹取乾落葉取水飲。

若比丘斷新生青軟葉，波夜提。若斷長足堅強葉，波夜提。若葉已衰黃斷者，越毘尼。若風吹三種葉落，取用無罪。若比丘摘生果，波夜提。半熟者，得越毘尼罪。熟取者，無罪。若比丘道行夜宿時，挽生草枯草想，得越毘尼罪。乾草生想，得越毘尼罪。生草生想，波夜提。乾草乾想，無罪。若城若聚落中，有人祠樹枝葉，雖燥皆不得折取。折者，得越毘尼罪。樹木四句亦如上生草中說。

若比丘大小行須水者當詣池水，水中若有浮萍遍滿水上，欲取水用者，不得以手撥開取水用。當覓牛馬行處若蛇若蝦蟇行處，若無諸行處者捉土塊仰擲，作如是言：「至梵天上去，若塊石下。」時打水開處，得用無罪。若翻覆水中浮萍草，得越毘尼罪。若捉擲岸上，得波夜提。入水浴時水草著身者，當以水澆令下入水，若斷朝菌，得越毘尼罪。若拾乾牛屎時，合生草者，波夜提罪。是故說。佛住拘睒彌，廣說如上。爾時僧集欲作羯磨事，尊者闡陀不來，僧遣人語闡陀言：「僧集欲作羯磨事，長老來。」闡陀作是念：「今喚我者正當欲治罰我罪，更無餘事。」復作是思惟：「我今當擾亂阿誰，能使一切僧皆共擾亂不得作羯磨？正當擾亂尊者大目揵連可辦此事。然目連有大神力知我不可，或能捉我擲他方世界，此事不可。」復更思惟：「若擾亂大迦葉者可辦此事，然大迦葉有大威德，或能於眾中折辱我，此事不可。」復作是念：「尊者舍利弗心柔軟質直易共語，若擾亂彼者，可使一切僧擾亂不得與我作羯磨。」闡陀來入僧中已，作如是言：「尊者舍利弗！我欲問義。」舍利弗言：「今為餘事集僧，此非問義時。」闡陀復語尊者舍利弗言：「如佛正法，無有非時，得現法中善果除煩惱熱，諸賢聖悅可盡不擇。」時尊者舍利弗言：「聽所問。」闡陀言：「世尊說四念處，何等是四念處？」時尊者舍利弗為說四念處，闡陀復言：「我不問四念處，我問四正勤。長老但為我說四正勤。」舍利弗言：「汝欲聞四正勤者聽。」即為說四正勤。闡陀復言：「我問四如意足。」如是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如四念處反覆三問。時諸比丘坐久疲乏，各各散出僧不和合，遂不成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闡陀來。」來已，佛問闡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闡陀！此是惡事。我常不為汝無量方便，呵責擾亂語、讚歎隨順語耶？汝今云何作擾亂事？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拘睒彌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異語惱他，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異語惱他，有八事。何等八？一者作羯磨時；二者如法論時；三者論阿毘曇時；四者論毘尼時；五者不異論；六者不異人；七者停論；八者異語惱他。作羯磨者，比丘和集作折伏羯磨，乃至別住羯磨，是名作羯磨。如法論者，說非常非斷，是名如法論。阿毘曇者，九部修多羅，是名阿毘曇。毘尼者，廣略波羅提木叉，是名毘尼。不異論者，不得離本所論更論餘事，是名不異論。不異人者，不得離先問人更問餘人，是名不異人。停論者，當說法時語言住後

當更論，是名停論。異語惱他者，如尊者闡陀異語惱他，是名八事。於中異語惱他者，波夜提。離此八事，非波夜提。

若人問比丘言：「從何處來？」答言：「過去中來。」「何處去？」答言：「向未來中去。」「何處眠？」「八木上眠。」「汝今日何處食？」答言：「五指食。」如是問，不正答者，越毘尼罪。若賊來入寺中問比丘言：「示我僧物。」比丘爾時不得示珍寶等諸物，復不得妄語，應示房舍床座等。賊若言：「示我塔物。」亦不得示塔寶物，復不得妄語，應示塔邊供養具諸器物等。賊若言：「示我淨厨。」比丘不得妄語，復不得示錢物處，應示釜鑊瓮器等。若屠家畜生走，問比丘：「見不？」比丘不得妄語，復不得示處，應言：「看指押！看指押！」(梵音與不見同)若比丘在阿練若處住，有囚逃走，問比丘，如上畜生中答。若比丘僧中問異答異，得波夜提。眾多人中和上、阿闍梨前，諸長老比丘前，問異答異，得越毘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世人信敬深厚，多持飲食供養世尊，并奉眾僧，尊者舍利弗、目連。供佛者，侍者收攝；與眾僧及舍利弗、目連者，或行、或不行，無人料理停置臭穢。爾時尊者陀驃在學地，作是念：「若我得無學者當營理僧事使得安樂。」作是念已，初夜後夜精勤行道，即成阿羅漢，得三明六通已作是念：「我何須作有為事？我應當修習樂於少欲無事。」佛語陀驃：「汝本在學地時，作如是言：『我若得無學者當料理僧事。』汝作如是語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陀驃！如汝先願，今者應作。」答言：「當如世尊教。」爾時僧即拜知九事，如先說。爾時隨宜差食，若是長老上座與上食、中坐與中間食、下座與麁食。六群比丘怨情嫌恨，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語陀驃：「凡出家人法應平等與食，汝當知得少不足、得多者亦無厭，得好、得惡俱不周悉。」於是長老陀驃即作三品食，精麁次第周而復始。爾時難陀、優波難陀，晨起著入聚落衣持鉢往至食家。語優婆夷言：「與我食。」優婆夷言：「尊者！食時未至，我未得洗面及洗器物，未得作出家人食。」時檀越婦女弱小方起，澡浴裸露形體者，時難陀比丘不攝諸根縱看女色，優婆夷作是念：「此比丘非毘尼人或生過惡，不中久停，且與作人麁食速遣令去。」作是念已，即與作使人麁食，是比丘得食已即還精舍。爾時有長老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威儀庠序往至食家，檀越施種種美食滿鉢而還。時難陀、優波難陀見已作如是言：「長老陀驃！世尊說平等分食，觀此二食為平等不？」陀驃言：「汝往太早，非是食時。」明日難陀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路中看象鬪馬鬪，聽俗人言論。時優婆夷念言：「阿闍梨昨日來不得食，今應早辦。」檀越家作食久辦，至時不來。優

婆夷復作是念：「尊者昨日來早，今日何故不來？祇洹精舍中或有供僧，是故不來。」即共夫主小兒食盡。時難陀逼中方來，語優婆夷言：「與我食。」優婆夷言：「我作食早辦，待尊者不來，謂祇洹中有人供僧，謂受彼請，此所供食我已噉盡。」難陀語言：「今欲斷我食耶？」爾時優婆夷即以家中作人殘宿食與之，得已還詣精舍，廣說如上。陀驃言：「汝去太晚。」時尊者陀驃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以無數方便，毀呰多欲、讚歎少欲？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嫌責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嫌責者，若拜人、拜囑人、拜囑囑人。拜人者，如尊者陀驃，是名拜人。拜囑人者，如陀驃摩羅子，倩餘人料理僧事，是名拜囑人。拜囑囑人者，所倩人復轉倩人料理僧事，是名拜囑囑人。嫌責是人者，得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僧中行種種餅，當次第來應取。若意中不欲者令過去，若淨人問：「何以不取？」答言：「我不用是。」欲更取餘者，無罪。若行乳粥、酪粥、胡麻粥、魚肉粥，若行如是種種粥時，若滿杓與上座，上座不應便受。上座應言：「平等與。」若行肉時偏與上座多者，上座應問：「一切盡爾耶？」答言：「止與上座多耳。」上座應語：「平等與。」若不須多者少取，少取已語餘人：「平等與。」如是好食應平等與。若沙彌行食時偏與師者，知事人應言：「平等與。」若沙彌言：「汝何以不自行？」是知事人應推此沙彌出，更使餘人行。若行食人見僧中大德人便多與，餘人便少與。知事人應語行食人言：「僧中無高下，汝平等與。」

或有嫌而非呵責、或有呵責非嫌、或亦嫌亦呵責、或非嫌非呵責。嫌而非呵責者，持己器中食比比坐器中食，作如是言：「此平等不？」是名嫌而非呵責。如是四句廣說。嫌而不呵責，得越毘尼罪。呵責而不嫌者，得越毘尼罪。亦嫌亦呵責者，得波夜提罪。非嫌不呵責，無罪。是故說。

佛在跋祇國人間遊行，與比丘眾俱至一故河邊。時諸捕魚人捉網捕魚，諸比丘見已白佛言：「世尊！是捕魚人不應作是事而勤作。」世尊因諸比丘問已，即說偈言：

「已得難得身，　云何作諸惡？
染愛著身故，　命終入惡道。」

時捕魚人捉大網，沈石浮瓠順水而上，邊各二百五十人，叫喚挽網向岸。諸比丘見已白佛言：「世尊！此人若於佛法中如是精進者，大得法利。」爾時世尊因事而說偈言：

「所謂勤精進，　非名一切欲；
謂能離眾惡，　以法自活命。」

如《迦毘羅本生經》中廣說。爾時眾魚墮網中，有一大魚有百頭，頭頭各異。世尊見之便喚其字，即應世尊。世尊問言：「汝母在何處？」答言：「某圊廁中作虫。」佛言：「此大魚，迦葉佛時作三藏比丘，惡口故受雜類頭報。母受其利養故作廁中虫。」佛說此因緣，時五百人即止網出家修道，皆得羅漢，住跋渠河邊。佛告阿難：「為此諸客比丘敷床座。」乃至阿難白佛：「願佛安慰客比丘。」佛告阿難：「汝自不知我已入四禪中安慰客比丘。」爾時各在露地敷床褥欲乞食，時至此諸比丘各以神力，有至北欝單越者三十三天者、龍王宮乞食者，床褥在露地日炙風飄塵坌污穢，佛知而故問，諸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待此諸比丘來。」來已，佛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因汝為諸比丘制戒。」佛告諸比丘：「依止跋渠河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僧住處，露地臥床、坐床褥枕，若自敷、若使人敷，去時不自舉、不使人舉，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僧住處者，若阿練若住處、若聚落住處。
臥床、坐床者，有十四種：團脚臥床、團脚坐床、臥褥、坐褥、開藤臥床、開藤坐床、烏那陀臥床、烏那陀坐床、陀彌臥床、陀彌坐床。
褥者，劫貝褥、毛毳褥、氎褥迦尸褥、草褥。
枕者，劫貝枕、毛毳枕、氎枕、迦尸枕。
敷者，若自敷、若使人敷。
去者，餘行。
不舉者，不自舉、不使人舉，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欲露地說法者，知床褥人敷床褥已，若去離二十五肘不囑者，波夜提罪。若二人共知者，一人欲行時，應囑第二人。第二人欲行者，應待第一人還付囑已然後當去。若敷床褥訖有後人來坐，知敷人得捨去，無罪。若春月露地敷置，年少比丘坐上眠，即囑彼比

丘。若床上無比丘者，若比丘夜起大小行觸僧床，一一觸已捨去，隨所觸一一得波夜提。若是床上有比丘者，即囑彼人，無罪。若僧知事人欲付床褥故，出著露地捨離二十五肘，得波夜提。若受得僧床褥暴曬時，捨去離二十五肘，亦波夜提。若比丘病，在露處眠，弟子來禮師；若師起去，弟子應舉覆處；若有二人共坐一床；若上坐欲去時應囑下坐，下坐欲去時應白上坐言：「我欲去，此床當舉何處？」上坐若言：「汝自去，此床我自當舉。」爾時去，無罪。若比丘為和上、阿闍梨敷床褥已而去者，越毘尼罪。若和上、阿闍梨知為我敷，去時應囑，若不囑去者，越毘尼罪。

二十五肘者，得極大麁雨時不徹，兩重衣故也。

若比丘眾僧床上安形像，餘比丘來禮拜，手觸而不舉者，波夜提。若眾多比丘次第禮拜，手觸屬最後者。

或囑授非是屬、或屬非是囑授、或亦囑亦屬、或非囑非屬。囑而非屬者，沙彌是。屬而非囑者，上座比丘是。亦囑亦屬者，下座比丘是。非囑非屬者，俗人是。

若大德比丘多有弟子，為敷床褥；若師知為己敷，去時應囑人舉，不囑者得越毘尼罪。若眾僧床褥在眾僧住處露地敷，去時不舉者，得波夜提。眾僧床褥在私住處露地敷，去時不舉，越毘尼。若私床褥在僧露地敷，去時不舉，得越毘尼罪。若私床褥在私露地敷，去時不舉，越毘尼罪。僧床褥在白衣家敷，去時不舉者，越毘尼罪。若俗人床褥在露地敷，去應語令知。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婆羅門，宿請眾僧供食施衣，諸比丘僧房內敷僧坐具，不收斂便徑去。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諸比丘房內敷具，上有虫鼠糞穢塵土不淨，佛知而故問，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出家人更無給使為汝料理後事，去時何故不舉？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內覆處自敷床褥、若使人敷，去時不自舉、不使人舉，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內者，是覆處。

床座者，十四種，如上說。

枕褥者，亦如上說。

敷者，若自敷、若使人敷。

去者，餘處去。

不自舉者，不自舉。不使人舉者，不使他人舉，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欲餘行去時，房舍內水灑掃地令淨，以巨磨塗地，褥枕曬令燥，語知床褥人作如是言：「長老！是床褥枕，一切應付囑示語。」若知床褥人是下座者，應語言：「當攝此床褥。」答言：「爾。」若上座者付囑此床褥，答言：「爾。」去不白者，波夜提。若不白去時，有比丘即入房住，不空故得越毘尼罪。若已去忘衣鉢，還來取而白者，無罪。若比丘隨道行，天陰欲雨，年少比丘先去往至精舍，為和上、阿闍梨取床褥已，天晴欲去者，當白。若不白去者，波夜提。若眾多比丘在聚落精舍中宿，共受僧床褥，各各作是念：「某甲故當付囑。」去已道中展轉相問，都無囑者，諸比丘當差遣二人還付囑。若比丘在路行，至精舍中宿，去不囑床褥，行遠已展轉相問，盡無付囑。道逢比丘即問言：「長老欲何處去？」答言：「我欲到某處。」是比丘即白言：「我昨夜彼宿，來時忘不囑床褥，長老到彼當為我付囑。」是比丘復言：「我來時亦忘不付囑，長老往彼精舍為我付囑。」如是二人展轉相囑已，乃至齊入精舍界，得名囑授。若比丘在俗人家宿，得床褥臥具，去時應示語去。若得草敷者，去時應語言：「此草欲安何處？」隨主人語應安之。若檀越言：「但去，我自當料理。」比丘應小斂一角而去。若比丘行路挽亂草敷坐，去時聚已當去。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客比丘，來到六群比丘房裏，六群比丘言：「善來長老！」作是語已與洗脚水、塗足油、非時漿。止息已語客比丘言：「長老！汝欲何處住？」答言：「此房中住。」六群比丘言：「汝知此是誰房？」答言：「我知是眾僧房。」六群比丘言：「此雖僧房，我等六群比丘已先在此住。」客比丘言：「此是四方僧房，縱使十六群比丘先在中住，我亦當依次而住，何況六群比丘？」六群比丘語比丘言：「若長老欲住便住。」客比丘住已，六群比丘即各各捉其手脚，或捉頭高舉欲出之。時世尊以神足在虛空中來，六群比丘見世尊已即撲地而去。佛語客比丘：「汝但在房中住。」復次尊者難陀是優波難陀兄，難陀共行弟子乃至驅出房。出房已弟子大呼，諸比丘聞聲已皆驚出看，作如是言：「此比丘今日失二種利：斷食、失房。」如是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難陀、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等云何於四方僧房中住，牽出客比丘？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讚說，於梵行人所應修慈，身行修慈、口意行修慈，常供養供給耶？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在僧房內，若自牽出、若使人牽出，乃至言：『比丘汝出去。』作是語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若比丘牽比丘出時，彼比丘若抱柱、若捉戶、若倚壁，如是牽離一一處，一一波夜提。若口呵叱遣彼比丘，隨語離一一處者，一一波夜提。若方便驅直出門者，得一波夜提。若比丘瞋恚蛇鼠驅出，越毘尼罪。若作是言：「此是無益之物。」驅出無罪。若駱駝、牛馬在塔寺中，畏污壞塔寺，驅出者無罪。若比丘驅比丘出，波夜提。若驅比丘尼出，偷蘭遮。若驅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得越毘尼罪。下至驅俗人出，越毘尼心悔。是故說。(十六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四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五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單提九十二事法之四
佛在拘睒彌人間遊行。爾時世尊初夜為諸聲聞說法，說法已是諸比丘各各還住房。時六群比丘於餘處談話，經久乃還，扣房戶，房內人問言：「誰？」答言：「我是六群比丘，欲此間宿。」房內比丘言：「此房已滿。」六群比丘復更軟語苦求：「與我少許，容一坐處。」如是苦求不得，復至餘房亦復不得。復到諸下座比丘宿處、若溫室、若禪坊、若講堂扣戶，堂內比丘問：「誰？」六群比丘言：「我欲來此宿。」堂內比丘言：「此堂已滿。」六群比丘復重苦求不止，堂內比丘即為開戶，得入房已趣縱橫身床上而臥，或以手肘膝扠築邊人，又作是言：「諸長老作一色去。」作是語已即吹燈滅，更喚外伴比丘言：「諸梵行人可來入。」來入已，在前者膝頭蹴，在後者肘頭築，放氣調戲。諸比丘作是念：「誰能共此非威儀人共在一處？」即持尼師壇出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待我從憍薩羅行還舍衛城時更白此事，當為諸比丘制戒。」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先客比丘次得六群比丘房宿，夜閉戶眠，時六群比丘協先嫌故，盜以滑渥塗戶閫上，當行處著滑渥及塼石。此比丘夜出，脚蹈滑處倒塼石上，作如是言：「諸長老！六群比丘殺我，折我頸故，作如是事欲擾亂我，誰能共此住？」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諸比丘白佛言：「六群比丘非但此一惡事，世尊在憍薩羅國遊行時，擾亂諸比丘，乃至各各持尼師壇出去。」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知他先敷置，後來擾亂欲使他去？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他比丘先敷置床褥，後來欲擾亂故敷置，作是念：『不樂者自當出去。』作如是因緣不異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先敷者，是初敷也。
床褥者，如前說。
後來敷置者，欲擾亂使他出故。
作如是因緣不異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住處少，一比丘當一柱間敷床褥尼師壇，覆上已向和上、阿闍梨，或禮拜問訊、或受誦去。後比丘來却先尼師壇，自敷尼師壇，坐已作細聲唄。先住比丘來見已作是念：「誰能斷他法？」即自持尼師壇去。是比丘，波夜提罪。坐禪誦經病亦如是。若後來眠他床上，若是上座者應語言：「長老不知世尊制戒耶？」若眠比丘是下座者，應呵責：「汝不善知戒相，汝不知世尊制戒，云何後來眠他床上？」若比丘在他處經行者，見先比丘來應當避去。若比丘夜眠時雖振動窻語，不作擾亂意，無罪。擾亂比丘，波夜提。比丘尼，偷蘭遮。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得越毘尼罪。俗人，得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曠野精舍，有二比丘共住，上座閣下、下座閣上，上座坐禪、下座誦經。上座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曠野聚落乞食，疾得速還。下座方去，上座食已澡鉢舉置常處，洗足結跏趺坐。下座晚得食乃還，還已上重閣上置鉢常處，並作是言：「噓！」極即縱身而坐，床脚下脫即傷上座頭，頭血流出。上座作如是言：「殺我！殺我！」諸比丘聞聲已即來聚集，問：「何故如是？」上座具說其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問比丘：「汝云何閣上敷尖脚床用力坐，從今日後不聽閣上敷尖脚床坐。」佛告諸比丘：「依止曠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在閣屋上敷尖脚床，若坐、若臥，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閣者，第二重。

屋者，如世尊所聽。

尖脚者，如橛。

床者，有十四種，如上說。

若坐若臥，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以渥土作地堅牢，若板作密、若圓脚、若邊閣，閣下無人坐，皆無罪。若疎作地尖脚臥床、坐床，若坐若臥者，波夜提。若反床而坐者，得越毘尼罪。若著橫椅，越毘尼罪。若一脚尖三脚圓，波夜提。如是若二、若三四脚尖，波夜提。四脚圓無罪。是故說。

佛住曠野精舍，時營事比丘以虫水澆草渥，為世人所譏：「沙門瞿曇無量方便，毀呰殺生、讚歎離殺。而今沙門以虫水澆草渥，此是敗壞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正應為世人所嫌。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不聽虫水澆草渥。」佛告諸比丘：「依止曠野精舍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

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虫水，澆草堊、若使人澆，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虫者，乃至微細有命。
水者，有十種，如上說。
草者，茅芒等。
堊者，草堊、[卄/告]堊、象馬屎堊、牛屎堊等
。澆者，自澆、使人澆。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知水有虫，方便澆一息一，波夜提。隨息多少，一一波夜提。使人澆者，一方便語一波夜提。若更語疾疾澆，語語波夜提。若比丘營作房舍溫室者須水，若池、若河、若井，漉取滿器，看無虫然後用。若故有虫者，當重囊漉之諦觀。若故有虫者乃至三重；若故有虫者當更作井如前諦觀；若故有虫者當捨所營事至餘處去。漉水法，當交竪三杖縛上頭，以漉囊繫之、以器承下，漉囊中恒停水數到著井中。虫生無常，或先無今有、或今有後無，是故比丘日日諦觀無虫便用。若比丘知虫水，澆草澆堊，若自澆、教人澆，得波夜提。若用有虫水與和上、阿闍梨洗浴，得波夜提。若洗器水米潘一切漿苦酒，諸有虫者用澆草堊，得波夜提。是故說。
佛住拘睒彌，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闡陀勸化作房，時闡陀集覆屋具草木竹等，辦已往語覆屋師言：「我眾事已辦，與我覆屋。」覆屋人言：「阿闍梨與我食直作價。」爾時闡陀隨其價直而斷與之。時作人即往詣屋所，闡陀語作人：「此是覆屋具。」覆屋人言：「覆屋有三種，厚薄不同，欲作何等覆？」闡陀言：「汝用問三種厚薄為？現所有草盡當用覆。」覆屋人言：「當有齊限，那得盡用？」如是至三。屋師復言：「一切世間皆有法限，如法限者世所稱讚。」闡陀言：「但盡用覆，何須多言？」師如其言盡用覆之，草多厚故繫縛不禁，始得時雨悉皆斷解，如華開敷竟夜被雨，衣鉢盡濕。闡陀清旦往到屋師所作如是言：「汝云何為我覆屋乃至如是？」覆屋人言：「何以故？」闡陀言：「竟夜被雨，衣鉢盡濕。」覆屋人言：「我先不語阿闍梨，覆屋有三種，厚薄不同，乃至隨語一切盡與。」闡陀言：「汝當更為我覆。」覆屋人言：「更與我食直作價。」闡陀言：「價直汝先已得。」屋師言：「先已得者先已作訖，若欲更作者價三倍於先。」乃至闡陀自恃王力，強使更覆而不與直，闡陀復自遶其房苦言呵責。時有行人，屋師語言：「諸人看是沙門釋子恃王力勢，強使我作而不與直。」行人即嫌：「云何釋子恃王勢力，強使人作而不與價？甚為不可。自遶其屋猶如盤馬，傷殺生草，此敗壞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

世尊，佛言：「呼闡陀來。」即呼來已，佛問闡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闡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拘睒彌住者盡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大房施戶牖，經營齊再三覆，當於少草地中住，若過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
大者，過量。
房者，世尊所聽。
作戶者，通人出入處。
牖者，通明處。
經營者，教語指授。
覆者，有十種：若草、若塼、若板、若石灰、若阿槃頭國覆、摩竭提國、拘睒彌國、山國、恭敬國覆、藏語國覆。再三者，非五六，極齊三。
少草地者，少生草處。
波夜提者，如上說。
雇覆屋人斷價時，當如實價不得高下，應語作人言：「汝若如是知覆，當與如是價。若不如是知覆，不與如是價。」如是要令分明。三處分已，比丘作是念：「當作方便持草木竹往彼，彼若見我當疾好覆。」屋師見已好不好，得波夜提。如是作方便，欲使屋師見故，往禮拜和上、阿闍梨，受經誦讀、若經行、若入聚落，屋師見我已當疾好覆。見已好不好，俱得波夜提。如是一切作方便，得波夜提。若不作方便，往見已為好疾覆，無罪。是故說。

種子及異語，　嫌責露地敷，
內敷并牽出，　先敷置重閣，
虫水作大房。　第二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長老比丘次第教誡比丘尼，時難陀、優波難陀不得次第教誡，自相謂言：「諸長老比丘悉次第教誡比丘尼，我等不得次第教誡，我等今當自先往教誡。」即作是念：「我當依誰次第而去？當依大目揵連次第而去？彼尊者有大神力，脫不可者或捉我等遠擲他方世界。當依尊者大迦葉次第而去？彼尊者有大威德，若不合理，或能在大眾中摧辱我等。尊者舍利弗柔軟和雅，當依其次。」作是念已即依其次，清旦著衣往詣比丘尼精舍，作如是言：「諸姊妹和集，我等來相教誡。」時諸比丘尼即集眾，彼難陀比丘多聞辯才善能說法，即為比丘尼眾隨宜說法。時尊者舍利弗教誡時到，著衣詣比丘尼門屋下住，聞說法聲。時諸比丘尼遙見尊者舍利弗，以恭敬法故不起迎逆。時尊者舍利弗見是事已，即

作是念：「我今為不斷法故即還。」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舍利弗：「汝已教誡比丘尼耶？」答言：「不教誡。世尊！」佛言：「何故？」舍利弗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即呼來已，佛問難陀、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云何僧不差而教誡比丘尼？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僧不差而教誡比丘尼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不差者，僧不作羯磨名不差。十二事不成就者不名為差。眾不成就、白不成就、作羯磨不成就，亦名不差。
教誡者，若阿毘曇、若毘尼。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僧不差，教誡比丘尼者，波夜提，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長老比丘次第教誡比丘尼，時尊者難陀次第教誡比丘尼，而不肯去。爾時大愛道憍曇彌比丘尼，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尊者難陀次應教誡比丘尼，而不肯去，誰當應去？」作是語已頭面禮佛足而去。佛語比丘：「呼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汝次應教誡比丘尼，何故不去？」難陀白佛言：「世尊！未被僧羯磨，是以不去。」佛語諸比丘：「有十二事成就，僧當拜作教誡比丘尼人。何等十二？一、持戒清淨；二、多聞阿毘曇；三、多聞毘尼；四、學戒；五、學定；六、學慧；七、能為人除惡邪；八、能自毘尼能毘尼他；九、有辭辯；十、不污梵行；十一、不壞比丘尼重禁；十二、二十臘、若過二十臘。是為十二法。」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尊者難陀十二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難陀作教誡比丘尼人。如是白。」「大德僧聽！尊者難陀十二法成就，僧今差難陀教誡比丘尼。諸大德忍難陀教誡比丘尼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忍差難陀教誡比丘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爾時尊者難陀為諸比丘尼廣說法，遂至日沒。諸比丘尼逼暮還入城，為世人所嫌，作是言：「沙門釋子將是比丘尼竟日自娛樂，日沒乃還，女人可愍不得自在。乃至如是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難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僧差教誡比丘尼，從日沒乃至明相未出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僧差者，十二法成就，眾成就、白成就、羯磨成就。
教誡者，若阿毘曇、若毘尼。
冥者，從日沒至明相未出，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日沒作未沒想教誡者，越毘尼。日未沒作沒想，得越毘尼。日沒作沒想，波夜提。日未沒作未沒想，無罪。明相四句亦如是。比丘尼式叉摩尼想教誡，得波夜提。式叉摩尼作比丘尼想，得越毘尼罪。式叉摩尼作式叉摩尼想教誡，無罪。比丘尼作比丘尼想教誡，波夜提。沙彌尼、外道出家尼、優婆夷，四句亦如是。若比丘尼夜禮比丘足，比丘言：「苦盡解脫。」者，波夜提。若言：「善來！」者，無罪。若一切四部眾會竟夜說法時，比丘作方便，欲為比丘尼說《大愛道出家經》、《黑瞿曇彌經》、《法豫比丘尼經》者，得波夜提罪。若正誦此經更不知餘經，次第誦者無罪。若夜比丘在高座上說法時，作如是言：「一切眾坐明聽。」者，得波夜提。若不作是言為說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諸長老比丘次第教誡比丘尼，時六群比丘作是念：「諸長老比丘次第教誡比丘尼，我等不得。我等當先在前去教誡比丘尼。」有言：「世尊制戒，僧不差不得教誡比丘尼。」六群比丘言：「我等知作羯磨事。」即便出界作羯磨，展轉相拜已，即往比丘尼精舍，作如是言：「姊妹！汝等和合僧我當教誡。」時六群比丘尼疾疾集。時眾中如法者作如是言：「誰能受此非毘尼人教誡？」時六群比丘尼即自聚集，論說俗事已便去。時尊者難陀到時著衣，往比丘尼精舍作如是言：「諸比丘尼盡集我當教誡。」時諸善比丘尼即和合，六群比丘尼不來，難陀問言：「比丘尼僧和合未？」答言：「未。」復問：「誰不來？」答言：「六群比丘尼不來。」即遣使往喚，復不來，作如是言：「我等先已從六群比丘受教誡。」難陀言：「尼僧不和合者不得教誡。」言已便還，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汝已教誡比丘尼耶？」難陀即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六群比丘，汝云何僧不差而教誡比丘尼？」答言：「我等已受差竟。」佛言：「癡人！誰差汝等？」答言：「我等出界自展轉相差。」佛言：「從今已去，不聽界外展轉相差往比丘尼精舍。」
復次佛住舍衛城，大愛道瞿曇彌病，時尊者阿難往問訊如是言：「體力何如？所患損不？不至增耶？」答言：「尊者！苦患無損。善哉！尊者為我說法。」阿難言：「世尊制戒，不白界內比丘不得為比丘尼說法。」比丘尼言：「和南。」尊者答言：「安隱住。」作是言已便還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阿難即

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汝若為說法者，彼病即差身得安樂。從今日後聽為病比丘尼說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往比丘尼住處，欲教誡，不白善比丘，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病時。」

比丘者，如上說。

教者，教詔也。

善比丘者，界內現前、非眷屬現前。

不白者，若言：「我非時入聚落。」若言：「離同食。」是不名為白。白者，當作如是言：「長老憶念！白入比丘尼精舍教誡。」彼應言：「莫放逸。」

除餘時，餘時者，比丘尼病時，世尊說無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二人在阿練若住處，若一人欲入比丘尼精舍，當白第二人作是言：「長老憶念！白入比丘尼精舍教誡。」彼應言：「莫放逸。」答言：「頂戴受。」若二人俱欲往者，當展轉相白。若一人已往，一人後復欲往者，當作如是念：「我若道中見比丘當白，若聚落中見者當白。」若到比丘尼精舍門，不得即入，應問：「有比丘在內不？」若有，喚來出白，白已當入。若不白，一脚入門，得越毘尼罪。若二脚入者，得波夜提。若比丘尼請比丘食，眾僧上座應作如是白：「入比丘尼住處教誡去。」若第一上座不能答對者，第二上座應白。若僧已入坐，比丘尼問事，眾中年少比丘有辯才，現前答對說法者，無罪。若比丘尼，比丘住處隔牆相接，比丘作細妙聲唄，比丘尼遙問言：「尊者！誰能作如是唄？」答言：「我唄。」比丘尼言：「尊者能作如是好唄。」比丘言：「汝欲更聞耶？」答言：「欲聞。」比丘即更唄者，波夜提罪。若比丘尼病，比丘為唄者，無罪。若此比丘尼已死，比丘尼弟子語比丘言：「師已死。」比丘應即止。若為作無常唄者，得波夜提。若比丘尼禮比丘足，時比丘作如是呪願：「使汝一切苦盡得解脫。」波夜提。應語言：「善來！」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晨朝著衣，在祇洹門下住。時有教誡尼比丘出門，六群比丘見已作如是言：「汝等今入城得放恣諸根，不為餘事，為好飲食故去。」時教誡尼比丘慚愧。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即呼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

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語比丘言：『長老！為食故教誡比丘尼。』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食者，麨、麵、飯、魚、肉。復次有食名色、聲、香、味、觸。
教誡者，若阿毘曇、若毘尼。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語比丘作如是言：「今為飲食故教誡比丘尼。」者，波夜提。若言：「為醫藥故教誡比丘尼。」者，得越毘尼罪。若比丘語比丘尼作如是語：「彼比丘為飲食故教誡汝等。」得越毘尼罪。若比丘語比丘尼作如是語：「彼比丘為醫藥故教誡汝等。」得越毘尼心悔。若比丘語比丘言：「汝為飲食故教誡式叉摩尼、沙彌尼。」得越毘尼罪。若言：「為醫藥。」者，得越毘尼心悔。如是廣說乃至優婆塞、優婆夷，為飲食故教誡汝等。得越毘尼罪。若言：「為醫藥故教誡汝等。」得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陀夷、善生比丘尼是本二。善生比丘尼語尊者優陀夷言：「我明日當次守房，可來共語。」明日諸比丘尼各各入聚落乞食，時優陀夷往善生比丘尼所，在屏處蹲，相向展轉生欲心，身生起相看而住。爾時有老病比丘尼，出行遇見已，心生慚愧，即便却還。病比丘尼即以是事向諸比丘尼說，諸比丘尼語善生比丘尼言：「汝出家人云何乃作此非法事？甚為可恥！」善生比丘尼即瞋恚言：「奇哉！奇哉！是我親里比丘，時時來看我，若我不與共相娛樂者，誰復應爾？是我家法，有何可怪？」如是諸比丘尼一一難詰，是善生比丘尼辯才能一一答。諸比丘尼即以是事白大愛道，大愛道即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即便呼來。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讚歎梵行、毀呰婬欲耶？汝云何作是惡不善法？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一比丘尼共空屏處坐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一者，一比丘、一比丘尼。雖有人，若狂癡、心亂、眠、非人、畜生，雖有如是比人，故名無人。
空屏者，僻靜處。
坐者，共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請一比丘食，一比丘尼共比丘坐，一比丘尼來往益食。益食比丘尼去時，比丘隨一一時得波夜提。若比丘尼坐者，比丘爾時

應起，不得默然而起，使比丘尼疑欲作非法事，應當語言：「我欲起。」若比丘尼問言：「何以故起？」應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與比丘尼共坐。」若比丘尼言：「尊者但坐我當起。」比丘爾時坐者無罪。乃至沙彌尼，若在閣道板蹬上坐，移一一蹬上坐，比丘爾時隨一一移坐，波夜提。若沙彌尼乃至減七歲，亦犯波夜提。比丘與比丘尼獨屏處坐，波夜提。若精舍戶向道，若行人不斷，一切如與女人說法中廣說，是罪、是覆處、非是露處，亦是夜、亦是晝，是一人、非眾多，是近非是遠，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與六群比丘尼共道行，日冥欲到聚落，在池水邊止息，欲求宿處。時比丘尼白六群比丘言：「尊者住此，我當入聚落覓宿處。」即入聚落求宿處，得主人唱從所安。得宿處已便出迎六群比丘，白言：「尊者！我已得住處，可共入安隱。」比丘住已，白言：「尊者！我欲入村勸化明日飲食。」到諸女人所作如是言：「比丘、比丘尼二眾梵行僧俱到，汝當辦明日食、非時漿、塗足油。」諸女人聞已，或有辦一人供、二人供者，如是人人悉辦供具，飲食飽滿餘者持去，在道行時並共語笑調戲，為世人所嫌：「汝看沙門釋子，皆是年少同共剃髮，似如婬女迭相調戲。是輩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即呼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已去，不聽與比丘尼期共道行。」

復次佛住舍衛城毘舍離，諸比丘夏安居訖，欲來禮覲世尊。諸比丘尼聞已即問比丘言：「諸大德欲往禮覲世尊，何日當發？」諸比丘即語去日，女人長情計日即先往道次住，待諸比丘。諸比丘見已問言：「姊妹欲何所至？」答言：「欲往祇洹禮覲世尊。」諸比丘聞已，恐畏犯戒故，即疾疾捨去。諸比丘尼中有年少者，即褰衣隨後疾行而逐。諸尼中有羸老者，行不及伴，為賊所剝。諸比丘尼以上因緣白大愛道，大愛道即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乃至「諸比丘不將接諸比丘尼者，誰當將接？」佛言：「從今日後，聽恐怖時得共道行。」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比丘尼期共道行，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恐怖時。」

比丘者，如上說。

共期者，若今日若明日、若半月、若一月。

道者，若三由延、若二由延、若一由延、若一拘盧舍。

除餘時者，恐怖時，世尊說無罪。恐怖者，須臾畏奪命、若失物、欲毀梵行。雖無是事，若有疑是中須臾奪命、失物、毀梵行。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共比丘尼共一道行，一聚落中間一波夜提。若空地無聚落，一拘盧舍一波夜提。若比丘共母姊妹出家共隨車伴行，車伴止息發去時，比丘喚比丘尼來：「速勿使不及伴。」作是語者，波夜提。若言：「去！去！姊妹勿使失伴。」無罪。若比丘尼下道止息，比丘喚言：「來！來！姊妹。」已名為期，若舉一足，得越毘尼；舉二足，波夜提。語言：「去！去！勿使不及伴。」者，無罪。比丘共商人隨道行，商人先入聚落，比丘不知道處借問。見比丘尼問言：「姊妹！示我道來。」即名共期。若比丘尼來，舉一足，得越毘尼；舉二足，波夜提。得言：「去！去！示我道。」者，不犯。若聚落中請比丘食，比丘不知檀越家處，見比丘尼即問言：「知某甲檀越家處不？示我處來。」即名為期。若舉一足，越毘尼罪；二足，得波夜提。若言：「去！去！姊妹示我家處。」無罪。若比丘尼期而不去者，越毘尼罪。不期默然而去者，無罪。共期共去，波夜提。不期不去者，無罪。共發別入，越毘尼罪。別發同入，越毘尼罪。共發共入，波夜提罪。別發別入，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是吉祥日清旦，男女集在阿耆羅河上，飲食伎樂遊觀。時六群比丘晨起著入聚落衣，往六群比丘尼所，問言：「今是吉祥日，汝有飲食不？當共詣河上遊觀。」六群比丘尼言：「正爾當辦，大德可並覓船乘。」六群比丘即往至王家船官上，請取好船及種種莊嚴，即持食具置船上，共比丘尼同載順流上下嘲話戲笑。為世人所譏：「汝等看此沙門釋種子，放逸無道猶如俗人本共交通。此壞敗之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即便呼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得與比丘尼共期載船。」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阿耆羅河彼岸，請二部僧比丘、比丘尼，當受請渡。時不聽比丘尼上船，而比丘或一人一船、或二人一船，如是三、四船乃至極輕，而不載比丘尼。諸比丘渡已方渡比丘尼。比丘尼渡已至其食處，次第歲數，如是中間日時已過，悉皆斷食。大愛道瞿曇彌失食，即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瞿曇彌！何故羸極？」大愛道即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去聽直渡。」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比丘尼期共載船上水下水，除直渡，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期者，若今日、若明日、若半月、若一月。

除直渡者，世尊說無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共比丘尼共期同載，經一聚落間得一波夜提。若無聚落，空地者，一拘盧舍一波夜提。若比丘與比丘尼共載船岸邊住，比丘尼下船大小行。時船欲去，比丘喚比丘尼言：「姊妹來！」已名為期。若舉一足，越毘尼罪；二足，得波夜提。若共期而不去者，得越毘尼罪。若不期而去者，無罪。共期共去者，波夜提。不期不去者，無罪。後四句亦如上，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無歲比丘，著新好染衣來至佛所，頭面禮足而去。乃經七年著弊故衣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比丘！汝先無歲時著新好染衣，今何故著弊故衣？」答言：「我從七年已來，得好衣與比丘尼。」佛告諸比丘：「設使親里比丘著如是弊故衣，以好衣與親里尼者，當取不？」答言：「不取。」「設使親里比丘著如是弊故衣，能以好衣與親里比丘尼不？」答言：「不與。」佛言：「從今日不聽與非親里尼衣。」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南方有一比丘來，多有衣鉢，是比丘有姊於佛法中出家，即語尊者阿難：「送我往看姊尼去。」尊者阿難易倩，即送到比丘尼精舍門住問：「某甲比丘尼在不？」比丘尼問言：「喚者是誰？」答言：「我是阿難及某甲比丘。」比丘尼言：「尊者小住。」即為敷床褥已，入內開半戶喚言：「尊者來入坐。」即入坐已，共相問訊須臾便出。時彼比丘語尊者阿難言：「我故遠來看姊，姊不出看我，為何以故？」尊者阿難善知相法，語此比丘言：「汝不知汝姊不出意耶？」答言：「不知。」阿難言：「汝姊衣裳弊壞羞故不出，汝多有衣何故不與？」是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與比丘尼衣。」阿難言：「汝但與，我當為汝從佛乞聽。」阿難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上因緣具白世尊：「聽與親里比丘尼衣不？」佛言：「從今日後聽與親里尼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衣，除貿易，波夜提。」

比丘尼親里、衣者，皆如上說。

除貿易者，世尊說無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如上三十事，取比丘尼衣中廣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善生比丘尼是尊者優陀夷本二，持衣財與優陀夷言：「尊者為我作衣。」優陀夷即受為作衣竟，作男女和合像，作已襞疊置箱中與比丘尼。比丘尼得已持還精舍，開看見已歡喜，示諸比丘尼言：「諸阿夷看！此尊者優陀夷作事巧妙。」諸比丘尼嫌言：「此是覆藏之物，云何出現示人？」諸比丘尼見已往白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

來。」即呼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作衣，波夜提。」比丘、非親里尼者，如上說。
作衣者，若自刺、若使人刺，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不得與非親里比丘尼刺衣，針針越毘尼罪。縰盡脫針，波夜提。若使人刺亦如是。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檀越宿請尊者舍利弗、大目連、離波多、劫賓那、阿若憍陳如等。唯尊者大迦葉不受宿請。明日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到其門。時檀越婦女見已歡喜，即前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言：「諸大德比丘！今日盡集受我家請，惟願尊者亦受我請。」時尊者大迦葉作是念：「此是現前。」即受其請，更不餘行即先入內坐。時偷蘭難陀比丘尼乞食到其家中，庭見檀越婦灑掃地蕩器辦諸供具，即問言：「優婆夷汝作何等？」時婦人營事忙懅不得應，如是第二、第三問不答。偷蘭難陀即言：「汝今奇事，大自憍重喚而不應。」婦人答言：「我今日請諸大德聲聞舍利弗、目連等，以是忽務不容得應。」偷蘭難陀即言：「汝今所請，於大象群中不取大象而取小象；大鳥群中不取孔雀而取老烏。所謂大象者，闡陀、迦留陀夷、三文陀達多、摩醯沙滿多、馬師滿宿及侍者大德阿難，汝若使我請者，我當為汝請如是大德。」時尊者大迦葉聞已，大謦咳作聲，偷蘭難陀聞已問言：「此是誰聲？」婦人答言：「此是長老大迦葉。」比丘尼即讚歎言：「汝大得善利，乃請如是大龍象，我若當請者亦請是長老！」時尊者大迦葉聞此語已心不喜悅，即問言：「姊汝向言：『是小象老烏。』今復言：『是龍象大德。』若前言實者後言虛；若後言實者前言虛。二言之中何者為實？」尊者大迦葉威德尊重，以此二句詰責比丘尼。比丘尼恐懼便走，倒地傷破身體。闡陀見已即問尼言：「汝觸擾誰乃如是傷破身體？」答言：「我惱亂大迦葉。」即語言：「汝不可觸者便觸。」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此中不讚歎猶有過患，況復讚歎。從今日後不聽比丘受比丘尼讚歎食。」
復次尊者阿難於舍衛城有福德名稱，世尊說三事具足：姓字、眷屬、成就，於學地中多聞第一、給侍第一，令舍衛城有福德里，作新舍處盡請阿難，若入舍時剃髮時、貫耳時，一切盡請阿難。時有長者請尊者阿難設新舍會，云何新？新屋、新床、新器、新飯、新酥油、新兒、婦著新衣持新扇。阿難食時，有一乞食比丘在外，阿

難即語檀越：「可與外乞食比丘食。」檀越聞阿難教已，歡喜盛滿鉢種種美食持與乞食比丘。乞食比丘得已立待阿難，阿難食訖呪願已便出。乞食比丘見阿難已問言：「尊者食未？」答言：「已食。」復問阿難：「食適意好不？」阿難問言：「汝何故不食？乃問我食適不適耶？」乞食比丘言：「尊者所食食是比丘尼所讚歎。」阿難言：「實爾耶？」答言：「如是。」阿難即以鳥翮擿吐，是日失食四大飢羸，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阿難！汝何故四大飢羸？」阿難即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問阿難：「汝知不？」答言：「不知。」佛言：「此罪是知，非是不知。」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乞食比丘使阿難不樂？」佛言：「不但今日使阿難不樂，如《賢鳥生經》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長老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來去屈伸威儀庠序。時有一長者作如是言：「善哉大德！大得善利，施如是出家人衣服、飲食、病瘦醫藥者。」又作是念：「我若有人力者亦當供養如是等出家人。」時有比丘尼聞已，語長者言：「長壽！汝但出食直，我當相為料理。」是檀越信心歡喜即與食直。比丘尼言：「長壽！汝當請比丘。」答言：「我不知，願為我請。」比丘尼即辦種種飲食已，語檀越言：「長壽！食具已辦，汝往至比丘所白言時至。」檀越言：「我不知，尼但為我往白時至。」比丘尼即往白時至，比丘來入檀越家坐，坐訖比丘尼語檀越言：「此種種供食汝可自行。」檀越言：「阿姨為我行。」諸比丘作是念：「此是比丘尼所讚歎食不？」疑已即出，如是一人、二人乃至一切眾都出。檀越問比丘尼言：「諸尊者何故盡出不復來還？」尼答言：「我不知，汝往世尊所廣問斯事，當為汝說。」是檀越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上因緣廣白世尊。佛言：「呼諸比丘來。」呼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聽除舊檀越。」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比丘尼讚歎食，除舊檀越，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讚歎者，稱美其德。

食者，五種：麨、麵、飯、魚、肉。

除舊檀越者，世尊說無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唱等供時歎、始下食時歎、有初作食時歎、作食辦已歎，有請時歎。唱等供時歎者，下食都訖唱等供時，更有餘比丘來，比丘尼語優婆夷言：「更有比丘來。」優婆夷言：「善哉！我歡喜故遣使請

尚不能得，何況自來？」是不名讚歎。若比丘尼言：「此是阿練若、乞食、糞掃衣、露坐、草蓐。」如是歎得食，食者，波夜提。下食時者，初下食時更有餘比丘來，亦如上說。作時歎者，初作時更有餘比丘來，亦如是說。作竟歎者，一切作供辦訖，更有餘比丘來，比丘尼語優婆夷言：「更有比丘來。」優婆夷言：「善哉！我故遣請猶不能得，何況自來？」不名讚歎。優婆夷言：「當多與麨餅飯好食平等與。」不名讚歎。若飲食少，更語檀越：「為作一掬麨。」者，波夜提。請者，稱名請。比丘尼語檀越言：「某甲徒眾多聞精進，當通請一切。」名讚歎食。若言：「某甲眾主多聞精進，為是比丘故通請二十人。」是一人名為讚歎，餘者不犯。若有如是讚歎食者，當展轉貿食，不得捨食而去。若比坐垢穢不淨，不喜與貿者，當作是念：「此鉢中食是某甲比丘許我，當食無罪。」若比丘尼語優婆夷言：「尊者某甲可長請供養。」此即名讚歎。若言：「尊者某甲可常乞食。」不名為讚歎。是故說。

僧不差日冥，　不白為食故，
共坐同道行，　船上及與衣，
作衣讚歎食。　第三跋渠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五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六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單提九十二事法之五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比丘在聚落中安居竟，來向舍衛城，欲禮覲世尊。時有居士在聚落中作福舍，施四方僧一食。此比丘來，居士見已，歡喜言：「善來大德！」即敷床褥與水洗脚、給塗足油及非時飲、夜燃燈明敷置臥具，安隱令寢。晨起又給楊枝淨水，施以適身美食。比丘食已，便作是念：「我遠來飢乏，今日得如是適身飲食，且可小停消息四大，然後當往奉覲世尊！」如是念已，晝在阿練若處住，暮則還舍。檀越見之，如前歡喜，如是乃至三日。檀越問言：「大德！今日在何處食？」答言：「此間。」又問：「昨日何處？」亦言：「此間。」又問：「先日何處？」又言：「此間。」檀越嫌言：「我家窮儉，自力於此為四方僧作一食施處，大德不應久停。若我家豐饒，當自恣施一切僧。」比丘念言：「檀越出此恨聲，我自當去。」於是漸行前至佛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汝在何處安居？」答言：「在某聚落。」「發來幾時？」答言：「爾許。」時佛問比丘：「有何因緣道里不遠，來日經久？」比丘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此事不可。汝云何以身口故，為檀越所嫌？從今日施一食處，比丘不得過一食。」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在聚落中夏安居訖，來詣舍衛，欲禮覲世尊。時有檀越，在聚落中作福舍，施四方僧一食。是比丘行過此舍，供給所須，如前所說。比丘食已而出，風病發動，自念：「我不能行，世尊制戒施一食處不聽過一食。我今且住，但不受其食。」念已即還入舍，檀越如初供給所須，比丘不受。至明日復與前食，亦復不受，於是即去，心念：「我到某村，當乞食。」比丘至聚落，日時已過，即便失食，四大飢羸，至世尊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善哉！善哉！比丘汝隨順正法信心出家，少欲順行不為命故，世尊制戒護而不犯。」佛言：「從今已後福德舍中，若病比丘，聽過一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施一食處，不病比丘應一食。若過一食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施一食處者，世尊所聽。

食者，五種食，如上說。

不病者，身無疾患。身有疾患不能進路，住食無罪。若不病過一食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十六間屋一間中，一家施一食處，若在我屋中宿者，我當與食。若比丘為僧事、為塔事、自為事到一間中宿，一食已欲料理事，事不了者，應到第二間中，宿食已當去。若事復不了者，乃至十六間中宿食已，事訖當去。若復不了，不得更食，當乞食。乞食時當餘處乞，不得還從其家乞。若復本作舍時，同村相助者，亦不得從乞。當往餘村中乞食已，當即彼村中宿，宿已更來料理事。若事不了，復得如上十六間中食。若事不了者，復離去，隔一宿已，復來得食料理事。若彼家遣女迎婦入新舍，作如是言：「我遣使往請師，猶恐難得，何況今見而欲去！」比丘爾時受請食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僧園民年年穀麥新熟時，供僧食。云何年年新熟？稻熟時、麥熟時、豆熟時、蘇油石蜜時，各取少許分置一處，擬供眾僧。時園民語比丘言：「我當年年新穀熟時，施僧食。若祇洹無人供日，唯願見語，我當設供，令僧自恣飽滿。」爾時諸居士信心供養種種飲食，前食、後食少有缺日，中間遇有一空日，便往語言：「長壽！明日祇洹無供，汝先欲設供，今可及時。」園民聞已，即詣祇洹頭面禮僧足，右膝著地，合掌白言：「我園民某甲明日設供，請一切僧，唯願受請。」僧即受請。爾時有長者，用舊錢五百，買得二牛，得已欲試看，駕著車中打走，往返一由延。車鞅急故，一牛即死。便大憂惱，苦住不樂：「云何貴價買牛未用便死？」有知識居士語言：「汝何故不樂如是？」居士具說上事，即語言：「汝何以不作堅法？」問云：「何堅法？」答言：「堅法者，汝往詣祇洹，請僧持此肉供飯眾僧。」彼人聞已，即到祇洹，入僧中頭面禮僧足，胡跪合掌，作如是言：「我某甲明日請僧薄設微供，願受我請。」有舊知識比丘，即往語言：「汝不解請法，何不先語我？我當教汝請僧。」彼即答言：「阿闍梨！我五百舊錢買得二牛，一牛已死。我今欲以此牛肉作堅法。」比丘言：「僧已受人請。」檀越言：「我已作食，今當云何？」知識比丘言：「我今教汝，更往白眾僧：『我請僧明日前食。』若問汝：『作何等前食？』汝當答言：『作麥飯肉段。』」教已即往到僧所，頭面禮足，胡跪合掌，作如是言：「我某甲請僧，明日設前食，願受我請。」比丘問言：「汝作何等前食？」答言：「作麥飯肉段。」語言：「長壽！汝明日清旦早辦。」答言：「爾！願諸尊者，明旦早來。」即便還家，通夜煮肉作種種飲食。清旦敷置床褥，漉淨水已，往白僧時到，僧著衣持鉢來到其家。次第坐已，檀

越自下種種美食，自恣飽滿，即還精舍。園民作是念：「阿闍梨是一食人，當須早食。」通夜辦具種種飲食，敷置床褥，漉淨水已。往到祇洹，頭面禮僧足，胡跪合掌白言：「時到。」爾時諸比丘以前食飽滿故，雖見請至，猶如不聞。時園民念言：「甚奇！甚奇！諸阿闍梨是一食人法，應飢想。今聞請食，猶如不聞。若外道聞請食者，便捉三奇杖軍持，在前而去。」如是第二、第三讚歎已，諸比丘方起，仿佯大小行，嚬伸緩帶威儀，安詳往到其舍，次第坐已，園民手自下食，滿杓而與，上座舉手現少著相。園民復作是言：「諸阿闍梨是一食人，於此種種食中都無貪想。」園民作是念：「若上座食少，下座應食多。」如是第二、第三，乃至年少，復作是言：「阿闍梨是一食人，於此飲食都無貪想。」爾時下座中有一晚學摩訶羅，作如是言：「我等今日不為食來，為汝意故來，我等已於餘處飽食竟。汝若不信者，看我脚上肉汁。」園民聞已，心中不悅，即棄食器置地而嫌恨言：「諸阿闍梨先受我請，云何復於餘處而食？」心嫌不止，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云何諸比丘先受我請，而於餘處食？」佛即為園民隨順說法，示教利喜已，即白佛言：「世尊！我供僧餘食當置何處？」佛言：「汝到某甲池上淨掃治地，持食置彼。波斯匿王與彌尼剎利共鬪不如，軍今退還，當於彼住，汝可以此食上之。」王來入池洗浴更著新衣，即持向者種種飲食，奉獻大王并及將士。於飢渴中來，得是種種飲食，皆大歡喜，勅令賞賜種種珍寶，園民現得善利喜慶無量。佛言：「呼彼食比丘來。」即呼來已，佛問比丘：「汝云何先受人請，而於餘處食？比丘汝不知耶？如人所事宅神樹神，若欲餘行，先當食主人食已，然後餘行。汝等不隨順行，先受人請而於餘處食，從今以後不聽處處食。」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世尊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有病比丘，佛知而故問：「比丘！汝所患何等，今為增損？」答言：「我患苦無損，我先得數數食時，身得安樂。世尊制戒不得數數食故，我病不損。」佛言：「從今日聽病時數數食。」

復次佛住舍衛城，毘舍佉鹿母年年請僧飯食施衣。時祇洹精舍有六十病比丘，來到其家，毘舍佉鹿母言：「阿闍梨！祇洹精舍有五百眾僧，今有何因緣，正有六十比丘來？」諸比丘語優婆夷言：「世尊制戒不得處處食，唯聽病者，是故諸病比丘來。」毘舍佉鹿母言：「阿闍梨！世人正以請食為限。若食我食者，我當施衣。若不食者我不施衣。阿闍梨！此施衣時可往白佛，或有開聽。」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毘舍佉鹿母是黠慧聰明，從今日聽施衣時。」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眾人勸化欲設大會，供養飯食九十六種出家人。有至優婆塞所勸化索物者，優婆塞言：「我欲作要，若使我諸師作上座者，當與汝物。」勸化人言：「汝聽若有信向外道者，亦作是言：『若使我諸師作上座者，當與汝物。』我當云何得人人許其上座？汝但與我物，我當某月某日在阿耆河岸上，莊嚴其處施豎幢幡，行列寶樹間，敷妙座細軟快樂，設供餚饍，作斯大會。諸出家人中有先至者，即為上座。」諸優婆塞以佛僧是良福田故，即便與物。與物已，往尊者阿難所，頭面禮足具白上事：「尊者！當以何方便，令諸比丘得為上座，使外道恥辱？」尊者阿難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上因緣具白世尊。諸勸化人辦具食已，請九十六種諸出家人，復請波斯匿王及群臣太子，諸聚落主、宿舊長者并薩薄主，至於某時，皆詣阿耆河上大會處，受我供食。先前一日，佛告目連：「宜知是時。」尊者目連即以神足，使河水瀑漲泡沫彌岸，諸外道各作是言：「我當先渡，取第一坐處。」諸外道各各通夜競縛[竺-二+㝵]桟，皆欲先渡，而水激急，適欲渡岸，還復漂還。竟夜疲苦[竺-二+㝵]桟散壞，沒溺寒凍，在於岸邊，向日而蹲，乃至食時無能渡者。爾時祇洹精舍有人供僧，佛住待時。諸比丘中有年少者，皆作是言：「世尊今出何乃太晚？恐諸外道得上座處。」爾時世尊時到，著衣持鉢威儀庠序，與大眾俱詣河上。諸外道見已，各相謂言：「我等竟夜造諸方便，如是苦惱無能渡者。此剃髮沙門，當云何渡？」爾時佛告目連：「汝自知時，使諸比丘得安隱渡。」爾時目連即以神力，造作七寶橋，種種雜寶以為欄楯，上施寶縵七寶絞絡，羅覆其上，雨眾名花，作眾伎樂，燒眾名香，香烟如雲。諸外道見是橋已，皆大歡喜，各作是言：「此諸沙門徐徐而來，我等當先渡，取第一坐處。」即皆奔走競抄趣橋，各欲先渡。足蹈橋上，皆悉墮水。諸外道服飾三奇杖軍持等物，皆落水中隨流而去；佛神力故，令無死者。於是世尊與諸比丘威儀庠序儼然而進。佛最在前，諸比丘次第而行，目連最後，隨進步處寶橋即滅。佛與諸比丘渡已，佛告目連：「汝可使河還復如故，諸外道等各各方便乘[竺-二+㝵]桟渡。」佛既渡已，一切迴身而說偈言：

「先渡此岸眾，　已渡生死海；
不為世流漂，　正智渡彼岸。」

佛說偈已，安詳就坐，諸比丘亦次第坐，諸外道後渡，在比丘下行而坐。爾時檀越手自斟酌種種飲食，供養世尊及弟子眾。爾時諸比丘心疑：「世尊制戒不得處處食，我等云何當復得食？」即起白佛，佛言：「聽作施食法。」應作如是言：「我今日得食，施與某

甲比丘乃至沙彌尼，彼於我不計，我當食。」如是三說。爾時檀越各各念言：「誰應呪願？」或有言：「尼乾子。」或言：「不蘭迦葉。」如是外道等各云：「應呪願。」爾時有多人言：「沙門瞿曇上座，法應呪願。」爾時世尊在九十六種道中，不自高顯、不輕他人，隨順呪願。如《生經》中廣說。爾時世尊復廣為眾人隨順說法，示教利喜，歡喜而去。佛還祇洹，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處處食，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病時、衣時，是名餘時。」
比丘者，如上說。
處處食者，數數食。
除餘時者，病時。病者，熱病風冷，如是等病，若食已更食，身得安隱，食者無罪。
衣時者，無迦絺那衣一月，有迦絺那衣五月，彼衣中間得捨五戒無罪：所謂別眾食、處處食，不白離同食處、畜長衣、離衣宿。
餘時者，世尊說無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要當知日數應施食，知臘數憶所受持衣，別眾食病不病。若人問：「今日幾？」不得逆問：「昨日是幾日？」當知月一日、二日，乃至十四、十五日、月大、月小悉應知。比丘清旦當作施食念：「今日得食施某甲，某甲於我不計，我當食。」如是三說。日日自憶，若干臘數。當憶受持三衣及不受作淨施者，念別眾食。若病、若不病，齊幾名為比丘食？若麥飯三鉢他邏，若麨二鉢他邏、若一鉢他邏，米作飯魚肉，若一鉢、若半鉢，是中若得一一，是名比丘食。若僧伽藍中作食，食未熟，若比丘受麨，作麨漿飲，犯處處食，得波夜提。若作施食法、若病，不犯。若衣時者，二俱不犯。若外有請家者，即名比丘食。比丘爾時倩人迎食，迎食未至，比丘若受麨作麨漿送食至，送食比丘若知戒相者，應小住。待彼比丘作施食法已，然後授食。若送食比丘不知戒相，便疾授食，不容作施食法者，比丘爾時口中有食，應含食說施食法，以輕貿重故。若比丘到一家，檀越語言：「阿闍梨！今日當我家食。」此即名食處。比丘作是念：「此食未熟，我今欲到餘家。」爾時應白已去。若不白去，波夜提。若彼間得五正食，五雜正食，食者，二波夜提。處處食、離食處不白，若病、若作施食法，食者無罪。衣時者，二俱無罪。若檀越作如是言：「阿闍梨！若無食時來我家食。」比丘往到其家，作是言：「長壽！我今日當此間食。」優婆夷言：「善哉！正爾當辦。」若食未熟，此比丘欲往餘家者，當白去。若不白者，如上說得罪。若比丘次行乞食到一家，檀越言：「今日此間請諸比丘食，願阿闍梨亦受我請，勿復餘處食。」若比

丘受請者即名食處。若乞食比丘受請已，作是念：「誰能受是重信施食？」若欲捨去者，應白已去。若不白去者，如上說得罪。若比丘有大功德名稱，有眾多人送食來，欲取諸檀越意，一切受請食者犯處處食，得波夜提。若作施食法、若病，無罪。若衣時者，二俱無罪。

有二比丘，各各別受一家長請，第一比丘語第二比丘言：「長老！今日共到我檀越家食去。」第二比丘應白已去。若不白去者，如上說。若第二比丘請者，亦如是。比丘食處者，麥飯三鉢他邏、麨二鉢他邏、米一鉢他邏。作飯魚肉，若一鉢半鉢，是中一一是比丘食。若一家或得三升、或二升、或一升、半升，如是眾多乞得，無罪。若一家得三鉢他麥飯，麨二鉢他、若一鉢他，米作飯魚肉若一鉢半鉢，餘處更不得取，此中何等是犯？何等不犯？若粥初出釜畫成字者犯，若不成字者不犯。一切菜、一切麨、一切餅、一切果、非處處食、非別眾食、非足食，多積舍里，不犯。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婆羅門請僧施食時，辦種種飲食訖，漉淨水敷床褥已，作如是念：「阿闍梨是一食人，當須早食。」即往到祇洹，頭面禮僧足，胡跪合掌，作如是言：「我某甲請僧食，食具已辦，願僧知時。」爾時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往到其家，次第坐已，時婆羅門自手下種種飲食，自恣飽滿。婆羅門復自持食，順行強勸，諸比丘皆言：「不用飽滿。」諸比丘食訖，無緣者徑還精舍，有緣者過諸檀越。檀越見已，歡喜禮拜問訊，作是言：「阿闍梨須前食不？須果蓏不？須粥不？若阿闍梨有所須者，我當作。」比丘言：「我於某甲婆羅門家，食已飽滿。」時檀越知比丘食時未過，作是言：「阿闍梨！日故早，可持此餅還精舍食。」比丘即授鉢與盛滿鉢餅，還到祇洹門間坐食此餅，復喚餘比丘共食。時婆羅門自食訖，語其婦言：「以餘食餉諸隣近，我欲往詣世尊所，禮覲問訊。」遙見比丘在祇洹門間坐共食餅，見已往一經行比丘所，問言：「此是客比丘耶？」答言：「非也。」「是欲行比丘耶？」答言：「非也。」又問：「是我家食比丘耶？」答言：「是。」復問言：「作何等？」比丘言：「婆羅門汝不知耶？」答言：「不知。」「此比丘食少，更足令滿。」時婆羅門心即不悅，作是言：「沙門釋子是實語人，而今不實。不足言足，用言不用，不滿言滿。此壞敗人，有何道哉？」以心嫌故竟不詣佛，於是便還。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汝云何食足已起，離坐而更食？從今以後不聽食足已，離坐更食。」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噉菜言足，噉鹽言足，飲水已，皆名為足。離坐處更不噉食，身體羸瘦。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聽食五正食、五雜正食，是名為足。」爾時諸比丘在坐處，得少食已，名作足食，更不復食，猶故羸劣。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一坐食，五正食，五雜正食，自恣與，是名足。」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祇洹精舍有六十比丘病，比丘迎六十分食，病比丘食殘不盡，棄著牆邊，烏鳥共噉鬪諍作聲。佛知而故問：「比丘！此眾鳥何以聲大？」諸比丘白佛言：「有六十比丘病，為迎食分，食不能盡，棄著牆邊，眾鳥諍此殘食故，出大聲耳。」佛語諸比丘：「若病比丘食不盡者，聽看病比丘作殘食法已得食。」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看病比丘作殘食法，食已猶故不盡，眾鳥共諍，如上說。佛知而故問比丘：「眾鳥何以鬪諍？」諸比丘白佛言：「看病比丘作殘食法，食已猶不能盡，棄著牆邊，以是故眾鳥諍食作聲。」佛言：「從今日聽一人作殘食，餘人盡得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食已足，起離坐，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食者有五種：麨、飯、麥飯、魚、肉。復有五雜正食，是名食。

足有八種：一者自恣足；二者少欲足；三者穢污足；四者雜足；五者不便足；六者諂足；七者停住足；八者自己足。自恣足者，檀越自恣與麨飯麥飯魚肉，及雜正食，自恣勸食。比丘言：「我已滿足。」如是起離坐，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是名自恣足。少欲足者，檀越自恣與五正食，及五雜正食，比丘動手現少取相，如是離坐已，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是名少欲足。穢污足者，行食時淨人手疥瘡及諸不淨，比丘見污之言：「不用過去。」起離坐處，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是名穢污足。雜足者，淨人持乳酪器盛麨飯行，比丘見已，惡之言：「不用過去。」起離坐，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是名雜足。不便足者，淨人行食，比丘問言：「是何等？」答言：「麨。」比丘言：「此動我風病，我不便過去。」如是起離坐，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若行飯時，比丘問言：「為堅軟？」答言：「堅。」比丘言：「此硬米難消，我不便過去。」若言：「軟。」比丘言：「此爛難食，我不便過去。」若行肉時，比丘問言：「是何等肉？」答言：「牛肉。」比丘言：「牛肉性熱，我不便下過。」若言：「水牛肉。」比丘言：「冷性難消下過。」若言：「鹿肉。」比丘言：「此肉風性下過。」是名不便足，如是起離坐已，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是名不便足。

諂足者，淨人行五正食、五雜正食，比丘畏多，口不言足，現手作相、若搖頭、若縮鉢作相，起離座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是名諂足。停住足者，淨人行五正食、五雜正食，比丘言：「長壽！莫先行飯摶恐觸足，當先下菜、鹽、冷水。」如是起離坐已，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若作直月維那等指示現相不名足，是名停住足。自己足者，比丘乞食至一家，放尠囊置一處，從檀越乞水欲飲。檀越作是念：「此比丘必當須尠。」即問言：「須尠不？」比丘作是念：「此檀越必欲家中取尠與我。」答言：「須。」時檀越即捉比丘尠囊授比丘，比丘以惜己尠故，便言：「置！置！」如是語已，起離坐，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是名自己足。

起離座者，離有八處：行、住、坐、臥、長床、坐床、船、乘。

住者，比丘立食自恣與食，應立足中間。若行若坐若臥，皆名離本處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行坐臥亦如是。

若比丘在長床上坐，自恣與食，若見上座、若和上、阿闍梨來，不得起離坐避，得曳身不離床移避，若床脚折者，即名離本處。若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是名長床坐。

床者，若比丘在獨坐床上座，自恣與食。若坐方覺背後有塔、若僧、若和上、阿闍梨，應不離床迴身。若雨者，當持傘蓋覆上。若無蓋者，得合床舉著覆處，若舉時到地，即名離本處。若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是名坐床。

船者，若比丘在船上自恣與食，若船築岸、若觸木石、若迴波，比丘身離本處，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

乘者，若比丘在乘上自恣與食，若乘上坂、下坂、若乘飜身離本處，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是名乘。

有五非法不名作殘食。何等五？離處、離食、離境界、離申 手、離語。離處者，若為作殘食，比丘行時與噉食，住時、坐時、臥時，說殘食法，是不名作。如是住坐臥時與噉食，行時、住時、坐時，說殘食法，是名離處。離食者，不與噉作殘食，即便說與，不名作，是名離食。離境界者，食放地作殘，非手中，不名作，是名離境界。離申 手者，舒手外作殘食，非申 手內，不名作，是名離申手。離語者，口不作是言：「我手中鉢中食，我今一切不須，是殘食與長老。」是名離語，不名作，是名五非法，不成作殘食。

有五如法，名如法作殘食。何等五？不離處、不離食、不離境界、不離申 手內、不離語。不離處者，若為作殘食，比丘行時與噉，即行時說殘食法，是名作。如是住時、坐時、臥時亦如是，是名不離處。不離食者，噉食已即說殘食法與，是名不離食。不離境界者，在手中作殘食，非在地，是名不離境界。不離申 手者，申 手內作殘食，非申 手外，是名不離申 手。不離語者，為噉已作是言：「我手

中鉢中所有飯食，我今一切不須，是殘食與長老。」是名不離語，是名五如法作殘食。

若成就五非法，盡命不得作殘食食。何等五？於處不善、於食不善、於境界不善、於申手不善、於遮不善。處不善者，不知行時食行足、住時食住足、坐時食坐足、臥時食臥足，是名處不善。食不善者，不知五正食、五雜正食是足，餘者非足，是名食不善。境界不善者，不知在手中者是足，在地者不足，是名境界不善。申手不善者，不知在申手內是足，申手外是不足，是名申手不善。遮不善者，不知遮是足，不遮是不足，是名遮不善。如是成就此五非法，盡命不聽作殘食食。

若成就五如法，聽盡壽作殘食食。何等五？善處、善食、善境界、善申手、善遮。善處者，知行時食行足，知立時食立足，知坐時食坐足，知臥時食臥足，是名善處。善食者，知五正食、五雜正食是足，餘者非足，是名善食。善境界者，知食在手中是足，在地非足，是名善境界。善申手者，知申手內是足，申手外非足，是名善申手。善遮者，知遮是足、不遮非足，是名善遮。成就此五法，盡命聽作殘食食。

若比丘持食來欲作殘食時，即於鉢上椀中作殘者，正得椀中名作殘食，鉢中食不名作。若椀中食汁流入鉢中，得俱名殘食。若比丘並兩鉢索作殘食，若前人正食一鉢中食者，正一鉢得作殘食。若二鉢上若餅若菜通覆鉢橫上者，二俱得名作殘食，餘種種器亦如是。若比丘食足已，往檀越家，主人言：「阿闍梨！能食餅不？」答言：「我食已足。」知法優婆塞作是言：「某甲家有比丘未足，若須食者，我當往作殘食法。」比丘若須者，應答言：「可爾。」檀越淨洗器，盛滿中種種美食，比丘受取持好細氈裹，莫使外塵土得入，著淨人手中，作是言：「汝去作殘食已持來。」淨人持食，到彼比丘所，作如是言：「尊者！我家中有食未足食比丘，願尊者為我作殘食。」彼比丘應淨洗手，受此食已，語淨人言：「汝近我邊在申手內立。」比丘於彼鉢中食一口已，作如是言：「我手中器中所有食，一切不須，作殘食與汝。」淨人持來授與比丘，比丘得食。若更有餘已足，比丘須者亦得共食。若國土少比丘處，比丘食已，有大檀越持種種飲食至，比丘已起去，當云何？若彼間有直月維那、諸知事人、未食足者，當從彼人邊作殘食。若彼已食足，若上座未足者，當於上座邊作殘食。若上座羞，不能人中作者，當合坐舉，上座至屏處作殘食。若上座已足者，有客比丘來者，當問：「長老！今日自恣足未？」若客比丘答言：「我未得夏安居，云何得自恣足？」當知是人不知律相，更應問：「汝食未？」若言：「已食。」復問：「檀越自恣與不？」若言：「長老何處得自恣食？水

菜尚不足，況復餘食。」當知是不足，應從彼比丘作殘食法。若言：「我檀越家自恣與食。」當知已足，僧應作方便，不應破檀越善心。若眾中有大沙彌，將至戒場上，與受具足，教作殘食法已，然後當食。若比丘食五雜正食，離五正食作殘食，是不名作。若不足，更食者無罪。若足起離坐更食者，得越毘尼罪。若比丘食五正食，離五雜正食作殘食，不名作。若不足，食無罪。若食足離坐更食者，波夜提。若比丘離五正食、離五雜正食，作殘食者，不名作殘食。不足更食者，無罪。若足起離坐更食者，得越毘尼罪。若比丘食五正食、五雜正食作殘食，是名如法作殘食。若食未足，更食無罪。若足起離坐，更食犯罪。此中何者犯？何者非犯？若一切粥新出釜畫不成字，一切果一切菜、非別眾食、非處處食、非足食、多積屋裏，不犯。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阿難有二共行弟子：一名滿荼，二名阿毘耆。共尊者大目連二共行弟子：一名阿闍都，二名舍舍都，各各作如是言：「誰多聞？誰辯才？」時阿難共行弟子辯才利根，目連弟子論議不如，行住坐臥常隨逐左右伺求其短。或時二人同受一請，時尊者目連弟子得餅，食半持半出外語阿難弟子，如是言：「長老！汝欲食餅不？」問言：「汝何處得餅？」答言：「我於彼食處持來。」即便取食。食已便作是言：「長老！汝犯罪。」問言：「何等罪？」答言：「世尊制戒不聽比丘食足已離坐，不作殘食法更食。」阿難弟子言：「汝云何欲中我不作殘食法，而教我食？」目連弟子言：「汝前論議時，何故以辯才強折辱我？」遂共諍競，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語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為諸聲聞說九部法，所謂《修多羅》、《祇夜》、《授記》、《伽陀》、《優陀那》、《如是語》、《本生》、《方廣》、《未曾有》，諸聲聞聞說此九部法已，為欲使諸弟子論議諍勝負耶？」答言：「不也。世尊！」佛語諸比丘：「若不爾者，我為諸聲聞說此九部法，欲使諸聲聞如說修行不？」答言：「如是。世尊！」時二比丘即於世尊前，相向悔過，佛言：「不得自恃知法輕他，亦不聽知比丘食已足，不作殘食法，強勸令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彼食已足，離坐不作殘食法，欲惱故勸食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食者，五正食、五雜正食。

足者，有八種，如上說。

離本處者，八種，如上說。

惱者，觸擾前人欲使不樂。
不作殘食者，五非法成就不名作殘食。五法成就名如法作殘食。
強勸食，食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五非法成就，比丘盡命，不得作殘食食。五法成就，盡命聽作殘食食，中間廣說如上。乃至足不足想勸食，越毘尼罪。不足足想勸食，越毘尼罪。足作足想勸食，波夜提。不足不足想勸食，無罪。此中不犯者，一切粥初出釜畫不成字、一切果一切菜，是不犯。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那律一切糞掃，糞掃鉢、糞掃衣、糞掃食、糞掃革屣。云何糞掃鉢？比丘破鉢滿五綴擲棄者，阿那律取已，更綴受持，是名糞掃鉢。糞掃衣者，里巷中棄弊故衣，取淨浣補染受持，是名糞掃衣。糞掃食者，若他棄祠祀鬼神食，是長老自取食，是名糞掃食。糞掃革屣者，諸比丘所著革屣斷壞棄者，拾取更補治著，是名糞掃革屣。是長老時到著衣持鉢入城欲乞食，初入城門見一婦女，挾篚持飯，持草牛屎并火祭祀之具而出，是尊者見已，作是念：「此中可有得食理，於我為樂，當更求。」即便捨去，從巷至巷，遍無所得。到池水邊，還見前婦人灑掃塗地，敷淨草安置祭具祭祀已訖。以飯灑散四邊，作如是言：「賢烏來食！賢烏來食！」爾時尊者在一樹下立，尊者威神力故，眾烏無來食者。時此婦人見尊者已，作如是言：「汝如瞎眼烏，常隨逐人。」婦人罵已即還。時尊者收拾祭食還向精舍，諸比丘見已，更相謂言：「是尊者求食極苦難得。」諸比丘問言：「尊者得食不？」答言：「得，但彼中有多過，不甘。」即問：「有何過？」答言：「如是！如是！」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此罵女人為得幾罪？」佛言：「得多罪。」比丘復問：「齊幾為多？」佛語比丘：「此女人五百世中常作瞎眼烏，一切受身皆當餓死。」佛言：「呼阿那律來。」即呼來已，佛問阿那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阿那律：「汝雖欲少事，從今日不聽不與自手取。」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不得自手取，諸比丘聞已，水及齒木皆從人受，有淨人者便得，無淨人者苦不能得。爾時世尊為大眾說法，有比丘自聞口邊臭，在眾人下風而坐，不欲令口臭氣熏諸梵行人。佛知而故問：「比丘何故在彼坐？如瞋恨人。」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制戒不授不得取，諸比丘水及齒木，皆從人受。有淨人者得，無淨人者苦不能得，口中氣臭恐熏諸梵行人故，在下風而住。」佛言：「從今日聽除水及齒木。」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不與取，著口中除水及齒木，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不與者，他不與，不從前人受，著口中食者，除水及齒木。水有十種，如前說，若水濁者應受。若水性黃色者飲無罪。齒木者有二種：一、擗，二、團。若比丘口中有熱氣生瘡，醫言：「應嚼齒木咽汁。」者，應當受。
除水及齒木，世尊說無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食上、樹上、井中、屋上、淨厨、器受非器受、床、船、乘、心念受、道路。
食上者，若食時敷床、若長板、若甘蔗束、若蘿蔔束、若穀豆囊上、敷種種坐床褥覆上。比丘坐時不應動身，不應問。若動若問：「此是何等？」是名不淨。若比丘食時，風吹塵來坋鉢下草、不坋食者得食，草葉當受。若坋草葉及食者，一切更受。比丘食時，若牛、若駱駝等行，脚下塵來坋，不污食者得食。坋草葉者，當更受。若坋草葉及食者，一切更受。若畜生振身塵來，若作意受者，得名為受。若眾鳥塵來亦如是。若比丘食時，女人行衣曳地塵起來坋，亦復如是。若淨人行草葉時，比丘應語言：「懸放。」若行鹽果菜，應語：「懸放。」若淨人行果墮草上，即轉去者，不名為受。小停者，得名為受。果堅者得取洗，噉爛者不應取。若淨人行麨抖擻麨器，麨坋墮器中，若作意受者，即名為受。若不作意者，當更受。若淨人持器行麨，器墮比丘鉢中，即墮時以手撥去者，器故名淨。若停須臾，即名不淨。若是銅器者，當淨洗用。若是木器膩，入中當棄。若膩不入者，得削用。若行飯時，抖擻器飯迸空中來，比丘作受意者，即名為受。若不作受心者，當更受。行酥乳酪肉菜醬等，亦復如是。若作五年大會時，佛生日、得道日、轉法輪日、阿難大會時、羅睺羅大會時，若淨人難得，比丘應到菜聚邊受菜，行鹽麨飯亦如是。若淨人舉不離地，亦得名為受，但非威儀。比丘應語淨人：「汝舉離地授我。」若淨人小不能舉者，應言：「汝稍稍分授我。」受羹餅飲食時，亦復如是。若受酥瓶時，繩著地者應語：「合是繩舉。」若淨人小不能舉者，應教：「稍稍減授我。」如是一切若鐺鑊熱不得受者，當以兩木橫置地，比丘脚躡上，當作是言：「受！受！」是名食上。
樹上者，淨人樹上食果，比丘言：「與我果。」淨人即搖樹落果，墮比丘器中者，得名為受，但非威儀。如是，若以脚、若以手、若以口下果時，果觸枝葉，比丘當更生心言：「受！受！」得名受。若繩繫懸下，若脚、若手放繩下時，若觸枝葉者，亦當言：「受！受！」是名為受。若淨人食麨豆時比丘欲得，即從索，作是言：「與我麨豆。」淨人不欲與，比丘擗淨人手，瀉著衣裓中言：

「受！受！」得名為受，但非威儀。獼猴樹上噉果，比丘欲得果，語獼猴言：「與我果。」獼猴動樹下果，比丘以器承取。墮器中者，得名為受，但非威儀。如是，若手、若脚、口中下果時，若撐枝葉，當更生心言：「受！受！」得名為受，是名樹上。

井中者，若比丘在阿練若處住，井水滿，無淨人。比丘自抒井，有比丘言：「時到，可出食。」井中比丘言：「我若出者，水更還滿。我欲此間食，可下食來。」淨人應盛飲食著一器中，以繩紐繫下。食時，井底比丘應語淨人言：「下繩手捉。」若井腹邊有生草木者，應教令避之。下至井底已，比丘應一手挽繩、一手承捉，作是言：「受！受！」是名受。若井水清者，自得取飲。若濁者，語淨人言：「持新淨瓶紐繫下水。」如上說，是名井中。

屋上者，若比丘在阿練若處住，無淨人，比丘自覆屋。有比丘語屋上比丘言：「食時至，可下食。」比丘言：「廢作上下亦復難，欲此間食，可上食來。」語淨人言：「持食著器中上。」比丘下長竿拘，語淨人：「著是拘上。」作是言：「受！受！」是名受。下繩亦如是，是名屋上。

淨厨者，若新作僧伽藍，不應在東廂北廂作厨屋，應在南廂西廂作厨屋，應開風道，通利水道，出盪滌潘水。厨屋中當作食棧。作食時，若淨人小者，比丘得自淨洗銅釜鑊著水已，應語淨人：「汝知洗米。」若淨人小不能作者，得捉手教，洗教瀉抒飯。若食器不覆者語令覆。若無淨人者，若有淨席、淨氈、淨板，得自覆，但懸放覆上。若曬穀時，比丘在穀上行者，當脚處使淨人挩去。若師子虎狼逐，女人欲心逐，比丘捨走不看，雖蹈無罪。若穀聚天雨者，當使淨人覆。若無淨人者，淨席得遙擲覆上，得捉淨塼石擲鎮上。若新作僧伽藍，淨厨裏有種種物，有淨油、有七日油，或麨瓶、石灰瓶、鹽瓶、草屑瓶、石蜜瓶、渥瓶、苷蔗束、竹束、脯束、染樹皮束，淨屋中在一處，比丘語比丘言：「汝取七日油來。」比丘誤捉淨油來，比丘雖遙見知是淨油，不得即語，恐其驚懼破器物故。待來至已問言：「長老！是何等油？」答言：「七日油。」當語：「置！置！」不得名字，得作七日受持。若言：「長老！汝取淨油來。」比丘誤持七日油來，不得即語，應待來至已問言：「長老！是何等油？」答言：「淨油。」當語：「置！置！」故名七日油。如是語：「取石灰瓶。」誤持麨瓶；語：「取屑末瓶。」誤持鹽瓶；語：「取渥瓶。」誤取石蜜瓶；語：「取竹束。」誤取苷蔗束；語：「取染樹皮束。」誤持脯束來，廣說如上。比丘語比丘言：「長老！汝往審悉看灰瓶已，持來。」此比丘往，內手瓶中把麨，看此瓶故是淨，若把麨還著瓶中者即名不淨。如是屑末瓶、渥瓶亦如是。若言：「汝審悉看竹已，持來。」比丘往拔苷蔗，看時

故是淨，若還刺束中舉束不淨。如是脯束亦爾。若淨廚屋破穿漏，語淨人言：「出廚裏一切物。」出已當塞鼠孔，掃地用拒磨渥之，壁底作塼埵，以次大者在下、小者著上。比丘得在中央立，指示安置乳酪、酥、油、蜜、石蜜、鹽，不得見廚屋壞而不治，當隨法律治事，是名廚屋。

器受非器者，一切葉若捲者是器，舒者非器。若盤有緣深沒穬麥者，名為器。若床、若坐床繩，緻織者是器，若希織者非器。船，在水中非器，在岸上者是器。若車，駕牛時非器，無牛時是器。若比丘乞食時，店肆家以斗盛麨與比丘，斗瑣連諸升，或五升、四升、三升、二升、一升相連，比丘爾時應語施主言：「解後升令相離已授我。」若瑣不可得解者，比丘當從索葉已，令瀉葉上受，是名器受非器受。

床受者，若比丘床上坐、若禪、若眠，淨人持食來著抱中，若覺者即名受。若不覺者，覺時欲食者，當從淨人更受。若不欲食者，當自捉已，授與淨人。如是著床上，懸床邊亦如是。若比丘棧閣上有淨食、若衣鉢，取衣鉢時動淨物，一切盡不淨。若堅不動，無罪。若比丘衣架上，有酥瓶、油瓶，比丘取衣時，動者亦如是，是名床。

船者，船上載十七種穀，穀上敷籧篨，若席覆上，比丘得在上坐，不應名字。若名字者，是名不淨。若此船卒為風吹、若下流、若迴波漂船上岸者，一切皆不淨。若繩、若竹篙不離水者是淨，是名船。

乘者，若大車上載十七種穀，穀上敷籧篨席覆上，比丘在上坐，不應字名，字名者，即不淨。若小車上有淨物、若衣鉢，若比丘取衣鉢時動淨物者，一切不淨。應語淨人：「與我取衣鉢。」不得以牛作淨。上時應使淨人先上，然後比丘上。下時比丘先下，淨人後下。若載下坂時，車翻離地離牛，一切皆不淨。若下坂，若車翻，牛身及繩尾不離車者，一切是淨，是名乘。

心念受者，有登瞿國，是邊地邪見人，惡比丘故不授食。爾時當滿荼邏規地作相，若葉弊鉢下，遙作是言：「受！受！」下時覺、墮鉢中時不覺，得名為受，但非威儀。墮時覺、初下時不覺，得名為受，但非威儀。下時、墮鉢中時盡覺，是名善受。若比丘乞食時，若烏鳥墮肉段比丘鉢中，下時覺、非墮時，是名為受，但非威儀。墮時覺、非下時，是名受，但非威儀。下時覺、墮時覺，是名善受，是名心念受。

道路者，若比丘欲共商人行，語商人言：「借我淨人。」答言：「可爾。」臨發時，便言：「我無淨人，有牛，尊者須者當取。」使淨人長囊盛種種糧食，計日日食分，作一齊已，紐結著牛上，至

食時，當使淨人取。若無淨人者，一人挽紐，一人承取，口言：「受！受！」是名受。若囊中糧食盡，道里未至所在者，當解囊淨浣已，更求糧食著囊中，紐結如前。在道行時，當隨時與牛食著涼處，不得使苦惱。到已牛還本主。若比丘隨道行，過苷蔗園邊。從守苷蔗園人乞，作如是言：「長壽！施我苷蔗。」答言：「尊者自取。」比丘言：「長壽！我不得自取。」又復言：「若欲食者便自取，若不欲食者便去。」比丘爾時以繩紐繫好苷蔗著牛頭，作如是言：「知是眾生。」苷蔗園邊有火聚，即驅牛行過火，不使燒牛。使苷蔗得作淨已，一人扶舉牛頭，一人解紐，作是言：「受！受！」是名為受。蕪菁根亦如是。若牛食蕪菁根時，比丘捉牛頭頓遜：「受！受！」得名為受，但非威儀。比丘隨道行時，淨人邊合囊受芻，繩未離地，得名為受，但非威儀。當教合繩授，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六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七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單提九十二事法之六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佛告諸比丘：「如來以一食故，身體輕便，得安樂住。汝等亦應一食，一食故身體輕便，得安樂住。」爾時尊者跋陀利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一食。何以故？我朝暮食者乃得安樂。」佛告跋陀利：「汝不能一食者，晨起持二鉢入村乞食，一鉢朝食，一鉢中食故，是二食。」如是第二、第三教，猶言不堪。爾時諸弟子盡受世尊教，唯除跋陀利。跋陀利慚愧故，三月不到佛所，如《跋陀利線經》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非時乞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非時乞食？忘失道果，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汝等出家人，非時乞食，正應為世人所譏。從今日後不聽非時乞食。」此中亦應如《優陀夷線經》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日暝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夜食？我等在家人尚不夜食。此輩失沙門法，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夜食，正應為世人所嫌。從今日後前半日聽食，當取時若作脚影、若作刻漏。」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食前入聚落乞食，食後詣諸園池水上世人聚集遊戲處乞食，為世人所譏：「汝等看是沙門釋子，於我等家中乞。今來池上，復從我乞。壞失道法，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即呼來已，佛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問比丘：「汝晨朝乞食用作何等？」答言：「時食。」復問：「汝食後乞者，復作何等？」答言：「舉作明日食。」佛告比丘：「汝云何停宿食食？從今日不聽非時食，不聽停食食。」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跋陀利慚愧得意故，入聚落時如入軍陣。爾時捉兩鉢，入聚落乞食，得已一鉢作今日食，一鉢作明日食。時諸比丘欲入聚落乞食，呼跋陀利言：「長老！共入聚落乞食去來。」答言：「汝等自去，我不能去。」諸比丘言：「長老！大得善利，汝能一食得二日安隱。」答言：「我不一食得二日安隱，我入聚落時如入軍陣故，便持兩鉢，并乞二日食。」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跋陀利來。」即呼來已，佛問跋陀利：「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雖欲省眾

緣事，從今日後不聽汝非時食，不聽停食食。」如《跋陀利線經》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阿那律在仙人山岐黑方石上曬穢爛麥飯，佛即以神力往至其所，知而故問：「汝作何等？」答言：「世尊！聲聞弟子有信心歡喜，明日欲依，是故不入聚落乞食。」佛言：「汝雖欲省眾因緣，從今日後不聽汝非時食、停食食。」佛以神力即還舍衛。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非時食，波夜提。若比丘停食食，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非時者，若時過如髮瞬、若草葉，過是名非時。
食者，麨飯、麥飯、魚、肉。若雜食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者，如上說。
停食者，名過時須臾。須臾者，二十念名一瞬頃，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豫，二十羅豫名一須臾。日極長時有十八須臾，夜極短時有十二須臾，夜極長時有十八須臾，日極短時有十二須臾。
食者，五正食、五雜正食，若一一停食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時受、非時受、故受、不故受、少受、多受、疾疾受、徐徐受、雪氷。時受者，時受時食無罪。若時過髮瞬、若草葉，過此時食者，一波夜提。停置、過須臾食者，犯二波夜提，犯非時食、停食食。非時受者，非時受非時食，得一波夜提。停過須臾食者，得二波夜提，非時食、停食食。如是故受，不故受、多受、少受、疾疾受、徐徐受，如是種種差別。受雪者，比丘欲食雪，當從淨人受。若無淨人者，當洗手令淨，自取食，氷雹亦如是，是名氷雪。
比丘晨起應淨洗手，不得直麁洗五指頭，復不得齊腕，當齊腕以前令淨，不得粗魯洗，不得楷令血出，當以巨磨草末、若灰土淨洗手楷令作聲。淨洗手已，若更相楷者便名不淨，應更洗。若洗鉢已，濕時重摩拭者已，名不淨，當停使燥。比丘食前時當護淨手，若摩頭、若捉泥洹僧、革屣、若捉盛酥油革囊，當更淨洗如前。若捉僧伽梨、欝多羅僧，當更以水洗。比丘欲出乞食時，應淨洗手，著入聚落衣。著入聚落衣已，復洗手持鉢入聚落。若冬寒時內鉢著囊中，欲到聚落邊、若池水、若流水上，應淨洗手。若無水者，當入聚落中，到比丘住處，乞水洗手。若復無者，往比丘尼精舍中求水。若復無者，當到信心優婆塞家求淨水。若復無者，當開鉢囊出鉢捉一處乞食，得食已還。出聚落到池水、若泉流水，當置鉢淨草

上，然後淨洗手淨洗石。若草葉，洗已鉢中指所觸飯，當扤棄已，瀉飯置石上、若草葉上，瀉飯時不得於不淨手捉處瀉。瀉已當更淨洗鉢，還盛著鉢中而食。食已若有殘食，當瀉聚石上捨去。比丘明日復入聚落乞食，都無所得，空鉢而出。不作意還從本道來，見本石上飯聚故在。若有淨人，當使淨人授已得食。若無淨人者，有烏鳥食處，當淨扤却得自取食。若淨人持不淨手，行麨飯僧，上座得不淨，餘者得名為淨。若淨人持淨麨，瀉不淨麨上，得扤其上。若持不淨麨，瀉淨麨上，一切不淨。若持淨麨，瀉置不淨器中，得扤取中央，若抖擻筐，一切不淨。若比丘食麨時，以手摩口，即名不淨。當更洗手。若兩手相楷摩者，即名不淨，當更洗。若比丘病須粥，當使淨人煮。若阿練若處，淨人難得者，得自淨。洗不受膩，鎗銚著水，得自然火令沸，使淨人知著米。著米已，比丘不得復然，當使淨人然。沸已，若淨人欲去，得受取自然煮熟，熟已與病人。若比丘服吐下藥，醫言：「應與清粥，若不得者便死。」當云何？爾時應以洮米泔汁，槽盛漬病比丘。若病人不堪者，取不破稻穬麥七過淨洗，盛著囊中繫頭，淨洗器煮之。不得令稻頭破，若破者不得與病比丘。若阿練若處淨人病，還使淨人煮粥與。若無淨人者，得淨穀已，比丘得自舂，作粥與淨人。淨人若食不盡，比丘不得自食，亦不得與餘比丘。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居士生一女，端正無雙，父母歡喜。滿月已為作吉祥會，父母作是念：「此女端正，世之希有。若國王聞者，或能強取。我當為作不吉之字。」即字為瞎眼。此女漸漸長大，王相師見之，即問言：「此誰家女？」有人答言：「某甲居士女。」王相師作是念：「此女人相，應為王大夫人。」相師即白王言：「某甲有女，貴相應為皇后，便可納之。」王即遣人往問：「此女名字何等？」即答言：「字瞎眼。」即還報王。王言：「此字不吉，非我所須。」後有人娶已，父母呼歸家中。夫主遣使呼婦，婦家答言：「當送。」即辦送女之具，作種種餅。比丘次行乞食到其家，女母見比丘，信心歡喜言：「尊者須餅不？」答言：「須。」即與種種餅，滿鉢持去。是比丘得是餅已，還精舍喚諸知識比丘共食。諸比丘言：「長老！此餅甚好，汝何處得？」答言：「瞎眼女家得。」諸比丘聞已，復往其家，復得如前。如是一一往索，送女之具都盡。如是第二、第三日，夫復遣人喚，復言：「小待。」作送禮具，諸比丘日日往乞都盡，以婦不時還故，其夫大瞋作是言：「我今遣信往喚，但言禮具不辦而遂不來，必有外心。」即便遣去，更求他女。瞎眼母聞女被遣，即大悲泣。女亦愁惱坐，母不時送故，便見被遣。諸比舍人問言：「汝等何故愁憂涕泣？」即以上事具答。隣里，隣里人責言：「汝何不先送女已，別作飲食

施諸比丘？」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此諸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受送女食。」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城中有估客主名無畏，與諸估客欲共遠行，時估客婦家中為辦種種行糧。諸比丘次行乞食，往到其家。估客婦見已，信心歡喜，問言：「尊者須麨不？」答言：「須。」即分行糧，盛滿鉢施與比丘。比丘得已持還入迦蘭陀竹園精舍，喚諸知識比丘共食。諸比丘問言：「汝何處得是好食？」答言：「某甲估客家得。」諸比丘聞已即往其家，如是人人往乞行糧都盡。如是第二、第三日辦糧，諸比丘隨來乞盡，乃至第四日，辦糧已行不及伴，為賊所劫，財物都盡。估客婦聞已憂惱悲泣，隣人問言：「汝何故如是？」即具以上事答隣人。隣人言：「汝何不先辦糧發遣行人，然後別作施諸比丘？」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是諸比丘來。」來已，佛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不聽乞行糧。」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往白衣家，自恣與餅麨，得受兩三鉢出外，共不病比丘食。若過受出外，不共不病比丘食者，波夜提。」

比丘者，若一、若二、若眾多。

白衣家者，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家。

自恣與若餅、若麨。餅者，所謂大小麥、米豆，如是等種種餅。麨者，大小麥、米豆，如是等種種麨。

三鉢者，極得受三鉢。

持出外者，從意所向。

不病比丘者，有力能往其家。

不病比丘共食者，所齎食來應共食，若不共食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送餉行糧、餅麨，不為比丘為送糧。自恣與送餉者，如送瞎眼女等。行糧者，如無畏估客主等。餅麨者，如上說。不為比丘者，本為餘人作為送糧。自恣與者，如瞎眼女、瞎眼母，自恣與如估客、估客婦。自恣與比丘，得受三鉢，持出外應共不病比丘食。若比丘作是念：「誰能作多事？」為語優婆夷言：「盛一鉢著器中。」復盛一鉢著餘器中，自受一鉢已，語女人言：「若有比丘來者，與是一鉢。復有來者與是第二鉢。後若復有來者，更莫與。若與者，汝少福德。」比丘持食出已，道中若逢比丘者，應作如是言：「某甲家有食，汝當自取分。」第二比丘亦復如是。

非送女餅，非行道糧，為比丘不為送糧，不自恣與。非送女餅者，非如送瞎眼女。非道糧者，非如無畏估客等。為比丘者，為比丘作不為餘人。不為送糧者，除此二事，為餘人作，得取不犯。不自恣與隨得持去，若瞎眼女去，後母與，得取無罪。若女至婿家已，與得取無罪。若估客發去已，估客婦後與，得取無罪。若估客到所在已，與得取無罪。若彼家嫁女娶婦飲食節會日，比丘往到其家，主人作如是言：「尊者！我欲遣信請恐不可得，何況自來？」如是得自恣取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到酥家乞酥、油家乞油、乳家乞乳、酪家乞酪、蜜家乞蜜、石蜜家乞石蜜、魚家乞魚、肉家乞肉，為世人所譏，作如是言：「瞿曇沙門無量方便，讚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毀訾多欲無厭難養難滿。而今是沙門不能乞麨食，而從酥家乞酥，乃至肉家乞肉。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六群比丘：「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讚歎少欲，毀訾多欲耶？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不聽乞美食食。」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國釋氏尼拘律樹精舍，佛以五事饒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病比丘。佛知而故問：「汝病何似？為有損不？」答言：「不損。」佛言：「汝不能索隨病食、隨病藥耶？」答言：「能乞，但世尊制戒不聽乞美食，故不敢乞。我無檀越，無人與者。」佛言：「從今日後聽病比丘乞美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迦維羅衛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諸家中有如是美食，酥、油、蜜、石蜜、乳酪、魚肉，如是美食不病比丘為身索者，波夜提。」

家者，如上說。

酥、油、蜜、石蜜、乳酪、魚肉，如上第二盜戒中說，如是名為美食。

病者，世尊說無罪。病者，黃爛、癰痤、痔病、不禁、黃病、瘧病、咳嗽、痟羸、風腫、水腫，如是種種，是名為病。

為身者，為己索，若自索、若使人索，食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熱病，醫言：「此病應服酥。」得乞酥，不得往不信家索。何以故？索時譏比丘，但貪美味故索酥。譏嫌比丘長短者，不得往索。當到信心優婆塞家索，得時當自籌量。若比丘風病，醫言：「應服油。」爾時得乞油，不得從笮油家乞，亦不得到不信家，如酥中說。若比丘水病，醫言：「此應服蜜。」爾時復得乞蜜，不得到採蜜家乞，亦不得到不信家乞，如酥中說。若比丘乾痟病，醫

言：「此應服石蜜。」不得到笮甘蔗家索，不得到不信家索，如酥中說。若比丘中冷，醫言：「應用石蜜、酪二種合服。」不得到不信家索，如酥中說。若比丘下病，醫言：「此應服乳。」爾時得從放牛人邊乞乳，得時當籌量取。若比丘欲使吐下服吐下藥，醫言：「當先服魚汁。」爾時得乞魚汁，不得從捕魚家乞，不得到不信家乞，如上說。若比丘欲刺頭出血，若服吐下藥，醫言：「此應服肉汁。」爾時得乞肉汁，不得到屠家、不信家乞，如上說。

若比丘乞食行到量酥人邊，量酥人言：「尊者！欲求何等？」答言：「欲乞食。」白言：「無食，正有此酥，若須當與。」比丘爾時須者，得受滿鉢無罪。若有伴者，得勸與，無罪。如是量油、蜜、石蜜、乳酪亦如是。若比丘乞食得麨飯滿鉢，鍵鎡中無所得，得從索漿。若檀越言：「無漿，正有肉汁，須者當與。」爾時得取。若復問言：「亦有肉，須者當與。」爾時得滿器取無罪。亦得從笮苷蔗家索苷蔗漿，若言：「無苷蔗漿，正有石蜜，須者當與。」比丘須者，得取滿鉢無罪，亦得勸與伴。亦得到笮油家乞麻滓，若主人言：「我無麻滓，須油者當與。」須者得取滿鉢無罪，亦得勸與伴。得乞酪底清汁，若言：「我無酪底清汁，正有乳酪，須者當與。」比丘須者得取滿鉢無罪，亦得勸與伴。得乞苷蔗，得為客比丘、遠行比丘乞美食，若自在道行時，亦得乞。

若比丘一處乞得八種美食，各各別食，得眾多波夜提。若比丘八種食，異處乞一處食，得一波夜提。眾多處乞，各各別食，得眾多波夜提。一處并索得種種食，合一時食，得一波夜提。不病時乞病時食，得越毘尼罪；病時乞不病時食，無罪；病時乞病時食，無罪；不病時乞不病時食，波夜提。不隨病煮隨病食，無罪；隨病煮不隨病食，得越毘尼罪；隨病煮隨病食，無罪；不隨病煮不隨病食，無罪。何以故？出家人因他活命故。是故說。

施一食處處，　食足強勸彼；
不受食而食，　非時停食食；
兩三鉢美食，　別眾食在後。

第四跋渠竟(祇桓精舍中梵本蟲噉脫，無此別眾食戒)。

佛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人篤信恭敬尊重，供養衣食、床臥、病瘦、醫藥。爾時出家外道亦在舍衛城，世人不恭敬供養尊重衣食、床臥、病瘦、醫藥。時有眾多出家外道，集論議堂作如是論：「是沙門瞿曇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世人深信恭敬尊重，供養衣食、床臥、病瘦、醫藥。我等不得尊重供養衣食、床臥、病瘦、醫藥。誰能往沙門瞿曇法中出家修梵行？誦習彼法已，還我法中，我等展轉相教，亦當還得供養，與彼無異。」時外道作如是論已，皆言：「須深摩者於我眾中最為第一，可遣到沙門瞿曇法中出

家受彼律儀，還來入此。」時彼外道語須深摩，作如是言：「沙門瞿曇在祇桓精舍，多人供養尊重，我等不得此利。汝今可往沙門瞿曇法中出家修梵行，受誦彼經已，還我法中展轉相教，亦當還得供養與彼無異。」須深摩聞是語已，出舍衛城，往祇桓精舍。精舍門間見有諸比丘經行坐禪，須深摩即往諸比丘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作是言：「我本是外道，今欲於如來法中出家受具足，此中應作何等？」諸比丘答言：「若本是外道，欲於如來法中出家者，當試之四月。四月過已，得諸比丘意者，當與出家。」時須深摩即受教行，四月過已得諸比丘意，便與受具足。受具足已，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爾時有眾多比丘，來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作是言：「我已得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更不受後有。」說是語已，頭面禮佛足而退。是諸比丘去未久，須深摩頭面禮佛足已，詣彼比丘所，共相問訊。問訊已在一面坐，問諸比丘言：「長老！向在佛所自言：『我已得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更不受後有。』」答言：「如是。」時須深摩復問言：「長老！如是知、如是見，得清淨天眼，見眾生死此生彼，好色惡色、善趣惡趣，見眾生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誹謗賢聖，自行邪見，教人行邪見，身壞命終墮三惡道。又見眾生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身壞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人中。如是過人清淨天眼，長老得不？」答言：「不得。」復問：「尊者！如是知、如是見，得宿命智，知過去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百生、千生，乃至劫成劫壞，名姓種族，死此生彼，死彼生此，如是無數劫事，長老知不？」答言：「不知。」復問：「離色過色無色、寂滅解脫、身證具足住。是諸解脫，長老得不？」答言：「不得。」須深摩言：「向者所問諸法，皆言：『不得。』云何於世尊前，自言：『我已得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更不受後有。』誰當信者？」諸比丘答言：「長老！我是慧解脫人。」須深摩言：「所說簡略，義相未現，可更廣說。」比丘言：「雖義相未現，我自了知，慧解脫人。」時須深摩聞諸比丘語已，作是念：「我當往詣世尊所問如是事，世尊有所解說我當受持。」作是念已，從坐起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具以上事廣白世尊：「是事云何？」佛告須深摩：「先法智、後比智。」須深摩又白佛言：「世尊所說隱略，我猶未解。」佛告須深摩：「汝雖未解，故先法智、後比智。」須深摩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猶未解，唯願世尊廣為我說。」佛告須深摩：「我還問汝，隨汝所解答我。須深摩！於意云何？緣生故有老死不？」答言：「如是，世尊！」佛言：「善哉須深摩！於意云何？無明緣故生諸行不？」答言：「如是。」佛言：「善哉須深摩！於意云何？生緣滅故老死滅不？乃至

無明滅故諸行滅不？」答言：「如是。」「善哉須深摩！」佛告須深摩：「若比丘於此法中正觀正知，所應得者盡皆得不？」答言：「如是。」又問須深摩：「汝知緣生故有老死不？」答言：「如是。」「緣無明故有諸行不？」答言：「如是。」又問：「生緣滅故老病死憂悲苦惱盛陰滅不？」答言：「如是。」「無明滅故諸行滅不？」答言：「如是。」佛告須深摩：「汝知如是法者，汝得天眼宿命智諸解脫得不？」答言：「不得。世尊！」佛告須深摩：「汝自言知如是諸法，而復言：『不得。』是諸功德誰當信者？」須深摩白佛言：「世尊！我為無明惡邪所纏縛故，生如是邪見。我從世尊所，廣聞正法滅惡邪見，得法眼淨。」須深摩即頭面禮佛足，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於如來正法中，賊心出家，為偷法故。世尊大慈唯願受我悔過。」佛告須深摩：「汝癡如小兒，於佛正法中為偷法故賊心出家。我受汝悔過。」佛告須深摩：「譬如有人犯罪於王，王使人裂解支節，刖劓耳鼻，鋸解刀析，段段斫截，象蹈馬踏，如是種種若毒斷命。汝於佛法中賊心出家，為偷法故罪過於是。我受汝悔過，於賢聖法中得增長故，從今日後勿復更作。」以世尊度須深摩故，毘舍離梅檀鉢降伏外道，目連作神足故，人民倍生敬信得利養。因是故諸外道橫作誹謗世尊。如《孫陀利經》中廣說。佛未出世時，外道得種種供養，佛既出世一切外道皆失利養。何以故？知佛法深妙故，如《孔雀鳥本生經》中廣說。爾時世尊厭世供養，還向舍衛城，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次行乞食。食已彷徉經行，自收床褥不語眾僧及侍者，佛獨遊行憍薩羅國。爾時諸比丘往阿難所，語阿難言：「長老！世尊食後彷徉經行已，自收床褥，不語眾僧及侍者，佛獨遊行憍薩羅國。」阿難答言：「長老！若如來、應供、正遍知食後彷徉經行，自收床褥，不語諸比丘及侍者獨遊行者，欲求寂靜故，諸比丘不應隨從。」爾時世尊從憍薩羅國，遊行到波利耶娑羅林賢樹下住。時五百群象遊行，象王恒在後，得濁水殘草，厭患群眾故亦復獨來，詣此樹下。象王既至樹下，見佛已即以鼻拔草蹈地令平，以鼻盛水灑地掩塵，又取軟草敷以為座，屈膝請佛令坐。見佛坐已，即便請佛，三月供養。佛知象王意，即受其請。佛因是事而說頌曰：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樂戒學行，
奚用伴為？」

爾時象王取好藕根，淨洗已授與世尊，佛住三月受象王供養。爾時五百比丘三月不見佛故，往詣尊者阿難所白言：「長老！我等久不見佛，又不聞法。我等今欲往禮覲世尊，聽受法教。」阿難答言：

「諸長老可小停此，須待我還。」答言：「善哉！」阿難即往尊者大目連所，作如是言：「長老！五百比丘來詣我所言：『久不見佛，不聞正法，欲往詣佛禮覲供養聽受法教。』長老！觀佛為在何處？」目連即入三昧，觀一切世間，見佛在波利耶娑羅林賢樹下，受象王供養。見已即向阿難說此頌曰：

「捨離蓮花池，　身體鮮滿足，
身無垢清淨，　樂獨靜林中。
得甘露深法，　相好身具足，
心清淨無垢，　捨眾樂靜林。」

目連說此偈已，語尊者阿難：「世尊今在波利耶娑羅林賢樹下，受象王供養，汝欲往者今正是時。」尊者阿難還到諸比丘所，作如是言：「世尊今在波利耶娑羅林賢樹下，受象王供養，我等今共往世尊所，禮覲問訊。」諸比丘聞阿難語已，即便共去，往波利耶娑羅林賢樹下。去世尊不遠，阿難語諸比丘言：「長老！如來、應供、正遍知在阿練若處，不應徑往。長老等可小住此，我當先往。」答言：「善哉阿難！」即往詣佛。佛遙見阿難來，作如是言：「善來阿難！久不見汝。」尊者阿難頭面禮佛足已，作如是言：「世尊！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佛言：「如來少病少惱安樂住，受象王供養。」問阿難言：「比丘僧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乞食不疲、行道如法不？」答言：「世尊！比丘僧少病少惱安樂住，乞食不疲，行道如法。」即復白言：「五百比丘今在林外，欲來奉覲，唯願聽許。」佛言：「聽入。」阿難即往諸比丘所語言：「長老！得大善利，世尊聽入。」諸比丘即隨阿難俱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

時坐中有一比丘，作如是念：「云何比丘如是知、如是見，次第得漏盡？」作是默念，不敢問佛。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即告阿難言：「此坐中有一比丘，作如是念：『云何比丘如是知、如是見，次第得漏盡？』默作是念，而不敢問。」佛告阿難：「我先已為諸比丘，說陰界入、十二因緣觀。若比丘如是知、如是見，得盡諸漏。」

是比丘聞世尊語已，即作是念：「色是我。」爾時世尊知是比丘心之所念，復告阿難：「是比丘作如是念：『色是我。』阿難當知，若有比丘作如是觀色是一切諸行，無明觸受生愛。阿難！愛何因何緣？何生？何轉？阿難當知！愛者，受因、受緣、受生、受轉。阿難當知！受者，觸因、觸緣、觸生、觸轉。阿難當知！觸者，六入因、六入緣、六入生、六入轉。阿難當知！六入是有為法，因緣和

合生、無常摩滅法。觸是有為法，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受是有為法，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愛是有為法，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行是有為法，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無明是有為法，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如是阿難！若比丘如是知如是觀，次第得盡有漏。」

是比丘聞是語已，作如是念：「色非我，色是我所有。」佛知彼比丘心中所念，復告阿難言：「是比丘作如是念：『色非我，色是我所有。』阿難當知！若比丘作如是觀色一切諸行，無明觸受生愛。愛何因、何緣、何生、何轉？阿難當知！愛是受因、受緣、受生、受轉，乃至無明有為行，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

是比丘聞是語已，作如是念：「色非是我亦非是我所有。我中有色。」佛知是比丘心中所念，乃至無明有為行，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

是比丘聞是語已，作如是念：「色非是我、非是我所有，亦非我中有色、色中有我。」佛知是比丘心中所念已，乃至無明有為行，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

是比丘聞是語已，作是念：「若色非是我、非是我所有，非我中有色、非色中有我者。受是我，想行識亦如是。若五陰非是我、非我所有，非我中有五陰、非五陰中有我者，云何而有我？」佛告阿難：「若如是觀五陰一切諸行，無明觸受生愛。阿難！愛，何因、何緣、何生、何轉？愛，受因、受緣、受生、受轉。阿難當知！受，觸因、觸緣、觸生、觸轉。阿難當知！觸，六入因、六入緣、六入生、六入轉。阿難當知！六入是有為行，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乃至無明有為行，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如是阿難！若比丘如是知、如是觀，次第得盡有漏。」是比丘聞是語已，得法眼淨。比丘復重思惟，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我、無我所有。佛語阿難：「是比丘作是思惟時，不受一切法，得盡諸漏，心得解脫。」佛為比丘說是法時，五百比丘心得解脫，皆成羅漢。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共住，秋月非時寒雨，比丘持空中大木然火，木中先有大蛇。蛇得火熱即出擎頭，逐諸比丘。諸比丘展轉相語，高聲大喚：「蛇出！蛇出！」佛知而故問：「諸比丘何故高聲大喚？」答言：「非時寒雨，諸年少比丘持空中木然火，木中有蛇，得熱故出逐諸比丘。諸比丘見已展轉相語，是故大聲。」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告諸比丘：「然火有七事無利益。何等七？一者壞眼，二者壞色，三者身羸，四者衣垢壞，五者壞床褥，六者生犯戒因緣，七者增世俗言論。有此七過故，從今日後不聽然火。」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世尊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比丘患疥瘙。佛知而故問：「比丘調適不？不苦不？」答言：「我病疥瘙不樂，火炙身得安樂。世尊制戒不得然火，是故不樂。」佛言：「從今日後聽病比丘得然火。」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難提金毘魯跋提在塔山安居竟，至舍衛城，禮覲世尊，著被雨衣染色脫壞。佛知而故問：「比丘！何故著被雨衣？」答言：「世尊制戒不得然火，是故不得煮染更染。」佛言：「從今日後除因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無病自為然火，若草木、牛屎，若自然、若使人然，波夜提。除因緣。」

比丘者，如上說。

病者，無罪。病者，若癬疥、瘙黃、爛風病，如是種種病須火得樂者聽然。草者，一切草及蘆荻竹等。木者，一切木，若破、若完。牛屎者，若自然、若使人然。

除因緣，世尊說無罪。因緣者，若直月、若鑒知食事，若次直然火、然燈、溫室中然火，若為和上、阿闍梨然火，若煖水、若熏鉢、染衣，然火無罪。除因緣，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持薪火著薪上、著草上、牛屎上、木札上、糞掃上，波夜提。如是乃至持糞掃火著薪上、草上、牛屎上、木札上亦如是。比丘向草木火中，有已然者、有未然者，比丘跋聚者，波夜提。若跋火落未燒地，越毘尼罪。得持鐵塼瓦跋火聚，無罪。若旋火作輪，波夜提。若比丘向火，火上截草著火中，隨截一一波夜提。若然草木火，波夜提。若然莖種，得二波夜提，犯然火、殺種。若破、若火淨、若有因緣事然，無罪。若秸有穀、若穰有穀然者，得二波夜提，然火、殺種。應火作淨，有因緣然無罪。若然髮、馬毛、駱駝毛等，得越毘尼罪。若然皮，得越毘尼罪。若燒餅，越毘尼罪。若燒毒藥及炭，越毘尼罪。若食不消，得燒鐵鑠脚案腹，無罪。若革屣跋火，越毘尼罪。是故說。

佛住曠野精舍，廣說如上。爾時營事比丘雇人作塼作泥，是作人或宿僧食堂中、禪坊中、溫室中，涕唾不淨大小便處處穢污，妨諸比丘坐禪行道。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雇作人處處穢污，妨諸比丘坐禪行道不？」答言：「實爾。」佛言：「何故爾？」答言：「我欲使作人早作晚止，得盡價直。」佛言：「雖爾，從今日後不得與未受具足人同室宿。」

復次佛為菩薩時，在家父王愛惜，恐轉輪王種滅，愁憂泣淚不聽出家，以懷妊羅睺羅故便捨出家。佛告諸比丘：「如來柔軟樂人無有能過父王，為作三時殿春夏冬，如《柔軟線經》中廣說，乃至如來得成等正覺。」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何故乃六年苦行如是？」佛言：「非但今日，如《鳥本生經》中廣說。」諸比丘白佛言：「云何魔波旬恒欲壞亂世尊？」佛言：「不但今日，如《鼈本生經》中廣說。」迦維羅衛國父子相見，應此中廣說，乃至大愛道、耶輸陀羅、羅云出家，應此中廣說。佛為親里故，還迦維羅衛國，諸清信人為佛作廁屋，佛雖不須，順世人故受。時尊者羅睺羅露地眠，時夜風雨，即往尊者舍利弗房前扣戶。問：「汝是誰？」答言：「和上！我是羅睺羅。」語言：「汝但彼住。」復到尊者大目連房前扣戶。問言：「汝是誰？」答言：「阿闍梨！我是羅睺羅。」語言：「汝但彼住。」如是復至餘房，皆言：「彼間住。」即往到世尊廁屋中枕廁板而臥。夜有黑蛇，亦畏風雨故，欲來入廁屋中。佛常觀眾生，見此黑蛇欲入廁屋，畏蛇惱羅睺羅故，即放光明自至廁上，作是言：「汝是誰？」「世尊！我是羅睺羅。」佛言：「羅睺羅，汝乃在此耶？」答言：「世尊！我得是處已為過多。」佛即以金色細滑手扶令起，拂拭身上塵土已將入自房，指示床前言：「汝此中住。」時如來已與諸弟子制戒，是故順行此戒。是故世尊跏趺坐，到地了已，告諸比丘：「如來慈心故，因羅睺羅使諸弟子得安樂住，從今日後聽未受具戒人得三夜同室宿，四夜時應別住。」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羅睺羅六年在胎？」佛告諸比丘：「往昔有仙人，名梨波都，詣王求相見。王報仙人：『汝且住無憂園中，須臾當與相見。』作是教已，乃至六日不與相見。爾時王者，羅睺羅是。以是因緣故，六年在胎。如《生經》中廣說。」

佛告諸比丘：「依止迦維羅衛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未受具戒人同室過三宿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未受具足者，除比丘、比丘尼。比丘尼雖受具足，亦不聽共三宿。

三宿者，限齊三宿。

同室者，共一覆一障。宿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一房別戶有隔，無罪。異房共戶，波夜提。一房一戶，波夜提。異房異戶，無罪。有障有覆，波夜提。有障半覆，越毘尼罪。有障無覆，無罪。有覆有障，波夜提。有覆半障，越毘尼罪。有覆無障，無罪。比丘房內宿，未受具戒人房內宿，波夜提。比丘房內宿，未

受具戒人半身在內，越毘尼罪。若盡出外，無罪。未受具戒人房內宿，比丘房內宿，波夜提。未受具戒人房內宿，比丘半身在內，越毘尼罪。若盡出外，無罪。若比丘在房內先臥，未受具足人後來入臥，一一波夜提。若比丘、若未受具足人，夜中若起大小行，若起已還眠，如是一一波夜提。若眾多未受具足人先入眠，比丘後來眠，犯一波夜提。中間若起大小行已還臥，隨起一一波夜提。若三宿與未受具戒人同室宿，第四宿時當異房、若露地。露地，天大風、雨雪、寒時，當還入房坐，至地了。若比丘老病不堪坐者，當以縵障。若齊頂、若齊腋，縵下至地當用緻物作，不得容猫子過。若比丘在道行時，得共未受具戒人同屋三宿，第四夜當別宿、若露地宿。若天風雨、雪寒時當入屋，如是如上張縵作障。若無障縵，坐至地了。若老病不能坐者，若未受具足人可信者，應語言：「汝眠、我當坐。」比丘欲眠時，當呼使覺：「我眠時汝坐，若眠者汝無福德。」此同室宿戒罪未悔過，復共宿者罪轉增長；悔過已，當別房宿，更得共宿。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僧集欲作羯磨，時優波難陀不來，即遣使往喚言：「長老！僧集欲作羯磨，喚長老。」優波難陀知戒律相與羯磨，欲與羯磨。欲已，取欲。比丘言：「汝與欲後，勿復有餘言。」時優波難陀共行弟子，僧中作舉羯磨。作舉羯磨已，來至和上邊，作是言：「和上！何以與是欲？」師言：「何以故？」弟子言：「眾僧為我作舉羯磨。」師言：「我不知。」聞是語已，便作是言：「長老！我不與欲不好，不好與羯磨不成就，我不與此羯磨欲。」時諸比丘聞已，慚愧不樂，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乃至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與欲已，復言：『不與羯磨不成就，我不與是欲。』汝云何不問便與欲？從今日後不聽不問事與欲。」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欲已，後瞋恚不喜，作如是言：『我不與欲不好，與羯磨不成就，我不與此欲。』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與欲有二種：不問與、問與。問與者，問取欲人：「作何等事？」答言：「作折伏羯磨，與折伏羯磨欲。」乃至舉羯磨，與舉羯磨欲。如是一一羯磨，問已與欲，是名問與。不問與者，「我與羯磨欲」，如是三說。如是得通名與一切羯磨欲，唯除布薩自恣，是名不問與欲。

後者作羯磨竟瞋恚不喜。瞋恚不喜者，瞋名為九惱及非處起瞋，第十恚名學人凡夫有乃至羅漢亦有不喜，作如是語：「我不與欲不好，與羯磨不成就，我不與是欲。」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僧集欲作羯磨，一切盡應來，若有緣事、若熏鉢染衣、若病、塔事、僧事、有緣事，爾時當與欲。不得與欲已後作是言：「我若彼聞者，此事不應如是作。」若先已與欲羯磨者，後當隨喜。若僧中與欲已，後更違者，波夜提。若眾多人中，若長老比丘前，若和上、阿闍梨前，與欲已後更違者，越毘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優波難陀是難陀弟，語難陀共行弟子，作如是言：「共汝入聚落，到彼當與汝美飲食。我若作非威儀事，汝勿向人說，我是汝叔父。」此中應如卅事中廣說。乃至語難陀言：「汝弟子云何在梵行人前說我過？」難陀即嫌弟子：「汝是弊物，云何在梵行人前說我弟過？」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優波難陀：「此是惡事，汝云何語比丘作是言：『共汝入聚落，到彼當與汝美食。』到已發遣令還？從今日後不聽遣還。」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語比丘，作如是言：『共入聚落，到彼當與汝食。若自與、若使人與。』後欲驅去，作是言：『汝去！我共汝住共語不樂，我獨住獨語樂。』作是因緣不異，驅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聚落者，如上盜戒中說。
後不與者，自不與，又不使人與，作是言：「長老！汝去！我共汝住共語不樂，我獨住獨語樂。」驅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欲道中作非威儀事，即精舍中留者，越毘尼罪。欲道中作非威儀，道中遣還者，越毘尼罪。欲聚落中作非威儀事，聚落中遣者，波夜提。不得將去已驅還，若力不能得二人食，得遣還，無罪。若能得二人食，應共食。若為取藥呼醫師，遣者，無罪。若不能得者，應時發遣。若有請食處，應遣請食處食。若無請食處，精舍中有食者，遣還精舍中食。若無請食、無精舍中食得，語言：「長老！汝自行求食。」若彼作非威儀事，視瞻不端，發遣者無罪。若作熏鉢染衣事，發遣者無罪。驅比丘者，波夜提。驅比丘尼者，偷蘭遮。驅學戒尼、沙彌、沙彌尼者，越毘尼罪。下至俗人，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尊者阿利吒謗契經，作如是言：「如來所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者，習此法不能障道。」時諸比丘作是言：「長老阿利吒！莫謗契經，此是惡見、不善見，墮惡道入泥犁中。」一諫、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阿

利吒謗契經，作是言：『如來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一諫、二諫、三諫不止。」佛告諸比丘：「是阿利吒謗契經，作是言：『如來說法我解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一諫、二諫、三諫不止者，汝等當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眾僧中三諫。」屏處諫者，應當問作是言：「長老阿利吒！汝謗契經，作是言：『如來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已三諫不止耶？」答言：「實爾。」爾時屏處應諫作是言：「阿利吒！汝謗契經，此是惡見、不善見，當墮惡道入泥犁中。長老！我慈心諫汝，欲饒益故，汝當捨此事。一諫已過二諫在，汝當捨此事。」阿利吒言：「是好見善見，我相承已來父母知識常用此見，我今不能不問父母知識而捨此見。」若如是第二、第三諫，猶故不止者，乃至眾多人中三諫若不止者，應眾僧中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阿利吒謗契經，作是言：『如來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不捨此事。若僧時到，僧今亦復於僧中三諫，令捨此事。」眾僧中應問：「長老阿利吒！汝實謗契經，作是言：『如來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不捨此事耶？」答言：「實爾。」僧中應諫。諫法者作是言：「阿利吒！汝莫謗契經，謗契經者墮惡道入泥犁中。長老！僧欲饒益汝，汝當受僧語。一諫已過餘二諫在，汝當捨此事。」阿利吒言：「此是好見善見，我父母已來相承用此見，我不能不問父母而捨此見。」如是第二、第三諫，猶故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阿利吒比丘謗契經，作是言：『如來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不捨此事。汝等應與阿利吒比丘作舉羯磨。」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是語：『長老！世尊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諸比丘應諫是比丘作是言：『長老！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說障道法，實能障道。汝捨此惡事。』諸比丘諫，是比丘故堅持不捨。如是第二、第三諫，捨者善。若不捨，僧應與作舉羯磨已，得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世尊者，是一切智人，一切見人。

法者，世尊所說，世尊所印可。世尊說者，世尊自說。印可者，諸弟子說，世尊印可。說者，句句分別說。知者，是等智知。

障道法者，五欲，眼見色愛念，心悅生欲著，如是耳鼻舌身細滑亦如是。

習者，行是事。

不能障道者，不障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
諸比丘者，若一人、若眾多人、若僧。
是比丘者，如阿利吒比丘。
莫謗世尊者，不實取、不好取。
三諫者，若一人、若眾多人、若僧。
波夜提者，如上說。
乃至三諫，若捨者好。若不捨者，僧應與作舉羯磨，波夜提悔過。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七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八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單提九十二事法之七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阿利吒比丘不捨惡見，眾僧作舉羯磨已，往尊者難陀、優波難陀所，見已讚言：「善來！」即起迎，與小床坐、洗足水，與塗足油、非時漿，與房舍、床褥、臥具，共法食味食。阿利吒比丘到祇洹精舍門前，語諸比丘言：「長老！汝等與阿利吒比丘作舉羯磨，謂更無住處耶？我乃更得諸梵行比丘共住，與我房舍床褥臥具，共我法食味食。汝等早舉我者，當早得如是好住處。」諸比丘聞是語已，慚愧不樂，即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等來。」來已，佛問難陀：「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眾僧作舉羯磨已，復共法食味食？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比丘作惡見不捨，僧作舉羯磨、若未作如法，共食、共同室住，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人聞。
惡見者，如阿利吒等謗契經。
未作如法者，僧未與解舉擯羯磨。
共食者，共法食味食。
共住者，同界。同室者，共同一覆一障。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有一比丘為和上、阿闍梨所嫌，比丘不得誘引言：「我與汝衣鉢、疾病醫藥、床褥、臥具，汝當在我邊住，受經誦經。」若觀彼比丘因緣，若是必當捨戒就俗者，得誘取。誘取已，當教言：「汝當知和上、阿闍梨其恩甚重難報，汝應還彼目下住。」無罪。舉不舉想，共住共食，越比尼罪。不舉舉想，共住共食，越毘尼罪。舉舉想，波夜提。不舉不舉想，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阿利吒有沙彌，字法與，作是言：「長老！如來說法我解知，世尊說：『婬欲障道法。』習婬法不能障道。」時諸比丘作是言：「沙彌！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汝不善取。世尊說：『習婬法實障道。』」一諫、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是法與沙彌作是語：『如來說法我解知，世尊說：「婬法障道。」習婬不能障道。』汝等當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捨此事。」屏

處應問言：「汝沙彌！實作是語：『如來說法我解知，世尊說：「習婬欲障道法。」習婬法不能障道。』汝已三諫不止耶？」答言：「實爾。」爾時屏處應諫：「沙彌！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汝不善取。世尊說：『習婬欲實障道。』我今慈心諫汝，欲饒益故，汝取我語。一諫已過餘二諫在。汝捨此事不？」若不捨，應第二、第三諫，亦復如是。多人中三諫，亦復如是。若不捨者，僧中應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是法與沙彌作是言：『如來說法我解知，世尊說：「婬欲障道法。」習婬欲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而不捨。若僧時到，僧今亦應三諫，令捨此事。」僧中應問：「沙彌！汝實作是語：『如來說法我解知，世尊說：「婬欲障道法。」習婬欲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而不捨耶？」答言：「實爾。」僧中應作是諫：「汝沙彌！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汝不善取，習婬欲實障道。眾僧慈心諫汝，為饒益故。汝當取僧語。一諫已過餘二諫在，汝當捨此事。」若不捨，第二、第三亦如是諫。猶故不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法與沙彌作如是言：『世尊說：「婬欲障道法。」我解知習婬欲不能障道法。』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不捨者，應驅令出眾。」驅出已，往至六群比丘所，見已讚言：「善來！」與非時漿、與房舍、與床褥臥具、與衣鉢病瘦醫藥。沙彌得是種種供給已，到祇洹門前，語諸比丘言：「長老等驅我出眾，謂我更不能得住處。我今乃更得梵行人共住，與我房舍床褥臥具，共我法食味食，與我衣鉢病瘦醫藥。諸長老！若早驅我者，我當早得如是樂住。」諸比丘聞是語已，心不悅，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六群比丘：「此是惡事。汝云何知沙彌惡見不捨，眾僧如法驅出，汝云何共住法食味食？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沙彌作如是言：『如來說婬欲障道法，我解知，習婬欲不能障道。』諸比丘應諫沙彌作是言：『汝沙彌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說：「習婬欲實障道。」汝捨此惡見。』諸比丘諫是沙彌，故不捨者，應如是第二、第三諫。若捨者善，若不捨，諸比丘應作是言：『從今日汝沙彌不應言：「佛是我師。」亦不得共比丘三宿。汝去，不得此中住。』若比丘知沙彌惡見不捨驅出，未作如法，誘喚畜養，共食共同室住，波夜提。」

沙彌者，如法與沙彌等。

世尊者，一切良福田、一切智人、一切見人。

法者，佛所說，佛所印可。佛所說者，佛自說。印可者，諸弟子說，佛印可。說者，句句分別解說。知者，是等智知。
障道法者，五欲，眼見色愛念，心悅生欲著；如是耳鼻舌身細滑亦如是。
習者，行此事。
不障道者，不障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四無色定；不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諸比丘者，若一人、若多人、若僧。
是沙彌者，如法與沙彌等。
謗世尊者，不實取、不善取。
三諫者，若一人、若眾多人、若僧諫，捨者善，若不捨者應驅出。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驅出者，驅出僧伽藍。
沙彌者，如法與沙彌等。
未作如法者，未捨惡見、僧未聽入畜者。
與依止養者，與衣鉢疾病醫藥。
共食者，法食味食。
共住者，共一僧伽藍住。同室者，共一覆一障。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沙彌為和尚 、阿闍梨所嫌，比丘不得誘呼共住：「我當與汝衣鉢醫藥，當教汝經。」若彼知是沙彌，因此還俗者，得軟語誘取。誘取已，應語沙彌言：「和尚阿闍梨恩重難報，汝當還彼目下。」若驅不驅想，越毘尼罪。不驅驅想，越毘尼罪。驅驅想，波夜提。不驅不驅想，無罪。是故說。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著未截縷疊衣，外道亦著未截縷衣。時優婆塞欲禮比丘而禮外道，聞呪願已，乃知是外道，優婆塞心懷慚愧。外道弟子欲禮外道而禮比丘，聞呪願已，乃知是比丘，外道弟子心懷慚愧。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當作異衣截縷染色。」比丘即截縷染作異色。時外道持赤石染衣作色，留周羅持三奇杖作異。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曠野比丘得憍舍耶衣，煮染汁欲染，世尊乘神足空中往比丘所，知而故問：「比丘！欲作何等？」答言：「煮染汁欲染憍舍耶衣。」佛言：「憍舍耶軟細，染汁麁澁，損壞此衣。」佛言：「從今日後憍舍耶衣作二種淨：截縷淨、青淨。」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毘舍離比丘得軟欽婆羅衣，煮染汁欲染。佛以神足往到其所，知而故問：「比丘！汝作何等？」答

言：「煮染汁欲染欽婆羅。」佛言：「欽婆羅軟細，染汁麁澁，損壞破衣。」佛言：「從今日後聽欽婆羅衣作二種淨：截縷淨、青淨。」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孫陀羅難陀，佛姨母子、大愛道所生，有三十相，少白毫相、耳垂埵相。乞食已，從舍衛城中出，時尊者阿難在後。諸比丘食已，在祇洹精舍門間經行坐禪，遙見其來謂是世尊！即皆起迎叉手合掌言：「世尊來！世尊來！」孫陀羅難陀亦叉手合掌作是言：「諸長老！我是孫陀羅難陀，我是孫陀羅難陀。」諸比丘聞其語已，各懷慚愧，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當作點壞色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得新衣，當三種壞色，若一一壞色：青、黑、木蘭。若不作三種，一一壞色受用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得者，若男、若女、若在家、出家人邊得。

新衣者，最初成衣者，欽婆羅衣、疊衣、芻摩衣、憍舍耶衣、舍那衣、麻衣、驅牟提衣。

三種壞色，若一一壞色者：青、黑、木蘭。青者，銅青、長養青、石青。銅青者，持銅器，覆苦酒瓮上著器者，是名銅青。長養青者，是藍澱青。石青者，是空青。持是等作點淨。黑者，名字泥、不名字泥。名字泥者，呵梨勒、[酉*卑]醯勒、阿摩勒，合鐵一器中，是名名字泥。不名字泥者，實泥、若池泥、井泥，如是一切泥。木蘭者，若呵梨勒、[酉*卑]醯勒、阿摩勒，如是比生鐵上磨持作點淨，是名木蘭。比丘得新衣不作淨受用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得新僧伽梨作淨者善，不作淨者，波夜提。如是欝多羅僧、安陀會、雨浴衣、覆瘡衣、尼師壇，作淨者善，不作淨者，波夜提。欽婆羅衣作二種淨：截縷淨、青點淨。作截縷淨，不作青淨，波夜提。作青淨，不作截縷淨，越毘尼罪。不作青淨、不作截縷淨，得一波夜提、一越毘尼罪。作截縷淨、作青淨者，無罪。疊衣作三種淨：截縷淨、染淨、青淨。作截縷淨、作染淨，不作青淨，得一波夜提。作青淨，不作截縷淨、不作染淨，得二越毘尼罪。不作截縷淨、不染淨、不作青淨，犯一波夜提、二越毘尼罪。作上三種淨，無罪。芻麻衣三種淨，同疊衣。憍舍耶二種淨，同欽婆羅衣。舍那衣、麻衣、驅牟提衣三種淨，同疊衣。青、黑、木蘭作淨，亦復如是。作淨時不得大、不得小，極大齊四指，極小如豌豆。若持呵梨勒、[酉*卑]醯勒、阿摩勒，鐵上研取汁作點淨，不得並作，或一、或三、或五、或七、或九，不得如華形作淨。若浣疊時有泥墮

上、若烏鳥泥足蹈上，即名為淨。若得眾多雜碎新物，若合補一處者，一處作淨。若各各別補者，一一作淨。若新作僧伽梨，趣一角作淨。若一條、若半條補者亦作淨。欝多羅僧、安陀會，及一切衣，乃至新紐襟亦作淨。是故說。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韋提希子阿闍世王十五日月盛滿時，洗浴塗身著新淨衣，與諸群臣在正殿上。時王語一大臣言：「今是月盛滿日，我等當詣何處沙門、婆羅門，能得長養善根處？」大臣答言：「不蘭迦葉在王舍城中，是大沙門亦有大眾，王應往彼，能長養善根。」王默然不答。復有一臣言：「是薩遮尼乾子在王舍城中，是大沙門，可往詣彼，能長養善根。」如是一一大臣是外道弟子者，各各稱讚其師，皆言：「應往詣彼，能長養善根。」爾時耆舊童子在阿闍世王後，執蓋而侍，王告童子：「眾人皆語，汝何故默然不言。今月盛滿應詣何處，得長養善根？」童子白王：「世尊今在我菴婆羅園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共在彼住。若往彼者，可長養善根。」王即可其所言，便告耆舊童子：「汝速嚴駕五百牸象，一一象上載一夫人。」時耆舊童子即如教嚴駕，嚴駕訖往白王言：「嚴駕已辦，宜知是時。」時阿闍世王與五百夫人，夜半時執炬燈明前後圍繞，出王舍城，詣菴婆羅園。欲到園門時，諸比丘皆悉坐禪，王即悚然，顧謂童子：「汝云有千二百五十比丘在汝園中。云何如是大眾寂然無聲？汝將無欺誑我耶？」童子報言：「實不欺王，但當直前。」童子即指示言：「此大堂中燃燈明處，世尊當中坐，威德特尊巍巍無上，猶如牛王在牛群中；如師子王在眾獸中；如雪山六牙白象王在象群中；猶如恒河深淵澄靜無聲，大眾默然亦復如是。又如大海無量水歸，世尊大眾功德無量亦復如是。」爾時阿闍世王小復前行，下乘步進至佛所，遶佛大眾三匝而住，語童子言：「世尊大眾寂然清淨功德成就，願使我子優陀夷跋陀功德成就，亦得如是。」佛告大王：「隨所求願皆當得之。」時王敷座，請佛令坐。佛語：「大王自坐，佛自有座。」時王頭面禮佛足，禮佛足已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欲有所問，唯願聽許。」佛告大王：「恣所欲問，當為汝說。」王白佛言：「世尊！此中種種工師於佛法中出家，可現世得沙門果不？」如《現法沙門果經》中廣說。爾時說法經久，諸夫人著寶瓔珞重故，各各解置座前。時阿闍世王有殺父罪故，心常驚怖，聞城中鼓聲吹貝聲、象聲、馬聲，王大怖畏，即告諸夫人：「可還入城！可還入城！」夫人去速。忘不取瓔珞。還宮中已，到明清旦，王大夫人欲著瓔珞求覓不得，著衣人言：「昨來倉卒恐忘在彼。」如是諸夫人皆云：「忘瓔珞如是眾多，若白王者王或嫌責。」爾時有青衣白王言：「諸夫人昨夜還速多忘瓔珞。」時有外道婆羅門，是王師，共王在坐，即語王言：

「若忘在彼，諸沙門皆當藏去，假令往求會不可得。」時王遣可信人試往推求，見佛大眾儼然而坐，及見諸夫人瓔珞悉在本處，日光照曜光焰赫然。即收持還，具以白王。王大歡喜言：「佛諸沙門真良福田，無貪無欲，特可信者，無過是眾，願常在我國中，我當盡形供養。」王即告諸夫人：「是汝瓔珞各各還取，不得雜亂競取好者。」諸比丘聞王外道師作是語，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寶悉現在不取，已生人謗，況復取者。從今日後不聽取寶。」

復次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梨昌童子著雜寶腰帶，價直千萬，乘駟馬車出城遊戲，寶帶重滑不覺墮地。時有比丘從後而來，見寶帶在地，即呼言：「童子！童子！取汝寶帶。」車聲響故，童子不聞。是比丘恐後人得故，在邊立住。童子前行乃覺失帶，即馳車還，遙見比丘，即便問言：「汝於後來，頗見帶不？」比丘答言：「我見有帶，向遙喚汝，汝自不聞。」童子即復問言：「為在何處？」答言：「在此。」童子即前取帶。帶腰已，便捉比丘痛打手脚令熟，種種嫌罵言：「若我不還者，汝持帶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不取已生過患，況當取者。」

復次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在蘇河上脫衣洗浴，時有梨車童子，亦詣河浴即脫耳環，以衣覆上，入水而浴。浴已上岸著衣，忘環而去。比丘後出見此耳環，即遙呼言：「童子！童子！耳環在地。」童子去疾不聞其喚，行漸漸遠覺耳無環，即便還覓。遙問比丘言：「見我耳環不？」比丘答言：「耳環在此，我向見已，即遙喚汝，但汝去疾不聞喚聲。」時童子言：「今在何處？」答言：「在此。」童子即取耳環，著已捉比丘反覆熟打，罵言：「如是如是子，我若不來，汝當持我環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不取寶已生過患，況復取者。」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國釋氏尼俱律樹園，廣說如上。時有釋子飯諸比丘，與諸宗親共行食，著金釧重行食不便，即脫釧置比丘脚邊而作是言：「此釧置阿闍梨足邊。」比丘食已，捨起，後人見之，即便持去。是釋子行食訖已，即便還歸，忘不取釧。還家已乃覺無釧，便還本處求索不見。即復覓所寄比丘，見已白言：「阿闍梨！還我向所寄釧。」比丘答言：「我憶汝寄釧，故在本處，我不取來。」釋子言：「我寄不得所而失此釧。」心中不悅，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即白佛言：「我向以釧寄某比丘，不為掌視而今失之。」佛為釋子隨順說法，示教利喜，發歡喜心而去。去不久，佛言：「呼彼比丘來。」即呼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比丘：「汝若受人寄者，當為掌視。若不為受者，當言不受。汝云何受人寄物而不為掌？從今日後聽園內，若寶、若名

寶，若自取、若使人取舉。」佛告諸比丘：「依止迦維羅衛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若寶、若名寶，園內若自取、若使人取，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比丘若寶、若名寶，若自取、若使人取，作是念：『有主求者與。』是名餘時。」

比丘者，如上說。

園內者，塔園內、僧園內。

寶者，已成器，所謂天冠、寶蓋、瓔珞、拂柄、寶屐，如是等寶所成器也。名寶者，錢、金、銀、真珠、琉璃、珂貝、珊瑚、琥珀、頗瓈、赤寶銅、赤銅、鉛錫、白鑞、鐵等。

取者，淨者得自手取，若不淨者使淨人取。

波夜提者，如上說。

餘時者，若塔園內、若僧園內，若見有寶、若名寶，若淨者自取，若不淨者使人取舉。作是念：「有主求當與。」作如是念不異。若佛生時、大會得道時、轉法輪時、阿難羅睺羅大會時，爾時諸人若忘衣及嚴身具種種諸物，比丘忘衣鉢等物，若比丘見者當取，取應唱令問：「此是誰物？」若是主者與，若無識者，應懸著柱上顯現處，令人見之。若有人言：「此是我物。」應問言：「汝何處失？」答相應者應與。若無人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園中得者，即作塔用。若僧園中得者，當作四方僧物用。若是貴重物，寶瓔珞金銀者，爾時不得露現，唱令得寶。比丘應審諦數看，有何相貌？然後乃舉。若有人來問：「我忘寶物，有見者不？」比丘爾時應問：「汝何處忘？汝寶有何相貌？」若不相應者，應語言：「此僧伽藍廣大，汝為可廣求。」若相應者，應出寶，示言：「長壽！此是汝物不？」若言：「是」。比丘不得於一人前與，應集眾多人，教言：「汝歸依佛法僧，若世尊不制戒者，汝眼看猶不可得。」若言：「我此寶邊更有餘物。」應言：「長壽！我正得此，更不見餘物。」應語言：「汝是惡人，汝但得此已為過多，云何方欲更索餘物謗人？若世尊不制戒者，汝不見此物。」若如是猶復不了者，應將至優婆塞邊，應作是言：「我本正得此物，盡以還歸，而今方見誣謗。」爾時優婆塞應罵言：「如是如是子！汝得此物已為過多，而今反謗比丘。汝但去！我當與汝作對料理此事。」若無有人來者，至三年，如上隨所得處，當界用之。若比丘入聚落，見地遺物不應取。若有人取與比丘，得受與者，即是施主故無罪。若比丘入聚落，見有遺衣物，或風吹來者不得，便作糞掃衣想取。若曠路無人，見有衣物應取，若見衣上有寶，應以脚躡斷棄之持去。去時不應隱藏，應露捉使人見之。若衣上有穢污，為人所賤者，得覆以持去。若取時不覺衣裏有寶物者，還至住處見已，應與淨人

知，掌作醫藥直。若出聚落時，若道中見衣，衣上有久塵土當取，取已不得覆藏，當露現持去。若有主逐比丘，應語：「長壽！何故走？」答言：「我失衣。」應言：「此是汝衣不？」若言：「是。」者應還，應作是教言：「汝當歸佛法僧，若世尊不制戒者，汝設見此衣，亦不可得。」若故壞僧坊，欲更治掘地起基得寶藏者，若淨人不可信者，應當白王，王言：「此物應入我，我今施比丘作功德。」即名施主。若已用半、半在，王言：「汝何以用我物？若已用者止，在者送來。」比丘應送在者還。王若言：「何以用我物？盡送來。」比丘已用物者，應用僧物還，若僧無物應乞物還。若言：「已用者止，功德屬我。」即名彼用。若治故塔得金銀寶物，若淨人不可信者，當白王；淨人可信者得取，停至三年。三年已，應用作塔事種種用。若王家覺，問比丘言：「汝此中得寶藏不？」應答言：「得。」若已用者應答言：「得已用作此塔。」王言：「已作者止，此功德屬我。」若已用半、半在者，王言：「已用者止，在者歸我。」在者應與王。若王言：「汝不知地中寶物應屬我耶？汝何以用？盡還我來。」比丘爾時應以塔物還。若塔無物者，應為塔乞物還。若王問言：「佛法戒律中云何？」比丘應答言：「佛法中若塔地中得物，即作塔用。若僧地中得物，即作僧用。」王若言：「從佛法用者。」無罪。若寶藏上有鐵券姓名，若彼王問：「諸大德！見寶藏上有如是姓名不？」比丘應答言：「見，已用作塔成。」若彼言：「此是我家先人物，汝何以用？用者應還我。」若言：「已作塔成者，功德屬我。」無罪。「若已用半，半在者還我。」比丘爾時應還在者。若言：「汝何以用我家先人物？一切盡還我來。」爾時應盡還，若塔有物應用還，若無者乞還。若言：「此先人物，先人已死，此功德即屬彼者。」無罪。作新僧伽藍、作新塔得物亦復如是，是故說。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王舍城有三溫泉：王溫泉、比丘溫泉、象溫泉。王溫泉者，王、王後宮夫人，及佛、諸比丘浴。比丘溫泉者，佛、比丘僧浴。象溫泉者，象及一切人浴。爾時諸比丘入王溫泉浴，時王以油塗身，欲入溫泉浴，問泉監言：「溫泉空不？」泉監答言：「泉中不空，有諸比丘浴。」王言：「聽諸比丘浴訖，我今先詣世尊，還當浴。」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已，還復問監言：「池中空未？」答言：「未空。」如是至三，猶有比丘洗浴不止。王言：「聽浴，勿喚令出，我當還宮中浴。」諸人聞已，皆嫌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而固池中不令大王得浴。」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何處有王盡能忍是？從今日不聽浴。」◎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世尊制戒不聽浴，諸比丘不得浴故身垢污臭。爾時世尊為諸大眾說法，諸比丘在下風處坐，恐污臭熏諸梵行人故。佛知而故問：「諸比丘！何故獨一處坐，似如恨人？」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制戒不聽浴故身垢污臭，恐熏梵行人，故在下風而住。」佛言：「從今日後聽半月一浴。」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春月熱，不得洗故身體痒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聽熱時二月半得浴，春後一月半、夏初一月，是名二月半。」

復次佛住舍衛城安居竟，與諸比丘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道中草木深邃，下則熱氣所吸，上則為日所炙，大生苦惱。馳走向水，如鹿赴池。佛知而故問，諸比丘具說上事，以如是苦故，諸比丘競走赴水，佛言：「從今日後聽行時得浴。」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五事利益故，世尊五日一行諸比丘房。有比丘病疥瘙，佛知而故問：「比丘汝調適不？」答言：「不調適，我病疥瘙痒，得數數浴便樂。世尊制戒不得浴，是故不樂。」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浴。」

復次佛住曠野精舍，廣說如上。爾時營事比丘輦泥輦塼，作種種作事，不敢浴故，即便持臥。明日清旦脚上有泥土處，佛知而故問：「比丘！汝脚上何故泥處」？答言：「世尊！我營事泥污身，畏犯戒故不敢浴，是故脚有泥土。」佛言：「從今日聽作時浴。」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值大風起，塵土坌身，復值天雨，諸比丘不敢浴故，即便持臥。明日清旦問訊世尊，佛知而故問：「比丘汝身上何以垢污如是？」答言：「世尊！昨日風吹塵土坌身，復值天雨，不敢浴故，身上有垢污。」佛言：「從今日聽大風時浴。」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天晴有少雲起，須臾大雨，佛告諸比丘：「此是閻浮提最初吉雨，汝等應雨中洗浴，能除身中諸病瘡癬。」諸比丘心疑：「世尊制戒不得浴，我等云何當浴？」佛言：「從今日後聽雨時浴。」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減半月浴，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春後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是熱時；病時、作時、風時、雨時、行時，是名餘時。」

比丘者，如上說。

半月者，若十五日浴，數滿十五日復應浴。若十四日、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日浴，應從浴日數，要滿十五日乃應更浴。

除餘時者，世尊說無罪。熱時者，春後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名熱時；不得取前後，當取現在。病時者，若比丘癬、疥瘙、癰

痤，如是種種病，須浴得適意者聽浴，是名病時；不得取前後，當取現在。作時者，若僧一切作時，比丘作泥作治房舍，若通水溝，若抒井、若泥房舍、若掃地、若洗浴和尚阿闍梨，乃至掃塔院僧院，下至五六動掃帚，得名作時，浴無罪；不得取前後，當取現在。風時者，若比丘風吹塵土坌身，得洗浴無罪；不得取前後，當取現在。雨時者，若天雨洗浴無罪；不得取前後，當取現在。行時者，三由延、二由延，下至一拘盧舍，若來若去，是名行時，洗浴無罪；不得取前後，當取現在。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無上諸時，當作陶家浴法，先洗兩髀兩脚，後洗頭面腰背臂肘胸腋，是故說。

然火過三宿，　與欲入聚落，
謗經擯同止，　沙彌三色衣，
取寶半月浴，　第五跋渠竟。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陀夷行道渴極，入聚落從女人索水：「姊妹！施我水。」女人即以水與之。水中有蟲，優陀夷見已，作是念：「我但飲此無蟲處。」飲時蟲隨水入口，飲已心生疑，即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汝云何知水有蟲而飲？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知水有蟲，不得飲。」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南方波羅脂國有二比丘，共伴來詣舍衛，問訊世尊。中路渴乏無水，前到一井。一比丘汲水便飲，一比丘看水見蟲，不飲。飲水比丘問伴比丘言：「汝何不飲？」答言：「世尊制戒不得飲蟲水。此水有蟲，是故不飲。」飲水比丘復重勸言：「長老！汝但飲水，勿令渴死不得見佛。」答言：「我寧喪身，不毀佛戒。」作是語已，遂便渴死。飲水比丘漸漸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比丘！汝從何來？」答言：「我從波羅脂國來。」佛言：「比丘！汝有伴不？」答言：「有二人為伴，道中渴乏無水到一井，井水有蟲，我即飲之，因水氣力得奉覲世尊。彼守戒不飲，即便渴死。」佛言：「癡人！汝不見我，謂得見我，彼死比丘已先見我。若比丘放逸懈怠不攝諸根，如是比丘雖共我一處，彼離我遠；彼雖見我，我不見彼。若有比丘在海彼岸，能不放逸精進不懈，撿攝諸根，雖去我遠我常見彼，彼常近我。」佛告比丘：「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知水有蟲，不得飲。」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水有蟲，飲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蟲者，非魚鼈失收摩羅等。謂小小倒孑諸蟲，乃至極細微形眼所見者。
水者，十種，如上說。
飲者，齊入腹。
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受具足已，要當畜漉水囊，應法澡盥。比丘行時應持漉水囊，若無者，下至受持臂多羅僧一角頭，看水時不應以天眼觀。亦不得使闇眼人看，下至能見掌中細文者得使看水。看水時不得厭課，當至心看，不得太速、不得太久，當如大象一迴頃、若載竹車一迴頃，無蟲應用。若有蟲者，應漉用。水有三階，下、中、上：若下分無蟲，中分、上分有蟲者，應取下分無蟲水用；若中分無蟲，上分下分有蟲者，應取中分水用；若上分無蟲，應取上分水用。若上分有蟲者，應以手拍水，令蟲入水底已取用。若三分盡有蟲者，爾時應漉水用。若水中蟲極細微者，不得就用洗手面及大小行。若檀越家請比丘食，爾時應問：「汝漉水未？」若言：「未漉。」應看前人是可信者，應教漉水。若不可信者，不得語令漉，莫傷殺蟲。比丘應自漉用，蟲水應著自器中，應問：「從何處取水？」隨來處還送蟲水瀉中。若先取水處遠者，若見有池水，七日內不消盡者，得以蟲水著中。若無池水者，當器中盛水持來養之。若天大雨有瀑流水，以蟲瀉中，作是念言：「汝入大海去。」若比丘道中行渴須水，到井取水時當細看，無蟲得用。若有蟲者，當如上法淨漉得用。若知水有蟲，不得持汲水罐器繩借人。若池水汪水，當看已用。若見有蟲者，不得唱言：「長老！此水有蟲有蟲。」令前人生疑不樂。若前人問言：「此水有蟲不？」應答言：「長老自看。」若知識同和上、阿闍梨者應語：「此水有蟲，當漉水用。」若有蟲無蟲想用，越毘尼罪。若無蟲有蟲想，越毘尼。若有蟲有蟲想用，波夜提。若無蟲無蟲想用，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難名字吉具足、性吉具足、家吉具足。此三事故，為世人所重。每至吉日，若入新舍嫁娶穿耳時，恒先請阿難。時有一家請尊者阿難食，有一外道出家人，黑色青眼大腹，來阿難所索食。阿難即與。手掬噉已，以手拭身而去。復有一外道來，問言：「汝何處得食？」答言：「我從此剃髮居士邊得。」阿難聞此語已心不悅，後來乞者不與。阿難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阿難：「此人不識恩分，從今日不聽自手與無衣外道出家人食。」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世尊四月一剃髮，世人聞佛剃髮故，送種種供養。時世飢儉，有五百人常隨世尊乞殘食。佛問阿

難：「有殘食不？」答言：「有餅。」佛言：「分與乞食人。」阿難即付人人與一番，中有外道出家女，阿難捉餅與。時兩番相著去。彼得已共在一處食，作是言：「此餅乃極美好，但恨少，止得一番耳。」得兩番者，作是言：「我得兩番。」得一番者言：「阿難故當是汝婿，何故獨與汝兩番？」阿難聞已不悅，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自手與無衣外道出家男女食。」諸比丘白佛言：「云何是外道不知恩分？」佛言：「不但今日不知恩分，過去世時已曾如是。如《仙人獼猴本生經》中廣說。」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無衣外道出家男女自手與食，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無衣者，若無衣入有衣出、有衣入無衣出、有衣入有衣出、無衣入無衣出。

出家者，外道出家，不蘭迦葉，乃至尼揵子。

自手者，若手與手受、器與器受。

食者，五正食、五雜正食。與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父母、兄弟、姊妹，在外道中出家來者，亦不得自手與食，當使淨人與食。若無淨人者，語令自取食。若恐外道噉盡者，應語言：「授與我來。」得已應隨意減取已，若著床机地上，應語言：「汝自取食。」若是親里外道，作是嫌言：「汝今便作旃陀羅遇我。」比丘應答言：「汝出家不得處，世尊制戒如是，汝若食者便食，若不食者隨意。」若比丘使外道作時，亦不得自手與食，當使淨人與。若無淨人，如上法與。若外道來索米糔汁飯汁漿，亦不得自手與。若外道從眾僧中乞食，不得自手與，當放地與。若外道有信心，欲供養比丘，爾時亦不得自手與飲食，得使外道作飲食，得使授食。食已殘者與，與法如上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陀夷，與知識婆羅門同村住。此婆羅門女出嫁，在異村住，遣信還白父言：「時時來看我，若尊不得來者，願令阿闍梨優陀夷時時來看我。」如前二不定中廣說，乃至佛語：「優陀夷！此是惡事。在家人尚知沙門儀法，汝等出家人云何不知應坐、不應坐處？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食家婬處坐者，波夜提。若比丘知食家屏處坐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食者，麨飯、麥飯、魚、肉，如是種種名為食。復有食名，眼識見色，起愛念生欲著，耳鼻舌身亦如是。復有食名，釜以蓋為食，臼以杵為食，斛以斗為食，如是比皆名為食。復有食名，男子是女人食，女人是男子食。
家者，婆羅門、剎利、毘舍、首陀羅家。
婬處者，夫婦行欲處。
坐者，共一處坐，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人聞。
食家者，如上說。
屏處者，男女可行婬不羞處。復有名屏處，若闇中、若閉戶，皆名屏處。
坐者，共一處坐，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與彼夫婦一處坐者，一波夜提。外比丘遙不見者，二波夜提。婬處坐、屏處坐、閉戶扇坐，外比丘遙不見者，二波夜提。若外比丘見，一波夜提。共門屋中坐亦如是。中庭若甘蔗聚障、若穀聚障、若牆障，亦如是。若有比丘伴，不犯。雖有眾多白衣伴，亦犯。一切是男無罪，一切是女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憍薩羅大臣名彌尼剎利反叛，時波斯匿王集四種兵，選擇良日，與諸大臣椎鐘擊鼓，欲往討伐。爾時尊者難陀、優婆難陀往到軍前而立。王見已，即却蓋曲躬遙敬。時諸臣見已，即嫌言：「看是沙門釋子不知時，今大王欲討伐逆寇，當軍前立。又嫌大王將士眾，如是吉日求利見一剃髮沙門而便却蓋曲躬遙敬。」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諸比丘：「何有一切諸王，皆得信心如是？從今日後不聽入軍中與相見。」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觀軍發行，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軍發行者，執持戎器詣他國。軍有四種：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象軍者，四人護象足，是名象軍。馬軍者，八人護馬足，是名馬軍。車軍者，十六人護車，是名車軍。步軍者，三十二人執持兵仗，是名步軍。是名四種軍。若比丘於此四種軍，若觀一一軍，波夜提。
若比丘欲觀軍，從聚落中往阿練若處、阿練若處往聚落中，下處至高、高處至下，覆處至露處、露處至覆處，往觀見者，波夜提。若比丘入聚落城邑道中，逢軍陣不作意見，無罪。若作心，舉頭下頭

窺望欲見，見者，波夜提。若王出、若大象出時，街巷中窄滿，比丘爾時在一處住，不作意看，無罪。若作意欲看者，得越毘尼罪。若比丘看象馬牛等鬪，乃至雞鬪，得越毘尼罪。若軍來詣精舍，不作意看，無罪。若作意看，得越毘尼罪。下至人口諍，看者，越毘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憍薩羅國有剎利大臣名曰彌尼，叛逆不順。時波斯匿王遣大臣征人達多領四種兵，欲往討伐。爾時征人達多遣信白世尊言：「我今征行，願遣諸比丘為我說妙法。」於是世尊告阿難：「汝往軍中為征人達多說法。」阿難到已，大臣即為設種種供養。爾時六群比丘知為阿難設種種供養，復往軍中食已，又觀試兵處，見不能者因毀呰言：「汝等效人乘象，如似騎猪，費王飲食，以此入陣，必自喪身，又失王象。」若見能者，因讚歎言：「善能乘象，捉鉤甚工，左右迴轉明曉鬪法，應食官祿。以此入陣，能自濟身，又不失象。」若觀乘馬見不能者，便毀訾言：「汝效人乘馬，如似騎驢，費王飲食。以此入陣，必自喪身，又失王馬。」若見能者，便讚歎言：「汝善能乘馬，執轡甚工，左右迴轉皆有方便，應受王祿。以此入陣，必能濟身，又不失馬。」若觀乘車見不能者，毀訾言：「汝效人乘車，如上床法，費王飲食。以此入陣，必自喪身，又失王車。」若見能者，讚歎言：「工能執御，善於進退，左右迴轉甚有方便，應受王祿。以此入陣，必能濟身，又不失車。」若觀步軍見不能射者，便毀訾言：「效人執弓，似如拼毳，徒食官祿。以此入陣，必自喪身命，又失官弓。」見好射者，讚歎言：「平正美滿，實為工射，應受官祿。以此入陣，必自濟身，又不失弓。」觀持刀楯，見不能者，便毀訾言：「效人持楯，如捉布刀。以此入陣，必自喪身命，又失官仗。」若見能者，又讚歎言：「善用刀楯，至為巧能。以此入陣，必自全身，又不失王仗。」如是毀訾讚歎四種兵已，得毀訾者，各各怒曰：「何但彌尼剎利是我等怨，今此沙門亦復是賊，毀辱我等當共殺之。」得稱讚者語得毀者言：「此諸沙門皆是王種，或大臣種、或剎利種，皆本習兵法，明曉戰陣。」如彼所言：「汝等宜學而反怨彼，甚為大癡。」諸得毀者聞此語已，深自慚愧。尊者阿難見此事已，念曰：「我今宜去，若久住此，或生過患。」即還精舍。佛知而故問阿難：「汝已為征人達多說法訖耶？」阿難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有因緣聽入軍中三宿。」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有因緣，得到軍中三宿。若過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因緣者，若僧事、塔事、私己事。
軍者，如上說。
三宿者，極齊三宿。若過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一夜時在步軍，二夜在象軍，三夜在馬軍，四夜在車軍中宿者，波夜提。若一夜在象軍，二夜在馬軍，三夜在車軍，四夜在步軍中宿者，波夜提。若一夜在馬軍，二夜在車軍，三夜在弓軍，四夜在槊軍中宿者，波夜提。若一夜在車軍，二夜在弓軍，三夜在矛軍，四夜在刀軍中宿者，波夜提。若一夜在弓軍，二夜在槊軍，三夜在刀軍，四夜在外邏軍中宿者，波夜提。若一夜在矛軍，二夜在刀軍，三夜外邏軍，四夜離見聞處，無罪。若為塔、為僧營事不訖，應離軍一宿已，得更宿。若城邑遠不能往者，應離軍見聞處宿，宿時應語軍外邏人言：「我夜欲在某處宿，勿謂是異人。」若軍人來到僧伽藍中住，不應捨去，雖多宿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再三軍中宿已，到試兵處見不能乘象者，即毀訾言：「此人乘象似如乘猪，若入軍陣者必自喪身，復失官象，費王廩祿。」見能乘象者如是讚言：「此人善能乘象，捉鉤牽挽，左旋右旋，皆悉巧便。若入陣者，必能破賊，又全身命。如是人者，應食王祿。」見不能乘馬乘車，捉弓刀楯矛矟，乃至一一毀訾讚歎已，即便教言：「汝應作如是如是乘象乘馬，御車捉弓，捉楯捉矟。」諸不能者聞是語已，即瞋恚言：「何處更覓怨賊？此即是賊，我等當共殺之。」彼得讚者作如是言：「此諸比丘皆是王種，大臣剎利種，皆知兵法。汝等何不善學而反怨他？」諸被毀者，聞是語已，瞋心即滅，內自慚愧。諸比丘聞是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有事緣，得軍中三宿，若觀軍發行、牙旗、諍鬪、勢力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三宿者，極齊三宿。
觀者，方便故往，若高處至下、下處至高。
軍者，四種軍，如上說。
牙旗者，若師子形、若半月形。諍者，口諍。鬪者，兩眾交刃。勢力者，強弱相傾，觀其事勢，是名勢力。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道路行逢軍，不故看見者，無罪。若作方便看見者，波夜提。若抄賊從村中來，比丘道中相逢，不故看無罪。作方便看見者，波夜提。若比丘林野中經行時，群賊來，不故看見無罪。作方便看見者，波夜提。若比丘於林樠經行時，群賊劫村已，從比丘邊過。後逐賊人尋賊至比丘所，問比丘：「見賊不？」比丘不得妄語，復不得語處，得語言：「看指押。」若比丘城里住，有賊來圍城，王語比丘：「盡出上城現多人相。」不故看見者無罪。作方便看見者，波夜提。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於禪坊中起，以拳揄十六群比丘頭，即便大啼。佛聞啼聲，知而故問：「是中何等小兒啼聲？」答言：「是六群比丘於禪坊中起，以拳揄十六群比丘頭，是故啼聲。」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何以故爾？」答言：「為戲樂故。」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惱諸梵行人而反言樂。」佛語六群比丘：「莫輕彼人，彼人若入定者，以神足力擲汝著他方世界。汝常不聞，我以無量方便，於梵行人所應起身口意行慈，供養恭敬。云何作是惡不善事？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打比丘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打者，若身、身分、身方便。身者，一切身是名身。身分者，若手、若脚、若肘、若膝、若齒、若爪甲，是名身分。身方便者，若捉杖、木、瓦、石等打若遙擲，是名身方便。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打比丘，波夜提。打比丘尼，偷蘭遮。打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越毘尼罪。下至俗人，越毘尼心悔。若惡象馬牛羊狗，如是種種惡獸來，不得打，得捉杖、木、瓦、石等打地作恐怖相。若畜生來入塔寺中，觸突形像壞花果樹，亦得以杖、木、瓦、石等打地恐怖令去。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世尊制戒不聽比丘相打。爾時六群比丘於禪坊中起，以側掌刀擬十六群比丘，作如是言：「我以掌刀斫墮汝面。」彼恐怖故即便大啼。佛聞啼聲，知而故問諸比丘：「是何等小兒啼聲？」答言：「是六群比丘於禪坊起，以側掌刀擬十六群比丘，作是言：『我以掌刀斫墮汝面。』彼恐怖故，即便大啼。」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何故如是？」答言：「以戲樂故。」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惱諸梵行人而言戲樂。」佛言：「汝莫輕彼人，彼人若入定，能以神力擲汝著他方世界。汝常不聞，我以無

量方便，於梵行人所應起身口意行慈恭敬供養。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不聽以掌刀相擬。」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以掌刀擬比丘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掌者，手掌。刀者，手指。
擬者，現打相。
波夜提者，如上說。
舉一指擬，波夜提。乃至五指亦如是。一切手指擬，波夜提。拳擬，偷蘭遮。掌刀擬比丘，波夜提；比丘尼，偷蘭遮；擬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越毘尼罪。下至俗人，越毘尼心悔。若惡象馬牛羊狗，如是等種種惡獸來者，不得以掌刀擬。得以杖、木、瓦、石打地恐怖令去。若是諸獸畜來入塔寺，壞諸形像及花果樹，亦得打地恐怖令去。是故說。(五十九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八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九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單提九十二事法之八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優波難陀語兄難陀共行弟子作如是言：「阿浮婆共汝入聚落，彼間當與汝飲食。我若彼作非威儀事，汝當覆藏，莫向人說。我是汝叔父，我亦覆汝和上罪。」答言：「正使我父祖翁及和上有罪，尚不覆藏，況復叔父。汝自可覆藏我和尚罪，我終不能覆藏汝罪。」優波難陀聞是語已，即作是念：「今日當令汝得苦惱事。」即共入城，到長者家。檀越見已，歡喜問訊，即請留食。優波難陀復作是念：「我當觀望日時欲至遣還精舍，令不及眾食，復失此供，進退失食時足得苦惱。」作是念已，時至即遣彼還。恐失食，故並看日時，疾疾而還。眾食已訖，出祇洹門間傍佯經行，遙見彼來，口脣乾燥，似未得食。即戲調言：「汝朝隨教化比丘入城，得何等種種美食？」答言：「唯有苦惱，何處得食？」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知比丘麁罪，不得覆藏。」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他比丘犯麁罪，覆藏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麁罪者，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是名麁罪。
覆藏者，不欲令他知。
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見他犯麁惡罪，不得覆藏。覆藏者，波夜提。應向人說，說時不得輒向人說，當向善比丘說，若同和上、阿闍梨。若彼犯罪比丘兇暴，若依王力、大臣力、兇惡人力、或起奪命因緣毀傷梵行者，應作是念：「彼罪行業必自有報，彼自應知。喻如失火，但自救身焉知餘事。」爾時但護根相應無罪。若比丘知他比丘犯四事、十三僧伽婆尸沙，若一一覆藏者，波夜提。三十尼薩耆、九十二波夜提，若一一覆藏者，越毘尼罪。四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一一覆藏者，越毘尼心悔。若覆藏比丘尼八波羅夷、十九僧伽婆尸沙，一一覆藏者，偷蘭遮。三十尼薩耆、百四十一波夜提，若一一覆藏者，越毘尼罪。八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若一一覆藏者，越毘尼心悔。式叉摩尼十八行法，更受學法，若一一覆藏者，越毘尼罪。

沙彌、沙彌尼十戒，若一一覆藏，更與出家法，越毘尼罪。下至俗人五戒，若一一覆藏者，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蟲水及無衣，　婬處屏處坐，
往觀三軍陣，　打掌刀覆藏。
第六跋渠竟。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有人著鎧持弓箭，入精舍中，脫鎧放仗止息樹下。精舍中庭前沙地有眾鴿鳥，在中戲食。時尊者優陀夷見鳥已，即語：「長壽！借我弓箭試我手看。」答言：「可爾。」即捉弓并注五箭，挽弓放發射殺五鴿，即取撾毛以木貫之，持授世尊：「此是鳥肉。」佛言：「何處得？」答言：「有人著鎧持弓箭至精舍庭前，止息樹下。從借弓箭，試手射鳥，本習射法猶故不失。」佛言：「癡人！此是惡法，應早捨棄，方言本習，手猶故在。汝常不聞，我以無量方便，毀訾殺生，讚歎不殺。而今作是惡不善法，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眾生應起慈心救護，云何優陀夷反奪其命而無慈心？」佛言：「不但今日不起慈心，過去世時已曾如是。如《釋提桓因本生經》中廣說。」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故奪畜生命，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故者，先作方便。

奪畜生命者，若身、身分、身方便。身者，一切身，於眾生身上跳蹈、若堆壓欲令彼死，死者，波夜提。身分者，欲害眾生故，若手、若腳、若膝、若肘、若齒、若爪等一一用殺，是名身分。身方便者，若手捉杖、木、瓦、石等，若就打、若遙擲欲令死，死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欲斷畜生命，若刀、藥塗、吐下、墮胎。刀者，大小刀乃至鍼。若比丘殺心捉刀時，越毘尼心悔。觸彼身，越毘尼罪。命根斷者，波夜提，是名刀。藥者，有三種：生、合、毒。生者，如尼樓國土、鬱闍尼國土，有毒草名迦羅，是名生。合者，如獵師合藥，若根、若莖、若葉、若花、若果，眾草和合藥，是名合。毒者，蛇毒、鼠毒、狼毒、猫毒、狗毒、熊羆毒、人毒，如是種種。若生、若合、若毒，如是一切是名藥。若比丘殺心，欲殺畜生，合藥時，越毘尼心悔。觸彼身，越毘尼罪。命根斷，波夜提，是名藥。

塗者，若比丘殺心，以藥欲塗畜生時，作是念：「若塗頭腳身，令枯乾死。」捉藥時，越毘尼心悔。觸彼身者，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是名塗。

吐者，若比丘殺心合吐藥，欲令吐膿血、吐腸死，合藥時，越毘尼心悔。觸彼身者，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是名吐。
下者，若比丘殺心作下藥，欲令彼下膿血腸肚死，作藥時，越毘尼心悔。觸彼身，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
墮胎者，若比丘殺心欲墮畜生胎，作方便時，越毘尼心悔。觸彼身，越毘尼罪。欲殺母而墮胎者，越毘尼罪。欲殺胎而母死者，越毘尼罪。欲殺母母死者，波夜提。欲殺胎胎死者，亦波夜提。若畜生懷人胎，越毘尼罪，是名墮胎。
行、毘陀羅呪、屑末、羂、弶、坑塹、道、河。
行者，有畜生若五、若十、若二十作行列行時，若欲殺前誤殺中、欲殺中誤殺後、欲殺後誤殺中、欲殺中誤殺前，皆越毘尼罪。若欲殺前前死、欲殺中中死、欲殺後後死者，皆波夜提。若一切無當死者，波夜提，是名行。
毘陀羅呪者，若比丘為殺畜生，讀毘陀羅呪起死人，誦呪時，越毘尼心悔。心驚毛竪，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是名毘陀羅呪。
屑末者，若比丘為殺畜生故，作屑末坌眾生身，欲令乾枯死。作方便時，越毘尼心悔。觸彼身，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
羂者，若比丘殺心，於畜生常行處、食處、飲水處，施羂時，越毘尼心悔。觸彼身者，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是名羂。
弶者，若比丘殺心，於畜生常行處、食處、飲水處。施弶時，越比尼心悔。觸彼身者，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是名弶。
坑塹者，若比丘殺心，於畜生常行處、食處、飲水處，作坑陷以草土覆上，作時，越毘尼心悔。墮中時，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是名坑塹。
道者，若比丘於道頭經行見畜生來，見已作是念：「今當令此無一得脫者。」殺心驅向師子虎狼恐怖處，若國王獵處驅時，越毘尼心悔。受苦痛時，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是名道。
河者，若僧伽藍近河邊，比丘在岸上經行，有畜生來，比丘見已，作是念：「今當令此畜生無一得活者。」殺心驅向非濟處、若迴波旋覆處、尸收摩羅處，渡彼岸復有師子虎狼處，及王遊獵處驅時，越毘尼心悔。受苦痛時，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是名河。
一比丘殺心捉刀時，越毘尼心悔。受苦痛時，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如是二比丘、眾多比丘亦如是。若比丘為殺故與刀遣使，若一人、若二人，乃至眾多人，亦如是。使復轉遣使，乃至眾多人與刀時，越毘尼心悔。受苦痛，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如是藥、毒、塗、吐、下、墮胎，如刀中廣說。

若比丘成就五法斷畜生命，波夜提。何等五？畜生、畜生想、殺心、起身業、命根斷，是名五法。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欲令十六群比丘疑悔故，作如是言：「世尊制戒，年滿二十聽受具足。汝等未滿二十而受具足，不名受具足。」聞是語已，即便大啼。佛聞啼聲，知而故問：「是何等小兒啼聲？」比丘答言：「是六群比丘，欲令十六群比丘疑悔故，作如是言：『世尊制戒，年滿二十聽受具足。汝等未滿二十而受具足，非受具足。』聞是語已，是故啼耳。」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何故如是？」答言：「我戲樂故。」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惱梵行人而言戲樂。」佛言：「汝莫輕彼，彼若入定，以神足力能擲汝著他方世界。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不聽令他比丘疑悔。」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故令他比丘起疑悔，須臾不樂，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故者，先作方便。
疑悔者，有七事：生、羯磨、形相、病、罪、罵詈、結使。波夜提者，如上說。生者，作是言：「長老！世尊制戒，年滿二十聽受具足，汝不滿二十而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欲令生疑。前人若疑、若不疑，皆波夜提，是名生。羯磨者，作如是言：「長老！世尊制戒，一白三羯磨無遮法，汝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眾不成就，如是一一不成就，非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欲令他疑悔。前人若疑悔、若不疑悔，皆波夜提，是名羯磨。形相者，作如是言：「長老！世尊制戒，身體成就聽受具足，汝曲脊、跛蹇、眼瞎、偃脚、搵頭、鋸齒、身不具足，而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欲令他疑悔。前人若疑悔、若不疑悔，皆波夜提，是名形相。病者，作是言：「長老！世尊制戒，無病聽受具足。汝癬疥、黃爛、癰痤、痔病，如是種種諸病而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欲令起疑悔。彼若疑悔、若不疑悔，皆波夜提，是名病。罪者，作是言：「長老！世尊制戒，清淨者聽受具足。汝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毘尼罪，而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欲令疑悔。彼若疑悔、若不疑悔，皆波夜提，是名罪。罵詈者，作是言：「長老！世尊制戒，歡喜者聽受具足。汝不歡喜，瞋恚罵詈而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時欲令疑悔。彼若疑悔、若不疑悔，皆波夜提，是名罵詈。結使者，作是言：「長老！世尊制戒，黠慧人聽受具足。汝癡不黠如泥團、如羊角鵄白鵠

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時欲令疑悔。彼若疑悔、若不疑悔，皆波夜提，是名結使。
若有人來欲受具足，若滿二十與受具足；若不滿者，語言：「且住！待滿二十。」若彼便於餘處受具足來者，不得語令疑悔。語者，越毘尼罪。若比丘臨受具足時，若羯磨不成就，應彈指語言：「長老！汝羯磨不成就。」若臨時不語者，後不得語令起疑悔言：「汝受具足時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眾不成就。」語者，越毘尼罪。若瞎眼、僂脊、脚跛身體不成就，未受具足者，應語言：「且爾住彼。」若於餘處受具足來者，不得語令疑悔。語者，越毘尼罪。若病人來欲受具足，應語：「且爾住。」若彼便於餘處受具足來者，不得語令疑悔。語者，越毘尼罪。若疑悔比丘者，波夜提；比丘尼，偷蘭遮；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者，越毘尼罪；若俗人，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數數易著衣，食前著一衣，食後著餘衣。佛知而故問：「是何等衣？」答言：「是我淨施衣。」佛言：「汝云何淨施衣與他，不捨而作三衣受用？從今日後不聽淨施衣不捨而受用。」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後不捨而受用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與者，淨施與五種人。
不捨者，後不捨。
受用者，作三衣受用，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有多衣，忘不識，應取一切衣集著一處，當捨作是言：「此衣淨施與某甲，某甲於我不計意，今還捨。」若是三衣者應別捨：「是我三衣數，此僧伽梨先受持，今捨。」「此僧伽梨，是我三衣數，今受持。」「此欝多羅僧，是我三衣數，先受持，今捨。」「此欝多羅僧，是我三衣數，今受持。」「此安陀會，是我三衣數，先受持，今捨。」「此安陀會是我三衣數，今受持。」「此是我三衣數，不離宿受持。」餘衣長二肘，廣一肘以上，盡應淨施。淨施法者，作是言：「長老！我此長衣施與某甲，某甲於我不計意，若浣染時縫時，有因緣事，我當捨用。」受持已，淨施已著衣架上，日日當憶念記識。若忘者，當語共行弟子、依止弟子：「此是我三衣，汝當日日助我憶識。」若無弟子者，應衣角頭書作字。若自身對面淨施不捨而受用者，波夜提。若不對面而自說淨施，不捨而受用者，越毘尼罪。若對他面淨施，不捨而受用者，波夜提。

復對餘人，不捨受用者，波夜提。不識衣，越毘尼罪。無三衣，越毘尼罪。一時捨、一時受，越毘尼罪。不捨，作三衣受用，波夜提。不捨，作塔用、僧用、與人，越毘尼罪。不得對面前說淨施，當餘人邊說淨施，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食前取他僧伽梨、取他鉢藏著異處。是比丘乞食時到，欲入聚落，求僧伽梨不得。復有比丘求鉢不得，是比丘問諸比丘長老：「誰持我僧伽梨去？」復問：「誰持我鉢去？」時六群比丘便笑言：「長老！此僧伽藍大，但求之。」即求，經久不得。復言：「長老！雇我何物？當助汝求。」聞是語已，知是彼藏。食後復藏尼師檀及鍼筒。諸比丘食已，欲林中坐禪，求尼師檀不得，即言：「長老！誰持我尼師檀去。」復有比丘言：「誰持我鍼筒去？」六群比丘笑言：「長老！此僧伽藍大，但遍求。」即求，經久不得。復語言：「汝雇我何物？當助汝求。」聞是語已，知是彼藏。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何以故爾？」答言：「為戲樂故。」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惱諸梵行人而言戲樂。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戲笑藏他衣鉢、尼師檀、鍼筒。」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藏他衣鉢、尼師檀、鍼筒，乃至戲笑，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衣者，七種衣也。

鉢者，瓦鉢、鐵鉢。鉢有三種：上、中、下。

尼師檀者，如世尊所聽。

鍼筒者，筒中有鍼。

藏者，若自藏、若使人藏，乃至戲笑，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三衣中若藏一一衣者，波夜提。若僧祇支及餘衣等，越毘尼罪。三種鉢中若一一藏，波夜提。若鍵鎖及餘器，越毘尼罪。藏尼師檀者，波夜提。藏餘敷具，越毘尼罪。鍼筒者，有鍼合藏，波夜提。無鍼，越毘尼罪。藏有縷鍼，波夜提。無縷鍼，越毘尼罪。有縷鍼但脫取縷藏，越毘尼罪。戲笑藏比丘衣，波夜提；比丘尼，偷蘭遮；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越毘尼罪；下至俗人，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從禪坊中起，在屏處闇地立，悚耳皺面、反眼吐舌，作喡喡聲恐怖十六群比丘。十六群比丘聞已，即心恐怖舉聲啼喚。佛知而故問：「是何等小兒啼聲？」諸

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何以故爾？」答言：「戲樂故。」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惱梵行人而言戲樂。」佛言：「汝莫輕彼，彼若入定，能以神力擲汝著他方世界。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恐怖比丘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恐怖者，色聲香味觸，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色者，在闇地悚耳皺面、反眼吐舌，乃至曲一指喡喡作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色。聲者，作象聲、馬聲、驢聲，如是等種種聲，或長聲卒止、卒聲長引，乃至觳耳作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聲。香者，作是言：「長老！是中有蛇香、富單那惡鬼香、蝎香。」作是種種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香。觸者，熱冷、輕重、滑澁。熱者，若以火，若以日炙衣鉢、鍵鎡，揩戶鑰使熱觸彼身，作是言：「長老！火起！火起！」作如是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熱。冷者，若以扇風、衣風，若以水灑，作是言：「長老！雨雪！雨雪！」作如是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冷。重者，持重拘、攝重旃押上，作是言：「長老！壁倒！壁倒！」作如是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重。輕者。以諸輕細衣覆上，作是言：「長老！雲墮！雲墮！」作如是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輕滑者。若優鉢羅花莖、拘牟頭華莖、須揵提花莖、若戶拘觸彼身，作是言：「長老！是蛇！是蛇！」作如是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滑。澁者，鉢頭摩花莖、分陀利花莖觸彼身，作是言：「長老！此是百足蟲。」作如是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澁。

恐怖比丘者，波夜提；比丘尼，偷蘭遮；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越毘尼罪；下至俗人，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為諸天世人之所供養，多所利益。爾時舍衛城中有姊妹二人，妊身未產，在家有信出家為道。諸比丘尼見其腹相，即便驅出，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在家妊身無罪。」此比丘尼後生男兒，字童子迦葉，至年八歲出家為道，成阿羅漢。共十六群比丘，各持澡盥，到阿耆羅河邊澡浴入水，仰覆浮戲渡河來往，拍水沐浴。爾時波斯匿王在重樓閣上，四望觀看。王未信佛法，見是事已，倍生不信，即語末利夫人言：「看汝家所事福田。」夫人深信無疑，不迴顧看即答言：「大王！或是年少出家始受具足，未知戒律，或世尊未制此戒，是故爾耳。」王語夫人言：「喻如家長語

時，眷屬隨從。如和上、阿闍梨語時，弟子隨從。沙門瞿曇語時，弟子皆言：『如是。世尊！如是。修伽陀！』我共汝語，而汝不迴顧看。」爾時尊者童子迦葉，於其水中入頂第四禪，以天耳聞王語聲，即語諸伴比丘作是言：「長老！王倍生不信。末利夫人心生不悅，今當令彼發歡喜心。」皆言：「善哉！」各各即提澡盥盛滿中水，以著於前，結跏趺坐，次第行列陵虛而逝，於王殿上空中而過。時末利夫人在露處坐，見其坐影已，即便仰觀，見次第行列結跏趺坐前，皆有澡盥乘虛而去似如鴈王。見是事已，心大歡喜，即白王言：「看我家福田神德如是。」王見已，心大歡喜，作如是言：「善哉！我得善利，願世尊及比丘僧盡壽在我國內，為良福田。」諸比丘聞王嫌故，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十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我今罰汝，因汝當為諸比丘制戒。」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水中戲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水者，有十種。

戲者，跳、渡、還渡、沒、出、撥、拍、澆漉。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跳者，戲故跳入水中，波夜提。若行岸崩墮水、若船行衝岸木石撥墮水中者，無罪，是名跳。渡者，以戲故渡水，波夜提。若行欲渡、若渡物、若河彼岸有僧事塔事，宜數數經理，若欲學浮渡者，無罪。還者，以戲故還渡水，波夜提。若有所忘失，為物故還渡取，無罪。沒者，以戲故沐沒，波夜提。若鉢、小鉢、銅釪、器物墮水沒取者，無罪。為澡洗故沒，無罪。出入者，以戲故入水出水，波夜提。為取物故，無罪。撥者，以戲故撥水，波夜提。若水上熱，為取冷水故撥取下水，無罪。拍者，以戲故拍水，波夜提。若水上有倒孑蟲，拍令入下取無蟲水，無罪。澆漉者，以戲故在水中澆漉岸上，越毘尼罪。岸上澆漉水中者，越毘尼罪。水中澆漉水中，波夜提。陸地澆漉陸地者，越毘尼罪。若比丘病刺頭出血迷悶、若熱病迷悶，以冷水灑無罪。若比丘誦經時眠睡，以冷水灑無罪。若比丘食上沙彌撓亂，恐俗人不信故，知事者以水澆漉無罪，是名澆漉。

若為和上、阿闍梨洗浴以水畫背，越毘尼罪。若比丘食上戲故，以水畫鉢、鍵鎡、器上作字，越毘尼罪。若澆脚時以水畫木上及畫瓮甕瓶，一一越毘尼罪。以指彈水作聲，越毘尼罪。以水跳空中接取，越毘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齋日，比丘尼來詣佛所，頭面禮拜問訊。時十六群比丘去佛不遠，在一處

坐，優鉢羅比丘尼、脂梨沙彌尼，亦來禮拜問訊。禮拜問訊已，往十六群比丘所，以同年少相好樂故，至彼中坐。坐不正故，彼見已更相指示而笑。時有婆羅門極醜陋、僂脊傴脚，將一年少端正婦來見，諸比丘笑已，作是念：「此諸沙門見我醜陋，將端正婦，必當笑我。」即瞋恚言：「沙門釋子不知儀則，而形笑我。」諸比丘即答言：「我不笑汝。」婆羅門言：「不爾！正笑我耳。」作是語已，往至佛所，作是言：「奇異！瞿曇！沙門釋子不知儀則，見我醜陋，將端正婦而形笑我。」佛即與婆羅門隨順說法示教利喜，歡悅而去。去已佛言：「呼十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有婆羅門極醜陋，將端正婦，汝見已實笑不？」答言：「不笑婆羅門。」「汝笑誰？」答言：「世尊！齋日優鉢羅比丘尼、脂梨沙彌尼來到我所，坐不正故，我見已互相指示，是故笑耳。」佛言：「梵行尼坐不正，汝當方便令起，云何笑之？今當罰汝，因是為諸弟子制戒。」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以指相指，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以一指指，波夜提。乃至五指亦如是。一切手指，波夜提。以拳指，偷蘭遮。若木、若竹指，越毘尼罪。若比丘共諍，以指相指，波夜提。若直月、若知事人差次食，以指指言：「某甲去。」波夜提。若捉竹木指，越毘尼罪。應語言：「某甲，當次食去。」若沙彌眠，欲喚起者，應彈指。若不覺者，不得以指挃，當牽衣挽令覺。若諸比丘在俗人家坐，摩訶羅比丘坐不正者，應語：「汝正坐。」若不覺者，應語：「正汝衣。」復不覺者，應語言：「摩訶羅覆汝形體。」若比丘至比丘尼精舍中坐，比丘尼禮比丘足已，在比丘前坐。若坐不正者，不得語令慚愧，應作方便令起取物。若檀越家坐，婦女來禮比丘足，在前坐不正者，不得語令慚愧，當作方便發遣取物。若奸婬女來試弄比丘，故不正坐者，不得語，但當避去。是故說。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時有一人其婦不可意，瞋恚極打便出。婦作是念：「彼瞋不息，若更打者定死無疑，今當走避。」即便出門。見有比丘乞食還欲出城，婦人即問言：「阿闍梨欲何處去？」答言：「欲出城去。」婦人言：「我欲隨尊去。」比丘言：「姊妹！此是王道何為見問？」即隨後去。其夫後作是念：「我婦得打，或能走去。」即入不見其婦，即問餘人言：「何處去？」答言：「適出隨是道去。」即從後逐，見其婦隨比丘後去，即生瞋恚，作是罵言：「弊惡沙門誘我婦去。」便捉比丘熟打，將詣斷事官所，作是言：「此比丘誘我婦去。」斷事人言：「一一將來撿問事實。」即問比丘：「汝出家人云何將他婦走？」答言：「不爾。」「何因相隨？」答言：「我乞食還欲出城去，婦人問我：

『欲何處去？』我答言：『欲出城去。』婦人言：『我欲隨出。』我答言：『姊妹！此是王道何用見問？』事實如是。」斷事人言：「將比丘出，喚婦人來。」問言：「是沙門偷汝去耶？」答言：「不爾。」「何因相隨。」答言：「夫主見打，以夫瞋未息，復恐重打，因懼失命故，是故避走。遇見比丘，即問言：『尊者何處去？』答言：『我欲出城。』我言：『欲隨尊去。』比丘言：『此是王道何用見問？』事實如是，非彼所偷。」即遣婦人出，復呼比丘來，問言：「汝出家人偷他婦去。云何妄語望得脫耶？向者女人言：『汝實偷。』汝何言不？」比丘答言：「不爾。」復更重問，答辭如初。遣比丘出，復喚女人問言：「弊死女人，棄夫逃走，妄語欺官望得脫耶？向者比丘言：『實偷汝。』汝何言不？」答言：「實不爾。」如是三問，答辭如初。即留女人喚比丘來，對驗情狀，觀望顏色知其虛實，答辭如初。官問比丘：「汝鉢何以破？」答言：「破耳。」「衣何故裂壞？」答言：「裂耳。」「肘膝何以傷破？」答言：「傷耳。」婦瞋夫未息，憐彼比丘受苦如是而不語官，即向官說。官聞是已，極大瞋恚，作如是言：「弊惡罪人！汝便是王更無餘人。」即勅官人料理比丘，給其湯藥，與其衣鉢。即取是人繫著獄中，籍家財物沒入官庫。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比丘：「何處一切王家得是信心？此不與共期，過患如是，況復共期？從今日後不聽與女人共期道行。」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女人共期道行，乃至聚落中間，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女人者，若母、若姊妹、若大、若小、在家、出家。

共期者，若今日、若明日、半月、一月。

道者，三由延、兩由延、一由延、半由延、一拘盧舍、半拘盧舍，乃至聚落中間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與女人共期道行，經一一聚落中間，一一波夜提。若還來者，亦一一波夜提。餘如九十二第三跋渠中與比丘尼共期著道行中廣說，此中以女人為異耳。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

爾時尊者阿那律在塔山夏安居竟，還舍衛城禮覲問訊世尊。行路中間日冥欲入聚落求宿止處。時聚落中有一母人，將一女欲出村取水，道路相逢。女見比丘顏貌端正威儀庠序，即生慾想。比丘入聚落，遍求宿處不得，作是念：「當還出外於樹下宿。」即便還出，復逢彼母子。時女問母言：「此沙門向冥欲何處去？」答言：「不知。」女言：「阿母可問。」母即問言：「沙門向冥出聚落欲至何

所？」答言：「我入聚落求宿處不得，欲還出外樹下止宿。」女語母言：「可將歸家借其宿處。」母即語言：「沙門隨我還家，當借宿處。」比丘即隨還至家，與一房語言：「沙門此中可宿。」比丘即敷草蓐結跏趺坐。母子食訖，還自眠處。是比丘道行疲極偃息而臥，女伺母眠熟已，徐徐竊起至比丘所牽其草蓐。比丘覺已，起正身坐，女人性弱即便却去。去已比丘還復臥，此女須臾復來。如世尊所說，有五種人夜多不眠。何等五？女人起欲想憶男子故夜多不眠，男子起欲想憶女人故夜多不眠，賊有盜心夜多不眠，王憂念國事故夜多不眠，精進比丘修習道業夜多不眠。此女人不得眠，復竊起來牽其草蓐。比丘覺已起正身坐，乃至夜了。明日至佛所，佛遙見已，知而故問：「誰嬈觸汝，顏色不悅？」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女人同室宿，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女人者，若母、姊妹、若大、若小、在家、出家。

室者，同障同覆。

宿者，俱眠，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共一房，有隔、別戶，無罪。異房無隔，波夜提。共房共隔，波夜提。別房異戶，無罪。有覆有障，波夜提。有覆半障，越毘尼罪。有覆無障，無罪。有障有覆，波夜提。有障半覆，越毘尼罪。有障無覆，無罪。比丘、女人俱室內，波夜提。比丘室內、女人半身在屋內，越毘尼罪。比丘屋內、女人屋外，無罪。女人、比丘俱屋內，波夜提。女人屋內、比丘半身在屋內，越毘尼罪。女人屋內、比丘在外，無罪。若佛生日大會、得道日大會、轉法輪日大會、羅云大會、阿難大會、般遮于瑟大會，若通夜說法者，當在露地。若風雨若雪墮寒者，當入屋裏正身坐。若老若病不能坐者，當施障隔。障隔不得用疎物，高齊肩腋。若比丘道路行入聚落宿時，當別房別隔。若無屋者，當露地宿。若風雨寒雪，當入屋內正身坐。若老病劣弱不能坐者，當作障隔。若無障者，女人可信者，應語言：「優婆夷！汝先眠，我坐。」比丘欲眠時，語令起：「我欲眠，汝莫眠。眠者汝無福。」若雌象乃至雞、若駱駝、牛驢擎頭時，未得罪。委頭眠者，波夜提。若雌狗舒頭時無罪，屈頭眠時波夜提。鵝孔雀雞舒頭，無罪。屈頭著翅下，波夜提。象正立時，無罪。倚時，波夜提。若眾多比丘在房內眠，母人抱眠女兒入者，一切眠比丘，波夜提。若維那知事人，應語母人言：「汝正豎兒抱入。」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陀夷，與一知識同聚落婆羅門。婆羅門女出嫁，至異聚落，遣信語父：「若阿闍梨，時時來看我。」如二不定法中，因緣廣說。乃至佛告：「優陀夷癡人！在家俗人尚知出家人所應行法、不應行法，汝信心出家而不知出家所應行法？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不聽共女人獨空靜處坐。」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女人獨空靜處坐，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女人者，若母、姊妹、若大、若小、在家、出家。

獨者，獨一女人，更無餘人。設有餘人，若眠、癡狂、心亂、苦痛、嬰兒、非人、畜生，雖有是人，故名獨。

空靜者，寂靜處。

坐者。共坐，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與女人共坐，竟日坐者，一波夜提。若比丘、女人中間起，更坐，一一波夜提。若比丘受請到檀越家坐，女人下食已坐比丘前，復起益食。如是復起復坐，一一波夜提。一女人比丘邊坐，一女人來往益食，女人出時比丘應起。起時不得輒爾起，恐彼女疑，謂呼比丘有異想，應先語：「姊妹！我欲起。」問言：「何故起？」答言：「世尊制戒，不聽共女人獨空靜處坐，是故起耳。」女言：「尊者莫起，我自起。」起者無罪。減七歲女在階道板上坐，坐已復第二板上坐，坐已復起第三板上坐，如是一一徙處坐，一一波夜提。若家中作務淨人來往不斷者，無罪。若門向道，道中行人如比丘乞食頃不斷，彼即當淨人，無罪。若比丘、女人於閣上共坐，閣下淨人遙見比丘，比丘亦見淨人，無罪。比丘、女人在閣下坐，閣上人亦如是。或見而非聞、或聞而非見、亦見亦聞、非見非聞。見而非聞者，淨人遙見比丘、女人共坐，不聞語聲，越毘尼罪。聞而非見者，聞語聲、不見其人，越毘尼罪。亦見亦聞者，見共坐、聞語聲，無罪。非見非聞者，波夜提。盲淨人，越毘尼罪。聾淨人，越毘尼罪。盲聾淨人者，波夜提。一盲、一聾淨人者，無罪。若淨人眠者，當動令覺，此罪。亦是聚落、亦阿練若處、亦是時亦非時、亦是晝亦是夜、是屏處非露處、是空靜非眾多、是近非遠，是故說。

故奪及疑悔，　不捨藏畏怖，
水戲指相擬，　共行同室宿，
空靜處亦然。　第七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毘舍佉鹿母，長請祇洹僧次第到其舍，食時毘舍佉鹿母頭面禮僧足。次第而下，到十六群比丘所，見其年少身色柔軟而能捨家。女人多慈起兒子想，亦敬法故，即便問言：「祇洹眾僧無供時，尊者何處得食？」答言：「時到著衣持鉢，家家乞食。」即語尊者：「若無供時，來我家食。我自今已後，若無人供日，我當施食。」年少比丘聞是語已，即便受請，至無供日，到其家食。鹿母長請佛，時尊者阿難日日到彼，為請食故，見十六群比丘在其家食，此諸年少起憍恣言：「母！此食太多。」答言：「子減之。」復言：「太少。」答言：「子當益。」如是或嫌冷熱、堅軟、甜酢、鹹淡，如是種種難可稱適。鹿母信心多慈，答言：「子隨索隨與。」阿難見已，作是念：「若此是不信家，便起惡心。」以是因緣往白佛言：「善哉世尊！願從今日勿與小兒受具足戒。」佛言：「從今日後年未滿二十，不得與受具足。」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摩訶羅父子二人在家，有信捨家修道，其子沙彌供給五百比丘。諸比丘或索楊枝、或索樹葉，如是眾多不能得供。時摩訶羅念曰：「我正有一子，供給五百比丘，所索眾多不能得供。如是不久，必當生病。然世尊制戒年未滿二十。不應與受具戒。雖知不應且與受之，令其免苦。」即將比丘出到戒場上，與受具足。受具足已，諸比丘猶如前法喚言：「沙彌與我知淨楊枝及草樹葉。」彼即答言：「我已受具足，云何故喚沙彌？」諸比丘言：「誰與汝受？」答言：「我婆樓醯。」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摩訶羅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摩訶羅！汝云何知人年未滿二十，而與受具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年未滿二十而受具足。」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人年不滿二十，與受具足，波夜提。諸比丘應訶責，是人不名受具足。」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人聞。

不滿者，不滿二十。雨減二十年，是名不滿二十。減二十雨滿二十年，是名不滿二十。減二十雨過二十年，是名不滿二十。冬時生還冬時受，未經安居竟，是名不滿。春時生還春時受，未經安居竟，是名不滿。前安居生還前安居受，未經前安居竟，是名不滿。後安居生還後安居受，未經後安居竟，是名不滿。此人減二十時，人半謂減、半謂滿。半謂減者，波夜提。謂滿者，無罪，此人名受具足。此人年減二十時，人一切謂不滿，與受具足，一切波夜提，此人不名受具足。此人年減二十時，人一切謂滿，與受具足，一切無

罪，此人名受具足。滿二十雨減二十年，是名滿二十。滿二十雨滿二十年，是名滿二十。滿二十雨過二十年，是名滿二十。冬時生、經安居竟、受具足，是名滿二十。春時生、安居竟、受具足，是名滿二十。前安居時生前安居竟，受具足，是名滿二十。後安居時生後安居竟，受具足，是名滿二十。雨滿二十雨時，人半謂滿、半謂不滿，謂不滿者越毘尼罪，謂滿者無罪，是人名受具足。滿二十雨時，人一切謂不滿，一切越毘尼罪，是人不名受具足。滿二十雨，一切謂滿，一切無罪，是人善受具足。若比丘知人不滿二十，與受具足，此諸比丘應呵責已，波夜提悔過。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有人來欲受具足，月滿者應與受具足，不滿者應語令待滿。若前人不知者，當問其父母親里。若復不知，當看生年板。若復無是者，當觀其顏狀，觀時不得直觀形體，或貴樂家子形大年少。當觀其手足成就不？若如是復不知者，當問何王？何歲？國土豐儉、旱澇時節。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舍衛、毘舍離二國有嫌，年年互相抄伐。時毘舍離人來舍衛抄劫人民，得物去，還入本界生安隱想，解仗止息。舍衛王作是念：「我為國王，應却隣敵安民，云何使賊劫掠人物？」即勅將士：「仰汝追捕必使擒獲，若不得者不足空還。」將士念言：「王教嚴重，事應宜速。」即集兵眾尋蹤掩襲。時舍衛比丘安居竟，欲詣毘舍離，諸比丘失道，墮彼賊中。賊便驚愕，問比丘：「比丘！汝是何人？」答言：「我出家人。」「何道出家？」答言：「釋種出家。」問言：「大德！汝欲那去？」答言：「欲向毘舍離，失道到此。」即示其道。時比丘問賊：「長壽！汝欲何去？」答言：「向毘舍離。」比丘復言：「當共作伴。」彼即答言：「我等是賊，劫奪他物，徑涉榛木行不擇路。汝是善人，云何隨我？此是直道，可從是去。」比丘復請：「願將我去！勿復令我重遭失道。」賊答如初，如是至三，語言未竟追捕尋至，合捉比丘，將至王所，作如是言：「大王！此是群賊。」王言：「先將比丘來。」來已，王言：「汝出家人，云何作賊？」比丘答言：「我非是賊。」「何故相隨。」比丘以上事具向王說。王言：「遣比丘去。將此賊來。」來已，問賊言：「此出家人是汝伴不？」答言：「非伴。」「何故相隨？」賊以上事具向王說。王言：「將賊去。更喚比丘來。」來已，王問比丘：「汝出家人，云何作賊？妄語欺官，望得脫耶？賊道汝是伴，何以言非？」比丘答如初。王即教勅禁官放比丘去，賊如法治罪。便取五百群賊，著迦毘羅華鬘，打鼓搖鈴四交道頭，唱喚而出，欲將殺之，賊大啼哭。佛知而故問：「比丘！是何等眾多人聲？」比丘答言：「世尊！是

五百群賊，被王教令將欲殺之。是其聲耳。」佛告阿難：「汝往語王：『汝是人王，當慈民如子，云何一時殺五百人？』」阿難受教，即詣王所，具說佛語。王言：「尊者阿難！我知是事，若殺一人罪報甚多，況復五百人。但是賊數數來壞我聚落、抄掠人民，若世尊能使是人不復作賊者，可放令活。」阿難即還，以王所說具白佛。佛語阿難：「更往語王：『王但放去，我能令此人從今日後更不作賊。』」阿難受教已，先到刑處，語監殺者言：「是諸罪人世尊已救，未可便殺。」復語賊言：「汝能出家不？」賊言：「尊者！我本若出家不遭此苦，今甚願樂，何由可得？」阿難即至王所，作是言：「世尊語王：『我能令此人從今日後更不作賊。』」王即勅監官：「可原生命，且未解縛，送詣世尊，佛自放之。」爾時世尊欲度彼人故，在露地坐，賊遙見佛繫縛自解，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觀其宿緣隨順說法，布施持戒行業報應，苦習盡道四真諦法，即於是時得須陀洹道。問言：「汝等樂出家不？」答言：「世尊！我等先若出家不遭此苦，唯願今者度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作是語時，五百群賊舉身被服變為三衣，自然鉢器、威儀庠序，如似百歲舊比丘，皆成羅漢。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五百群賊蒙世尊恩自然解脫？」佛言：「不但今日蒙我解脫，過去世時已曾蒙我，如《獼猴本生經》中廣說。」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賊期共道行，乃至聚落間，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賊者，劫盜。

期者，若今日、明日、一月、半月。

道者，三由延、二由延、一由延、一拘盧舍、半拘盧舍，乃至聚落，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不得與賊共期道行，若比丘欲行時，當求車伴、人伴。賊相貌有三事可知：香、色、莊嚴。香者，在曠野中食熟肉生肉。氣色者，常恐怖色。莊嚴者，終日結束，面黑、髮黃，兇惡似閻羅人，是三種名為賊相，不應共行。若賊詐稱作好人，著好衣服，到空迥處，展轉相語：「今日當入是聚落，破壞牆壁、劫奪財物，不問沙門婆羅門，一切盡取。」當知是賊，是時不得即便捨離，且隨順去。若近聚落，方便捨去。若賊覺者，應語：「長壽！我正到此耳。」若與賊共期道行，波夜提。與女賊共行亦如是。與偷金賊共行，波夜提。與叛負債人共行，越毘尼罪。是故說。

佛住曠野精舍，廣說如上。爾時營事比丘，自掘地作基作塼作泥，為世人所譏：「沙門瞿曇無量方便，毀呰殺生、讚歎不殺，而今自

手掘地作基作塼作泥，故傷破根命。此是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比丘：「此中雖無命根，出家之人所不應作，當少事少務，莫為世人所譏，失他善福。從今日後不得自手掘地。」佛告諸比丘：「依止曠野諸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掘地、若使人掘、指示語掘，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自手者，若身、身分、身方便。身者，舉身跳躑、走來、走去，欲令壞地者，波夜提，是名身。身分者，若手、若脚、若膝、若肘、若指爪，是名身分。身方便者，若鍬钁、斧鑿、竹木自手掘地，若遙擲欲令壞，壞者，波夜提。

地者，生、作。生者，大地是名生。作者，基作、上作。基作者，露地牆壁。上作者，重閣屋上覆土，是名上作。

自掘者，自掘。

使人掘，乃至言：「掘是地。」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自方便多掘，一波夜提。若中間止住，一一波夜提。使人者，使他人掘，前人多掘，一波夜提。若重語：「使掘！疾掘！」語語波夜提。若比丘欲使地平作方便掃地，越毘尼罪。若傷如蚊脚，波夜提。不作方便，無罪。若方便牽曳木欲使破地，牽時越毘尼罪。若傷如蚊脚，波夜提。不作方便，無罪。若驅牛馬欲使破地，亦如是。不作方便，無罪。若欲使地平故經行，行時越毘尼罪。傷如蚊脚，波夜提。住坐臥亦如是，不故者無罪。若比丘河邊坎上以脚踏墮，踏踏波夜提。池坎岸邊行，土崩無罪。若土塊一人不勝，破者，波夜提。破減一人重者，無罪。若比丘掘木石、塼瓦、鍬钁擲地，不故雖傷，無罪。若營事比丘多有塔物、僧物，欲藏地中，若在露處生地不得自掘，當使淨人知；若在覆處、死地得自掘藏。若地打杙，越毘尼罪。傷如蚊脚，波夜提。拔杙時，越毘尼罪。傷如蚊脚，波夜提。若比丘欲張氈氍須釘四角，若覆處死地自釘無罪；若露處生地，當使淨人知。拔時當使淨人知。若比丘房內釘壁毀損成功，越毘尼罪。若先有故孔，無罪。若比丘外被雨地傷如蚊脚，波夜提。若欲畫地，越毘尼罪。傷如蚊脚，波夜提。畫末土無罪。若營事比丘欲作摸式，當畫板木塼上，若泥覆朽故房舍，欲撤時不得自撤，當使淨人。若欲壞壁時，當使淨人却泥，然後自得摘塼，至基際使淨人摘。若壁不泥者，以曾被雨，使淨人摘兩三行，然後自摘至地際，復使淨人摘。若塼坏聚被雨已，不得自取，使淨人取上兩三重，然後自取至地際，復使淨人取。若覆上者得自取，到地

際應使淨人取，塼聚亦如是。若死土被雨已，比丘不得自取，使淨人取盡雨所洽際，然後自取，無罪。若鼠壤被雨不得取，應使淨人取。若新雨後比丘不得自抒井，應使淨人抒。若淨人小不能者，當先下淨人擾令濁，然後自抒。若池水洸水新雨後，比丘不得自抒。若牛馬先涉，得自抒。若泥被雨後不得自取，使淨人取。若池泥洸泥新雨後，比丘不得自取，使淨人取。若水瀆若屋流水道新雨後，比丘不得自抒，使淨人抒。若大小行用水時手摩地，波夜提。當用灰土、豆末。若雨滂推土聚一處，比丘不得自取，使淨人取。若瓮瓶器物在露地經雨已，比丘不得自取，使淨人取。若洗脚木經雨後不得自取，若木石、塼瓦種種諸物在露地，雨後比丘不得自取，使淨人知。掘地，波夜提。半沙，越毘尼罪。純沙，無罪。石礓、石糞灰亦如是。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九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單提九十二事法之九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梨車摩訶男請僧施藥。時六群比丘聞摩訶男請僧施藥，當試惱之。明日早起著入聚落衣到其家，共相問訊：「我聞檀越請僧施藥，為實爾不？」答言：「實爾。」「尊者！有所須耶？」答言：「須藥。」「須何等藥。」答言：「須爾所酥、爾所油、爾所蜜、爾所石蜜、爾所根藥、葉藥、花藥、果藥。」彼言：「即日未具，須辦當與。」比丘言：「汝當備藥，然後請僧。供一比丘藥如給一大象，我今一人索藥尚不能得，況復眾多。汝但求名譽，無有實心。」彼言：「尊者！王家庫藏尚無爾所藥，況復我家？須辦當與。」比丘言：「與以不與當任汝意。」言已便出去。檀越於後即辦眾藥，自往白言：「先所索藥今者已辦，便可來取。」比丘聞已，並笑而言：「我前但試汝，實不須藥。」彼曰：「何故相試？我家中所有，於佛比丘僧無有匱惜。」比丘言：「檀越瞋耶？」答言：「實瞋。」「若瞋者，我當悔過。」彼曰：「我不受悔過，自可向佛悔過。」比丘即向佛悔過。佛言：「何故？」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癡人！梨車摩訶男家所有愛重，於佛比丘無所匱惜。何故擾亂？從今日後聽四月別請應受，除更請、長請。」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四月，別自恣請應受。若過受，波夜提。除更請、長請、自恣請。」
比丘者，如上說。四月者，或夏四月、或冬四月、或春四月。
別請者，私請。
過者，過四月。
除更請者，世尊說無罪。
除長請者，盡形壽請。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檀越語比丘言：「尊者！受我夏四月請。」比丘若受，不應過至八月十六日。受者，波夜提。若受冬請、春請亦如是。檀越請不必定，或四月、或一月、或半月，若期滿已不得更受。若檀越言：「尊者常此間住者，我長施食。」若比丘離一宿行者，不得復食。若檀越言：「尊者何以故不來？」答言：「汝先言常住此者當施食，我已離宿，是故不來。」檀越言：「離不離，從今日但來。」如是受者，無罪。檀越言：「尊者受我請食，盡此倉穀。」比丘受之，應數數問典倉者。若言：「噉盡。」不得復食。若檀越言：

「尊者何以不來？」答言：「我先受請盡此倉穀，穀今已盡，是故不來。」若言：「尊者！我非謂一倉，更有餘倉，從今日但來。」如是受者無罪。請食酥苷蔗亦復如是。若檀越言：「尊者！受我請食，盡此牛乳。」比丘受之，應數數問[穀-禾+牛]乳者，若言：「[穀-禾+牛]休。」不得復受。若言：「何以不來？」答言：「我先受請盡此牛乳，乳今已盡，是故不來。」若言：「我非一牛，更有餘牛，從今日但來。」如是受者無罪。若檀越言：「尊者受我請食，齊女夫住此。」比丘應受。若女夫去者不得復受。若言：「何故不來？」答言：「我先受請，齊女夫住；女夫今去，是故不來。」若言：「更受我請。」如是受者無罪。若言：「尊者受我前食。」不得索後食。若請後食，不得索前食；若請與非時漿，不得索藥及餘物；若請與塗足油，不得索非時漿；若請與藥者，應從索藥，若言：「尊者盡壽受我請衣食、臥具、醫藥。」爾時得隨意索無罪。是故說。

佛住拘睒彌國，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語闡陀言：「長老當學！莫犯五眾罪。」答言：「我今不隨汝語，我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我當從諮問。彼若有所說，我當受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此闡陀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闡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稱歎隨順、毀呰違逆，汝云何[怡-台+龍]悞自用？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拘睒彌國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諸比丘教語：『當學，莫犯五眾罪。』若作是言：『我今不隨汝語，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我當諮問。彼有所說我當受行。』作是語者，波夜提。比丘欲得法利者應學，亦應問餘比丘。」

比丘者，如上說。

五眾罪者，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毘尼罪。

莫犯者，教令學十二事。十二事者，所謂戒序、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九十二波夜提、四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七滅諍法。

「隨順法當學莫犯。」作是語時，答言：「我不隨汝語，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當從諮問。彼有所說我當受行。」作是語者，波夜提。若言：「長老！五眾罪中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毘尼罪，當學莫犯。」作是語時，答言：「不隨汝語，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當從諮問。彼有所說我當受行。」作是語者。波夜提。如是四眾罪、三眾罪、二眾罪、

一眾罪。「四波羅夷應當學，莫犯。」作是語時。答言：「我不隨汝語。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當從諮問。彼有所說我當受行。」作是語者，波夜提。若作是語，長老六作捨法，所謂作折伏羯磨、不語羯磨、驅出羯磨、發喜羯磨、舉羯磨、別住羯磨。「當學莫犯。」作是語時，答言：「我不隨汝語，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當從諮問。彼有所說我當受行。」作是語者，波夜提。若作是語：「長老此六捨法已作折伏羯磨，隨順行法折伏柔軟，如是應捨，乃至別住羯磨亦復如是，當學莫犯。」作是語時。答言：「我不隨汝語，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當從諮問。彼有所說我當受行。」作是語者，波夜提。若言：「長老！當學賢善持戒受誦經法，當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作是教時，不得答言：「有常，當學。」應答言：「我為是故出家。」是故說。

佛住拘睒彌國，廣說如上。爾時拘睒彌界有惡龍，名菴婆羅，能使亢旱不雨、苗稼不收，人民飢饉，如是種種災患。時尊者善來比丘往降惡龍，如《善來比丘經》中廣說。降伏惡龍已，乃至國土豐樂人民感德，知恩報恩。有五百大家為善來故，各立常施幢幡，施設床座請僧供養，別請善來比丘，其所造家則設種種美食。時有一家施食之後，因渴施酒，色味似水得而飲之，還向精舍。爾時世尊大會說法，酒勢發盛，昏悶躃地，當世尊前舒脚而臥。佛知而故問：「是何比丘在如來前舒脚而臥？」比丘答言：「善來比丘飲酒過多是故醉臥。」佛問諸比丘：「此善來比丘先曾晝寢不？」「不也。世尊！」復問比丘：「善來未醉之時，頗曾佛前舒脚臥不？」「不也。世尊！」復問比丘：「多飲酒已，欲使不醉可得爾不？」「不也。世尊！」復問諸比丘：「設使善來比丘不飲酒時，聞說微妙不死之法，當欲失是善利，不聽受不？」「不也。世尊！」佛語諸比丘：「是善來比丘本能降伏惡龍，今者能降蝦蟆不？」答言：「不能。」佛言：「設使菴婆羅龍聞者，生其不樂。從今日後不聽飲酒。」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那夷翅飲石蜜酒過多，來還精舍。爾時世尊大會說法，酒勢發盛昏悶躃地，在世尊前舒脚而臥。佛知而故問：「是何比丘在如來前舒脚而臥？」答言：「世尊！是那夷翅比丘飲石蜜酒過多，是故醉臥。」佛問諸比丘：「那夷翅比丘先曾晝寢不？」「不也。世尊！」復問比丘：「那夷翅未醉之前頗曾舒脚佛前臥不？」「不也。世尊！」復問比丘：「若多飲酒已欲使不醉，可得爾不？」「不也。世尊！」復問比丘：「那夷翅不飲酒時，聞說如是微妙不死之法，當欲失是善利，不聽受不？」「不也。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飲石蜜酒。」佛告

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飲石蜜酒，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酒者，十種：和、甜、成、動、酢、漬、黃、屑、澱、清。和者，飯屑、麴屑，水和著器中，如是不得草滴髮滴入口，況復器飲，波夜提，是名和。甜者。和釀已訖始變生甜，乃至飲者，波夜提，是名甜。成者，氣味成就，乃至飲者，波夜提，是名成。動者，酒勢已壞乃至飲者，波夜提，是名動。酢者，酒味壞變成酢，乃至飲者，波夜提，是名酢。漬者，淨浣白氈漬著酒中，數數出曬，曬已復漬，遠行曠野時漬氈絞取，乃至飲者，波夜提，是名漬。黃者，澄黃未清乃至飲者，波夜提，是名黃。澱者，酒下濁澱乃至飲者，波夜提，是名澱。清者，上澄清如油色，如是不得草滴髮滴入口，況復器飲，波夜提，是名清。
石蜜酒者，十種：和、甜、成、動、酢、漬、黃、屑、澱、清。和者，石蜜、[薜/米]水和著器中，如是不得草滴髮滴入口，況復器飲，波夜提。餘九事如上說。
波夜提者，如上說。
麵麥人醪、米飯醪、麥飯醪、木麥醪、麨醪。麵麥人醪者，麵麥人[薜/米]水於器中釀，如是不得草滴髮滴入口，況復器飲，波夜提。米飯醪者，米飯[薜/米]水於器中釀，乃至飲者，波夜提。麥飯醪者，麥飯[薜/米]水於器中釀，乃至飲者，波夜提。木麥醪者，木麥飯[薜/米]水於器中釀，乃至飲者，波夜提。麨醪者，麨[薜/米]水於器中釀，如是不得草滴髮滴入口，況復器飲，波夜提。食後飲水，無罪。
食麴，越毘尼罪。飯麴和飲者，波夜提。食石蜜飲水，無罪。食[薜/米]，越毘尼罪。三種合飲者，波夜提。飲穀酒、石蜜酒，波夜提。飲葡萄酒，越毘尼罪。飲修樓、飲難提、噉糟，皆越毘尼罪。食墟邏果、迦比哆果、比邏婆果、拘陀羅果，此諸果食者令人醉食者，越毘尼罪。除十四種漿，菴婆羅漿乃至耶婆果漿，得澄清，一切聽飲；若變酒色、酒味、酒香，一切不聽飲。酢漿令人醉者亦不聽飲，除苷蔗苦酒、葡萄苦酒，及酢漿。是故說。
佛住拘睒彌國，廣說如上。爾時僧和合欲作羯磨，時尊者闡陀不來，遣使往喚，語闡陀比丘：「僧和合欲作羯磨，長老來。」而不肯來。諸比丘言：「闡陀佷戾，若喚來必不來。若語莫來脫有來理！」即遣使語：「長老莫來。」彼言：「住！住！汝等盡往，語我莫來。」即便來入僧中，比丘語令坐而不肯坐。諸比丘復語：「長老莫坐。」即言：「汝等盡坐，語我莫坐。」便坐。比丘復語：「長老汝可論是事。」答言：「我不語。」比丘復語：「長老

莫語。」即言：「汝等盡語，語我莫語。」便語不止，妨廢餘人。諸比丘復語：「長老可小出。」而不肯出。比丘復語：「長老莫出。」即便出去。故僧不和合，各各起去不得作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闡陀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闡陀！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歎說隨順軟語、毀呰佷戾，汝云何佷戾自用？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此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拘睒彌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輕他，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輕他者，有八事：語來而不來、莫來而來、坐而不坐、莫坐而坐、語而不語、莫語而語、去而不去、莫去而去，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僧集欲作折伏羯磨、不語、擯出、發喜、舉、別住羯磨，一切盡應來。若輕他不來者，波夜提。若比丘作衣鉢事，若病因緣不得來者，與欲無罪。若語莫來，輕他來者，波夜提。若僧中有事欲須見僧，白僧聽來，無罪。若言：「長老坐。」輕他不坐者，波夜提。若坐處有瘡癰，白僧聽者，不坐無罪。若語莫坐，輕他坐者，波夜提。若老病羸弱久立悶極，白僧聽者，坐無罪。若語令語，輕他不語者，波夜提。若才劣言輕人不敬用，設語羯磨不成就、僧不和合，白僧聽者，不語無罪。若語莫語，輕他語者，波夜提。若作是念：「設不語者羯磨不成就、僧不和合，事須我語。」白僧聽者，語無罪。若語令去，輕他不去者，波夜提。若作是念：「若我去者，此中羯磨不成就，事不斷。」當白僧，聽者，不去無罪。若語莫去，輕他去者，波夜提。若作是念：「若我不去者羯磨不成就，事不斷。」當白僧，聽者，去無罪。若僧中語：「來不來、莫來而來、坐而不坐、莫坐而坐、語而不語、莫語而語、去而不去、莫去而去。」一一得波夜提罪。若眾多人中、師徒中，語來而不來，乃至去而不去，一一得越毘尼罪。若和上、阿闍梨語來而不來，乃至去而不去，一一得越毘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諍訟，同住不和。時六群比丘屏處盜聽，聞此語已向彼人說、聞彼語已向此人說，於是此彼更生諍訟，同止不和，云是法非法、是律非律，乃至是應羯磨、是不應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六群比丘：「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此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

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諸比丘諍訟時默然立，聽彼有說者，我當憶持，作是因緣不異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諍訟者，是法非法、是毘尼非毘尼，乃至是應羯磨、是不應羯磨。
立聽者，若隔壁、若隔籬、若戶邊、若隔幔、若隔石、若隔草立聽，彼有說者我當憶持，作是因緣不異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二比丘在堂裏私語，若比丘欲入者，應彈指動脚作聲，若前人默然者應還出；若前人故語不止者，入無罪。若一比丘先在堂內坐，二比丘私語從外入來，堂內比丘不得默然，應彈指動脚作聲，若默然者堂內比丘應出。若比丘共餘比丘鬪諍結恨，作是罵詈：「我要當殺此惡人。」然後捨去。比丘聞已得語彼人：「長老！好自警備，我聞有惡聲。」有諸客比丘來，若在講堂、溫室、禪坊中，若摩摩帝、若知事人往看客比丘，聞客比丘作是言：「長老！我等當盜某庫藏、某塔物、某僧淨厨、某比丘衣鉢。」聞是語已默然應還，還已應眾僧中唱言：「諸大德！某庫藏、某塔物、某僧淨厨、某比丘衣鉢當警備，我聞惡聲。」應使前人知。若比丘多有弟子，日暮竊來按行諸房，知如法不？若聞說世俗談話，若說王、說賊，如是種種言說，不得便入呵責。待自來已，然後誨責曰：「汝等信心出家，食人信施，應坐禪、誦經。云何論說世俗非法之事？此非出家隨順善法。」若聞論經說義、問難答對，不得便入讚歎。待自來已，然後讚美：「汝等能共論經說義講佛法事，如世尊說，比丘集時當行二法：一者賢聖默然，二者講論法義。」若比丘入聚落行語而去，後比丘來不得默然，應謦欬動脚作聲，若前人故語者，隨進無罪。若比丘前去，後比丘行語而來，前比丘不得默然，應謦欬動脚作聲。若比丘繞塔時、食後欲入林中坐禪時，亦復如是。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僧集欲與優波難陀共行弟子、依止弟子作舉羯磨。時優波難陀聞與弟子作舉羯磨即便起去。後比丘見坐處空，檢校：「誰來？誰不來？是誰坐處？」比丘言：「是優波難陀坐處。」如是僧不和合，各各起去，不得作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優波難陀：「此是惡事，汝云何僧欲斷事，默然起去不白比丘？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僧欲斷事，默然起去不白比丘，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僧欲斷事者，有二種：一者說法毘尼，二者作折伏羯磨乃至別住羯磨。
默然起去者，起離座去。
不白者，若白非時入聚落，不名為白；白往尼精舍教誡，不名為白；白離食處，不名為白。若僧集說法毘尼者，應白言：「離說法座去。」答言：「爾。」若僧集作折伏羯磨，乃至別住羯磨者，應白并與欲。比丘現前僧中不白去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僧集欲作折伏乃至別住羯磨，比丘欲去者，應白并與欲，不白與欲者，波夜提。白而不與欲，越毘尼罪。不白不與欲，一波夜提、一越毘尼。白并與欲，無罪。若欲大小便，須臾還，不廢僧事，無罪。若作是念：「設晚來。」者，應白并與欲。若說法、說毘尼者，應白去，不白去者，越毘尼罪。若比丘聽眾多比丘誦經，應白去，不白去者，越毘尼罪。若誦經者止誦作餘語，去者無罪。若比丘聽他比丘受經，應白去，不白去者，越毘尼罪。若比丘聽他讀經，應白去，不白去者，越毘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阿練若處住，非時入聚落，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阿練若處住，非時入聚落？何所欲求？」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比丘：「汝云何阿練若處住，非時入聚落？正應為世人所譏。從今日後不聽阿練若處住，不白比丘非時入聚落。」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二比丘阿練若處住。時一比丘塗房為蛇所螫，語伴言：「長老！我為蛇所螫。」答言：「待我取僧伽梨，當往喚耆域醫。」師取衣中間即便失音，彼取衣已白言：「長老！我非時入聚落。」時比丘不能言，如是至三白言：「長老！我非時入聚落。」猶故不言。彼作是念：「世尊制戒不聽阿練若處不白比丘非時入聚落，是比丘而不報，我當任其行業，知復如何。」即便命終。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諸比丘：「彼若慈心稱四大龍王名者，應不至死。何等四？持國龍王、伊羅國龍王、善子龍王、黑白龍王，我有慈。無足眾生我有慈，兩足眾生我有慈，四足眾生我有慈，多足眾生我有慈。無足眾生莫害我，兩足眾生莫害我，四足眾生莫害我，多足眾生莫害我。一切眾生應得無漏一切賢聖，善心相視，莫興惡意。設使比丘稱是四大龍王名者，應不致死。從今日後聽除急時。」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

當重聞。若比丘阿練若處住非時入聚落，不白比丘，除餘時，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阿練若處住者，若離城邑聚落五百弓，弓長五肘，於其中間無人住，是名阿練若處。

非時者，後食已竟，時雖早，猶是非時。

聚落者，垣牆障乃至亂居聚落。

白者，若言：「白離食家。」不名為白。若言：「白往尼精舍教誡。」不名為白。若言：「白離說法處。」不名為白。應白言：「長老！我非時入聚落。」前人言：「可爾。」

比丘者，界內現前，非徒眾現前。

除餘時者，若比丘種種疾病、為蛇所螫，為喚醫故，世尊說無罪。若二比丘在阿練若處住，若欲俱行，展轉相白。若一人先行，後人復欲行者，應白餘比丘。若無餘比丘者，應作是念：「若道中、若門、若聚落、若尼精舍，見比丘當白。」白已然後非時入聚落。若比丘道路行，從聚落中過，聚落中路邊有塔、若天祠，當順道直過。若下道左旋、右旋去者，波夜提。若火起、若種種惡獸來逐人者，隨意去無罪。若比丘遠行道路，日暮欲入聚落宿，不得荷負囊襆而入。若村外有水應林中止息，先令二比丘淨洗浴，著僧伽梨施紐展轉相白，遣入聚落，求宿止處。若得宿處，應從檀越索隨所安，還出聚落，語諸比丘：「已得宿處。」爾時諸比丘應淨洗手足，欲飲非時漿者，即於此飲之。若入聚落，勿令人譏沙門夜食，衣囊襆器，分張持去。著僧伽梨安紐，捉杖持革屣展轉相白，然後當入。已到宿處，復欲出取薪草水者，若從本道出者無罪。若更從餘道行，應白，不白去者，波夜提。若欲求塗足油，非時漿、勸化明日食者，白已當去。不白去者，波夜提。若聚落中有僧伽藍，道上有屋連接覆，去者無罪。餘道去者應白，不白去者，波夜提。是故說。

不滿共賊伴，　掘地四月請，
未學并飲酒，　輕他默然聽，
默起非時入。　第八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波難陀晨起，著入聚落衣到檀越家，語優婆夷言：「凡夫人若死命盡多墮惡道，汝當聽我說法。」時優婆夷料理家業，眾事忽務無暇聽法，便嫌比丘言：「置令凡夫人，若死墮惡道，阿闍梨但自憂己，莫憂他人。」後食竟，令弟子蕩鉢，復入其家如前語曰：「優婆夷！凡夫人若死墮惡道，汝當聽我說法。」時優婆夷飲食夫主兒子竟，後自食，不容得聽，復嫌比丘言：「置令凡夫人若死墮惡道，阿闍梨但自憂己，莫憂他

人。」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問比丘：「汝食後去作何等事？」答言：「多事。世尊！我欲作醫療治眾病。」佛言：「汝云何同食處，食前食後不白比丘行至餘家？從今日後不聽同食處，食前食後不白比丘行至餘家。」◎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佛告阿難：「汝語諸比丘：『安居已訖，諸檀越施安居衣。』」阿難即語諸比丘，諸比丘言：「世尊制戒，不聽同食處，食前食後不白比丘行至餘家。我等與諸梵行人同食共住，敬難故不敢數白。」阿難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聽衣。」時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同食處，食前食後不白比丘行至餘家，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衣時是名餘時。」

比丘者，如上說。

同食者，或米四升、作飯或麨八升、或麥飯斗二升、魚肉若半鉢若一鉢，是名同食。

食前者，未食。

食後者，食已，日雖早故名食後。

行至餘家者，剎利家、婆羅門家、毘舍家、首陀羅家。

白者，若白非時入聚落、若白往比丘尼精舍、若白離說法處，不名為白。應白言：「長老憶念！我某甲離同食行至餘家。」答言：「爾。」

除餘時者，世尊說無罪。餘時者，衣時。衣時者，無迦絺那衣一月、有迦絺那衣五月。衣時中間捨五罪：別眾食、處處食、離同食不白、畜長衣、離衣宿無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離同食欲餘行者，應白去，不白去者，波夜提。若於他處食五正食、五雜正食，二波夜提。不白離同食處處食，若作施食法、若衣時者，二俱無罪。若比丘住處無食，若有人請食，即彼處名為同食。若於彼處欲餘行者，應白去，不白去者，如上說。若比丘受聚落中請，即彼處名同食。日早欲餘行，經過應白去；不白去者，如上說。若聚落中請僧食，有比丘過到其家，檀越言：「尊者！我今日飯僧尊者，亦受我請。」比丘受者，即名同食。日時尚早，比丘復欲餘行，應當白去；不白去者，波夜提。餘如上說。若檀越請僧食，比丘乞食過到其家，檀越言：「我今請僧食，尊者亦受我請。」若比丘受者，亦名同食。比丘尋自思惟：「檀越信施心重，我不能消，不如行乞趣得支命。」欲捨去者，應白去；不白去者，波夜提。餘如上說。若二比丘各有食處，俱向聚落道中，議言：

「我等今日先一家食，然後次第共餘家食後食。」一比丘應白去；不白去者，波夜提。若至先食家得五正食、五雜正食，二波夜提。離同食處處食，若作施食法、若衣時，二俱無罪。第二人亦如是。若比丘乞食，家家得一升、二升，乃至一斛，取無罪。若一家或得四升米飯、或麨八升、或麥飯一升二升、若魚肉半鉢一鉢，更不得餘處求。是中何者犯？何者不犯？一切粥，除魚肉粥。粥者取新出釜，畫不成字。一切餅、一切麨、一切果，非別眾食、非處處食、非滿足食。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是中應說末利夫人因緣，如《中阿含》中說，乃至長老比丘次第入宮教誡。爾時尊者優陀夷次入教誡。時末利夫人著細塗施衣，金銀珠璣莊校衣上在宮內坐。時優陀夷入宮，夫人見已，敬心卒起，金銀珠璣重塗施衣滑墜地。夫人慚愧，即便蹲住，諸侍人以身障之。時優陀夷見已却行而出，還到精舍，語諸比丘言：「長老！波斯匿王覆藏寶器，我今已見。」諸比丘問言：「汝見何等？」答言：「見末利夫人。」諸比丘言：「長老！汝出家人若入聚落當作阿練若意，莫戀著色，見如不見、聞如不聞。」答言：「我實見，可言不見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比丘入王宮。」諸比丘不入宮故，諸夫人語末利夫人：「坐汝使諸比丘不復來入，我等不得聞法禮僧。」末利夫人言：「何故怨我？汝自求王。」諸夫人即白王言：「大王！諸比丘何故不復入宮教誡？」時波斯匿王聞此語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諸比丘何故不復入宮教誡？」佛言：「大王！是中有過，如來見已不聽復入。」波斯匿王白佛言：「是中有何過患？可得聞不？」佛告大王：「有十事過患，比丘不得入王宮。十事者，如中《阿含經》中說，比丘不得入王宮。」王白佛言：「世尊！佛見過患，制比丘不得入王宮。我本未生信時，自身右手猶尚不信，況復比丘佛已制戒。但當隨順。」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入剎利灌頂王宮，王夫人寶未藏，入過門限者，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王者，剎利種、婆羅門種、優伽羅王種、捨伽耶王種、婆那王種如是等比，或是王非剎利，入者無罪。是王、是剎利、非灌頂，入無罪。是王、是剎利、是灌頂、無國土，入無罪。是王、是剎利、是灌頂、有國土，不得入。

入宮者，入內宮。

王夫人未藏寶者，王夫人未出寶。未藏者，王寶未出。至過門限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王新作宮殿，信心歡喜，語比丘言：「尊者為我故願先受用。」比丘應語：「世尊制戒不得入宮。」王復言：「尊者頗有方便得開通不？」應答言：「王夫人寶盡出，然後得入。」若已出者應入。比丘入已，王夫人寶物從後次第入，比丘不得捨出，爾時坐無罪。若比丘中間為大小行出，不得復入，入者，波夜提。若王常遊觀池林，於中作王行宮，王夫人寶物盡出，在中有七重門，若入一門、二、三，乃至六門無罪。第七門一腳入，越毘尼罪。兩腳過門限者，波夜提。若王遊觀已，夫人寶物盡出，行宮已空、眾人入者，比丘入無罪。若王信心愛敬手牽，比丘入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舍衛城內有作象牙師字法與，時有比丘到其家語：「檀越為我作針筒。」即便為作，不大不小、光色滑澤，持來還房。諸比丘見已問言：「長老！何處得是，不大不小、光色滑澤？」答言：「象牙師字法與，為我作之。」諸比丘聞已各各往索，牙師念曰：「諸比丘皆當須用。」又念：「眾僧是良福田，我當請僧布施針筒。」即詣祇洹頭面禮僧足已，白言：「我法與請僧欲施針筒。」諸比丘聞已，各各往取、或取一去、或取二三，乃至取十，象牙遂盡。檀越言：「牙已盡，今唯有骨，須者當作。」答言：「皆須。」骨盡復白：「骨亦盡，今唯有角，須者當作。」答言：「皆須。」索者眾多無以供命。爾時尊者舍利弗，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次至其家。時法與婦信心歡喜，持食出施，先識舍利弗，即頭面禮足在前而立。舍利弗問言：「姊妹！家內何似，事業增不？」答言：「家內粗可，但事業不增。」問言：「何故？」答言：「尊者！我家夫主請諸比丘施與針筒。諸比丘或取一去、或取二三，乃至取十。牙盡取骨，骨盡取角，索者眾多無以供命。尊者！我家仰是生活、衣食兒子、供官賦調。尊者是我敬重，作是言耳！以是故夫主在言不在、覺而言眠。」爾時尊者舍利弗為是女人隨順說法發歡喜已，來還精舍。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諸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象牙、骨、角作針筒。」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牙、骨、角作針筒，破已，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牙者，象牙、魚牙、摩伽羅牙、猪牙，如是諸餘牙等。
骨者，象骨、馬骨、牛骨、駝骨、龍骨，如是諸餘骨等。
角者，牛角、水牛角、犀角、鹿角、羊角，如是諸角等。
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破已，波夜提悔過；不破悔過者，越毘尼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爾時世尊制戒不聽牙、骨、角作針筒。時諸比丘便持金銀、瑠璃、頗梨、玉寶作之，佛言：「不聽金銀寶等作針筒，應用銅鐵、白鑞、鉛錫、鍮石，白銅、竹木、欽婆羅氍毹、旃鳥翮，乃至鉢囊帶。」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城內人民出城禮拜世尊。時波斯匿王子亦來禮拜，次第至難陀、優波難陀所，頭面禮足已白言：「我欲觀看，願示我處。」答言：「甚善。」即將至閣上，語言：「童子！看是柱梁榱棟、櫨枓枅衡、彫文刻鏤、種種彩畫。」次至難陀住處，見青色地敷高大床，施置重蹬敷拘執褥，兩頭施枕，見已，即問尊者：「是誰床褥？」答言：「我許。」王子言：「此大嚴麗，非比丘所宜。」即復問言：「若非我所宜，誰應畜者？」答言：「若王、王子所應服飾。」比丘言：「我非王子耶？若世尊不出家者，應作轉輪聖王，君四天下，汝等一切是我人民。然世尊不樂是處，出家成佛作法輪王，我是法輪王子。設復服飾，過此猶尚是宜，況此麁物！」王子聞已，慚愧無言。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等云何嚴飾床褥，為世人所譏？從今日後不聽過量作床。」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世尊制戒不聽過量作床，諸比丘如量截已，即以斷頭還榰床脚。爾時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城內人民出禮拜世尊。波斯匿王子亦來禮拜，次至難陀、優波難陀所，語曰：「尊者！示我觀看處。」乃至到難陀房中，見已即問：「何故截此床脚？」答言：「齊截已上，世尊所聽。」王子言：「若世尊聽齊截已上，而今還以榰床，與本何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床脚應量，不聽復榰。」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床脚，應量作，高修伽陀八指，除入榼。若過量作截已，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臥床、坐床各十四種，如上說，是中過量者犯。
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
修伽陀者，如來、應供、正遍知。
八指者，佛八指。
過者，過量。
入榼者，齊孔已下。截已，波夜提悔過；不截悔者，越毘尼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自作，終日坐上，一波夜提。若起已還坐，隨坐，一一波夜提。他床而坐上者，越毘尼罪。榰脚床亦應量，當使堅牢，若客比丘來，次第付床褥，得過量床，應語知事者言：「借我鋸來！」問：「作何等？」答言：「此床過量，欲截令如法。」若知事者言：「莫截！檀越見者或能不喜。」若不久住者，鑿地埋脚齊量止。若久住者，應齊埋處木筒盛脚，勿使爛壞。若比丘入聚落，至檀越家坐，若床脚高者不得懸脚坐。若是知舊，應索承足机；若非知舊，應索塼木承足而坐，若福德舍中床高坐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城內人民出禮覲世尊。波斯匿王子亦出禮拜，次至難陀、優波難陀所，語言：「比丘！示我觀看處。」答言：「甚善！」即將至閣上，示言：「王子！看是柱梁榱棟、櫨槫枅衡、彫文刻鏤、種種彩畫。」次至己房，見青色地敷好坐床，敷兜羅紵褥，兩頭安枕，以白氎覆上。見已即問：「是誰所有？」答言：「我許。」王子言：「此大嚴麗，非尊者所宜。」答言：「若非我所宜，誰復應畜？」王子答言：「王、王子、大臣所應服飾。」復言：「我非王子耶？世尊若不出家，應作轉輪聖王，王四天下，汝等一切是我人民。然世尊不樂是處，出家成佛作法輪王，我是法輪王子，服飾設復過此，猶尚是宜，況此麁物。」王子聞已，慚愧無言。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以兜羅綿紵褥，為世人所譏？從今日後不聽兜羅綿紵褥。」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兜羅綿紵褥，若坐、若臥，挽出已，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兜羅者，阿伽兜羅、婆迦兜羅、鳩吒闍兜羅、角兜羅、草兜羅、迦尸兜羅、華兜羅，諸餘兜羅等，是名兜羅。是中兜羅紵褥挽出已，波夜提悔過。挽出時抖擻令盡，若不盡者，以水沾手摩治令淨，然後，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自作終日坐，一波夜提。起已還坐，隨坐，一一波夜提。他許坐者，越毘尼罪。若紵枕枕頭榰足，越毘尼罪。若病枕頭榰足，無罪。若以兜羅紵皮枕，得二越毘尼罪，皮及兜羅。若比丘入聚落，兜羅風吹著比丘衣，合衣坐者，越毘尼罪。應拂去而坐。若車載兜羅、若擔若負，風吹著比丘衣，合衣坐者，越毘尼罪，應拂去而坐。若敷草兜羅，比丘不得坐；若比丘角兜羅田中行，著衣不得坐，應拂去；若草兜羅、華兜羅田中行，著衣不得坐，應拂去。若敷草華兜羅坐上，越毘尼罪。斂草華兜羅坐，越毘尼罪。作田中，

亦越毘尼罪。若為律師法師敷師子座，散華著上，不得坐，拂去而坐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五事饒益故，如來、應供、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諸比丘床褥臥具，垢膩不淨處處沾污，如曼陀羅著日中曝曬。佛問諸比丘：「是誰床褥臥具垢穢不淨？」答言：「是諸比丘臥具不以物覆，是故污耳。」佛言：「從今日後聽作尼師壇。」
復次佛聽作尼師壇已，諸比丘合縷作。五事饒益故，如來、應供、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房舍，見合縷氈垢膩不淨處處沾污，如曼陀羅著日中曝曬。佛知而故問：「是誰合縷作尼師壇垢膩不淨？」答言：「世尊聽作尼師壇，諸比丘合縷作。」佛告諸比丘：「汝等云何合縷作尼師壇？從今日後當應量作，長二修伽陀搩手、廣一搩手半。」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眾多比丘在講堂上論議，作是言：「長老！世尊制尼師壇大小，若敷坐處，兩膝則無。若敷兩膝，坐處復無。」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問比丘：「僧中上座是誰？」答言：「舍利弗。」佛語舍利弗：「眾多梵行人作是論，汝云何默然而聽？今當罰汝在日中立。」舍利弗受罰，即立日中。時諸比丘各前悔過，白言：「世尊！尊者舍利弗身體軟弱，願恕其愆，勿令不樂。」佛語諸比丘：「非為不樂，彼身風冷病，得日乃適然。日月星宿在虛空中尚可迴轉，舍利弗以受如來罰心不可迴轉。」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尊者舍利弗心不可迴轉？」佛言：「不但今日心不可迴轉，過去世時以曾如是，如《蛇本生經》中廣說。爾時蛇者即舍利弗是，彼時心堅不可迴轉。」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五事饒益故，如來、應供、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僧褥臥具中央鮮好，兩邊垢污。佛知而故問：「比丘是何等臥具？中央鮮好兩邊垢污。」答言：「世尊制尼師壇小，不得盡覆故，齊覆處淨、不覆處污。」佛言：「從今日後聽兩重作，不得輒爾厭課，持小故氈覆，當兩重作。若用欽婆羅一重作，劫具二重作。」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那律持尼師壇著肩上，禮世尊足，佛知而故問：「汝肩上是何等？」答言：「小尼師壇。世尊！是尼師壇太小，唯願更益。」佛言：「更益幾許乃足？」答言：「一搩手。」佛言：「聽益一搩手。」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尼師壇，應量作，長二修伽陀搩手、廣一搩手半，更益一搩手。若過作，截已，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
尼師壇者，世尊所聽。
應量者，長二修伽陀搩手、廣一搩手半。長者，縱。廣者，橫。
修伽陀者，如來、應供、正遍知。
搩手者，如來搩手長二尺四寸。
益一搩手者，二重、三重，對頭却刺。若過量者，截已，波夜提悔過；不截而悔，越毘尼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長應量、廣過量，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毘尼罪。廣應量、長過量；中央應量、邊過量；邊應量、中央過量，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毘尼罪。氈量、縮量、水灑量，欲令乾已長大，若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毘尼罪。作時當應量作，不得過量。尼師壇是隨坐衣，不得作三衣、不得淨施，及取薪草盛巨磨，唯得敷坐。若道路行，得長氈著衣囊上、肩上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世尊五事饒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膿血瘡痂著衣在日中曬。佛知而故問：「是何等衣不淨若此？」答言：「世尊！諸比丘病疥瘡是故污衣。」佛言：「從今日後聽作覆瘡衣。」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世尊聽作覆瘡衣已，諸比丘不截縷合縷作，世尊以五事饒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合縷作覆瘡衣膿血垢污日中曬。佛知而故問：「是何等衣合縷作不淨若此？」答言：「世尊聽作覆瘡衣，諸比丘合縷作膿血垢污。」佛語諸比丘：「汝云何合縷作覆瘡衣？從今日後應量作覆瘡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覆瘡衣，應量作，長四修伽陀搩手、廣兩搩手半。若過作，截已，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覆瘡衣者，世尊所聽。應量、長廣、修伽陀、搩手者，如上說。若過量者，截已，波夜提悔過；不截而悔，越毘尼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長應量、廣過量，廣應量、長過量，中央應量、邊過量，邊應量、中央過量，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波夜提。受用者，越毘尼罪。屈量、縮量、水灑量，欲令乾已長大，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毘尼罪。當作應量是覆瘡衣，隨身衣，不得作三衣、不得淨施、不得取薪草盛巨磨。欲入聚落時，當先著，然後著僧伽梨施紐，出聚落已脫僧伽梨，抖擻襞氈舉著常處。覆瘡衣，勿令燥脫剝瘡血出，當合著入水。不得入僧常所浴處，當在屏處，浸漬令液，然後

脫之浣濯令淨。浴已得持拭身，後日用時亦復如是，乃至瘡差。差已，得作三衣及淨施餘用。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如三十事中《毘舍佉鹿母》廣說。乃至十二由延內，布施比丘雨浴衣。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世尊聽比丘作雨浴衣，時諸比丘不截縷合縷作。世尊以五事利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合縷氈垢污不淨日中曬。佛知而故問：「是何等衣合縷作不淨如此？」答言：「世尊！如來聽作雨浴衣，諸比丘合縷作垢污不淨。」佛語諸比丘：「汝等云何合縷作雨浴衣？從今日後應量作，長六修伽陀搩手、廣二搩手半。」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雨浴衣，應量作，長六修伽陀搩手、廣二搩手半。若過量，截已，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雨浴衣者，世尊所聽。
應量者，長六修伽陀搩手、廣二搩手半。長廣、修伽陀、搩手者，如上說。若過量者，截已，波夜提悔過；不截悔者，越毘尼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長應量、廣過量，廣應量、長過量，中應量、邊過量，邊應量、中過量，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毘尼罪。屈量、縮量、水灑量，欲令乾已長大，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毘尼罪。
比丘五法成就，僧應拜作分雨浴衣。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得不得。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比丘分雨浴衣，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今拜某甲比丘分雨浴衣。諸大德忍某甲比丘分雨浴衣，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忍拜某甲比丘分雨浴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羯磨已，應眾僧中唱言：「諸大德，是中分物參差不同，相降四指八指，理不得計。」若不唱者，得越毘尼罪。從四月一日得雨浴衣，從上座次第付得已，不聽裸浴。又不得著雨浴衣，應著餘故衣。若在屏處、若深水裸浴，無罪。不得著雨浴衣作、眾僧治堂舍作，及白灰作、泥作、覆屋作、通水溝抒井作，當著餘故衣。是雨浴衣不得作三衣、不得淨施，不得餘用、持取薪草及盛巨磨，不得著入池水汪水中浴。大雨時得著，小小雨不得著。若大雨卒止垢膩未淨，得著入池水、汪水中浴。若比丘病服藥吐下、刺頭出血，及露地食時，得持作幔障。此雨浴衣四月半受用，至八月十五日，應僧中唱言：「諸大德！今日僧捨雨浴衣。」如是三唱。捨已得受持作三衣、若淨施、得作餘用。是故說。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著留縷衣，諸外道亦著留縷衣。時優婆塞欲禮比丘，誤禮外道，聞呪願異知非比丘，即便慚愧。時外道弟子欲禮外道，誤禮比丘，如是參錯。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比丘衣應截縷作淨、染作淨。」外道欲與比丘作異故，留朱羅赤石染衣，捉三奇杖持軍持。復次佛住舍衛城，曠野比丘得拘舍耶衣，欲染煮染汁，如上三種染衣色中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毘舍離，比丘得欽婆羅，亦如上說。復次佛住舍衛城時，尊者孫陀羅難陀，是佛姨母子，有三十相。食後從舍衛城出，阿難隨後，亦如上三色衣中說。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尊者阿羅軍荼，效佛衣量作衣，著入舍衛城。是比丘身短，衣長曳地而行，為世人所譏：「沙門釋子曳衣而行。」又人呵言：「汝不知耶？瞿曇沙門衣非己父母作，敗復更得，是故如是。」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阿羅軍荼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當隨自身量作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效如來衣量作衣，若過量，截已，波夜提。如來衣量長九修伽陀搩手、廣六搩手，是名如來衣量。」

比丘者，如上說。

如來衣量者，長九修伽陀搩手、廣六修伽陀搩手。長者，縱。廣者，橫。

修伽陀者，如來、應供、正遍知。

搩手者，如來搩手長二尺四寸。若過者。截已，波夜提悔過；不截悔者，越毘尼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

長應量、廣過量，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毘尼罪。廣應量、長過量，中應量、邊過量，邊應量、中過量，若屈量、縮量、水灑量，欲令乾已長大，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已，波夜提。受用，越毘尼罪。作時當減量，不得過量。當隨自身量。

僧伽梨有三種：上、中、下。上者，長五肘、廣三肘。中者，長五肘一不舒手、廣三肘一不舒手。下者，長四肘半、廣三肘一不舒手。著衣時，緣相降二指作。欝多羅僧有三種：上、中、下。上者長五肘，廣三肘。中者，長五肘一不舒手、廣三肘一不舒手。下者，長四肘半、廣三肘一不舒手。作安陀會亦有三種：上、中、下。上者，長五肘、廣三肘。中者，長五肘一不舒手、廣三肘一不舒手。下者，長四肘半、廣三肘一不舒手。下至覆三曼陀羅作泥洹僧。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一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單提九十二事法之十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陀驃摩羅子，僧拜典知九事如上說。乃至陀驃摩羅子，右手小指放光作明，隨次付房，阿練若、阿練若共，乞食、乞食共，糞掃衣、糞掃衣共，一坐食、一坐食共，常坐、常坐共，露坐、露坐共，草蓐、草蓐共，經唄、經唄共，法師、法師共，學律、學律共，阿羅漢、阿羅漢共，三明、三明共，六通、六通共，無威儀、無威儀共。爾時六群比丘語陀驃言：「長老！與我等六人共一處住。」答言：「待汝伴中最下坐，次得房，隨意共住。」時是伴下坐次得弊房，臥床、坐床、褥枕諸物，皆悉弊故。又別房食，亦復麁惡，自相謂言：「長老陀驃如我生怨，與我弊房麁食。是長老！若久住梵行者，方令我等得大苦惱。然世尊制戒不得無根波羅夷法謗，今當以僧伽婆尸沙法謗。」即往到其所，作是言：「長老！汝犯僧伽婆尸沙罪。」答言：「我無是罪。」彼言：「誰復作賊，言我是賊？但汝犯僧伽婆尸沙罪。」即屏處謗、眾多人中謗、僧中謗陀驃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時陀驃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汝有是事不？」答言：「無也。」佛言：「汝無此罪，世尊知汝清淨。」陀驃言：「世尊雖知我無罪，唯願世尊當語彼人令生信心，莫令長夜誹謗得不饒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六群比丘：「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說於梵行人應起恭敬，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汝今云何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瞋恨不喜，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他比丘，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瞋者，九惱事及非處起瞋。第十恨者，凡夫及學人有不喜者，乃至阿羅漢有無根者，事原不現，又不見彼事、不聞彼事、不疑彼事，僧伽婆尸沙者十三事中，若一一謗，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瞋恨，有二相似，清淨、不清淨。清淨者言：「汝見我犯何罪？」十三事中若一、若二，彼不見、不聞、不疑、不決了，若屏處、若眾多、若僧中作是言：「我見汝犯僧伽婆尸沙、我聞汝犯僧伽婆尸沙、我疑汝犯僧伽婆尸沙。」聞不實聞根不實、疑不實疑根

不實、本曾見忘聞忘疑忘、見不爾、聞不爾、疑不爾，對面四目謗，語語，波夜提。清淨不清淨想謗，偷蘭遮。欲驅出，波夜提。不清淨清淨想謗，越比尼罪。欲驅出，偷蘭遮。清淨清淨想謗，偷蘭遮。欲驅出，波夜提。不清淨不清淨想毀呰，波夜提。謗比丘，波夜提。謗比丘尼，偷蘭遮。謗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越比尼罪。謗俗人，越比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比丘乞食時到，著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婦人言：「尊者！我至某日當飯僧并施衣。」比丘答言：「善哉優婆夷！當及時為於身命財修三堅法，常修習行勿令留難。」乞食比丘還精舍已，語諸比丘：「長老！我語汝善事。」問：「何等善事？」答言：「某甲家到彼日當飯僧并施衣。」時難陀、優波難陀去不遠，聞語聲即問：「彼家在何處？姓字何等？門戶那向？」具問知已，明日晨朝往到其家謂優婆夷：「我聞好聲。」「尊者聞何等聲？」「聞汝欲飯僧施衣，為實爾不？」答言：「始有是心，但恐中間有留難，知當果不？」優波難陀語優婆夷曰：「汝可持是衣施與難陀。」答言：「我家更無餘物，正有是衣，本欲施僧，今不可迴轉。」優婆難陀即毀呰言：「何等是僧？老烏亦僧，老鴟亦僧。僧如穿臼漏槽不可滿足，僧於汝有何利益？能為汝活男活女？能至王家斷理官事耶？難陀能為汝作多利益事，但持是衣施與難陀。」優婆夷答辭如初。時難陀復勸與優波難陀，如上說。優婆夷猶言：「我家更無餘物，適欲迴施尊者，然先以許僧，不可迴轉。」優波難陀言：「與以不與任汝意。」作是語已，即便捨去。時優婆夷作是念：「此衣適欲與難陀，然僧是良福田，適欲施僧。然難陀有大力勢，恐與我作不饒益事。」思惟是已，遂不復施。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癡人！作此三惡事，施者失福，受者失利，輕毀眾僧。」佛語優婆難陀：「汝常不聞，我以無量方便，讚歎少欲、毀呰多欲耶？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物向僧，迴向餘人，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物者，八種，乃至淨不淨。

向者，物分處已定。

僧者，八種，如上說。

迴者，轉與餘人，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人持物來問比丘言：「尊者！我欲以此物施，當施何處？」應語：「隨汝心樂處，便可與之。」若復問：「何處得大果報？」應語：「施僧得大果報。」復問：「何處僧持戒？我欲施之。」應語：「無有犯戒僧。」若復問：「何處比丘精勤修業，能愛護物，恒住於此，使我常見得。」語：「某甲比丘精勤修業，能愛護物，常住於此。施彼比丘，恒可得見。」若言：「我欲持此物施與尊者。」應語：「施僧。」若言：「我已施僧，意欲施尊者，願為受之。」取無罪。若比丘知物向僧，迴向已者，尼薩耆波夜提。迴向餘人者，波夜提。若比丘知向僧物，迴向餘僧，越比尼罪。眾多人物，迴向眾多人，越比尼罪。乃至畜生，迴與彼畜生，越比尼罪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時、說四事時默然，說十三事時瞋，三十事時語，九十二波夜提時便起，作是言：「長老！此是世尊說耶？世尊在何處說？若我久在世者，如是事比所聞轉多，此便是法母，更生禁戒遂滋。」諸比丘聞是語慚愧，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六群比丘：「此是惡事。如來欲饒益故，為諸弟子制戒，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汝云何嫌遮？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時，作是言：『我今始知是法入修多羅，半月波羅提木叉中說。』諸比丘知彼比丘本，若二、若三說波羅提木叉中坐，況復多。彼比丘不以不知故得脫，隨所犯罪如法治，應呵言：『長老！汝失善利，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時，汝不尊重、不一心念、不攝耳聽法。』呵已，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

半月者，若十四日、十五日。

波羅提木叉者，十二修多羅。

說者，謂作是語：「我今始知是法，半月波羅提木叉中攝。」是比丘知彼若二、若三說波羅提木叉中坐，況復多，彼比丘不以不知故無罪。隨所犯罪，如法如比尼治。應呵言：「長老！汝失善利，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時，汝不尊重、不一心念、不攝耳聽法。」呵已，波夜提悔過。

波夜提者，如上說。

受具足已，應誦二部比尼。若不能誦二部，當誦一部。若不能誦一部，當廣誦五眾戒。若不能者，當廣誦四眾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三眾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二眾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一眾戒及偈。若布薩時廣說五眾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四眾戒。若復

不能者，當廣誦三眾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二眾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一眾戒及偈。餘者，僧常聞。不誦者，越比尼罪。僧中應使誦利者說，餘人專心聽。佛言：「誦波羅提木叉時，餘比丘不得坐禪及作餘業，皆應專心共聽。」若四事聽、十三事不聽，越比尼罪。十三事聽、二不定法不聽，越比尼罪。二不定聽、三十事不聽，越比尼罪。三十事聽、九十二事不聽，越比尼罪。九十二事聽、四波羅提提舍尼不聽，越比尼罪。四波羅提提舍尼聽、眾學不聽，越比尼罪。眾學聽、七滅諍不聽，越比尼罪。若中間隨不聽，隨得越比尼罪。一切不聽，波夜提。

此罪不得趣向人悔過，當於眾中持戒、有威德、人所敬難者，於前悔。前人應呵言：「長老！汝失善利，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時，汝不尊重、不一心念、不攝耳聽法。」呵已，波夜提悔過。是故說。

食家入王宮，　鍼筒床二褥，
坐具覆瘡衣，　雨衣如來衣，
無根謗第十，　迴向遮布薩。

第九跋渠竟

四提舍尼初

佛住迦維羅衛釋氏精舍，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在阿練若處，時諸釋種父母、姊妹、親里家，遣使齎飲食送與比丘所。齎食人於道中食半、或食三分中一分、或都食盡。是諸比丘有歸家看者，親里問言：「我先送種種飲食，為悉達不？」其中到者言：「到。」半到者言：「半到。」三分中一分到者言：「一分到。」不到者言：「不到。」親里聞已，即瞋恚言：「弊惡死人，使汝送食，何敢取食？」即便鞭打。此使人得苦痛，大啼喚言：「坐是沙門令我得打。」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諸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諸比丘：「汝云何阿練若處住，先不語外、外不受內，自手取而食。從今日後不聽阿練若處住，先不語外、外不受內，自手取。」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釋氏精舍，廣說如上。如來、應供、正遍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比丘羸病顏色萎黃，知而故問：「比丘氣力足不？」答言：「病苦。世尊。」佛問比丘：「汝不能服隨病藥、隨病食耶？」白言：「世尊制戒不聽阿練若處住，先不語外、外不受內，自手取。世尊！我病不能出外，是故羸瘦病苦。」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內取。」佛告諸比丘：「依止迦維羅衛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阿練若處住，先不語不病比丘，外不受內，自手取，若噉若

食，是比丘應餘比丘邊悔過。如是言：『長老！我墮可呵法，此法悔過。』初波羅提提舍尼法。」
比丘者，如上說。
阿練若處者，如上說。
先不語者，語有二種：分數、不分數。分數者，先語：「當送爾許、爾許種飲食。」不分數者，直言：「當送食。」不列種數。
外不受者，不精舍外。受內者，精舍內。
病者，下病、冷病、風病，如是比病不堪出外取食，是故世尊說無罪。
自手受者，手從手受、器從器受。
噉者，餅果等。食者，五正食。若噉、若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悔過言：「長老！我墮可呵法，此法悔過。」前人應問：「汝見罪不？」答言：「見。」應語：「慎莫更作。」答言：「頂戴持。」
波羅提提舍尼者，是罪向人發露不覆藏。
若為是比丘送食，語餘比丘，餘比丘受無罪。若為是比丘送食，語是比丘，餘比丘受無罪。若為是比丘送食，語是比丘，是比丘受無罪。若為餘比丘送食，語餘比丘，餘比丘受無罪。若送食先語：「有分數、無分數。」有分數者，比丘得在內，當憶種數，相應者取，不相應者語令還。若有疏來者，看疏，相應取，不相應遣還。若印封來者，看封印，完者取，不完者遣還。若先語無分數來者，當出精舍門外受。若卒來入門者，不得受。若有淨人，應語與淨人，若無淨人，語令放地，待淨人來，應語淨人：「持此食出外。」出外已，比丘應受。若比丘病不能出外，內受無罪。若比丘親里持飲食到園，若池林中遊觀處，持食與比丘者，隨意受無罪。若比丘道行時，作是念：「至某精舍當食。」過餘處食者，應悔過。若至某精舍，值彼僧受請，隨去無罪。是故說。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尸利摩比丘尼因緣，應廣說，乃至佛語諸比丘：「我聲聞尼中福德第一尸利摩比丘尼。」是時世飢儉，乞食難得。爾時尸利摩比丘尼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毘舍離城，次行乞食。見比丘即問言：「尊者！得食不？」比丘即以空鉢示之。比丘尼見已，作是念：「是我所尊而乞食不得。」便持己鉢中食與比丘。比丘得食還到精舍，喚餘比丘共食。諸比丘問言：「長老！何處得是好食？」答言：「尸利摩比丘尼邊得。」諸比丘聞已，各各往索。如是次第，乃至五百比丘盡皆得食，然後自求。日時已過，失食還到精舍。明日晨朝諸比丘復著衣持鉢，至比丘尼精舍門立。比丘尼見已，即入語尸利摩言：「諸比丘今在門外相待。」尸利摩聞已，語弟子言：「取衣鉢來，我為諸上尊乞食。」如是次第供給五百人已，然後自求。日時復過，失食而還。至第三日亦復如是，

乃至次第供給五百人，唯一人未得，此比丘隨尸利摩後入一家，以先三日失食故，身體虛羸迷悶倒地。時諸婦人見已驚起欲扶，比丘尼言：「住！住！待我思惟，何故倒地？」即便憶念，為諸上尊乞食，自失食故悶極倒地。起已自拂拭塵土正衣服已，作是思惟：「能布施者有無上利。」憶念布施生歡喜心。因歡喜故得清淨三昧，以三昧觀見五陰生滅，布施莊嚴心調伏諸根，即入金剛三昧，盡一切漏，於佛法中三明作證。尸利摩比丘尼得證已，爾時婦人將入洗浴已敷床令坐，然後與食。彼比丘故在門外立，婦人見已，恐復索食故，當戶而立。比丘尼見遮戶，立心生疑，何故遮戶？傾頭看見比丘衣角，言：「是我上尊乞食不得。」即語言：「尊者！可入取食。」婦人言：「阿尼且食，我當更求與之。」比丘尼言：「今世飢儉，何處更得？」復持食與。婦人嫌言：「沙門釋子無有慈心，云何三日失食飢極垂命，而復從索食？」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諸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白衣家內，非親里比丘尼邊自手取食。」

復次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利吒身有瘡痍為人惡賤，人不與食。每行乞食時，若未入門閉門不前，若已入門驅出不與。如來、應供、正遍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阿利吒身有瘡痍。佛知而故問：「比丘！汝身力調和不？」答言：「世尊！但患飢苦。」佛問比丘：「汝不能乞食耶？」答言：「世尊！我能乞食，但身體瘡痍人所惡賤。每行乞食，若未入門閉門不前，若得入門驅出不與。」佛言：「汝不能往尸利摩比丘尼邊乞食耶？」答言：「世尊制戒，白衣家內非親里比丘尼邊，不得自手受食。彼非我親里，是故不往。」佛言：「從今日後聽病比丘往。」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不病，白衣家內，非親里比丘尼邊自手受食，若噉、若食，是比丘應餘比丘邊悔過言：『長老！我墮可呵法，此法悔過。』是名波羅提提舍尼法。」

比丘者，如上說。

非親里者，非父親、非母親。

病者，世尊說無罪，不謂小小病，謂疥黃、爛瘡、痍、癰痤人所惡賤，是名為病。

白衣家內者，俗人家內。

比丘尼者，二部眾中受具足。

自手受者，手從手受、器從器受。

噉者，餅菓等。食者，五正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悔過：「長老！我墮可呵法，此法悔過。」前人應問：「汝見罪不？」答言：

「見。」應語：「慎莫更作。」答言：「頂戴持。」
波羅提提舍尼者，如上說。
若比丘不病，在俗人家內、非親里比丘尼邊，自手受食，受時，越比尼罪。食時，犯悔過法。非親里非親里想受食者，犯悔過。非親里疑想受食者，犯悔過。非親里親里想受食者，越比尼罪。親里非親里想受食者，越比尼罪。親里疑想受食者，越比尼罪。親里親里想，無罪。為餘人受者，越比尼罪。病人無罪、為病人受無罪、食病人殘無罪。若式叉摩尼、沙彌尼持食來，語令放地，然後餘人邊受，無罪。比丘尼自持來，放地已，作是言：「尊者為我故受。」受者無罪。比丘尼住處受，無罪。是故說。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精舍，廣說如上。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知識家請僧食。偷蘭難陀比丘尼，六群比丘前立，指示語檀越言：「與是比丘飯、與是比丘羹、與是比丘魚肉。」檀越聞已，偏益六群比丘。諸比丘嫌言：「云何六群比丘，受比丘尼偏教益食而不呵？」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受比丘尼偏教益食而不呵？」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白衣家內請食，比丘尼立指示言：『與是飯、與是羹魚肉。』諸比丘應語是比丘尼言：『姊妹！小住，待諸比丘食竟。』若諸比丘中乃至無一比丘語是比丘尼言：『姊妹！小住，待諸比丘食竟。』者，是諸比丘應向餘比丘邊悔過，如是言：『長老！我墮可呵法，此法悔過。』是名波羅提提舍尼法。」
比丘者，如上說。
白衣家者，俗人家。
請者，若今日、若明日。
食者，五正食、五雜正食。
比丘尼者，二部眾中受具足。
與者，益是飯、與是羹、與是魚肉。
應語比丘尼者，齊見聞知，應教作是言：「姊妹！小住，待諸比丘食竟。」若止者善，若不止者第二、第三語。若不語受者，越比尼罪。食者，犯悔過法。是比丘應向餘比丘邊悔過如是言：「長老！我墮可呵法，此法悔過。」前人應問：「汝見是罪不？」答言：「見。」應語：「慎莫更作。」答言：「頂戴持。」
波羅提提舍尼者，如上說。
不滿三呵而食者，越比尼罪。滿三呵不止，食者無罪。一人呵已，一切食無罪。不見不聞者，食者無罪。尼自作檀越，無罪。若檀越

未曾請僧，不知儀法，爾時比丘尼得教安置形像教益食法，然後應坐。若不請，若非五正食，教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大臣毘闍因緣此中應廣說，乃至仙彌尼剎利。佛告諸比丘：「大臣毘闍布施太過，錢財竭盡。僧應為作學家羯磨。」羯磨法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大臣毘闍布施太過，錢財竭盡。若僧時到，僧為大臣毘闍作學家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大臣毘闍布施太過，錢財竭盡。僧今為大臣毘闍作學家羯磨。諸大德忍與大臣毘闍作學家羯磨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僧已與大臣毘闍作學家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大臣毘闍乃至仙彌尼剎利還，疲極身蒙塵土，先問家中：「諸阿闍梨頗數來不？」答言：「來！但有所施時，一切不受。」毘闍聞已，心生不樂，竟不洗浴，往詣世尊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比丘何故不受我家供養？」佛告毘闍：「汝布施太過，錢財竭盡，如來欲饒益故，為汝作學家羯磨。以是因緣，諸比丘不受汝施。」毘闍即白佛言：「世尊！我家今者富於往昔三倍。唯願世尊！從今日已後聽諸比丘受我家施。」佛告毘闍：「今是十五日，汝且還家，沐浴身體著新淨衣，與諸眷屬來詣眾僧，乞汝所願。」毘闍如教還，後佛告諸比丘：「毘闍本以布施太過，僧欲饒益故，作學家羯磨。毘闍今自說居業富足三倍於先，今欲從僧乞捨學家羯磨，僧應與捨。」毘闍歸家洗浴身體，易著新衣，與諸眷屬來入僧坊，具說上事。爾時僧與作捨學家羯磨。應作求聽羯磨，如是說：「大德僧聽！大臣毘闍布施太過，錢財竭盡，僧欲饒益故，與作學家羯磨。而今財業富足，若僧時到，僧為大臣毘闍欲於僧中乞捨學家羯磨。」「諸大德僧聽！大臣毘闍乞捨學家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爾時大臣毘闍來，入僧中頭面禮足，胡跪合掌，如是白言：「大德僧聽！我毘闍先富後貧，僧憐愍故，與我作學家羯磨。我今生業具足，三倍於前，今從僧乞捨學家羯磨，唯願僧與我捨學家羯磨。」如是三乞。爾時應置毘闍著眼見不聞處，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大臣毘闍布施太過，錢財竭盡，僧欲饒益故，與作學家羯磨。是毘闍自說家業具足三倍於先，已於僧中乞捨學家羯磨。若僧時到，僧今與毘闍捨學家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大臣毘闍布施太過，錢財竭盡，僧欲饒益故，與作學家羯磨。毘闍今自說家業具足三倍於前，已於僧中乞捨學家羯磨，僧今與毘闍捨學家羯磨。諸大德忍僧與毘闍捨學家羯磨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毘闍捨學家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捨學家羯磨，眾現前非徒眾現前。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

當重聞。有諸學家僧作學家羯磨，比丘先不請而往，自手受食，若噉、若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邊悔過言：『長老！我墮可呵法，此法悔過。』是波羅提提舍尼法。」
學家者，婦須陀洹、夫斯陀含；婦須陀洹、夫阿那含；婦斯陀含、夫須陀洹；婦斯陀含、夫阿那含；婦阿那含、夫須陀洹；婦阿那含、夫斯陀含；夫須陀洹、婦斯陀含；夫須陀洹、婦阿那含；夫斯陀含、婦須陀洹；夫斯陀含、婦阿那含；夫阿那含、婦須陀洹；夫阿那含、婦斯陀含；二俱須陀洹、二俱斯陀含、二俱阿那含。
家者，四姓家：剎利家、婆羅門家、毘舍家、首陀羅家。
比丘先不請者，先不請謂請想，請餘人謂己想。
而往者，若家中、若園裏、若田中。
自手取者，手從手受、器從器受。
噉者，餅果等。
食者，五正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邊悔過如是言：「長老！我墮可呵法，此法悔過。」前人應問：「汝自見罪不？」答言：「見。」應語：「莫更犯。」答言：「頂戴持。」
波羅提提舍尼者，如上說。
若僧已作學家羯磨者，不得如烏鳥避射方絕不往，應時時往看，為說法、論法事。若學家欲布施者，應語：「且置汝邊，我自知時。」若先請僧後作羯磨，不得取大價重物，得取小小輕物。若學家言：「尊者何故不受是施，謂我貧耶？」爾時應語：「汝不貧，如世尊所說，須陀洹人成就四法，於聲聞中最為大富。何等四？一者於如來、應供、正遍知生堅固信根，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壞。二者於法生堅固信根，三者於僧中生堅固信根，四者於戒生堅固信根，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壞。是名四法成就，如來聲聞中不貧最為大富。」若來精舍中飯僧作眾供養及非時漿者，不得捨去，當佐敷床褥施供養具，應為受用已，廣為說法。是故說。

阿蘭若處住、　無病受尼食、
比丘尼指授、　羯磨學家食，
四悔過法竟。

明眾學法之初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下著內衣、高著內衣、參差著內衣、百襵著內衣、石榴花著內衣、麥飯團著內衣、魚尾著內衣、多羅樹葉著內衣、象鼻著內衣。下者，齊踝。高者，齊膝。參差者，不齊正。百襵者，多作襵。石榴花者，一邊花奄。麥飯團者，總頭如麥飯團。魚尾者，垂兩角似魚尾。多羅樹葉者，壟起如

多羅樹葉。象鼻者，一角偏垂。如是過故，為世人所譏：「看沙門釋子著衣，如王子、大臣、婬欲人，如是高下參差，乃至象鼻。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高下乃至象鼻著內衣，為世俗人所譏？從今日後不聽如是著內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集已，佛於僧前自著內衣，告諸比丘：「汝等當如是著內衣，如淨居天法，屈右邊、襵左邊著內衣。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齊整著內衣，應當學。」

齊整著內衣時，不得如纏軸，當反執右邊、執左邊上角屈著內，應齊整著。不得如婬女法賣色左右顧視為好不好，應看令如法齊整著。若放恣諸根不欲學齊整著內衣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齊整著內衣，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下被衣、高被衣、婆羅天被衣、婆藪天被衣。下被衣者，齊踝。高被衣者，齊膝。婆羅天被衣者，衣加頂上，從兩腋下外出，是名婆羅天被衣。婆藪天被衣者，衣加背上，從兩腋下入挑著兩肩上，是名婆藪天被衣。如是過故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大臣、童子、貴樂人，如是高被衣、下被衣？此壞敗人，為有何道？」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高下被衣，乃至婆藪天被衣，當齊整被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齊整被衣，應當學。」

齊整被衣時不得如纏軸，應當通肩被著紐，齊兩角左手捉，捉時不得手中出角頭如羊耳，不得如婬女賣色法，左右顧視為好不好？應看如法齊整不高不下。若泥時手得抄舉，若放恣諸根不如法被衣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齊整被衣，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婆難陀，著細生疎衣，形體露現。又復六群比丘著垢膩破衣，腰脇背肘露現，共入檀越家，為世人所嫌：「看沙門釋子如王、大臣，著細生疎衣，形體露現。」見著弊衣者作是言：「看沙門釋子，著如是衣服，形體露現，似如奴僕客作賤人入家內。此壞敗人，為有何道？」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當好覆身入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好覆身入家內，應當學。」

若作安陀會，當用緻物作；若疎者，當兩重三重作。若安陀會疎者，欝多羅僧當用緻物作。若欝多羅僧疎者，僧伽梨當用緻物作。若放恣諸根不好覆身入家內者，越學法。若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好覆身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入白衣舍，看象、看馬、看駱駝、看鳥、看伎兒歌舞，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東西顧視如似細作？」問言：「尊者為失何物？左右顧視，如有所覓。出家之人應諦視入家內。此壞敗人，為有何道？」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當諦視入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諦視入家內，應當學。」

諦視行時不得如馬低頭行，當平視行，防惡象馬牛，當如擔輦人行，不得東西視瞻。若欲看時，迴身向所看處。若放恣諸根，不學諦視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諦視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高聲大喚入白衣家內。為世人所譏，作是言：「尊者如賈客失伴，如放牧人高聲大喚。汝出家人應小聲入家內。此壞敗人，為有何道？」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當小聲入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小聲入家內，應當學。」

不得高聲大喚入家內，若欲喚時應彈指。若前人不聞者，應語比坐。若放恣諸根，不學小聲行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小聲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共調戲語笑入白衣家內，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婬欲放逸人，共相調戲語笑入內？」問言：「尊者何故現齗，欲賣齒耶？此中亦無伎兒，為笑何等？此壞敗人，為有何道？」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於聖人毘尼中，現齗而笑相與調戲？從今日後不得戲笑入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笑入家內，應當學。」

不得笑，若有可笑事者，不得出齗現齒呵呵而笑，應制忍之。當起無常苦空無我想、思惟死想。若不可止，當自齧舌。若復不能止

者，當以衣角遮口徐徐抑制。若放恣諸根，大笑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笑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覆頭入白衣家內，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婬女、如賊細作、如新婦、如採蜜人，覆頭行入家內？」問言：「尊者！患眼痛耶？畏日炙頭耶？何故覆頭？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覆頭入白衣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覆頭入家內，應當學。」

覆頭者，盡覆及兩耳，不得覆頭行入白衣家。若大寒雨雪患頭風，得覆半頭一耳。若放恣諸根，覆頭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覆頭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反抄衣入白衣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如婬姝女人賣色，反抄衣入人家內坐，露現肘脇？」問言：「尊者！欲來共鬪耶？何故反抄衣現脇。此壞敗人，為有何道？」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反抄衣入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反抄衣入家內，應當學。」

抄衣者，兩邊反抄著肩上。不得反抄衣行入家內，若風雨時得抄一邊，若偏袒右肩得抄左邊，若通肩被得抄右邊，不得令肘現。乞食時畏污衣故得反抄，肘不現無罪。若放恣諸根，反抄衣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反抄衣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腳指行入白衣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婬女偷人，如蝦蟇行？此壞敗人，為有何道？」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腳指行入白衣家。」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腳指行入家內，應當學。」入內若渥水時，不得先下腳指後下腳跟，當先下腳跟然後下腳指。若腳心有瘡當側腳行，作蔽瘡物繫之，先下腳跟後下腳指。若放恣諸根，不學平腳行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腳指行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叉腰入白衣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力士，叉腰入人家內？此壞敗

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得叉腰入白衣家。」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叉腰入家內，應當學。」叉腰者，兩手叉腰。不得叉腰行入家內，若腰脊痛、若風腫者，得叉腰無罪。若癰瘡癬以藥塗上，畏污衣故，叉腰無罪。若放恣諸根，叉腰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叉腰入家內，應當學。

內衣被上服、　好覆諦視人、
小聲不得笑、　覆頭反抄衣、
指行及叉腰。　學初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搖身入白衣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婬女，搖身入家內？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以後不得搖身入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搖身入家內，應當學。」

若老病身振、風雨寒雪振搖無罪。若放恣諸根搖身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搖身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搖頭入白衣家內，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婬妖人、如鼠、如狼，振動頭入家內？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搖頭入白衣家。」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搖頭行入家內，應當學。」

若老羸病、若疳頭、若風雨寒振搖頭無罪。若放恣諸根，搖頭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搖頭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掉臂入白衣家，撥觸檀越面、破他手中酥油瓶器，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力士兇人，掉臂入家內？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掉臂入白衣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掉臂入家內，應當學。」

不得掉臂行入家內，若先是王子大臣本習未除，應當教言：「汝今出家，當捨此俗儀，從比丘法。」若欲喚人，不得雙舉兩手，當以一手招。若放恣諸根，掉臂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掉臂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著垢膩破衣，露肘腰脇。難陀、優波難陀著細生疎衣，形體露現，共白衣家坐，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貴人，著細生疎衣？」見著弊衣者，復言：「似如奴僕客作賤人，著破壞垢衣，肘脇露現坐家內。沙門釋子應好覆身坐家內。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應好覆身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好覆身坐家內，應當學。」

好覆身者，應用緻物作內衣；若用疎物者，應兩重三重。若內衣疎者，欝多羅僧應用緻物。欝多羅僧疎者，僧伽梨應用緻物。僧伽梨疎者，欝多羅僧應用緻物。坐時不得坐衣上，當一手褰衣、一手案坐具，然後安詳而坐。若精舍中食上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前，應好覆身坐。若放恣諸根，不學好覆身家內坐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好覆身家內坐，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入白衣家內坐，看他婦女、小兒行來出入上閣、下閣，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婬妖人、如盜賊，在他家內坐看他婦女？」問言：「尊者！為失何物，東西顧視？出家之人應諦視坐家內。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應諦視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諦視坐家內，應當學。」

諦視家內坐時，不得如馬延頸低視，當平視，勿令不覺檀越持熱器來湯突手面。若精舍中食上、若在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前坐時，不得左右顧視，當平視坐。若放恣諸根，不諦視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諦視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入白衣家內坐，高聲大喚共相嘲話，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高聲大喚，如商人失伴，如放牧人大喚。」問言：「尊者！何故大喚？出家之人應小聲坐。云何大喚？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應小聲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

聞。小聲坐家內，應當學。」不得高聲大喚坐家內，若欲喚者，應彈指。若前人不覺者，當語近邊人。若精舍中食上、若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前坐，不得高聲大喚。若欲語時，語比坐，如是展轉第二、第三，令彼得知。若放恣諸根，高聲大喚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小聲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白衣家內坐，展轉調戲而共大笑，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婬姝女人，作姿而笑坐家內？」問言：「尊者！此中有何事可笑？何故出斷，欲賣齒耶？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出家人，云何賢聖毘尼中出斷大笑？從今日後不得家內坐笑。」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笑坐家內，應當學。」不得白衣家內笑坐，若精舍內食上，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前坐不得笑。若有可笑事者，不得出斷現齒大笑，應當忍之。起無常、苦、空、無我想、思惟死想，當自齧舌。若復不止者，不得現斷大笑，當以衣角遮口制之。若放恣諸根，白衣家內坐笑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笑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覆頭坐白衣家內，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婬姝女人覆頭坐家內、如採蜜人？」問言：「尊者！為患頭痛畏日炙頭耶？何故覆頭？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覆頭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覆頭坐家內，應當學。」覆頭者，全覆頭及兩耳，不得覆頭坐家內。若精舍中食上、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前，不得覆頭坐。若風寒雨時、若病、若頭患風，不得全覆，當覆半令一耳現，若見長老比丘時當挽却。若屏處、私房覆頭無罪。若放恣諸根覆頭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覆。頭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抄衣白衣家坐，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婬姝女人賣色，抄衣坐家內，露現肘脇？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抄衣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抄衣坐家內，應當學。」抄衣者，一邊抄、兩邊抄，不得抄衣坐家內。若乞食、若取食時，畏污衣故得抄衣，但莫令肘現無

罪。若精舍中食上、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前坐，不得抄衣。若抄者得抄一邊，不得抄兩邊。若偏袒者抄左邊，若通肩被者得抄右邊，若見長老比丘應還下。若放恣諸根，反抄衣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反抄衣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抱膝坐白衣家內，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憍逸俗人抱膝而坐？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蹲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抱膝坐家內，應當學。」

抱膝者，手抱、衣抱，不得抱膝坐家內。若精舍中食上、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前，不得抱膝坐。若病時得衣裹，著禪帶見長老比丘時當脫。若屏處、私房中得抱膝坐，若見長老比丘來還正坐。若放恣諸根抱膝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抱膝坐家內，應當學。

搖身并搖頭、　掉臂好覆身、
諦視并小聲、　不笑覆頭坐、
反抄抱膝坐。　第二跋渠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一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二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眾學法之餘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交脚白衣家坐，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交脚坐家內？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交脚家內坐。」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交脚坐家內，應當學。」

交脚者，髀著髀上、膝著膝上、膊腸著脚脛上、脚著脚趺上。不得交脚坐家內，應正兩足。若精舍中食上、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前，不得交脚坐。若病得交脚坐、見上座來當正坐。若塗足、挑刺交脚坐無罪。若放恣諸根交脚坐家內，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交脚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叉腰白衣家內坐，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力士，叉腰坐家內？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叉腰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叉腰坐家內，應當學。」

叉腰者，一手叉、兩手叉，不得叉腰坐家內。若精舍中食上、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前，不得叉腰坐。若老病、若風動腰痛，叉腰無罪。若癰瘇瘡癬以藥塗之，畏污衣故叉腰無罪，若見上座來應下。若放恣諸根叉腰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叉腰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白衣家搖足坐，舞手並復折草，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伎兒，在家內坐，手足不住？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動手足白衣家內坐。」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動手足坐家內，應當學。」

不得動手足家內坐者，不得動手動足舞手舞足，并折草坐，當安詳靖住。若有所問者，當先護戒隨順而答。若問四塔者，得指示是生

處、是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無罪。若檀越欲令比丘起精舍者，應觀地形勢，隨作便指示，此中可起精舍、此中可起講堂、此中可起溫室、此中可起僧房，得指示無罪。若放恣諸根動手足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動手足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檀越於精舍中設供飯僧下食，時六群比丘方索水洗手滌鉢，檀越聞已，即持熱飯筐撲地，嫌言：「我廢家務就寺設供，望眾僧齋，同淨心修福。今欲下食，方有所索。出家之人應專心受食，云何食上多有所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應一心受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一心受食，應當學。」

一心受食時，不得兩手按鉢在脚前，當先淨洗手滌鉢，行食至當一心受。若直月監食人後來，得索水洗手滌鉢無罪。若放恣諸根不一心受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一心受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長者就精舍中飯僧，六群比丘先多受羹，後受飯。時鉢中溢出墮地，檀越嫌言：「我奪妻子分飯食眾僧，欲盡令食而今棄地。尊者不知耶？此一粒飯中而有百功。」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羹飯等受。」佛言：「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羹飯等受，應當學。」

羹飯等受者，不得先取羹後取飯，當先取飯按已後取羹。若國俗法先行羹後行飯者，當取揵鎡拘鉢受。若無者，當用樹葉椀受。復無葉者，得以鉢受羹，但受飯時應以手遮徐徐下鉢中，莫令溢出。若比丘病宜多須羹者，多取無罪。若放恣諸根不羹飯等受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羹飯等受，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就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刳四邊食留中央，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周匝刳食留中央？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偏刳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偏刳食，應當學。」

刳食者，刳四邊留中央。當先受飯，按著一邊，後受羹和合而食。若酥膩入飯中，不得以羹故偏刳取食，當次第取。若欲與人者，得

截半與。若放恣諸根，周匝刳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偏刳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居士就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口中迴食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如駝牛羊口中迴食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口中迴食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口中迴食食，應當學。」

口中迴食者，含飯團從一頰迴至一頰。當一邊嚼，即嚼邊咽。若比丘食麨粳米者，當一邊浸一邊嚼無罪。若放恣諸根口中迴食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口中迴食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居士就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吐舌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如蛇、如鼠、如狗、如猫吐舌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吐舌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吐舌食，應當學。」

吐舌食者，吐出舌以食著舌上然後合口。若直月及監食人，欲知生熟、醎淡、甜酢，得著掌中舌舐，無罪。若病，得置鹽掌中舐，無罪。若放恣諸根吐舌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吐舌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就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大團飯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如牛羊駱駝、如獄中餓囚大團飯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大團飯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大團飯食，應當學。」

不得大、不得小，如婬女人兩粒三粒而食，當可口食。若比丘食粳米滿口無罪。若放恣諸根大團飯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大團飯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就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張口待飯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如龜鼈、蝦蟆張口待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張口待飯食。」佛告諸比

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張口待飯食，應當學。」
不得張口待飯食者，比丘食時當如雪山象王食法，食入口已，並以鼻作後口分齊。前食咽已，續內後團，不得張口而待食。若口有瘡，得豫張口無罪。若放恣諸根張口待飯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張口待飯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張口擲團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婬姝人擲團而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擲團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擲團食，應當學。」
擲團食者，不得團飯遙擲口中。若酸棗若葡萄，如是種種乃至熬豆，挑擲噉無罪。若放恣諸根擲團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擲團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嚼半食半還著鉢中，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嚼半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嚼半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嚼半食，應當學。」
不得嚼半食半還著鉢中，當段段可口食。若麨團大，當手中分令可口。若欲食菓蓏、苷蔗、若蕪菁根等，得嚼無罪。若餅，當手作分齊令可口。若放恣諸根嚼半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嚼半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含食語，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如駝、牛、羊、驢含食鳴喚？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含食語。」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含食語，應當學。」
不得含食語者，若食上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喚時，咽未盡能使聲不異者得應；若不能得者，咽已然後應。若前人嫌者，應答言：「我口中有食，是故不即應。」若放恣諸根含食語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含食語，應當學。
交脚坐家內，　叉腰動手足，

專意等飯羹，　偏刳迴頰食，
吐舌及大團，　張口與遙擲，
嚼半含食語。　第三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以指抆鉢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小兒食，如獄中餓囚食？」問言：「尊者！飲食極豐，何以故為抆鉢？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指抆鉢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指抆鉢食，應當學。」

不得指抆鉢食者，不得曲指抆鉢。若酥油蜜著鉢者，不得曲指抆鉢，當以指拘聚然後撮食。若放恣諸根指抆鉢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指抆鉢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舐手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小兒得食舐手而食？」問言：「尊者！我自恣飽食，何故舐手？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舐手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舐手食，應當學。」

不得反覆舐手食，若酥油蜜石蜜著手者，當就鉢緣上概聚著一處，然後取食。若放恣諸根舐手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舐手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口*束]指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小兒[口*束]指食？」問言：「尊者！我自恣施食，何以[口*束]指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口*束]指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口*束]指食，應當學。」

不得[口*束]指食者，若比丘食羹臛甜膩物著指不得[口*束]，當鉢緣上概聚一處，然後取食。若蜜、石蜜、鹽著指頭，得[口*束]無罪。若放恣諸根[口*束]指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口*束]指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嘬喋作聲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猪鼠食聲？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

今日後不得嘬噉作聲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嘬噉食，應當學。」

不得嘬噉作聲，若放恣諸根嘬噉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嘬噉作聲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檀越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吸飯作聲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駱駝牛驢吸食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吸食作聲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吸食食，應當學。」

若食薄粥、乳酪、羹飯，不得吸使作聲，當徐徐咽。若放恣諸根吸食食。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吸食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全吞食唅唅作聲，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牛驢駱駝食唅唅作聲？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全吞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全吞食，應當學。」

不得全吞食，使唅唅作聲。若比丘咽喉病，作聲無罪。若咽喉乾燥，當以水通之，然後咽食。若放恣諸根全吞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全吞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落飯食，半入口中半墮地，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落飯食？」問言：「大德！謂呼此食是無種錢作耶？我奪妻子分布施求福，計此一粒百功乃成，當應盡食。何故棄地？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落飯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落飯食，應當學。」

受食時不得令一粒落地，若淨人瀉時墮地無罪。食著口中時勿令落地，誤落地者無罪。若噉魚肉菓蓏苷蔗時，皮核滓骨不得縱橫棄地，當聚足邊。若放恣諸根落粒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落飯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振手食，污比坐比丘衣。比坐即問：「長老！何故振手？為蜈蚣蜂蠆所螫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

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振手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振手食，應當學。」

若振手食時，不得向比坐振手。若食著手，當向己前振手、若鉢中抖擻。若放恣諸根振手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振手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嫌心看比坐鉢，若見少者便言：「貞廉自節，若飽不用，當與我。」若見捉大鉢者，復言：「咄！咄！此貪食人，鉢如似大釜。檀越所供正可滿是，我等餘人當復那得？」諸比丘聞已慚愧，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嫌心看比坐鉢。」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嫌心看比坐鉢，應當學。」

不得嫌心視比坐鉢者，若監食人看食何處得？何處不得？得看無罪。若共行弟子、若依止弟子病者，看其鉢中是應病食不？得看無罪。若看上下坐為得不？無罪。若放恣諸根嫌心看比坐鉢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嫌心看比坐鉢，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有比丘置鉢在前迴顧，共比坐語。六群比丘取鉢著餘處，行食次至，不視鉢捫摸地污手。從檀越索水洗手時，檀越棄飯筐著地，嫌言：「我廢家務修福飯僧，僧應齊集受食。今行食時方索水洗手。出家之人當端心觀鉢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當端心觀鉢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端心觀鉢食，應當學。」

端心觀鉢者，不得放鉢在前共比坐語。若有因緣須共左右語者，左手撫鉢上。若行食人到第三人時，當先滌鉢豫擎待至。若放恣諸根不學端心觀鉢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端心觀鉢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索飯索羹，為檀越所譏：「云何沙門釋子食上索飯索羹？」問言：「尊者！我自恣與食，何故喚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索食。」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如來、應供、正遍知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病比丘羸瘦痿悴。佛知而故問：「比

丘！汝病何似？」答言：「世尊！我病苦不適。」佛語比丘：「汝不能索隨病食、隨病藥耶？」答言：「世尊制戒不聽索食。」佛言：「從今日後聽病比丘索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迦維羅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無病為己索食，應當學。」

不得無病為己索羹飯，若病須多羹得索無罪。若放恣諸根無病為己索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比丘不病，不得為己索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先受魚肉羹、後以飯覆上。監食人看見已，即問言：「長老！得魚肉羹不？」答言：「長壽！汝見色自知。何故復問？」監食人問行食人：「何以不與此中魚肉羹？」答言：「何處不得？」「此中未得。」又言：「我已與，何故言不得？」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以飯覆羹更望得。」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以飯覆羹更望得，應當學。」

若比坐迎食慮污衣者，不得盡覆，當露一邊。若一切覆者，前人問：「得未？」應答：「已得。」若放恣諸根以飯覆羹更望得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以飯覆羹更望得，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膩手捉飲器，比坐惡不受。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膩手捉飲器。」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膩手受飲器，應當學。」

不得膩手受飲器者，比丘食時應護左手令淨，當以右手受飲器，拄脣而飲。不得口深含器緣，亦不得令緣觸鼻額，不得盡飲，當留少許，當口處瀉棄之，更以水滌，次行與下座。若左手病瘡者，右手就鉢緣上，概去膩淨水。洗若不淨，以葉承取飲，已如上說。若放恣諸根以膩手捉飲器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以膩手受飲器，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鉢中餘食蕩已棄地，檀越嫌言：「尊者謂此食是無子錢作耶？我奪妻子分為福德故，一粒百功，云何瀉地？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

得鉢中殘食瀉地。」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以鉢中殘食棄地，應當學。」
不得鉢中殘食棄地者，食時當稱腹而取，不得多受。若淨人卒與多者，未噉時應減與比坐。若比坐不取，應與沙彌及園民。若洗鉢時，不得一粒瀉棄地；若有者，當聚著板上葉上。若細粒、若麪，不可得聚者無罪。若放恣諸根以鉢中殘食瀉地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以鉢中殘食棄地，應當學。

抆舐[口*束]作聲，　全吞并落粒，
振手看他鉢，　端心為己索，
覆羹膩手棄。　四跋渠說竟。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立為坐梨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彼伎人立為坐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說如是微妙法時應與床坐，云何坐聽，令彼立說？」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立為無病坐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立為坐人說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人坐、比丘立，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病者，世尊說無罪。說者，為前人開解其義分別演說，欲令如說修行。法者，佛所說、佛所印可。佛所說者，如來、應供、正遍知自說。佛所印可者，聲聞所說，佛讚：「善哉！」是名印可。不得立為坐人說法，前人病者無罪。若比丘為塔事、為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為我說法。」不得語令起，恐彼疑故。若邊有立人者，即作意為立人說法，王雖聽，比丘無罪。若放恣諸根立為無病坐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人坐比丘立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坐為臥人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坐為臥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此聽法人無恭敬心，聞說如是微妙法，云何臥聽？」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坐為無病臥人說法？從今日後人臥、比丘坐，不得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人臥、比丘坐，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病者，世尊說無罪。說法者，如上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若詣王、若地主時，彼言：「比丘為我說法。」不得語令起，恐生疑故。若邊有坐人者，當為坐人說法，王雖聽，比丘無罪。若放恣諸

根坐為無病臥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人臥、比丘坐，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坐卑小床，為高床上軍將師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似伎兒自坐卑小床，為高床上人說法？此壞敗人，何道之有？然此師子軍將無恭敬心，聞如是微妙法時，云何自坐高床，使彼坐卑小床而為說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坐卑下床為高床上人說法？從今日後人在高床上、己在下，不得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人在高床、比丘在卑床，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卑床，有二種：一者下床名卑，二者麁弊亦名卑。高者，二種：高大名高，妙好者亦名高。病者，世尊說無罪。說法者，如上說。不得坐卑床為坐高床上人說法，病人無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為我說法。」爾時不得語令起易坐，恐生疑故。若邊有下人，應作意為下人說，王雖坐高床聽，比丘無罪。若放恣諸根在卑床為坐高床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人在高床、比丘在卑床，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為著革屣梨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諸伎兒為著革屣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而此童子聞說妙法無恭敬心，不脫革屣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為無病著革屣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為著革屣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為著革屣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革屣者，若一重、若兩重。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為無病著革屣人說法，病者佛說無罪。若比丘為塔事、僧事，乃至邊有淨人者，當立意為彼人說，王聽，無罪。若比丘在嶮路恐怖處，防衛人言：「尊者為我說法。」彼雖著革屣，為說無罪。若放恣諸根為無病著革屣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為著革屣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為著木屐梨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兒為著屐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而此童子無恭敬心，聞如是微妙法應當脫屐。云何著屐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

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為無病著屐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為著屐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為著屐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病者，世尊說無罪。屐者，有十四種：金屐、銀屐、摩尼屐、牙屐、木屐、多羅屐、皮屐、欽婆羅屐、縗屐、芒屐、樹皮屐、婆迦屐、草屐，如是等種種屐，是名屐。說法者，如上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為我說法。」不應語令脫屐，恐生疑故。若邊有淨人者，應作意為淨人說，王聽，無罪。若放恣諸根為無病著屐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為著屐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為覆頭梨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兒為覆頭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而此童子無恭敬心，聞如是微妙法，應却頭上覆，云何覆頭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為無病覆頭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為覆頭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為覆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病者，世尊說無罪。覆頭者，一切覆頭。說法者，如上說。得為病人說法，無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時，乃至邊有淨人者，當立意為彼人說，王聽，無罪。若比丘在怖畏嶮道行時，防衛人言：「尊者！為我說法。」彼雖覆頭，為說法無罪。若放恣諸根為無病覆頭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為覆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為纏頭梨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說人為纏頭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云何纏頭聽說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為無病纏頭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為纏頭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為纏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病者，世尊說無罪。纏頭者，若衣纏、若絹纏。說法者，如上說。得為病纏頭人說法，無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故，詣王、若地主，彼作是言：「比丘為我說法。」不得語令解纏，恐生疑心故。若邊有淨人者，當作意為彼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在怖畏嶮道行時，防衛人言：「尊者！為我說法。」彼人雖纏頭，為說無罪。

若放恣諸根為無病纏頭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為纏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為梨車童子抱膝蹲人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說人為抱膝蹲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而此童子無恭敬心，聞如是微妙法，應如法坐，云何抱膝蹲聽？」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為無病抱膝蹲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為抱膝蹲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為抱膝蹲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病者，世尊說無罪。抱膝者，手抱、衣抱、帶抱。說法者，如上說。為病人說，無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時，乃至邊有淨人，應作意為淨人說，王雖聽，為說無罪。若放恣諸根為無病抱膝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為抱膝蹲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為翹脚坐梨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說人為翹脚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正坐，云何翹脚坐？」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為無病翹脚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為翹脚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為翹脚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病者，世尊說無罪。翹脚者，髀著髀上、膝著膝上、膊著脛上、脚著脚趺上。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為無病翹脚人說法，病者為說無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為我說法。」不得語彼令正坐，恐生疑心故。彼邊有淨人者，當作意為彼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放恣諸根為無病翹脚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為翹脚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為坐及臥說，　高床著革屣，
著屐并覆頭，　纏頭抱膝蹲，
不為翹脚說。　第五跋渠竟。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為持刀梨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為捉刀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當一心合掌。云何如屠兒捉刀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為捉刀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為持刀人說

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為持刀人說法，應當學。」
持者，手捉。刀者，大刀、小刀、劍。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為持刀人說法，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為我說法。」不得語令放刀，恐生疑心故。若邊有淨人，當作意為淨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在嶮道恐怖處行時，防衛人言：「尊者為我說法。」彼雖捉刀，為說無罪。若放恣諸根為捉刀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為持刀人說法，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為持弓箭梨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為持弓箭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放弓箭，云何如獵師捉弓箭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為持弓箭人說法？」佛言：「從今日後不得為持弓箭人說法。」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為持弓箭人說法，應當學。」
持者，手捉。弓箭者，防衛仗也。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為持弓箭人說法，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為我說法。」不得語令放弓箭，恐彼人生疑。若邊有淨人者，應作意為淨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在怖畏嶮道行時，防衛人言：「尊者為我說法。」彼雖捉弓箭，為說無罪。若放恣諸根為捉弓箭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為持弓箭人說法，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為持杖梨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為捉杖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當捨杖，云何捉杖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為無病捉杖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為持杖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為持杖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病者，世尊說無罪。捉杖者，一切杖。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為無病持杖人說法，病者無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為我說法。」不得語令放杖，恐生疑心故。若邊有淨人者，應作意為淨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在怖畏嶮道行時，防衛人言：「尊者為我說法。」彼雖捉杖，為說法無罪。若放恣諸

根為無病捉杖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為持杖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為持蓋梨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為持蓋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當却蓋，云何捉蓋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為無病持蓋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為持蓋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為持蓋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病者，世尊說無罪。蓋者，樹皮蓋、多羅葉蓋、多梨葉蓋、竹傘蓋、疊傘蓋、孔雀尾蓋，如是等種種能遮雨日者，皆名傘蓋。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為無病捉蓋人說法，病者無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為我說法。」不得語令却蓋，恐生疑故。若邊有淨人，應作意為淨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法師、若律師，風雨、寒雪、大熱時，捉蓋為說，無罪。若放恣諸根為無病捉蓋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為持蓋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隨梨車童子後行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隨人後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當在後而聽。」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隨無病人後為說法？從今日後人在前、不得隨後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人在前不得隨後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病者世尊說無罪。後者，人在前、比丘在後。說法者，如上說。不得隨無病人後而為說法，病者無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為我說法。」不得語令在後，恐生疑心故。若邊有淨人者，應作意為淨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在怖畏嶮道行時，防衛人言：「此處賊常喜在前發，我當在前，尊者在後為我說法。」為說無罪。若比丘眼惡，前人捉杖牽前，為說法無罪。若放恣諸根在無病人後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人在前、比丘在後，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為騎乘梨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為騎乘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而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當下乘，云何騎乘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

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為無病騎乘人說法？從今日後騎乘人不得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騎乘人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病者，世尊說無罪。乘者，有八種：象乘、馬乘、牛乘、驢乘、船乘、車乘、輿乘、輦乘。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為無病騎乘人說法，病者無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為我說法。」不應語令下乘，恐生疑心故。若邊有淨人者。應作意為淨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在怖畏嶮道行時，防衛人言：「尊者為我說法。」彼騎乘人，為說無罪。若放恣諸根為無病騎乘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為騎乘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在道外為道中梨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已在道外、為道中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而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避道聽、令比丘道中，云何自在道中？」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在道外、人在道中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道外為道中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道外為道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病者，世尊說無罪。道外者，比丘在道外。道中者，前聽人。說法者，如上說。不得道外為無病道中人說法，病者無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為我說法。」比丘不得語令在道外，恐彼生疑故。若邊有淨人者，當作意為淨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在怖畏嶮道行時，防衛人言：「尊者在道外，我在道中，若有賊出我當拒之。尊者！為我說法。」彼雖在道中，為說無罪。若放恣諸根在道外為無病道中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在道外為道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波斯匿王欲詣東庫園林池觀，語侍者言：「明當與夫人婇女出東園遊看，可掃灑莊嚴敷施床褥。」時六群比丘聞已，先往到彼，於軟草上唋唾。復取樹葉裹不淨，著池水中浮。其日王出，夫人婇女在宮日久，常思遊看，今得從意如囚出獄。到園中見諸軟草各各馳趣，並遙占言：「此是我許！此是我許！」即便坐上，唋唾污衣，各趣池水洗手濺衣，見池水上有諸葉裹，又作是念：「將是諸年少聞我等當出，必裹諸香著此水中，以待我輩。」各各諍之：「此是我許！此是我許！」競捉葉裹，不淨

瀡出污諸衣物，展轉相謂言：「奇事！奇事！本謂是香，乃是不淨。」即白王言：「此是奇怪，王先勑掃灑，今不淨乃爾。」王問園民：「誰污此園？」園民白王：「昨日六群比丘在此中戲良久乃去，或是彼污。」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等云何生草上及水中大小便涕唾？從今日後不聽生草上水中大小便啼唾。」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啼唾，應當學。不得水中大小便啼唾，應當學。」

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唾，當在無草地。若夏月生草普茂無空缺處者，當在駱駝牛馬驢羊行處。若復無是者，當在塼瓦石上。若復無者，當在乾草葉上。若復無者，當以木枝承，令糞先墮木枝上，後墮地。若比丘經行時，不得啼唾生草上。經行頭當著唾壺，瓦石、草葉以細灰土著唾壺中，然後唾上。若大小便啼唾污手脚，不得拭生草。水者，十種，如上說。不得大小便啼唾水中，當在陸地。若雨時水卒起浮滿，當在土塊上。若無是者，當於瓦石上、若竹木上，先墮木上，然後墮水中。若掘地作圊廁底水出者，比丘不得先在上起止，當先使淨人行，然後比丘行無罪。若圊廁底有流水，當以木承已後墮水中。若大小便啼唾，污手脚得水洗，水中洗大小便行無罪。若比丘入水浴時，不得唾中。若遠岸者，當唾手中，然後棄之。若放恣諸根生草上大小便涕唾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若放恣諸根水中大小便涕唾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生草上大小便涕唾，應當學。不得水中大小便涕唾，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立大小便，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牛驢駱駝立大小便？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立大小便？從今日後不得立大小便。」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立大小便，應當學。」

不得立大小便，若脚有塹土，畏污衣者得立，無罪。脚若病若瘡若腫，得立無罪。若放恣諸根立大小便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立大小便，應當學。

捉刀持弓箭，　持杖并傘蓋，
後行騎乘人，　道外生草上，
水中立便利。　第六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佛告阿難：「僧有諍事，汝往斷滅，令止諍事。」阿難白言：「云何僧諍事斷當令滅？」佛言：「六群

比丘知僧如法如律、如毘尼斷諍滅已，後更舉諸比丘，諍事更起，作是言：『是法非法，乃至是處羯磨非處羯磨。』如波夜提中廣說。乃至世尊弟子僧無量常所行事，一切七止諍法滅，是名常所行事七止諍法滅，是故說。若比丘知僧如法如毘尼滅，乃至後更舉，波夜提。七滅諍法竟。」法隨順法者，如二部。毘尼隨順者，順行此法也。波羅提木叉分別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二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三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雜誦跋渠法之一

世尊成道五年，比丘僧悉清淨，自是已後漸漸為非，世尊隨事為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四種具足法：自具足、善來具足、十眾具足、五眾具足。

自具足者，世尊在菩提樹下，最後心廓然大悟，自覺妙證善具足，如線經中廣說，是名自具足。

善來具足者，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佛告諸比丘：「如來處處度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汝等亦當効如來廣行度人。」爾時諸比丘聞世尊教已遊行諸國，見有信善男子求出家者，諸比丘亦學如來喚：「善來比丘。」度人出家。威儀進止，左右顧視，著衣持鉢，皆不如法，為世人所譏，作是言：「世尊所度善來比丘，威儀進止，左右顧視，著衣持鉢，皆悉如法。諸比丘所度，亦名善來，威儀進止，左右顧視，著衣持鉢，皆不如法。」爾時尊者舍利弗聞是語已，在閑靜處加趺而坐作是思惟：「俱是善來，何故世尊所度善來比丘，皆悉如法；諸比丘所度善來比丘，皆不如法？云何令諸比丘度人善受具足，皆悉如法，共一戒、一竟、一住、一食、一學、一說。」舍利弗晡時從禪覺已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向靜處作是思惟：『俱名善來，何故世尊所度皆悉如法；諸比丘所度皆不如法？云何使諸比丘度人善受具足，皆悉如法，共一戒、一竟、一住、一食、一學、一說。』唯願世尊具為解說。」佛告舍利弗：「如來所度阿若憍陳如等五人，善來出家善受具足，共一戒、一竟、一住、一食、一學、一說，次度滿慈子等三十人，次度波羅奈城善勝子，次度優樓頻螺迦葉五百人，次度那提迦葉三百人，次度伽耶迦葉二百人，次度優波斯那等二百五十人，次度汝、大目連各二百五十人，次度摩訶迦葉、闡陀、迦留陀夷、優波離，次度釋種子五百人，次度跋度帝五百人，次度群賊五百人，次度長者子善來。如是等如來所度善來比丘，出家善受具足，共一戒、一竟、一住、一食、一學、一說。舍利弗！諸比丘所可度人，亦名善來，出家善受具足，乃至共一說，是名善來受具足十眾受具足者。」佛告舍利弗：「從今日制受具足法，十眾和合、一白三羯磨無遮法，是名善受具足。」欲受具足人初入僧中，一一頭面禮僧足已，先求和上。偏袒右肩，胡跪接足，作是言：「我從尊乞求和上，尊為我作和上，與我受具足。」如是

至三。和上應語：「發喜心。」答言：「我頂戴持。」和上先已與求衣鉢、與求眾、與求戒師、與求空靜處教師，推與眾僧。羯磨師應問：「誰與某甲空靜處作教師。」答言：「我能。」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和上某甲、某甲能空靜處作教師。諸大德聽！某甲、和上某甲、某甲能空靜處作教師，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教師應將離眾不近不遠。教有二種：若略、若廣。云何略？今僧中當問：「汝有者言有、無者言無。」云何廣？如後僧中一一說。教師來入僧中，白言：「某甲問已訖，自說清淨無遮法。」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若僧時到，僧某甲和上某甲，某甲聽入僧中。諸大德聽！某甲、和上某甲、某甲聽入僧中，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欲受戒人應入僧中，一一頭面禮僧足已，在戒師前，胡跪合掌，授與衣鉢，教受，作是言：「此是我鉢多羅，應量受用，乞食器，今受持。」如是三說。「此是僧伽梨、此是鬱多羅僧、此是安陀會，此是我三衣，此三衣不離宿受持。」如是三說。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若僧時到，僧某甲、和上某甲，某甲欲從僧乞受具足。諸大德聽！某甲、和上某甲，某甲欲從僧乞受具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戒師應教乞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從和上某甲受具足，阿闍梨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我某甲、和上某甲，今從僧乞受具足，唯願僧與我受具足，哀愍我故！」如是至三。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已從僧中乞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和上某甲，某甲欲於僧中問遮法。諸大德聽！某甲，和上某甲，某甲欲於僧中問遮法，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男子聽！今是至誠時，是實語時，於諸天、世間、天魔、諸梵、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阿修羅。若不實者，便於中欺誑，亦復於如來、應供、正遍知聲聞眾中欺誑，此是大罪。今僧中問汝，有者言有，無者言無。父母聽不？求和上未？三衣鉢具不？是男子不？年滿二十不？非是非人不？非是不能男不？汝字何等？」若言：「字某。」「和上字誰？」答言：「字某。」「不壞比丘尼淨行不？非賊盜住不？非越濟人不？非自出家不？不殺父母不？不殺阿羅漢不？不破僧不？不惡心出佛身血不(佛久已般泥洹故依舊文)？汝本曾受具足不？」答言：「曾受。」「不犯四事不？」若言：「犯。」應語：「去！不得受具足。」若言：「不犯。」次問十三事。「一一事中有犯不？」若言：「犯。」「受具足訖，此罪能如法作不？」答言：「能。」「本捨戒不？」答言：「捨。」「汝非奴不？非養兒不？不負人債不？非王臣不？不陰謀王家不？汝黃門不？汝非二

根不？汝是丈夫不？汝無如是諸病：癬疥、黃爛、癩病、癰痤、痔病、不禁、黃病、瘧病、欬嗽、消盡、癲狂、熱病、風腫、水腫、腹腫，如是種種更有餘病著身不？」答言：「無。」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某甲已從僧中乞受具足，父母已聽，已求和上，三衣鉢具，是男子，年滿二十，自說清淨無遮法。若僧時到，僧今與某甲受具足，和上某甲。如是白。」白三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無歲比丘，著好新淨染衣，往世尊所禮拜問訊。是比丘後於餘時著垢膩破衣，往世尊所禮拜問訊。佛知而故問：「比丘！汝先著好新淨染衣來到我所，今所著衣何故破壞乃爾？」白言：「此故是先衣，但歲久破壞。」佛言：「汝不能補治耶？」白佛言：「能治，但無物可補。」佛言：「汝不能巷中拾故弊衣淨浣染補耶？」白言：「世尊！糞掃衣不淨，我甚惡之，不能受持。」佛語比丘：「止！止！莫作是語。糞掃衣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服，依是出家。」爾時世尊往眾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為諸比丘具說上事。佛告諸比丘：「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眾中正說制初依。若堪忍直信善男子，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應與受。」

佛住迦維羅衛尼拘律樹釋氏精舍，如來、應供、正遍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何等五？我聲聞弟子中不好有為事不？不樂說無益語不？不樂著睡眠不？為看病比丘故，為信心善男子見如來威儀庠序，發歡喜心故。以是五事，行諸比丘房。見一比丘病瘁黃羸瘦，佛知而故問：「比丘！汝氣力調和不？」白佛言：「世尊！我患飢，氣力不足。」佛語比丘：「汝不能乞食耶？」白言：「世尊！是拘薩羅國但乞人殘食，不乞非殘，是殘食不淨，我不能噉，是故羸瘦。」佛語比丘：「止！止！莫作是語。乞殘食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依是出家。」爾時世尊往眾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為諸比丘具說上事。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眾中正說制第二依。若堪忍直信善男子，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應與受。」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如來、應供、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比丘坐樹下，作是語：「沙門出家修梵行在樹下苦，晝則風吹日炙，夜則蚊虻所螫，我不堪。」佛語比丘：「止！止！莫作是語。樹下坐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爾時世尊往眾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為諸比丘具說上事。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眾中正說制第三依。若堪忍直心善男子，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應與受。」

佛住迦維羅衛尼拘律樹釋氏精舍，如來、應供、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病比丘羸瘦痿黃。佛知而故問：「比丘！氣力調和不？」答言：「世尊！我病苦，氣力不和。」佛問比丘：「汝不能服隨病藥、隨病食耶？」白言：「世尊！我無藥直、復無施者，是故病苦。」佛問比丘：「汝不能服陳棄藥耶？」白言：「世尊！是陳棄藥不淨，我不能服。」佛語比丘：「止！止！莫作是語。陳棄藥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爾時世尊往眾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為諸比丘具說上事。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眾中正說制第四依。若堪忍直心善男子，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應與受。」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都夷聚落有年少婆羅門，求諸比丘出家受具足已，然後受四依。「糞掃衣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受具足。是中盡壽能堪忍不？」答言：「不能忍。」問言：「汝何故出家？」答言：「我見沙門釋子著好細輕衣，我貪著此衣，是故出家。」諸比丘言：「何有一切比丘出家皆得此好衣？」復授第二依：「乞殘食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受具足。是中盡壽能堪忍不？」答言：「我不堪忍。」問言：「汝何故出家？」答言：「我見沙門釋子食白粳米飯，種種餅肉飲食。我貪此好食，是故出家。」諸比丘言：「何有一切比丘出家皆得此好食？」復受第三依：「樹下坐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受具足。是中盡壽能堪忍不？」答言：「不堪忍。」諸比丘言：「汝何故出家？」答言：「我見沙門釋子坐大房舍重樓閣舍，我貪住此舍，是故出家。」諸比丘言：「何處一切出家比丘皆得此好舍？」復受第四依：「陳棄藥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受具足。是中盡壽能堪忍不？」答言：「不堪忍。」問言：「汝何故出家？」答言：「我見沙門釋子服酥油蜜石蜜及餘種種藥，我貪服此藥，是故出家。」諸比丘言：「何有一切比丘出家皆得此好藥？」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汝云何先與受具足，後授四依？從今日後不得先受具足後授四依，當先授四依，能堪忍者與受具足。若言：『不堪。』不應與受具足。若先授具足，後授四依者，得名受具足，一切僧得越比尼罪。」授四依時，應先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已於僧中乞受具足，父母已聽，已求和上、三衣鉢具，是男子、年滿二十，自說清淨無遮法。若僧時到，僧某甲，和上某甲，欲於僧中說四依。」「諸大德僧聽！某甲，和上某甲，欲於僧中說四依，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男子聽！此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眾中正說制四依。若堪忍直信善男子，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應與

受依。糞掃衣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丘。是中盡壽能堪忍持糞掃衣不？」答言：「能。」「若長得欽婆羅衣、疊衣、芻摩衣、拘舍耶衣、舍那衣麻衣、丘牟提衣。」「依乞殘食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丘。是中盡壽能堪忍乞食不？」答言：「能。」「若長得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說戒食籌食請食。」「依樹下坐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丘。是中盡壽能堪忍樹下坐不？」答言：「能。」「若長得大舍、重樓、閣舍、門舍、窟舍。」「依陳棄藥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丘。是中盡壽能堪忍服陳棄藥不？」答言：「能。」「若長得酥油蜜石蜜生酥及脂。依此四聖種，當隨順學。」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某甲已從僧中乞受具足。父母已聽，已求和上、三衣鉢具，是男子、年滿二十，自說清淨無遮法已，堪忍四依。若僧時到，僧今與某甲受具足，和上某甲。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某甲已從僧中乞受具足，父母已聽，已求和上、三衣鉢具足，是男子、年滿二十，自說清淨無遮法已，堪忍四依。僧今與某甲受具足，和上某甲。諸大德忍僧與某甲受具足，和上某甲，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一羯磨成就不？」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忍與某甲受具足竟，和上某甲，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男子！汝已受具足，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眾僧和合非不和合，十眾十眾已上。汝今當敬重於佛、敬重於法、敬重於比丘僧、敬重和上、敬重阿闍梨。汝已遭遇莫復失，人身難得，佛世難值，聞法亦難，眾僧和合意願成就難，頂禮釋師子及諸聲聞眾已得具足，如無憂華離於塵水，當依傍修習泥洹善法。已得受具足，此戒序法、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法、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九十二純波夜提、四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七滅諍法、隨順法，我今略說教誡汝。如是，後和上、阿闍梨當廣為汝說。是名十眾受戒，五眾受具足者。」

佛住王舍城尸陀林中。時城中有居士，名曰鬱虔，宗室豪強財產無量，聞如來出現於世，在尸陀林中，歡喜踊躍，欲請佛及僧施設飯食，莊嚴室內灑掃塗地。時舍衛城中有居士，名阿那邠坻，素與鬱虔特相親友。來到其家，見其忽務莊嚴灑掃，即問言：「居士！何故忽務？欲嫁女娶婦、請婆羅門、請王大臣耶？」答言：「我不嫁女娶婦、請婆羅門、王及大臣也。汝不聞，白淨王子出家成佛，號曰如來、應供、正遍知，出現於世間耶？今在尸陀林中，我今灑掃嚴飾，正欲請佛及僧，是故忽務。」邠坻聞已，心大欣悅，即便問

言：「我欲禮覲，可得見不？」答言：「可見！佛者普潤，見無不益，宜知是時。」聞是語已，敬心內發企遲明相。佛照其心，夜放光明，普耀城內。邠坻見明，謂是天曉即便起行，門自然開。適向城門，城門復開。出門已有一天祠，近於道側，欲先禮敬，然後詣佛。迴向祠門，于時天地還闇，彼即恐怖，進退迷惑，莫知所向。時空中有天，語邠坻言：「今正是時，但行莫怖。」即說偈言：

「牛馬車百乘，　皆七寶莊嚴，
盡持用布施，　計彼之功德，
比汝行一步，　十六不及一。
雪山百龍象，　亦以七寶嚴，
持用行布施，　功德之福報，
比汝行一步，　十六不及一。
百好天玉女，　七寶瓔珞身，
持用行布施，　計彼之福報，
比汝行一步，　十六不及一。」

爾時阿那邠坻聞此偈已，倍生敬信，尋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白佛言：「世尊！我欲還舍衛城起立精舍，請佛及僧。唯願世尊哀受我請。復願世尊遣一比丘鑑理處分。」如《比羅經》中廣說，乃至佛告舍利弗、目連：「汝等往彼觀地形勢，隨僧住便料理處分，安置房舍。」舍利弗、目連受教，即往至彼。時居士邠坻以十八億金買地，十八億金作僧房舍，十八億金供養眾僧，合五十四億金。是居士方欲更興供養故，遣富樓那入海採寶，佛威神護念故，四大天王、帝釋及梵天王衛護此人，往還七反，大獲珍寶，不遭留難。富樓那白邠坻言：「唯願居士聽我出家。」居士即許。將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此人欲出家，唯願世尊哀愍度脫。」佛即度之。既出家已，白佛言：「世尊！唯願為我略說教誡，我欲到輸那國土，如說修行。」佛即為隨順教誡，如涎經中廣說。富樓那受教誡已，到輸那國。彼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闥婆，為立栴檀房。此中應廣說億耳因緣，乃至求請出家。富樓那度令出家作沙彌，乃至七年眾僧難得，不得受具足。七年已闥婆作栴檀房成，莊挍嚴飾，廣請眾僧施設供養，以房施富樓那。爾時眾僧通持律十人，富樓那因僧集故，與億耳受具足。受具足已，即白和上言：「我欲到舍衛禮覲世尊，唯願聽許。」答言：「隨意！汝持我名問訊世尊，并乞五願。」億耳受教，便行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語阿難：「為客比丘敷床褥。」若語阿難敷床褥者，當知與世尊同房宿；若語尊者陀驃摩

羅子者，當知隨次與房。如來初夜為諸聲聞說法，中夜還房圓光常明。佛問比丘：「汝誦經不？」答言：「誦。」「誦何等經？」「誦《八跋祇經》。」佛言：「汝可誦之。」即細聲誦已，問於句義，一一能答。佛言：「善哉！比丘，汝所誦者文字句義，如我先說。」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聖人不樂惡，　惡人不樂聖；
若見世間過，　發心趣泥洹。」

佛言：「善哉！我弟子中捷疾解悟，億耳第一。」億耳即起頭面禮佛足，持和上名，從佛乞五願。如來聞是語已，晨起往眾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佛告諸比丘：「富樓那在輸那邊國，遣億耳來，從我乞五願。從今日後聽輸那邊國五願。何等五？一者輸那邊地淨潔自喜，聽日日澡洗，此間半月。二者輸那邊地多礓石土塊及諸刺木，聽著兩重革屣，此間一重。三者輸那邊地少諸敷具、多諸皮韋，聽彼皮韋作敷具，此間不聽。四者輸那邊地少衣物、多死人衣，聽彼著死人衣，此間亦聽。五者輸那邊地少於比丘，聽彼五眾受具足，此間十眾自受具足，善來受具足，十眾白三羯磨受具足。輸那邊地五眾白三羯磨受具足，是名四種受具足。」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波離有二沙彌：一名陀婆伽，二名婆羅伽。此二沙彌小小長養，年滿二十欲受具足，作是念：「若當先與一受者，後者必有恨心，得同一和上、一眾、一戒師、一時並受具足不？」優波離作是念已，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具以上事，白佛言：「世尊！得共一和上、一戒師、一眾，得並受具足不？」佛言：「得。」如是二人、三人亦得並受，不得眾受，是名受具足。一人、二和上、三和上、眾多和上，不名受具足。無羯磨師不名受具足。二人、三人共一羯磨師，別和上，共一眾並受，不名受具足。二人，羯磨二人、三人羯磨，三人別和上，共一眾並受，不名受具足。復有不名受具足，和上在十人數，不名受具足，以欲受具足人足十人數、以比丘尼足十人數、以與欲人足十人數者，不名受具足。若不稱和上名字、不稱受具足人名字、不稱僧名字，不名受具足。若和上說羯磨、受具足人說羯磨、比丘尼說羯磨，皆不名受具足。若和上在空中、受戒人在空中、僧在空中、一切在空中，皆不名受具足。若半在地、半在空中，不名受具足。若隔障，不名受具足。半在覆處、中間隔障，不名受具足。半覆半露地、申手不相及，不名受具足。一切露處坐，身手不相及，一切覆處不得離見聞處，離者不名受具足。復次不名受具足者，若眠、若癡、若狂、若心亂、若苦病所纏，不名受具足。復次

不名受具足者，若受具足人不語、若心念、若大喚，不名受具足。復次不名受具足者，若遣書、遣印、舉手、作相，不名受具足。人不現前、不問前人不欲、非法不和合、眾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若一一不成就，不名受具足。復次不名受具足者，壞比丘尼淨行、賊盜住、越濟人、五逆、六種不男、太少、太老、截手、截腳、截手腳、截耳、截鼻、復截耳鼻、若盲、若聾、若盲聾、若瘂、若躄、若瘂躄、若鞭瘢、印瘢、若拔筋、剋筋、曲脊、王臣、負債、病、外道兒、奴身、不具、陋色、壞比丘尼淨行者。

佛住毘舍離，爾時奄婆羅離車童子，壞法豫比丘尼弟子梵行。時法豫比丘尼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離車童子壞我弟子梵行。」作是語已，禮佛而去。佛語阿難：「汝取我僧伽梨來，入毘舍離城。」阿難即取僧伽梨來，授與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從成佛已來，未曾食後入城邑聚落。爾時世尊與阿難共入毘舍離城，時五百離車集在論議堂上，欲論餘事。遙見世尊來，展轉自相謂言：「如來有何事故，食後入城？故當有以。」時梨車等即起，與佛敷座往迎世尊，踧跪合掌，白佛言：「善來世尊！唯願世尊坐此座上。」爾時世尊敷尼師壇坐，諸梨車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佛語梨車：「汝等眷屬宜應防護，如我弟子比丘尼亦應防護。設人侵犯，若欲不欲壞梵行者，如我法中盡壽不共語、不共住、不共食。」梨車白佛言：「如世尊法中，壞梵行者，不共語、不共住、不共食。我俗法中亦復如是，盡壽不共語、不共住、不共食。」爾時世尊為諸梨車隨順說法，發歡喜心已而去。去不久，法豫比丘尼尋至梨車所，作是語：「諸居士！奄婆羅梨車童子壞我弟子梵行，此是不善非是順法。」諸梨車聞已，自相謂言：「世尊向所說正為此耳。」即大慚愧，語比丘尼言：「欲使我等作何等治？」比丘尼言：「當易其姓，唱非梨車，迴門西向，破其食厨，壞其屋檐周匝一肘。」答言：「受教。」即唱非梨車，迴門西向乃至毀其屋檐。爾時世尊往眾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以是上事具為諸比丘說：「破尼淨行者，若阿羅漢尼、阿那含尼，若初中後，一切皆名壞尼淨行。若斯陀含尼、須陀洹尼、凡夫持戒尼，初若受樂者，是名壞尼淨行，中後不名壞。」爾時有摩訶羅，本俗人時壞比丘尼淨行，心生疑惑，即白佛言：「世尊！我本俗人時壞比丘尼淨行。」佛告諸比丘：「是摩呵羅自言壞比丘尼淨行，驅出。」諸比丘即驅出。若壞比丘尼淨行，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越比尼罪。是名壞比丘尼淨行。

盜住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檀越就精舍中飯僧，時有一人黑色大腹來在上座處坐，須臾僧上座來問：「汝幾臘？」答言：「坐處食飯一種，用苦問歲為？」上座威德嚴肅言：「咄！汝

下去！」復坐第二上座處，須臾第二上座來問：「汝幾歲？」答言：「坐處食飯一種，用苦問為？」如是展轉，乃至沙彌中，沙彌推排問言：「誰是汝和上？誰是汝師？沙彌有幾戒？沙彌應數有幾？初名何等？一者、一切眾生皆仰食。二、二名色。三、三痛想。四、四聖諦。五、五陰。六、六入。七、七覺意。八、八正道。九、九眾生居。十、十一切入。沙彌法應如是數。」答言：「我是難陀、優波難陀上眾弟子。」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非難陀、優波難陀上眾弟子，此是自出家人。若如是人比未曾入布薩自恣中，後有好心得與出家受具足。若曾入布薩自恣中者，是名盜住，不聽出家受具足。若王子、若大臣子避難故自著袈裟，未經布薩自恣者，得與出家。若曾經布薩自恣者，不聽出家。」若沙彌作是念：「說戒時論說何等？」即先入上座床下盜聽。若沙彌聰明、若覺知初中後語者，後不得受具足。若闇鈍、若眠、若意緣餘念，不記初中後語者，後得受具足。若盜住，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得越比尼罪，是名盜住。

越濟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人食前著沙門標幟，手捉黑鉢入聚落乞食，食後著外道標幟，手捉木鉢，復逐人入林中池水園觀處乞食，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入聚落中，從我家乞食，今來入林復不得脫？」復有人言：「汝不知耶？此沙門諂曲，為衣食故兼兩入。」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此名越濟人，捨沙門標幟，執外道標幟；捨外道標幟，復執沙門標幟，如是越濟人不應與出家，若與出家者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得越比尼罪。是名越濟人。」

五無間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都夷婆羅門是舍利弗舊善知識，來至舍利弗所作是言：「尊者！與我出家。」舍利弗答言：「此是好事，汝婆羅門常與沙門相反，何處得信心？從誰聞法發歡喜心？世尊邊耶？諸比丘邊耶？」婆羅門言：「我亦無信心，復無歡喜，亦不從他聞。但我殺母欲除此罪，是故出家。」舍利弗言：「待我問世尊還。」舍利弗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此人殺母作無間罪，腐敗爛種，於正法中不生聖法，不應與出家。」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都夷婆羅門是阿難舊善知識，往阿難所作是言：「尊者！我欲出家。」阿難言：「此是好事。」乃至佛語阿難：「此人殺父作無間罪，腐敗壞爛，於正法中不能生道根栽，正使七佛一時出世為其說法，於正法中終不生善。喻如多羅樹頭斷則不生，不青亦不中種。是五無間罪亦復如是，於正法中不生聖種。若作五無間罪者，不應與出家；已與出家者，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越比尼罪。餘三無間亦如是，是名五無間罪。」

六種不能男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夜房中眠，有人來摸索脚、摸索髀腹，復至非處。比丘欲捉取，便走出去。復到餘處、堂上、溫室處處如是。明日諸比丘共聚止處，自相謂言：「諸長老！昨夜眠時有人來，處處摸索，乃至非處。正欲捉取即便走去。」復有比丘言：「我亦如是。」乃至眾多亦復如是。有一比丘作是念：「我今夜要當伺捕捉取。」是比丘至暮，先眠伺之。諸比丘眠已，復來摸索如前，即便捉得，作是語：「諸長老！使持燈來。」來已問言：「汝是誰？」答言：「我是王女。」復問：「云何是女？」答言：「我是兩種，非男非女。」復問：「汝何故出家？」答言：「我聞沙門無婦，我來欲為作婦。」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是不能男。」不能男者有六種：何等六？一者生；二者捺破；三者割却；四者因他；五者妬；六者半月。生者，從生不能男，是名生。捺破者，妻妾生兒，共相妬嫉，小時捺破，是名捺破。不能男割去者，若王、大臣取人割却男根，以備門閤，是名割却不能男。因他者，因前人觸故身生起，是名因他不能男。妬者，見他行婬事，然後身生起，是名妬不能男。半月者，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是名半月不能男。是中生不能男、捺破不能男、割却不能男，此三種不能男，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應驅出。因他起不能男、妬不能男、半月不能男，是三種不能男，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後若婬起者，應驅出。是六種不能男，不應與出家，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六種不能男。

大少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度小兒出家，臥起須人扶持，出入屎尿不淨，污僧臥褥，眠起啼喚，為世人譏嫌：「云何沙門釋子度小兒出家，未知宜法語言好惡？此壞敗人，何道之有？」復有人言：「汝知不耶？是沙門無兒，養他小兒作己生想，以自娛樂。」復有人言：「是諸沙門唯不度二種人：一者死人，二者前人不樂出家。若不度者，眾不增長，是故多度。」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太少不應與出家。」太少者，若減七歲、若滿七歲，不知好惡，皆不應與出家。若滿七歲解知好惡，應與出家。若小兒先已出家，不應驅出。若度出家者，越毘尼罪，是名太少。

太老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度八十、九十人出家，頭白背僂、脊屈隱現、諸根不禁，或小便時大便漏出、進止須人、不能自起。若於房中、溫室中、洗脚處、經行處、短氣連欬、洟唾流迸湔、污僧淨地，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此老翁，頭白背僂、欬嗽振動、起止須人？出家之人宜應康健，坐禪、誦

經、修習諸業。此壞敗人，何道之有？」復有人言：「汝不知耶？沙門釋子出家無父，養此老翁當作父想。」復有人言：「此諸沙門唯二種人不度：一者死人，二者不欲出家。若不度者，眾不增長。」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太老不應與出家。」太老者，過七十、若減七十，不堪造事，臥起須人，是人不聽出家。若過七十能有所作，是亦不聽。年滿七十康健能修習諸業，聽與出家。若太老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太老。

截手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截手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犯王法截手人出家？出家之人應身體完具，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截手人，不應與出家。」截手者，若截手、若截腕、若截小指、若大指，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截手。

截脚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截脚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截脚人不應與出家。」截脚者，若截脚、若截腕、若小指、若大指，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乃至得越比尼罪。是名截脚。

截手脚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截手脚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犯王法截手脚人？一事不具尚不得出家，況復兩事。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截手脚人不應與出家。」截手脚者，若截右手左脚；若截左手右脚；若截左手左脚；若截右手右脚，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截手脚。

截耳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截耳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犯王法截耳人？」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截耳人不應與出家。」截耳者，若截耳、若截耳輪、若先穿耳，決能令還合者，得與出家。截耳人，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截耳。

截鼻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度截鼻人出家，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度犯王法截鼻人出家？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截鼻人不應與出家。」截鼻者，若截鼻、若決鼻，不應與出家，乃至是名截鼻。

截耳鼻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截耳鼻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截耳鼻人出家？截一尚 不得出家，況復截兩。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截耳鼻人不應與出家。」乃至是名截耳鼻。

盲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盲人出家，牽臂將行，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盲人出家？不能自行，捉手牽之。出家之人宜當諸根具足，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盲人不應與出家。」盲者，眼一切不見色，若見手掌文者，若雀目不得與出家。若已出家，不應驅出。若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盲。

聾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聾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聾人出家？不聞善惡語言，何能聽法？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聾人不應與出家。」聾者，不聞一切聲，若聞高聲者，得與出家，乃至是名聾。

盲聾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盲聾之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盲聾之人出家，不能見聞？出家之人宜當諸根具足，盲者尚 不得，況復盲聾。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盲聾人不應與出家。」乃至是名盲。

聾瘂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瘂人出家，手作相語，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瘂人出家？不能語言，而作手相語。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瘂人不應與出家。」瘂者，不能語，用手示語相，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乃至是名瘂。

躄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躄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躄不能行人出家？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躄人不應與出家。」躄者，兩手捉屐曳尻而行，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不應驅出，乃至是名躄。

瘂躄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度瘂躄人出家，乃至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瘂躄。

鞭瘢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鞭瘢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犯王法鞭瘢人出家？出家之人應當身體完淨。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鞭瘢人不應度出家。」鞭瘢者，若凸、若凹，若

能治瘢還平復，與肉膚不異者，得與出家；鞭瘢人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鞭瘢。
印瘢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印瘢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犯王法印瘢人出家？出家之人宜當完淨。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印瘢人不應與出家。」印瘢者，破肉以孔雀膽、銅青等畫作字作種種鳥獸像，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印瘢。
剋筋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剋筋人出家，曳脚而行，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剋筋人出家？曳脚而行，出家之人應身體完具。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剋筋人不應與出家。」剋筋者，剋脚踵筋，不應與出家，乃至越比尼罪，是名剋筋。
拔筋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拔筋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拔筋人出家？出家之人應當身體完具。」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拔筋人不應與出家。」拔筋者，從脚跟抽至項頷，從項頷抽至脚跟，不應與出家，乃至越比尼罪，是名拔筋。
傴脊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曲脊侏儒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王家戲弄曲脊人出家？出家之人應當身體調直。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曲脊人不應與出家。」曲脊者，不正直也。侏儒者，或上長下短、或上短下長。一切最短者，是不應與出家，乃至越比尼罪，是名侏儒。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三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四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雜誦跋渠法之二

王臣者，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王臣出家受具足已，禁官見已，合捉比丘送與斷事官所，作是言：「此沙門私度王臣。」斷事官言：「取和上打三肋折，取戒師挽舌，出十眾合，各與八下鞭，受具足者極法治罪。」爾時眾多人即衛送出城，時頻婆娑羅王欲詣世尊，見此眾人，王問言：「是何等人？」即以上事具白王。王聞已大瞋，即勅令放：「從今日已後欲出家者，恣聽師度。」王言：「呼斷事官來。」來已，王問言：「此國中誰是王？」臣答言：「大王是王。」便問：「若我是王者，何故不白輒治人罪？」王即勅有司取斷事者，奪其官位，家中財物沒入官庫。諸司官即如王教，奪其官位，籍其家財沒入官庫。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比丘：「何處一切王皆信心如是？從今日後王臣不聽與出家。」臣者四種：或有名而無祿、或有祿而無名、或有祿有名、或無名無祿。是中有名無祿、有名有祿者，此國不聽出家，餘國亦不聽。有祿無名，此間不聽，餘處聽。無名無祿，此間聽，餘處亦聽。王臣不應與出家，乃至越比尼罪，是名王臣。

負債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負債人出家，債主來見，即捉將詣斷事官所，作是言：「此人負我債不償而便出家。」斷事官信心佛法，語彼人言：「此人捨棄財產出家，何故復債？」即便放去。債主嫌言：「云何沙門釋子此負債人食我錢財而度出家？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負債人不應與出家。」若來，欲與出家者當先問：「汝不負人債不？」答言：「負。我家中有人婦兒，田宅財物自有償。」者，應與出家。若言：「不負。」應與出家。出家已，債主來者，若是小小債，持彼衣鉢償。若復不足，當自以衣鉢償、若乞索助償。若多不能得償者，應語：「我先問汝：『非負債人不？』汝自言：『不負。』汝自去乞索償之。」若負債人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不應驅出，乃至越比尼罪是名負債。

病者，佛住舍衛城迦蘭陀竹園，廣說如上。爾時有病人至耆域醫所作是言：「耆域與我治病，當雇五百兩金、兩張細氈。」答言：「不能，我唯治二種人病：一者佛比丘僧，二、王王後宮夫人。」病人即向難陀、優波難陀房，到已難陀問言：「長壽四大調適不？」答言：「病不調適，我往詣耆域所，以五百兩金、兩張細

氈，雇治病而不肯治，言：『我唯治二種人病：佛比丘僧、王王後宮夫人。』」難陀言：「汝用棄五百兩金、兩張氈為？汝但捨二種事：一者捨髮，二、捨俗衣。」病人言：「阿闍梨！欲令我出家耶？」答言：「然！」即度出家受具足已，晨起著入聚落衣，到耆域所，作是言：「童子！我有共行弟子病，與我治之。」答言：「可爾，正當持藥往。」即持藥往，見已便識，問言：「尊者已出家耶？」答言：「爾。」讚言：「善哉！今當為治。」即與藥療治，治已以兩張細氈施與，作是言：「尊者！於佛法中淨修梵行。」受取已，即罷道，脫去袈裟，著兩張細氈，巷中作如是罵言：「耆域醫師眾多人子，我雇五百兩金、兩張細氈而不肯治，見我出家便與我治，反更得氈。」耆域聞已，心懷悵恨，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此人蒙我得活，反見罵辱。世尊！我是優婆塞，增長佛法故，唯願世尊從今日後勿令諸比丘度病人出家。」爾時世尊為耆域童子隨順說法，示教利喜。禮足而退。爾時世尊往眾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已，具以上事為諸比丘說。佛言：「從今日後病人不應與出家。」病者，癬疥、黃爛、癩病、癰痤、痔病、不禁、黃病、瘧病、聲嗽、消盡、癲狂、熱病、風腫、水腫、腹腫，乃至服藥未得平復，不應與出家。若瘧病者，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中間不發時得與出家。若病人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病。

外道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外道出家，出家已在其前說外道過言：「外道不信，邪見、犯戒，無慚無愧。」如是毀呰外道過。彼聞已作是言：「長老！莫作是語，彼間亦有賢善，亦有持戒，一切盡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外道不試而與出家？從今日後外道不試不應與出家。」若外道來欲出家者，當共住試之四月，所投比丘應白僧。白僧已，僧先應與作求聽羯磨，然後聽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外道，欲於如來法中出家。若僧時到，僧某甲外道，欲於僧中乞試四月。」「諸大德聽！某甲外道，欲於僧中乞試四月，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從僧中乞，作如是言：「大德僧聽！我外道某甲，欲於如來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我某甲從僧乞試四月住，唯願大德僧哀愍故，與我四月住法。」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外道某甲，欲於如來法中出家受具足，已從僧中乞試四月。若僧時到，僧今與外道某甲試四月住。白如是。」「大德僧聽！外道某甲，欲於如來法中出家受具足，已從僧中乞試四月。僧今與外道某甲試四月

住。諸大德忍僧與外道某甲試四月住，忍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與外道某甲試四月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羯磨已，若能如沙彌隨僧作務者，在沙彌下次第取食。若不能者，應語：「汝自求食。」應日日在前毀呰外道：「不信，邪見、犯戒，無慚無愧。」如是種種毀呰，若言：「長老！莫作是語。彼間亦有賢善，亦有持戒，一切盡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應語言：「汝還去彼間求阿羅漢。」若言：「實如長老所說，外道邪見，乃至無慚無愧，作泥犁行。長老願拔濟我。」若試滿四月心不動移者，應與出家，若中間得聖法者即名試竟。若捨外道幖幟，著俗人服來者，應與出家。若著外道幖幟來者，不試四月，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外道。

兒者，佛住迦維羅衛國尼拘律樹釋氏精舍，廣說如上。爾時釋家童子，父母不放，諸比丘度出家。後諸子輩父母教誨，瞋恨言：「世尊臨得轉輪聖王猶捨出家，我何所顧戀而不出家？」爾時釋種往白淨王所白言：「大王！我子不放而諸比丘便度出家；餘在家者不可教誨，設加教誨懷恨出家而言：『世尊臨得轉輪聖王位猶捨出家，我何所顧戀而不出家？』唯願大王，從世尊乞，願父母不放勿令出家。」爾時白淨王與眾多釋種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王白佛言：「世尊！諸比丘釋種童子，父母不放而與出家；餘在家者設有教誨懷恨出家言：『世尊臨得轉輪聖王位，猶捨出家。我何所顧戀而不出家？』世尊！父母念子愛徹骨髓，我亦曾爾。世尊出家七年之中，坐起食飲無日不啼。惟願世尊！制諸比丘，父母不聽勿令出家。」爾時世尊為白淨王，隨順說法發歡喜心，頭面禮足而退。王去不久，世尊往眾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具以上事為諸比丘說，佛言：「從今日後父母不放不應與出家。」

兒者有三種：親兒、養兒、自來兒。親兒者，父母所生。養兒者，小小乞養之。自來兒者，自來依附作兒。是中親兒者此國不聽，餘國亦不聽。養兒、自來兒，此國不聽，餘國聽。若父母不放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兒。

奴者，佛住迦維羅衛國尼拘律樹釋氏精舍，廣說如上。時釋種家奴不放，諸比丘度出家。後諸奴輩大家教誨分處作務而不肯順從，懟恨而言：「尊者闡陀猶尚出家，我何所顧戀？當捨出家，反受禮拜恭敬供養。」時諸釋種往白淨王所白言：「大王！我等家奴不放，諸比丘度出家，餘者不可分處作務，懟恨而言：『尊者闡陀猶尚出家，我何所顧戀？當捨出家，反受禮拜恭敬供養。』大王！我等釋種多諸奴僕，賴此作使。唯願大王從佛乞願，奴主不放勿令出家。」爾時白淨王與諸釋種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即以上

事具白世尊：「唯願世尊！從今日後制諸比丘，奴主不放勿令出家。」爾時世尊為白淨王，隨順說法，發歡喜心已，王即頭面禮足而退。王去不久，世尊往眾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具以上事為諸比丘說。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後奴主不放不應與出家。」

奴者五種：家生、買得、抄得、他與、自來。家生者，家中婢妾生。買得者，雇錢買得。抄得者，抄隣國得。他與者，他人與。自來者，自來作奴。是中家生、錢買、抄得此三種，此間不聽，餘處亦不聽。他與、自來此二種，此間不聽，餘處聽。若奴主不放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奴。

身分不端正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度人出家，種種身分不端正，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人身分不端正？出家之人應身端嚴。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身分不端正人，不應與出家。」

身分不端正者，眼瞎、僂脊、跛脚、脽脚、齲齒、瓠盧頭。如是種種身分不端正，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身分不端正。

陋形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諸天世人之所供養。爾時諸比丘度陋形人出家，太黑、太白、太黃、太赤、太長、太短、太麁、太細，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陋形人出家？出家之人形應端嚴，此人醜陋人不喜見。此壞敗人，有何道法？」復有人言：「此沙門唯二種人不度：一者死人，二者不樂出家。若不度此，眾不增長。」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陋形人不應與出家。」

陋形者，太黑、太白、太黃、太赤、太長、太短、太麁、太細。復次陋形之人喜尚不喜見，況復瞋恚時。是陋形人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陋形。是謂不名受具足。是中清淨如法者，名受具足。

羯磨、羯磨事，羯磨者，佛住舍衛城，爾時瞻波比丘諍訟起不和合住，一比丘舉一比丘、二比丘舉二比丘、眾多比丘舉眾多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一人舉一人，乃至眾多人舉眾多人。」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後應作羯磨。」

羯磨者，四羯磨、二羯磨、白一羯磨、白三羯磨、四眾作羯磨、五眾作羯磨、十眾作羯磨、二十眾作羯磨、成就五非法不和合作羯磨已後悔、成就五如法和合作羯磨已後不悔。

四羯磨者，有非法和合羯磨、有如法不和合羯磨、有如法和合羯磨、有不如法不和合羯磨，是名四羯磨。
二羯磨者，布薩羯磨、恭敬羯磨，是名二羯磨。
白一羯磨者，有二十八。何等二十八？出羯磨不離衣宿、離衣宿、示房處、示作大房處、有示作前房處、行鉢人、行舍羅人、試外道、持杖絡囊、典知床褥、典知鑒食、典知差次食、典知分房，典知取衣，典知掌衣，典知分衣，典知取氈，典知舉氈，典知分氈，典知分華，典知分香，典知分菓，典知分溫水，典知分雜餅，典知隨意舉，典知分粥人，典知分小小雜物，是名二十八。
白三羯磨有八。何等八？一、折伏，二、不語，三、擯出，四、發喜，五、舉，六、別住，七、摩那埵，八、阿浮呵那，是名白三羯磨。
四眾羯磨者，布薩羯磨一切拜人四人得作，是名四眾羯磨。
五眾羯磨者，受自恣輸那邊地受具足，一切尼薩耆五人得作，是名五眾羯磨。
十眾羯磨者，比丘受具足、比丘尼受具足，十人得作，是名十眾羯磨。
二十眾羯磨者，比丘阿浮呵那、比丘尼阿浮呵那，二十人得作，是名二十眾羯磨。
成就五非法作羯磨已後悔者，人不現前、不問、不引過，非法、不和合，是名五非法作羯磨已後悔。成就五如法作羯磨已後不悔者，人現前問、問已、自引過，如法、和合，是名五如法作羯磨已後不悔。
是中應二十眾作羯磨，十眾作不成就。應十眾作羯磨，五眾作不成就。應五眾作羯磨，四眾作不成就。應作白三羯磨，白一不成就。應作白一羯磨，單白不成就。應單白羯磨，而作求聽羯磨不成就。應作求聽羯磨，白成就。應作白羯磨，白一羯磨成就。應作白一羯磨，作白三成就。應作四眾羯磨，若五眾作成就。應五眾作羯磨，十眾作成就。應十眾作羯磨，二十眾作成就，是名羯磨。
羯磨事者，比丘受具足羯磨事、比丘尼受具足羯磨事、支滿羯磨事、遮法清淨羯磨事、不具足清淨羯磨事、不生戒羯磨事、罪根羯磨事、不捨根羯磨事、捨根羯磨事、和合根羯磨事。
比丘受具足羯磨事者，受具足人求和上，和上與求衣鉢、與求眾、與求戒師、與求空靜處教師，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比丘受具足羯磨事。
比丘尼受具足羯磨事者，比丘尼已與受具足竟，向比丘僧中，僧應問比丘尼：「清淨無遮法不？」答言：「已清淨。」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比丘尼受具足羯磨事。

支滿羯磨事者，受具足人已求和上，和上已與求衣鉢，與求眾、與求戒師、與求空靜處教師，教師推與僧，從僧中乞受具足，問無遮法已，說四依。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支滿羯磨事。
遮法清淨羯磨事者，遮法中清淨，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遮法清淨。
羯磨事不具足清淨羯磨事者，支分不具足清淨，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不具足清淨羯磨事。
不生戒羯磨事者，污比丘尼淨行、盜住、越濟人、五無間罪、犯波羅夷，沙彌惡邪見，是諸事不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不生戒羯磨事。
罪根羯磨事者，五眾罪：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比尼罪，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罪根羯磨事。
不捨根羯磨事者，比丘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眾僧中三諫，不捨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不捨根羯磨事。
捨根羯磨事者，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捨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捨根羯磨事。
和合根羯磨事者，比丘僧集行舍羅，不來者與欲，唱和合僧，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和合根羯磨事。是謂羯磨事。
折伏羯磨事者，佛住舍衛城，瞻婆比丘諍訟，相言不和合住。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應與作折伏羯磨。」折伏羯磨有五事，一切折伏羯磨。佛在舍衛城制何等五？一、習近八事；二、數數犯罪；三、太早入太冥出，惡友惡伴非宜處行；四、諍訟相言；五、恭敬年少。
習近八事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慈地比丘，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身習近住者，共床坐、共床眠、共器食、迭互著衣、共出共入，是名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者，迭互染污心語，是名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者，共床坐、共床眠、共器食、迭互著衣、共出共入、語時展轉相為染污心語，是名身口習近住。諸比丘諫言：「長老慈地比丘！莫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一諫不止，乃至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是慈地比丘身習近、口習近、身口習近住，三諫不止者，僧應與作身習近住折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慈地比丘身習近住，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與慈地比丘身習近住作折伏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慈地比丘身習近住，三諫不止。僧今與慈地比丘身習近住作折伏羯磨。諸大德忍僧與慈地比丘身習近住作折伏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

如是說。「僧已忍與慈地比丘作身習近住折伏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亦如是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優陀夷與好生比丘尼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身習近住者，申手內共坐、迭互著衣，是名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者，展轉染污心語，是名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者，申手內共坐、迭互著衣、更相為語、共染污心語，是名身口習近住。諸比丘諫言：「長老優陀夷！莫與好生比丘尼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一諫、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優陀夷與好生比丘尼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三諫不止者，僧應與作身習近住折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優陀夷與好生比丘尼身習近住，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與優陀夷作身習近住折伏羯磨。如是白。」白三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亦如上說。
復次爾時跋陀梨比丘與跋陀尸利比丘尼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亦如上優陀夷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蘇毘提比丘與蘇毘提夷比丘尼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如好生比丘尼中廣說。
復次爾時有比丘，到居士家內，與婦人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身習近住者，與母人申手內坐，以香花菓蓏相授，為其走使，是名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者，共染污心語，是名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者，是上二事俱，是名身口習近住。諸比丘諫言：「長老！莫與婦人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如是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亦如上優陀夷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與不能男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身習近住者，申手內坐、共出共入，是名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者，共染污心語，是名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者，上二事俱，是名身口習近住。諸比丘諫言：「長老！莫與不能男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乃至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亦如上優陀夷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優陀夷與共行弟子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亦如上慈地比丘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闡陀與童子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亦如上慈地比丘中廣說。是名八事習近住。
數數犯罪者，佛住舍衛城，爾時尸利耶婆比丘，五眾一一罪中數數犯。諸比丘諫言：「長老！五眾一一罪中莫數數犯。」一諫不止、二諫不止、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尸利耶婆，五眾一一罪中若數數犯者，作數數犯罪折伏羯

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尸利耶婆比丘數數犯罪，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與尸利耶婆比丘作數數犯罪折伏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尸利耶婆比丘數數犯罪，三諫不止。僧今與尸利耶婆比丘作數數犯罪折伏羯磨。諸大德忍僧與尸利耶婆比丘作數數犯罪折伏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尸利耶婆比丘作數數犯罪折伏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數數犯罪。

太早入、太冥出、惡友、惡伴、非處行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迦露比丘太早入聚落、太冥出聚落、惡友、惡伴、非處行。太早入者，太早入聚落乞。太冥出者，冥出聚落。惡友者，與象子、馬子、偷兒、劫賊、撾捕兒，如是等共相親厚。惡伴者，如惡友。同非處行者，寡婦家、大童女家、婬女家、不能男家、醜名比丘尼、醜名沙彌尼，如是非處行。諸比丘諫言：「長老！莫太早入、太冥出，乃至醜名沙彌尼處行。」一諫不止、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迦露比丘太早入、太冥出，乃至非宜處行，三諫不止者，僧應作太早入折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迦露比丘太早入聚落，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今與迦露比丘作太早入聚落折伏羯磨。如是白。」白三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是太冥出、惡友、惡伴、非宜處行，亦如是。

諍訟相言者，佛住舍衛城，爾時馬宿比丘自高自用，諍訟相言。諸比丘諫言：「長老馬宿比丘！莫諍訟相言。」如是一諫不止、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五法成就，當知諍訟更起。何等五法？羯磨言非法、如法集言非法、如法出過言非法、如法捨言非法、如法與言非法，是名五非法；反上五事名如法。諸比丘！應如是教長老比丘必應成就五法入眾。何等五？小聲入眾，聞羯磨已當信，信已奉行。若羯磨不如法不能遮者，應與欲。若不能與欲者，應與比坐見不欲。比丘聞是教時。便言：『我能善語，何故小聲入眾？我亦多聞，何故聞羯磨已當信？我善知法，何故聞已當行？我亦善於羯磨，何故聞羯磨不如法，不能遮？應與欲，我當自往。何故與比坐見不欲？我當遮。』」佛告諸比丘：「五法成就諍訟更起，僧應與作折伏羯磨。何等五？一者自高；二者麁弊兇性；三者無義語；四者非時語；五者不親附善人。是名五法成就。僧應與作折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馬宿比丘自，高諍訟相言，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今與馬宿比丘自高作折伏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馬宿比丘自高，諍訟相言，三諫不止。僧今與馬宿比丘自高作折伏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馬宿比丘自高作折伏羯磨，忍者僧默然，不忍者便說。是

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馬宿比丘自高作折伏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後四事亦如是說。

恭敬年少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闡陀比丘度年少出家，身自供給晨起問訊，與出大小行器、唾壺著常處，與按摩身體，授與衣鉢，共入聚落令在前行，到檀越家令在上座處坐，先受供養。供養已，與收鉢蕩滌還著常處。食後與染衣熏鉢，與敷床褥日冥，與燃燈火、內唾壺大小行器。諸比丘諫言：「長老！莫供給年少，年少應供給長老。」答言：「如長老語，但此年少先樂人出家，是故我愛念、恭敬、慚愧，隨逐供給。」如是一諫不止、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闡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癡人！汝於如來所無有愛念、恭敬、慚愧、隨逐，而更於年少所愛念、恭敬、慚愧、隨逐。」佛告諸比丘：「是闡陀比丘於年少所愛念，僧應與作愛念供給年少折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愛念恭敬給侍年少，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今與闡陀比丘愛念供給年少作折伏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闡陀比丘愛念供給年少，三諫不止。僧今與闡陀比丘愛念供給年少作折伏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闡陀比丘愛念供給年少比丘作折伏羯磨忍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闡陀比丘愛念供給年少作折伏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恭敬、慚愧、隨逐亦如是說，是名折伏羯磨。

不共語羯磨者，佛住舍衛城，爾時馬宿比丘作折伏羯磨已，不隨順行，所應行事而不行，所應捨事而不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是馬宿比丘作折伏羯磨已，不隨順行，所應行事而不行，所應捨事而不捨，僧應與作不共語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馬宿比丘作折伏羯磨已，不隨順行，所應行事而不行，所應捨事而不捨。若僧時到，僧與馬宿比丘作不共語羯磨。白如是。」白三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摩訶羅出家，數犯小戒，別眾食、處處食、停食食、共器食、女人同室宿、過三宿、共床眠、共床坐、不淨菓食、受生肉、受生穀、受金銀。諸比丘諫言：「長老不應作是事。」答言：「長老當語我，我當受行。」諸比丘言：「是摩訶羅有修學意。」後復數數犯小小戒，別眾食乃至受金銀。諸比丘復諫言：「摩訶羅不應作是事。」答言：「長老應語我，我當受行。」後復數數犯。諸比丘言：「是摩訶羅出家，不知恩教、不順教誨、諂曲不實、不欲修學。」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是摩訶羅出家，不知恩教、不順教誨，僧應與作不共語羯磨。」羯磨人當作是說：「大德僧聽！是摩訶羅出家不知恩教、不隨教誨。若僧

時到，僧與摩訶羅作不共語羯磨。白如是。」白三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不共語羯磨。

擯出羯磨者，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在迦尸邑住，作身非威儀、口非威儀、身口非威儀，作身害、口害、身口害，作身邪命、口邪命、身口邪命，如上僧伽婆尸沙，黑山聚落中廣說，是名擯出羯磨。

發喜羯磨者，喜優婆夷、舍那階、油熬魚子、迦露、摩訶南、六群比丘。

喜優婆夷者，佛住舍衛城，爾時難陀遊行諸國還到舍衛，時難陀著入聚落衣，持鉢往至優婆夷家。喜優婆夷見已歡喜，問訊言：「善來阿闍梨！何故希行？」即請令坐，坐已難陀言：「我希行，欲與我何物？」答言：「隨所須與，若前食、若後食、若粥、若餅、若菓，隨所須當作。」難陀言：「我須前食，當好作。」答言：「如教，我當好作，唯願明日早來。」作是語已便去。後優婆夷晨起，作好前食，敷座踟躕而待。難陀多事，遂忘不往。優婆夷待見時過不來故，即於此食中可停者舉，不可停者便食。如是第二日、第三日待不來，便盡取食。到第四日方來，問言：「少病，優婆夷。」優婆夷嫌言：「阿闍梨受我請前食，何故不來？」答言：「優婆夷瞋耶？」彼言：「瞋。」「若爾者，我悔過。」優婆夷言：「向世尊悔過去。」難陀即便向佛悔過。佛言：「何故悔過？」難陀具以上事白佛。佛言：「癡人！此優婆夷於佛比丘僧無所悋惜，汝何故擾亂？」佛告諸比丘：「是優婆夷在家篤信，難陀擾亂令發不喜，僧今應與難陀作發喜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難陀比丘擾亂俗人，生不喜心。若僧時到，僧與難陀作俗人發喜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難陀比丘擾亂俗人，發不歡喜。僧今與難陀作俗人發喜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難陀作俗人發喜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難陀作俗人發喜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喜優婆夷。

舍那階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質帝隸居士請僧與藥。時六群比丘聞已，自相謂言：「居士請僧與藥，當往試之。」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往到其家，共相問訊。相問訊已，作是言：「我聞居士請僧與藥。審爾不？」答言：「爾！阿闍梨有所須耶？」答言：「我須舍那階一擔。」居士言：「須我辦，當與。」比丘言：「奇怪，不先辦藥而欲請僧。汝不知耶？一比丘服藥，如雪山一大龍象食等。汝不實施，而但求名。」居士言：「阿闍梨！王家庫中尚無儲藥，況復我家？待辦相與。」比丘言：「與以不與自隨汝意。」言已便出。後居士遣人到拘隣提國象聚落，得舍那階來，白阿闍梨：「已

得舍那階，可來取之。」聞是語已，相看面笑。居士嫌言：「何故相看笑？我未辦時，殷勤苦索，今者已辦而笑不取。我家所有，於佛比丘僧無所愛惜，尊者何故相試？」比丘言：「居士瞋耶？」答言：「瞋。」比丘言：「若瞋者，我悔過。」居士言：「向世尊悔過。」如喜優婆夷中廣說。

油熬魚子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質帝隸居士作百味食請僧。僧食訖，還精舍。居士勅家中婦兒言：「遺餘飲食料理，與諸比舍。我欲往問訊世尊！」爾時六群比丘在祇洹門間俗論言話。居士見已，作是念：「此非毘尼人，設我不往彼或有恨。」即往和南問訊。比丘言：「善來檀越，如大龍象。」居士問言：「尊者！今日我家中食不？」答言：「往食。」復問：「尊者！食適意不？」答言：「善好！但少一種。」問：「少何等？」比丘答言：「若得油鹽熬魚子者，便是名食，施主得好名譽。」居士言：「尊者！我先不知，若當知者應益多作，人與一鉢。」居士復言：「尊者！聽我說譬喻。過去世時有群雞依棕林住，有狸侵食雄雞，唯有雌在後，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翁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兒子，　非烏復非雞。
若欲學翁聲，　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烏聲，
烏雞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如是尊者，非是俗人，復非出家。」比丘言：「居士瞋耶？」答言：「瞋。」比丘言：「瞋者，我悔過。」居士言：「向世尊悔過。」六群比丘即往佛所，向佛悔過。佛言：「何故悔過？」六群比丘以其上事具白世尊。佛言：「癡人！是質帝隸居士家中所有，於佛比丘僧無所匱惜，何故擾亂？」佛告諸比丘：「是居士以宿命通，見六群比丘本昔時曾作雞烏子，是故作如是說。」佛言：「僧應與六群比丘作俗人發喜羯磨。」如喜優婆夷中廣說。

迦露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乞食比丘，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一家門。時夫在中庭坐，語婦言：「汝施出家人食。」婦言：「何道出家？」夫言：「釋種出家。」婦言：「不與。」夫言：「何故不與？」婦言：「是人非梵行。」比丘言：「姊妹！我非是非梵行。」婦人言：「尊者迦露尚不能修梵行，況汝能修梵行耶？」比丘聞是語已，惆悵不樂，遂不乞食，於是而還坐禪。晡時禪覺已，身極飢乏，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

「比丘何故飢色？」白言：「失食。世尊！」佛言：「汝不能乞食耶？」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迦露比丘於俗人間令發不喜，僧應與作俗人發喜羯磨。」如喜優婆夷中廣說，是名迦露。

摩訶南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摩訶南釋種請僧施藥，時難陀優婆難陀聞已，自相謂言：「當往試之。」到時著入聚落衣往到其家，共相問訊言：「我聞檀越請僧與藥。審爾不？」答言：「爾！尊者欲須藥耶？」答言：「須爾許[土*瓦]酥、爾許[土*瓦]油、爾許[土*瓦]蜜、爾許石蜜，爾許根藥、葉藥、華藥、菓藥。」答言：「尊者！即日無爾許藥，須辦相與。」六群比丘言：「異事！檀越先不儲藥而請比丘僧。汝不知耶？一比丘服藥，如雪山一大龍象食等。汝不欲施，但求名譽。」彼言：「尊者！王家庫中尚無爾許藥，何況我家？須辦當與。」難陀言：「與以不與，自任汝意。」作是語已，便出。居士後辦藥已，白言：「尊者！今可來取。」彼聞已相視而笑。檀越嫌言：「何故試我，相視而笑？未辦之時，殷勤來索，今辦而不取。」難陀言：「檀越瞋耶？」答言：「瞋。」「若瞋者，我悔過。」答言：「向世尊悔過。」難陀即往佛所悔過。佛言：「何故悔過？」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癡人！是釋摩南家中所有，於佛比丘僧無所悋惜，何故擾亂？」佛告諸比丘：「僧應與難陀作俗人發喜羯磨。」如喜優婆夷中廣說，是名摩訶南。

六群比丘者，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在迦尸邑，身非威儀、口非威儀、身口非威儀，身害、口害、身口害，身邪命、口邪命、身口邪命，乃至發俗人不歡喜。佛告諸比丘僧：「應與六群比丘作俗人發喜羯磨。」如喜優婆夷中廣說，是名六群比丘。是謂發喜羯磨。

具足不名受，　支滿不清淨，
羯磨及與事，　折伏不共語，
擯出發歡喜。　初跋渠說竟。

舉羯磨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闡陀比丘五眾罪中犯一一罪，諸比丘言：「長老！見此罪不？」答言：「不見！汝用問我見不見為？」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闡陀比丘五眾罪中犯一一罪，自言不見者，僧應與作不見罪舉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眾罪中犯一一罪，而自言不見。若僧時到，僧與闡陀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眾罪中犯一一罪，而自言不見。僧今與闡陀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闡陀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闡陀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作舉羯磨已，語諸比丘言：「長老！我見是罪，所應行事我隨順行，哀愍我故，與我捨不見罪舉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闡陀比丘五眾罪中犯一一罪而言不見，僧欲饒益故作舉羯磨。彼所應行事已隨順行，自言見罪，僧應作捨不見罪舉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眾罪中犯一一罪，而言不見。僧欲饒益故作不見罪舉羯磨。所應行事，彼隨順行，今自見罪。若僧時到，僧與闡陀比丘欲於僧中乞捨不見罪舉羯磨。」「諸大德僧聽！闡陀比丘欲於僧中乞捨不見罪舉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從僧中乞，作是言：「大德僧聽！我闡陀比丘，五眾罪中犯一一罪，而言不見。僧欲饒益故作不見罪舉羯磨。所應行事已隨順行，自說見罪。今從僧乞捨不見罪舉羯磨，惟願大德僧哀愍故，與我捨不見罪舉羯磨。」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眾罪中犯一一罪，自言不見。僧欲饒益故，作不見罪舉羯磨。所應行事已隨順行，今自見罪已。從僧中乞捨不見罪舉羯磨。若僧時到，僧今與闡陀比丘捨不見罪舉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眾罪中犯一一罪，自言不見。僧欲饒益故與作不見罪舉羯磨。所應行事已隨順行。今自見罪。已從僧中乞捨不見罪舉羯磨。僧今與捨不見罪舉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闡陀比丘捨不見罪舉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闡陀比丘捨不見罪舉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已與捨不見罪舉羯磨竟，諸比丘語言：「長老！此罪應如法作。」答言：「汝用教我如法作為？我不能作。」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闡陀比丘五眾罪中犯一一罪，不能如法作者，僧應與犯罪不能作舉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眾罪中犯一一罪，不肯如法作。若僧時到，僧今與闡陀比丘犯罪不肯如法作舉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眾罪中犯一一罪，不肯如法作。僧今與闡陀比丘犯一一罪不肯如法作舉羯磨。諸大德忍僧今與闡陀比丘犯罪不肯如法作舉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闡陀比丘犯罪不肯如法作舉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四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五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雜誦跋渠法之三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阿梨吒比丘謗契經，作是說言：「長老！世尊說法我解知，行障道法不能障道。」諸比丘語言：「長老！莫謗契經，謗契經者是惡邪見，墮惡道入泥犁中。」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阿梨吒比丘作是說：『世尊說法我解知，行障道法不能障道。』應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眾僧中三諫。」屏處諫者，應先問：「長老阿梨吒！汝實謗契經，作是說：『世尊說法我解知，行障道法不能障道。』耶？」答言：「實爾。」爾時屏處應諫，作是言：「長老！莫謗契經，謗契經者，此是惡邪見，墮惡道入泥犁。我慈心饒益故諫汝，汝當捨此事。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事不？」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如是二諫、三諫不止。如是眾多人中三諫。若不捨者，僧中應作羯磨。羯磨人應作如是說：「大德僧聽！是阿梨吒比丘謗契經，作是說：『世尊說法我解知，行障道法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不捨。若僧時到，僧亦應三諫。」僧中應問：「長老！汝實謗契經，作是說：『世尊說法我解知，行障道法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不捨此事耶？」答言：「爾。」僧中應諫：「長老！汝莫謗契經。謗契經者，此是惡邪見，墮惡道入泥犁。僧今慈心饒益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事不？」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如是第二、第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阿梨吒比丘謗契經，已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不捨者，僧應作謗契經不捨舉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阿梨吒比丘謗契經，作是說：『世尊說法我解知，行障道法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眾僧中三諫而不捨。若僧時到，僧今與阿梨吒比丘作謗契經不捨舉羯磨。白如是。」如是白三羯磨。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尸利耶婆惡邪見起，作是說：「殺生、自殺、教人殺，乃至作惡無殃，為善無福，無今世後世善惡果報。」諸比丘言：「長老！尸利耶婆莫起惡見，起惡見者，是不善，墮惡道入泥犁。」答言：「此是好見，善見，我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是尸利耶婆起惡邪見，乃至無善惡果報應。」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

屏處三諫者，應先問：「長老尸利耶婆！汝實起惡邪見，作是說：『殺生、自殺、教人殺，乃至作惡無殃為善無福、無今世後世善惡果報。』耶？」答言：「爾。」是時應諫言：「長老！莫起惡邪見。起惡邪見者，是不善，墮惡道入泥梨。我今慈心饒益汝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是見不？」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如是第二、第三諫不止、眾多人中三諫。如是不止者，僧中應作舉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尸利耶婆起惡邪見，作是說：『殺生、自殺、教人殺，乃至作惡無殃為善無福，無今世後世善惡果報。』已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而不捨。若僧時到，僧今應三諫。」是時僧中應問：「長老尸利耶婆！汝實作是說：『殺生、自殺、教人殺，乃至作惡無殃、為善無福，無今世後世善惡果報。』已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不捨此事耶？」答言：「實爾！」僧中應諫：「長老！汝莫起惡邪見，此是不善，墮惡道入泥犁中。眾僧慈心欲饒益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見不？」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如是一諫不止，乃至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尸利耶婆起惡邪見，三諫不止，僧應與作不捨惡邪見舉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尸利耶婆比丘起惡邪見，已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眾僧中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今與尸利耶婆作不捨惡邪見舉羯磨。白如是。」白三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摩樓伽子比丘起邊見，作是說：「世界有邊、世界無邊。」諸比丘言：「長老！莫起邊見，此是惡見，墮惡道入泥犁。」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摩樓伽子比丘起邊見，作是說：『世界有邊、世界無邊。』應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眾僧中三諫。」屏處諫者，應問：「長老！汝實起邊見，作是說：『世界有邊、世界無邊。』耶？」答言：「實爾。」爾時應諫言：「長老！此是惡見，墮惡道入泥犁。我今慈心饒益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見不？」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如是第二、第三諫不止。眾多人中亦如是三諫。若不止者，僧中應作舉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摩樓伽子比丘起邊見，說世界有邊、世界無邊。已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亦應三諫。」僧中應先問：「長老！汝實起邊見，說世界有邊世界無邊。已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不捨此見耶？」答言：「實爾。」爾時應僧中諫：「長老！莫起邊見，此是惡見，墮惡道入泥

犁。僧慈心饒益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見不？」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如是第二、第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以是摩樓伽子比丘起邊見，已屏處、眾多人中三諫不止者，僧應與作不捨邊見舉羯磨。」如上說，是名舉羯磨。

佛住舍衛城，爾時尸利耶婆比丘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語諸比丘言：「長老！與我摩那埵。」諸比丘問言：「長老！何故索摩那埵？」答言：「我犯僧伽婆尸沙罪。」諸比丘先知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語言：「長老尸利耶婆！僧和合集作羯磨難，長老所犯一切盡說，當一時作羯磨。」如是第二、第三，答言：「我正犯是罪。」作羯磨已，作是念：「我何故再作羯磨？應一切盡說、一時作羯磨。」語諸比丘言：「長老！與我摩那埵。」諸比丘問言：「何故復索摩那埵？」答言：「我犯僧伽婆尸沙罪。」諸比丘問：「長老！何時犯？」答言：「爾時犯。」諸比丘言：「我先已語長老，僧和合集作羯磨難，長老所犯一切盡說，當一時作羯磨。爾時何故不說？」答言：「我慚愧故，不盡說。」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尸利耶婆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癡人！犯時不知羞慚，求清淨時何以羞慚？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佛告諸比丘：「持律比丘與他出罪時，他語有罪亦知、無罪亦知、覆亦知、不覆亦知、發露亦知、不發露亦知；應與別住亦知、不應與別住亦知、如法與別住亦知、不如法與別住亦知、如法行波利婆沙亦知、不如法行波利婆沙亦知、中間有罪亦知、中間無罪亦知、夜斷亦知、夜不斷亦知、隨順行亦知、不隨順行亦知；應與摩那埵亦知、不應與摩那埵亦知、如法與摩那埵亦知、不如法與摩那埵亦知、究竟摩那埵亦知、不究竟摩那埵亦知、中間有罪亦知、中間無罪亦知、夜斷亦知、夜不斷亦知、隨順行亦知、不隨順行亦知；應與阿浮呵那亦知、不應與亦知、如法與阿浮呵那亦知、不如法與亦知、共覆亦知、不共覆亦知、無量覆亦知、比舍遮脚亦知、或有罪合非夜合、或有夜合非罪合、或有罪合夜亦合、或有非罪合非夜合本罪中間罪。比丘成就四法，名為持律。何等四？知罪、知無罪、知重、知輕，是名四法。復成就四法，名為持律：知罪、知無罪、不以重罪作輕、不以輕罪作重，是名四法。復成就四法：知罪、知無罪、無罪人不言有罪、有罪人不言無罪，是名四法。復成就四法：不以重作輕、不以輕作重、不以不犯罪人作犯罪、不以犯罪人作不犯罪，是名四。復成就五法，名為持律：善知諍、善知諍緣起處、善知斷諍事、善知斷諍分別、善知斷諍滅止，是名五。復成就

六法，即上五事更增善斷諍結集，是名六。復成就七法：知罪、知無罪、知重、知輕、不以重罪作輕、不以輕罪作重、善知羯磨，是名七。復成就八法，即上七事更增善誦波羅提木叉、廣略毘尼識知緣起，是名八。復成就九法。何等九？即上八事更增善誦毘尼、善知義不妄見徹、善知羯磨，是名九。復成就十法，即上九事更增善調伏諸根梵行滿足，深知羯磨是名十。復成就五法，名為持律。何等五？持戒、知罪、知無罪、誦波羅提木叉、略廣義知其緣起、善知羯磨，是名五。復成就四法。何等四？持戒、善知罪、善知無罪、善知羯磨，是名四。復成就三法：知罪、知無罪、知羯磨，是名三。復成就二法。何等二？知罪、知無罪，是名二。復成就一法。何等一？善知羯磨，是名持律。乃至成就十四法，是名持律最第一，除如來、應供、正遍知。何等十四？知罪、知無罪、知重、知輕、知覆、知不覆、知可治、知不可治、知得清淨、知不得清淨、得四禪功德住現法樂、得天眼天耳宿命通、盡有漏、得無漏，是名十四法，一切持律中最第一，除如來、應供、正遍知。」

佛告諸比丘：「優波離比丘成就是十四法，持律第一，有罪亦知，無罪亦知，乃至盡有漏得無漏慧解脫。」有罪亦知者，知五眾罪：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毘尼。

波羅夷者，婬、盜、斷人命、自稱過人法。

僧伽婆尸沙者，故出精、相觸、惡口語，乃至聚落中污他家。

波夜提者，三十尼薩耆、九十二純波夜提波羅提。

提舍尼者，阿練若處無病比丘尼邊取食、比丘尼指示食、拜學家。

越毘尼者，有十三事：阿遮與、偷蘭遮、醜偷蘭、不作、不語、突吉羅、惡聲、威儀、非威儀、惡威儀、惡邪命、惡見、心生悔毘尼。

阿遮與者，如外道須深摩、如尊者跋陀梨、如王舍城比丘尼，如是比向佛悔過，是名阿遮與。

偷蘭遮者，盜減五錢、動五錢物不離地，是名偷蘭遮。

醜偷蘭者，染污心弄身生，是名醜偷蘭。

不作者，和上、阿闍梨語作是事，共法中應作，若不作者，越毘尼罪。若語：「喚婦人來、取酒來。」應語和上、阿闍梨：「我聞法中不得作。」是名不作。

不語者，和上、阿闍梨共語，聞而不報者，越毘尼罪。若口中有食，若能使聲不異者，應答；若不能者，咽已然後答。若和上、阿闍梨作是語：「何以聞我語而不應？」應語和上、阿闍梨：「我口中有食，是故不得答。」是名不語。

突吉羅者，如世尊語優陀夷、六群比丘，及餘比丘等：「作是事不好。」是名突吉羅。

惡聲者，作象聲、馬聲、牛驢、駱駝，如是等一切畜生聲；長引促斷、促引長斷，是名惡聲。
威儀者，晨起當除洗大小便行處，當益大小行處甕水，應當掃塔院僧坊院，若取與作事，乃至紐一線不白和上、依止阿闍梨者，越毘尼罪，是名威儀。
非威儀者，治髮莊眼，作好色擣衣，光生帛帶繫腰，熏鉢光現以鏡照面，是名非威儀。
惡威儀者，身惡威儀、口惡威儀、身口惡威儀，身害、口害、身口害，身邪命、口邪命、身口邪命，是名惡威儀。
惡邪命者，身曲、口曲、心曲、現親愛希望供養，是名惡邪命。
惡見者，斷、常等一切諸見，是名惡見。
心生悔毘尼者，眾學威儀心念惡、不故觸女人，如是比皆名心悔，是名心生悔毘尼。
復次或有罪從欲生、或有罪從瞋恚生、或有罪從愚癡生，或有罪不從欲、瞋恚、愚癡生，或有罪是身行非口行、或是口行非身行、或是身口行、或非身口行，或有罪從自身生非他身、或從他身生非自身、或從自身他身生、或非自身非他身生，或有罪從自口生非他口、或有從他口非自口、或從自口亦從他口、或非自口非他口，或有罪取心不取事、或有罪取事不取心，或有罪事重非心重、或有心重非事重、或有事重心亦重、或有非事重非心重，或有罪自物非他物、或有他物非自物、或自物亦他物、或有非自物非他物，或有罪是一處犯眾多、或有眾多處犯一罪、或有眾多處犯眾多罪、或有一處犯一罪，或緣無罪至有罪、或緣有罪至無罪、或緣有罪至有罪、或緣無罪至無罪，或有罪重而緣輕、或有罪輕而緣重、或有罪重緣亦重、或有罪輕緣亦輕，有受時罪、有食時罪、事成罪、不受得罪、受無罪、不與得罪、與無罪，或有罪是聚落非阿練若、或有是阿練若非聚落、或有是聚落亦阿練若、或有非聚落亦非阿練若，或有罪是時非非時、或是非時非是時、或是時亦非時、或有罪亦非是時亦非非時，或有罪是夜非晝、或有罪是晝非夜、或有罪是夜亦是晝、或有罪亦非夜亦非晝，或有罪是覆處非露處、或有罪是露處非覆處、或有罪亦是覆處亦是露處、或有罪亦非覆處亦非露處，或有罪是行非住、或有罪是住非行、或有罪亦是行亦是住、或有罪亦非行亦非住，或有罪是住非坐、或是坐非住、或是坐是住、或非坐非住，或有罪是坐非眠、或是眠非坐、或是坐是眠、或非坐非眠，或有罪是眠非行、或是行非眠、或亦是行亦是眠、或非眠非行，或有罪是屏處非眾多、或是眾多非屏處、或亦是屏處亦是眾多、或非屏處亦非眾多，或有罪是眾多非僧中、或是僧中非眾多、或亦是眾多亦是僧中、或非眾多亦非僧中，或有罪是僧中非屏處、或是屏處非

僧中、或是僧中亦是屏處、或非僧中非屏處，或有罪是冬非春、或是春非冬、或亦是冬亦是春、或亦非冬亦非春，或有罪是春非夏、或是夏非春、或亦是春亦是夏、或有亦非春亦非夏，或有罪是夏非冬、或是冬非夏、或亦是夏亦是冬、或亦非夏亦非冬。
有罪從欲生者，故弄身生、摩觸、惡口、自稱、媒嫁、一切染污心語，是名從欲生。
有罪從瞋恚生者，無根謗、毀呰、兩舌、鬪亂、驅出、知食已足故惱、聚落驅出、拳打、手擬、屏處聽等，是名從瞋恚生。
有罪從愚癡生者，愚癡心謂真實世界有常、世界無常，如是一切見，是名從愚癡生。
有罪非欲瞋恚愚癡生者，阿羅漢犯，是名非欲瞋恚愚癡生。
有罪是身非口者，女人同室、未受具足人過三宿、同床眠、同床坐、處處食、別眾食、同器食，是名身非口。
有罪是口非身者，一切口跋渠，是名口非身。
有罪是身口者，無根謗、毀呰、兩舌、鬪亂、驅出、知食已足故惱、聚落驅出、拳打、手擬、屏處聽等，是名身口有罪。
非身口者，從心生，是名非身口。
有罪從自身非他身者，瞋恚自打身，是名從自身非他身。
有罪從他身非自身者，見他婬盜殺人覆藏，是名從他身非自身。
有罪從自身他身生者，共女人同室宿、未受具足人過三宿、同床眠、同床坐、處處食、別眾食、同器食，是名從自身他身生。
有罪非自身非他身者，一切口跋渠，除未受具足人說句法，是名非自身非他身。
有罪從自口非他口者，一切口罪，除未受具足人說句法，是名從自口非他口。
有罪從他口非自口者，若比丘僧中非法斷事、不與欲、復不與見不欲，默然聽過，是名從他口非自口。
有罪從自口從他口者，與未受具足人說句法，是名從自口從他口。
有罪非自口非他口者，從身心生，是名非自口非他口。
有罪取心不取事者，應當問：「以何心盜？何心殺人？何心觸女人？何心斷生草？何心掘地？」是名取心不取事。
有罪取事不取心者，不應問：「以何心婬？何心非時食？何心飲酒？何心與女人同室宿、未受具足人過三宿？」若犯者當如法治，是名取事不取心。
有罪事重非心重者，比丘非時謂是時食者，波夜提，是名事重非心重。
有罪心重非事重者，比丘時謂非時食者，越毘尼罪，是名心重非事重。

有罪事重心亦重者，非時謂非時食者，波夜提，是名事重心亦重。
有罪事輕心亦輕者，眾學及威儀，是名事輕心亦輕。
有罪從自物生非他物者，比丘自財物盜心取犯偷蘭遮，是名自物生非他物生。
有罪從他物非自物者，比丘盜心偷他物，減五錢偷蘭遮，滿五錢波羅夷，是名他物生非自物。
有罪從自物他物生者，比丘共他物盜心取，減五錢偷蘭遮，滿者波羅夷，是名從自物他物生。
有罪非自物非他物者，比丘盜心取無主物，越毘尼罪，是名非自物非他物。
有罪是一處犯眾多者，比丘一處并乞得八種好食，各各別食者，得八波夜提，是名一處犯眾多。
有眾多處犯一罪者，比丘眾多處乞，得八種美食，一坐食者得一波夜提，是名眾多處犯一罪。
有眾多處犯眾多者，比丘八處乞得八種美食，各各食者，得八波夜提，是名眾多處犯眾多罪。
一處犯一罪者，一處乞得八種美食，一坐食，是名一處犯一罪。
緣無罪得有罪者，比丘無罪，作罪悔過，得越毘尼罪，是名緣無罪而得罪緣。
有罪得無罪者，作小房大房氈一切，乃至三諫，是名緣有罪得無罪。
緣有罪至有罪者，僧中說波羅提木叉時，乃至三問，有罪者如法作，無罪者默然。爾時有罪不如法作，復不語人，又不作念：「我待清淨同意人當如法作。」默然者，得越毘尼罪，是名緣有罪至有罪。
緣無罪得無罪者，不作不犯，是名緣無罪至無罪。
緣重至輕者，比丘犯波夜提，向惡邪邊見被舉人悔過，是名緣重至輕。
罪緣輕至重者，比丘犯越毘尼罪，向謗線經被舉人悔過，得波夜提，是名緣輕至重。
緣重至重者，比丘犯波夜提，向謗線經被舉人悔過，得波夜提，是名緣重至重。
緣輕至輕者，比丘犯越毘尼罪，向未受具足人悔過，不名作，更得越毘尼罪，是名緣輕至輕。
受時罪者，受生肉、生穀、金銀、象馬、駝驢、牛羊、奴婢、婦女、田宅、屋舍，是名受時罪。
有食時罪者，別眾食、處處食、同器食、不淨果食，是名食時罪。
事成罪者，作小房大房一切二諫，是名事成罪。

有不受得罪受無罪者，受迦絺那衣，得捨五戒：別眾食、處處食、離同食、不白長衣、離衣宿，是名不受得罪受無罪。
不與得罪與無罪者，比丘得新衣，不三種壞色，若一一壞色作淨受用者，波夜提，是名不與得罪與無罪。
或有罪是聚落非阿練若者，不著僧伽梨入聚落、不著紐入聚落、不著繫腰繩、不持鉢、不白離同食、非時入聚落，是名聚落非阿練若。
阿練若非聚落者，比丘與賊伴、與女人、比丘尼共期道行，是名阿練若非聚落。
亦阿練若亦聚落者，拳打掌刀擬，是名亦阿練若亦聚落。
有罪非阿練若非聚落者，王門側，是名非阿練若非聚落。
有罪是時非非時者，別眾食、處處食、同器食、挑食八種美食、不作淨果食，是名時非非時。
有罪是非時非是時者，不白非時入聚落、非時食、日暮教誡比丘尼，是名非時非是時。
有罪亦是時亦非時者，拳打、掌刀擬，是名亦時亦非時。
有罪非時非非時者，正中時是名非時亦非非時。
有罪是夜非晝者，若女人同室宿、未受具足人過三宿、日沒教誡比丘尼，是名夜非晝。
有罪是晝而非夜者，別眾食乃至不淨菓食，是名晝而非夜有罪。
亦是晝亦是夜者，拳打、掌刀擬，是名亦是晝亦是夜。
有罪亦非晝亦非夜者，明相出時，是名亦非晝亦非夜。
有罪是覆處非露處者，女人同室宿、未受具足人過三夜、內敷置婬處坐、屏處坐，是名覆處非露處。
有罪是露處非覆處者，眾僧床褥露地自敷、若教人敷，不白去，離二十五肘，波夜提，是名露處非覆處。
有罪亦覆處亦露處者，拳打、掌刀擬。
云何罪非覆處非露處者，屋簷下。
云何罪是行非住？比丘與女人、賊伴、比丘尼共期道行，僧和上、阿闍梨語「莫去」而去者，得罪，是名行非住。
云何罪是住非行？婬女邊住、沽酒邊住、撾蒲邊住、獄囚邊住、當門立住，僧和上、阿闍梨語「莫住」而住，得罪，是名住非行。
云何罪亦行亦住？拳打、掌刀擬。
云何罪非行非住？坐時眠時。
云何罪是立非坐？婬女邊立，乃至和上、阿闍梨語「莫立」而立者，得罪。
云何罪是坐非立坐？過量床、兜羅綿貯褥、皮坐具，及婬女邊坐、沽酒家、撾蒲邊、獄囚邊坐，僧和上、阿闍梨語「莫坐」而坐者，

得罪。
云何罪亦立亦坐？拳打、掌刀擬。
云何罪非立非坐？若行、若眠時。
云何罪是坐非眠？坐過量床，乃至僧和上、阿闍梨語「莫坐」而坐者，得罪。云何罪是眠非坐？女人同室宿、未受具足人過三夜、過量床、兜羅貯褥、坐皮坐具。
云何罪亦是坐亦是眠？拳打、掌刀擬。
云何罪非坐非眠？行時、立時。
云何罪是眠非行？女人同室宿乃至皮褥上眠。
云何罪是行非眠？比丘與女人、賊伴，乃至和上、阿闍梨語「莫去」而去者，得罪。
云何罪亦眠亦行？拳打、掌刀擬。
云何罪非眠亦非行？坐、立時。
云何罪是屏處非眾多？屏處三諫不捨。
云何罪是眾多非屏處？眾多人中三諫不捨。
云何罪亦屏處亦眾多？拳打、掌刀擬。
云何罪非屏處非眾多？眾僧中。
云何罪是眾多非僧中？眾多人中三諫不捨。
云何罪是僧中非眾多僧中？三諫不捨。
云何罪亦眾多亦僧中？拳打、掌刀擬。
云何罪非眾多非僧中？屏處三諫不捨。
云何罪是僧中非屏處？僧中三諫不捨。
云何罪是屏處非僧中？屏處三諫不捨。
云何罪亦僧中亦屏處？拳打、掌刀擬。
云何罪非僧中非屏處？眾多人中三諫不捨。
云何罪是冬非春？比丘到八月十五日不捨雨浴衣，至十六日捨，得越毘尼罪。
云何罪是春非冬？比丘受迦絺那衣，至臘月十五日應捨，若不捨，至十六日者越毘尼罪。
云何罪亦冬亦春！拳打、掌刀擬。
云何罪非冬非春？安居時。
云何罪是春非夏？比丘受迦絺那衣不捨，至臘月十六日越毘尼罪。
云何罪是夏非春？比丘至四月十六日應安居，不安居者，越毘尼罪。到後安居復不安居者，得二越毘尼罪。
云何罪亦是春亦是夏？拳打、掌刀擬。
云何罪非春非夏？是冬時。
云何罪是夏非冬者？於二安居時而不安居，得二越毘尼罪。
云何罪是冬非夏？八月十五日應捨雨浴衣而不捨，至十六日得罪。

云何罪亦是夏亦是冬？拳打、掌刀擬。
云何罪非夏非冬？是春時，是名罪非夏非冬。
復有罪名，不攝身、不攝口、不攝身口，身犯、口犯、身口犯，身惡行、口惡行、身口惡行，是名罪。
無罪者，攝身、攝口、攝身口，身不犯、口不犯、身口不犯，身不惡行、口不惡行、身口不惡行，是名無罪。
佛告諸比丘：「持律比丘與他出罪時，有罪亦知、無罪亦知。覆亦知。不覆亦知。」覆亦知者，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至日出時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
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至食時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如是中時、晡時、日沒、初夜、中夜時亦如是。
比丘至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乃至後夜知是罪，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二時一夜覆。
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至日出時知是罪，不作覆藏心；到食時作覆藏心，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中時、晡時、日沒、初夜時亦如是。
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乃至中夜知是罪，不作覆藏心；至後夜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三時一夜覆。
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到食時知是罪，不作覆藏心；至日中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晡時。日沒、初夜亦如是。
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乃至中夜知是罪，不作覆藏心，到後夜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四時一夜覆。
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覆不覆猶豫；至日出時作覆藏心，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如是食時、中時、晡時、日沒時、初夜、中夜乃至後夜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是名二時一夜覆。
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至日出時知是罪，覆不覆猶豫；到食時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如是中時、晡時、日沒、初夜亦如是。
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乃至中夜知是罪，覆不覆猶豫；到後夜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三時一夜覆。
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乃至食時知是罪，覆不覆猶豫；到中時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如是晡時、日沒、初夜亦如是。
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乃至中夜知是罪，覆不覆猶豫

到後夜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四時一夜覆。
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至日出時作不覆藏心，乃至後夜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
復有覆名，比丘犯僧伽婆尸沙，若隔壁、若隔塹、若闇中小聲說他名，某甲比丘犯僧伽婆尸沙，是不名發露，知而妄語，得波夜提，是名覆。
復有不覆名，若隔障、若隔塹、若闇中小聲自稱說他名犯僧伽婆尸沙，得名發露。但諂曲作，得越毘尼罪。
復有不覆名，比丘犯僧伽婆尸沙，不隔壁、不隔塹、不闇中，不小聲，不說他自說名字犯，是名不覆。
復有不覆名，非罪想罪疑、覆不覆疑、夜疑，若發露，是名不覆。
復有不覆，不作覆藏心、未得發露、若忘、若罷道、若入定、若命終，是名不覆。
佛告諸比丘：「持律比丘與他出罪時，有罪應知、無罪應知、覆應知、不覆應知、發露應知、不發露應知。或有覆非發露、或有發露非覆、或有覆亦發露、或有非覆非發露。」
云何覆非發露？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說，是名覆非發露。
云何是發露非覆藏？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向他說，是名發露非覆。
云何是覆亦發露？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覆藏已後向他說，是名覆亦發露。
云何非覆非發露？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作是念：「待時待方待人，當如法作。」是名非覆非發露。
佛告諸比丘：「持律比丘與他出罪時，有罪應知、無罪應知、覆應知、不覆應知、發露應知、不發露應知、與別住應知、不與別住應知。」者，云何不應與？無罪不應與、不覆不應與，罪不決定、覆不決定、夜不決定，前人不索不問，不應與。
云何應與？有罪應與、覆應與，罪決定、覆決定、夜決定、前人索問，應與。
如法與不如法與。云何不如法與？無罪、罪不決定、覆不決定、夜不決定、前人不索不問、眾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是名不如法與。
云何如法與？有罪、罪決定、覆決定、夜決定、前人索問、眾成就、白成就、羯磨成就，若一一成就，是名如法與。
不如法行婆利婆沙、如法行婆利婆沙。云何不如法行？僧伽藍無比丘，中間有罪更舉，與比丘同房同障住，客比丘來不白，時集、非時集不白，是名不如法行。

云何如法行？僧伽藍有比丘住，行婆利婆沙中間不犯不舉，與比丘別房別障住，客比丘來白，時集、非時集白，是名如法行。
夜斷、夜不斷。云何夜不斷？僧伽藍中有比丘住，乃至時集、非時集白，是名夜不斷。
云何夜斷？僧伽藍中無比丘住，乃至時集、非時集不白，是名夜斷。
中間有罪、中間無罪。云何中間有罪？發露已，僧未與波利婆沙，更犯；行波利婆沙中間犯，是名中間罪。
云何中間無罪？中間不犯，是名無罪。
行波利婆沙比丘，應隨順行七事。何等七？一、比丘事；二、比丘尼事；三、眷屬事；四、入聚落事；五、執眾苦事；六、受拜事；七、王事。
云何比丘事？不得受比丘禮、不得說比丘罪、不得與比丘語論，不得說沙彌罪、不得福罰沙彌、不得與沙彌語論，不得作比丘使、不得在比丘前後行入聚落、眾集時不得為眾作說法人除別處，是名比丘事。
云何比丘尼事？不得受比丘尼禮、不得說比丘尼罪、不得與比丘尼語論，不得說式叉摩尼罪、沙彌尼罪，不得福罰式叉摩尼、沙彌尼，不得與式叉摩尼、沙彌尼語論，不得遮比丘尼布薩自恣、不得遮比丘尼齊門止、不得往教誡比丘尼、若已受者不得往，是名比丘尼事。
云何眷屬事？不得度人、不得與人受具足、不得受人依止及畜沙彌、不得受比丘供給、不得授人經、不得從他受經、本所誦經當細聲誦，若先有依止弟子、教令依止他，當斷眷屬，是名眷屬事。
云何入聚落事？不得太早入聚落太晚出、不得在前後行，沙門入聚落不得到知識檀越家、不得無比丘僧伽藍中住、坐時食時在比丘下。不得使人迎食、不得與人迎食，除次到，是名入聚落事。
云何執眾苦事？晨起掃塔院僧院、授僧水、洗僧大小行處、如是一切可作事應隨力作、不得與欲、不得受他欲，除次到，是名執眾苦事。
云何受拜事？不得受一切拜，白一羯磨、白三羯磨盡不得受，是名受拜事。
云何王事？不得恃王大臣居士凶人力勢、不得嫌佛嫌法嫌僧嫌羯磨人，但自責不得嫌他，是名王事。
波利婆沙比丘行此七事，是名隨順行。不行者是名不隨順行。
不應與摩那埵、應與摩那埵。云何不應與？無罪不應與，覆藏、未與別住不應與，半覆半不覆不應與，罪不決定、覆不決定、夜不決定不應與，波利婆沙不決定不應與，不索不問不應與。云何應與？

有罪、覆、行波利婆沙竟、罪決定、覆決定、夜決定、波利婆沙決定、前人索問應與。
不如法與、如法與。云何不如法與？無罪，乃至不索不問、眾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若一一不成就，是名不如法與。
云何如法與？有罪，乃至索問眾成就、白成就、羯磨一一成就，是名如法與。
不究竟行摩那埵、究竟行摩那埵。云何不究竟行摩那埵？眾不滿不名行摩那埵、中間犯更舉、與比丘一房一障住、不白客比丘、時集非時集不白、不日日白界內僧，是名不究竟行。
云何究竟行？眾滿是名究竟。中間不犯不舉、不共比丘一房一障住、客比丘來白、時集非時集白、日日白界內僧，是名究竟行。
夜斷、夜不斷。云何夜斷？夜中間眾不滿，乃至不日日白界內僧，是名夜斷。
云何夜不斷？中間眾滿，乃至日日白界內僧，是名夜不斷。
中間有罪、中間無罪。云何中間有罪？未與摩那埵中間犯、與摩那埵中間犯、究竟中間犯，是名中間罪。
云何中間無罪？無上諸事，是名中間無罪。
行摩那埵比丘，應隨順行七事，如上說，是名摩那埵比丘隨順行；不行者，是名不隨順。
應與阿浮呵那、不應與。不應與者，無罪不應與，覆、未與別住不應與，摩那埵不究竟不應與，不覆、未行摩那埵不應與，覆不覆不應與，罪不決定、覆不決定、夜不決定、別住不決定、摩那埵不決定、不索不問，是名不應與阿浮呵那。
應與者，有罪應與、覆罪應與、別住摩那埵究竟應與、不覆摩那埵究竟應與，罪決定、覆決定、夜決定、別住決定、摩那埵決定、前人索問，是名應與阿浮呵那。
如法與阿浮呵那、不如法與阿浮呵那。不如法與者，無罪不應與，乃至眾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若一一不成就，是名不如法與。
如法與者，有罪應與，乃至眾成就、白成就、羯磨成就，若一一成就，是名如法與。
阿浮呵那共覆者，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如是二日、三日乃至十日，一切知是罪，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十罪一切共一夜覆，應作十別住羯磨、十摩那埵、十阿浮呵那，亦得作一別住羯磨、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共覆。
復有共覆名，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如是二日犯二、三日犯三，乃至十日犯十僧伽婆尸沙，一切知是罪，一切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五十五僧伽婆尸沙罪，一切共

一夜覆，應作五十五別住羯磨、五十五摩那埵、五十五阿浮呵那，亦得作一別住羯磨、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共覆。
復有共覆名，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如是二日、三日乃至十日，一切知是罪、一切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十罪共一夜覆，乃至亦得作一別住羯磨、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共覆。
復有共覆名，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不作覆藏心，乃至十日犯十僧伽婆尸沙，一切知是罪，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五十五罪共一夜覆，乃至亦得作一別住羯磨、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共覆。
參差覆者，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至二日向他說已，復犯僧伽婆尸沙，乃至十日向他說已，復犯，知是罪，作覆藏心，至十一日向他說，是十僧伽婆尸沙，如是一切各一夜共參差覆，應作十別住羯磨、十摩那埵、十阿浮呵那，亦得作一別住、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參差覆。
復有參差覆名，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至二日向人說已，復更犯，如是乃至十日犯十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至十一日向人說，是五十五僧伽婆尸沙，如是一切各一夜參差覆，應作五十五別住羯磨、五十五摩那埵、五十五阿浮呵那，亦得作一別住羯磨、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參差覆。
無量覆者，或憶罪不憶夜、或憶夜不憶罪、或憶罪亦憶夜、或不憶罪亦不憶夜。憶罪不憶夜者，憶知犯罪多少、不憶若干夜。憶夜不憶罪者，憶知爾許夜、不憶罪多少。亦憶罪亦憶夜者，憶知罪多少、憶知若干夜。不憶罪不憶夜者，不憶犯罪多少、亦不憶若干夜。
是中憶罪不憶夜者，應當問：「汝何時犯？未有歲時耶？」若前人默然者，應隨年與別住。若言：「不爾。」更問：「一歲耶？二歲耶？五歲耶？」可隨默然處與別住，是名憶罪不憶夜。
憶夜不憶罪者，隨夜多少，應與作無量罪別住，是名憶夜不憶罪。
憶罪亦憶夜者，憶罪多少隨所憶夜與別住，是名憶罪亦憶夜。
不憶罪不憶夜者，應當問：「無歲時犯耶？」若默然者，隨年與作無量罪別住。若言：「不爾。」更問：「未有歲耶？一歲、二、三、四、五歲耶？」隨默然處與作無量罪別住，是名無量覆。
共覆、參差覆、無量覆，是三俱名為覆。
別覆者，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說；二日復犯，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說；乃至十日復犯，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說，是十罪各別覆，最後罪一夜覆，如是

二夜三夜，乃至初罪有十夜覆，應與作十別住羯磨、十摩那埵、十阿浮呵那，亦得作一別住、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
復有別覆名，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人說，乃至十日犯十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說，是五十五罪各別覆，最後罪一夜覆，如是二夜三夜，乃至初罪有五十五夜覆，應與五十五夜別住羯磨、五十五摩那埵、五十五阿浮呵那，亦得作一別住、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別覆。同覆別覆，是二俱名覆。
比舍遮脚者，或有罪長非夜長、或有夜長非罪長、或有罪長夜亦長、或有非罪長非夜長。
罪長非夜長者，比丘竟日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向人說，是名罪長非夜長。
有夜長非罪長者，比丘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人說，是名夜長非罪長。
有罪長夜亦長者，比丘日日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覆半說半，是名罪長夜亦長。
有非罪長亦非夜長者，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向他人說，更不犯，是名非罪長亦非夜長。
是中罪長夜不長、罪亦長夜亦長者，行波利婆沙時，當少與食、多與作務。若故不止者，當使淨人縛手脚著床，應語言：「若更犯者，僧復重治汝。」是名比舍遮脚。
或有罪合非夜合、或有夜合非罪合、或有罪合夜亦合、或有非罪合亦非夜合。
罪合非夜合者，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一切十夜覆，僧合與百夜別住羯磨。比丘言：「長老！我羸病不堪，得與略行波利婆沙。」不應語言：「得百夜羯磨合作十夜別住。」是名罪合非夜合。
夜合非罪合者，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一切十夜覆，僧合與十夜別住。比丘言：「長老！我慚愧，我欲廣行波利婆沙。」應語言：「得。」是名夜合非罪合。
罪合夜亦合者，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十夜覆藏，僧合與作十夜別住，是名罪合夜亦合。
非罪合非夜合者，各各別作波利婆沙羯磨，是名非罪合非夜合。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五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六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雜誦跋渠法之四

本罪者，比丘覆藏罪乞別住已，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比丘問言：「是本罪？中間罪？」答言：「是本罪。」復問：「覆不覆？」答言：「覆。」比丘語言：「長老！先別住者已如法行，今所說覆者，當更乞別住已，是兩罪合行波利婆沙、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共行波利婆沙、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索別住行至半，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比丘問言：「是本罪、中間罪？」答言：「是本罪。」復問：「覆不覆？」答言：「覆。」比丘應語：「汝先別住者已如法行，今所覆者應更乞別住已，是兩罪合行波利婆沙、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共行波利婆沙、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乞別住行竟，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比丘問言：「本罪、中間罪？」答言：「本罪。」復問：「覆不覆？」答言：「覆。」應語言：「先別住者已如法行，今所覆者應更乞別住行已，是二罪合乞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波利婆沙、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行波利婆沙竟，乞摩那埵已，復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是本罪。」問：「覆不覆？」答言：「覆。」應語：「先波利婆沙摩那埵已如法行，今所覆者，應更乞波利婆沙行竟，更乞摩那埵，是二罪合行已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波利婆沙、別乞合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行波利婆沙竟，乞摩那埵行至半，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乃至應語：「先摩那埵已如法行，今所覆者應更乞波利婆沙，行已更乞摩那埵，是二罪合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波利婆沙，別乞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行波利婆沙摩那埵竟，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乃至應語：「先波利婆沙摩那埵已如法行，今所覆者應更乞波利婆沙摩那埵行已，是二罪合乞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波利婆沙、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行波利婆沙摩那埵阿浮呵那竟，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乃至應語言：「先波利婆沙、摩那埵、阿浮

呵那已如法行，今所覆者應更乞波利婆沙、摩那埵、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波利婆沙、摩那埵、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與波利婆沙已，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二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是本罪。」問言：「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應語言：「先波利婆沙已如法行，今不覆者停，覆者更乞波利婆沙合行已，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如是別住中別住竟、摩那埵初中竟、阿浮呵那竟，亦如上說。

比丘覆藏罪與波利婆沙已，復語諸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三僧伽婆尸沙。」應問言：「是本罪、中間罪？」答言：「是本罪。」復問：「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一疑。」應語言：「先波利婆沙已如法行，今不覆者停，疑者當決定，覆者當乞波利婆沙、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如是別住中別住竟、摩那埵初中竟、阿浮呵那竟，亦如上說，是名本罪。

中間罪者，比丘覆藏罪行別住竟，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應問言：「是本罪、中間罪？」答言：「是中間罪。」問言：「何時犯？」答言：「別住中犯。」問言：「覆不覆？」答言：「覆。」應語言：「長老！先別住者已如法行，但少一夜。今覆者應更乞別住、合行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共行別住、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行別住已，行摩那埵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應問言：「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罪。」問言：「何時犯？」答言：「摩那埵中。」問言：「覆不覆？」答言：「覆。」應語：「長老！先別住摩那埵已如法行，但摩那埵中少一夜。今覆者應更乞別住行已，更乞摩那埵合行，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別住、別乞摩那埵、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行別住、摩那埵、阿浮呵那竟，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罪。」問言：「何時犯？」答言：「別住中間犯。」問言：「覆不覆？」答言：「覆。」應語言：「長老！先別住已如法行，但少一夜摩那埵，阿浮呵那不成就。今覆罪應更乞別住合行已，更合乞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共行別住、合乞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行波利婆沙、摩那埵、阿浮呵那竟，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罪。」問言：「何時犯？」答言：「摩那埵中。」問言：「覆不覆？」答言：「覆。」應語言：「先別住摩那埵者已如法

行，但摩那埵中少一夜，阿浮呵那不成就。今所覆者應更乞別住，行已更乞摩那埵、合行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別住、別乞合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行別住中，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二僧伽婆尸沙。」問言：「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罪。」問：「何時犯？」答言：「別住中。」問：「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應語：「先別住者已如法行，但少一夜，不覆者停。覆者更乞別住、合行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合行別住、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行別住已，行摩那埵中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二僧伽婆尸沙。」應問言：「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問：「何時犯？」答言：「摩那埵中。」問：「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應語：「先別住摩那埵已如法行，但摩那埵中少一夜，今不覆者停，覆者應更乞別住行已，更合乞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別住，合乞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行別住、摩那埵、阿浮呵那竟，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二僧伽婆尸沙。」應問言：「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問：「何時犯？」答言：「別住中。」問言：「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應語：「先別住已如法行，但少一夜摩那埵，阿浮呵那不成就。今不覆者停，覆者應更乞別住合行行已，合乞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比丘覆藏罪行別住、摩那埵、阿浮呵那竟，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二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問：「何時犯？」答言：「摩那埵中。」問：「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應語：「先別住摩那埵已如法行，但摩那埵中少一夜，阿浮呵那不成就。今不覆者停，覆者應更乞別住行已，合乞摩那埵、共阿浮呵那。」

復有比丘覆藏罪行別住中，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三僧伽婆尸沙。」應問言：「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問言：「何時犯？」答：「別住中。」問言：「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一疑。」應語：「先別住者已如法行，但少一夜。今不覆者停，疑者當決定，覆者應更乞別住合行，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至摩那埵中更說亦如是。

比丘覆藏罪行別住摩那埵、阿浮呵那竟，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三僧伽婆尸沙。」應問言：「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問：「何時犯？」答言：「別住中。」問：「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一疑。」應語：「先別住者已如法行，但少一夜摩那埵，阿浮呵那不成就。不覆者停，疑者當決定，覆者應更

乞別住、合行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摩那埵中更犯三罪，亦如上說，是名別乞別行別住、別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中間罪。

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覆藏罪欲行別住，應請善知羯磨比丘，作是言：「長老！與我作波利婆沙羯磨。」將得意比丘至戒場上，作求聽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欲從僧乞十夜別住法者。」「諸大德聽！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欲從僧乞十夜別住。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今從僧乞十夜別住，哀愍故，唯願僧與我十夜別住法。」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已從僧乞十夜別住。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與十夜別住。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已從僧乞十夜別住法。僧今與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與十夜別住。諸大德忍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十夜覆藏，與十夜別住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上說。「僧已與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與十夜別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已此人即入界內，應白僧，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我已從僧乞十夜別住，僧已哀愍故，與我十夜別住法。大德僧！我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我今行別住法，僧憶念持。」如是三說，白言：「我隨順行七事。」如是若二、若三乃至犯十罪者，應合乞別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罪，一切十夜覆藏。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罪，一切十夜覆藏，欲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諸大德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欲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從僧乞，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今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哀愍故！唯願僧與我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法。」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法。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一切通合與十夜別住法。白如

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法。僧今與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一切通合十夜別住。諸大德忍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一切通合與十夜別住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一切通合與十夜別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欲此中行者，即日應白僧，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一切通合乞十夜別住法，僧已哀愍故，與我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法。」「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我今合行別住法。僧憶念持。」如是三說。白言：「我隨順行七事。」此人當日日憶，數滿應如是白：「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我已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法。僧已與我十夜別住法，我已行十夜別住法竟，僧憶念持。」如是三說。若此間眾滿者，應行摩那埵。若不滿者應求眾滿處，應請善知羯磨比丘得意人，將至戒場上。若無戒場者，不羯磨地，不得作僧事。羯磨地如上說。羯磨人應問：「行別住滿不？不空僧伽藍行別住不？無本罪、中間罪不？不共比丘同一房一障住不？客比丘來白不？時集非時集白不？」如是撿挍如法已，若犯一、若二、若三乃至十罪，應合乞摩那埵。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十夜別住，某甲比丘行十夜別住竟。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別住竟，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諸大德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別住竟，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從僧中乞，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我已從僧乞十夜別住，我已行十夜別住竟。今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哀愍故，唯願僧與我通合六夜摩那埵。」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十夜別住。某甲比丘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行別住竟，一切通合與六夜摩那埵。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某甲比丘已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乞一切通合與六夜摩那埵。僧今與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別住竟，通合與六夜摩那埵。諸大德忍某甲比丘犯十僧伽

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別住竟，通合與六夜摩那埵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與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別住竟，通合與六夜摩那埵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已，應即日入僧中白，作如是說：「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十夜別住法。我已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摩那埵。」「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別住竟，一切通合行六夜摩那埵。僧憶念持。」如是三說。白言：「我隨順行七事。」如是三說。第二日應白，作是說：「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我已從僧乞十夜別住，僧已與我十夜別住。我已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摩那埵。我行摩那埵一夜已過，五夜在。僧憶念持。」如是三說。如是日日應白，乃至六夜應白，作是說：「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我已從僧乞十夜別住，僧已與我十夜別住。我已行十夜別住竟，已通合乞六夜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摩那埵，我已行六夜摩那埵竟，至阿浮呵那。僧憶念持。」若此間眾滿者，應請善知羯磨人作如是言：「長老！與我作羯磨。」羯磨人應問：「不減眾行摩那埵不？究竟摩那埵不？無本罪、中間罪不？不共比丘一房一障住不？客比丘來白不？時集非時集白不？日日白界內僧不？」若一一如法者，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十夜別住，僧已與十夜別住。某甲已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已與六夜摩那埵，某甲比丘已六夜行摩那埵竟。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十夜別住摩那埵竟，欲從僧乞通合阿浮呵那。」「諸大德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通合行別住摩那埵竟，欲從僧乞通合阿浮呵那。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從僧中乞，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通合十夜別住。僧已與我十夜別住，我已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中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摩那埵，我已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十夜覆藏罪，通合阿浮呵那。哀愍故，唯願僧與我十夜覆藏罪，通合阿浮呵那。」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通合十夜別住，僧已與十夜別住法。某甲比丘已行十夜別住法竟，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已與六夜摩那埵。某甲比丘已行六夜摩那埵竟，已從僧乞十夜覆藏罪，通合阿浮呵那。若

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通合行別住摩那埵竟，通合與阿浮呵那。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通合十夜別住，僧已與十夜別住。某甲比丘已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已與六夜摩那埵。某甲比丘已行六夜摩那埵竟，已從僧乞十夜覆藏罪，通合阿浮呵那。僧今與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通合行十夜別住、六夜摩那埵竟，通合與阿浮呵那。」「諸大德忍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通合行十夜別住摩那埵竟，通合與阿浮呵那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比丘十夜覆藏，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摩那埵，阿浮呵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男子聽！汝已如法出罪，一白三羯磨，眾僧和合滿二十眾，集僧作羯磨事難。汝當謹慎，莫復更犯！」是名別住摩那埵、阿浮呵那。比尼攝竟。

應羯磨不應羯磨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瞻波比丘相言諍訟、不和合住，一人舉一人、二人舉二人、眾多人舉眾多人。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瞻波比丘非法生，一比丘舉一比丘、二比丘舉二比丘、眾多比丘舉眾多比丘。」佛告諸比丘：「有四羯磨。何等四？有非法不和合羯磨、有非法和合羯磨、有如法不和合羯磨、有如法和合羯磨。」

非法不和合羯磨者，比丘無事，僧與作折伏羯磨，諸比丘知非法故遮不來。比丘不與欲，持欲來不說；比丘無事，僧與作折伏羯磨，不行隨順與捨，諸比丘知非法故，遮不來，比丘不與欲，持欲來者不說，是二俱名非法不和合羯磨。

非法和合羯磨者，比丘無事，僧與作折伏羯磨，諸比丘不知非法故不遮不來，諸比丘與欲，持欲來者說；比丘無事，僧與作折伏羯磨，不行隨順與捨，諸比丘不知非法故不遮不來，諸比丘與欲，持欲來者說，是二俱名非法和合羯磨。

如法不和合羯磨者，比丘有事，僧與作折伏羯磨，諸比丘不知如法故遮不來，諸比丘不與欲，持欲來者不說；比丘有事，僧與作折伏羯磨，行隨順與捨，諸比丘不知如法故遮不來，諸比丘不與欲，持欲來者不說，是二俱名如法不和合羯磨。

如法和合羯磨者，比丘有事，僧與作折伏羯磨，諸比丘知如法故不遮不來，諸比丘與欲，持欲來者說；比丘有事，僧與作折伏羯磨，行隨順法與捨，諸比丘知如法故不遮不來，諸比丘與欲，持欲來者說，是二俱名如法和合羯磨。

是中如法和合羯磨，是名應羯磨；餘者不應。復有不應羯磨，比丘非折伏事作折伏羯磨，諸比丘知非法故遮，人不現前、不問、不引

過，非法不和合、眾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若一一不成就，是名不應羯磨。
行隨順已應捨，捨者有六：作折伏羯磨、作不語羯磨、作擯出羯磨、作發喜羯磨、作舉羯磨、作別住摩那埵羯磨。
作折伏羯磨者應隨順行五事：比丘事、比丘尼事、眷屬事、羯磨事、王事。作折伏羯磨已，應語言：「長老！汝莫復更犯，犯者僧更重治汝。」是五事應一一隨順行，行已折伏下意。僧應與作捨羯磨，是名捨作。
不語羯磨者應隨順行五事：比丘事、比丘尼事、眷屬事、羯磨事、王事。作羯磨已，應隨順行五事，雖復百歲應驅依止持戒，下至知二部律、十歲比丘、晨起應問訊、與出大小行器唾壺舉置常處、與齒木、與掃地迎食、浣衣熏鉢，一切盡供給，唯除禮拜按摩。若病時得令按摩，應教二部律。若不能者，教一部律。若復不能者，應廣教五眾戒。應教善知陰、界、入、十二因緣。應教善知罪相、非罪相。威儀應教、非威儀應遮。若學已，即名為捨。
作擯出羯磨者應隨順行五事：比丘事、乃至王事。羯磨已，應安著僧伽藍邊住，隨順行五事，一一如法已應與捨，是名捨。
擯出、作發喜羯磨者，應隨順行五事：比丘事，乃至王事。羯磨已，應遣到所犯俗人家悔過。若俗人言：「尊者！故在精舍中住耶？若故在彼住者，我當斷彼食及衣錢物。」僧應語言：「此非僧過，汝應更往向彼下意，令其歡喜。」若彼喜者，即名為捨。
作舉羯磨者應隨順行五事，比丘事乃至王事。羯磨已，應安著僧伽藍外邊門向阿練若處，若來入塔院僧院中掃地者，比丘應逆掃其跡。若來益洗脚處水、大小行處水者，應還瀉棄。若共行弟子、依止弟子者，不得喚作和上、阿闍梨弟子，不應語言：「被舉。」餘人應語：「隨順行，應捨惡邪。」惡邪比丘不應共語、不應共住、不應共法食、不共佛、不共法、不共僧、不共布薩、不共自恣、不共羯磨，得語外道：「欲坐便坐。」不得語：「被舉。」令坐。若病者不應看病，得語彼檀越、若親里言：「被舉人病，汝往看。」若無常者，不應與華香供養屍，不應為作飲食非時漿，供養僧不應分衣鉢，不應與燒身，取其所眠床以屍著上，衣鉢繫咽曳床而出，作是言：「眾僧事淨！眾僧事淨！」於惡邪比丘不應起惡心。何以故？乃至燋柱不應起惡。應作是念：「莫令後人習此邪見。」若放牧人、取薪草人持衣鉢來施者得取，即彼為施主。若被舉人隨順行五事，得正見心意調軟者，得與捨行。
波利婆沙摩那埵比丘應隨順行七事，比丘事乃至王事，廣解如上說，是名捨作。

他邏呫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須達居士語姊言：「姊！住是聚落中為我料理客僧。」時瞻波比丘眾來，見已歡喜，共相問訊：「善來大德。」與敷置床褥，請令就座。坐已與洗脚水、塗足油、非時漿、夜與燈火已，頭面禮足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為我故明日受我食。」即受請已，須臾第二眾來，復為敷床褥，請令就坐、與洗脚水、塗足油、非時漿已，頭面禮足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明日為我故受我食。」此眾言：「我不共彼食。」問言：「何故？」答言：「是被舉人。」彼言：「我非被舉。」復言：「汝是被舉人，何故言非？」如是被舉、不被舉竟夜共諍，隣比俗人發不喜心。居士姊聞已嫌言：「云何沙門竟夜共諍被舉、不被舉？」生不喜心，晨起竟不與前食後食，駕草馬車還舍衛城，詣須達居士所，具說上事，乃至竟不料理。居士聞已，心懷不樂，語姊言：「此是惡事。應與何故不與？是法非法事在沙門。」爾時須達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具以上事乃至被舉不被舉具白世尊：「被舉人我等當云何恭敬供養？唯願世尊具分別說。」佛告居士：「有義應知，無義亦應知。是法非法、是律非律皆悉應知。是中有義如法如律，行者應供給無有方便被舉比丘，得共從事。」佛告居士：「但當行施作諸功德，是法、非法沙門自知。」時大愛道比丘尼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當云何？」乃至「無有方便被舉比丘，得共從事。」爾時尊者阿難、優波離往世尊所，亦復如是。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被舉比丘我等云何得知？」乃至「無有方便被舉比丘，得共從事。」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他邏呫。」佛語舍利弗：「有七事非他邏呫、似他邏呫，二他邏呫。何等七？或有狂故不著此眾、不著彼眾，謂是他邏呫，是最初非他邏呫、似他邏呫。如是心亂、鈍、癡、病、病故不著此眾、不著彼眾。復次舍利弗！或有人為利故，作是念：『若我著此眾失彼利，若著彼眾失此利，是二俱不著。』復次或有人得二眾利故，作是念：『我為得二邊利故，不著此眾、不著彼眾。』舍利弗！是名七事非他邏呫、似他邏呫。二他邏呫者，自護心、待時。自護心者，見他是非，作是念：『業行作者自知，譬如失火，但自救身，焉知他事。』是名自護心。待時者，或有人見他諍訟相言，作是念：『此諍訟相言，時到自當判斷。』是名二他邏呫。」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中他邏呫？」佛告舍利弗：「有一人共此眾法食味食，亦共彼眾法食味食、請斷當事。復次舍利弗！中他邏呫亦共此眾法食味食，亦共彼眾法食味食，人不請而斷當事。」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他邏呫比丘欲料理被舉比丘，當云何？」佛告舍利弗：「被舉人行隨順法、心柔軟，欲料理者不得

時集非時集。為料理，當先於房、若溫室、若講堂上、若眾多人集處，應往誘問年少比丘：『長老！頗聞汝和上、阿闍梨語，若中間有人料理被舉人，當聽不？』若言：『我聞和上、阿闍梨語：「若被舉人行隨順法、心柔軟，設有人為語者，合此人治。」』若聞是語，默然而止。若言：『我聞和上、阿闍梨語：「被舉人行隨順法、心柔軟，可憐無人為其料理。」』聞是語者，不得故集眾，當因時集非時集。如是舍利弗！被舉人到布薩自恣日，應至僧中作是言：『我被舉比丘行隨順法、心柔軟，與我捨。』如是三說已，應還出，出時不得默然而去，應偏袒右肩合掌却行。若眾中有人語者，他邏呗比丘應問：『長老！此人本何事故被舉？』復有人嫌言：『此人被舉，何故不知應當合治？』若聞是語，應默然止。若言：『長老！此人被舉，行隨順法、心柔軟，無人料理，可與捨。』他邏呗比丘應語言：『長老！世尊說有二人，剛強未治者應治，已治柔軟者應捨。』若如是得眾人意者，應作求聽羯磨已聽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有是事，僧欲饒益故，作舉羯磨。彼行隨順法、心柔軟。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欲從僧乞捨舉羯磨。諸大德聽某甲比丘欲從僧乞捨舉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乞，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有是事，僧欲饒益故，作舉羯磨。我已行隨順法、心柔軟，捨本惡見。今從僧乞捨舉羯磨，哀愍故，唯願僧與我捨舉羯磨。」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有是事，僧欲饒益故，作舉羯磨。彼行隨順法、心柔軟，捨本惡見，已從僧中乞捨舉羯磨。若僧時到，僧與某甲比丘捨舉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有是事，僧欲饒益故，作舉羯磨。彼行隨順法、心柔軟，捨本惡見，已從僧中乞捨舉羯磨。僧今與某甲比丘捨舉羯磨。諸大德忍僧與某甲比丘捨舉羯磨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比丘捨舉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他邏呗。

異住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須達居士語姊言：「住是聚落中，有客僧來，為我供給。」時瞻波比丘眾來，見已歡喜，請令就座，隨宜供給已，胡跪合掌作是言：「唯願大德！明日受我施食。」須臾第二眾來，即請就座，種種供給已，請明日食。此眾言：「我不共彼眾食。」問言：「何故？」答言：「彼眾破僧。」彼言：「我不破僧。」復言：「汝實破僧，何故言不如是？」竟夜共諍，隣比俗人聞已發不喜心。居士姊不悅，遂不供給，早起駕草馬車還舍衛城，向須達具說上事。居士聞已，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世尊！此破僧人，我等得恭敬供養不？唯

願世尊具分別說。」佛告居士：「有義應知，無義亦應知，是法非法、是律非律，皆悉應知。此中有義如法如律，應供給；無有方便破僧人，應與共住。」佛語居士：「但當行施，作諸功德，是法非法事在沙門。」爾時大愛道比丘尼白佛言：「世尊！此破僧人，我等云何得知？」如上廣說。爾時尊者阿難、舍利弗、優波離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破僧人我等云何得知？」佛語優波離：「有義應知，無義亦應知，是法非法、是律非律，此中有義如法如律當行，無一方便破僧人應共住。」爾時尊者優波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破僧？」佛告優波離：「有二事名破僧。何等二？一者增惡法，二者增惡人。」復問：「非法眾滿、如法眾減，名破僧不？」「不也。」復問：「非法眾減、如法眾滿，名破僧不？」「不也。」復問：「非法眾滿、如法眾若減十、若十五，名破僧不？」「不也。」復問：「非法眾滿，如法眾滿，若減十若十五，是中若一一法語人坐，名破僧不？」「不也。」復問：「若非法眾滿，如法眾滿，若減十、若十五，是中若一一法語人不坐、不與欲、不與見不欲，名破僧不？」「不也。」復問：「若非法眾滿，如法眾滿，若減十、若十五，若一一法語人，不坐、不與欲、不與見不欲、強牽未受具足人足數，名破僧不？」「不也。」復問：「若非法眾滿，如法眾滿，若減十、若十五，若一一法語人，不坐、不與欲、不與見不欲、不強牽未受具足人足數，一切盡欲破僧，名破僧不？」「不也。」佛告優波離：「非法眾滿，如法眾滿，若減十、若十五，若一一法語人不坐、不與欲、不與見不欲、不強牽未受具足人足數，復不一切欲破僧，但一住處、共一界，別眾布薩、別自恣、別作僧事，是名破僧。若知是欲破僧人者，諸比丘應語：『長老！莫破僧。破僧罪重，墮惡道、入泥犁。我當與汝衣鉢、授經誦經、問事教誡。』若故不止者，應語有力勢優婆塞言：『長壽！此人欲破僧，當往諫曉語令止。』優婆塞應語尊者：『莫破僧，破僧罪重，墮惡道、入泥犁中。我當與尊者衣鉢病瘦湯藥，若不樂修梵行者，可還俗，我當與汝婦，供給所須。』若故不止者，應拔舍羅籌驅出。出已，應當唱令作是言：『諸大德！有破僧人來，宜當自知。』若如是備，猶故破僧者，是名破僧。若於中布施故，名良福田。於中受具足故，名善受具足。若覺已應去，若不去者，是名破僧伴。是破僧伴黨，盡壽不應共語、共住、共食、不共佛法僧、不共布薩安居自恣、不共羯磨。得語餘外道出家人：『有床座，欲坐便坐。』不得語彼坐。」是名異住。

與波羅夷學悔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舍衛城中有難提，不樂在家，捨家出家，行亦禪、住亦禪、坐亦禪、臥亦禪。時亦有

眾多難提，即名此禪難提，如波羅夷中廣說，諸比丘即驅出。出已在祇桓門間立啼，作是言：「長老！我犯波羅夷，無一念覆藏心。我樂袈裟，不欲捨離佛法。」時難提母來復啼，作是言：「我兒樂出家而世尊驅出。」難提姊復來亦啼，作是言：「我弟樂作沙門，而世尊驅出。」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難提犯波羅夷，無一念覆藏心，僧應與波羅夷學悔羯磨。」此人應從僧乞，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難提犯波羅夷，無一念覆藏心，今從僧乞波羅夷學悔。哀愍故！唯願僧與我波羅夷學悔羯磨。」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難提比丘犯波羅夷，無一念覆藏心，已從僧乞波羅夷學悔羯磨。若僧時到，僧與難提波羅夷學悔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難提比丘犯波羅夷，無一念覆藏心，已從僧乞波羅夷學悔羯磨。僧今與難提比丘波羅夷學悔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難提比丘波羅夷學悔羯磨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難提比丘波羅夷學悔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在一切比丘下坐、一切沙彌上，不得與比丘同屋過三宿，復不得與沙彌過三宿，比丘不淨食彼亦不淨，彼不淨食比丘亦不淨，得與比丘授食，除火淨五生種及金銀，彼應從沙彌受食，比丘不得向說波羅提木叉、波羅夷罪、僧伽婆尸沙乃至越毘尼罪。得語言：「不得作非梵行、不得盜、不得殺、不得妄語、不得飲酒。」如是一一得教授。若本誦波羅提木叉者，不得高聲誦。若敬法者，得心誦。不得聽布薩、受自恣布薩。受自恣日，到僧中作如是言：「我清淨，僧憶持。」如是三說已，應還。四波羅夷中若有犯者，應驅出。十三僧伽婆尸沙已下，一切作突吉羅悔。是名與波羅夷學悔羯磨隨順行。

覓罪相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尸利耶婆比丘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僧集欲作羯磨，尸利耶婆不來，即遣使往喚，作是言：「長老！眾僧集欲作羯磨，何故不來？」尸利耶婆言：「僧必為我故作羯磨耳！」即心生恐怖而來。諸比丘問：「長老！犯僧伽婆尸沙罪耶？」答言：「犯。」彼心生歡喜，作是念：「諸梵行人於我起慈心，舉可悔過罪，非不可悔。」即白：「聽我小出。」出已，諸比丘於後作是言：「此比丘輕躁不定出去，須臾當作妄語，應當三過定實，然後作羯磨。」是尸利耶婆出外作是念：「我何故而受是罪？諸比丘數數治我罪，我不應受。」諸比丘喚尸利耶婆入，入已問言：「汝實犯僧伽婆尸沙罪不？」答言：「不犯。」復問：「汝何故僧中說有是罪，而言不犯？」答言：「我不憶是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尸利耶婆來。」來已佛廣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諸比丘：「是尸利耶婆

於眾僧中，言見罪復言不見、不見復言見，作是語言：『不憶。』僧應與作覓罪相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尸利耶婆比丘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復言見，自言『不憶』。若僧時到，僧與尸利耶婆覓罪相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尸利耶婆比丘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言見，自言『不憶』。僧今與作覓罪相羯磨。諸大德忍僧與尸利耶婆覓罪相羯磨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尸利耶婆覓罪相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盡壽應行八事。何等八？不得度人、不得與人受具足、不得與人依止、不得受比丘按摩供給、不得作比丘使、不得受次第差會、不得為僧作說法人、盡壽不與捨。僧和合作覓罪相羯磨已，行此八事，盡壽不應與捨。是名覓罪相隨順行。

舉羯磨、別住、　摩那埵、出罪、
應不應隨順、　他邏呬、異住、
學悔、覓罪相。　第二跋渠竟。

舉事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瞻波比丘鬪諍相言不和合住，一比丘舉一比丘、二比丘舉二比丘、眾多比丘舉眾多比丘，作是言：「我舉長老！我舉長老！」爾時尊者優波離以是因緣具白世尊：「瞻波比丘非法生，一比丘舉一比丘，乃至眾多比丘舉眾多比丘。世尊！有幾事比丘得舉他人？」佛告優波離：「有三事、三因緣，比丘得舉他人。何等三事？戒不淨、見不淨、命不淨。何等三因緣？見、聞、疑是名三。復次比丘自身成就五法得舉他人。何等五？是實非虛、是時非非時、是饒益非不饒益、是軟語非麁獷、是慈心非瞋恚，是名五法得舉他人。又復成就五法得舉他人。何等五？淨身業、淨口業、正命、多聞阿毘曇、多聞毘尼。優波離！若身業不淨舉他者，前人應語：『長老！自身業不淨，何故舉他？應先自淨身業，然後舉他。』是故優波離！欲舉他者先當淨身業、淨口業，正命亦如是。若少聞阿毘曇舉他者，前人應語：『長老！何故少聞阿毘曇而舉他罪？善哉長老！先當多聞阿毘曇，然後舉他。』是故優波離！欲舉他者，先當多聞阿毘曇。若少聞毘尼欲舉他者，前人應語：『長老！何故少聞毘尼而舉他罪？長老亦不知因何事制此戒？在何國聚落城邑制此戒？善哉長老！欲舉他者先當多聞毘尼，然後舉他。』是故優波離！欲舉他者應先多聞比尼，是名自身成就五法得舉他人。復次優波離！有五非法舉他。何等五？有罵而後舉、有舉而後罵、有即舉而罵、有罵而不舉、有舉而不罵。罵而後舉者，先惡罵已，後五眾罪中若舉一一罪，是名罵而後舉。舉而後罵者，先五眾罪中若舉一一罪已，後惡罵，是名舉而後罵。即舉而罵者，惡罵已『汝犯波羅夷』、惡罵已『汝犯僧伽婆尸沙罪

乃至越毘尼罪』，是名即舉而罵。舉而不罵者，五眾罪中若一一罪舉而不惡罵，是名舉而不罵。罵而不舉者，作種種惡罵而不舉罪，是名罵而不舉。是中先罵後舉、舉已後罵、即舉而罵者，僧不應問、不應受。是中舉而不罵者，僧應檢校。若欲舉他時，應先語：『長老！我欲舉事，聽舉不？』前人言：『欲舉者可爾。』若不問聽而舉者，越毘尼罪。優波離！他戒不淨，不見、不實、非時非饒益、麁獷非軟語、瞋恚非慈心舉人者，越毘尼罪；聞、疑亦如是。他見不淨，不見、非實、非時非饒益、麁獷非軟語、瞋恚非慈心舉他者，越毘尼罪；聞、疑亦如是。他命不淨，不見、不實、非時非饒益、麁獷非軟語、瞋恚非慈心舉他者，越毘尼罪；聞、疑亦如是。優波離！他戒不淨，見、實、時、是饒益、是軟語非麁獷、是慈心非瞋恚，不語前人、前人不印可舉者，越毘尼罪；聞、疑亦如是。他見不淨，見、實、時、是饒益、是軟語非麁獷、是慈心非瞋恚，不語前人、前人不印可舉者，越毘尼罪；聞、疑亦如是。他命不淨，見、實、時、是饒益、是軟語非麁獷、是慈心非瞋恚，不語前人、前人不印可舉者，越毘尼罪；聞、疑亦如是。復有五法成就，眾僧中不應舉他。何等五？隨愛、隨瞋、隨怖、隨癡、為利故。若成就此五事舉他者，身壞命終，墮惡道、入泥犁。復有五法成就得舉他。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不為利故。若成就此五法得舉他，身壞命終得生善道，梵行人所讚歎。」是名舉。

治事者，云何治犯波羅夷罪？應還俗人、作沙彌，僧應驅出。犯僧伽婆尸沙罪，若覆者與波利婆沙、摩那埵、阿浮呵那。不覆者行摩那埵、阿浮呵那。犯尼薩耆波夜提罪者，此長物應僧中捨已，在長老比丘前，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我長衣過十日，已眾僧中捨。犯波夜提罪悔過。」前人問言：「汝見此罪不？」答言：「見。」語言：「莫更作。」答言：「我頂戴持。」乃至羯磨衣與一人，後應還。犯波夜提，乃至越毘尼罪亦如是悔

驅出者，有七事：壞尼淨行、盜住、越濟、五逆、不能男、犯四波羅夷、沙彌惡見，是名七事應驅出。

異住者，佛住王舍城，如提婆達多因緣中廣說，乃至提婆達多走向伽耶城。佛於後向伽耶城，其日應布薩，佛語阿難：「汝去語提婆達多來，今日僧作布薩羯磨事。」阿難即往，作是言：「長老！今日僧作布薩羯磨，世尊喚提婆達多。」答言：「我不去，從今日後不共佛法僧、不共布薩自恣羯磨，從今日後波羅提木叉，欲學、不學自從我意。」阿難聞是語已作是念：「此是奇事！出是惡聲，將無壞僧耶？」阿難還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語阿難：「汝更往提婆達多所。」乃至阿難作是念：「奇事！出是惡聲，將無壞僧？」阿難

還後，六群比丘自相謂言：「沙門瞿曇必當三遣使來，我等各各正意先作布薩事，我等作後世名譽。」佛在世時，提婆達多、六群比丘共破僧，即布薩竟。阿難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更第三往語提婆達多來，今日僧作布薩羯磨。」阿難即往，作是言：「世尊喚！今日僧作布薩羯磨。」答言：「我不去，自今日後不共佛法僧、不共布薩自恣羯磨。從今日後波羅提木叉毘尼，欲學、不學自從我意，但我等已作布薩竟。」阿難聞已，作是念：「奇哉！已壞僧竟。」即還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世尊聞已，即說此偈：

「清淨如月滿，　清淨得布薩；
身口業清淨，　是乃應布薩。」

佛告阿難：「非法人已作布薩竟，如法人應作布薩。」爾時提婆達多破僧，六群比丘破僧伴黨，是名異住。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六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七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雜誦跋渠法之五

羯磨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瞻波比丘諍訟相言不和合住。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從今日僧應羯磨，優波離為瞻波比丘斷當事。」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長老優波離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長老優波離為瞻波比丘斷當事。白如是。」「大德僧聽！長老優波離五法成就，僧今拜優波離為瞻波比丘斷當事。諸大德忍僧拜優波離為瞻波比丘斷當事忍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僧已拜優波離為瞻波比丘斷當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法者有二十八白一羯磨，如前說。八白三羯磨：拜斷事人、拜教誡比丘尼人、拜一月羯磨、[社-土+((旃-方)-丹)+(舟-(白-日))]羯磨、癡羯磨、發露羯磨、覆鉢羯磨、拜學家羯磨，是名八白三羯磨。是中拜斷事人、拜教誡比丘尼人，眾僧應求不離衣宿羯磨，一月、[社-土+((旃-方)-丹)+(舟-(白-日))]羯磨，前人應從僧乞癡羯磨。說他罪羯磨，是羯磨應內界僧現前作羯磨，非外界。學家羯磨、覆鉢羯磨，應界內僧現前作羯磨，非外界。斷事人受拜已不得停住，若晨起受拜晡時應發，晡時受拜晨起應發。去時不得從檀越迂迴道，應從直道；若直道有難者迴道無罪。到彼已不得停住，待客比丘食。若晡時到者晨起應斷，晨起到者晡時應斷，不得染衣、熏鉢、坐禪、誦經。若事難斷，中間閑者作無罪。斷事竟還亦如是，是名羯磨法。

園田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以僧田地或借人、或賣、或自私受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後眾僧田地不得借人、不得賣、不得私受用，正使一切集僧亦不得借人、不得賣、不得私受用。若集僧借人、賣、私受用者，越毘尼罪。」若園田地好，惡人欲侵者，得語檀越：「知是地。」若檀越言：「此是好園田，何故知？」應答言：「此園田雖好，惡人欲侵，任檀越轉易。」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僧地、王地、並王地入僧地中。時王波斯匿語尊者阿難言：「王地入僧地中，可持繩來共分地。」阿難答言：「須我白佛。」阿難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語阿難：「汝往語王：『王是地主，沙門釋子依王而住，不應共王分地。』」阿難受教，即詣王所作是言：「佛語大王：『王是地主，沙門釋子依

王而住，不得與王分地。』」王言：「若然者，一切並施與僧。」今日故名王園，後人得知。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僧有空地，時有長者來問：「是誰空地？」答言：「是僧地。」長者言：「若僧地者可與我，我欲為僧作房。」僧即與，經久不作。復有一居士問言：「是誰空地？」答言：「僧地。」居士言：「可與我，我欲為僧作房。」比丘答言：「本已有長者索，但不作。」居士言：「尊者但與我，何憂不作？」比丘即與。居士為功德，傾家財寶作好房舍，辦種種飲食供養眾僧，即以房舍施僧。復請前長者來共隨喜，長者見已問言：「尊者！是誰作房？」答言：「某甲居士。」長者言：「此地已先與我，何故復與居士？」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何故不先作要持地與他？從今日後不聽應不先作要持地與人。僧有空地，若人來索與僧作房者，應先與要齊幾時得作？若前人言：『齊爾許時作。』應語言：『若爾許時不作者，當更與餘人。』若二人俱索，一人言：『我為眾僧作一重閣。』一人言：『我作二重閣。』僧應與二重者。如是三、四重乃至七重。若俱言作七重者，爾時當相望其人，應與能成辦者。若二人俱能成辦，應與眷屬多者。若不先作要與地者，越毘尼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於僧地中作草屋，時上座來次第付房，此比丘不與。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若僧地中作房，上座來次第不與者，應持草木更餘處去。若僧地中作房，上座來不次第與者，越毘尼罪。」

田宅法者，若眾僧有好田宅貴價，與惡人隣接，欲侵欺者，得語檀越：「知是田宅。」若檀越言：「此貴價田宅，何故欲知？」應語言：「此田宅雖好，惡人隣接，常欲侵奪。」若言：「欲轉易耶？」答言：「任檀越知。」若檀越轉易者無罪。是名田宅法。

僧伽藍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逼僧伽藍作房，舊知事人語言：「長老！莫逼僧住處起房。」此比丘言：「長老！我為僧作房，莫於中作障礙。」二人共諍不解，遂至佛所，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得逼僧舊住處為僧作房，舊比丘亦不得於中作障礙。若二知事比丘意相得者，得共一覆別障、別覆共障、共覆共障、別覆別障。若二人不相憙者，別覆別障作。若逼舊房為僧作屋者，越毘尼罪。為僧作房於中障礙者，亦越毘尼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多人行處起聲聞塔，諸居士來欲禮拜世尊，見已嫌言：「來欲禮拜世尊足，未見世尊先見死人塚。」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汝云何多人行處先不羯磨地而起聲聞塔？從今日後不聽多人行處先不羯磨地而起聲聞塔，應當先作求聽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

比丘無常若般泥洹，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泥洹，於此處起聲聞塔。諸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於此處起聲聞塔，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不和合者應語：「長老！世尊說四人應起塔起相輪懸施幡蓋，如來、聲聞、辟支佛、轉輪聖王是。無常比丘若是須陀洹應語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應語阿羅漢。」若言：「持律。」若言：「法師。」若言：「營事。」德望比丘應語：「長老！是人持戒賢善，多供養僧，執事有勞應與起塔。」如是語已當為起塔。作聲聞塔，不得先見塔後見世尊，當令先見世尊後見塔，不得在多人行處當在屏處，不得在比丘經行處。若多人行處起聲聞塔者，越毘尼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迦露，在迦尸耆梨大邑住。時有上座比丘來次第付房而不肯與，瞋恚捉钁自斲房破。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此比丘犯何等罪？」佛言：「破六種得偷蘭遮。何等六？破鉢、破衣、破塔、破房、破僧、破界。」破鉢者，鉢有三種上、中、下。若一一瞋恚破者，得偷蘭罪。若鉢破欲綴，誤鑽破者無罪。若拘鉢多羅鍵鎡，瞋破者，得越毘尼罪。破衣者，三衣中若一一衣瞋裂者，得偷蘭罪。若欲易邊著中、中著邊、若補作兩重，無罪。若尼師壇及餘種種衣瞋裂破，越毘尼罪。破塔者，若瞋恚破世尊塔者，得偷蘭罪，業行罪報多。若欲治更作好者，無罪。若尼揵塔及餘外道塔瞋恚破者，越毘尼罪。破房者，瞋恚破僧房者，偷蘭罪。若欲更好作者無罪。若瞋恚破外道僧房者，越毘尼罪。破僧者，瞋恚破和合僧，偷蘭罪，業行果報一劫泥梨中。破界者，若瞋恚過界作不名作，偷蘭罪。得捨界已更羯磨界，是名破六種偷蘭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羅睺羅跋耆國遊行，漸漸至波羅柰林聚落。此聚落中有一居士，為羅睺羅起房。羅睺羅受已復遊行，是居士以此房更施餘比丘。羅睺羅還，如線經中廣說。乃至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此房誰應得？」佛語羅睺羅：「若居士居士兒信心歡喜作房施僧，施僧已還轉施眾多人，是非法施、非法受用。若施眾多人已還轉與一人，是非法施、非法受用。若施一人已轉與眾多人、若施眾多人已轉與眾僧，是非法施、非法受用。施僧已不轉與眾多人、施眾多人已不轉與一人，是名如法施、如法受用。」佛語羅睺羅：「前與者是施，後與者非施。是王地依止住是中前，作前施，功德日夜增長。羅睺羅！汝應得房，後者不應得。」是名僧伽藍法。

營事法者，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如尊者達膩迦瓦師子作房，如第二波羅夷中說，乃至作是嫌言：「我辛苦作房，不避寒暑作房纔成，上座已奪，如猫伺鼠。」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

丘：「是營事比丘作房甚苦，應羯磨與營事比丘五年住。」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欲為僧作房。若僧時到，僧某甲營事比丘為僧作房，欲從僧中乞五年住。」「諸大德聽某甲營事比丘欲從僧乞五年住，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應乞，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為僧作房，今從僧乞營事五年住。哀愍故！惟願僧與我營事五年住。」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為僧作房，已從僧乞五年營事住。若僧時到，僧與某甲比丘五年營事住。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為僧作房，已從僧乞五年營事住。僧今與某甲比丘營事五年住。諸大德忍僧與某甲比丘營事五年住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比丘五年營事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已羯磨與五年住，還得自所作房，復應次第得僧房。若有上座來，次第得者應與，羯磨得者不應與。若欲遊行者，是二房應付僧隨次第住：「我來時當還取。」後來時從前日令滿。若先是僧房破壞，更易戶向二年、三年，隨功夫多少，應羯磨與住。若空房不任住，治事者應與一時住。若床机、枕褥垢膩破更浣染補治事者，應與一時住。若中間比丘嫌者，越毘尼罪，是名營事法。

床褥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安居中間，上座來隨次第取房，比丘運輦出房。佛知而故問比丘：「是客比丘耶？」「非也。世尊！」「是去比丘耶？」「非也。世尊！」「是何等比丘運輦？」答言：「世尊！隨次第取房，是故運徙。」佛告諸比丘：「汝等云何一切時隨上座次第起？從今日後不聽一切時隨上座次第起。僧應拜成就五法人知付房舍床褥。何等五法？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得不得，是名五。」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比丘典知付房舍床褥。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今拜典知付房舍床褥。諸大德忍僧拜某甲比丘典知付房舍床褥忍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忍拜某甲比丘典知付房舍床褥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已，從三月十六日已去，應語檀越浣治床褥、房舍、治禪坊、講堂、溫室、廁屋、治門屋、井屋、僧伽藍所有及齋日飲食，安居衣應一一條疏。若城邑聚落僧住處遠者，至四月十三日應付房。若不相容受者得餘處去。若住處相近者，十五日應付房，應眾僧中讀此疏：「某甲僧伽藍，有爾許房舍、爾許床褥、爾許齋日飲食、爾許衣。」上座應語：「付房舍共一安居施。」作是語已應付房舍，不得與沙彌房。若和上、阿闍梨言：「但與房舍，我自料理。」得與。若房舍多者，一人與兩房。若不肯取兩：「我正得一房足。」爾時應語：「是不為受用故與，為治

事故與。」若比丘多、房舍少者，應兩人三人共與一房。若故不足，應五人、十人共與一房。若正有一大堂者，一切比丘應入中住。上座應與臥床，餘者與坐床。若故不足者，上座與坐床，餘者敷草蓐。若故不足者，上座敷草蓐，餘者跏趺坐。若復不足者，上座跏趺坐，餘者立住。若復不足者，上座立，餘者出外樹下、若空地。若冬時付房舍，治事故與，受用故與，若上座來隨次第住。春時付房舍，治事故與、受用故與，若上座來隨次第住。安居時付房舍，治事故與、受用故與，上座來不應次第住。若比丘不知法，安居中索次第房，不得即嫌，應語：「住！須我問知房舍人。」應語知房人言：「長老！有客比丘上座來語我起。」知房人應呵責言：「長老！汝不善知戒相。云何安居中起他？汝不知耶？不得一切時驅他起。」若冬春上座來次第應起，不起者，越毘尼罪。若比丘不善知戒相，安居時驅他起者，越毘尼罪。是名床褥法。

恭敬法者，佛拘薩羅國遊行。世尊初夜為聲聞說法，中夜自還房。爾時諸比丘，有供給人先為取房，聽法已各到房眠。爾時尊者舍利弗、目連無供給人。初夜聽法已，中夜到房撓戶。問言：「是誰？」答言：「是舍利弗。」「房已滿。大智！」復有撓戶，問言：「是誰？」答言：「我是大目連。」「房已滿。大神足！」二人不得房已，一人在屋檐下坐、一人在樹下坐。時天夜雨，檐下坐者說是偈言：

「檐下跏趺坐，　屋漏兩膝頭；
已得安樂住，　當斷後邊身。」

樹下坐者，說是偈言：

「樹下知止足，　乞食草蓐坐，
是二不貪著，　當斷後邊身。」

時有優婆塞，晨起來欲禮覲世尊，見已嫌言：「云何沙門釋子無恭敬法，如是大德人而不與房住？」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是正應為世人所嫌。」佛告諸比丘：「待我拘薩羅國遊行還舍衛城，語我：『當為諸比丘制恭敬法。』」還已，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誰應最上坐、先取水、先受食？誰應受禮？誰應起迎？誰應合掌低頭恭敬？」或有比丘言：「世尊子應受。」有比丘言：「世尊親里應受。」復有言：「世尊侍者應受。」復有言：「阿羅漢應受。」剎利出家者言：「剎利應受。」婆羅門出家者言：「婆羅門應受。」毘舍出家者言：「毘舍應

受。」首陀羅出家者言：「首陀羅應受。」佛告諸比丘：「汝等各各長慢故作是語，與世尊子乃至首陀羅，非是人法。如來、應供、正遍知當為汝等說人法。」如線經中廣說。乃至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後制戒，先出家者應受禮起迎合掌低頭恭敬，先出家者應作上座，應先受請、先坐、先取水、先受食。」諸比丘歎言：「世尊能讚說應恭敬長老。」佛言：「不但今日能讚說恭敬長老，過去世時已曾如是。」諸比丘白佛言：「願欲聞之。」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三獸巔多鳥、獼猴、象，共在尼拘類樹下。象言：『我等三類共在一處，此中誰大？誰應受恭敬？』象言：『我曾騎此樹過。』獼猴言：『我本曾尿此樹上。』鳥言：『我本雪山下噉此菓來，放糞於此，遂生此樹。』爾時鳥最大，二獸恭敬鳥故，命終皆生善處。爾時象者我身是。汝等應恭敬上座，如是毘尼得增長。」是名恭敬法。

初受請者，有人來請，應先請上座。若檀越未曾為福，請年少比丘者，應語上座處，是名初受請。

在上座坐者，敷座時不得使年少座高、上座座卑，應當上座座高、年少座卑。當令齊整正直坐具，好者應與上座，不好者與下座。若檀越家請為知識比丘敷好床褥者，不得諍，從施主意。若五年大會時，眾人猥多，下至上座八人應當如法敷座，下座隨宜，是名上座坐法。

先受食者，行食時，應先與上座。若檀越未曾設福，先與年少者，應當語上座處：「行飯時應取好者與上座。」如是行一切飲食時，應教好者與上座。若檀越家請食時，差別與者，從施家意，不得與諍。若五年大會時，眾人猥多，從上座下至八人應與好者，下座隨宜與之。是名先受食。

禮拜恭敬起迎低頭合掌者，爾時禮膝禮脛，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應當禮足。」時諸比丘從他索足作禮，擾亂修行者。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當口說和南。」時比丘調戲故作是言：「和南尊者。和南尊者！」復擾亂他。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和南有三種：身、口、心。身者，前人若坐、若立住，頭面禮足，是名身。口者，若前人遠遙，合掌低頭作是言『和南』，是名口。心者，若以背去，應合掌作敬，是名心恭敬。若見上座來，不起迎和南恭敬者，越毘尼罪。」是名恭敬上座法。

舉他及治罪、　驅出并異住、
僧斷事田地，　僧房拜五年、
床褥恭敬法。　是名三跋渠。

布薩法者，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九十六種出家人皆作布薩，時比丘不作布薩，為世人所嫌：「云何九十六種出家人皆作布薩，而沙門釋子不作布薩？」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正應為世人所嫌。從今日後應作布薩。」

所謂偈、十四日十五日、示布薩、晝日布薩、堂、賊、王、阿那律、二種數、不利、不一切利、順逆、欲聞初、未受具足人，太早說、一住處、二眾、二已說二未說、與欲、取欲、與欲多、等欲、瞿師羅、大愛道、闡陀、病、阿練若、不應與而與、阿脂羅河、十一事不名與欲轉欲、宿、界外、比丘尼、未受具足、持欲出、與欲出、取欲已還戒、與欲已還戒、失欲、壞眾、四布薩、四說、七事應語遮、二事應語遮。

偈者，佛告比丘：「毘婆尸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最初說波羅提木叉：『忍辱第一道，涅槃佛稱最，出家惱他人，不名為沙門。』第二尸棄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最初說波羅提木叉：『譬如明眼人，能避嶮惡道；世有聰明人，能遠離諸惡。』第三毘鉢施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最初說波羅提木叉：『不惱不說過，如戒所說行；飯食知節量，常樂在閑處，心淨樂精進，是名諸佛教。』第四拘留孫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最初說波羅提木叉：『譬如蜂採花，不壞色與香，但取其味去。比丘入聚落，不破壞他事，不觀作不作，但自觀身行，諦視善不善。』第五拘那含牟尼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最初說波羅提木叉：『欲得好心莫放逸，聖人善法當勤學；若有智寂一心人，爾乃無復憂愁患。』第六迦葉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最初說波羅提木叉：『一切惡莫作，當具足善法，自淨其志意，是則諸佛教。』第七釋迦牟尼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最初說波羅提木叉：『護身為善哉，能護口亦善，護意為善哉，護一切亦善。比丘護一切，便得離眾苦，比丘守口意，身不犯諸惡，是三業道淨，得聖所得道。』」是名偈布薩。

十四日十五日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難共行弟子欲行摩那埵，白佛言：「世尊！我共行弟子，欲詣聚落中小住處行摩那埵，時是十四日。」佛語阿難：「此十四日星宿隨順、時隨順、眾隨順，應作布薩竟然後去。」十四日者，冬第三布薩第七布薩、春第三第七、夏第三第七。十五日者，十八布薩。一歲中二十四布薩，六、十四日、十八、十五日，是名十四日、十五日布薩。

示布薩者，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時諸比丘不知布薩處，或得布薩、或不得布薩。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耆闍崛山應羯磨，示作布薩處。」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於是處，若僧時到，僧從今日耆闍崛山某處常作布薩。白如是。」

「大德僧聽！於是處，僧今耆闍崛山某處常作布薩。諸大德忍某處常作布薩，忍者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某處常作布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示作布薩處。
晝日布薩者，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時諸比丘夜作布薩，道嶮倒地劣極而來。以是因緣往白世尊：「得晝日布薩不？」佛言：「得。」若晝日布薩、若僧遠住者，應唱：「諸長老！今日僧十四日、若十五日，若食前、若食後，爾許人影應集某處，若講堂、禪坊、溫室、樹下。若不唱者，越毘尼罪。」是名晝日布薩。
堂者，佛住王舍城，爾時阿闍貰王耆闍崛山作布薩堂，種種嚴飾作金蓮葉鍱，僧坐後世尊已坐。諸比丘悉入欲作布薩，有金華鍱墮地，有惡比丘盜心取挾腋下。佛比丘僧坐久不作布薩，時尊者阿難從坐起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初夜已過，僧坐疲久，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波羅提木叉作布薩。」時世尊默然。如是中夜乃至後夜，復白佛言：「世尊！明相已出，眾僧坐久，唯願世尊說波羅提木叉作布薩。」佛告阿難：「眾不清淨。」爾時尊者大目連作是念：「為誰故世尊說眾不清淨？」目連即入定，觀見是惡比丘斂身眾中而坐。見已即從坐起，往到其所，左手擒牽至戶，右手推出，說是言：「惡比丘！從今日汝非沙門、非比丘，不復得在眾中。」驅出已，佛言：「自今已後不聽曳人。」佛語阿難：「從今日後汝等當自說波羅提木叉。何以故？如來、應供、正遍知，眾不清淨不得為說。」佛告阿難：「如來法律中猶如大海，有八未曾有，如線經中廣說，我諸弟子見已生愛樂心。」是名堂。
賊者，
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爾時諸比丘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至波夜提，後跋渠截已、波夜提破已、波夜提挽出已，波夜提當誦時賊來，誦人默然，賊立須臾便出，復重誦，如是至三。賊作是念：「此是惡沙門，作是說：『截已、破已、挽已，波夜提。』正當截我、破我、挽我等耳！」即便入打諸比丘。諸比丘心生疑惑：「賊前得說戒不？」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賊是林中王，能作不饒益事，得說。汝等云何重誦本語？從今日後不聽若比丘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賊入者即應更誦餘經，若《波羅延》、若《八跋耆經》、若《牟尼偈》、若《法句》。若賊知比丘法，作是言：『沙門我已知，但說先所誦。』者，爾時比丘應急誦，使章句不辨，令彼不知初中後。若更誦本語，越毘尼罪。」是名賊。
王者，佛住王舍城，耆舊菴婆羅園，如《沙門果線經》中廣說。乃至比丘生疑：「得王前說戒不？」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王者能作不饒益事。」如上賊中廣說，是名王。

阿那律者，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諸比丘作布薩羯磨時，尊者阿那律不來。諸比丘遣使往喚長老阿那律：「比丘僧集欲作布薩羯磨事。」答言：「世尊說清淨是布薩，世間清淨者我即是，我不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汝往喚來，莫用天眼來。」是長老失肉眼故，涉山嶮道極苦乃到。佛語阿那律：「汝不恭敬布薩，誰當恭敬？」佛言：「從今日後布薩時盡應來，若不來、若病不與欲，越毘尼罪。」是名阿那律。

二種數者，佛語優波離：「汝誦毘尼不？」答言：「誦，但雜碎句難持。」佛言：「當作籌數誦。」時優波離即作籌數誦。佛復問優波離：「汝作籌數誦毘尼不？」答言：「雜碎句籌數誦猶故難持。」佛言：「從今日後作二種數：一者五百，二者七百。若欲誦時應先淨洗手已，捉籌下至數齊五，猶當洗手，若有者應作香汁浴籌，餘人欲捉籌者亦復如是。」是名二種數。

不利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聚落中有比丘住，僧集欲作布薩羯磨，語上座言：「說波羅提木叉。」答言：「我不利。」如是第二、第三，乃至下座亦復如是。諸比丘心生疑惑，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受具足已，應誦二部毘尼。若不能誦二部者，應誦一部；若復不能者，應誦五線經；若復不能者，應誦四、三、二、一。布薩時，應廣誦五縗經，若有因緣不得者，應誦四、三、二、一，乃至四波羅夷及偈餘者僧常聞。若不誦作布薩者，越毘尼罪。若如是比舉眾不利者，應遣上座出界外，心念口言：『作布薩。』餘三人界內作，三語：『布薩。』即是罰上座。」是名不利。

不一切利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聚落中有比丘住，僧集欲作布薩，語上座：「誦波羅提木叉。」答言：「我一篇利。」復語第二上座，答言：「我二篇利。」如是次第各誦一篇利，即便遞誦。共作布薩已心生疑惑，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合誦作布薩。若有如是比者，應共授一聰明者使利已令誦。若誦時忘者，餘人得授，若合誦作布薩者，越毘尼罪。」是名不一切利。

順逆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聚落中住，僧集作布薩。有一比丘誦波羅提木叉利，順逆誦，從戒序乃至法隨順法，從法隨順法乃至戒序。布薩已心生疑悔，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逆誦，應順誦。若誦時有忘失者，得還補誦。順逆誦作布薩者，越毘尼罪。」是名順逆。

欲聞初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僧集作布薩，誦波羅提木叉，乃至法隨順法。時客比丘來言：「長老！我在聚落中住，未曾聞廣誦波羅提木叉，願長老為我廣誦。」誦者即為更從戒序，乃至法隨順法。諸比丘心生疑惑，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等云何

為欲從初聞者更誦？從今日後不聽。若比丘僧集作布薩，誦波羅提木叉，乃至法隨順法，有客比丘來及坐者，即名得布薩。若客比丘言：『我聚落中住，未曾聞廣誦波羅提木叉，願為我廣誦。』待僧罷已然後與誦。若僧未罷為誦者，越毘尼罪。」是名欲聞初。

未受具足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為未受具足人說五眾罪，波羅夷乃至越毘尼罪。後比丘入聚落中，俗人言：「長老！汝犯波羅夷罪乃至越毘尼罪。」諸比丘聞已慚愧，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等云何為未受具足人說波羅提木叉五篇罪？從今日後不聽向未受具足人說，得教語：『汝不得作非梵行、不得盜、不得殺生、不得妄語。』如是比得為說。若為未受具足人說波羅提木叉五篇名者，越毘尼罪。」是名未受具足人。

太早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一比丘在聚落中住，晨起作布薩竟，有客比丘來語舊比丘言：「長老！來共作布薩。」答言：「我已布薩竟。」客比丘言：「長老！作布薩乃太早。」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應早作布薩。若一比丘聚落中住者，布薩日應掃塔及僧坊，中若有者，香汁灑地散華然燈，待客比丘來共作布薩。若無客比丘來，有罪者應作是念：『若得清淨比丘，此罪當如法除。』作是念已，應心念口言：『今十五日僧作布薩，我某甲比丘清淨受布薩。』如是三說。若布薩竟，有客比丘來者，應隨喜言：『長老！已作布薩，我某甲隨喜。』若不隨喜，應出界外作布薩。若晨朝作布薩，越毘尼罪。」是名太早。

一住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道路行，天陰闇謂日暮，入聚落至比丘住處作布薩。布薩已天晴，日故早，諸比丘作是念：「我應前行。」去已，須臾第二眾來，復於此處作布薩。即於中宿，明日去，與前布薩比丘相見。見已謂言：「長老！汝昨何處宿？」答言：「某處。」「何處布薩？」答言：「某處。」「我亦彼處作布薩。」諸比丘心生疑惑，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一住處不得再作布薩。若比丘遠行，布薩日入聚落至比丘住處，作布薩已不得默然去，應囑沙彌、若園民、若放牧者：『若有比丘來語令知，此中已作布薩。』若無人者，應書柱戶扇、若散華作相，若後來者應問、應求相，不得輒作布薩。若前人不囑不作相，後人不問不求相，俱得越毘尼罪。」是名一住處。

二眾者，二眾客比丘來，一眾十四日布薩，一眾十五日布薩，應從誰？從前入者。二眾同時入，應從上座。若無大小，應從持律。若俱持律，應從先發聲者。若十四日、若十五日，應從布薩。是名二眾。

二已說、二未說者，客比丘來，客比丘十四日布薩，舊比丘十五日。舊比丘語客比丘：「長老！共作布薩來。」客比丘不得言：「我已作布薩。」與和合、若出界外。若舊比丘十四日，客比丘十五日。客比丘言：「長老！作布薩來。」舊比丘應言：「我已作布薩。」是客比丘應隨喜言：「長老！已作布薩，我隨喜。」若不隨喜，應出界外作布薩。是名二已說、二未說。

與欲者，眾僧集布薩，時有比丘為衣鉢事不得往。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聽與欲。與欲法者，應作是言：『長老聽！今日僧布薩，若十四日、十五日，我比丘某甲與清淨布薩欲，為我說。』如是三說。與欲時不得趣與人，應與能持欲入僧中說者。若作衣鉢事布薩時不與欲者，越毘尼罪。」是名與欲。

取欲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集作布薩羯磨，比丘病，為衣鉢事與欲，比丘不受。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應取欲，若取欲時應自思惟能傳欲不？不得取眾欲，得至三人。與欲時，應作是說：『長老憶念！今日僧作布薩，某甲比丘與布薩清淨欲。』若忘字者憶歲數，應言：『爾所歲比丘。』若客言客、若病言病，比丘與布薩清淨欲。若病為衣鉢事與欲，不取者，越毘尼罪。」是名取欲。

欲多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布薩，時與欲者多、集者少。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與欲者多、集者少作布薩，作者越毘尼罪。」是名與欲多。

欲等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布薩。時與欲比丘與集者等作布薩。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欲等作布薩，應集者多。若等欲作布薩者，越毘尼罪。」是名欲等。

瞿師羅者，佛住俱睒彌瞿師羅園，爾時比丘僧集作布薩，斷事羯磨語聲高。時瞿師羅居士來入，僧默然，須臾還出，僧復斷事高聲如前，如是至三。居士作是念：「我入便默，我出便高聲。我今當入更不復出。」如瞿師羅問尊者阿難，如《六入線經》中廣說。爾時諸比丘心生疑惑，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如是大德勝人欲聽眾僧斷事者，得聞斷事，若眾中有辯才能語使事相分明者說。若凡庶人前斷事者，越毘尼罪。」是名瞿師羅居士。

大愛道者，佛住舍衛城，爾時大愛道瞿曇彌與欲，比丘不受。時大愛道瞿曇彌往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是因緣具白世尊：「比丘不受我欲，誰當受？」爾時世尊為大愛道瞿曇彌隨順說法，發歡喜心已頭面禮足而退。佛言：「喚彼比丘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比丘尼與欲應受。」若上坐應言：「我是僧上座，不應受。」若教誡尼人、若誦波羅提木叉人，應各自說：「不應受。」若守房人、若病人應

言：「我不至僧中，更與餘人。」若言：「我是乞食、我是阿練若、我是糞掃衣、我是大德人。」不取欲者，越毘尼罪。若言：「我是上座、是教誡尼人、是誦戒人。」者，不取無罪。是名瞿曇彌。

闡陀者，佛住俱睒彌瞿師羅園。爾時僧集作布薩，時闡陀比丘不肯來，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是犯何等罪？」佛言：「得偷蘭罪。」如是比丘布薩不肯來者，得偷蘭罪。若為衣鉢事不來不與欲者，越毘尼罪。

病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集欲布薩，有一比丘風病動，語比房言：「長老！我風病動，與清淨欲。」比丘不受。即往至上座前，脫革屣胡跪合掌，作如是言：「我某甲清淨，僧憶念持。」如是三說已便去。諸比丘心生疑惑，以是因緣具白世尊：「得爾不？」佛言：「善！已如法作竟。但不受欲者，越毘尼罪。」是名病。

阿練若者，佛住舍衛城阿練若聚落中，比丘常共作布薩。時阿練若入聚落作布薩已去。去不久有客比丘來，復於此處布薩，即於中宿。明日共相見，問：「長老！昨何處宿？」答：「此處。」「何處布薩？」答言：「此處。」聞已心生疑惑，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一住處再布薩。若阿練、若入聚落中布薩者，不得默然去，應囑沙彌、若園民、若放牧人：『若後有比丘來者，語令知此中已作布薩。』若無人者，應書柱戶扇作字、若散花作相。後來者應問應求相。若去不囑、不作相，後來者不問不求相，俱越毘尼罪。」是名阿練若。

不應與而與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時集與羯磨欲，非時集與清淨欲。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時集與羯磨欲、非時集與清淨欲。非時集應與羯磨欲、時集應與清淨欲，時集亦得與兩欲：『長老憶念！今僧若十四日、十五日作布薩，我某甲比丘與布薩清淨欲，與我說。』如是三說。與羯磨欲亦三說。若非時集與清淨欲、時集與羯磨欲，越毘尼罪。」是名不應與而與。

阿脂羅河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到阿脂羅河邊，敷尼師壇坐誦波羅提木叉。時水汎漲漸漸齊膝，如是轉上齊口，極苦乃竟，還至佛所。以是因緣具白世尊：「得立作布薩不？」佛言：「得，得行、住、坐、臥作布薩。」行者，若比丘共商人行，至布薩日，有恐怖難，商人行不待，得行作布薩。先應籌量齊幾許得誦戒竟，若山、若石作幖幟，伸手相及羯磨作布薩界。羯磨已然後作布薩，是名行布薩。住者，比丘多，無床座，一切伸手相及作布薩，是名住

布薩。坐者，有床座作布薩，是名坐布薩。臥者，比丘老病不能久坐，床角相接得臥作布薩，是名臥布薩。是名阿脂羅河。
十一事不名與欲轉欲者，「我與長老欲，我向取某甲欲并與。」是名轉欲。
宿與者，明日當布薩，今日與欲，是名宿與欲。
界外者，出界與欲，是名界外。
比丘尼者，與比丘尼欲，是名比丘尼。
未受具足者，與未受具足人欲，是名未受具足。
持欲出者，取欲已出界外，是名持欲出。
與欲出者，與欲已出界外，是名與欲出。
取欲已還戒者，取欲已還戒受具足，是名取欲已還戒。
與欲已還戒者，與他欲已還戒受具足，是名與欲已還戒。
失欲者，比丘病，與欲已，聞僧中法師說法、持律說毘尼，自力就聽，坐久疲苦已，先與欲默離座去，不名與欲，應更與。是名失欲。
壞眾者，布薩日比丘僧集，不來諸比丘與清淨欲。若暴風雨、若火、若賊，諸比丘盡驚散，不名持欲到僧中；若一人在，是名到僧。是名十一不名與欲。
四布薩者，一人受、二人說、三人說、四人廣誦。一人受者，有一比丘聚落中住，至布薩日應掃塔及僧院，若有者應香汁灑地、然燈散華待客比丘。若無來者，有罪應作是念：「得清淨比丘者，此罪當如法除。」作是念已，胡跪合掌心念口言：「今僧若十四日、十五日布薩，我某甲比丘清淨受布薩。」如是三說，是名一人受。二人說者，二比丘聚落中住，至布薩日應掃塔及僧院，若有者應香汁灑地散華然燈，若有罪者展轉如法悔已，應胡跪合掌作是說：「長老憶念！今僧若十四日、十五日作布薩，我某甲比丘清淨。長老憶念持。」是名說。三人亦如是。廣誦者，四人應廣誦波羅提木叉，是名廣誦。
四說者，一從戒序盡四波羅夷，餘者僧常聞誦偈。二者盡十三事、二不定法，餘者僧常聞誦偈。三者盡三十尼薩耆，餘者僧常聞誦偈。四者入九十二波夜提，應盡廣誦。是名四說。
布薩有七事應遮：一、不共住人；二者、別住人；三、未受具足人；四、未說欲；五、未行舍羅；六、為和合義故；七、和合未竟，是名七應遮。復次二事應遮布薩：一者若作布薩者僧鬪諍；二者僧破。是名二事應遮。是名布薩法、與欲法、受欲法。
安居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雨時遊行多所踐害，為世人所嫌：「九十六種出家人尚知安居，如鳥隱巢而自守住。沙門釋子自稱善好而不安居。」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

言：「正應為世人所嫌。從今已後雨時應安居。」安居法者，至四月十六日，應偏袒右肩胡跪合掌，應作是說：「長老憶念！我某甲比丘，於此僧伽藍雨安居前三月。」如是三說。若比丘行道未到住處，安居日至，即於路側，若依樹、若車，應受安居。至明相出趣所住處，到後安居日，應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長老憶念！我某甲比丘，於此僧伽藍雨安居後三月。」如是三說。比丘行道，前安居日不受安居，一越毘尼罪。到所住處，後安居日不受安居，二越毘尼罪，是人破安居，不得衣施。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依聚落雨安居，有檀越營僧事，須水溉灌，求比丘白王通水。時比丘衣鉢隨身，數詣王門不時得見。道路不近，恐失安居。時世尊見已知而故問：「汝是客比丘耶？」「非也。世尊！」「汝是去比丘耶？」「非也。世尊！」「何故持衣鉢自隨？」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雨安居時，若為塔事、為僧事，應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於此處雨安居，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於此處雨安居，為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住。諸大德聽某甲比丘為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安居，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有如是為塔、為僧所求索者，要有所得。若衣、若鉢、若小鉢、若鍵鎡鈐、若腰帶等及諸一切，要使得一物。若不得者，越毘尼罪。如是事訖應還，若半月、若一月、若二月，乃至後自恣應還。若不還者，越毘尼罪。若道路恐怖、賊難畏失命者，於彼自恣無罪。」是名安居法。

自恣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俱薩羅國遊行，見渠磨帝河邊有叢林，林中有一大空中薩羅樹，其蔭厚密，樹下平正寬博，去聚落不遠不近，作是念：「此中好，可安居。」如是前後人人見者，皆作是念。至安居日，一比丘先至，修治空樹，安置衣鉢敷草而坐。須臾復有比丘來，問言：「長老！欲此安居耶？」答言：「爾！善好。」如是相續乃至六十人。最初至者語後諸比丘言：「長老！盡欲此中安居耶？」答言：「爾！善好。此樹中可容衣鉢，其下左右足以安居。」受安居法已，復作是言：「諸長老！我等當作何法得安樂住？」諸人答言：「所生患惱皆由身口，既得靜處宜共默然，應立不語制。」立不語制竟三月已，還舍衛城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比丘汝何處安居？」答言：「某處。」佛問比丘：「少病少惱乞食不苦、行道如法安樂住不？」答言：「世尊！少病少惱乞食易得，默然樂住三月不語，已別去。」佛言：「此是惡事，如怨家共住，法應共語。」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阿那律、金毘盧跋提預在塔山安居竟還舍衛城，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何處安居？」答言：「某處。」復問：「比丘少病少惱、乞食不苦、行道

如法安樂住不？」答言：「世尊！少病少惱乞食易得。默然樂住三月不語竟，已別去。」佛言：「此是惡事，如怨家共住。從今日後不聽不共語，欲方便少事不語得半月，至布薩日應共語、共相問訊、問事、答事、呪願，過布薩日續復如前。若憍慢若瞋恚不共語者，越毘尼罪。」

自恣法者，佛告諸比丘：「從今日為諸弟子制自恣法，三月、三語、安居竟，是處安居、是處自恣，從上座和合。」三月者，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三語者，見、聞、疑。安居竟者，前安居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後安居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若安居眾中有一人前安居者，至七月十五日，舉眾應同此一人受自恣，自恣訖坐至八月十五日。若一切後安居，一切應八月十五日自恣，是名安居竟。是處安居、是處自恣者，若比丘聚落中安居，聞城中自恣日種種供養竟夜說法，眾欲往者應十四日自恣已得去。若此處安居，餘處自恣者，越毘尼罪。從上座者，不得從小逆作次第，應從上座次第下。不得行行置人如益食法，不得超越，不得總唱言：「一切大德僧見聞疑罪自恣說。」是名從上座。應拜五法成就者作自恣人，若一、若二不得過。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某甲比丘作自恣人。諸大德聽某甲某甲比丘作自恣人，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受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自恣時至，若僧時到，一切僧受自恣。白如是。」是自恣人應從上座為始。上座應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說：「長老憶念！今僧十五日受自恣，我比丘某甲，長老及僧自恣說，若見聞疑罪當語我，憐愍故。我若知若見，當如法除。」如是三說。次至第二人。第二人若是下座，應接足言：「大德。」為異。若二人作自恣人者，一人受上座自恣，一人應下座前立，上座說已下座復說。如是展轉次第下到自坐處應受自恣，不得受僧自恣竟然後自恣。和合者，不得不和合受自恣，不得與欲受自恣。若病者應將來，若將來有危命憂者，僧應往就。若病人多者應舁床來、若床角相接，若床舁來有危命憂者，不病比丘應連座相接。若不周者，不病比丘應出界外作自恣，病比丘即界內自恣。大眾多者，若一萬、二萬，應一切集在一處，若講堂、若食堂、若浴室受自恣，餘人並嚼齒木並大小行並食，如是竟日通夜未離坐不得遠，乃至明相未出於中自恣。若大眾多六萬、八萬，畏不竟者，應減出界外作自恣。若一人受自恣，若二人說、若三人、若四人說自恣。五人廣自恣。一人受者，若一比丘聚落中安居，至自恣日應掃塔及僧院，若有者應香汁灑地散花然燈，若有罪者應作是念：「若得清淨比丘來者，此罪當如法除。」作是念已，胡跪合掌心念口言：「今僧十五日自恣，我某甲比丘清淨受自恣。」如是三說。

二人說者，有罪展轉如法作已，偏袒右肩胡跪合掌言：「長老憶念！今僧十五日自恣。長老自恣說，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知、若見，當如法除。」如是三說。三人四人亦如是，五人應廣自恣。是名自恣法。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七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八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雜誦跋渠法之六
迦絺那衣法者，佛住俱睒彌瞿師羅園，為諸天世人之所供養。爾時俱睒彌王夫人以五百張氎奉上世尊，佛告阿難：「汝持是氎與諸比丘。」諸比丘不受，語阿難言：「世尊不聽畜長衣，用是氎為？浣染未竟已不如法。」阿難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告阿難：「從今已後長衣聽十日畜。」諸比丘長衣滿十日，持是諸衣往白世尊：「此衣已滿十日。」佛言：「從今已後聽受迦絺那衣。」
迦絺那衣者，時、眾僧、眾多人、一人、五事利、新、未受、不停、截淨、染淨、點淨、刀淨。
時者，從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是名時。
眾僧者，僧作迦絺那衣不得與眾多人、不得與一人。眾多人作迦絺那衣，不得與一人。
五事利者，離五罪。何等五？別眾食、處處食、食前食後行、不白畜長衣、離衣宿，是名五事利。
新者，新氎。
未受者，未曾受作三衣。
不停者，淨施衣捨已，得作迦絺那衣、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覆瘡衣、雨浴衣，如是等諸衣及鉤刺未曾[隹/一/厶]用，皆得作迦絺那衣。
截淨者，截縷作淨。
染淨者，染作淨。
點淨者，點角作淨。
刀淨者，離角頭四指，於一處三下刀斷三縷，是名刀淨。
若外人施僧迦絺那衣財，不得默然受。受者應作是說：「我今受僧迦絺那衣財。」受已到僧中豎氎，手捉長垂高擎，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僧得此時衣財，若僧時到，僧取此迦絺那衣財。白如是。」「大德僧聽！僧得此時衣財，僧今取此迦絺那衣財。諸大德忍取此迦絺那衣財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取迦絺那衣財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中有能料理作迦絺那衣者，若一人、若二人、若三人。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僧得此時衣財，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某甲比丘及餘人，作僧迦絺那衣。白如是。」「大德僧聽！僧得此時衣財，僧今拜某甲某甲比丘及餘人，作迦絺那衣。諸大德忍某甲、某甲比丘及餘人作迦絺那衣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忍拜某甲、某甲比丘作迦絺那衣竟，

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人中一人為主受衣財時，應作是言：「受此迦絺那衣財，僧當受。」如是三說。浣時應作是說：「浣是迦絺那衣，僧當受。」如是截時、縫時、染時、點作淨時，隨所作如上說。刀淨者，離角頭四指，一下刀時作是說：「此迦絺那衣，僧當受。」第二、第三亦如是說。作淨時一一應作是說，不說而作淨，得名迦絺那衣，得越毘尼罪。若一一說而不作淨，不名迦絺那衣，得越毘尼罪。若一一起心而作淨，得名迦絺那衣，無罪。若僧得時，衣作已，一切和合。羯磨人縱疊衣，手捉長垂高擎，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僧得此時衣作竟，若僧時到，僧受此迦絺那衣。白如是。」「大德僧聽！僧得此時衣作竟，僧今受此迦絺那衣。諸大德忍受此迦絺那衣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受迦絺那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應襞疊此衣著箱中，眾華散上，應從上座次第作隨喜言：「長老憶念！僧於此住處受迦絺那衣，我某甲比丘隨喜受，齊冬四月，隨所住處滿，我當捨。」如是三說。若大眾一萬、二萬，和合難者，眾多人得別作迦絺那衣，一切如大眾，但稱眾多為異。四人以上不得別作。若一人獨作者，取時應言：「此迦絺那衣財我今受。」如是三說。截時、縫時、浣時、染時、點時、刀淨時，截時，應作是言：「此迦絺那衣我當受。」縫時、浣時、染時、點時、刀作淨時如上說。作成已，應心念口言：「我比丘某甲受此迦絺那衣。」如是三說。

受迦絺那衣者，有作時非受時、有受時非作時、有作時受時、有非作時非受時。作時非受時者，是中有值作時受、不值受時受，得名受。受時非作時者，值受時受、非作時受，得名受。有作時受時者，值作時受時受，是名作時受時。非作時非受時者，不值作時受、受時受，應隨喜言：「長老憶念！是住處僧受迦絺那衣，我某甲比丘隨喜受，齊冬四月，隨彼住處滿，我當捨。」是名迦絺那衣法。

非迦絺那衣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孫陀羅難陀，持頭鳩羅(生疎也)作迦絺那衣，佛言：「不聽頭鳩羅作迦絺那衣。」爾時尊者阿難，持韈劫貝作迦絺那衣。復有比丘，持小段物作；復有比丘，持故物作；復有比丘，持牸羊毛欽婆羅作；復有比丘，持髮欽婆羅作；復有比丘，持草衣作；復有比丘，持韋衣作；復有比丘，持樹皮衣作；復有比丘，持板衣作。佛言：「如是一切不應作。一切非衣，不名迦絺那衣。」復有不名迦絺那衣，非時作，不截縷淨、不染淨、不點淨、不刀淨，是不名迦絺那衣。

捨迦絺那衣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數易衣著，食前著異衣、食後著異衣，佛知而故問：「汝衣數數異，是誰衣？」答言：「世尊！是我衣。」佛言：「何故太多？」答言：

「我受迦絺那衣。」佛言：「汝云何一切時受迦絺那衣？從今日後應捨。」捨者有十事。何等十？一、衣竟捨；二、受時捨；三、時竟捨；四、聞捨；五、送捨；六、壞捨；七、失捨；八、出去捨；九、時過捨；十究竟捨。衣竟捨者，受迦絺那衣時作是念：「我作衣竟，當捨迦絺那衣。」作衣成已即名捨，是名衣竟捨。受時捨者，作是念：「受此衣時當捨迦絺那衣。」受衣時即名捨，是名受時捨。時竟捨者，作是念：「爾許時我當捨迦絺那衣。」期滿已即名捨，是名時竟捨。聞捨者，作是念：「我聞和上、阿闍梨捨迦絺那衣時，我當捨。」後聞和上、阿闍梨說：「今日僧捨迦絺那衣。」爾時即名捨，是名聞捨。送捨者，作是念：「我是衣與他已，當捨迦絺那衣。」後送衣已即名捨，是名送捨。壞捨者，受迦絺那衣已，中間自言：「我今捨迦絺那衣。」作是語時即名捨，是名壞捨。失捨者，作是念：「是衣中間壞敗失不現，我當捨。」後衣壞敗若失即名捨，是名失捨。出去捨者，作是念：「我此中住，出去時當捨迦絺那衣。」若出去時即名捨，是名出去捨時。過捨者，臘月十五日不捨，至十六日即名捨，越毘尼罪，是名時過捨。究竟捨者，至臘月十五日應捨，一人僧中應作是唱：「大德僧聽！今日僧捨迦絺那衣。」如是三說，是名究竟捨。是十事名捨迦絺那衣法。

衣法者，安居未竟、安居竟，是中安居、畏失命、畏失梵行、非時衣、時衣、俱睒彌。

安居未竟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聚落中安居未竟，至檀越所作是言：「長壽！與我安居衣施。」答言：「尊者！今非時，待安居竟。收穫訖，人民歡喜念恩故生施心，爾時乃可有施耳。」比丘言：「長壽！汝不知世間無常，或王、或水火、偷劫，如是我則失利，汝便失福。」檀越言：「尊者！但示我無常而自不見。尊者！欲速得安居物，為持餘處去？為欲罷道忽忽乃爾？奇哉！可怪！多欲無厭。」發不喜心已而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汝云何安居未竟索安居施衣？自今以後，不聽安居未竟索安居施衣者，越毘尼罪。」是名安居未竟。

安居竟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祇桓精舍安居竟分安居衣。時六群比丘餘處安居已，來在坐中，作如是言：「長老！世尊制安居竟應得安居衣，我亦安居竟應得安居衣，與我安居衣分。」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餘處安居，不應得此處衣分，隨安居處受分。」是名安居竟。

是中安居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至安居時，受房舍已，著革屣、染具及餘小小物，置房中已作是言：「諸長老！

我此中安居，莫復起厭患，我知汝等常不喜我。」即倩人取安居衣分，便餘處安居。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要是中安居，是處受衣分。」

畏失命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毘舍離大飢饉乞食難得，諸比丘趣舍衛城，值祇桓比丘安居竟分衣。毘舍離比丘在座中，祇洹比丘問言：「長老！世尊制要是處安居得是處衣分，汝何處安居？」答言：「長老！我畏失命故來，若不來者便飢死。」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若為失命故來，應與衣分。」是名畏失命。

畏失梵行者，爾時王舍城中有外道兒出家，時父母欲罷兒道，餘人言：「沙門重安居，安居中必無東西，爾時可罷。」其姊深信佛法，語弟言：「父母欲罷汝道，可速避去。」弟即趣舍衛，值祇桓比丘安居竟分衣。是比丘在座中，祇桓比丘問言：「長老！世尊制要是處安居，是處受衣分，畏失命來者得分。汝云何答言：『父母欲罷我道，若不來者失梵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畏失梵行來者，應與衣分。」是名畏失梵行。

非時衣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在人間遊行，載滿車衣來。佛知而故問：「是誰衣？」答言：「世尊！是我衣。」復問：「此是時衣、為非時衣？」答言：「世尊！非時衣。」「淨施未？」答言：「未。」佛言：「是一切衣應與眾僧。」是名非時衣。

時衣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人間遊行，載滿車衣來。佛知而故問：「是誰衣？」答言：「世尊！是我衣。」復問：「此是時衣、非時衣？」答言：「時衣。」佛言：「是衣太多，減半與僧。」是名時衣。

俱睒彌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俱薩羅國抄俱睒彌聚落至舍衛城，有諸比丘先依此聚落安居，即便隨來。時祇桓比丘到此聚落，索安居施衣。俱睒彌比丘言：「長老！我先依此聚落安居，我應先索。」二人諍已共詣佛所，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是中安居應先索，然後餘人索；若二人共索者應共分。若是中安居比丘未索，餘人索者，越毘尼罪。」復次時尊者劫賓那，有二共行弟子，有所嫌故捨戒，不壞梵行還受具足。時祇桓比丘安居竟分衣，不與分，彼作是言：「長老！我有所嫌故捨戒，不壞梵行還受具足，應與我分。」共往白佛。佛言：「有所嫌故捨戒，不壞梵行還受具足，應等與分。」佛言：「有五事不應與。何等五？被舉、罷道、無常、破安居、去不囑。」舉者，三見中若一一見：謗線經、惡邪見、邊見，諫不捨作舉羯磨，是名舉。罷道者，捨戒不應與，若依王力、若依大臣力、若依賊黨力，作是說：「沙門若不與我分，我

當作不饒益事。」如是人雖不應得，應與，是名罷道。無常者，死不應得分，安居衣已集雖未分，命垂終時囑與某甲，死已應與，是名無常。破安居者，比丘不前安居、不後安居，不應得；若依王力、大臣力、賊力，若不與我者，當作不饒益事，如是人雖不應得，應與。去不囑者，不囑取衣分而去者，不應與。分物人應問：「誰取某甲分？」若有取者應問：「去時囑取不？」答言：「不囑。」應語言：「汝莫憂是事。」若言：「囑。」者，應相前人。若是可信人者應與，若非是可信人者，應語言：「汝莫憂是事。」若二人先是同意，常相為取者應與。是名五事。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一比丘安居竟，往至本生聚落，諸親里以此比丘來故，廣設供養布施衣物。此聚落中先住安居僧，以坐後施故，不與是比丘分。諸親里問言：「得衣分不？」答言：「不得。」諸親里言：「我為汝故設此供養，何故不得？」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檀越為此比丘設供，應與分。」佛言：「有五聲施：是衣施安居僧、是衣直施安居僧、是物施安居僧、是物直施安居僧、是處安居者施，是名五。」若施家欲通與餘比丘，隨檀越意，應與。復有四種物隨語應屬現前僧。何等四？我施衣、衣直、物、物直，是名四種物屬現前僧。復有十種得應屬現前僧。何等十？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壽藥、死比丘物、施住處、大會、非時衣、雜物、請食。時藥者，前食、後食、哆波那食，現前僧應得，是名時藥。夜分藥者，十四種漿應廣說，是名夜分藥。七日藥者，酥、油、蜜、石蜜、生酥、膏應廣說，是名七日藥。盡壽藥者，呵梨勒、鞞醯勒、阿摩勒，如第二戒中廣說，是名盡壽藥。死比丘物者，若比丘死時，所有衣鉢雜物，現前僧應得，是名死比丘物。施住處者，若檀越作僧房精舍已設大會，以此住處及餘雜物施，現前僧應得，是名住處施。大會者，佛生大會、菩提大會、轉法輪大會、阿難大會、羅睺羅大會、五年大會，是中施物，現前僧應得。非時衣者，無迦絺那衣十一月，有迦絺那衣七月，於中施物，現前僧應得，是名非時衣。雜物者，鉢、鉢支鉢、腰帶、刀子、鍼筒、革屣、盛油革囊、軍持、澡瓶，如是比雜物施，現前僧應得，是名雜物。請食者。檀越請現前僧食次第往，是名請食。是名十事現前僧應得。

復次佛住王舍城，爾時諸比丘不截縷作衣，廣說如上波夜提三種壞色中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一比丘，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聽我著一衣，少欲少事。」佛告比丘：「汝持三衣瓶鉢，即是少欲少事。」復有比丘言：「聽我著三衣。」復有比丘言：「聽我著牸羊毛欽婆羅。」復有比丘言：「聽我著髮欽婆

羅。」復有比丘言：「聽我著馬尾欽婆羅。」復有比丘言：「聽我著草衣。」復有比丘言：「聽我著樹皮衣。」復有比丘言：「聽我著韋衣。」佛言：「如是諸衣盡不應著。」復有比丘言：「聽我裸形，少欲少事。」佛言：「比丘！此是外道法，應持三衣瓶鉢，即是少欲少事。」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著上色衣，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著上色衣，如俗人無異。」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不聽著上色衣。」上色者，丘佉染、迦彌遮染、俱鞞羅染、勒叉染、盧陀羅染、真緋鬱金染、紅藍染、青染、皂色華色，一切上色不聽。應用根染、葉染、華染、樹皮染，下至巨磨汁染。

復次佛住王舍城，天帝釋石窟前經行，見摩竭提稻田畦畔分明差互得所。見已語諸比丘：「過去諸佛、如來、應供、正遍知衣法，正應如是。從今日後作衣當用是法。」復次爾時尊者大迦葉作僧伽梨，世尊自手捉、尊者阿難為截。復有比丘篆綴、有比丘刺短、有比丘刺長、有比丘刺緣、有比丘安紐縖。復次有比丘作衣畫作葉，佛言：「不聽畫作葉。」有比丘疊作葉，佛言：「不聽疊作葉，應割截。」有比丘對頭縫，佛言：「不聽對頭縫，應作葉，極廣齊四指，極狹如[麩-夫+廣]麥。」復有比丘一向作葉，佛言：「不聽，應兩向。」有比丘作衣橫葉相當，佛言：「不聽。五條應一長一短，七條乃至十三條兩長一短，十五條三長一短。」復有比丘作衣縫葉與衣相著，佛言：「不聽。」後衣宣脫，佛言：「應作馬齒。」有比丘衣上下破，佛言：「應作緣。」有比丘作四種色衣，佛言：「不聽，應一種色。」有比丘得上色衣欲浣壞色，佛知而故問：「比丘！欲作何等？」答言：「世尊制不聽著上色衣，欲浣壞色。」佛言：「不須浣，聽餘染壞色。」衣者有七種：一、欽婆羅衣；二、劫貝衣；三、芻摩衣；四、俱舍耶衣；五、舍那衣；六、麻衣；七、軀牟提衣。是名衣法。

布薩及羯磨、　與欲說清淨、
安居并自恣、　受迦絺那衣、
非迦絺那衣、　捨迦絺那衣、
安居竟施衣。　第四跋渠竟。

病比丘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佛語阿難：「取戶鑰來，如來欲按行僧房。」答言：「善哉！世尊。」即取戶鑰隨世尊後。時世尊到一破房中，見有一病比丘臥糞穢中不能自起。佛問比丘：「氣力何似？所患增損？」答言：「世尊！患但有增無損。」復問比丘：「今日得食不？」「不得。世尊！」「昨日得不？」「不得。世尊！」「先昨得不？」「不得。世尊！我不得食來已經七

日。」佛問比丘：「為得已不食？為不得不食？」答言：「不得。世尊！」佛問比丘：「汝此間有和上不？」「無有。世尊！」「有同和上不？」「無有。世尊！」「有阿闍梨不？」「無有。世尊！」「有同阿闍梨不？」「無有。世尊！」「無比房比丘耶？」答言：「世尊！以我臭穢，不憙故徙餘處去。我孤苦。世尊！我孤獨。修伽陀！」佛語比丘：「汝莫憂惱，我當伴汝。」佛語比丘：「取衣來，我為汝浣。」爾時阿難白佛言：「置，世尊！是病比丘衣，我當與浣。」佛語阿難：「汝便浣衣，我當灌水。」阿難即浣，世尊灌水，浣已日曝。時阿難抱病比丘舉著露地，除去糞穢，出床褥諸不淨器，水灑房內，掃除已巨磨塗地，浣曬床褥，更織繩床敷著本處。澡浴病比丘，徐臥床上。爾時世尊以無量功德莊嚴金色柔軟手摩比丘額上，問言：「所患增損？」比丘言：「蒙世尊手至我額上，眾苦悉除。」爾時世尊為病比丘隨順說法發歡喜心已，重為說法，得法眼淨。比丘差已，世尊至眾多比丘所，敷尼師壇而坐，以上事具為諸比丘說，問：「比房比丘是誰？」答言：「我是。世尊！」佛告比丘：「汝等同梵行人，病痛不相看視，誰當看者？汝等各各異姓、異家，信家非家、捨家出家，皆同一姓沙門釋子，同梵行人不相看視，誰當看者？比丘！譬如恒河、遙扶那薩羅摩醯，流入大海，皆失本名合為一味，名為大海。汝等如是，各捨本姓，皆同一姓沙門釋子。汝等不相看視，誰當相看？譬如剎利、婆羅門、鞞舍、首陀羅，各各異姓，共入大海皆名海商人。如是比丘！汝等各各異姓、異家，信家非家、捨家出家，皆同一姓沙門釋子，不相看視誰當看者？若比丘病，和上應看；若無和上，同和上應看；若不看者，越毘尼罪。若有阿闍梨，阿闍梨應看；若無阿闍梨，同阿闍梨應看；若不看者，越毘尼罪。若有同房，同房應看；若無同房，比房應看；若不看者，越毘尼罪。若無比房者，僧應差看，隨病人宜須幾人，應與。若不看者，一切僧越毘尼罪。」佛語比丘：「汝還看本比房病比丘去。」去佛不遠，佛化作一病沙彌，佛言：「汝通看是病沙彌，此即福罰汝。」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南方有二比丘，共來問訊世尊！道中一比丘病，一比丘待經二三日，語病比丘言：「我欲並去問訊世尊！汝差已後來。」病比丘言：「長老！待我差已共去。」答言：「長老！我不見世尊，久思慕如渴，不容相待，汝差已後來。」彼比丘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汝何處來？」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若有比丘，心懷放逸懈怠不精進，不能執持諸根馳騁六欲，雖近我所為不見我，我不見彼。若有比丘能執諸根心不放逸，專念在道，雖去我遠即為見我，我亦見彼。所以者何？隨順如來法身故、破壞諸惡

故、離貪欲故、修寂靜故。汝等比丘同出家修梵行，汝不相看誰當看者？汝還看病比丘去。」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鉢羅真國有二比丘，共作伴來問訊世尊，至蜂聚落一比丘病，一比丘待經二、三日，語病比丘言：「我欲並去，問訊世尊。汝差已徐來。」病比丘言：「長老！待我差已共去。」答言：「長老！我不見世尊，久思慕如渴，不容相待。」病比丘言：「汝必欲去者，可為我囑質帝利居士。」比丘即往至居士所，作是言：「長壽！我二人從遠來欲往詣佛，今一人得病，欲權留此。長壽！為我經紀所須，我欲前行問訊世尊。」居士言：「尊者！宜住共相看視，差已俱去。」答言：「居士！不爾，我不見佛久，思慕如渴。」居士言：「尊者去，世尊但當遣還，徒自疲勞。」比丘故去，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汝從何來？」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汝等各各異姓，信家非家、捨家出家，同一釋種，病痛不相看視，誰當看者？汝還看病比丘去。」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一比丘從北方來欲問訊世尊，聞道邊有病比丘即作是念：「世尊制戒，病者應看，我若見者不得前進。」即迴道而去，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汝從何來？」答言：「世尊！我從北方來。」「從何道來？」答言：「從某道來。」佛言：「有何因緣捨正道從迴道來？」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如是乃至汝還看病比丘去。」

看病比丘法者，若比丘共商人行至曠野得病，同伴比丘不得相捨，應當將去，代擔衣鉢，應親近扶接不應遠離。若不能行者，應從商人賈借乘馱，作如是言：「長壽！是出家人病，不堪及伴，為我載致使得脫難。」若得者善。若言：「尊者！我乘重。」應言：「長壽！我當與穀草直。」若得者，不得載牸牛車乘草馬等，當載特牛車乘馱馬。若病篤無所分別者，趣乘無罪。若乘不可得者，應留能看病人，若一人、若二人、若三人：「汝看病人，我到聚落當求乘來迎。」應留糧食，使住者不乏。若各言：「誰能棄身命於曠野？」無肯住者，不得便爾捨去，應作菴舍，敷草蓐、作烟火、與取薪水，留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壽藥，語病者言：「長老！安意住，我到前聚落，當求乘來迎。」到聚落中不得繞塔、問訊和上阿闍梨，應語聚落中諸比丘言：「曠野中有病比丘，共迎去來。」若言：「在何處？」答言：「某處。」若言：「彼處多有虎狼，恐當食盡，萬無一在。」雖聞此語不得便住，要當往看。若遙見烏鳥，不得便還，要到其所。若已死者應供養尸，若活者應將至聚落語舊比丘言：「長老！此是某處病比丘，我於曠野供養已，今

來至此，次長老看。」若不看者，越比尼罪。若無比丘，應語優婆塞：「長壽！曠野中有病比丘，借我乘往迎。」檀越言：「在何處？」如是乃至迎來至檀越家，安別障處。若人多，應取二、三人能看病者看。若病人言：「須多人樂住。」者，應盡住，共勸化，索前食、後食、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壽藥，供給使無渴乏。若有客比丘來者，不得便語：「長老！汝看病比丘。」應言：「善來長老！」應代擔衣鉢、為敷床座、與水洗足及塗足油。若時來者應與前食、後食，若非時來者應與非時漿。止息已應語言：「長老！是病比丘我看已久。長老！次復應看。」若無常者，應供養舍利。若比丘、比丘尼共商人行，若比丘尼病，比丘不得捨去，應語：「去！去！姊妹將接之。」宜如比丘中說，唯除抱撮。若須按摩油塗身者，應倩女人為之。若無常者，彼有衣鉢應雇人閣維，若無者應捨去。有俗人嫌言：「何以留是死尸去？」若能作地想者，應擔著遠處。

爾時尊者優波離白佛言：「世尊！若大德比丘病者，當云何看視？」佛告優波離：「大德比丘病，不得著邊陋小房中、不得著避迴處，應著顯現房中。共行弟子、依止弟子常侍左右，掃灑房中巨磨塗地，燒眾名香勿令臭穢，敷置床座。若比丘來問疾者，應與前食、後食，非時來者，應與非時漿。若有問事，病者應答。病人力劣，應侍者答。若優婆塞來問訊者，應言：『善來長壽！』語令就座而為說法：『汝大得功德。如世尊說：「看持戒病比丘，如看我無異。」』若有供養，為呪願受。若病人患下，問疾者不得久停，應速發遣。若病人不能出，應畜三除糞器：一授病人、一持出、一洗已油塗日曝，如是迭用。一人應戶邊住，莫令人卒入。一人在病人邊住，時時為隨順說法。如是優波離！大德比丘病，應如是看視。」時尊者優波離復問世尊：「小德比丘病，當云何看視？」佛告優波離：「小德比丘病者，不應著顯現處臭穢熏外，不得著屏猥處，死時人不知，應安人中。若病人有和上、阿闍梨、若共行弟子、依止弟子應看。若無者，眾僧應差看病人，若一、二、三人看。若病人衣鉢外有醫藥直者，應取還供給。若無者，眾僧應與。若僧無者，彼有重價衣鉢，應轉貿輕者供給病人。病人惜者，應白眾僧言：『大德僧！某甲病比丘不知無常，慳惜衣鉢，不肯貿易。』白僧已，軟語說法使得開解，然後貿易。若復無者，應乞與。若不能得者，應僧食中取好者與。若復無者，看病人應持二鉢入聚落乞食，持好者與。優波離！是名看小德病比丘法。」

病人成就五法難看。何等五？不能服隨病藥隨病食、不從看病人語、病增損不知、苦痛不能忍苦、懈怠無慧，是名五法病人難看。病人成就五法易看。何等五？能服隨病藥隨病食、隨看病人語、人

問知病增損、能忍苦痛、精進有慧，是名五法病人易看。五法成就不能看病。何等五？多污不能出大小行器唾盂等、不能為病人索隨病藥隨病食、不能時時為病人隨順說法、有希望心惜自業，是名五法不能看病。五法成就能看病人，少污能出大小行器唾盂等、能為病人索隨病藥隨病食、能時時為病人隨順說法、無希望心不惜自業，是名五法能看病人。

病人九法成就，命雖未盡而必橫死。何等九？一、知非饒益食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擿吐。五、已消應出而強持。六、食不隨病食。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是名九法成就而必橫死。復次成就九法終不橫死。何等九？一、知非饒益食便少食。二、善知籌量。三、內食消已而食。四、不強吐。五、不強持。六、不食不隨病食。七、食隨病食食能籌量。八、不懈怠。九有智慧，是名成就九法終不橫死。

佛語優波離：「有三種病人。何等三？有病人得隨病藥隨病食，如法看病而死。或有病人不得隨病藥隨病食，如法看病而活。有病人得隨病藥隨病食，得如法看病人，病必差不得便死。優波離！病比丘中，有不得如法看便死、得如法看便活者，是故應好看，務令如法安隱，即為施命。是故看病得大功德，諸佛讚歎。」是名看病人法。

藥法者，佛俱薩羅國遊行，爾時尊者舍利弗風動，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問比丘：「宜須何藥？」答言：「世尊！呵梨勒。」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服呵梨勒。」佛告諸比丘：「待我還舍衛城時語我，當為諸弟子制藥法。」佛還舍衛城，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當為諸弟子制藥法，今正是時。」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後聽諸病比丘服藥。」

藥法者，時根、非時根，如是莖、皮、葉、菓、漿。時根者，蕪菁根、葱根、緊扠根、阿藍扶根、芋根、摩豆羅根、藕根，如是等與食合者，是名時根。非時根者，婆吒根、蕇芰羅根、尼俱律根、佉提羅根、蘇揵闍根，如是比不與食合者，是名非時根。莖、皮、葉、華、果亦如是。漿者，時漿、非時漿。時漿者，一切米汁、饘汁、乳酪漿，是名時漿。非時漿者，一切豆、一切穀、一切麥漬頭不坼、蘇、油、蜜、石蜜，是名非時漿。若比丘病，醫言：「與食便活，不與便死。」者，應淨洗器七遍淘穀，緻囊盛繫已，器中煮令頭不破，然後與飲。一切地亦時亦非時，除八種灰，餘一切灰亦時亦非時，是名藥法。

和上、阿闍梨、共行弟子、依止弟子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一歲比丘，將無歲弟子，兩肩上各有衣囊頭上戴，一左手捉鉢及革屣，右手提澡瓶及盛油革囊，共詣佛所頭面作禮。頭上

衣囊墮世尊膝上，世尊即自却已，知而故問：「是誰許？」答言：「世尊！是我共住弟子。」「汝幾歲？」答言：「一歲。」「弟子幾歲？」答言：「無歲。」佛語比丘：「喻如溺人而復救溺，汝始一歲已畜無歲弟子。」佛告諸比丘：「不能自降伏欲降伏他人，無有是處。不能自調而欲調御他人，無有是處。不能自度而欲度人者，無有是處。自未解脫欲解脫餘人者，無有是處。」佛語比丘：「已能自降伏降伏餘人，斯有是處；能自調御調御他人，斯有是處；已能自度兼度餘人，斯有是處；已自解脫解脫餘人，斯有是處。」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減十歲比丘度人出家受具足。」

復次佛制戒，不聽未滿十歲度人出家受具足。爾時難陀、優波難陀滿十歲，度人出家受具足已不教誡，如天牛、天羊戴標蕩逸，無制御者，清淨不具足、威儀不具足，不知承事和上、阿闍梨，不知承順長老比丘，不知入聚落法，不知阿練若法，不知入眾法，不知著衣持鉢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有十法成就，聽度人出家受具足。何等十？一、持戒。二、多聞阿毘曇。三、多聞毘尼。四、學戒。五、學定。六、學慧。七、能出罪能使人出罪。八、能看病能使人看。九、弟子有難能送脫難能使人送。十、滿十歲。是名十事聽度人出家受具足。下至滿十歲知二部律亦得。」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命終，有二共住弟子，感思憂惱共坐樹下，如商人失財。佛知而故問：「是何等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聽請依止敬如和上。」請依止法者，應偏袒右肩胡跪接足，作如是言：「尊憶念！我某甲從尊乞求依止，尊為我作依止，我依止尊住。」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復次有一歲比丘，受無歲比丘依止，乃至九歲比丘受八歲比丘依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減十歲受人依止。」

時六群比丘滿十歲，受人依止已不教誡，如天牛、天羊，乃至不知著衣持鉢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成就十法聽受人依止。何等十？持戒乃至滿十歲，是名十事得受依止。下至滿十歲知二部律亦得。」欲請依止時，不得趣請。有五法成就然後得請。何等五？一、愛念。二、恭敬。三、慚。四、愧。五、樂住，是名五法應請依止。阿闍梨有四。何等四？一、依止師。二、受法師。三、戒師。四、空靜處教師。復有四種阿闍梨。何等四？有阿闍梨不問而去、有阿闍梨須問而去、有阿闍梨苦住盡壽應隨、有阿闍梨樂住雖遣盡壽不離。不問而去者，有師依止住，無衣食病瘦湯藥，復不能說出家修梵行無上沙門果法，如是師不問而去。問

而去者，有阿闍梨依止而住，雖有衣食病瘦湯藥，而不能說出家修梵行無上沙門果法，如是師須問而去。苦住者，有阿闍梨依止而住，雖無衣食病瘦湯藥，善說出家修梵行無上沙門果法，如是阿闍梨共住雖苦盡壽不應去。有樂住者，有阿闍梨依止而住，能與衣食病瘦湯藥，善說出家修梵行無上沙門果法，如是阿闍梨雖驅遣，盡壽不應去。是名四。復有四種。何等四？受法依止調伏貪欲瞋恚愚癡，是中能為弟子善說法除貪欲瞋恚愚癡，如是阿闍梨最上最勝，喻如從乳得酪、從酪得酥、從酥得醍醐，醍醐最上最勝。

和上、阿闍梨應教共住弟子、依止弟子。教法者，不淨應遮，非行處、被羯磨，惡邪見自解使人解，自出罪使人出罪，病自看使人看，難起若自送若使人送、王賊。

不淨應遮者，若弟子犯小小戒、別眾食、處處食、女人同屋、未受具足人過三宿、截生草、不淨菓食，應教言：「莫作是。」若言：「和上、阿闍梨！我更不作。」者善。若言：「和上、阿闍梨但自教，教他為？」若如是者，應語知床褥人奪床褥、知食人斷食。若前人凶惡，依王力大臣力能作不饒益者，若是和上應避去，若是依止阿闍梨，應擔衣鉢出界一宿還，即離依止。共住弟子、依止弟子作不淨行，和上、阿闍梨不教者，越毘尼罪。是名不淨應遮。

非行處者，大童女家、寡婦家、搏蒲家、酤酒家、惡名比丘尼、惡名沙彌尼，在是諸處往反者，和上、阿闍梨應教：「莫此處來往，是非可習近處。」若受者善，乃至出界一宿還，即名離依止。共住弟子、依止弟子在非行處往反，若不教者，越毘尼罪。是名非行處。

被羯磨者，應斷理，僧若作折伏羯磨、不語羯磨、發喜羯磨、擯出羯磨，於三見中若一一見：謗線經、惡邪見、邊見，諫不捨作舉羯磨。和上、阿闍梨應為弟子悔謝諸人：「諸長老！此本惡見，今已捨，行隨順法。凡夫愚癡何能無過？此小兒晚學，實有此過，從今日當教勅，更不復作。」悅眾意已，求僧為解羯磨。共住弟子、依止弟子，僧作羯磨不為解者，越毘尼罪。是名被羯磨。

惡邪見起自解使人解者，若弟子起惡邪見、若謗線經、若惡邪見、若邊見，和上、阿闍梨應教：「莫起此見，此是惡事，墮惡道、入泥犁，長夜受苦。」如是種種為說，捨者善；若不捨者，應語彼知識，如是言：「長老為彼說，令捨惡見。」若不自解、不使人解，越毘尼罪。是名惡見自解使人解。

自出罪使人出者，若弟子犯可治罪，若犯僧伽婆尸沙，覆藏者，應自與波利婆沙。若不覆藏者，應與摩那埵。乃至越毘尼罪，應自治，若不能者使人治。若共住弟子、依止弟子犯罪，師不自與出、不使人與出，越毘尼罪。是名自出罪使人出罪。

病自看使人看者，若弟子病，應自看、使人看，不得使人看、己自不經營，一日應三往看，語看病人：「汝莫疲厭，展轉相看，佛所讚歎。」若共住弟子、依止弟子病，師不看者，越毘尼罪。是名病自看使人看。

難起若自送若使人送者，若弟子親里欲罷其道，師應教遠避，成就出家功德應自送，若老病若知僧事應囑人送，若不自送、不使人送，越毘尼罪。是名難起若自送若使人送。

王賊者，若弟子為王收錄，師不應便逐去，應在外伺候消息。若王家問：「誰是和上、阿闍梨？」爾時應入。若事枉橫，應求知識證明。若須財物追逐，應與衣鉢，若無者應乞求與。若弟子為賊抄賣遠在他方者，師應推求追贖。若弟子王賊所捉，和上、阿闍梨不救贖者，越毘尼罪。

若和上、阿闍梨，共住弟子、依止弟子亦應如是諫，不得麁語如教誡法，應軟語諫和上、阿闍梨：「不應作是事。」若言：「子！我更不作。」若爾者善。若言：「止！止！汝非我和上、阿闍梨，我當教汝，汝更教我？如逆捋竹節。汝莫更說。」若是和上者，應捨遠去。若依止阿闍梨，應持衣鉢出界一宿還，依止餘人。若師有力勢應遠去；若不去，應依止有德重人。若非行處應諫，若被羯磨應料理，若起惡見當自解、倩人解，自出罪、倩人出罪，病不病應供給，若師有難應送去，若王賊捉應追救。若共住弟子、依止弟子，師犯小小戒不諫，乃至王賊捉不追救者，越毘尼罪。

共住弟子、依止弟子於和上、阿闍梨邊，應行是事：起迎、報語，作是事、自作與他作，衣鉢事，自剃與他剃，刀治、與取、受經授他、與欲取欲，服藥、迎食與他迎食，離境界、大施、不問去。

起迎者，弟子遙見和上、阿闍梨，應起迎。若食五正食，若受一食法，不得起者應低頭。若受一食法時應白師，師應問：「汝堪一食不？」堪者應受。若言：「不堪。」應語：「莫受。」若弟子見師不起者，越毘尼罪。是名不起迎。

報語者，和上、阿闍梨共語，弟子應報，若口中有食，能使聲不異者應報。若不能者，待咽已然後報。師言：「何故聞我語不報？」應語言：「弟子口中有食。」若師語不報者，越毘尼罪。是名報語。

作事者，和上、阿闍梨語弟子作是事，如法應作。若言：「喚彼女來、取酒來。」應軟語言：「我聞如是等非法事不應作。」師若語作如法事，不作者越毘尼罪。是名作事。

自作與他作者，若欲有所作，應問：「我欲共某甲作是事。」師應觀相，前人若不善持戒者，應語：「莫與從事。」若是善持戒者，

應語共作。若次到作維那直月，應白師，如威儀中廣說，是名自作與他作。

衣鉢事者，若欲熏鉢，若取巨磨泥爐及熏時，一一應白。若不能一一白者，但言：「我欲作熏鉢事。」一白通了。熏鉢時應問和上、阿闍梨：「鉢欲熏不？」若言：「熏。」應問：「為先熏、後熏？為一處熏？」若言：「一處。」應問：「著上、著下？」隨師教應作。若欲染衣時應白，若浣時、縫時、煮染時一一應白。若不能者但言：「我欲作染衣事。」一白通了。染衣時應先問和上、阿闍梨：「衣欲染不？」若言：「染。」者，應問：「欲前染、後染、為一時？」若言：「一時。」應先染和上、阿闍梨衣。如是縫時、染時、舉時，不得持師衣裹己衣，應持己衣裹師衣。作衣鉢事不白師，越毘尼罪。是名衣鉢事。

自剃與他剃者，自欲剃髮時應白師，師應問：「誰與汝剃？」答言：「某甲。」「某甲知剃不？」答言：「此是眼見事。」師言：「不可。」若言：「知！」師應觀前人，不善持戒，亦言：「不可。」若善持戒，應言：「剃。」若欲與他剃髮者，應白師：「我與某甲比丘剃髮。」師應問：「汝能不？」答言：「此是眼見事，何故不能？」應語：「不可。」若言：「我能。」應相前人，若不善持戒者，應言：「不可。」若善持戒者，應言：「好用意。」若和上、阿闍梨入聚落，後剃髮人來欲令剃髮者，應白餘長老比丘：「我欲剃髮。」師還應白師。師行後得剃髮人剃髮，是名自剃與他剃。

刀治者，欲與他破瘡時應白師：「與某甲比丘破瘡。」師應問：「汝能不？」答言：「此眼見事，何故不能？」師言：「不可。」若言：「能。」師應相前人，若不善持戒者，應語：「不可。」若善持戒者，應問：「何處病？」若言：「猥處。」者，應語：「離穀道邊各四指莫觸。」若刺頭出血、若除處癰痤等應作。若自欲破瘡時應白師，師應問：「在何處？」若言：「在猥處。」者，應語：「不可。」若在餘處如上說，是名刀治。

與取者，若欲與他物時應白師，師應問：「與誰？」若言：「與寡婦、童女、婬女、樗蒲、凶惡人、惡名比丘尼、惡名沙彌尼、不持戒比丘。」應語：「不應與此人等相習近。」若父母不信三寶者，應少經理；若有信心者，得自恣與無乏。若欲取他物時應白師，師應問：「誰與汝？」若言：「大童女乃至不善持戒比丘與我。」應語：「莫與此人等相習近。」若言：「善持戒者。」應語：「取。」問：「齊幾許得不白與取？」半條線、半食，是名不白與取。

與他迎食自迎食者，若他倩迎食時應白師：「與某甲比丘迎食。」師應問：「彼比丘何故不去？」答言：「彼間食苦，此間食樂。」應語：「若求樂者莫為請。」若為維那、若病人請者，當相望其人，不善持戒者應言：「不可。」若言：「當次與迎。」應語：「取彼鉢淨洗，合自鉢持去。」若言：「彼善持戒。」者，應言：「與迎。」若欲請人迎食者應白師，師應問：「汝何故不去？」答言：「彼間食苦，此間食樂。」應語：「汝為樂故不可。」若作維那、若病，應問：「使誰迎？」答言：「某甲。」若彼不善持戒，應言：「不可。」若言：「彼次應與我迎食。」應語：「更請餘人。」若同和上、阿闍梨、若善持戒者與迎，是名自迎食與他迎。
受經授經者，若欲授他經時應白師，師應問：「授誰經？」答言：「與某甲比丘授經。」「授何經？」若言：「《 沙路伽耶陀》。」應語：「不可，世尊所不聽。」若言：「呪經。」應語：「可。」應教彼：「莫以此活命。」若言：「《 阿含》。」師應相彼人，不善持戒，應言：「不可。」若善持戒者應語：「汝經利不？」答言：「不利。」他邊問已：「當授？」應言：「不可。」若言：「利。」者，應語：「授。」若欲自受經時亦應白師，如上說，是名自受授他。
與欲取欲者，若與欲取欲時應白師，如上迎食中廣說。
服藥者，欲服藥時當先白師，若已坐欲先飲酥後食者，雖不白而服無罪。
離境界者，出僧伽藍門過二十五肘應白而去，若經行、若坐禪，應白令知處所。欲大小行時，若在師前應低頭設敬而去，不在師前不敬無罪。
作大施者，若欲大施應白師言：「我一切所有盡欲布施。」師應語：「出家人要須三衣、鉢盂、尼師壇、漉水囊、革屣。」弟子言：「我除是外，一切盡欲布施。」師應相望，若不善持戒、不受誦習行道，應言：「聽。」若善持戒，能受誦習行道，應語：「布施非是堅法，汝依是諸物以備湯藥，得坐禪誦經行道。」若言：「我有親里自供給我衣食病瘦湯藥。」師應語：「若爾者聽。」是名大施。
白去者，若欲行時應白和上、阿闍梨，不得臨行乃白，應先前一月半月豫白：「弟子欲至某方國土。」師應問：「何事故去？」若言：「此間僧作事苦、受經、誦經苦。」和上、阿闍梨復言：「少食少飲多覺少眠。」「彼間住樂。」師應語：「汝為是故出家，何得辭苦？」若言：「和上、阿闍梨經營事務不授我經，是故欲去。」若能授者，應語：「莫去。」若不能者，眾中有善持戒誦利者，應語：「於彼授。」若復無者，彼間有知識多聞比丘應遙囑。

若行時不白和上、依止阿闍梨而去者，越毘尼罪。是中共住弟子、依止弟子，於和上、阿闍梨所應行是事。是名白和上、阿闍梨而去。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八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九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雜誦跋渠法之七

復次佛遊俱薩羅國。爾時諸比丘持和上、阿闍梨衣鉢在前，去界內聚坐待師，畏失依止故不出界。佛知而故問：「此是何等比丘聚坐？」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此非是離依止，待如來俱薩羅國遊行還舍衛城時語我，當為諸弟子制捨依止法。」佛還舍衛城，諸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今正是時，唯願世尊為諸比丘制捨依止法。」佛告諸比丘：「若和上命終時離依止，若罷道、被舉、和上出界宿、若共住弟子出界宿，是名離依止。若依止阿闍梨、若命終、罷道、被舉、若出界宿、若依止弟子出界宿、若滿五歲善知法善知毘尼，得離依止，是名捨依止。若比丘不善知法、不善知毘尼、不能自立、不能立他，如是比丘盡壽應依止住。若比丘滿十歲善知法、善知比尼、能自立復能立他，如是比丘得受人依止。」是名和上、阿闍梨共住弟子依止弟子法。

沙彌法者，世尊不樂欲，父母愛重為之泣淚，臨得轉輪王捨家出家，乃至尊者羅睺羅出家因緣應廣說。佛告舍利弗：「汝去度羅睺羅出家。」舍利弗言：「我云何度羅睺羅出家？」佛言：「汝往教言：『我羅睺羅，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我羅睺羅，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盡壽不殺生、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佛婆伽婆出家，我羅睺羅隨佛出家。』如是三說。『佛婆伽婆出家，我羅睺羅隨佛出家，捨俗服著袈裟，盡壽不殺生持沙彌戒；盡壽不盜持沙彌戒；盡壽不婬持沙彌戒；盡壽不妄語持沙彌戒；盡壽不飲酒持沙彌戒；盡壽不著華香持沙彌戒；盡壽不觀聽歌舞作樂持沙彌戒；盡壽不坐臥高廣床上持沙彌戒；盡壽不過時食持沙彌戒；盡壽不得捉金銀及錢持沙彌戒。如是憶念持。』」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難，有一知識檀越家，合門疫病死盡，唯有一小兒在，恒在市肆前拾粒自活。時尊者阿難行過時，小兒見已隨後而喚翁翁，阿難不聞遂去，為世人譏嫌言：「云何沙門釋子他有父時，強親如父如子，今見衰喪而不顧錄。」小兒追喚不已，阿難顧視識之，呼言：「子來。」時小兒隨後入祇洹精舍。佛見已知而故問：「是誰小兒？」阿難以上因緣具白世尊：「此小兒得出家不？」佛告阿難：「汝作何心？」答言：「慈愍心。」佛言：「得出家。」「世尊當云何與出家？」如上羅睺羅出家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摩訶羅出家，聚落中安居竟，欲詣世尊問訊，將十沙彌。爾時世尊在露處坐。摩訶羅遙見世尊！便指語諸沙彌言：「是汝祖翁。」時諸小沙彌競前趣佛，或捉床座、或牽捉衣、或摩足、或捉澡罐，佛知而故問：「是誰沙彌？」答言：「是我許。」佛言：「汝云何多度沙彌？從今日後不聽畜眾。」若畜一極至三聽畜，若大德比丘多人宗重，應語：「與餘人。」復白言：「我知有餘人，但欲在阿闍梨下受誦經法增長修學，是故與阿闍梨。」如是應語：「與餘人，得自教詔。」若畜眾沙彌，得越毘尼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將一沙彌歸看親里，路經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遶沙彌，以華散上，讚言：「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言：「汝今還去道迥多乏，可持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彌受取繫著衣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彌持錢在比丘後行，復化作龍來左遶沙彌，以土坌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彌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彌：「汝何故啼？」沙彌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答言：「持是錢來。」師言：「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沙彌持金銀錢。」若比丘使沙彌最初捉金銀錢者，得越毘尼罪。若見沙彌先已捉，後使捉者無罪。

復次佛住舍衛城，為諸天世人之所供養，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大目連，共專頭沙彌，食後到閻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彌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盛是沙，可著世尊澡罐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即以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沙彌為非人所持，時目連迴見喚沙彌來，答言：「我不能得往。」問：「汝有所持耶？」答言：「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即乘虛而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沙彌捉金銀及錢。」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尼拘律樹釋氏精舍。諸檀越設供飯僧，時有沙彌在中逐鳥驅蠅，並拾遺飯骨菜菓蔬而噉。時有諸母人情多憐愍，見已作如是言：「沙門釋子無有慈心，食不平等，如畜犢子先乳後[穀-禾+牛]。而今比丘畜此小兒，獨食不與。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出家人食應等與。」沙彌法者。沙彌有三品：一者從七歲至十三，名為驅烏沙彌。二者從十四至十九，是名應法沙彌。三者從二十上至七十，是名名字沙彌。是三品皆名沙彌。爾時尊者優波離，知時而問世尊：「沙彌云何與安居衣分？」佛言：「若得比丘意應與，若半、若三分之一。得比丘意者，持戒能作淨事。」優波離復白佛言：「云何與沙彌非時衣分？」佛言：「等與。」若沙彌得多衣，畏作非法去

者，若與半、若與三分之一。若彼和上、阿闍梨言：「等與。」是沙彌無他，應隨師語與。亡人衣分亦如是。是名沙彌法。

鉢法者，佛住尸利曼荼羅林中成佛不久，時有商人，一名帝隸浮裟，二名跋梨伽。應廣說乃至持麨蜜往詣世尊。世尊作是念：「過去諸如來、應供、正遍知，為手受食、為器受食耶？」作是念已，時四大天王各持金鉢來奉世尊。佛言：「不應受如是銀鉢，一切寶鉢皆不應受。」復各持石鉢來，佛復作是念：「若受一鉢，恐諸王意不悅。」即時受四鉢，累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鉢，令四際現。佛受鉢已，受商人麨蜜，廣說呪願。爾時商人歡喜，前白佛言：「願賜爪髮還起支提。」佛即剪爪剃髮與之起塔。

復次佛住孫婆白土聚落，爾時孫婆天神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是中過去諸如來、應供、正遍知受用此間瓦鉢，唯願世尊聽諸比丘受用瓦鉢。」佛言：「從今日後聽受用瓦鉢。」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往至法豫瓦師所，作如是言：「長壽！為我作鉢。」爾時作好瓦鉢，令色如金與比丘，佛言：「不聽作金色。」復作銀色，佛言：「不聽作銀色。」佛語諸比丘：「今是齋日，喚法豫優婆塞，洗浴著淨衣受布薩。」時優婆塞洗浴著淨衣，來至佛所受布薩已，世尊示土處：「汝知是土，如是和、如是打、如是埏、如是作、如是熏作鉢。熏作鉢成就已，作三種色：一者如孔雀咽色；二者如毘陵伽鳥色；三者如鴿色。」佛言：「熏時當伺候，使作如是色。」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優婆尸婆國土持鉢來，白佛言：「世尊！聽用是鉢不？」佛言：「聽用。」如是迦絺耶國持鉢來，佛言：「聽用。」北方比丘持赤鉢來，白佛言：「聽用是鉢不？」佛言：「不聽用。」

復次佛住舍衛城，五事利益故，如來、應供、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比丘疿手，佛知而故問：「比丘！汝安樂不？」答言：「世尊！我手疿，失鉢墮地，破鉢故是以不樂。」佛言：「從今日後聽諸比丘用鐵鉢。用鐵鉢時，應作鉢爐熏，熏時當用阿摩勒核、佉陀羅核、巨摩、竹根熏。」

復次佛住王舍城，爾時王阿闍世作大新堂竟，作如是念：「此堂誰能知其過失？唯有諸沙門釋子，聰明智慧能知此過失。」又作是念：「我不可直喚諸比丘來看此堂，正當設會，處處著人微聽所說。」爾時諸比丘來入，有一比丘作是言：「此堂都好，唯一角差降一[麩-夫+廣]麥許。」復有一比丘作是言：「此堂都好，唯閣道上戶楣額太下，王剎利種羽儀扇蓋不得平行出入。」時有一摩訶羅比丘，見地斷材頭，作是念：「此好，可作鉢。」比丘食訖還去，爾時諸人各白王所聞。王即喚巧匠以綖量度，如說無異，即勅巧匠

使令改之。王憶摩訶羅語，「諸比丘故當須鉢。」即喚巧師旋作木鉢，作種種飯食盛滿鉢。復持瓦鉢、鐵鉢盛滿飯食，遣人送往奉上世尊。佛言：「不聽用木鉢，受垢膩故，亦是外道幖幟，故不得受。」此中淨者世尊即受，不淨者不受。

復次佛住王舍城，爾時阿闍世王未與毘舍離離車有怨，時南國商人持一段摩尼來與王。阿闍世得已作是念：「此寶是諸舅所須。」即遣人送與離車。離車得已作是念：「此寶不可分。」即著摩尼庫中。離車後行諸庫，見摩尼已，「此寶可中作器飲釋伽羅漿。」即喚摩尼師來作器。器成偶似鉢形，離車作是念：「此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宜，應與薩遮尼揵子。」復有言：「應與姊子尼健。」復有言：「何故與是噉酒糟驢？應與世尊。」如是眾多各各不同，即行籌取定，與佛者多。眾人議言：「我等不可空鉢與佛，應當莊嚴校飾。」即以碎寶滿鉢置寶籠中。復持瓦鉢、鐵鉢盛種種食奉獻世尊。佛語諸離車：「此摩尼鉢不應受，是中碎寶及寶籠亦不應受。聽鐵鉢、瓦鉢，不聽寶鉢。淨者應受，不淨者不應受。」離車即持寶鉢還歸，眾人議言：「應與姊子尼犍。」復有人言：「是噉酒糟驢，不應與寶籠及碎寶，應作繩絡囊盛空鉢與。」即作繩絡盛空鉢，遣人送與。時有一離車信敬尼揵，先往具白此事：「彼送鉢來者，慎莫與受。」鉢至已，尼犍言：「是空鉢不應受，麻繩作絡亦不應受。先與瞿曇沙門後與我，故亦不應受。我今唯受一事，若截諸年少離車舌，合鹽油熬，盛滿鉢來我當受。」信還具白諸離車。諸離車言：「此是我姊子，怨傷故作是言耳，但當送與。」如是三反，所言不異。諸離車言：「此是奇事，我以厚施，反生怨毒。」即遣人往持搏打殺。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云何薩遮尼揵子坐舌害身？」佛言：「非但今日坐舌害身，如《 舉吉羅本生經》中廣說，《 巔多利鳥生經》中說、如《 鼈生經》中說、如《 鸚鵡生經》中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鉢中安隔盛種種食。佛知而故問：「比丘！汝鉢中作何等？」答言：「世尊！是中一處安飯、一處安羹、一處安肉菜。」佛言：「汝貪著種種味耶？從今日不聽鉢中安隔，若安隔者越比尼罪。若以餅隔及飯隔者無罪。」復有比丘，用生鉢食故而吐，佛言：「應熏，當用阿摩勒核、熏佉陀羅核、巨摩、竹根熏。」爾時諸比丘鉢底盡，佛言：「底應安曼荼羅鍱。」爾時諸比丘用金銀寶物作，佛言：「不應用金銀作，應用赤銅、白鑞、鉛錫。」爾時諸比丘盡通遍覆鉢，佛言：「不聽一切盡覆，極大者去緣四指，極小者如尸舍樹葉。」諸比丘曼荼羅上作鳥獸形像，佛言：「不聽作鳥獸形像。若作鉢鍱者，若方、若圓。」曼荼羅法者，若鉢無曼荼羅不得著地。若著地者，得越毘尼罪；應著鉢

支上、若葉若草上。若鉢安曼荼羅者，著地無罪。若泥地曼荼羅者，著地無罪。下至水灑地安鉢無罪。若停鉢置地者，越毘尼罪。是名鉢法。

粥法者，佛住舍衛城，時城內難陀母、憂婆斯荼羅母半月中三受布薩，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布薩日作食，先飯比丘後自食，至明日復作布薩食，作釜飯逼上飯汁自飲，即覺身中內風除、宿食消，覺飢須食，作是念：「阿闍梨是一食人，應當須粥。」取多水著少米，合煎去兩分，然後內胡椒蓽茇。粥熟已盛滿甕，持詣祇洹精舍。至已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唯願世尊聽諸比丘食粥。」佛言：「從今日後聽食粥。」其日有檀越，精舍中飯僧。諸比丘心生疑：「世尊制戒不得處處食，我等云何作淨得食？」佛言：「若粥初出釜，畫不成字者，是非處處食、非別眾食、非滿足食。若粥初出釜，畫成字者，名處處食，亦名別眾食、滿足食。」爾時世尊說偈呪願：

「持戒清淨人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辭清辯，
宿食風除飢渴消，　是名為藥佛所說；
欲生人天常受樂，　應當以粥施眾僧。」

復次佛俱薩羅國遊行，漸漸至呵帝欽婆羅門聚落應廣說，乃至婆羅門車載粳米、豆、胡麻、酥油、石蜜，隨逐世尊六月中，欲伺無人作供時我當作供。佛在世人民信心歡喜多設供養，前食、後食都無空缺。世尊還舍衛城，時婆羅門家遣信來追，種作時至宜應速還。時婆羅門問尊者阿難：「世尊明日從何門出趣舍衛城？」阿難言：「婆羅門汝何故問？」婆羅門言：「我所有米豆欲散道中，願佛比丘僧蹈上而去，便為受用。」阿難言：「婆羅門須我問佛。」爾時尊者阿難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阿難！誰曾教化受彼供養？」答言：「尊者舍利弗。」佛問舍利弗：「汝曾受彼供養耶？」「世尊！我曾受彼一食。」佛言：「汝即是教化彼者，可往語彼婆羅門，明日能為僧作粥不？」舍利弗即往說法，乃至「能為眾僧作粥不？」婆羅門言：「我乃欲以米豆布地令佛及僧蹈上過，作粥何以不能？」即夜辦種種粥：酥粥、乳粥、油粥、酪粥、肉粥、魚粥。晨朝佛比丘僧坐已，手自行粥，佛知而故問：「米置何處？」答言：「此處。」「何處煮？」答言：「此處。」佛言：「內宿不聽，內煮亦不聽。聽餘淨粥，不聽是粥。」

復次佛俱薩羅國遊行，至故石婆羅門聚落。爾時有剃髮師摩訶羅父子，出家住此聚落。時摩訶羅聞世尊來，即語兒言：「汝持剃髮具

入聚落，求米、豆、酥、油、石蜜，世尊至當作種種粥。」兒即入聚落，眾人問言：「汝剃髮欲得何物？」答言：「我須米、豆、酥、油、石蜜。」「汝用何為？」答言：「明日世尊至，當作種種粥。」時諸居士聞已信心歡喜加倍與之，即持還住處。世尊至已，摩訶羅自作種種粥，至明旦佛比丘僧坐已，摩訶羅自洗手躬自行粥，佛知而故問：「比丘！此何等粥？」答言：「世尊！我本在家時供養諸比丘，常作是念：『何時當得自手供養世尊？』今故作此粥。」佛言：「何處得米？」答言：「小兒客作剃髮得。」佛言：「內宿不聽、內煮不聽、自煮不聽、客作得亦不聽。聽餘淨粥淨作得食。」

復次佛鴦求多羅國遊行，時雞尼耶螺髻梵志聞世尊來，作種種粥：酥粥胡麻粥、乳粥、酪粥、油粥、魚肉粥。佛比丘僧坐已行種種粥，諸比丘心生疑：「世尊制戒不得處處食，我等云何得淨而食？」佛言：「若粥初出釜，畫不成字者聽；除肉粥、魚粥，餘一切粥，非處處食、非別眾食、非滿足食。若比丘乞食，煮飯未熟合泔汁[戀-心+廾]與，食者無罪。若但取飯與，食者，名別眾食、處處食、滿足食。」是名粥法。

餅法者，佛住舍衛城，世尊四月一剃髮，剃髮時世人持種種餅食來看世尊。時有一婆羅門問婦言：「家中有餅具不？」答言：「有粳米二斗、油四升。用作何等？」答言：「沙門瞿曇今日剃髮，諸人悉持餅往，汝可疾疾作餅，我欲隨伴供養沙門瞿曇。」即作餅盛著器中，以淨巾覆上持去。爾時世尊大眾圍遶，國王、大臣、剎利、婆羅門、十八大聚落主，悉在會中。此婆羅門疑懼不敢逆前，獨在一處作是念：「若沙門瞿曇一切智、一切見者，常觀世間無不見、無不知，若照世間我今亦是世間，亦應知見我心。」佛知婆羅門心念已，即遙喚婆羅門來。來已，佛知而故問：「婆羅門！汝器中何等？」答言：「是餅。世尊！」佛語婆羅門：「行與眾僧，人人與一糔。」答言：「此大眾五百，今餅甚少，不能得遍。」佛言：「汝但行。」婆羅門即行餅，人與一糔，餅故不減，乃至三遍猶故不減。時婆羅門作是念：「沙門瞿曇有大神力，如是少餅，大眾三遍，猶故不減。」佛知婆羅門心歡喜已，隨順說法示教利喜，婆羅門即得須陀洹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婆羅門以少因緣得大果報？」佛言：「不但今日以少因緣得大果報，過去世時已曾如是。如《本生經》中說。」餅者，大麥餅、[麩-夫+廣]麥餅、小麥餅、米餅、豆餅、油餅、酥餅、摩睺羅餅、鉢波勒餅、牛耳餅、波利斯餅、芻徒餅、曼坻羅餅、歡喜丸肉餅，如是比一切皆名餅。除肉餅、賓荼餅，餘一切餅，非別眾食、非處處食、非滿足食。是名餅法。

菜法者，佛住南山頻頭大邑。爾時有二優婆夷：一名娑婆居、二名叉波，能煮菜令如肉味，煮好菜已奉諸比丘。比丘不受心生疑悔：「世尊制戒不得處處食，我等云何作淨得食？」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一切菜非處處食、非別眾食、非滿足食。」菜者，乾菜、蕪菁菜、葱菜、瓠菜，如是比是名菜法。
麨法者，大麥麨、小麥麨、[麩-夫+廣]麥麨、蒙具麨、磨沙麨、加羅那麨、伊離麨、胡麻麨，如是比一切麨，非別眾食、非處處食、非滿足食。是名麨法。
漿法者，佛住王舍城，爾時優伽梨居士作大施，象馬奴婢各五百，種種雜施中有漿停久，諸比丘飲已醉悶，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壞漿不聽飲。」
復次佛住南山頻頭婆羅門聚落，爾時婆羅門聚落中婆羅門居士，節會日飲食相餉。爾時世尊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村乞食。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入聚落乞食，我當先往聚落惑彼人心使不與食。」時世尊入聚落乞食遍無所得，空鉢而出到一樹下坐。時魔波旬復作是念：「沙門瞿曇乞食遍無所得，我今當往擾亂其意。」即到佛所，在一面立作是言：「沙門瞿曇！可往聚落乞食，當令入村便得種種好食。」爾時世尊為波旬說偈言：

「汝今失善利，　以擾如來故，
自得無量罪。　如來無苦事，
離一切煩惱，　常得安樂住；
念法禪悅食，　喻如光音天。」

時魔波旬忽然不現。其日世尊失食，諸比丘聞已，食者悔食、食半者止、未食者不食。時沙門婆羅門聞佛比丘僧失食，即持五百瓶石蜜奉獻世尊。佛語比丘：「以水作淨受取，病、不病比丘盡得食。」
復次佛住梨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彌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彌猴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彌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虫。轉看見鉢邊有流蜜，持到水邊洗鉢，水湔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彌猴大歡喜，却行而舞墮坑命終。時諸比丘即說偈言：

「十力世雄在榛林，　佛鉢僧鉢在露處，
野獸殖德有情智，　見好成熟無蜂蜜，
直前往取世尊鉢，　比丘欲遮佛不聽；

得鉢盛蜜來獻佛，　如來慈愍為受之。
心悅歡喜却行舞，　脚跌墜坑而命終；
即生三十三天上，　下生出家成羅漢。」

復次佛鴦求多羅國遊行，爾時雞尼耶螺髻梵志聞世尊來，辦種種漿待世尊。世尊至已，以種種漿奉佛及僧。諸比丘心生疑：「世尊制戒，不得飲壞漿。我等云何得飲？」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聽飲漿。」

漿者有十四種。何等十四？一、名奄羅漿。二、拘梨漿。三、安石榴漿。四、巔多漿。五、葡萄漿。六、波樓沙漿。七、樓樓籌漿。八、芭蕉果漿。九、罽伽提漿。十、劫頗羅漿。十一、波籠渠漿。十二、石蜜漿。十三、呵梨陀漿。十四、佉披梨漿。是名十四種。漿澄清一切聽飲，若變酒色、酒味、酒香，一切不聽飲。若持漿來者應作淨，若器底有殘水即名作淨；若天雨墮中即名作淨；若洗器有殘水亦名為淨；若車載石蜜被雨者即名為淨；若船載水湔即名作淨；若淨人洗手水湔亦名為淨。是名漿法。

蘇毘羅者，佛憍薩羅國遊行，爾時尊者舍利弗風患動，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當須何藥治？」答言：「世尊！須蘇毘羅漿。」佛言：「聽服。」佛告諸比丘：「待如來從憍薩羅國遊行還舍衛城語我，我當為諸弟子制蘇毘羅漿法。」行還已，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先勅還舍衛城時當為諸比丘制蘇毘羅漿，今正是時。」佛告諸比丘：「作蘇毘羅漿法者，取[麩-夫+廣]麥輕擣，却芒塵土，勿令頭破，以水七遍淨淘置淨器中。臥蘇毘羅漿時，不得著東、不得著北，應著南邊、西邊開通風道，勿使臭氣來入，不得安著塔院中、不得著顯現處，應著屏處，以呵梨勒、鞞醯勒、阿摩勒、胡椒、蓽茇如是比盡壽藥等置中，以淨氈覆之，以繩雞足繫，以木蓋上。受蘇毘羅漿時，隨漿多少以水中解然後飲。若不與水解飲，越毘尼罪。若麥頭不破，時、非時得飲。若麥頭破，時得飲、非時不得飲。」是名蘇毘羅漿法。

病藥和上法、　阿闍梨共住、
依止弟子法、　沙彌法鉢法、
粥法餅菜法、　麨法眾漿法、
蘇毘羅漿法。　第五跋渠竟。

非羯磨者，佛住舍衛城，爾時瞻波比丘同住不和更相諍訟，一比丘舉一比丘言：「我舉長老！」二比丘舉二比丘、眾多比丘舉眾多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瞻波比丘非法生，云何一人舉一人、二人舉二人、眾多人舉眾多人？」佛告諸比丘：「有四羯磨。

何等四？有如法不和合羯磨、有如法和合羯磨、有非法和合羯磨、有非法不和合羯磨。」

孫陀羅難陀、新染色、此處舉餘處捨、開眼林、外道出家、共期、空靜想、蘇河、善法講堂、師子軍將、男兒、離車童子、四凶鬪人、閣上、轉石、溫泉、婬女、三婆蹉、索油、迎食、看病、鳥肉段、賊肉段、猪肉段、蹴女人、磨麨、放犢、捨婦、摩訶羅、隔壁、布薩、二蘇毘羅漿、塼、糞、乞食、鬱誐。

孫陀羅難陀者，佛住波羅柰城，爾時孫陀羅難陀在枳陀羅罽鉢精舍，初夜、後夜經行坐禪。晨起結跏趺坐久，傾臥身露形起，眠不自覺。時波羅柰城有婬女姊妹二人：一名加尸、二名半加尸。夜出城外，於園林中共諸年少行愛欲法。晨朝還入，因行過看，半加尸見比丘身生起，語姊言：「我欲共比丘行此欲事，姊小待我。」答言：「此是阿羅漢，已除貪欲瞋恚愚癡，不樂此事。汝不聞釋家孫陀羅難陀，有好端正婦，棄捨出家耶？」答言：「不爾，但待我。」即往就上作世俗法。比丘即覺，以脚蹴墮，破傷五處：兩肘兩膝及額上。半加尸即起，抖擻衣土，往至姊所語姊言：「比丘見辱如是。」姊言：「我先不語汝耶？今復怨誰？」比丘心生疑，以是因緣語諸比丘，諸比丘言：「汝犯波羅夷罪。」答言：「我是阿羅漢，不受樂。」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此比丘已除貪欲瞋恚愚癡，是阿羅漢，無罪。」如是毘尼竟，是名孫陀羅難陀。

新染色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次行乞食至一家，其家女人著新染色衣，坐不正故形體露現。比丘見已欲心起即，語言：「姊妹太赤。」答言：「阿闍梨，此新染色。」是比丘心生疑，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以何心？」答言：「欲心。」佛言：「遣一比丘問彼女人解不？」比丘即往問姊妹：「有比丘來到此中耶？」答言：「有。」問言：「彼比丘說何等？」答言：「我著新染衣坐，彼言：『大赤。』我言：『如阿闍梨語，新染色故如是。』」時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解義不解味，偷蘭遮。解味不解義，偷蘭遮罪。解味解義，僧伽婆尸沙。不解義不解味，越毘尼罪。」如是比尼竟，是名新染衣色。

餘處舉者，爾時有比丘一處住，僧與作舉羯磨已，至餘處僧中作如是言：「長老！我被舉，我今行隨順法，心柔軟，僧與我捨舉羯磨。」諸比丘即與作捨舉羯磨。作捨舉羯磨已，問：「長老！汝為何事故被舉？」答言：「長老！僧已與我捨舉羯磨竟，復問我為？」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如比丘語，僧與捨舉羯磨時應先問，若不問已捨，不應復問。汝等云何餘處僧作舉羯磨此

處僧捨？若餘處僧作舉羯磨此處僧捨者，得越毘尼罪。若比丘被舉，至餘處者應作是語：『長老！我被舉，行隨順法，心柔軟，為我捨。』僧應問：『長老！汝以何事被舉？』若言：『我無事被舉。』應語：『長老！汝無事被舉，我共汝法食味食。』若言：『有事被舉。』僧應語：『長老！汝還彼處僧中捨去。』若彼處僧伽藍空、若無常、若罷道、若餘處去都無僧者，應問：『汝以何事被舉？』若言：『我以是事被舉。』心柔軟見過，行隨順法已，應與捨。」如是毘尼竟，是名餘處舉羯磨。

開眼林者，爾時世尊未遮比丘尼阿練若處，時大愛道瞿曇彌與五百比丘尼在開眼林中坐禪，盡是釋種女、摩羅女、離車女出家，女皆年少端正。初夜坐禪時有婬蕩年少來，欲侵逼諸比丘尼，比丘尼各以神足得脫。如是中夜、後夜復還坐，年少復來。若不眠利根者，復以神足而去；若眠鈍根者，則為彼侵逼。心生疑，餘比丘尼語是比丘尼言：「汝等犯波羅夷。」答言：「我不受樂，如是我不知。」諸比丘尼以是事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是阿羅漢尼，已除貪欲瞋恚愚癡，不受欲樂，無罪。」如是毘尼竟，是名開眼林。

外道出家者，佛住迦維羅衛釋氏精舍。爾時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入迦維羅衛城。時外道出家女，名字孫陀利，年少顏容端正著新染色衣，捉三掎杖，手執軍持在店肆前行。比丘見已生欲心隨後而行，有一新產牸牛，以角觝比丘擲女人上。爾時比丘心生疑，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問比丘：「汝有何心？」答言：「欲心。」復問比丘：「牛角舉時汝有何心？」答言：「恐怖心。」佛言：「若欲心時無怖心、若怖心時無欲心。」佛言：「欲心隨女人後行，步步得越毘尼罪。」如是毘尼竟，是名外道出家。

共期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一女人語比丘言：「作是事來。」答言：「我比丘法不得作是事。」女人言：「若不作是事者，我當自傷破身，大喚言：『比丘強牽我行欲。』」比丘答言：「須我到精舍已當還。」女人言：「汝沙門釋子不妄語，要當來。」答言：「爾。」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此是非法語，不應聽已聽，不應許已許，應將眾多比丘共往。」即將眾多比丘往到已，如是言：「姊妹！我已來。」女人言：「和南阿闍梨。」如是毘尼竟，是名共期。

空靜想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獨坐樹下作空靜想，言：「我得阿羅漢。」此比丘說是語時，餘比丘聞已作是言：「長老！汝不實，自稱得過人法，犯波羅夷罪。」答言：「長老！我不自稱得過人法。我獨坐樹下作空靜想，言：『得阿羅漢耳。』」諸比丘

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問比丘：「汝實不得過人法而稱得過人法耶？」比丘言：「世尊！我不自稱得過人法，我獨坐樹下作空靜想，言：『得阿羅漢。』」佛言：「是空靜想稱過人法者，犯偷蘭罪。」如是毘尼竟，是名空靜想。

蘇河者，佛住毘舍離，爾時比丘僧集在一處。爾時尊者大目連作如是言：「長老！我入無色定，聞蘇河邊龍象飲已抖擻耳聲。」諸比丘言：「無有是處，入無色定過一切色想，云何聞聲？汝妄語不實，應作舉羯磨。」即集比丘僧。佛乘神足從空中來，知而故問諸比丘：「汝作何等？」諸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乃至妄語不實作舉羯磨。佛告諸比丘：「目連實得無色定，不善知出入相，出定聞、非入定聞。」佛語目連：「汝當應善分別知。」如是毘尼竟，是名蘇河。

講堂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集在一處，共作是論：「善法講堂柱拄梁不？」尊者目連言：「柱梁。」有一無歲比丘言：「不拄。」「齊幾不柱？」「如毛許。」即遣神足比丘往看，為柱不拄？看已還來，言：「不拄。」「齊幾不拄？」「如毛許不拄。」諸比丘語目連言：「不知拄不柱，何故言拄？汝妄語不實，應作舉羯磨。」即集僧作舉羯磨。佛乘神足從空而來，知而故問：「諸比丘汝作何等？」答言：「尊者大目連乃至不拄言拄，不實妄語，欲作舉羯磨。」佛問無歲比丘：「汝云何知不拄？」答言：「世尊！我曾一時在善法講堂坐禪。」佛語大目連：「汝何故不自看？汝應審實。」如是毘尼竟，是名善法講堂。

師子將軍者，佛住毘舍離城，時阿闍世王與毘舍離離車有怨。時阿闍世王將四種兵欲伐離車，時毘舍離師子將軍聞王賊欲至，即往尊者大目連所問言：「尊者！誰得勝？王得勝？我得勝？」答言：「王得勝。」問言：「有何瑞應？」答言：「我見二國非人共鬪，王非人勝，王亦應勝。」師子將軍聞已，即便國中募得五百健兒，師子將軍語諸人言：「我等寧作非丈夫而死，寧作丈夫入火坑而活？」諸人答言：「寧作丈夫而活，得濟眷屬。」時阿闍世王聞大目連語，寬閑不怖，徐徐順恒水而上渡河。時師子將軍奄其未陣，逆戰大破。時阿闍世王非濟而渡危而得免，單馬還國，即便嫌言：「坐是尊者大目連，傾吾國事。」時毘舍離離車師子將軍破軍已，大歡喜作是語：「目連恐怖我，因此獲大利。雖為不實語，蒙是虛誑恩。」時諸比丘聞阿闍世王瞋、離車復嫌，諸比丘言：「尊者大目連不知誰勝、誰不勝，而作妄語不實。」集比丘僧欲作舉羯磨。佛即乘神足來，知而故問：「比丘！汝等欲作何事？」答言：「世尊！大目連乃至妄語不實欲作舉羯磨。」佛語諸比丘：「目連見前

不見後。」佛語目連：「汝應審諦。」如是毘尼竟，是名師子將軍。

男兒者，佛住舍衛城，爾時大目連有知識檀越，家婦妊身，問：「阿闍梨！我生男？生女？」答言：「生男。」如是三重問，故言：「生男。」後至產時生女，時母人嫌言：「目連長夜作妄語，言生男而生女。取悅人情而作是言。」諸比丘聞已：「云何尊者大目連不善分別而作妄語？應作舉羯磨。」即集比丘僧。佛乘神足來，知而故問：「比丘汝作何等？」答言：「世尊！大目連乃至妄語不實，欲作舉羯磨。」佛言：「目連見前男兒，不見中間尼彌素夜叉須女家持男與、須男家持女與。」佛言：「汝去往語彼家：『世尊說言：「女是汝許、男是我許。」』」即便往交共相貿易。如是毘尼竟，是名男兒。

離車童子者，佛住毘舍離，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與眾多比丘入毘舍離城。爾時有離車童子在重閣上，與五百妓女共相娛樂。佛遙見而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故笑？」佛言：「此人却後七日當命終入地獄。」阿難白佛言：「頗有因緣得不入不？」佛言：「此人若於如來法中出家者得不入。」佛告阿難：「汝往教化此人勸令出家。」阿難即受佛教往勸，乃至出家已，佛告阿難：「汝語諸比丘，當守護此人，勿令犯戒使得重罪。」時諸比丘受教已，安此比丘置一房中，外封閉其戶。此比丘命盡，刀風解其形。時諸比丘親里來，見其命終甚大悲惱。佛為說偈言：

「若人百千歲，　供養百羅漢；
不如一夜中，　出家修梵行。
緣此之福祚，　得離於六百；
六千六十歲，　三塗之苦惱。」

時閉戶比丘心生疑悔，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問比丘：「汝以何心？」答言：「世尊！饒益心，恐彼犯戒得重罪故。」佛言：「封閉戶故，越毘尼罪。」如是毘尼竟，是名離車童子。

四人捨鬪者，佛住毘舍離，四人捨鬪欲出家，共入毘舍離。城門中見本讎家，時守門人有弓杖，一人即捉弓、一人張弓、一人射而不死、一人射斷命根。是中一人射死、一人射不死，是二人不應度出家，已出家者應驅出。是中一人捉弓、一人張弓，是二人不應度出家，已度出家者置，若後作惡時應驅出。如是惡人不應度出家，若度出家受具足者，得越毘尼罪。是名四人捨鬪。

閣上者，佛住王舍城，爾時有一比丘得不淨觀，厭身故從閣上自投而下。時閣下有父子二人竹作，墮其父上，其父即死。兒即牽比丘

至王所，作是言：「是比丘殺我父。」王問比丘：「尊者出家人，云何殺人？」答言：「大王！我自厭身，閣上投下墮彼父上，其實如是。」王言：「放比丘去。」其子稱怨：「大王！云何殺人而不問罪？」王善方便欲解喻其意：「汝去閣上，令比丘在下，汝便自投其上，殺彼比丘以報父讎。」其人自愛命重不能自投。時比丘心生疑悔，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以何心？」答言：「世尊！以厭身故。」佛言：「比丘！汝不看下自投，得越毘尼罪。」如是毘尼竟，是名閣上。

轉石者，佛住王舍城，爾時摩訶羅父子出家，共上耆闍崛山。兒在前行，道中有石，作是念：「我當除道使淨，令婆路醯行無所礙安樂來上。」便轉石。石下磕殺摩訶羅。其子懊惱，心生疑悔：「我作二不饒益事：殺人、殺父。」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以何心？」答言：「世尊！我為父通道欲使得樂。」佛言：「道中轉石，得越毘尼罪。」如是毘尼竟，是名轉石。

溫泉者，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有比丘入溫泉中洗浴，欲心起動身生觸水失不淨。心生疑悔，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以何心？」答言：「世尊！欲心。」佛言：「犯僧伽婆尸沙。」如是毘尼竟，是名溫泉。

婬女者，佛住王舍城，爾時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婬女家。婬女言：「比丘共作是事來。」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言：「我知世尊制戒不得行婬，汝但來，內作外棄。」比丘即共行欲已，心生疑悔，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內作外棄、外作內棄、內作內棄，若入一節，乃至如胡麻，犯波羅夷罪。」如是毘尼竟，是名婬女。

三婆蹉者，佛住王舍城，爾時尊者畢陵伽婆蹉在聚落中住，時到著衣持鉢次行乞食，得食已至一放牧家食。其家女到尊者邊立啼，即問女言：「何故啼？」答言：「阿闍梨，今是節會日，諸人集戲，我無衣裳獨不得往，那得不啼？」時尊者即化作種種衣服、珠寶、瓔珞、金銀校飾，與已便去。乃至王聞，聞已即喚女問：「汝何處得此好瓔珞？」答言：「尊者畢陵伽婆蹉見與。」王即喚比丘來問：「尊者何處得此好金？非世所有。」比丘即捉杖打壁打床，一切化成金，作如是言：「首陀羅何處得金？此即是也。」王言：「阿闍梨有大神足，還去；放牧牛女還家。」諸比丘聞已，見畢陵伽婆蹉現異，乃至放牧女被執，應作舉羯磨，即集比丘僧。世尊乘神足來，知而故問：「汝作何等？」答言：「世尊！畢陵伽婆蹉現異，乃至放牛女被執。」佛問畢陵伽婆蹉：「汝實現異令牧牛女被執耶？」答言：「世尊！我不故現異令牧牛女被執，我慈心故耳！」佛言：「畢陵伽婆蹉大神足故，無罪。」如是毘尼竟。

復次尊者畢陵伽婆蹉在聚落中住，自泥房舍。時瓶沙王來，見尊者自泥治房舍，問：「阿闍梨！作何等？」答言：「首陀羅，泥治房舍。」王言：「阿闍梨！無人使耶？我當與園民。」答言：「不須。首陀羅。」如是至三，猶故不受。聚落中人聞已，來到其所，求言：「阿闍梨！願取我等作園民，我當供給。」比丘言：「汝等一切能持五戒者，我當取汝。」答言：「能。」取已，盡受五戒奉齋修德，聚落殷富遂致外賊來劫，抄掠婦女及財物。聚落中人往告師言：「阿闍梨！賊來劫我兒女錢財，即日蕩盡。」尊者畢陵伽婆蹉入慈心定，見賊驅去，比丘語賊言：「首陀羅！汝何故劫我園民？」即化作大坑，使園民在此岸、賊在彼岸，語言：「首陀羅汝去。」諸比丘聞已作如是言：「畢陵伽婆蹉賊復劫賊，應作舉羯磨。」即集比丘僧，檢校此事。時世尊乘神足來，知而故問：「汝作何等？」答言：「世尊！畢陵伽婆蹉賊復劫賊，欲作舉羯磨。」佛問畢陵伽婆蹉：「汝實爾不？」答言：「世尊！我不賊復劫賊，但聚落人民啼來告我，我慈心故！」佛言：「是大神足，無罪。」如是毘尼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九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雜誦跋渠法之八

復次佛住王舍城，爾時尊者畢陵伽婆蹉在聚落中住，日日渡恒水乞食，到恒水上作是言：「首陀羅住，我欲過。」水即住。過已作如是言：「首陀羅汝去。」如是水流如故。水神不樂，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畢陵伽婆蹉語太苦：『住首陀羅，去首陀羅。』」佛言：「呼畢陵伽婆蹉來。」來已，佛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恒神如是嫌汝，汝向懺悔。」畢陵伽婆蹉言：「我悔過，首陀羅。」恒神言：「向首陀羅，今首陀羅，為有何異而言悔過？」畢陵迦婆蹉，唯除佛八大聲聞，餘一切盡言首陀羅，和上、阿闍梨、諸上座皆言首陀羅。諸比丘言：「尊者畢陵伽婆蹉，乃至和上、阿闍梨皆言首陀羅。正有是一人婆羅門出家耶？尊者大迦葉、舍利弗、目連等如是比皆是婆羅門出家，都不作是語，應作舉羯磨。」即集比丘僧。時畢陵伽婆蹉坐禪不來，遣使往喚。使便打戶言：「眾僧集，喚長老！」時畢陵伽婆蹉即觀見比丘僧集欲與我作舉羯磨，即以神力制使比丘著戶，令不得去。眾僧怪使久不還，更遣比丘往喚。後比丘至，捉前使比丘手去，來長老即復相著不得去，如是使使相著皆不得去。諸比丘嫌言：「眾中正有此一人大神足耶？尊者大目連豈無此力耶？齊水際作福罰羯磨。」佛以神足乘空而來，知而故問：「汝作何等？」答言：「世尊！畢陵伽婆蹉，唯除如來八大聲聞，餘乃至和上、阿闍梨盡言：『首陀羅。』欲作舉羯磨。僧集不來。遣使往喚，神足復制，便使使相著不來，故欲作齊水際福罰羯磨。」佛言：「汝來。」畢陵伽婆蹉發心頃在佛前立，佛語畢陵伽婆蹉：「汝首陀羅語過，諸梵行人嫌汝。」答言：「世尊！我當如何？我不憍慢，亦不自大輕蔑於人。然我喚和上、阿闍梨、諸長老比丘時，發聲便成首陀羅。」佛語比丘：「是畢陵伽婆蹉非憍慢，亦非自大輕蔑餘人。從五百世來常生婆羅門家，首陀羅語習氣不盡。」佛語畢陵伽婆蹉：「汝本從無始生死已來，貪欲瞋恚愚癡尚能永拔，五百世習氣而不能除。從今日後莫作首陀羅語。」聞世尊教，恭敬故永不復作。如是毘尼竟，是名三婆蹉。

一升油者，世尊涅槃後，長老比丘毘舍離住，爾時有一商人，自恣請法豫比丘尼。比丘尼有一依止弟子，常遣往取所須。時依止弟子不稱師名，又不自稱，直言：「須油。」檀越即與，得已自用。檀越後便檢挍，油不入師。依止弟子心生疑悔，語諸比丘尼，諸比丘

尼言：「汝犯波羅夷。」諸比丘尼不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雖隱覆取，檀越與故，犯偷蘭罪。」如是毘尼竟，是名一升油。

迎食者，舍衛城爾時精舍中有檀越飯僧，有一比丘自食已分，復迎一分。益食人問言：「長老為誰取分？」答言：「我取。」「食者誰分？」復言：「我分。」時比丘言：「汝犯波羅夷罪。」諸比丘不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有不應得而取，但有主與故，得偷蘭罪。」如是毘尼竟，是名迎食。

看病者，佛住舍衛城，爾時祇洹精舍有病比丘，共看病比丘諍已，時精舍中有檀越飯僧，病比丘作是念：「彼人今日何能為我取食？」即便倩餘比丘取食。時看病比丘作是念：「今日誰當與彼取食？」時二人俱取食，益食人問看病比丘：「為誰取食？」答言：「某病人食。」復問倩迎食人：「為誰取食？」答言：「某病人食。」諸比丘言：「汝犯波羅夷。」時諸比丘不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此倩取食者無罪。病比丘共看病比丘諍已，不語看病人更倩餘人者，越毘尼罪。看病人共病比丘諍已，不問與迎食者，越毘尼罪。」如是毘尼竟，是名看病。

鳥肉段者，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爾時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乞食。時有鳥銜肉段墮比丘鉢中，時比丘持還精舍煮已自食，分與諸比丘。諸比丘言：「長老！汝何處得此肉？」即具說上事，諸比丘言：「汝犯波羅夷。」諸比丘不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畜生無屬。」如是毘尼竟，是名鳥肉段。

賊肉段者，世尊涅槃後，長老比丘依王舍城住。時有盜賊偷牛，夜在尸陀林中殺噉有殘，語林中坐禪比丘言：「尊者須肉不？」答言：「須。」即與滿鉢。比丘取已持還精舍自食，分與餘比丘。餘比丘問言：「長老！何處得此肉？」具說上事。諸比丘言：「長老！汝賊邊取物滿五錢，波羅夷。」諸比丘不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出家人前人如法、不如法，有主施無罪。」如是毘尼竟，是名賊肉段。

猪肉者，爾時俱睒彌提婆聚落邊有賊偷猪噉，餘殘頭脚捨棄而去。時有比丘見已持還精舍，煮已自食亦分與諸比丘。諸比丘言：「汝何處得此肉？」即具說上事，比丘言：「直五錢，得波羅夷。」時諸比丘不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何心取？」答言：「無主想。」「無主想取無罪。」如是毘尼竟，是名猪肉。

蹴女人者，舍衛城祇桓精舍，時有比丘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第乞食到一家。婦人言：「比丘來入共作如是事來。」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婦人言：「若不從我者，當如是如是謗，強牽我。」是比丘畏故便入，入已婦人語婢守門：「我與比丘行

欲。」女人入已欲心熾盛即臥，比丘蹴已而去。守門婢問：「尊者作事竟耶？」答言：「已竟。」時比丘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脚蹴女人，得偷蘭遮。不作言作，波夜提。」如是毘尼竟，是名蹴女人。

磨麩者，舍衛城祇桓精舍，時比丘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見女人蹲地磨麩，衣不覆形，比丘見已即生欲心語：「姊妹！我欲食麩。」女人即與麩。比丘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何心？」答言：「欲心。」即遣使問彼女人，女人答言：「我蹲地磨麩，比丘乞麩，我便與之。」使還答如上。長老比丘言：「解義不解味，偷蘭遮。乃至不解義不解味，得越毘尼罪。」如是毘尼竟，是名磨麩。

犢子者，跋祇國有人去精舍不遠放犢子，犢子來入精舍，踐食華果觝突形像。知事人語放犢人：「好看汝犢，莫令縱暴。」如是再三語，猶故不止。知事人瞋，牽犢子著房中，反閉戶入聚落乞食。在道中作是念：「房中多有夜叉，不能殺是犢耶？」即還精舍，開戶見犢已死，比丘怖畏，即持著眾僧廁中，便捨而去。放犢人來問：「阿闍梨見我犢不？」答言：「不見。」比丘心生疑悔，問諸比丘，諸比丘不能決，往問長老。長老言：「牽犢入房反閉戶，得越毘尼罪。持著僧廁中，得偷蘭遮。見言不見，波夜提。」如是毘尼竟，是名放犢。

捨婦者，迦尸耆利大邑，時有摩訶羅端正捨婦出家，其婦逐來在房外紡績。摩訶羅語言：「汝去！我出家人不須汝。」答言：「尊者！我在此作有何妨事？為欲時時見尊者，不能相離耳。」摩訶羅以是數數語，猶故不去，即持衣鉢棄捨而去。有女人見已語言：「汝本二已去。」聞已即逐。及已，便捉衣當前而立，作是言：「阿闍梨為我故莫去，我當供給衣鉢、病瘦醫藥。」摩訶羅言：「我出家人，法不應爾。」如是猶故不放，摩訶羅心生瞋恚，舉衣鉢著一處熟打而去。摩訶羅心生疑悔，具以上事問持律比丘耶舍，耶舍言：「瞋打婦人者，得波羅夷。」諸比丘言：「此非好斷。汝欲決疑者，可往枝提山中問持律尊者樹提陀娑，必能決了。」聞已即去，路經俱睒彌道逢一賣酪女，女見摩訶羅端正，便生欲心語：「沙門共行欲來。」摩訶羅作是念：「我已犯波羅夷，復何在？」便共行欲。前至持律所，具白上事。持律言：「云何耶舍制五波羅夷法？瞋打婦人，得偷蘭遮。共賣酪女行婬，得波羅夷。」如是毘尼竟，是名捨婦。

隔壁者，弗迦羅國有比丘，比丘尼精舍隔壁住。時比丘起欲心，通夜共比丘尼隔壁語。比丘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

「汝有何心語？」答言：「欲心。」「如是欲心，語語得越毘尼罪。」如是毘尼竟，是名隔壁。

布薩者，弗迦羅聚落比丘，共阿練若比丘共一布薩。時阿練若住處比丘名弗絺虜，有大德名稱，聚落中比丘見得利養起嫉妒心。時長老弗絺虜至十四日布薩，來入聚落，語聚落中比丘：「長老！共作布薩來。」答言：「我十五日當布薩。」弗絺虜言：「我知日數，今應十四日布薩。」答言：「我不作，十五日當布薩。」如是至三不從，弗絺虜便去。去已，聚落中比丘即布薩。明日弗絺虜復來：「長老共作布薩來。」答言：「已布薩竟。」聚落比丘言：「汝叛布薩，我不復與汝共法食味食。」時弗絺虜，十四日便十四日來、十五日便十五日來，如是二十年中初不得布薩。時有善鬼神敬重弗絺虜，往至枝提山中尊者樹提陀娑所作是言：「尊者！不善不隨順。尊者！在世聚落中比丘作如是非法，常惱亂弗絺虜。唯願尊者，自往料理。」尊者樹提聞已即來，便作是念：「我若先至阿練若處，聚落中比丘凶惡，聞者不共我法食味食。」作是念已，即到聚落中比丘所。時善鬼神語尊者弗絺虜：「尊者樹提陀娑，今在聚落，可往問訊。」聞已即往共相問訊，問訊已在一面坐。樹提陀娑即問言：「汝是弗絺虜耶？」答言：「爾。」「慧命！汝叛布薩耶？」答言：「叛布薩不叛布薩，今當知。我二十年已來，十四日布薩十四日來，十五日布薩十五日來，如是叛布薩不？叛布薩耶？尊者自知。」答言：「慧命！是順佛法。但聚落中比丘不隨順，二十年中受具足不名受具足，羯磨不名羯磨。」如是毘尼竟，是名布薩。

二漿者，爾時優闍尼國有人犯王法，截手脚已持著尸陀林中，近阿練若比丘處。宛轉來至比丘所言：「阿闍梨！我甚飢苦，乞我少食。」答言：「無食。」復言：「阿闍梨！憐愍我。我有二種苦痛：一、截手脚苦；二、飢苦。」答言：「無食，正有蘇毘羅漿，須不？」答言：「須。」即與漿。不得食久，飲已便死。比丘心生疑悔，問諸比丘，不能得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何心與？」答言：「饒益心。」「饒益心無罪。」如是毘尼竟。

復次優闍尼國，有人犯王法，截手脚已持著尸陀林中，近阿練若比丘住處。時有摩訶羅出家，次守房舍，無手脚人宛轉來至其所，作是言：「阿闍梨！我甚苦痛不可堪忍，頗有少藥施我，我欲疾死。」答言：「我非旃陀羅殺人賊，云何從我索藥？」「不爾，阿闍梨！我苦痛難忍。」時摩訶羅起慈心，作是念：「曾有如是比丘飲蘇毘羅漿便死。」即語言：「汝欲飲蘇毘羅漿不？」答言：「欲飲。」即與漿飲，飲已便死。摩訶羅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何心與？」答言：「慈心遂彼意。」長老比丘

言：「汝雖有慈心，無有智慧，斷他命根，得波羅夷。」如是毘尼竟，是名二漿。
甎者，舍衛城祇桓精舍，時比丘作房舍，園民授甎。比丘取捉不堅故，落園民頭上破，即便死。比丘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何心落甎？」答言：「捉不堅故。」長老比丘言：「應堅捉。」如是毘尼竟，是名甎。
糞者，舍衛城祇桓精舍，五日一掃除糞穢。時有年少比丘，持糞擲牆外，有病摩訶羅出家，在牆下大小行，糞來鎮上，未能得起，後糞續至，如是便死。當牆比丘以糞聚高，恐盜賊登入，即便除却，見死比丘。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何心除糞？」答言：「不看。」長老比丘言：「若不看擲糞者，得越毘尼罪。」如是毘尼竟，是名糞。
乞食比丘者，佛般泥洹後，諸比丘在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住。時有比丘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時有釋種女端正，澡浴訖著新淨衣，持食施比丘，施已頭面禮足。比丘見已欲心起，不能自制，失不淨落女頭上。女無嫌心，即持衣拭已作是言：「阿闍梨！大得善利，有如是欲心，能於世尊法中修梵行。」時比丘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何心？」答言：「我見前相心不能制。」長老比丘言：「應善觀相制伏其心。」如是毘尼竟，是名乞食。
鬱訶者，佛般泥洹後，長老比丘在迦維羅衛尼俱律樹釋氏精舍。爾時尊者鬱訶，與一釋種知舊。時釋種病，有二兒各異母：一兒是釋家女，一兒是異姓女。釋種垂終時，囑尊者鬱訶：「阿闍梨！我無常後，是二兒中有愛樂佛法得阿闍梨心者，示是地中藏。」命終後，釋女兒與惡友相逐，不樂佛法、不來受經、不樂誦讀。時異姓女兒與善友相逐，愛樂佛法，來到鬱訶所受誦經戒，得長老心，即語：「汝父亡時囑我，兒中有樂法者，可示此藏。」即示處，大得金銀珍寶，家道富樂。釋女兒聞已即白尊者阿難：「阿闍梨！此非善非隨順。尊者鬱訶，持我父財與異姓母兒。我釋家法，釋家女兒應繼父業，所有財物皆應屬我。」阿難言：「是非法分處，我不共法食味食。」時羅睺羅來到鬱訶所，二人同和上，即語羅睺羅言：「莫與尊者阿難同法食味食。」問言：「何故？」具說上因緣。「我無事，阿難不共我法食味食，羅睺羅我共汝法食味食。」阿難聞羅睺羅與鬱訶共法食味食。時阿難亦不共羅睺羅法食味食。時有人送食與尊者阿難。阿難語：「與世尊子羅睺羅去。」如是有送食與尊者羅睺羅者，羅睺羅言：「持與世尊侍者去。」如是迦維羅衛國七年中不作布薩自恣。尊者優波離在支提山中住，時釋種子往至尊者優波離所，作如是言：「阿闍梨！我不善不隨順。阿闍梨在

世，迦維羅衛是世尊生地，云何七年中不作布薩自恣？唯願尊者往和合。」優波離即來，教諸釋種，嚴飾大堂敷好坐具散華燒香，為飯客比丘，并請尊者阿難。先喚羅睺羅安一屏處，抱一小兒放坐中地，尊者阿難坐已，見地小兒，若言：「取。」者，應語：「不取。願尊者與羅睺羅和合者我當取。」如是教已，尊者優波離坐已，次尊者阿難坐，諸比丘次第坐訖，時釋家女抱孩兒，手捉生酥而[口*數]，放坐中地，兒便啼喚。阿難見已愛念心生，語言：「取此小兒。」答言：「不取。若尊者與羅睺羅和合者當取，不和合者不取。」阿難言：「此沙門法，非汝俗人事，但抱小兒。」答言：「不爾。」如是至三。阿難言：「喚羅睺羅來。」來已，尊者優波離語阿難言：「如阿難有檀越如是如是囑長老：『我命終之後，長老如是與。』有何過失？尊者鬱訶亦復如是。阿難云何以是事與世尊子羅睺羅而不和合？」如是毘尼竟，是名鬱訶，是名毘尼法。

障礙不障礙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難陀、優波難陀，遊行諸國還祇桓精舍，著入聚落衣入舍衛城，至喜悅優婆夷家。優婆夷見已言：「善來阿闍梨，何乃希現？」即請令坐，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共相問訊已，比丘言：「優婆夷！我希行，與我作何等好飲食？」優婆夷答言：「從阿闍梨教，前食、後食、若餅、若肉，隨所須當辦。」即請言：「尊者明日受我食，願時早來。」即便受請。其家明日作種種飲食，敷座而待。時比丘多事因緣忘不來赴。日時已過，食可停者留，不可停者便取食之。如是二日三日待不來已，便取盡食。至第四日方來，優婆夷見已心不悅，作是言：「阿闍梨！云何受我請而不來？」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喚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言：「是喜悅優婆夷，於佛比丘僧都無愛惜，何故於中嬈亂？汝云何一向受請不開障礙因緣。」障礙因緣法者，若有人言：「尊者明日受我請前食。」若須者應言：「爾。」彼復言：「尊者！必當來。」應言：「中間無障礙當來。」如是後食、一切請亦如是。若比丘安居竟去，時檀越言：「尊者！後更來。」若欲來者答言：「爾。」檀越復言：「尊者！其必當來。」應語：「若中間無障礙當來。」若言：「阿闍梨！禮塔。」不得語言：「中間無障礙。」應語：「當禮。」若言：「尊者為我禮塔。」應語言：「若憶當禮。」若言：「尊者！禮長老比丘。」不得言：「無障礙。」應語：「當禮。」若言：「尊者為我禮長老比丘。」應語：「若憶當禮。」若言：「尊者受經、誦經、持戒、坐禪。」不得語：「中間無障礙當受誦經。」應語：「我為是故出家。」若言：「學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不得語：「中間無障礙當學。」應語：「我為

是故出家。」是中應作障礙而不作，不應作而作，俱越毘尼罪。是名障礙不障礙法。

比丘尼法者，佛住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爾時大愛道瞿曇彌，與五百釋女求佛出家，如線經中廣說，乃至佛告諸比丘尼：「從今日大愛道瞿曇彌比丘尼僧上坐，如是持。」爾時大愛道瞿曇彌白佛言：「世尊！為比丘尼制八敬法，我等得廣聞不？」佛言：「得八敬法者，比丘尼雖滿百臘，應向新受戒比丘起迎恭敬作禮。不得言：『待我百臘然後向新受戒比丘作禮。』一切比丘尼應向長老、中間、年少比丘起迎恭敬作禮。若比丘尼至比丘精舍時，應頭面一一禮一切比丘足。若老病不能者，隨力多少禮，餘不遍者得總禮，應言：『我比丘尼某甲，頭面禮一切僧足。』若比丘至比丘尼精舍時，一切比丘尼應起迎禮足，亦如上說。若比丘尼作是分別，是犯戒、是醫師、是摩訶羅無所知，憍慢不恭敬起迎作禮者，越敬法。」(第一敬法竟)

二年學者，滿十八歲女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者，和上尼應供給所須與，白僧料理。尼眾中能作羯磨人，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十八歲女某甲，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欲從僧乞二歲學戒。諸阿梨耶聽，某甲欲從僧乞二歲學戒，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女人入僧中，應一一頭面禮僧足，禮僧足已踧跪合掌，教作如是言：「阿梨耶僧憶念！我滿十八歲女某甲，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我今從僧乞二歲學戒，唯願阿梨耶僧憐愍故，與我二歲學戒。」如是三說。尼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女年滿十八，已從僧乞二歲學戒。若僧時到，僧與某甲二歲學戒。白如是。」「阿梨耶僧聽！某甲女年滿十八，已從僧乞二歲學戒。僧今與某甲二歲學戒。阿梨耶僧忍與某甲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者默然，若不忍便說。第一羯磨竟。」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二歲學戒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是式叉摩尼得二歲學戒已，應隨順行十八事。何等十八？一切大比丘尼下、一切沙彌尼上；於式叉摩尼不淨、於大尼淨，於大尼不淨、於式叉摩尼亦不淨；大尼得與式叉摩尼三宿、式叉摩尼得與沙彌尼三宿；式叉摩尼得與大尼授食，除火淨、五生種、取金銀及錢；自從沙彌尼受食；尼不得向說波羅夷乃至越毘尼罪，得語不婬不盜不殺不妄語如是等。式叉摩尼至布薩自恣日入僧中，踧跪合掌作如是言：「阿梨耶僧！我某甲清淨，僧憶念持。」如是三說而去。後四波羅夷犯者，更從始學；十九僧伽婆尸沙已下，若一一犯，隨所犯作突吉羅悔；若破五戒，隨犯日數更學。何等五？非時食、停食食、捉錢金銀、飲酒、著華香。是名十八事。

是式叉摩尼二歲學戒滿已，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者，和上尼應白僧乞畜弟子羯磨。尼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式叉摩尼二歲學戒、滿二十，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若僧時到，僧和上尼某甲欲從僧乞畜弟子羯磨。阿梨耶僧聽，某甲欲從僧乞畜眾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和上尼應蹈跪合掌作如是言：「阿梨耶僧憶念！是式叉摩尼二歲學戒、滿二十，欲受具足，我某甲今從僧乞畜弟子羯磨，唯願僧與我畜弟子羯磨。」如是至三。羯磨人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式叉摩尼二歲學戒、已滿二十，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尼某甲已從僧中乞畜弟子羯磨。若僧時到，僧與尼某甲畜弟子羯磨。白如是。」「阿梨耶僧聽！某甲式叉摩尼，二歲學戒、已滿二十，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尼某甲已從僧乞畜弟子羯磨。僧今與尼某甲畜弟子羯磨。諸阿梨耶忍與尼某甲畜弟子羯磨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忍與尼某甲畜弟子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式叉摩尼，二歲學戒、已滿二十，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者，入僧中先頭面禮僧足。禮僧足已先請和上尼，蹈跪合掌作如是言：「尊憶念！我某甲從尊乞求和上，尊為我作和上，與我受具足。」如是至三，和上尼應語：「發喜心。」弟子言：「我頂戴持。」和上尼已先與求衣鉢、與求眾、與求二戒師、與求空靜處教師，推與眾僧。羯磨師應作是說：「此中誰能與某甲空靜處作教師？」答言：「我能。」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和上尼某甲、某甲能空靜處作教師。諸阿梨耶僧聽！某甲，和上尼某甲、某甲空靜處作教師，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教師應將欲受具足人離眾不近不遠，教有二種，若略、若廣。云何是略？眾僧中當問：「汝有當言有，無當言無。」云何是廣？「善女聽！今是至誠時，是實語時，於諸天、世間、天魔、諸梵、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阿修羅，若不實者，便於中欺誑，亦復於如來、應供、正遍知、聲聞尼眾中欺誑，此是大罪。今當問汝，有者言有，無者言無。」「父母夫主在不？」若言：「在。」應問：「父母夫主聽不？」「求和上尼未？五衣鉢具不？學戒二歲滿不？作畜眾羯磨未？汝字何等？」答言：「字某。」「和上尼字誰？」答言：「字某。」「汝不殺父母不？不殺阿羅漢不？不破僧不？不惡心出佛身血不(佛久已涅槃而故依舊文)？不壞比丘淨戒不？非賊盜住不？非越濟人不？不自出家不？本曾受具足不？」若言：「曾受。」應語：「去！不得受具足。」若言：「不。」者，應問：「汝非婢不？非養女不？不負人債不？非兵婦不？非陰謀王家不？汝是女不？非石女不？非爛墮不？非二道通不？非破不？不無乳不？非一乳不？非常血病不？非無血不？非

一月常血不？非不能女不？汝無如是種種諸病著身不？癬疥、黃爛、癩病、癰痤、痔病不禁、黃病、瘧病、瞽欬、消盡、癲、狂熱病、風腫、水腫、腹腫如是種種，更有餘病著身不？」答言：「無。」教師來入僧中白言：「某甲問已訖，自說清淨無遮法。」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若僧時到，僧某甲，和上尼某甲，聽入僧中。阿梨耶僧聽某甲和上尼某甲聽入僧中，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入僧中，一一頭面禮僧足，在戒師前踡跪合掌，授與衣鉢：「此鉢多羅應量受用乞食器，我受持。」如是三說。「此是僧伽梨、此是欝多羅僧、此是安陀會、此是覆肩衣、此是雨衣、此是我五衣，此五衣盡壽不離宿受持。」如是三說。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若僧時到，僧某甲和上尼某甲，欲從僧乞受具足。諸阿梨耶聽某甲，和上尼某甲，欲從僧乞受具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師應教乞：「阿梨耶僧聽，我某甲從和尚尼某甲受具足，阿闍梨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我某甲，和上尼某甲，今從僧乞受具足，唯願僧哀愍故，與我受具足。」如是至三。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已從僧乞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和上尼某甲，我欲於僧中問遮法。阿梨耶僧聽某甲和上尼某甲，我欲於僧中問遮法，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女聽！今是至誠時、是實語時，乃至如是種種更有餘病著身不？」答言：「無。」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已從僧乞受具足，父母夫主已聽已，求和上五衣鉢具，是女人二歲學戒滿，已作畜眾羯磨，自說清淨無遮法。若僧時到，僧某甲，和上尼某甲，我欲於僧中說三依法。阿梨耶僧聽某甲，和上尼某甲，我欲於僧中說三依法，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女聽！此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尼眾中正說制三依。若堪忍直心善女人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與受具足。何等三？糞掃衣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比丘尼隨順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丘尼。此中盡壽能堪忍持糞掃衣不？」答言：「能。」「若長得欽婆羅衣、氍衣、芻摩衣、俱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依乞食，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比丘尼隨順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丘尼。此中盡壽能堪忍乞食不？」答言：「能。」「若長得半月食，八日十四日、十五日說戒食，籌食、請食。」「依陳棄藥，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比丘尼隨順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丘尼。是中盡壽能堪忍服陳棄藥不？」答言：「能。」「若長得酥、油、蜜、石蜜、生酥及脂。」「依此三聖種當隨順學。」「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

處教問訖已，從僧乞受具足，父母夫主已聽，已求和上尼，五衣鉢具。是女人二歲學戒滿，已作畜弟子羯磨，自說清淨無遮法，已堪忍三依。若僧時到，僧與某甲受具足，和上尼某甲。白如是。」「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已從僧乞受具足，父母夫主已聽，已求和上，五衣鉢具，是女人二歲學戒滿，已作畜弟子羯磨，自說清淨無遮法，已堪忍三依。僧今與某甲受具足，和上尼某甲。諸阿梨耶忍與某甲受具足，和上尼某甲，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受具足竟，和上尼某甲，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女聽！汝已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和合僧十眾。汝今當敬重於佛、敬重於法、敬重於僧、敬重和上、敬重阿闍梨，汝已遭遇，人身難得、佛世難值、聞法亦難，眾僧和合意願成就難，已得具足，當隨順學，如無憂華離於塵水。汝當依倚修習泥洹善法，得具足此戒序法、八波羅夷、十九僧伽婆尸沙、三十尼薩耆波夜提、百四十一波夜提、八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七滅諍法隨順法。我今略說教誡汝，後和上、阿闍梨當廣教汝。」

受具足已，即日和上尼應將到比丘僧所，和上尼應為乞，蹈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已與某甲受具足，今從僧乞為某甲受具足，哀愍故與某甲受具足。」如是三說。羯磨師應問：「比丘尼眾中清淨無遮法不？」若不問者，越毘尼罪。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尼受具足已，比丘尼眾中清淨無遮法，尼某甲已從僧乞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和上尼某甲，欲從僧乞受具足。諸大德聽某甲和上尼某甲，欲從僧乞受具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師應教蹈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某甲從和上尼某甲受具足，已比丘尼眾中清淨無遮法。我某甲，和上尼某甲，我今從僧乞受具足，唯願僧哀愍故，與我受具足。」如是至三。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已比丘尼眾中清淨無遮法，已從僧乞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和上尼某甲，我欲於僧中問遮法。諸大德僧聽！某甲，和上尼某甲，我欲於僧中問遮法，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師應問：「今是至誠時、是實語時，於諸天、世間、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阿修羅。若不實者，便於中欺誑，亦復於如來、應供、正遍知二部僧中欺誑，此是大罪。我今僧中當問汝，有者言有，無者言無。父母夫主在不？」乃至除女人隱處，餘如上盡問。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已比丘尼眾中問清淨無遮法，已從僧乞受具足，父母夫主已聽，已求和上，五衣鉢具，二歲學戒滿，已乞畜眾羯磨竟，自說清淨無遮法。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尼某甲，我欲於僧中說三依。」「諸

大德聽某甲和上尼某甲，我欲於僧中說三依，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女聽！此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尼眾中正說制三依。若堪忍直心善女人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與受具足。糞掃衣，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比丘尼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丘尼。是中盡壽能堪忍持糞掃衣不？」答言：「能。」「若長得欽婆羅衣、氎衣、芻摩衣、俱舍耶衣、舍那衣、麻衣、驅牟提衣。」如是依乞食，依陳棄藥，如上廣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已比丘尼眾中清淨無遮法，已從僧乞受具足，父母夫主已聽，已求和上，五衣鉢具，二歲學戒滿，已作乞畜眾羯磨竟，自說清淨無遮法，已堪忍三依。若僧時到，僧與某甲受具足，和上尼某甲。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已比丘尼眾中清淨無遮法，已從僧乞受具足，父母夫主已聽，已求和上，五衣鉢具，二歲學戒滿，已作乞畜眾羯磨竟，自說清淨無遮法，已堪忍三依。僧今與某甲受具足，和上尼某甲。諸大德忍與某甲受具足，和上尼某甲，忍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與某甲受具足竟，和上尼某甲，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女聽！汝已受具足，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和合僧、二部眾、十眾已上。汝今當敬重於佛、敬重於法、敬重於僧、敬重和上、敬重阿闍梨。汝已遭遇，人身難得、佛世難值、聞法亦難、眾僧和合意願成就難。頂禮釋師子及諸聲聞眾，已得具足，如無憂華離於塵水，汝當依倚修習泥洹善法得具足。」

佛住毘舍離大林重閣精舍，爾時法豫比丘尼弟子欲受具足，時菴婆羅離車童子，聞法豫弟子欲受具足，便作是念：「此女於我有如是不饒益事，今若出精舍門者，我當更捉壞其梵行，令不得受具足。」法預比丘尼聞已往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有弟子欲受具足，若出精舍者畏壞梵行，彼間住，此間僧得與遙受具足不？」佛言：「得！先比丘尼眾與受具足已，往比丘僧中乞使受具足。」尼僧與受具足已，法預即往白比丘僧乞使受具足。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法預比丘尼弟子某甲欲受具足，若來者畏傷梵行。若僧時到，僧法預比丘尼弟子某甲，欲從僧乞使受具足。諸大德僧聽法預比丘尼弟子某甲欲乞使受具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和上尼應僧中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法預比丘尼，弟子某甲欲受具足，若來者畏傷梵行，已比丘尼眾中受具足無遮法。我某甲為弟子某甲乞使受具足，唯願大德僧哀愍故，與我弟子某甲使受具足。」如是至三。僧中應羯磨堪能者，若二、若三不得羯磨眾。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法預比丘尼弟子某甲欲受具足，已比丘尼眾中受具足無遮法，若來者

畏傷梵行。法預比丘尼為弟子某甲，已從僧乞使受具足。若僧時到，僧今羯磨，某甲、某甲比丘為法預弟子某甲受具足。白如是。」「大德僧聽！法預比丘尼為弟子某甲受具足，已比丘尼眾中受具足無遮法，若來者畏傷梵行。法預比丘尼為弟子某甲，已從僧乞使受具足。僧今羯磨某甲某甲比丘使為法預比丘尼弟子某甲受具足。諸大德忍羯磨某甲、某甲比丘使為法預比丘尼弟子某甲受具足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羯磨某甲某、甲比丘使為法預比丘尼弟子某甲受具足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受羯磨竟，即應往比丘尼精舍。受具足人應向使乞，蹈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某甲從和上尼某甲受具足，已比丘尼眾中受具足，清淨無遮法。我若出此間者畏傷梵行，此間住。我某甲，和上尼某甲，今從僧乞受具足，唯願僧哀愍故，與我受具足。」如是至三。和上尼應共使到僧中，和上尼應乞，蹈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法預比丘尼，弟子某甲欲受具足，已比丘尼眾中受具足，清淨無遮法，若來者畏傷梵行，彼間住。我法預弟子某甲今從僧乞受具足，唯願僧哀愍故與受具足。」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已比丘尼眾中受具足，清淨無遮法，若來者畏傷梵行，彼間住。和上尼某甲已從僧乞受具足。若僧時到，僧與某甲受具足，和上尼某甲。白如是。」一白三羯磨已，和上尼共使還至比丘尼精舍，作如是言：「善女聽！汝已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十眾以上、和合二部眾。受具足竟，汝應恭敬三寶，汝已遭遇，人身難得、佛世難值、聞法亦難。」是名二歲學戒二部眾中受具足。是名第二敬法。

說罪者，比丘尼不得說比丘實罪、非實罪。比丘得說尼實罪，不得說非實罪。尼不得說言醫師比丘、犯戒比丘、摩訶羅比丘，若親里者得軟語諫，不得呵責。若是年少，應語：「汝今不學，待老當學耶？汝後當教詔弟子，汝不學者，後弟子亦當學汝作惡，是故汝應隨順學，受經、誦經。」若比丘尼說比丘過，言醫師比丘、犯戒比丘、摩訶羅比丘者，越敬法。比丘得說比丘尼實過，不得呵責言剃髮老嫗、婬蕩老嫗、摩訶梨老嫗。若是親里作非法者，得語言：「莫作是事。」不得呵罵，應軟語諫。若年少者，應語：「汝今不學，待老當學耶？汝後當教詔弟子，汝不學者，後弟子亦當學汝作惡，是故當受經、誦經。」若比丘呵罵比丘尼言：「剃髮老嫗、婬蕩老嫗、摩訶梨，不善不識恩養。」者，越毘尼罪。是名比丘尼不得說比丘實罪非實罪，比丘得說比丘尼實罪。是名第三敬法。

不先受者，比丘尼不先比丘受食、房舍、床褥。若有人請比丘尼食者，應語：「先請上尊眾。」若言：「我於彼無敬心，正欲請諸比

丘尼。」者，應語：「我亦不受。」若言：「我先已曾請僧前食、後食，已曾共人請，未曾請諸尼。」若爾者應受。下至先與僧一摶食者，比丘尼後得種種好食無罪。若有人來言：「我欲與尼作房。」應語：「先與上尊眾作。」若言：「我於彼無敬心，正欲與尼作。」應語：「我亦不受。」若言：「我先已曾與僧作房舍、講堂、溫室、食堂、門屋、井屋、廁屋、洗脚處屋，曾共眾人作，未曾為尼作。」若爾者應受。下至先與僧一蚊厨，後比丘尼受大房無罪。若有人來與比丘尼床褥者，應語：「先與上尊眾。」若言：「我於彼無敬心。」應語：「我亦不受。」若言：「我先已曾與比丘僧床褥、枕俱、執臥具，未曾與尼。」若爾者得受。下至先與比丘僧一小床，比丘尼後受好床褥無罪。若檀越未曾飯僧施床褥，比丘尼先受者，越敬法。是名比丘尼不先受食床褥。第四敬法竟。

半月摩那埵者，若比丘尼越敬法，應二部眾中半月行摩那埵。若犯十九僧伽婆尸沙，應二部眾中半月行摩那埵，比丘尼眾中行隨順法，應日日白二部僧，是名二部僧。是名比丘尼二部眾中半月行摩那埵。第五敬法竟。

半月問布薩求教誡者，比丘尼至布薩日，若一切尼僧、若遣使至比丘精舍禮塔已，至知識比丘所，與清淨欲，作如是言：「一切比丘尼僧和合禮比丘僧足，問布薩請教誡。」如是三說。僧布薩時，誦戒比丘應作是說：「大德僧聽！今布薩爾所日已過，餘爾所日在，佛聲聞僧常所行事，諸大德不來，諸比丘說欲清淨，誰與比丘尼取欲？」取尼欲人應至上座前，偏袒右肩合掌作如是言：「比丘尼僧和合禮比丘僧足，與清淨欲，問布薩請教誡。」如是三說。誦戒人應問：「誰教誡比丘尼？」若先有教誡人，後人應問言：「尼何日來？何處教誡？」先人應語：「某日來，在某處。」若無教誡人者，先取尼清淨欲。比丘應語尼言：「姊妹！無有教誡人，當謹慎莫放逸。」若比丘成就十二法，僧應羯磨作教誡人。何等十二？一、持戒；二、多聞不忘；三、持律廣略；四、辯才能說；五、學戒；六、學定；七、學慧；八、能除惡邪；九、梵行清淨；十、不污比丘尼淨行；十一、忍辱；十二、滿二十歲若過是。名成就十二法。僧應拜作教誡比丘尼人。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十二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比丘教誡比丘尼。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十二法成就，僧今拜某甲比丘教誡比丘尼。諸大德忍拜某比丘教誡比丘尼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拜某比丘作教誡尼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受羯磨已，應教誡比丘尼。

教法者，有八事。何等八？一、非時；二、非處；三、過時；四、時未至；五、不和合；六、眷屬；七、長句說法；八、迎教誡。非

時者，從日沒至明相未出教誡，是名非時。若比丘非時教誡比丘尼者，波逸提。非處者，不得深猥處、不得露現處，當在不深不露處，若講堂、若樹下。若比丘非處教誡比丘尼，越毘尼罪，是名非處。過時者，十四日、十五日是名過時。時未至者，月一日、若二日、三日，是名時未至。應從四日至十三日往教誡。時未至教誡比丘尼者，越毘尼罪，是名時未至。不和合者，比丘尼僧不和合不應教誡，和合已然後教誡。教誡人到已應問：「尼僧和合未？」若言：「和合。」應遣使呼言：「比丘尼來聽教誡。若老病、服藥、作衣鉢事不得來者，應與欲。」如是言：「我某甲與教誡欲。」如是三說。若比丘尼僧不和合教誡者，越毘尼罪，是名不和合。眷屬者，不得偏教誡，應一切尼僧和合已然後教誡，是名眷屬。長語說者，如尊者難陀長語教誡尼，應作是說：「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姊妹！此是教誡，欲聽者便聽，去者任意。」若比丘長語教誡比丘尼者，越毘尼罪，是名長語說法。迎教誡人法者，若比丘尼城邑聚落住，聞教誡比丘某日來，若無供給人者，應倩諸年少比丘齎持華香幡蓋往迎。若無者，隨其多少，下至合掌設敬代擔衣鉢，若一由延、半由延、若一拘盧舍、半拘盧舍，下至出城邑聚落外迎。若不迎者，越毘尼罪。來已應勸化作前食、後食、非時漿，盡心供養，及眷屬七日勿令有乏。若無者，出己衣鉢中餘持用供養。若復無者，下至合掌恭敬。

教誡尼法者，若阿毘曇、若毘尼。阿毘曇者，九部修多羅。毘尼者，波羅提木叉廣略。

教誡人若尼來時，不得低頭而住，應觀相威儀。若見油澤塗頭、莊眼、著上色衣擣令光澤、白帶繫腰，如是者應呵。若是年少者，應語：「姊妹！汝今年少不學，待老當學耶？汝後當教詔弟子，汝不學者，弟子亦當學汝作惡，是故汝應隨順學受經、誦經。」若有俗人者不得教，勿令前人起不善心，言：「沙門教勅婦。」若爾不得教，應問餘尼：「此是誰共行弟子？誰依止弟子？」問已，應語彼和上、阿闍梨教呵，令隨順行法，勿令作非威儀事。比丘教誡比丘尼時應如女想，比丘尼於教誡人如佛想，是名半月問布薩求教誡。第六敬法竟。

不依比丘不得住安居者，若親里欲請比丘尼安居者，尼應語檀越：「先請上尊。」若言：「我於彼無敬心，正欲請尼。」尼應語：「我亦不去。」若為親里欲去者，應自請比丘，到彼已應料理前食、後食、非時漿、安居衣，勿令有乏。若親里不與者，當自出己衣鉢中餘供給。若安居中比丘若死、若罷道、若餘處去，尼不得去。三由延內有僧伽藍者，應通結界，半月應往問布薩。若道路賊難、恐怖畏奪命傷梵行，有此等諸難者，至後安居末應往自恣。若

故有眾難者，當語親里：「為我請比丘來。」來已供給所須前食、後食及非時漿，勿令有乏，自恣已應還本處。若比丘尼欲住安居處，無比丘不得住安居。若住安居者，越敬法，是名無比丘住處，比丘尼不得安居。第七敬法竟。

比丘尼安居竟二部僧中受自恣者，比丘尼至自恣日受自恣已，明日清旦應一切往比丘僧所受自恣。尼僧中應羯磨一尼能受自恣者。羯磨人應作是說：「尼僧聽！某甲比丘尼能為尼僧作自恣人，若僧時到，僧羯磨某甲比丘尼為尼僧作自恣人。諸尼僧聽某甲比丘尼為尼僧作自恣人，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比丘、尼僧二眾各和合者，應作是說：「比丘、尼僧和合，比丘僧和合自恣說，若見聞疑罪，僧當語我，哀愍故。若見聞疑罪，當如法除。」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比丘僧和合、眾多比丘尼者，應作是說：「眾多比丘尼、比丘僧和合自恣說，若見聞疑罪，僧當語。我哀愍故，若知若見，當如法除。」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比丘僧和合、一比丘尼者，應作是說：「我比丘尼、比丘僧和合自恣說，若見聞疑罪，僧當語我，哀愍故，若知若見，當如法除。」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眾多比丘、比丘尼僧和合者，應作是說：「比丘尼僧和合，諸大德自恣說，若見聞疑罪，諸大德當語我，哀愍故，若知若見，當如法除。」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眾多比丘、眾多比丘尼者，應作是說：「眾多比丘，尼諸大德自恣說。」乃至第二、第三亦如是說。一比丘乃至一比丘尼者，應作是說：「我比丘，尼大德自恣說，若見聞疑罪，當語我，哀愍故，若知若見，當如法除。」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比丘尼安居竟，應如是二眾中受自恣。若比丘尼十六日不詣比丘僧受自恣，至十七日往受自恣者，越敬法。是名比丘尼第八敬法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一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雜跋渠法之九
內宿、內煮、自煮者，佛住曠野精舍，諸天世人之所供養。爾時僧院內作食厨，潘汁盪器惡水流出巷中，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住處、食厨不別？」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正應為世人所嫌，從今日不聽內作淨厨潘汁流外。作淨厨法不應東方、北方作淨厨，應南方、西方作。若比丘內作淨厨潘汁流外者，越比尼罪。」
復次佛俱娑羅國遊行，至呵帝欽婆羅門聚落，如上粥緣中廣說，乃至不聽內宿、內煮。
復次佛俱薩羅國遊行，至固石婆羅門聚落。時有剃髮師摩訶羅父子出家，聞佛來欲作粥，如上粥緣中廣說，乃至不聽內宿、內煮、自煮。
復次佛鴦求多羅國遊行，爾時支尼耶螺髮梵志，聞世尊來作僧坊淨厨，遣人請佛。佛告優波離：「汝於先去，為僧處分受食厨，勿令初夜過。若過者即名僧住處，不得作。」時優波離白佛言：「世尊！得一覆別隔不？」佛言：「得。」復問：「得通隔別覆不？」佛言：「得。」復問：「得通覆通隔不？」佛言：「得。」復問：「得別隔別覆不？」佛言：「得。」復問：「得一邊、二邊、三邊一切盡得不？」佛言：「得。」「隔道得不？」佛言：「得。」「得閣上閣下不？」佛言：「得。」或有樹根在淨地，枝葉在不淨地；或有樹根在不淨地，枝葉在淨地；或有樹根枝葉俱在不淨地；或有樹根枝葉俱在淨地。
一覆別隔者，僧得受作淨屋，如是乃至別隔別覆，僧得受作淨屋。一邊、二邊、三邊一切盡得作淨屋。
隔道者，道兩邊淨、中間不淨，若置酥[土*瓦]等在中間者，應穿兩邊，流入淨地者聽取。若穀麥、豆囊橫置中間者，得解兩頭取。若蘿蔔、葱、甘蔗在道中者，得截取淨者。
閣上閣下者，若閣上、若閣下得受作淨屋。
樹根在淨地、枝葉在不淨地者，樹根在淨地生，枝葉蔭不淨地，若果落地者，應時取內淨屋中；若不取至初夜過者，即名不淨。
樹根在不淨地、枝葉在淨地者，樹在不淨地生，枝葉蔭淨地，若果落地即名為淨，隨時欲取便取。
二俱不淨者，樹不淨地生，枝葉亦蔭不淨地，果落應時取內淨屋中；若不時取至初夜過者，即名不淨。

二俱淨者，樹淨地生，枝葉亦蔭淨地，果落者，即名為淨，隨時欲取便取，是名二俱淨。
若不淨地生蘿蔔、葱、菜，若取應時取，內置淨屋中；若不時取，至初夜若過，即名不淨。若賊來偷果菜，覺已恐怖，捨果菜而去，應即取內淨屋中。若言：「明日當取。」至初夜過者，即名不淨。若不覺棄時早晚，即見時應取內淨屋中，若不取至初夜過者，即名不淨。若不淨地中生若瓜瓠者，擿取應時內淨屋中；若不內，過初夜即名不淨。若僧住處有檀越施僧穀，瀉著不淨地中，應時取著淨屋中；若不取，至初夜過者，即名不淨。若白衣持餅麨糧食來寄宿，明日去時與比丘者即名淨。若比丘作是念：「明日去必當與我。」若與者即名不淨。持果菜來宿亦如是。若運致穀米，淨屋倉滿已，若著講堂中、溫室中、若井屋、若薪屋中庭、若非淨地者，初中後夜隨時應徙。若不徙，至初夜過者，即名不淨。
若欲作新住處者，營事比丘應以繩量度作分齊，爾許作僧淨屋、爾許作僧住處，應作是說：「此中爾許作僧淨屋受。」若不受者，至初夜過即名不淨。隨事定淨屋，淨屋定，如是住處、溫室、講堂、門屋、浴室、薪屋、井屋。井屋定，若檀越言：「莫預分處。」須待成設飯施僧已，僧隨意分處。成已應作是說：「下閣、中閣、上閣僧淨屋受。」(受已即名淨，亦得住)若復不受，國土亂時王未立，爾時得受。若復一王逝，一王眾人未舉，爾時得受。若復不受者，住處聚落停廢二年得受。是中或有聚落停廢，非住處停廢；或住處停廢，非聚落停廢；或聚落停廢，住處亦停廢；或非聚落停廢，非住處停廢。是中不受即名不淨。若停可食物，是名內宿內煮。
自煮者，比丘不得自煮食，若病應使淨人煮。若無淨人者，有淨銅器不受膩者，應淨洗自炊令沸，使淨人知著米。著米已比丘不得自燃，應使淨人燃。沸已淨人欲去，得受取自煮令熟，當慎莫令不受物落中。如是煮肉令斂、菜令萎，受已得自煮令熟，下至煮薑湯亦不得自煮，使淨人煮。若乞食，食冷得自溫無罪。若淨人病，應使他淨人煮粥與。若無淨人者，淨米已得自煮。若有長粥不得自食，是名內宿、內煮、自煮。
受生肉者，佛住曠野，爾時六群比丘持肉段、生魚，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不能乞食，持肉段、生魚而行？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後不聽受生肉。」若比丘病，得使淨人知，煮斂已受取，得自煮令熟。若比丘林中經行坐禪，若見樹下有死麞鹿殘，若須者不得自取，當使淨人知。若自取者，不得自食，應與園民、若與沙彌。若見鷹殘亦如是。若比丘乞食時得燥脯，火上燎已，得

受。有眾生名俱耶，無腸肚，吞肉段還完出，若須者得受。不聽受生穀。穀者，白米穀、赤米穀、麵麥、小麥悉不聽受。若生癰瘡癤，須小麥塗者，應使淨人作淨已得自取；研破用塗之，不聽受。若淨屋中有穀麩、麥麩，若須者得自取，不聽受。若蒙具豆、摩沙豆、大豆、小豆如是比，若須者得受，是名受生穀。

自取更受皮淨者，佛住舍衛城，時王波斯匿有菴拔羅園，時果茂盛，王問園民：「諸比丘頗來食果不？」園民答言：「大王不請，何由來食？」王言：「汝可往請比丘來食果。」即往詣僧所，頭面禮足胡跪合掌白言：「王請僧食果。」諸比丘即往就園食果，狼藉棄地或復持還，於是園民不得送果。王問園民：「何故不送果？」園民即以上事具白王。王聞已其心不悅，作是言：「諸比丘但當食果，何故棄地，復持而去與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問比丘：「汝但當食果，何故棄地，復持還為？」答言：「世尊！我持來，受已更食。」佛言：「汝云何自取已後受更食？」佛言：「從今日不聽食菴拔羅果。」

復次佛住王舍城，耆舊童子菴拔羅園，時耆舊童子問園民言：「諸比丘食菴拔羅果不？」答言：「世尊不聽。」時耆舊童子聞是語已，往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菴拔羅是時果，願世尊聽諸比丘食。」佛言：「從今日聽淨果皮食。」時諸比丘使淨人盡剝果皮而食，淨人嫌言：「合皮可食，何故使我盡剝皮為？」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不須盡去皮，當爪淨聽食。不聽自取後受食，應先使淨人爪淨然後受食。若比丘園林中行，見落果在地，須者應使淨人取。若自取者不得自食，應與園民、若沙彌。若果熟落地傷破，即名爪淨，應受取，却核得食。若鳥啄、若器中傷破，下至如蚊脚，即名皮淨，却核得食。若欲食核者，火淨已聽食。若皮淨、不火淨食核者，波夜提。若火淨、不皮淨，皮核俱得食。若不火淨、不皮淨食者，一波夜提、一越比尼。若俱作無罪。」是名自取後受皮淨。

比尼斷當事、　障礙非障礙、
比丘尼內宿、　內煮并自煮、
受生肉并穀、　自取後更受、
皮淨并火淨。　第六跋璩竟。

重物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賣僧床褥，或借人、或私受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比丘賣僧床褥、借人、私受用，設一切僧集亦不聽賣、借人、私用。若賣、借人、私用，越比尼罪。」

云何名重物？床褥、鐵器、瓦器、木器、竹器，如盜戒中廣說，是名重物。檀越施僧床褥、俱襵、氈氍、枕氍、腰帶、刀子、鉢、傘蓋、扇、革屣、針筒、剪爪刀、澡罐，是中床褥、俱襵、枕氈氍如是重物，應入四方僧，其餘輕物應分。若檀越言：「一切盡分。」應從檀越意分。若言：「一切施四方僧。」者，不應分。若比丘道路行，俗人見比丘心生歡喜，持種種雜物布施比丘，是中有重物，應與隨近精舍，當語檀越：「持是床褥與某精舍比丘。」若言：「我已決意施，復用問我為？」比丘言：「亦可置此間供給客僧，得其功德。」復言：「不能，我已決意。」應語：「長壽！此是重物難致，可此間貿取直、彼間還作不？」若言：「任尊者意。」得貿取直。至彼住處，床直買床、褥直貿褥，如是一切隨直貿易。若言：「一切盡分。」者，應隨施主意分。若言：「一切施四方僧。」者，不應分。請有二種：一、僧次，二、私請。彼間得種種雜施，僧次得物入僧，私請得物自入己。若床褥多、釜鑊少，當語檀越令知已，得轉床褥作釜鑊。若釜鑊多，貿易床褥亦如是。若有破器得融作大者，是名重物。

無常，物者。佛住曠野，爾時尊者阿若憍陳如在巨摩帝住。時有放牧人名渠尼，婦名尸婆離，憍陳如時到著衣持鉢入聚落乞食，得已常到放牧人家食。時婦人信心歡喜，常供給乳、酪、生酥、熟酥，飲已還住處，便作是念：「用是苦器久在世為？我厭患此身。」便持衣鉢著一處，在林樹下以頭枕象團右脇著地，心不亂即入無餘涅槃。尸婆離知時節應來，即敷床座掃地辦乳酪漿待，時過不來。時尸婆離便作是念：「阿闍梨常日日來，今何故不來？將不病耶？不為惡蟲所傷？」即往看之。見樹下臥，作是念：「阿闍梨故當眠。」默然立聽，不聞喘息，以手摩心，身體已冷。便言：「奇哉！已無常。我當供養舍利。」即歸語夫，取斧折好薪[廾/積]置一處，即便闍維舍利，在一面立看。見有四鳥種種異色從四方來，鳥身即自變白而去。時夫渠尼苦住不樂，作是念：「是比丘衣鉢當輸王，王法難了，恐復更索餘物。」即持詣王白言：「此憍陳如比丘無常，有是衣鉢輸王。」王即評此衣鉢價直五錢。官斷言：「此沙門無常，衣鉢還歸比丘。」即持還，白僧言：「尊者阿若憍陳如無常，有此衣鉢。」諸比丘見已，識彼衣鉢，即問言：「頗見異事不？」答言：「見！我闍維時，見有四鳥有種種色。」乃至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是事云何？」佛告比丘：「此是四魔天來，欲觀其識神；不見已，變白而去。」諸比丘白佛言：「此衣鉢應屬誰？」佛言：「應屬僧。」

復次佛住舍衛城，時有病比丘語比丘言：「看我，當與長老衣鉢。」時病比丘無常，諸比丘僧集，欲分彼衣鉢。看病比丘言：

「是病比丘存在時語我言：『看我，當與汝衣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已與未？」答言：「未。」佛言：「不與已無常，得越比尼罪。彼不應得。」

復次佛住舍衛城，時有病比丘語比丘言：「看我，當與長老衣鉢。」即便與。得已不作淨，還置病人邊。時病比丘無常，乃至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是事云何？」佛言「為作淨？不作淨？」答言：「不作。」佛言：「不應得。」

復次佛住舍衛城，時有病比丘語比丘言：「看我，當與長老衣鉢。」即便與，得已作淨，還置病比丘邊。乃至佛問：「作淨不？」答言：「作。」佛言：「應得。」

復次佛住舍衛城，有沙彌無常。諸比丘問佛：「此衣鉢物應屬誰？」佛言：「屬和上。」

復次看病比丘作是恨言：「我看病不避寒暑，執眾苦事求索湯藥，乃至除大小行器。其實如是，是誰應得？言眾僧得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看病比丘甚苦，應與三衣、鉢盂及所受殘藥。」

時尊者優波離知時而問：「世尊！病比丘得囑與人物不？」佛言：「得。」復問：「得囑與醫藥不？」佛言：「得，若囑言：『我不差當與。』若差即名捨。若囑言：『我向彼聚落，若不到當與。』若到者即名捨。若囑言：『我行去。若無常者當與。』還者即名捨。若決定囑言：『我若死、若活，其心決定與。』者，應與。若囑與眾多者，最後人應得。若與眾多人，在前者應得。」若比丘無常、若般泥洹，不應便閉其戶。彼若有共行弟子、依止弟子持戒可信者，得與戶鉤；若不可信者，當持戶鉤與僧知事人已，供養舍利料理竟，然後出彼衣物。若有共行、依止弟子持戒可信者使出；若不可信，應使知事人出。若比丘作是言：「我此中亦有衣鉢。」者，當觀前人持戒，可信者應與，不可信者不應與。若有可信人證明者應先與，然後僧受。

受有三種：羯磨受、分分受、貿易分受。羯磨受者，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泥洹，所有衣鉢及餘雜物，應現前僧分。若僧時到，僧現前羯磨與某甲比丘受。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泥洹，所有衣鉢及餘雜物，現前僧應分。僧今現前持是衣鉢及餘雜物，與某甲比丘受。諸大德忍持是衣鉢及餘雜物與某甲比丘受，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忍持是衣鉢及餘雜物與某甲比丘受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羯磨受。分分受者，作分已唱言：「各各自取分。」是名分分受。貿易分受者，互相貿易，是名貿易分受。

若四比丘聚落中住，一比丘無常者，三比丘應受。應作是說：「諸長老！某甲比丘無常、若泥洹，有是衣鉢及餘雜物，現前僧應分。此處無僧，我等現前應分。」若三比丘住，一比丘無常者，二比丘應受。應作是說，乃至「此處無僧，我現前應得。」若二比丘共住，一比丘無常者，一比丘得受，應心念口言：「某甲比丘無常、若涅槃，有是衣鉢，現前僧應分。此處無僧，我現前應得。」

若欲與看病比丘物者，應行舍羅知人多少，知已應與亡人所受持衣鉢及所受殘藥。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無常、若涅槃，所有衣鉢現前僧應分。若僧時到，僧持是衣鉢及所受殘藥，與看病比丘某甲。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已與看病比丘某甲衣鉢及餘殘藥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看病人云何應得、不應得？不應得者，暫作不應得、差作不應得、樂福德作不應得、邪命作不應得。暫作者，暫作不作，是名暫作。差作者，僧次差，是名差作。樂福德作者，自為福德故看，是名樂福德。邪命者，希望故看病，是名邪命。應得者，佛言：「欲饒益故，下至然一燈炷，欲令病人除差，應得。」

作羯磨已應量影，若有客比丘來者，應知在羯磨前在羯磨後，或值死不值羯磨、有值羯磨不值死、或有值死值羯磨、或不值死不值羯磨。是中值羯磨不值死、值死值羯磨者應得；是中值死不值羯磨、不值死不值羯磨者不應得。若為病人求醫藥，若為塔事、僧事去，應與。是名無常物法。

癡法者，佛住王舍城，爾時長老劫賓那有二共行弟子：一名難提，二名鉢遮難提，癡病，有時來、有時不來，破僧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難提、鉢遮難提癡病，有時來、有時不來，破僧羯磨者，僧應與作癡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難提、鉢遮難提癡病，有時來、有時不來，破僧羯磨。若僧時到，僧與難提、鉢遮難提癡病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難提、鉢遮難提癡病，有時來、有時不來，破僧羯磨，僧今與難提、鉢遮難提癡病羯磨。諸大德忍與難提、鉢遮難提癡病羯磨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難提、鉢遮難提癡病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是羯磨已，若來、若不來，不破羯磨。若癡病差，得本心，即名捨。是名癡羯磨。

見不欲者，佛住舍衛城，爾時瞻波比丘，鬪諍相言，同止不和，一比丘舉一比丘、二比丘舉二比丘、眾多比丘舉眾多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聽作見不欲。」見不欲者，若僧中作非法羯磨事，若有力者應遮言：「諸長老！是非法非比尼，不應作。」若前人兇惡力勢，恐有奪命傷梵行者，應作見不欲，作是

說：「此非法羯磨，我不忍與，見不欲。」如是三說。作見不欲時，不得趣人邊作，應同意人邊作。不得眾作見不欲，得二人、三人作，餘者當與如法欲已捨去。若僧中非法斷事，不遮不與欲，不作見不欲，越比尼罪。若作是念：「隨其業行如火燒屋，但自救身得護心相應。」無罪。是名見不欲。

破信施者，佛住舍衛城，爾時鹿長者次請僧食，時優波難陀次到其家，長者問言：「欲此間食、欲持去？」答言：「欲持去。」即取其鉢盛滿中種種飲食。優波難陀得食已，即持到婬女家，問言：「欲得食不？」答言：「欲得。」「取汝器來。」即與飲食羅列槃上，復更乞去。時長者子食已，往婬女家，女言：「大家郎欲食不？」答言：「取來。」即持槃上食與。見已便識，問言：「汝何處得此食？」女言：「大家郎但食，用問為？諸年少邊得。」「不爾！我欲知處。」問不止，便言：「阿闍梨優波難陀見與。」長者子嫌言：「我以眾僧為良福田，而優波難陀反以婬女為良福田。」

復次佛住王舍城，時有無畏薩薄主，施僧兩張細氈。時優波難陀僧中知得已，即持與婬女，婬女得已便被著入市肆。時無畏薩薄主見已便識，問言：「汝何處得此氈？」答言：「大家郎何故問耶？諸年少邊得。」復問：「不爾！我欲知之。」問不止，便言：「尊者優波難陀見與。」時薩薄主嫌言：「我以眾僧為良福田，而優波難陀反以婬女為良福田。」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壞信施物？從今日不聽壞信施物。」

信者，信心與、歡喜與。施者有八種：時食、夜分乃至淨不淨。破者，欲心與婬女、寡婦、大童女、不能男、惡名比丘尼、惡名沙彌尼，下至欲心與畜生，得越比尼罪。

有人僧中乞食，得與一摶，若人多者等分與。若於前人有欲心者，不應與。若父母貧苦無信心者，得少多與；若有信心者得自恣與。有二種應與：益者、損者。益者，若檀越、若優婆塞，作塔事、僧事，應與。損者，若賊、若王、若兇惡人，不與者能作不饒益事，此人應與。是名破信施。

革屣法者，佛住王舍城，時難陀、優波難陀著金革屣行，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大臣貴勝人，著金革屣？」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著金革屣。」

復次世人吉祥日，時六群比丘有著種種異色革屣、有著一重革屣者，共期遊觀，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著種種革屣如王大臣？」見著惡者，復作是言：「云何沙門釋子如下賤人，著一重革

屣？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著一重革屣。」◎

◎復次佛住王舍城尸陀林。爾時世尊身少不和，耆舊童子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聞世尊不和，可服下藥。世尊雖不須，為眾生故願受此藥，使來世眾生開視法明，病者受藥、施者得福。」爾時世尊默然而受。耆舊復念：「不可令世尊如常人法服藥，當以藥熏青蓮華授與世尊。」世尊三嗅，藥勢十八行下，下已光相不悅。爾時阿難語尊者大目連言：「世尊服藥，何處有隨病食？」時目連即觀見瞻波國，恕奴二十億子日煮五百味食。是時目連即以神力到其前立，時二十億子見尊者目連威儀神德，心懷踊躍歎未曾有。目連爾時即說偈言：

「天尊甚奇妙，　無量功德聚；
身中小不和，　宜須隨病食。
汝今得善利，　當獲大果報。
聲聞諸弟子，　仰比於世尊，
喻如須彌山，　得一芥子分。」

時長者子聞說此偈，心大歡喜，歎言：「善哉！今得斯利。」即辦餚饍請目連住食。時目連作是念：「我為世尊索隨病食，不宜先食。」即便受食置虛空中，然後自食。二十億童子語尊者目連言：「我欲令世尊先食然後我食，云何得知？」目連言：「此食器須臾當還，自知食訖。」爾時目連屈申臂頃，到世尊所奉食世尊。世尊食已，器乘空而還。時恕奴二十億童子遙見器還，起迎頂戴而受。時瓶沙王來問訊世尊，聞食香，問言：「此何香？」答言：「食香。」佛語大王：「欲食如來殘食不？」白言：「欲食。世尊！我大得善利，得如來殘食。」食已白佛言：「世尊！我生王家已來，未曾得如是食。世尊！此為是天食、龍食、鬱單越食、鬼神食耶？」佛言：「此非天食乃至非鬼神食也。此是王土恕奴二十億童子家常所食耳。」世尊即為王說恕奴二十億童子，腳下金色毛長四寸，福德如是。王聞已即欲往看，臣白王言：「云何此是王之民？應當命來，不宜自往。」即遣人往喚，語父母言：「王欲見童子。」父母言：「王喚，正當欲方便罰我錢耳，寧輸千萬不能令子詣王。」即連車載金銀寶物送詣王所，白王言：「童子軟弱，不堪自致，所有珍寶今送獻王。」王言：「我自有金銀寶物，不須是為，但欲見童子身耳。」使還白王言：「童子是極樂人，柔弱不堪車乘。」王言：「若爾者裝船載來，若至不通船處，鑿地作渠，以芥子填滿牽來。」即便牽來至山口，童子柔弱，以衣褥敷地躡上而

來，遙見世尊在露地坐，見已即却衣褥躡地而來。世尊見已而發微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何因而笑？」佛告諸比丘：「汝見此童子不？」答言：「見！佛言此童子從九十一劫已來，足未曾躡地。今見如來恭敬，故非是福德盡也。」前至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為隨順說法示教利喜，得法眼淨。佛教童子：「若王來入者，當下地跏趺坐現腳。」時王來入，童子即下地跏趺現腳而坐。時王侍者即拔劍欲向，王即呵之。時童子見已心生恐畏，即白王言：「聽我出家。」王言：「欲何道出家耶？」答言：「欲佛法出家。」王即遣使語其父母：「聽出家不？」父母聽已，即求佛出家受具足。

諸比丘白佛言：「是童子有何因緣，九十一劫足不蹈地？」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九十一劫，有佛名毘鉢施如來、應供、正遍知，出現於世。時有長者子九十人，請佛及僧八十千眾，三月安居，一人供一日。是長者子最後設供，加以白氈敷地供養眾僧，因是果報九十一劫生天、人中，未曾蹈地。爾時長者子，即今恕奴二十億童子是也。」

童子出家已，在尸陀林中經行不倦，脚底傷破血出在地。佛見已知而故問：「比丘！此誰經行處，血出乃至如是？」比丘答言：「是恕奴二十億童子經行處。」佛告諸比丘：「是恕奴二十億童子設使精進經行，須彌山碎如粉塵，不能得道，況復傷皮！」時恕奴二十億童子聞是語已，至一空靜處結跏趺坐作是思惟：「佛聲聞弟子中，精進不懈無過於我。世尊方言：『不能得道。』不如捨戒還家，作諸功德供養佛及比丘僧。」佛知其心，即以神足乘虛而來在其前坐。佛語比丘：「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汝本能彈琴不？」答言：「能彈。」「絃急時得成音不？」「不也。世尊！」復問：「絃緩時得成音不？」「不也。世尊！」復問比丘：「絃不急、不緩，得成音不？」答言：「爾。」佛告比丘：「精進太急心生結使，精進太緩心生結使，不急不緩心淳鑒徹一切，如《增一線經》中廣說。」佛告比丘：「汝信心捨二十億出家，云何於正法中起增上慢自生苦惱？」佛告比丘：「我因汝聽諸比丘著革屣。」恕奴二十億童子白佛言：「但聽諸比丘著革屣，我漸漸習行以當著革屣。」佛言：「從今以後聽著一重革屣。」時阿難邠低姊，聞世尊聽諸比丘著一重革屣，持五百緉革屣到世尊所，頭面禮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此革屣。」佛即為說偈呪願：

「身口意離惡，　清淨梵行人；
革屣布施者，　人天中受樂。
金地種種報，　莊嚴諸宮殿；

得如意神足，　清淨無障礙。
施少得大利，　清淨福田故；
智者願清淨，　能得福田果。」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五日一按行諸比丘房，見諸革屣狼藉在地。知而故問：「比丘！此何等革屣，狼藉乃爾？」比丘答言：「世尊！此革屣破，畏兩重故不敢補。」佛言：「聽補。」
復次佛住舍衛城，時南方比丘來禮拜世尊。中路革屣破，故脚底穿壞，曳脚而行頂禮佛足。佛知而故問：「何故曳脚而行？」答言：「世尊！我著一重革屣中路破，不敢著兩重，是故脚破。」佛言：「從今日聽作尼目呵革屣法，著福羅不聽遮前應遮後。革屣法，不聽羝羊角、白羊角、金革屣、真珠革屣、琉璃水精馬瑙，種種色革屣不聽著。若得新重革屣者，不聽著，應使淨人知著，下至五六步，然後著。若得著者，越比尼罪。」是名革屣法。
屐法者，佛住王舍城耆舊童子菴拔羅園，佛為阿闍世王竟夜說《沙門果經》。時優波難陀聽久疲極還自房宿，至後夜起著屐而來，唧唧作聲，象馬聞之競驚而鳴，時王聞已恐怖即還入城。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著屐。」
復次佛住王舍城，時比丘在天帝釋石室邊坐禪，有比丘著屐在前經行，時坐禪比丘聞聲已心不得定。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著屐。」
屐者，金屐、銀屐、摩尼屐、牙屐、木屐、皮屐、馬尾屐、麻屐、欽婆羅屐、縗屐、芒草屐、樹皮屐，如是比一切屐不聽著。脚穿屐時，越比尼罪。若欲洗脚得橫屐躡上，不犯。比丘著革屐時應牽根上，若不牽上者，越比尼心悔。若著無根者，得越比尼罪。是名屐法。
浴法者，佛住舍衛城，時六群比丘至阿脂羅河上洗浴，用揩石揩身，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用揩石揩身，如王家、鬪人、力士。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用揩石揩身。」
揩石者，木作，若石、若塼，如是比皆不聽用。若水中有柱，亦不得就揩身。若浴時，當使一人揩，揩時不得俱舉兩臂，應一臂自遮，次第而揩。若無人者，當自揩。不得立浴如俗人法，應坐。亦應次第洗手臂。若身體有垢膩者，不得以拳揩，應舒手揩。若用揩石洗浴者，越比尼罪。是名浴法。
屑末者，佛住舍衛城，時難陀、優波難陀持種種香屑來詣阿脂羅河上浴。時有外道弟子，見已作是念：「我等當共擾沙門優婆塞

去。」即往其所，作如是言：「誰師少欲知足？」時優婆塞言：「我師少欲知足。」外道弟子復言：「我師少欲知足。」優婆塞言：「汝師無慚無愧噉酒糟驢，我師少欲知足有慚愧。」外道弟子言：「若汝師少欲知足者，當共賭物。」答言：「欲賭何物？」外道答言：「欲賭五百舊錢。」優婆塞言：「可爾。」便共議言：「當作何等試之？」即作種種香屑末已，「欲先至誰師所？」外道弟子言：「先至我師。」即先遣人往語己師：「我持香屑末往，可現少欲相，慎莫受。」尋即持往，語言：「諸師哀愍故，願受香屑。」答言：「我出家人，非王子、大臣，用是香屑為？」不受已，復持詣祇洹精舍，作如是言：「諸師哀愍我故，受是香屑。」優婆塞質直，先不語故，比丘即打揵椎，集僧欲分香屑。有不來者，有弟子為迎分言：「與我和上、阿闍梨迎分。」如是競索，語聲高大。外道弟子見已拍手大笑：「我得子便今日得勝。」時優婆塞慚愧無言，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具說上事，白佛言：「世尊！我不惜錢，但以外道得勝，是故慚愧。」佛即為優婆塞說法示教利喜，發喜心已頭面禮足而退。世尊往眾多比丘所，敷尼師檀而坐，具以上事為諸比丘說。佛告諸比丘：「從今日不聽用香屑。」

復次佛住王舍城，如來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比丘癬病。佛知而故問：「比丘！汝調適安樂住不？」答言：「世尊！我病癬瘙，得香屑末洗浴便差。世尊制戒不得用香屑，是故苦住。」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用香屑。」

香屑者，於尸屑、馬耳屑、七色屑、栴檀屑、俱哆屑、菴拔羅屑、閻浮尸利屑、阿淳屑、伽比羅屑，如是比一切不聽。若比丘病癬瘙，須屑末塗浴差者，得用無罪。聽用迦羅屑、摩沙屑、摩瘦羅屑、沙坻屑塗土。是名末屑法。

杖絡囊法者，佛住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難陀、優波難陀，持寶絡囊盛鉢。復有持黑繩絡囊以杖串肩上而行，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大臣，持寶絡囊盛鉢肩上而行？」有見惡者復言：「云何沙門釋子如下賤使人，持黑絡囊盛鉢串肩上而行？此壞敗人，何道之有？」時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畜杖絡囊。」

復次佛住舍衛城，如來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比丘疳手，知而故問：「比丘！調適安樂住不？」答言：「世尊！我疳手故破鉢，世尊復制不聽畜杖絡囊，是故不樂。」佛言：「從今日後病比丘聽從僧乞畜杖絡囊。」僧應與作羯磨，乞法者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疳手故破鉢，今從僧乞畜杖絡囊羯磨，唯願僧與我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

僧聽！某甲比丘疳手故破鉢，已從僧乞畜杖絡囊羯磨。若僧時到，僧與某甲比丘畜杖絡囊羯磨。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已與某甲比丘畜杖絡囊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羯磨已欲行時，手捉杖及絡囊，不得舉著肩上而行。若持杖者得越比尼心悔。持絡囊者，亦越比尼心悔。若持杖絡囊及鉢者，越比尼罪。若道路行時，得繫漉水囊杖頭，手捉而行，不聽著肩上。若不作羯磨持杖者，越比尼罪。持絡囊亦越比尼。若持杖絡囊者，得二越比尼罪。是名持杖絡囊法。

重物亡人衣、　癡狂見不欲、
壞信施革屣、　著屐揩身石、
香屑杖絡囊。　第七跋渠竟。

蒜法者，佛住王舍城，爾時彌祇居士請僧食蒜，時六群比丘詣園食蒜，狼藉棄地，復持還歸。時居士按行蒜園，見已即問園民：「何故如是？」園民即具說上事。居士言：「比丘但當食，何故棄地如是？復持去與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告諸比丘：「從今日不聽食蒜。」

復次佛住王舍城，爾時世尊為大眾說法。時有比丘食蒜在下風而坐，畏熏諸梵行人。佛知而故問：「此是何等比丘，獨坐一處如鬪諍人？」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比丘食蒜，畏熏梵行人，故在下風獨住。」佛語諸比丘：「當知是比丘若不噉蒜時，當欲得失如是甘露法不？」答言：「不也。」佛言：「是比丘以食蒜故，失如是不死之法。」佛言：「從今已後不聽食蒜。」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釋氏尼拘律精舍，如來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比丘病羸瘦瘀黃。佛知而故問：「比丘調適安隱住不？」答言：「世尊！我病不調，本俗人時食蒜便差，世尊制不聽食蒜，是故不樂。」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食蒜，應隨順行。」

蒜者，若種生、若山蒜，如是比蒜及餘一切，若生、若熟、若葉、若皮，悉不得食。若癰腫、若癬瘡，得用蒜塗。蒜塗已，不得於眾中住，應在屏處；差已當淨洗浴，還入僧中。病時醫言：「長老！此病比丘服蒜當差，若不服不差。」若更無餘方治者聽服，服已應七日行隨順法，在一邊小房中，不得臥僧床褥，不得上僧大小便處行，不得在僧洗脚處洗脚，不得入溫室、講堂、食屋，不得受僧次差會，不得入僧中食及禪坊，不得入說法布薩僧中。若比丘集處一切不得往、不應遶塔。若塔在露地者，得下風遙禮。七日行隨順法已，至八日，澡浴浣衣熏已，得入僧中。若比丘不病食蒜、病食蒜不行隨順法，二俱越比尼罪。是名蒜法。

覆鉢法者，佛住舍衛城，時城內法預優婆塞常請僧次食。比丘到已詰問其義，能解釋者，便大歡喜，手自與種種食；若不能答者，即

便毀呰，使下人與麁食。以是故僧次上座應去不去，皆言下過，乃至年少盡不能去，於是便高聲大語。佛知而故問：「何故高聲大語？」答言：「世尊！法預優婆塞常請僧次食，乃至應去不去，因是故高聲大語。」佛告諸比丘：「法預優婆塞輕慢諸比丘僧，應作覆鉢羯磨。」

優婆塞有八事，僧應與作覆鉢羯磨。何等為八？現在前誹謗比丘。現前訶責比丘，作如是言：「汝是惡行人。」現前瞋恚輕罵比丘。斷比丘利養。不樂與比丘共事。罵佛罵法罵僧。是名八事，僧應作覆鉢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法預優婆塞輕慢比丘，若僧時到，僧法預優婆塞輕慢比丘與作覆鉢羯磨。白如是。」白三羯磨，乃至「僧已與法預優婆塞輕慢比丘作覆鉢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法預優婆塞常飯比丘已，然後自食。其日待比丘，時過不來，便往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比丘何故不來食？」佛言：「汝輕慢諸比丘僧，欲饒益故，與汝作覆鉢羯磨。」爾時去佛不遠有一羅漢，佛語優婆塞：「汝往問是比丘，云何名鹽？鹽有幾種？」即往到：「和南阿闍梨。」比丘言：「善來。」便問言：「尊者！云何名鹽？鹽有幾種？」比丘言：「我已知，汝是法預優婆塞，輕慢比丘僧，已與汝作覆鉢羯磨。故不足耶？我此間樂住復來惱我，鹽正是鹽。」聞比丘語已，心懷惘然，還到佛所。佛知而故問：「汝問鹽義，得悉意不？」答言：「世尊！是比丘少聞，未從師學，問鹽故言鹽。」時去佛不遠復有一法師比丘，名弗絺盧，佛語法預：「汝往問彼比丘鹽義。」即往其所言：「阿闍梨和南。」答言：「善來檀越。」即語令坐。雖未問義且聞命坐，便大歡喜尋即就坐。問言：「尊者！鹽有何義？」比丘答言：「此是好問，今當為汝解。鹽義者，二種味性：味者，如海水同一醎味。性者，黑鹽、赤鹽、辛頭鹽、味拔遮鹽、毘攬鹽、迦遮鹽、私多鹽、比迦鹽。略說二種。若生、若煮，是名鹽。」聞已心中喜悅，來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是比丘善解分別廣略鹽義，順逆能答。」佛言：「此是凡夫，於我法中未得法味。前比丘者是阿羅漢，而汝憍慢不識真偽，長夜作不饒益事。」於是法預聞佛語已即生怖懼，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我今懺悔。唯願世尊哀愍我故，令諸比丘從今已後還受我供養。」佛言：「汝還去沐浴著新衣，與眷屬相隨往到僧中，乞捨覆鉢羯磨，僧當與汝捨。」法預如教，還歸沐浴著新淨衣來入僧中，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優婆塞法預，輕慢比丘僧，欲饒益故作覆鉢羯磨。我今見過，行隨順法，心已柔軟。唯願僧哀愍故，與我捨覆鉢羯磨。」如是三乞已，僧應語令在界內，應安法預置眼見耳不聞處，現前僧

與作羯磨，非徒眾現前。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法預優婆塞輕慢比丘僧，欲饒益故先與作覆鉢羯磨。今日見過，行隨順，心柔軟已，從僧乞捨覆鉢羯磨。若僧時到，僧與法預優婆塞捨覆鉢羯磨。如是白。」白三羯磨，乃至「僧已與法預優婆塞捨覆鉢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若僧與作覆鉢羯磨已，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盡不聽往，應持袈裟繫其門上，應巷中唱言：「某甲家作覆鉢羯磨。」若有客比丘來者，應語言：「某甲家作覆鉢羯磨，不應往。」作覆鉢羯磨時不得越趣作。若彼言：「沙門不入我家者好。」若如是人不應作。若有慚愧者應與作。若自見過已，行隨順，心柔軟，應與捨。是名覆鉢法。

衣紐帖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乞食比丘，一手捉鉢、一手捉俱鉢，有旋風來吹衣去，著內衣入祇洹。佛知而故問：「比丘！衣在何處？」答言：「世尊！旋風吹去。」佛言：「從今日後應安紐帖。」爾時諸比丘便用金銀作紐帖結，佛言：「一切金銀寶物不聽作紐帖結，應用銅、鐵、白蠟、若木竹，具線安紐作結，不聽不著紐入聚落。若無者應用針綴，若復無針者下至手捉。若衣無紐著入聚落，得越比尼罪。如是若入家家，隨得越比尼心悔。若有而不著，得越比尼心悔。不犯者，若入比丘尼精舍、外道精舍，若檀越唱言：『隨所安。』者，無罪。」是名衣紐帖結法。

腰帶法者，佛住王舍城，時有乞食比丘，一手捉鉢、一手捉俱鉢，旋風吹內衣去，著上衣入祇洹精舍。佛知而故問：「比丘！汝安陀會何處？」答言：「世尊！旋風吹去。」佛言：「從今已後應著腰帶。」

復次諸比丘散縷作帶、紐縷作、空中作者，佛言：「散縷、紐縷作，盡不聽。空中者應當中縫。若織編作、若團作，盡聽著。著時不聽四匝、一匝繫，應再匝乃至三匝。若比丘身軟不堪繫者，應持去，至聚落邊欲入時應繫，出已還解。若不著腰帶入聚落，越比尼罪。有而不著，越比尼心悔。若一匝著，越比尼罪。若再匝三匝著無罪。」是名腰帶法。

帶結法者，佛住舍衛城，時比丘帶頭不作結，在店肆前行，帶解曳地而行，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曳腸而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應帶頭作結。」

復次有比丘，金銀作帶結。佛言：「比丘！一切寶物不聽作繫帶頭，若二、若三結，不聽作一結、四結，若一切不作結，得越比尼罪。」是名帶結法。

乘法者，佛住舍衛城，時節會日人民出看。時六群比丘乘象、乘馬、有乘驢者，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大臣乘象馬

行？」有見乘驢者，復言：「是沙門釋子如下賤使人乘驢而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乘驢、乘馬。」
復次佛住王舍城耆舊童子菴婆羅園精舍，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按行諸比丘房。佛見一比丘病瘦瘀黃，佛知而故問：「比丘！汝病增損氣息調不？」答言：「世尊！我病苦氣息不調。」佛言：「汝不能到耆舊醫看病耶？」答言：「世尊制不聽騎乘，我病苦不能得往。」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騎乘。」
乘者，象乘、馬乘、驢乘、駝乘、船乘、牛乘、車乘、輦乘，如是一切乘，不病不聽乘，若病者得，不聽乘雌乘，應乘雄乘。若病重不分別者，乘無罪。若有因緣上下、水行及直渡，應作是念：「我有緣事。」爾時得乘渡。若比丘無病乘乘者，得越比尼罪。是名乘法。
共床臥法者，佛住舍衛城，時六群比丘，二人、三人共床而臥，床褥故破在地。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破床在地，知而故問：「比丘！此是誰破床？狼藉在地。」諸比丘具說上事。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同床眠。」
床褥者，如上說，一人應一床眠。若坐床者，二人得連三床眠，但申脚時不得過膝頭。若橫褥者，聽三人橫眠。若方褥者，得二人連三褥眠，但申脚時不得過膝。若草敷、各各敷尼師檀坐具，臥不犯。若寒者，得通覆上下，不得大相近，中間相去一肘不舒手。大小降三臘得共床坐，不得共床眠。若共床眠，越比尼罪。是名共床法。
共坐法者，佛住舍衛城，時六群比丘三人、四人共坐一床，床座折破。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按行諸比丘房，見床破狼藉在地。佛知而故問：「比丘！此是何等破床，狼藉在地乃爾？」諸比丘聞已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共床坐。」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語優波離：「諸比丘受誦比尼不？」答言：「誦，但誦少。」佛語優波離：「何故少？」答言：「世尊制戒不聽共床坐，諸比丘一人獨固一床，是故受誦者少。」佛言：「從今日後聽降三歲比丘得共床坐，無歲比丘得共三歲比丘坐，如是乃至七歲比丘得共十歲比丘坐。若臥床得三人坐，坐床應二人共坐。若床長一肘半，相降三歲得二人共坐，若減應并與上座。若臥床過三肘，得與降四歲比丘共坐，若減者不得共坐。若大會眾集床座少者，得連床相接繫，令相著繫時，當令堅牢勿使動褥，得共坐。若方褥長三肘，得共四歲比丘坐，若減不得。若散草敷地，共坐無罪。」是名共坐法。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一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二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雜跋渠法之十
共食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共食，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世間婬泆人共食？」乃至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語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共食。」
共食者，共一器食。食者，五正食、五雜正食，應別器食。若無鉢者，應用鉤鉢、若鍵[金*慈]。若復無者，應團飯著左手中，右手食。若復不能者，應置鉢著草葉上更互取食，不得俱下手。離五正食、五雜正食，若麨、若餅、果菜，共食無罪。若共器食者，越比尼罪。是名共食法。
机食者，佛住舍衛城，如來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難陀、優波難陀房中食机種種畫色，佛知而故問：「此是誰食机，種種畫色？」諸比丘答言：「是難陀、優波難陀食机。」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机上食。」
復次佛住舍衛城，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痟手比丘，佛知而故問：「比丘調適安樂不？」答言：「世尊！我痟手破鉢，世尊制戒不聽机上食，故不樂。」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机上食，不聽種種畫色。」若僧食机，種種畫色無罪。若私有，聽一種色。病比丘机上食，應先立心作念，得用無罪。若比丘不病，一切不聽机上食。若老病痟手、刺頭出血，若鉢重、若滿、若熱、若冷，得机上食無罪。若比丘不病机上食者，得越比尼罪。是名机法。

食蒜并覆鉢、　鈎紐及腰帶、
騎乘及同床、　共坐同器食、
食机種種色。　第八跋渠竟。

為殺者，佛住舍衛城時。難陀、優波難陀遊行還舍衛城。時有一舊檀越名阿跋吒，是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其家，檀越見已作是言：「阿闍梨！何故希行多時不見？」比丘言：「長壽！我希行來，欲與我作何等好食？」答言：「我明日當與阿闍梨作食。」比丘言：「汝莫作織師食。」便問言：「何等名織師食？」比丘言：「麨飯豆羹是。」檀越言：「我不與阿闍梨麨飯豆羹，當與肉食。」比丘言：「汝莫與我冷肉。」答言：「我不與阿闍梨冷肉食，當熱煮與。」比丘言：「我所言熱不謂此熱。」問言：「何等熱？」比丘答言：「新死熱肉。」檀越言：「若欲爾者明日早來，

當在阿闍梨前殺者可得熱。」比丘答言：「可爾。」到明旦著衣持鉢往至其家，檀越即牽羊猪雞，羅列在比丘前殺。供食已去，檀越嫌言：「沙門瞿曇無數方便毀呰殺生、讚歎不殺，而此沙門目前教殺，與自殺何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乃至佛言：「汝云何現前教殺？從今日後不聽為殺。」

為殺者，為比丘殺。為比丘殺者，一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盡不得食。如是乃至為優婆夷殺，一切比丘不得食，乃至優婆夷亦不得食。為有三事：見、聞、疑。見者，現前眼見為殺，不聽食，是名見。聞者，耳自聞、或從他聞為殺，不聽食。若前人是不可信，故欲擾亂比丘者，不應受語；當從可信人邊取定，是名聞。疑者，比丘至檀越家常見羊，後往正見頭腳在地，見已心即生疑，應問：「前所見羊為在何處？」若言：「已為阿闍梨殺。」者，不應食。若言：「尊者！我為祠天故殺，食不盡。」與得食，是名疑。如是一切眾生，若見、若聞，疑亦如是，是名為殺。

人肉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舍衛城中有優婆塞名[口*束]卑，其婦亦名[口*束]卑。有客比丘來亦名[口*束]卑，時優婆塞聞已便作是念：「阿闍梨與我等同字，當往請食。」即詣精舍請來家中，設種種飲食供養已，頭面禮足胡跪合掌，白言：「尊者！唯願受我四事請：衣、食、床臥具、病瘦湯藥。」比丘即便受請。時夫主欲逐商人遠行，囑婦言：「我遠行，汝在後當好供養阿闍梨，勿使有乏。」去後比丘不和，欲服下藥，語優婆夷言：「我欲服下藥，能隨時次第料理食不？」答言：「可爾。」服下藥已隨次第應病與食，清粥澆粥次須肉，持罽利沙槃與婢言：「持是往買肉來。」其婢入市，值齋日都無殺者而不得還。時優婆夷心生不悅言：「阿闍梨服藥，若不得隨病食者，或能增動。」即磨蕪菁子以油漬之，便入房內即以利刀割髀肉，語婢言：「汝持此肉，以蕪菁子油淨洗作食與阿闍梨，問阿闍梨明日復須何等食。」其婢如教辦食送往，問言：「明日復須何食？」答言：「止！莫復更送。」時優婆夷患瘡而臥，其夫商人行還，作是念：「我常遠行還時，婦出二門、三門迎我。今何故不出？」入房見婦臥床上，便瞋恚言：「汝何故慢我不出耶？」其婦答言：「此行有何功？夫欲使我迎。」答言：「我行得百千萬來。」其婦答言：「此是外財何足為奇！我自割身肉供給阿闍梨。」其夫問言：「為割何處？」即褰衣示之，其夫見已迷悶倒地。時有鬼神即語比丘。時比丘聞已便入慈三昧，定力感之平復如故。其婦語夫言：「起！起！勿怖！阿闍梨威神故，我瘡已平

復。」其夫起已見瘡平復，即大歡喜，往到店肆上作如是言：「我家婦精進如是割身供養。」眾人聞已嫌言：「云何沙門釋子噉人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我不入定故。」佛言：「從今日後不聽食人肉。」

復次佛住波羅奈仙人鹿野苑，時有比丘黃病，醫師言：「尊者服人血者可差，若不服者便死，更無餘方。」時有人犯王事，反縛兩手著迦毘羅華鬘，打鼓唱令詣其刑處。比丘至魁膾邊作是言：「長壽！施我人血飲。」魁膾言：「若欲食肉亦當相與，何況血耶？」即坐罪人在地，以刀刺兩喉脈出血，比丘兩手承取血飲，為世人所嫌：「此非比丘，是噉人鬼。」即以瓦石土塊擲，是比丘劣而得脫。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愛命乃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飲人血，乃至人髓一切不聽。」若比丘頭生瘡，醫言：「須人骨灰塗得差。」者，得塗。塗已不得眾中住，應在邊小房中住，差已應淨洗浴還入眾中。

復次佛住毘舍離，時有一種姓食龍肉，諸比丘亦有食龍肉者，是故殺者眾多。時有一龍女到世尊床前立住而啼，佛知而故問：「汝何故啼耶？」時龍女白佛言：「世尊！毘舍離人食龍，諸比丘亦食，以是故殺者眾多。唯願世尊勿令諸比丘食龍。」爾時世尊為龍女隨順說法，示教利喜而去。時世尊往到眾多比丘所，敷尼師檀而坐，即為比丘具說上事：「從今日後不聽食龍肉、龍血、龍骨、龍筋、龍髓，一切不聽食。若身外有諸病，須骨灰塗者，得用無罪。」

佛住王舍城，時瓶沙王象死，有諸小姓旃陀羅食肉，諸比丘亦有食者。時耆舊童子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瓶沙王象死，有諸小姓旃陀羅噉肉，諸比丘亦有噉者。比丘者，出家人，人所敬重，唯願世尊莫令食象肉。」世尊為童子隨順說法示教利喜，頭面禮足而退。時世尊往至眾多比丘所，敷尼師檀坐，為諸比丘具說上事，佛言：「從今已後不聽食象肉，乃至象髓亦不聽食。聽以象牙、骨作鉢支衣細結無罪。」

佛住王舍城，時瓶沙王馬死，亦如上象中說。若外有癬疥病，須馬血塗者無罪。塗已不得眾中住，應在邊小房中住。

佛住舍衛城，時諸比丘食狗肉，入聚落時為狗所逐競吠。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食狗肉，乃至狗髓不聽食。若為狗所齧，須燒狗毛塗瘡者得用無罪。」

佛住舍衛城，時有比丘食烏肉，比丘入聚落乞食，或林中經行時，群烏逐鳴。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食烏肉，乃至烏髓亦不聽食，若須翅翮外用者無罪。」

佛住舍衛城，時有比丘食鷲鳥肉，比丘近林中經行，有諸群鷲逐比丘鳴喚。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食鷲鳥肉，乃至鷲髓亦不聽食，若須翅翮外用者無罪。」

一、人肉。二、龍肉。三、象肉。四、馬肉。五、狗肉。六、烏肉。七、鷲鳥肉。八、猪肉。九、獼猴肉。十、師子肉。

蒜者，生熟皮葉，一切盡不聽食。若須外用塗瘡聽用。若塗已，不得眾中住，當在邊小房中住，差已應淨洗浴還聽入眾。是名肉蒜法。

皮法者，佛住舍衛城，時難陀、優波難陀至牧牛家坐床上，有新生犢子見比丘衣色似母，跳踉來趣。比丘即以手摩額上，細滑觸手，便作是言：「此皮軟好，可作坐具。」時牧牛人便作是念：「此比丘是王大臣貴勝所識，有大力勢，故當欲得是皮。」即問：「阿闍梨欲須皮耶？我當與。」比丘便言：「正與我此犢皮。」牧牛人言：「我家中有成死犢皮亦軟好，當鞣治相與。」比丘言：「審與我者，正與我是，更不須餘者。」時牧牛人便作是念：「此比丘有大勢力，能作不饒益事。」畏難故即比丘前殺犢，剝皮與之。時犢母牧還，不見其子，循籬鳴喚。牧牛人嫌言：「沙門釋子而無慈心，使沙門在犢母處者意當云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汝云何現前教殺？從今已後不聽用皮。」

皮者，牛皮、水牛皮、虎皮、豹皮、羆皮、鹿皮，如是一切皮不聽坐，唯聽恕奴邊地羊皮。羊皮有二種：一者羖羊，二者羯羊。羖羊、羯羊各有十種，如上說。若坐皮上，越比尼罪。若坐皮兜羅褥上者，二越比尼罪。若坐革屣上，越比尼罪。若臥革屣上齊膝以上，越比尼罪；膝已下無罪。若皮織床，坐上無罪。

揩脚物者，佛住舍衛城，時難陀、優波難陀，作種種揩脚物洗足，外道弟子見已便作是念：「我等當共試擾亂優婆塞去。」如上屑末中廣說，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用種種物揩洗脚。」

揩物者，若方、若圓刻上如摩沙豆、蒙具豆形，一切不聽用。脚底有垢破，得圓草、若塼瓦聽用。是名揩脚物。

眼藥者，佛住王舍城，時世人節日男女出城遊觀，時六群比丘以空青黑物莊眼，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貴勝童子以空青莊眼？」有見黑物莊者，復言：「沙門釋子如下賤使人，黑物莊眼而行。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莊眼。」

復次佛住舍衛城耆舊童子菴婆羅園，時諸比丘眼痛，耆舊童子言：「尊者！可以此藥塗眼。」諸比丘言：「世尊制戒不聽塗眼。」童

子言：「我當往從世尊乞此願。」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比丘是一食人，眼是人之所重，唯願世尊聽諸比丘著眼藥。」佛言：「從今已後聽用眼藥，除空青。若醫言：『尊者！此眼痛，得空青屑塗便差，更無餘方。』若爾者得塗。塗已不得眾中住，應在邊小房中，差已當淨洗得還入眾。」是名眼藥。

眼藥筒者，佛住舍衛城，時諸比丘持樹葉盛眼藥。佛知而故問：「比丘此是何等？」答言：「是眼藥。」佛言：「眼藥是貴物，應用筒盛。」時諸比丘作金銀筒盛，佛言：「金銀及一切寶不聽用。應用銅、鐵、白鑞、竹葦筐、鳥翮，下至皮裹。」是名藥筒。

眼藥籌者，佛住舍衛城，時有比丘持竹作眼藥籌，佛知而故問：「比丘此是何等？」答言：「世尊！是眼藥籌。」佛言：「眼是軟物，應用滑物作籌。」時有比丘便以金銀作，佛言：「不聽金銀及一切寶物作，應用銅鐵、牙骨、栴檀堅木作，揩摩令滑澤，下至用指頭。」是名眼藥籌法。

蓋法者，佛住王舍城，時世人節會日男女遊觀，時六群比丘持種種雜色傘蓋、有持樹皮傘蓋者，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持種種雜色傘蓋？」見持樹葉者，復作是言：「云何沙門釋子如下賤使人，持樹葉傘蓋行。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持傘蓋。」

復次佛住舍衛城，時長老阿那律金毘羅，在塔山安居竟，還舍衛城禮拜世尊。佛知而故問：「比丘！衣何故醎污乃爾？」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聽持傘蓋，我乞食被雨，是故如是。」佛言：「從今日後聽持傘蓋。」

傘蓋者，樹皮蓋、樹葉蓋、竹蓋，如是等蓋聽用，不聽種種雜色傘蓋。是名傘蓋法也。

扇法者，世人節會日男女遊觀，六群比丘持雲母莊挍扇、有持草扇者，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持雲母莊挍扇？」見有持草扇者，復言：「云何沙門釋子如下賤人持草扇行？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持扇。」復次佛住毘舍離，諸比丘在禪坊中患蚊子，以衣扇作聲。佛知而故問：「比丘作何等，如象振耳作聲？」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捉扇，諸比丘患蚊，以衣拂故作聲。」佛言：「從今已後聽捉竹扇、葦扇、樹葉扇，除雲母扇及種種畫色扇。」若僧扇作種種色無罪，若私扇壞色，若有持種種香塗扇來施者，聽洗已受用。是名扇法。

拂法者，佛住王舍城，世人節會日男女遊觀，時六群比丘持白犛牛尾拂，以金銀作柄、有持馬尾拂者，為世人所嫌，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捉拂。」

復次佛住毘舍離，諸比丘禪坊中患蚊故，以樹葉拂蚊作聲。佛知而故問：「比丘此何等聲？」答言：「世尊制戒不聽捉拂，是故諸比丘以樹葉拂蚊作聲。」佛言：「從今已後聽捉拂。」

拂者，線拂、裂氈拂、芒草拂、樹皮拂，是中除白犛牛尾、白馬尾、金銀柄，餘一切聽捉。若有白者當染壞色已聽用。捉拂時不得如婬女捉拂作姿作相，是名拂法。

為殺食人肉、　眼藥并筒籌、
牛皮揩脚物、　傘蓋及扇拂。
第九跋渠竟。

刀治者，佛住舍衛城，時有比丘痔病語醫言：「長壽！能為我刀治不？」答言：「爾。」醫便作是念：「是諸沙門聰明智慧，見我治者便當學得，不復求我。」即遣諸比丘去已，欲作非法。時此比丘即生疑，喚諸比丘言：「長老來此，醫欲作非法。」諸比丘聞即便來入，醫怖畏棄刀而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汝云何用刀治愛處。從今已後不聽用刀治愛處。」

愛處者，離穀道邊各四指。若有癰瘇瘺，聽嚼小麥、雞屎塗上使熟，當令同和上、阿闍梨擿破。若餘處有癰瘇瘺等諸病，須刀治者聽用。用刀治愛處者，偷蘭罪。是名刀治。

灌筒者，佛住舍衛城，有比丘[病-丙+干]痟病，語醫言：「長壽！能為我灌病不？」答言：「可爾。」即作是念：「此諸沙門聰明智慧，見我灌者更不喚我。」乃至棄筒而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汝云何用筒灌病？從今已後不聽用筒。」

筒者，牛皮筒、水牛皮筒、羊皮筒，如是一切不聽用灌。若醫言：「此病須油灌。」者，應在浴室中穿板盛油，褰衣坐上、口含甘蔗。若復以氈衣絮等內著油中，臨孔上按之，令油流入者無罪。若筒灌者，偷蘭罪。是名筒灌法。

剃髮法者，佛住舍衛城，南方國土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哆國。復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龍女受布薩法無害心，能使人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形相端正，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欲作何等？」答言：「我欲殺噉。」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貿取，放之令去。」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肉多美，今為汝故我當放之。」即取八牛，放龍女去。時商人尋復念言：「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還捕取。」即自隨逐看其向到池邊，龍變為人語商人言：「天施我命，我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天恩。」商人答言：「不能，汝等龍性卒暴瞋恚無常，或能殺我。」答言：「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

彼，但以受布薩法故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今先入拼擋宮中。」即便入去。是龍門邊見二龍繫在一處，見已商人問言：「汝為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弟兄守護此龍女不堅固，為離車所捕得，以是故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此龍女若問：『欲食何等食？』者，龍宮中有食，盡壽乃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食，若索者當索閻浮提人間食。」龍女拼擋已，即便呼入坐寶床褥上，龍女白言：「天今欲食何等食？為欲食一食盡壽？」乃至答言：「欲食閻浮提人間食。」即持種種飲食與。問龍女言：「此何故被繫？」龍女言：「天但食，用問為？」「不爾！我要欲知之。」為問不已，即語言：「此人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爾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即罰六月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為？」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五？生時龍、眠時龍、婬時龍、瞋時龍、死時龍。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爆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我欲求人道中生。所以者何？畜生道中苦，不知法故。」「我已得人身，應求何等？」龍女言：「出家難得。」又問：「當就誰出家？」答言：「如來、應供、正遍知今在舍衛城，未度者度、未脫者脫，汝可就出家。」便言：「我欲還歸。」龍女即與八鉼金，語言：「此是龍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著本國。行伴先至語其家言：「入龍宮去。」父母謂兒已死，眷屬宗親聚在一處悲啼哭。時放牧者及取薪草人見已，先還語其家言：「某甲來歸。」家人聞已即大歡喜出迎入家，入家已為作生會。作會時以八鉼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也。唯願父母聽我出家。」其父母不放，即便走詣祇洹精舍，比丘即度出家。父母尋後來至精舍門，問諸比丘：「汝識某甲不？」皆言：「不見不聞。」有比丘語言：「汝但此門間住，若有者須臾自當出入。」即如其言須臾待之，便見兒出，作是嫌言：「沙門釋子妄語，見言不見、聞言不聞。」兒語父母：「莫作不饒益事，我此間出家誰都得知。」即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得法眼淨已，即語兒言：「我等便是更生，汝今出家大得善利。」諸比丘聞向嫌言，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比丘：「汝云何不白眾度人出家，從今日後不聽不白僧度人出家，應白剃髮出家。」

白者，白一切眾僧，下至白上座八人，應語令使如法白剃髮，不白出家得越比尼罪；若俱白出家俱無罪。若都不白出家、不白剃髮，二越比尼罪；二俱白者無罪。若出界度者無罪。是名剃髮。

復次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如來處處度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長者、外道、沙門、婆羅門。佛告比丘：「汝等從今已後亦當度人出家受具足。」爾時諸比丘亦學如來善來，度人出家鬚髮故在。佛語諸比丘：「何處一切得如來無畏口鬚髮自落？從今已後應剃髮。」剃髮時諸比丘剃髮不剃鬚，有比丘剃鬚不剃髮。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應一切剃。」

剃者應先剃鬚後剃髮。若剃髮人難共語者，前剃髮無罪。若欲新出家者，不得便說出家樂，應說出家苦：「一食、一住、一眠、少食、少飲、多覺、少眠，長壽能不？」若言：「能。」應與剃。比丘先剃髮後剃鬚無罪。是名剃髮。

剃髮具者，佛住俱薩羅國遊行，故名婆羅門聚落。摩訶羅父子持剃髮具出家，乃至佛言：「汝等云何剃髮人持作具與出家？從今日後不聽合剃髮具與出家。」若剃髮人持剃髮具欲求出家者，應語：「捨剃髮具，然後與汝出家。」出家已後欲須時得從借用。如是鍛師、木師、金銀師、皮師、織師，如是工師比不聽持作具度出家。若合度者，越比尼罪。是名作具。

破僧者，佛住舍衛城，時尊者優波離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說破僧，云何名破僧？」佛告優波離：「如大德比丘如法如律善解深理，是比丘應禮拜恭敬隨順法教。若比丘謂彼比丘所說非法、不隨順行，僧諍非破僧，乃至一界一住同說戒共作羯磨。我已制一界一住中別作布薩自恣羯磨，是名破僧。」尊者優波離復白佛言：「破僧者得何等罪？」佛言：「一劫泥犁罪。」是名破僧。

和合僧者，佛住舍衛城，爾時尊者優波離白佛言：「世尊說和合僧。云何名和合？」佛告優波離：「我已制如大德比丘如法如律善解深理，是比丘應禮拜恭敬。諸比丘隨順行法，共一界住共一布薩自恣、共作羯磨，是名僧和合。」尊者優波離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和合僧有何功德？」佛言：「一劫善報。」是名和合僧。

五百比丘集法藏者，佛住王舍城，爾時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與毘舍離有怨，如《大泥洹經》中廣說，乃至世尊在毘舍離於放弓杖塔邊捨壽，向拘尸那城熙連禪河側力士生地堅固林中雙樹間般泥洹，於天冠塔邊闍維，乃至諸天使火不然，待尊者大迦葉故。時尊者大迦葉在耆闍崛山賓鉢羅山窟中坐禪。時尊者大迦葉作是念：「世尊已捨壽，欲何處般泥洹？今在何處？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作是念已即

入正受三昧，以天眼觀一切世界，見世尊在拘尸那竭城熙連河側力士生地堅固林中雙樹間，天冠塔邊闍維，乃至火不然。見已慘然不悅，復作是念：「及世尊舍利未散，當往禮敬。」尋復念言：「我今往見世尊最後身，不宜乘神足往，宜應步詣。」時尊者大迦葉語諸比丘言：「諸長老！世尊已般泥洹，各持衣鉢共詣拘尸那竭禮覲世尊。」諸比丘聞已皆言：「善哉！」時尊者摩訶迦葉，即與眾多比丘俱詣拘尸那竭，路經一聚落。聚落中有一摩訶羅比丘，先在中住。尊者摩訶迦葉告摩訶羅言：「持衣鉢來，共汝詣拘尸那竭城禮覲世尊。」摩訶羅言：「長老大迦葉！且待前食後食訖，然後當去。」迦葉答言：「不宜待食。」摩訶羅勤勤至三，迦葉故言：「不宜待。」時摩訶羅恚言：「沙門有何急事忽忽乃爾？如死烏不直一錢，且待須臾，食已當去。」尊者大迦葉復言：「宜且置食，世尊今已泥洹，及未闍維，宜應速往。」時摩訶羅聞佛已般泥洹，語尊者摩訶迦葉言：「我今永得解脫。所以者何？彼阿羅訶在時常言：『是應行、是不應行。』今已泥洹，應行、不應行自在隨意。」時大迦葉聞此語已慘然不悅，即彈右指火出，右足蹈地。摩訶羅見已大怖而走。乃至大迦葉往詣佛所，世尊即現兩足，從棺雙出。時尊者大迦葉見佛足已，偏袒右肩頭面作禮，說此偈言：

「如來足踝滿，　千輻相輪現，
指纖長柔軟，　合縵網文成；
是故我今日，　頂禮最勝足。
最勝柔軟足，　曾遊行世間，
大悲濟群生，　從今永不會；
是故我今日，　稽首如來足。
如來救濟我，　解脫得應真，
我今最後見，　永已不復覲。
斷世眾疑惑，　離欲中最上，
利益一切眾，　無不得歡喜；
是故我今日，　頂禮最勝足。
佛有如是德，　善答決眾疑，
今日時已過，　慈慧光永滅；
是故我今日，　稽首最勝足。
我證四真諦，　說佛功德寶。」
偈讚禮敬訖，　還攝雙足入。

諸比丘各議言：「誰應闍維？」時尊者大迦葉言：「我是世尊長子，我應闍維。」是時大眾皆言：「善哉！」即便闍維。闍維已，

迦葉憶聚落中摩訶羅比丘語，乃至欲行便行、不行則止。即語諸比丘言：「長老！世尊舍利非我等事，國王、長者、婆羅門、居士眾求福之人自當供養。我等事者宜應先結集法藏，勿令佛法速滅。」尋復議言：「我等宜應何處結集法藏？」時有言：「向舍衛。」者，有言：「向沙祇。」有言：「向瞻婆。」有言：「向毘舍離。」有言：「向迦維羅衛。」時大迦葉作是言：「應向王舍城結集法藏。所以者何？世尊記王舍城韋提希子阿闍世王，聲聞優婆塞無根信中最為第一，又彼王有五百人床臥供具，應當詣彼。」皆言：「爾。」

世尊先語尊者阿那律言：「如來般泥洹，汝應守舍利，勿使諸天持去。所以然者，過去世時如來般泥洹，諸天持舍利去，世人不能得往，失諸功德。諸天能來人間供養，世人不能往彼，除其神足，是故應好守護。」侍者阿難復以供養故不去。

時大迦葉即與千比丘俱，詣王舍城至剎帝山窟，敷置床褥莊嚴世尊座。世尊座左面敷尊者舍利弗座，右面敷尊者大目連座，次敷大迦葉座，如是次第安置床褥已辦四月供具，結集法藏故悉斷外緣。

大眾集已，中有三明六通德力自在者、於中有從世尊面受誦一部比尼者、有從聲聞受誦一部比尼者、有從世尊面受誦二部比尼者、有從聲聞受誦二部比尼者，眾共論言：「此中應集三明六通德力自在，從世尊面受誦二部比尼者、從聲聞受二部比尼者。」集已數少二人，不滿五百。復議言：「應滿五百。」長老阿那律後到，猶少一人。時尊者大迦葉為第一上座，第二上座名那頭盧，第三上座名優波那頭盧。時尊者大迦葉自昇己座，唯留尊者舍利弗、目連阿難座已，諸比丘各隨次而坐。時尊者大迦葉告尊者目連共行弟子梨婆提長老：「汝至三十三天呼[口*束]提那比丘來，世尊已般涅槃，比丘僧集欲結集法藏。」即受命往三十三天白：「長老！世尊已般泥洹，比丘僧集欲結集法藏故來相呼。」比丘聞已慘然不悅：「世尊已般泥洹耶？」答言：「爾。」便言：「世尊在閻浮提者當往，世尊已般泥洹，世間眼滅。」即以神足上昇虛空，入火光三昧以自闍維。見已即還，來入僧中具說上事，乃至言入火光三昧。復遣至三十三天尸利沙翅宮，呼憍梵波提，次長老善見在香山、長老頗頭洗那在遊戲山、長老拔佉梨在瞻婆山、復有長老鬱多羅在淨山、尊者目連弟子名大光在光山、尊者舍利弗弟子摩藪盧在慢陀山、尊者羅杜在摩羅山，如是等乃至聞喚，皆般泥洹。復遣使往毘沙門天宮，喚修蜜哆，使至已作是言：「長老！世尊已般泥洹，比丘僧集欲結集法藏，故來相喚。」比丘聞已慘然不悅言：「世尊已般泥洹耶？」答言：「爾。」便言：「世尊在閻浮提者我當詣彼，世尊般泥洹後世間眼滅。」即以神足上昇虛空，入火光三昧以自闍維，入

於般泥洹。使還僧中具白僧如上，大迦葉言：「諸長老且止！勿復喚餘，諸聞喚者便自泥洹，若更喚者復當般泥洹，如是世間便空無有福田。」有比丘言：「諸長老！尊者阿難是佛侍者，親受法教，又復世尊記阿難有三事第一，宜應喚來。」大迦葉言：「不爾！如此學人入無學德力自在眾中，猶如疥瘙野干入師子群中。」
時尊者阿難料理供養訖，來到一聚落中作是言：「我今此中宿，明日當往王舍城。」時有天來語阿難言：「大迦葉言：『尊者是疥瘙野干。』」阿難作是念：「世尊已泥洹，我今正欲依附。云何持我作疥瘙野干？」心生不悅，復作是念：「是大迦葉，足知我眷屬姓字，正當以我結使未盡故作是言耳。」時尊者阿難勤加精進，經行不懈欲盡有漏。時尊者阿難以行道疲苦，又復世尊泥洹憂惱纏心，先所聞持不復通徹，尋作是念：「世尊記我，於現法中心不放逸，得盡有漏用太苦為？」心不捨定傾身欲臥，頭未至枕得盡有漏，三明六通德力自在，即以神足乘空而去。到剎帝窟戶外，而說偈言：

「多聞有辯才，　給侍世尊者；
瞿曇子阿難，　今在門外立。」
由不與開門。

又復說偈言：

「多聞利辯才，　給侍世尊者，
已捨結使擔，　瞿曇子在外。」

爾時大迦葉而說偈言：

「汝捨煩惱擔，　自說言得證，
未入瞿曇子，　來入瞿曇子。」

阿難入已，禮世尊座訖次禮上座，到己座處便坐。時大迦葉語阿難言：「我不自高，亦不輕慢於汝，故作是言；但汝求道不進，欲使精勤盡諸有漏故，說此言耳。」阿難言：「我亦知，但以我結使未盡，欲使勤進斷諸有漏。」時尊者大迦葉問眾坐言：「今欲先集何藏？」眾人咸言：「先集法藏。」復問言：「誰應集者？」比丘言：「長老阿難。」阿難言：「不爾，更有餘長老比丘。」又言：「雖有餘長老比丘，但世尊記汝多聞第一，汝應結集。」阿難言：「諸長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隨喜，不如法者應遮。若不相應應遮，勿見尊重而不遮，是義非義願見告語。」眾皆言：「長老阿

難！汝但集法藏，如法者隨喜，非法者臨時當知。」時尊者阿難即作是念：「我今云何結集法藏？」作是思惟已便說經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鬱毘羅尼連河側菩提曼陀羅。」尊者阿難適說是語，五百阿羅漢德力自在者，上昇虛空咸皆喟歎：「我等目見世尊！今已言聞。」悉稱南無佛已，還復本座。爾時阿難說此偈言：

「勤修習正受，　見諸法生滅，
知法從緣起，　離癡滅煩惱。
勤修習正受，　見諸法生滅，
知法從緣起，　證諸法滅盡。
勤修習正受，　見諸法生滅，
知法從緣起，　摧伏諸魔軍。
勤修習正受，　見諸法生滅，
知法從緣起，　如日除眾冥。」

尊者阿難誦如是等一切法藏，文句長者集為《長阿含》；文句中者集為《中阿含》；文句雜者集為《雜阿含》，所謂根雜、力雜、覺雜、道雜，如是比等名為雜；一增、二增、三增乃至百增，隨其數類相從，集為《增一阿含》；《雜藏》者，所謂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行因緣，如是等比諸偈誦，是名《雜藏》。爾時長老阿難說此偈言：

「所有八萬諸法藏，　如是等法從佛聞，
所有八萬諸法藏，　如是等法從他聞；
如是等法我盡持，　是佛所說趣泥洹。」
是名撰集諸法藏。

次問：「誰復應集比尼藏者？」有言：「長老優波離。」優波離言：「不爾，更有餘長老比丘。」有言：「雖有長老比丘，但世尊記長老成就十四法，除如來、應供、正遍知，持律第一。」優波離言：「諸長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隨喜，不如法者應遮。若不相應應遮，勿見尊重，是義非義願見告示。」皆言：「長老優波離但集，如法者隨喜，非法者臨時當知。」尊者優波離即作是念：「我今云何結集律藏？五淨法，如法如律隨喜，不如法律者應遮。何等五？一、制限淨。二、方法淨。三、戒行淨。四、長老淨。五、風俗淨。制限淨者，諸比丘住處作制限，與四大教相應者用，不相應者捨，是名制限淨。方法淨者，國土法爾，與四大教相應者用，不相應者捨，是名方法淨。戒行淨者，我見某持戒比丘行是法，若與

四大教相應者用，若不相應者捨，是名戒行淨。長老淨者，我見長老比丘尊者舍利弗、目連行此法，與四大教相應者用，不相應者捨，是名長老淨。風俗淨者，不得如本俗法非時食、飲酒、行婬，如是一切本是俗淨，非出家淨，是名風俗淨。如是諸長老！若如法者隨喜，若不如法應遮。」諸比丘答言：「相應者用，若不相應者臨時應當遮。」

時尊者優波離語阿難：「長老有罪，清淨眾中應當悔過。」阿難言：「有何等罪？」答言：「世尊乃至三制不聽度女人出家，而汝三請，是越比尼罪。」時尊者大迦葉擲籌置地言：「是第一籌。」即時震動三千大千世界。「復次佛在毘舍離，佛告阿難：『毘舍離般樂放弓杖塔可樂，若得四神足者可住壽一劫、一劫有餘。若佛在世，世人得見。』汝言：『如是世尊！如是修伽陀！』汝不請佛住世，越比尼罪。」次擲第二籌。「復次汝右脚指躡世尊僧伽梨衣縫，而汝不知是僧伽梨是諸天世人塔應恭敬耶？是越比尼罪。」次下第三籌。「復次佛告阿難取水來，如是至三汝不與世尊取水，是越比尼罪。」下第四籌。「復次佛告阿難：『我臨般泥洹時當語我，我當為諸比丘捨細微戒。』而汝不白，越比尼罪。」下第五籌。「復次佛般泥洹，而汝以佛陰馬藏示比丘尼，是越比尼罪。」下第六籌。「復次佛般泥洹已，力士諸老母臨世尊足上啼，淚墮足上，汝為侍者不遮，是越比尼罪。」下第七籌。

爾時阿難不受二罪，作是言：「長老！過去諸佛皆有四眾，是故三請度比丘尼。佛在毘舍離，三告不請佛住世者，我爾時是學人，為魔所蔽，是故不請。是中犯五越比尼罪。長老！如法作已。」

時尊者優波離作是言：「諸長老！是九法序。何等九？一、波羅夷；二、僧伽婆尸沙；三、二不定法；四、三十尼薩耆；五、九十二波夜提；六、四波羅提提舍尼；七、眾學法；八、七滅諍法；九、法隨順法。世尊在某處為某甲比丘制此戒不？」皆言：「如是優波離！如是優波離！」復言：「比尼有五事記。何等五？一者、修多羅；二、比尼；三、義；四、教；五、輕重。修多羅者，五修多羅。比尼者，二部比尼略廣。義者，句句有義。教者，如世尊為剎利婆羅門居士說四大教法。輕重者，盜滿五，重；減五，偷蘭遮。是名五事記比尼。長老！如是應學。復有五比尼。何等五？一者略比尼；二者廣比尼；三者方面比尼；四者堅固比尼；五者應法比尼。略比尼者，五篇戒。廣比尼者，二部比尼。方面比尼者，輸奴、邊地聽五事。堅固比尼者，受迦絺那衣捨五罪、別眾食乃至不白離同食。應法比尼者，是中法羯磨、和合羯磨，是名應法比尼，餘者非羯磨。」如是集比尼藏竟。

喚外千比丘入，語言：「諸長老！如是集法藏、如是集比尼藏。」有比丘言：「諸長老！世尊先語阿難：『欲為諸比丘捨細微戒。』為捨何等？」有比丘言：「世尊若捨細微戒者，正當捨威儀。」有言：「不正捨威儀，亦當捨眾學。」有言：「亦捨四波羅提提舍尼。」有言：「亦應捨九十二波夜提。」有言：「亦應捨三十尼薩耆波夜提。」有言：「亦應捨二不定法。」時六群比丘言：「諸長老！若世尊在者一切盡捨。」大迦葉威德嚴峻猶如世尊，作是言：「咄！咄！莫作是聲。」即時一切咸皆默然。大迦葉言：「諸長老！若已制復開者，當致外人言：『瞿曇在世儀法熾盛，今日泥洹法用頹毀。』諸長老！未制者莫制，已制者我等當隨順學。」

此法從何處聞？從尊者道力聞，《 比尼》、《 阿毘曇》、《 雜阿含》、《 增一阿含》、《 中阿含》、《 長阿含》。道力復從誰聞？從尊者弗沙婆陀羅聞。尊者弗沙婆陀羅復從誰聞？從尊者法勝聞。法勝從誰聞？從尊者僧伽提婆聞。僧伽提婆從誰聞？從尊者龍覺聞。龍覺從誰聞？從尊者法錢聞。法錢從誰聞？從尊者提那伽聞。提那伽從誰聞？從尊者法護聞。法護從誰聞？從尊者耆婆伽聞。耆婆伽從誰聞？從尊者弗提羅聞。弗提羅從誰聞？從尊者耶舍聞。耶舍從誰聞？從尊者差陀聞。差陀從誰聞？從尊者護命聞。護命從誰聞？從尊者善護聞。善護從誰聞？從尊者牛護聞。牛護從誰聞？從尊者巨舍羅聞。巨舍羅從誰聞？從尊者摩求哆聞。摩求哆從誰聞？從尊者摩訶那聞。摩訶那從誰聞？從尊者能護聞。能護從誰聞？從尊者目哆聞。目哆從誰聞？從尊者巨醯聞。巨醯從誰聞？從尊者法高聞。法高從誰聞？從尊者根護聞。根護從誰聞？從尊者耆哆聞。耆哆從誰聞？從尊者樹提陀娑聞。樹提陀娑從誰聞？從尊者陀娑婆羅聞。陀娑婆羅從誰聞？從尊者優波離聞。優波離從誰聞？從佛聞。佛從誰聞？無師自悟更不從他聞。佛有無量智慧，為饒益諸眾生故授優波離。優波離授陀娑婆羅，陀娑婆羅授樹提陀娑，樹提陀娑如是乃至授尊者道力，道力授我及餘人。

我等因師教，　從無上尊聞，
聞持誦比尼，　賢聖所行法。
世尊內法藏，　紹繼釋迦後，
各各共護持，　令法得久住。

是名五百結集法藏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二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三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雜誦跋渠法之十一
七百集法藏者，佛般泥洹後，長老比丘在毘舍離沙堆僧伽藍。爾時諸比丘從檀越乞索，作如是哀言：「長壽！世尊在時得前食後食、衣服供養。世尊泥洹後，我等孤兒誰當見與？汝可布施僧財物。」如是哀聲而乞，時人或與一罰利沙槃、二罰利沙槃乃至十罰利沙槃，至布薩時盛著瓮中，持拘鉢量分次第而與。時持律耶舍初至，次得分，問言：「此是何物？」答言：「次得罰利沙槃醫藥直。」耶舍答言：「過去。」問言：「何故過去施僧？」耶舍答言：「不淨。」諸比丘言：「汝謗僧，言不淨，此中應作舉羯磨。」即便為作舉羯磨。作舉羯磨已，時尊者陀娑婆羅在摩偷羅國，耶舍即往詣彼作是言：「長老！我被舉，行隨順法。」問言：「汝何故被舉？」答言：「如是、如是事。」彼言：「汝無事被舉，我共長老法食味食。」耶舍聞是語已作是言：「諸長老！我等應更集比尼藏，勿令佛法頹毀。」問言：「欲何處結集？」答言：「還彼事起處。」
時摩偷羅國僧伽舍羯鬧耆、舍衛城沙祇，爾時中國都有七百僧集，有持一部比尼、二部比尼者，又從世尊面受者、又從聲聞受者。時有凡夫、學人、無學人、三明六通得力自在七百僧集毘舍離沙堆僧伽藍，嚴飾床褥。爾時大迦葉達頭路、優波達頭路、尊者阿難皆已般泥洹。爾時尊者耶輸陀僧上座，問言：「誰應結集律藏？」諸比丘言：「尊者陀娑婆羅應結集。」陀娑婆羅言：「長老！更有餘長老比丘應結集。」諸比丘言：「雖有諸上座，但世尊記長老和上成就十四法，持律第一，汝從面受，應當結集。」陀娑婆羅言：「若使我結集者，如法者隨喜，不如法者應遮。若不相應者應遮，勿見尊重，是義非義願見告示。」皆言：「爾。」時尊者陀娑婆羅作是念：「我今云何結集律藏？有五淨法，如法如律者隨喜，不如法者應遮。」何等五？一者制限淨，乃至風俗淨。作是語：「諸長老！是九法序。何等九？從四波羅夷乃至法隨順法，世尊在某處、某處，為某甲、某甲比丘制戒。我從和上聞，為如是制此戒不？」皆言：「如是！如是！」五事記比尼，廣說如上。乃至「諸長老！是中須鉢者求鉢、須衣者求衣、須藥者求藥，無有方便得求金銀及錢，如是諸長老應當隨順學。」是名七百結集律藏。
略說比尼者，佛在迦維羅衛尼拘律樹釋氏精舍，時有二比丘尼：一名難陀，二名鬱多羅。隨佛六月求教誡法，白佛言：「善哉世尊！

願為我略說比尼，使我得解。」佛告比丘尼：「貪欲、不解因緣，共相習狎、論說俗事，增長受陰；多欲、不知止足，增貪欲瞋恚愚癡；諍訟不和合，非寂非覺非泥洹。當知非法、非比尼、非佛教，當作是知。無欲、解因緣，不相狎習、離俗言論，不增受陰；少欲、知足，無貪欲瞋恚愚癡；離諍訟和合，寂靜、覺、泥洹。如是當知，是法、是比尼、是佛教。」是名略說比尼。

刀治及灌筒、　剃髮并作具、
和合不和合、　五百與七百、
略說比尼後。　第十跋渠竟。

毀呰者，佛住舍衛城，時六群比丘方類毀呰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毀呰。」

毀呰者，業、方面、姓、形貌、病罪、罵、結使。業者，說、自解、有人說者：「長老！此中有旃陀羅、竹師、皮師、瓦師乃至獄卒魁膾。」是名說。自解者，「長老！我非旃陀羅乃至魁膾獄卒。」是名自解。有人者，「此中或有人是旃陀羅乃至獄卒。」是名有人。如是方面、姓、形貌、病罪結使亦如是。是中毀呰，越比尼罪。是名毀呰。

伎樂者，佛住王舍城加蘭陀竹園，時六群比丘先至作樂處，視占如坐禪比丘。伎兒既集作眾伎樂，眾人悅樂喜笑，比丘默然。眾人笑已，比丘方更拍手大笑。眾人競看，伎兒不得雇直，嫌言：「坐是比丘令我等不得財物。此敗壞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觀看伎兒。」

伎兒者，打鼓、歌舞、彈琵琶、鐃、銅鈸，如是比種種伎樂，下至四人聚戲，不聽看。若比丘入城聚落，若天象出、若王出翼，從作種種伎樂，過行觀見無罪。若作方便看，越比尼罪。若佛生日大會處、菩提大會處、轉法輪大會、五年大會，作種種伎樂供養佛。若檀越言：「諸尊者！與我和合翼從世尊。」爾時得與和合在坐。若坐中有種種伎樂生染著心者，即應起去。是名伎樂。

香華者，佛住王舍城，時節會日，六群比丘、難陀、優波難陀，以香塗身，著優鉢羅華鬘、瞻蔔華鬘，有著草華鬘共行，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著優鉢羅華、瞻蔔華鬘？猶如王子大臣。又如作使賤人著草華鬘。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

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著香花。」

香者，栴檀、沈水，如是比一切香皆不應著。若熱病，醫言：「當須栴檀香塗。」爾時得用香塗。若欲塗時，先應供養佛泥塔，然後塗身。塗身已不得在眾中，當在屏處；病差淨澡，浴身然後入眾。

華者，優鉢羅、瞻蔔、須摩那，如是一切華不應著。若比丘患眼痛、頭痛，醫教言：「當須華鬘繫頭差。」者，得繫。若欲繫者當先供養佛塔，然後得繫。繫已不得在眾人中，當在屏處，差已當捨。若著香不著華，一越比尼罪。若著華不著香，一越比尼罪。二俱著，犯二罪。俱不著，無罪。是名香華法。

鏡法者，佛住舍衛城祇桓精舍，有檀越飯僧打揵椎。時難陀、優波難陀照鏡自觀，停久不至，為檀越所嫌：「我捨棄家業故來飯僧，而諸比丘不時來集。」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照鏡。」

鏡者，油中、水中、鏡中，不得為好故照面自看。若病差，照面自看病差、不差？若新剃頭，自照看淨、不淨？頭面有瘡，照看無罪。為好故照鏡，越比尼罪。是名鏡法。

擔法者，佛住曠野精舍。爾時營事比丘持擔輦塼泥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似奴僕使人客作人擔負泥土？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擔。」

擔者，繩囊擔、籠擔。擔杖不擔囊，越比尼心悔。擔囊不擔杖，越比尼心悔。二俱擔，越比尼罪。若精舍院內石、竹、木重者得擔。若僧次作使，瓦瓶得繩連擔。若前後擔衣囊、前後擔鉢，俱越比尼罪。若長衣囊拖著肩上、鉢串肩無罪。是名擔法。

抄繫衣者，佛住曠野精舍，時營事比丘抄繫衣輦塼石泥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奴僕使人，抄繫衣作。是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抄繫。」

抄繫者，一邊、兩邊抄繫，盡不得。若泥土作為覆屋泥屋，得抄繫內衣。是名抄繫法。

上樹者，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往欝單越乞食。時諸比丘作是念：「世尊還者必乘神足來。」或上樹、上牆遙望世尊。世尊知諸比丘心念，即隱身自坐本座。佛知而故問：「諸比丘何處去？」比丘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上樹。」

樹者，樹共人等不得上。若作菩提大會，欲莊嚴菩提樹，一脚登樹、一脚登牆，越比尼心悔。二脚上樹，越比尼罪。二脚上牆無罪，登梯亦如是。若道路行失道，迷不知方面，得上樹望無罪。若為虎狼師子如是比恐怖，得上樹無罪。是名樹法。

火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還，自併床褥，不語侍者及比丘僧，往拘薩羅國波利邪娑羅林賢樹下，受象王三月供養，乃至非時寒雪，諸比丘自然火向，為世人所嫌：「沙門瞿曇無量方便毀呰殺生、讚歎不殺，而今比丘然火燒地擾傍一根。」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然火。」

火者，薪火、草火、牛屎火、糠火、札火，不得燒未燒地。若次直溫室、若直月、若熏鉢，先使淨人知，然後自燒無罪。若持炬行，欲抖擻炬者，不得在未燒地，當在灰上、若瓦上、若炬火自落地，即在上抖擻無罪。若未燒地中然火，越比尼罪。是名火法。

銅盂法者，佛住王舍城，爾時鬱竭居士大施五百象、五百馬、五百牛、五百水牛、五百婢、五百奴，種種雜施中有銅盂。諸比丘心生疑，往問世尊：「是淨不淨？應受不受？」佛言：「一切銅盂不聽受。若施僧淨器，應為呪願受。若私畜銅盂，越比尼罪。得施淨人已，用無罪。」是名銅盂法。

迴向者，佛住舍衛城，諸天世人信心尊重，持種種飯食來供養佛比丘僧，尊者舍利弗、大目連及諸比丘。時六群比丘晨朝至精舍門下立，見世人持飯食來，問言：「此食與誰？」答言：「與世尊。」即語言：「世尊應供養。」次問：「此復與誰？」答言：「與僧。」即語言：「僧應供養。」次問：「此復與誰？」答言：「與尊者舍利弗、大目連。」語言：「此人應供養。」次問：「此復與誰？」答言：「與某甲比丘。」即便語言：「某甲老病不能噉食，但棄汝食；當施我，我為汝呪願，使汝得食用功德。」時人直信即便施之。有黠慧者不與，作是言：「我何故與是無慚愧人？」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六群比丘：「此是惡事，汝云何知物向他而迴向己？從今日後不聽知物向他自迴向己。」

物者八種：時食乃至淨不淨，如上廣說。若人問言：「尊者！我欲布施，當施何處？」答言：「施僧。」若復問言：「何處有持戒僧？」應語言：「無有犯戒僧，汝但施。」若問言：「何處有比丘，能常一處修習行業，令物久在使我常見？」爾時得語：「某甲比丘可與。」知物向僧自迴向己，尼薩耆波夜提。知物向僧迴向他，波夜提。知物向眾多人迴向眾多人、知物向一人迴向一人，越比尼罪。下至知物向畜生迴向餘畜生，越比尼心悔。是名迴向法。

毀呰觀伎兒、　華鬘并鏡法、
擔持抄繫衣、　上樹自然火、
銅盂迴向物。　十一跋渠竟。

眾生者，佛住王舍城，爾時鬱竭居士大施五百象乃至五百奴婢，諸比丘心生疑悔往問佛言：「淨不淨？應受不應受？」佛言：「一切眾生不聽受。」

眾生者，象、馬、牛、水牛、驢、羊、麞鹿、猪、奴婢，如是及餘一切眾生不應受。若人言：「我施僧婢。」不聽受。若言：「我施僧園民婦。」不聽受。若言：「施僧奴。」不聽受。若言：「施僧使人。」不應受。若言：「供給僧男淨人。」聽受。若別施一人婢，不聽受；若奴、若使人、若園民，不聽受；若施淨人，為料理僧故，得受；若施尼僧奴，不聽受；若施園民，不聽受；若施婢，不聽受。若言：「供給尼僧女淨人。」聽受。若別施一比丘尼奴，不聽受；若施園民，不聽受；若施淨女人，為料理僧故，得受。若檀越作佛生日大會、菩提大會、轉法輪大會、羅睺羅大會、阿難大會、五年大會，檀越信心歡喜，莊嚴象馬、布施眾僧者，不聽受。若檀越持鸚鵡、孔雀、雞羊、麞鹿與，不聽受。若言：「不受者我當殺之。」應語言：「汝自放已。」應與水食守護，勿令眾生傷害。不得剪翅羽籠繫，若能飛能行自活放去，莫拘制。若受眾生者，越比尼罪。是名眾生法。

樹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檀越僧園中種菴婆羅樹，有一比丘截取，為一居士作房，房成施床褥請僧供養。時種菴婆羅樹檀越亦在會中，見已問言：「尊者！此是誰房？」比丘言：「是某甲居士房。」時檀越言：「尊者！何故取我樹為他作房？此房即是我房。」心猶不悅，即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前禮佛足歡喜而去。佛言：「呼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斫截華果樹作房？」從今已後不聽斫華果樹。

斫華果樹者，菴婆羅樹、閻浮樹、毘羅樹、迦毘陀樹、亘那娑樹、椰子樹、無憂樹、瞻婆樹、枳薩羅樹、阿提目多樹，如是比一切華果樹不聽斫作房。若樹老無華果者，應語檀越言：「長壽！是樹已老，又須作房舍安置比丘，得受用福。」若主聽得取，不聽不得取。若必須木用復妨地者，使淨人以魚骨刺，若灰汁澆。若樹已死，應語檀越言：「此樹已乾，欲須用。」若聽者取用。若比丘斫花果樹者，越比尼罪。是名樹法。

樵木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聚落邊有精舍，客比丘來斫伐樵薪。舊比丘言：「汝何故斫截我等勤苦種殖？汝客來但逐蔭涼坐，不能助愛護，而狼藉稱意。明日便去，不知我苦。」如是語已，舊比丘乞

食去後，客比丘乾生合斫，房前積聚然火。舊比丘乞食還見已即言：「汝何故乾生合斫積聚然火？」客比丘言：「汝何故自取然火而反遮我？」如是諍已，二比丘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具白上事。佛語諸比丘：「汝不得自取遮他，亦應當護。不得乾生合斫，房前積聚然樵薪。」

然法者，然有准則。爾許溫室中然；爾許厨下然；爾許浴室中然；爾許別房中然，當分應從限，不得過取。若然無定限者，多亦無罪。不聽斫濕樹木，應取乾者。僧坊內樹木觀望好者不得斫。山林無主守護者斫無罪。是名樵薪法。

華法者，佛住舍衛城，聚落邊有僧伽藍，時客比丘來取華，舊比丘言：「汝何以取華？我等勤苦種殖守護溉灌，汝客來但逐涼坐，不欲料理，狼藉稱意。明日便去，不知我苦。」如是語已，舊比丘乞食去後，客比丘成華不成華合折，狼藉積置房前。舊比丘乞食還，見花聚即言：「汝何故取華？」客比丘言：「汝何故自取而反遮我？」如是諍已，俱往詣佛具白上事。佛語舊比丘：「汝不得自取遮他，應當愛護。客比丘復不得成不成合折積聚房前。」有五法成就，應拜作分花人。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癡、不隨怖、知得不得，是名五法。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比丘作分花人。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受羯磨已，應使淨人知花。若花小者，應器量分、若手作准則。若優鉢羅花、瞻蔔、鉢頭摩分陀利，如是等大花應數分。若佛花者，應上佛。若僧花者，隨意供養、若轉易。若花多者可與華鬘家，語言：「汝日日與我爾許鬘，餘者與我爾許直。」得直已得用作別房衣。若前食後食，若猶多者當著無盡財中。是名花法。

果法者，如上花中說。乃至拜羯磨已，當使淨人知。果若細者，當量分、若以手為限。若大者如多羅果、毘羅果、椰子果、娑那沙果、菴婆羅果，如是等當數分。若多者應與販果人，日日應與我爾許果，餘者與我爾許直。得直已應著前食後食中，若猶故多者當著無盡財中。是名果法。

種樹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於僧地中種菴婆羅果，長養成樹，自取其果不令他取。諸比丘言：「汝何故自取遮他？」答言：「我種此樹護令長大。」諸比丘以此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此種殖有功，聽一年與一樹。」

年法者，若比丘僧地種菴婆羅果樹、閻浮樹，如是比果樹應與一年取。若樹大不欲一年并取者，聽年年取一枝，枝遍則止。若種一園樹者，應與一年，若言：「我欲年取一樹。」亦聽。若種蕪菁、若葱，如是比菜應與一剪。若種瓜瓠，應與一番熟取。是名種樹法。

治罪法者，身行口行、身口行，身不攝故犯、口不攝故犯，身口不攝故犯，身作、口作、身口作，是名罪法。無罪者，身無行、口無行、身口無行，身攝故不犯、口攝故不犯、身口攝故不犯。身不作、口不作、身口不作，是名非罪。

治罪者，波羅夷罪當云何治？若作俗人、若與作學沙彌、若僧中驅出。僧伽婆尸沙罪云何治？若不覆藏，應行摩那埵、阿浮呵那；覆藏者與別住、行摩那埵、阿浮呵那。尼薩耆者當云何治？隨前物應僧中捨，捨已若上座應頭面作禮執足，若下座應胡跪合掌作如是言：「長老！我犯長衣，已僧中捨；波夜提罪，我今悔過。」應問：「汝見是罪不？」答言：「見。」應語言：「更莫作。」答言：「頂戴持。」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比尼罪，但名差別，亦如是治。是名治罪法。

眾生并種樹、　薪積與華果、
種殖聽一年、　罪非罪治法。
十二跋渠竟。

滅者有七。何等七？現前比尼、憶念比尼、不癡比尼、自言比尼、覓罪相比尼、多覓比尼、草布地比尼，是名滅。

諍事者，四諍事。何等四？相言諍、誹謗諍、罪諍、常所行事諍，是名四滅諍事。

調伏者，折伏羯磨、不語羯磨、驅出羯磨、發喜羯磨、舉羯磨、別住羯磨，是名調伏。

調伏事者，五眾罪：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比尼罪。是名調伏事。

聽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聽我作草屋不？」佛言：「聽。」「如是作壁、作戶扇、作戶楣格、作白泥、作五種畫不？」佛言：「聽。」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王名曰吉利，為迦葉佛作精舍，一重、二重乃至七重，彫文刻鏤、種種彩畫，唯除男女和合像。」種種者，所謂長老比丘像、葡萄蔓、摩竭魚、鵝像、死屍之像、山林像，如是比一切是名五種畫。

佛住舍衛城聽作房，毘舍離聽乳酪酥，曠野聽魚肉，如是一切聽、一切制皆在八大城：一、舍衛；二、沙祇；三、瞻婆；四、波羅柰；五、拘睒彌；六、毘舍離；七、王舍城；八、迦毘羅衛。是九部經若忘說處者，是八大城趣舉一，即名是處世尊所印，是名聽法。

塗面油者，佛住舍衛城，爾時精舍中檀越飯僧。時難陀、優波難陀聞揵椎鳴方以油塗面，住不時出故，為檀越所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油塗面。」

油者，胡麻油、大麻油、阿提目多華油、瞻婆花油，如是等比香油，為好故塗面者，越比尼罪。若洗浴時得用油，若澡豆屑末、塗足油著手，得用拭面無罪。是名油法。

粉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祇洹精舍有檀越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聞揵椎鳴，方以粉拭面，不時出，為檀越所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比丘以粉拭面。」

粉者，摩那石粉、鉛錫粉如是比。若為好故，乃至赤土塗面，越比尼罪。若面有瘡、癰瘇腫起，得塗無罪。塗時不得在眾人中，當在屏處。是名粉法。

刷法者，佛住舍衛城，乃至六群比丘刷頭，住不時出，為檀越所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不聽比丘用刷刷頭。」

刷者，毛刷、草刷、草根刷，如是比下至手刷，為好故，越比尼罪。若剃髮已得手摩無罪。是名刷法。

梳法者，佛住舍衛城，世尊制戒，不聽用刷。時有檀越飯僧，難陀、優波難陀聞揵椎鳴方以梳梳頭，而住不時得出，為檀越所嫌，乃至佛言：「不聽用梳。」

梳者，牙梳、骨梳、角梳、木梳，如是比一切梳不聽用，下至以手梳頭，為好故，越比尼罪。是名梳法。

髮簪者，佛住舍衛城，世尊制戒不得用梳，乃至六群比丘用簪搔頭，不時得出，為檀越所嫌，乃至佛言：「不聽用簪。」

簪者，金銀、銅鐵、鍮石、牙骨角、竹木，如是比一切不聽，乃至以豪猪獵，為好故用刷頭，越比尼罪。若手已淨，頭故痒者，得持物搔。是名簪法。

七滅并滅事、　調伏調伏事、
聽法油塗面、　粉刷梳以簪。
十三跋渠竟。

塔法者，佛住拘薩羅國遊行，時有婆羅門耕地，見世尊行過，持牛杖住地禮佛。世尊見已便發微笑，諸比丘白佛：「何因緣笑？唯願欲聞。」佛告諸比丘：「是婆羅門今禮二世尊。」諸比丘白佛言：「何等二佛？」佛告比丘：「禮我，當其杖下有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願見迦葉佛塔。」佛告比丘：「汝從此婆羅門索土塊并是地。」諸比丘即便索之，時婆羅門便與之。得已，爾時世尊即現出迦葉佛七寶塔，高一由旬、面廣半由延。婆羅門見已即便白佛言：「世尊！我姓迦葉，是我迦葉塔。」爾時世尊即於彼處作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得授泥不？」佛言：「得授。」即時說偈言：

「真金百千擔，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團泥，　敬心治佛塔。」

爾時世尊自起迦葉佛塔，下基四方周匝欄楯，圓起二重、方牙四出，上施槃蓋長表輪相。佛言：「作塔法應如是。」塔成已，世尊敬過去佛故，便自作禮。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得作禮不？」佛言：「得。」即說偈言：

「人等百千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恭敬禮佛塔。」

爾時世人聞世尊作塔，持香華來奉世尊。世尊恭敬過去佛故，即受華香持供養塔。諸比丘白佛言：「我等得供養不？」佛言：「得。」即說偈言：

「百千車真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華香供養塔。」

爾時大眾雲集，佛告舍利弗：「汝為諸人說法。」佛即說偈言：

「百千閻浮提，　滿中真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令修行。」

爾時坐中有得道者，佛即說偈言：

「百千世界中，　滿中真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見真諦。」

爾時婆羅門得不壞信，即於塔前飯佛及僧。時波斯匿王聞世尊造迦葉佛塔，即勅載七百車塼來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我欲廣作此塔，為得不？」佛言：「得。」佛告大王：「過去世時，迦葉佛般泥洹時，有王名吉利，欲作七寶塔。時有臣白王言：『未來世當有非法人出，當破此塔得重罪。唯願王當以塼作、金銀覆上，若取金銀者塔故在得全。』王即如臣言以塼作、金薄覆上，高一由延、面廣半由延，銅作欄楯，經七年七月七日乃成。作成已香華供養及比丘僧。」波斯匿王白佛言：「彼王福德多有珍寶，我今當作不及彼王。」即便作，經七月七日乃成，成已供養佛比丘僧。

作塔法者，下基四方周匝欄楯，圓起二重、方牙四出，上施槃蓋長表輪相。若言：「世尊已除貪欲瞋恚愚癡，用是塔為？」得越比尼罪，業報重故。是名塔法。

塔事者，起僧伽藍時，先預度好地作塔處，塔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在東、應在北。不得僧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若塔近死尸林，若狗食殘持來污地，應作垣牆。應在西、若南作僧坊，不得使僧地水流入佛地、佛地水得流入僧地。塔應在高顯處作，不得在塔院中浣染、曬衣、著革屣、覆頭、覆肩、涕唾地。若作是言：「世尊貪欲瞋恚愚癡已除，用是塔為？」得越比尼罪，業報重。是名塔事。

塔龕者，爾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我等為迦葉佛作塔，得作龕不？」佛言：「得。過去世時，迦葉佛般泥洹後，吉利王為佛起塔，四面作龕，上作師子象種種彩畫，前作欄楯安置花處，龕內懸繒幡蓋。」若人言：「世尊貪欲瞋恚愚癡已除，但自莊嚴而受樂。」者，得越比尼罪，業報重。是名塔龕法。

塔園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波斯匿王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我得為迦葉佛塔作園不？」佛言：「得作。過去世時有王名吉利，迦葉佛般泥洹後，王為起塔，塔四面造種種園林。塔園林者，種菴婆羅樹、閻浮樹、頗那娑樹、瞻婆樹、阿提目多樹、斯摩那樹、龍華樹、無憂樹，一切時華，是中出華應供養塔。」若檀越言：「尊者！是中華供養佛、果與僧。」應從檀越語。若花多者，得與華鬘家，語言：「爾許華作鬘與我，餘者與我爾許直。」若得直得用然燈、買香以供養佛、得治塔，若直多者得置著佛無盡物中。若人言：「佛無婬怒癡，用是華果園為？」得越比尼罪，果報重。是名塔園法。

塔池法者，佛住舍衛城，乃至佛告大王：「過去迦葉佛泥洹後，吉利王為迦葉佛塔，四面作池，種優鉢羅華、波頭摩華、拘物頭、分陀利種種雜華，今王亦得作池。」池法者，得在塔四面作池，池中種種雜華供養佛塔，餘得與華鬘家，若不盡得置無盡物中。不得浣衣澡、洗手面、洗鉢，下頭流出處得隨意用無罪。是名塔池法。

塔枝提者，佛住舍衛城，乃至佛語大王：「得作枝提。過去迦葉佛般泥洹後，吉利王為迦葉佛塔，四面起寶枝提，彫文刻鏤種種彩畫。今王亦得作枝提。」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枝提。如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菩薩像、辟支佛窟、佛脚跡，此諸枝提得安佛華蓋供養具。若有言：「佛貪欲瞋恚愚癡已斷，用是精舍供養為？」得越比尼罪，業報重。是名塔枝提。

供養具者，佛住舍衛城，乃至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得持塔供養具供養枝提不？」佛言：「得。」若佛生日、得道日、轉法輪日、

五年大會日，當此時得持供養，中上者供養佛塔，下者供養枝提。若有言：「佛婬怒癡已盡，用是幡蓋供養為？」得越比尼罪，業報重。是名枝提法。

伎樂供養者，佛住舍衛城，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得持伎樂供養佛塔不？」佛言：「得。迦葉佛般泥洹後，吉利王以一切歌舞伎樂供養佛塔，今王亦得。」佛言：「若如來在世、若泥洹後，一切華香、伎樂、種種衣服、飲食盡得供養，為饒益世間令一切眾生長夜得安樂故。」若有人言：「世尊無婬怒癡，用此伎樂供養為？」得越比尼罪，業報重。是名伎樂法。

收供養具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得收枝提供養具不？」佛言：「得。」收者，若佛生日、得道日、轉法輪日、五年大會日，多出幡蓋供養枝提。若卒風雨，一切眾僧應共收，不得言：「我是上座、我是阿練若、我是乞食、我是糞掃衣、我是大德。汝等依是活者自應收。」若風雨卒來應共收，隨近房應安，不得護房言著先處。若濕者應曬，塵土坌者應抖擻疊舉。若言：「我是上座、我是阿練若、我是乞食、我是糞掃衣、我是大德。」者，得越比尼罪。是名收供養具法。

難者，佛住舍衛城，時尊者優波離往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若塔物、僧物難起者，當云何？」佛言：「若外賊弱者，應從王求無畏。王若言：『尊者但住莫畏，若我後事不立者隨意。』爾時應量王力強弱，賊強者應密遣信往賊主所求索無畏。王若言：『我今自恐不立，何得無畏？』尊者自可從賊索救護者應去。若賊是邪見不信佛法者、不可歸趣者，不得便捨物去，應使可信人藏佛物僧物。當先探候看賊，不可令奄爾卒至。若賊來急不得藏者，佛物應莊嚴佛像、僧坐具應敷、安置種種飲食，令賊見相。當使年少比丘在屏處伺看賊至，賊見供養具若起慈心作是問：『有比丘不？莫畏，可來出。』爾時年少比丘應看。若賊卒至不得藏物者，應言：『一切行無常。』作是言已捨去。」是名難法。

塔法并塔事、　塔龕及塔園、
塔池及枝提、　伎樂供養具、
收撿香花難。　十四跋渠竟。
具足舉羯磨、　舉事并布薩、
病法比尼事、　重物及食蒜、
為殺并刀治、　方便受眾生、
滅偷婆法後。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三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四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威儀法之一(上坐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集欲作布薩，比丘盡集。時難陀為僧上座不來。有檀越持物來，待僧和合已欲布施，問：「僧集未？」答言：「未集。」復問：「誰不來？」答言：「僧上座不來。」檀越嫌言：「我待僧集欲有所施，而上座不來。」待良久便布施而去。上座逼暮方來，竟不行舍羅，復不唱：「不來諸比丘說欲清淨？」直略說四事而去。年少比丘問言：「上座來未？」答言：「上座來已還去。」年少比丘嫌言：「云何上座來亦不使人知，去亦不使人知？」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僧上座應如是知。云何如是知？上座法應知。今十四日、若十五日布薩，中間布薩若晝、若夜，當知處所，若溫室、講堂、若林中，應廣誦五篇戒，下至四事及偈，餘者僧常聞。」若城邑聚落中有比丘者，上座應令人唱：「今僧十四日、若十五日，若食前食後，爾許人影在某處布薩。」應先使人掃地泥治、散眾花已，誰應呪願、誦戒、行舍羅？上座應知。說戒時僧未集，有檀越來者，上座應為說法共相勞問。若不能者，應請第二上座。若法師為說法、布薩時至者，應問：「檀越欲去住。」若言：「去。」者，應與呪願發遣令去。住者，應遣出已作布薩。有者應香湯洗舍羅已行。若坐希者，應一人行一人收，不得覆頭覆肩行籌，應脫革屣偏袒右肩行籌，受籌人亦如是。先行受具足人籌，然後行沙彌籌。行已應白：「爾許受具足人，爾許沙彌，合有爾許人。」僧上座應誦戒。若不能者，次第二上座誦。若復不能，乃至能誦者應誦。誦時若逼暮、天陰、風雨、有老病人不堪久坐、住處遠、有王難、賊難，爾時得略誦。若日早無上諸難者應廣誦，若上座自誦、若餘人誦，若和合竟夜說法、論議、問答、呪願。上座布薩法應如是。若不爾者，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集欲作布薩，第一上座來，第二上座不來。時檀越持物來欲布施，問：「僧集未？」答言：「未集。」問：「誰不來？」答言：「第二上座不來。」檀越嫌言：「我欲少有所施，第二上座不來。」待良久不來，便布施而去。第二上座逼暮方來，上座嫌言：「世尊獨制我，第二上座便不問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

「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布薩時，第二上座亦應如是知。云何如是知？一切如上座中廣說。但以第二上座為異耳。若僧上座不能者，第二上座應知。若不如是者，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集欲作布薩，上座、第二上座來，餘人彷徉不時來集。上座、第二上座嫌言：「世尊獨制我，不制餘人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諸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布薩事，一切僧應如是知。云何如是應知？月一日、二日乃至十四日、十五日，布薩中間、布薩日處所應知。若人問：『今是幾日？』不得逆問：『昨日是幾日？』要當知。若恐忘者，應作籌繩穿懸講堂前、若食厨前，直月知事人日過一籌。布薩日廣誦五篇戒，乃至四事及偈，餘者僧常聞。一切如上座中廣說，但一切為異。若上座、第二上座復不能者，餘一切盡應知。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祇洹精舍檀越設供飯比丘僧，第一上座不來，羹飯已冷。檀越言：「比丘僧集未？」答言：「未集。」「誰不來？」答言：「第一上座不來。」檀越嫌言：「我捨家業來欲飯僧，而比丘不集。」上座時至方來，亦不歎食呪願，狼狽食已便去。年少問言：「上座來未？」答言：「已來食竟便去。」年少嫌言：「上座來亦不令人知，去亦不令人知。」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僧上座食應如是知。云何如是知？今日誰施食？為二部眾、為一部眾？為別房、請聚落中？若精舍中應知。若有人請明日飯僧，僧上座不得即受，應知前請人姓名客舊巷陌處所，恐有人試弄比丘故，不應即受。若有人識彼請人男女，得受請。受請已不得便隨去，至明旦應遣直月、若園民、若沙彌往看之，或遭縣官、水火、盜賊產生死亡不能得辦。若有此難，僧應自辦食，若無者語令乞食。使往問：『請主食辦未？』若言：『是何人？是何食？』當知彼誑。若僧伽藍有食應辦常食，若無應唱言：『比丘僧被誑，各自乞食。』若請主言：『尊者！正爾辦。』是時上座應知時。若冬時應一切集已共去，若春夏時應前後去。若到彼請家日早，食未辦欲餘行，應白比丘：『我欲至某甲家，若食辦者莫待我。』去已應早還。入檀越家時，上座應知坐左右。若檀越作吉祥會，右敷座者應坐。若為餓鬼會，左敷座者亦應坐。若敷長淨坐具，急者應以手按令緩，徐徐坐不得使裂。若不急者不得頓身坐，或下有器物、眠小兒，先應一手按座。不得持膩鉢及餅果著上，不得用拭手。上座當知誰看房？誰病應語與食。若檀越惜者，

應語言：『長壽！法應與，不得不與。』若日早者應著行取，若日晚者應先取發遣令去。僧上座應知前人為何等施？當為應時呪願。若檀越行食時，多與上座者，上座應問：『一切僧盡得爾許不？』答言：『止上座得耳。』應語言：『一切平等與。』若言：『盡得者應受。』若須，少取少下者，應語：『多與。』若乳酪、餅肉、酥如是比好食，盡應語：『平等與。』僧上座法不得隨下便食，應待行遍唱等供已然後得食。上座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住看，令年少狼狽食不飽。應相望看，不得食竟便在前出去，應待行淨水，隨順呪願已然後乃出。若為亡人施福者，不應作是吉祥歎：

「『賢善已無常，　今是吉祥日，
種種設餚饍，　供養良福田。』

「應作如是呪願：

「『一切眾生類，　有命皆歸死，
隨彼善惡行，　自受其果報。
行惡入地獄，　為善者生天，
若能修行道，　漏盡得泥洹。』

「若生子設福者，不應作如是說：

「『僮子棄塚間，　[口*束]指七日活，
不遭蚊虻害，　僮子功德力。』

「應如是呪願：

「『僮子歸依佛，　如來毘婆施，
尸棄毘葉婆，　拘樓拘那鉾，
迦葉及釋迦，　七世大聖尊，
譬如人父母，　慈念於其子，
舉世之樂具，　皆悉欲令得。
令子受諸福，　復倍勝於彼，
室家諸眷屬，　受樂亦無極。』

「若入新舍設供者，不得作是說：

「『若火燒屋時，　得出中所有，

必為己財寶，　不為火所焚。』

「應作如是呪願：

「『屋舍覆蔭施，　所欲隨意得，
吉祥賢聖眾，　處中而受用。
世有黠慧人，　乃知於此處，
請持戒梵行，　修福設飲食。
僧口呪願故，　宅神常歡喜，
善心生守護，　長夜於中住。
若入於聚落，　及以曠野處，
若晝若於夜，　天神常隨護。』

「若估客欲行設福者，不應作是說

「『一切諸方面，　賊難不可行，
今正是其時，　出家修梵行。』

「應作如是說：

「『諸方皆安隱，　諸天吉祥應，
聞已心歡喜，　所欲皆悉得。
兩足者安隱，　四足者亦安，
去時得安隱，　來時亦安隱。
夜安晝亦安，　諸天常護助，
諸伴皆賢善，　一切悉安隱。
康健賢善好，　手足皆無病，
舉體諸身分，　無有疾苦處。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願。』

「東方有七星，常護世間令得如願：一名吉利帝，二名路呵尼，三名僧陀那，四名分婆[口*束]，五名弗施，六名婆羅那，七名阿舍利，是名七星在東方常護世間，今當護汝令得安隱得利早還，一切星宿皆當護汝。復次東方有八天女：一名賴車摩提，二名尸沙摩提，三名名稱，四名耶輸陀羅，五名好覺，六名婆羅濕摩，七名婆羅浮陀，八名阿毘呵羅，是名八天女，在東方常護世間。有天王名提頭賴吒、揵闥婆王及一切諸天常護汝等，普令安隱得利早還。東

方有支提名弓杖，常出光明，諸天恭敬供養，是一切供養天當護汝，令得財利安隱早還。

「南方有七星，常護世間：一名摩伽，二、三同名頗求尼，四名容帝，五名質多羅，六名私婆帝，七名毘舍佉，是名七星，在南方常護世間。今當護汝令安隱得利早還，一切星宿皆當護汝。南方有八天女：一名賴車魔帝，二名施師魔帝，三名名稱，四名名稱持，五名好覺，六名好家，七名好力，八名非斷，常護世間。有天王名毘留荼俱魔荼鬼神王，共護汝等得利早還。南方有支提名阿毘鉢施，常放光明，諸天恭敬供養。一切供養支提諸天，常護汝等安隱得利早還。

「西方有七星，常護世間：一名不滅，二名逝吒，三名牟邏，四名堅強精進，五、六同名阿沙荼，七名阿毘闍摩，是名七星。常護世間，當護汝等得利早還，一切星宿皆當護汝。西方有八天女：一名阿藍浮婆，二名雜髮，三名阿利吒，四名好光，五名伊迦提舍，六名那婆私迦，七名既色尼，八名沙陀羅，是名八天女。有天王名毘留博叉，常護世間，有龍王名婆留尼，及一切諸龍當護汝等得利早還。西方有山名饒益，日月居中，若有所求得心所願。

「北方有七星常護世間：一名檀尼吒，二、三同名世陀帝，四名不魯具陀尼，五名離婆帝，六名阿濕尼，七名婆羅尼，是名七星，常護世間，當護汝等得利早還，一切星宿皆當護汝。北方有八天女：一名尼羅提毘，二名修羅提毘，三名俱吒毘，四名波頭摩，五名呵尼，六名波利，七名遮邏尼，八名迦摩，是名八天女。有天王名婆留那，常護世間，當護汝等得利早還。北方有山名枳羅蘇，鬼神常居中，一切諸鬼神當護汝等得利早還。二十八宿并日月三十二天女，并四大天王治世有名稱，東方提頭羅吒王、西方毘留博叉王、南方毘留荼王、北方婆留那王。八沙門、八婆羅門、八大國剎利、八帝釋女等，當護汝等得利早還。

「若取婦施者，不應作是說：

「『枯河無有水，　國空王無護，
女有兄弟十，　亦名無覆護。』

「應作是呪願：

「『女人信持戒，　夫主亦復然，
由有信心故，　能行修布施。
二人俱持戒，　修習正見行，
歡喜共作福。　諸天常隨喜，

此業之果報，　如行不齎糧。』

「若出家人布施者，不得作是說：

「『使子孫繁熾，　奴婢及錢財，
牛羊諸六畜，　一切皆滋多。』

「應作是呪願：

「『持鉢家家乞，　值瞋或遇喜，
將適護其意，　出家布施難。』

「僧上座應如是知，若不如是者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時檀越飯僧，難陀為上座先坐，優波難陀及餘比丘不時集，上座嫌言：「世尊獨制我，不制餘人耶？」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應一切齊集食。上座應如上說，此中但以第二上座，及一切為異，乃至當留比坐坐處。若行食人過者，不得默然而看比坐，應語：『與是。』不得得食便先食，要待遍已然後食。若時逼者，隨下隨食無罪。上座應呪願，若不能者，第二上座呪願。若復不能者下過，乃至能者應呪願。如是一切食上座應知。若不如是知者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時優波難陀度人出家受具足，受具足已不教誡，如天牛、天羊威儀不具足，不知承事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法，又不知入聚落阿練若法，入眾著衣持鉢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和上應如是教共行弟子。云何教？受具足已應教誦二部比尼；若不能者教誦一部；復不能者教廣誦五篇戒；復不能者教誦四、三、二下至四事。日三教，晨起、日中、向冥。教法者，若阿毘曇、若比尼。阿毘曇者，九部經。比尼者，波羅提木叉略廣。若不能者，應教知罪輕重、知線經義、知比尼義、知陰界入義、知因緣義，教威儀、非威儀應遮，受經時、共誦時、坐禪時，即名教。若不受經、共誦、坐禪者，下至應教莫放逸。和上不如是教共行弟子者，越威儀法。」
復次佛住舍衛城，時優波難陀共行弟子，不數至和上所，優波難陀嫌言：「世尊獨制我、不制弟子。弟子來我當教，不來我教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共行弟子應如是事和上。云何事？共行弟子法應晨起先右脚入和上戶，入已

頭面禮足問：『安眠不？』若受經、若問事已應出。小行器唾壺著常處，先以水灑地然後掃，巨摩塗地。洗手已授水、齒木竟，持鉢與迎粥食。粥已洗器舉著常處。若有請處者應往迎食。欲入村時授入聚落衣，卷疊院中衣著常處。入聚落時應從師後行。若欲乞食時當白和上，和上應語：『如法莫放逸。』若先還者應與和上敷坐床，取淨水、辦草葉待和上。和上還已應授與院中衣，取入聚落衣抖擻疊著常處。若熱時應與水洗浴，寒時應然爐火。己若得好食者應授與和上，和上看已應問：『汝何處得是好食？』若言：『某甲婬女家、寡婦家、大童女家、不能男家、惡名比丘尼邊、惡名沙彌尼邊得。』和上應語：『此非行處，不應取彼食。』若言：『為說法故得。』應語：『不得邪命取人食。』食時應授水洗手授食，若是熱時與冷水、以扇扇之，食已收鉢取草葉洗鉢舉著常處。和上若欲入林坐禪時，應取尼師檀著肩，上持澡罐隨後。到已若受經問義，得已應在一處修習。若欲共他並誦時白和上，和上應問：『與誰共誦？』答言：『與某甲共誦。』和上觀前人，持律緩者應語：『莫去，此人不可與作往反。』若持律好者應語：『誦。』還時應取尼師檀著肩上、持澡罐隨還。和上欲禮塔時，應與水洗手授華。禮塔已與敷坐床、與洗脚、與油塗足。欲眠時應拂拭床褥安枕，應與然燈，內唾壺小行器。和上安隱已，然後受經問義。分房當次得時，先問和上然後取。二人共得房者，和上應問：『汝共誰得房舍？』答言：『共某甲。』應觀前人，持戒緩者應語：『莫取，生人過患。』若賢善者語：『取。』後更有上座來，出去時亦當白。若共行弟子，於和上所應如是作，若不作者越威儀法。」若弟子眾多，下至一拂拭床，是名事。

佛住舍衛城，時難陀、優波難陀受人依止不教誡，如天牛、天羊，一一如上和上中廣說，但以阿闍梨為異耳。

佛住舍衛城，爾時難陀、優波難陀受人依止，弟子不來，師嫌言：「世尊獨制我、不制弟子。弟子不來，我當教誰？」如上共行弟子中廣說，但此中以依止弟子為異耳。

上座布薩事、　第二一切然、
上座食上法、　第二一切然、
和上所教示、　共行應隨順、
依止順法教、　弟子應奉行。

初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如來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床處處側地，風飄日曝雨露其上，蟲食烏鳥糞上。佛知而故問：「比丘！此是誰床？處處側地烏鳥糞上。」乃至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床褥應如是知。云何知？不得見床處處側地，蟲噉、日曝、雨露、風飄、烏鳥

糞上而置。若處處者應收檢著一處，側者當正，日曝、風雨飄者應著房內，蟲噉者當支腳，烏鳥糞上當抖擻內著房中。不得看房舍漏壞不治。若草覆者當草補，瓦覆還用瓦補，石灰覆者還用石灰補，泥覆者還泥補。壁破者當泥治巨摩塗地。眾僧床褥不得趣爾受用以單故布覆上，應以兩重尼師檀覆上。若臥具，眠時應以物廁裏，不得令近身。褥氈毯厚者，不得屈敷破壞僧物。褥枕拘執、若垢膩者應浣，破者應補已還成。若僧床褥臥具應如是舉持，若不爾者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爾時諸比丘春末月不修治房舍。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何等五？一者、我聲聞弟子中不貪著有為事不？二、不著世俗言論不？三、不著眠睡不？四、為看病比丘故。五、有信心年少比丘見如來威儀庠序發歡喜故。是名五事行房。見房舍破壞不治，佛知而故問比丘：「是何等房破壞不治？」諸比丘答言：「安居比丘自當治事。」佛言：「從今日後安居時房舍應如是治。云何治？若安居時欲至，不得看房舍破壞不治而言：『安居人自當治。』若草房者當草覆，乃至泥房者應泥補，壁孔應泥治。當塞鼠孔、泥治地，房中受用物應聚著一處。五法成就應拜作分房人。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得不得應知，是名五。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作分房人。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得羯磨已，應修房、溫室、食堂、講堂、浴室、井屋、廁屋、門屋、經行處、樹下，疏記多少，若阿練若、住處離餘住處遠者，四月十二日、十三日應分房舍，若不受者應餘處去。若多近住處者，十四日、十五日分房，應僧中讀疏：『大德僧聽！某甲精舍有爾所房、爾所床褥、爾許食、爾許齋日飲食、有爾所安居衣。』上座應語分房舍。共一施應分房，從上座乃至無歲比丘，不得與沙彌房。若和上、阿闍梨言：『但與，我當治事。』應與。若房長者，一人應與兩房，若言：『我不須二，得一便足。』應語言：『不為受用故與，為治事故與。』若房少者，二人、三人共一房。如是復不受者，五人、六人共。若復不受，有大堂者一切盡共入大堂。若復不受者，上座敷大床，下座敷小床。若復不受者，上座小床，下坐草褥。若復不受者，上座草褥，下坐應加趺坐。若復不受者，上座加趺坐，下坐應立、若出樹下。冬時分房，治事故與、受用故與。上座來喚起，便應去。春時分房亦復如是。夏時分房，治事故與、受用故與。上座來喚起去，不應去。若比丘春末月應如是治房，若不如是者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爾時世尊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房舍漏壞不治事、雨潦瀰滿、水瀆不通、門戶蟲噉、床褥醃青。

佛知而故問：「比丘！是何等房？不治漏壞如是。」乃至佛言：「從今日後夏安居中應如是治房舍床褥。云何如是治？不得見房舍漏壞及以床褥而不治事。若草覆者應草補，乃至泥覆者泥補，通水瀆及長流。若臥床褥、坐床醼生者，應日中曬令乾。若房內濕者，應令離壁支脚，勿使蟲食。應掃屋間臲煤蟲網，半月應以巨摩塗地。若乾者應以水洽塗地，若濕者淳用巨摩塗。若房內濕者，不得洗手、洗足、洗鉢，不得閉戶。當時時開戶使風得入，不得以烟熏之。若比丘夏安居，房舍當如是治。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阿練若處安居竟，不囑便去，後野火來燒房舍。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比丘安居竟，房舍應如是治。云何治？若比丘在阿練若處安居竟，至冬時欲移就暖處者，不得盡去。當求兩人三人堪能者令住，應與飲食勿令乏短。若言：『不能，我何故住此空野中為？』若都無住者，若有床、枕褥、拘執銅鐵器物，一切應寄聚落中精舍，臥床、坐床當離壁以物支足，勿令蟲食。安居竟，不得見房舍漏壞不治事而去。若草覆者應草補，乃至泥覆者泥補。泥治房舍作白色壁，周匝勘火當囑託放牧人：『汝時時與我看視。』聚落中住處亦應如是治事，若溫室、講堂、食堂自污灑治事。若精舍檀越在者，應語令治、若差人治。若無主復不差人者，一切僧應治。當共分，人得一肘、二肘、三肘令周遍。臥床、坐床緩壞者，應更織令堅。若褥枕、拘執、臥具膩，應浣令淨。若破者應補。房中受用諸物，應聚著一處。若比丘安居竟，房舍床褥應如是治。若不如是治，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臥床、坐床處處狼藉側地，佛知而故問：「是何等床狼藉不舉？」答言：「世尊！是舊比丘所安，我是客。」佛言：「從今日後客比丘應如是知。云何知？乃至不得見臥床、坐床狼藉蟲噉而置。若狼藉者應收置一處，若側者應正，以物支足勿使蟲噉。客比丘來至，不得便持物著屋中，當放物一處覓舊比丘。得房舍已，若地不平者應平，若有鼠孔者應塞泥治，若有臲煤蟲網應掃，臥床、坐床若緩者應織令急。褥枕拘執應抖擻屋中，應以水灑淨掃塗地。若木衣架者，當以物拭令淨。若是竹滑者以手拭之，應看壯堅者以鉢懸上。若半夜住者，亦應如是治竟去。客比丘若不如是治，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爾時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乃至言：「世尊！是客比丘敷置，非我舊比丘。」佛言：「從今已後舊比丘應如是知。云何知？舊比丘不得令床敷處處棄捐，令蟲噉食而置。若處處星散者應聚一處，若蟲噉者當以物支足。舊比丘法不得自住好房，床褥枕留弊壞垢膩者待客比丘來。自當治當修治好者待客比丘。舊比丘應如是知，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祇桓精舍，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乃至佛見已知而故問：「比丘！是誰床敷？」答言：「世尊！是舊比丘敷，我方始住。」佛言：「從今已後床敷，一切比丘應如是知。云何知？一切比丘不得令床褥處處雨露日炙蟲噉，若見散在地者應聚著一處。若雨露日炙者應安覆處，若蟲噉者當支足，若房舍漏壞者應覆，草覆者草補，乃至泥覆者泥補，壁穿壞者當補治泥地。若床褥枕拘執垢膩破壞者，不得看置，應浣染補治，內毳當擘還揸，床繩緩者當織令堅緻。打揵椎治床褥時，不得徐徐來，應疾往集，集已應當共治。有應作繩者、有應織者當共作。若分者，各自持去。若如是打揵椎治床褥時，不得言：『我是阿練若、我乞食、我大德、我是上座，不能治。』此中受用者自當治，一切盡集共治。有繩線者、有縫者、有上色者，比丘應如是一切治。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處處大便，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似如牛驢？便右無常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應作廁屋，廁屋不得在東在北，應在南在西開風道。作法者，若作坑、若依高岸、若坑底有水出者，當使淨人先起止中，然後比丘行。若臨岸上底有流水者應安板，令先墮板上後墮水中。應作兩孔三孔，孔廣一不舒手、長一肘半。屋中應安隔，使兩不相見。邊安廁籌，屋下應安衣架。」

爾時有比丘先在廁上，後有比丘急行入廁便，欲在先比丘上行。彼比丘言：「長老莫污我。」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上廁法應如是知。云何如是知？不得臨急已然後上廁，應當如覺欲行便往。往時不得默然入，應彈指。若內有人，亦應逆彈指。若大急者，應背蹲先人、應相容處，不得未至便高舉衣來，當隨下隨褰。不得著僧臥具上廁，不得廁上嚼齒木、覆頭覆右肩，應當偏袒。不得在中誦經、禪定、不淨觀及以睡眠，令妨餘人。起時不得高舉衣起去，應隨下隨起。」

復次爾時諸比丘用竹作籌草傷破身，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竹片[竺-二+韋]片木札及骨。應用滑物圓物。不得用已放廁中，應土毘夜置一處，若是深坑高岸放中無罪。大小行及涕唾，當使正墮孔中，不得污兩邊。若前人污者，當以木篦除令淨，不得大小行已不用水而受用僧坐具床褥。應安水瓶，若是坑者不得就中用水，若臨岸者得用，當用木石瓦作瓶蓋。年少比丘次第益水，時時當洗瓶。若木蓋者不得日中曬、勿令破，若是瓦石者得著日中曬。廁邊應著灰土巨摩。若水器有蟲者，不得言：『此中有蟲。』當持草橫上，令知有蟲相。不得多用水，應裁量用。若瓶水盡者，當語知水家使人益、若自益，下至一澡罐水令得一人用。

若下部痔脫病不得洗者，當用軟物拭，若布、若樹葉。若無廁屋者應在房後。若壁下便右，不得並嚼楊枝及覆頭、覆肩、應偏袒。若夜患下者，應以瓦器盛棄之。若無器者當在水瀆邊，明當洗去。若溫室、講堂中卒下者，當出。若大急不得去者，當在一處，不得如牛隨行隨放，曉當除却、水洗處，持油塗之下至巨摩。若繞塔時，腹痛下者應當去。若大急者應在一處，不得如牛污脚而去。竟已，當除去，水洗、香泥塗之。若阿練若處無香者，當持油塗之。若欲入聚落，當先便右已而去。入聚落中若大行者，應往丈夫廁上，不得入女人廁。若無者，應問人求，隨所安處。問時不得問年少婦女，聞已當笑，應問長宿。若復無者，當入空舍。入時不得在淺露處，不得深處使人謂呼是賊。若復無者，應在道邊牆下。若有伴者令背向障。若共賈客，行時大便者應下道，勿在上風熏人，應在下風。若宿時欲便右者，不得默然去，當語賈客，勿呼是賊；亦當在下風，不得在上風。若隨賈客船上行時，若大便者當到大行處，應用木板著下，令先墮木上然後墮水。若無木者，乃至一廁草承。若無廁草，當用瓦器盛已棄之。若塔院僧院內見不淨者應除去。若二人共行見者，下坐應除，若下坐持戒緩者當自除。若被毒，醫言：『應服大便汁。』若自己許不須復受，若他許者當受。若比丘在廁上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處處小行，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牛驢處處小行？此壞敗人，何道之有？」乃至佛言：「從今已後應作小行處。作法者，不得在北、在東，應在南、在西開風道。」時有比丘小行，復有比丘來於上欲小便，先比丘言：「長老！莫污我。」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小便法應如是知。云何知？不得臨急然後去，如覺欲行當去。應先彈指，若先有人者亦逆彈指。若急者應背先人，先人應容處。不得覆頭、覆肩並嚼齒木，應偏袒右肩。當上行，不得在上禪定、眠睡、誦經及不淨觀以妨後人，竟當時去。若無小便處者，應以甕盛，甕上當安穿底甌，別一甌中行以瀉中。若無甌者，當用木杓瀉中。不得大行涕唾中，年少比丘次第棄之。棄時當著屏處，不得棄塔院上流中，瀉已當水洗覆地，若無者應人人求器。若是瓦者洗已覆地、若木者洗已著陰中，勿令破。當施絃，夜當內著床下。若無器者，水瀆邊小便，不得在塔上流。若溫室、講堂上，欲小便時應出。若急失者不得行，失小便當住一處，訖然後以水洗油塗乃至巨摩。若繞塔欲小便者應去，若急者不得並行應住一處，訖以水洗之香塗。若阿練若處無香者，當用油塗。若欲入聚落，當先小便已而去。若聚落中欲小便者，當在屏處。若急不得至屏處者，當向牆，若有伴應背向障。若共賈客道行欲小便者，當在下風、不得上風。若夜宿時小便

者，當在下風。起時當語人令知，勿令人呼是賊。若船行者當至小便處，若無者當小便器中已瀉棄。比丘病，醫言：『當服小便。』者，不得取初後應取中。若自己許，承取即名受。若在地及他許，當受，小便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嚼未斷治齒木，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凶惡人，合枝條嚼齒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用齒木。」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大會說法，時比丘口臭，在下風而住。佛知而故問：「是何比丘獨在一處如嫌恨人？」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聽嚼齒木，口臭恐熏諸梵行人，故在下風。」佛言：「聽用齒木，應量用，極長者長十六指。」

復次爾時有檀越在阿練若處種樹，比丘拔取作齒木用。主見已心生不悅，即往佛所，以是因緣而白世尊。佛為隨順說法，發喜心已禮佛而退。佛言：「呼是比丘來。」比丘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取華果樹作齒木？從今已後不聽用花果樹作齒木。」嚼時不得在溫室、講堂、食屋，及僧前、和上阿闍梨前、塔前、像前，不得覆頭覆肩，應偏袒右肩在屏處。若僧房內者，應以器盛嚼，殘餘不得著器中，不得著塔院中、僧院中常行處。刮舌時不得如婬欲人法，刮已當洗著一處。若齒木難得者，當截所嚼處棄之，洗已殘者明日更用。

復次爾時有比丘嚼齒木欲盡，見世尊來，以恭敬故咽之，細木著咽喉不樂。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嚼盡，極長者十六指，極短者四指已上。嚼時當在屏處，先淨洗手，齒木嚼已水洗棄之。用時不得如婬欲人，當以除口臭穢故。嚼時不得咽汁，若誤咽者無罪。比丘病，若醫言：『嚼齒木咽之當差。』應受已嚼咽。若無齒木者，當用灰鹵、土塼、礓石、草木洗口已食。若塔院僧院中見所嚼齒木，當取棄之。若二人共見，小者應棄。若下坐持戒緩者，當自取棄之。齒木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床敷春末月、　安居坐已竟、
客比丘并舊、　一切亦復然、
廁屋大小便、　齒木二跋渠。

佛住舍衛城，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比丘敷衣地補，佛言：「從今日應作席。作法應用竹[竺-二+韋]長十肘、廣六肘，欲縫衣時應在講堂上、若溫室、禪坊中，敷席已張衣上縫，當洗脚坐上。若不洗當背坐上，勿令脚近。不得在上曬穀曬衣染衣，不得使日炙雨露鳥獸污上。縫衣竟當內著覆處。若無席者應在床上

作。若復無者溫室、講堂上巨摩塗地縫。縫衣時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坐禪還，持冷脚熨他，彼比丘心驚不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當作障隔。作法者，應用[竺-二+韋]竹、若旃，竪四角施簾繩繫，坐禪還時開，入中還閉。不得晝閉應舉，夜當下。障隔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房舍漏壞不治。佛知而故問：「是何房舍漏壞乃爾？從今日後房舍應如是知。云何如是知？不聽見房舍漏壞不治，若草覆者草補，乃至泥覆者泥補。應時時掃屋間蟲網塵埃。地高下者應平治，塞鼠孔泥治，半月當一巨摩塗地。若地燥者當水和塗，若濕者淳用。若是上屋地作紺青色者，當以物裹床足，不得在中然燈、經行及著革屣，不得唾地，當用唾壺。若是中屋者，得洗足洗手面盪鉢。下屋者，得然燈、經行、洗手足面、盪鉢。房舍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房舍講堂壁上涕唾淋落垂地，佛知而故問：「是何涕唾不淨乃爾？」佛言：「從今日後涕唾法應如是知。云何如是知？壁泥已不泥盡不得唾。若地不泥者當唾一處，以脚磨之，不得處處污。若作地者應用唾壺，底當安沙若灰礓石，當數棄之，勿令臭穢生蟲，清水淨洗覆乾，不得在中嚼齒木。若禪坊中欲唾者，應唾革屣底拭地，若地有覆者當用唾壺。若在食上欲唾者，不得大喀著地，使比坐比丘惡心，應唾兩足中間，以脚磨之。若大多出不止者，當出外唾已還坐。若和上、阿闍梨前欲唾者，當至屏處。若聚落中欲唾者，應唾足邊，以脚磨之。若是末，吐無罪。若塔院中、僧院中見涕唾者，應以足磨之。若二人共見，小者應磨。若小者持戒緩者，當自磨。比丘唾時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舉鉢著向孔中，旋風來吹墮地即破，聞食粥揵椎聲欲取鉢，正見一聚碎瓦。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鉢應如是知。云何知？不得舉著向孔中、岸邊、危處，不得著開戶扇處及行來處，不得用灰洗令脫色，當用樹葉汁、無沙巨磨洗。洗時不得在岸邊、危處、石上、塼上，不得在多羅樹下、迦毘陀樹下、那梨樹下。洗鉢應踞坐、若胡跪，離地一揲手。應先洗和上、阿闍梨鉢，然後自洗。不得持自鉢中殘水瀉和上、阿闍梨鉢中，當持和上、阿闍梨鉢中殘水洗己鉢。乾時亦先收和上、阿闍梨鉢。盛時應先盛和上、阿闍梨鉢。盛時當踞坐，持

鉢囊帶串臂著膝上盛之。若著臥床上、若坐床上，鉢囊當用兩重三重作。欲懸鉢時，當先搖捎橛堅不？然後安之。若無懸處者當著床上，若向中有籠蔬遮者得安，若有鉢龕者得安，勿令相撐。鉢龕當作緣。不得闇中取鉢，不得不淨手取，應淨洗手、若以葉捻取。取鉢時一手捉兩、一手捉一，不得捉四。授鉢時不得卒放，應問言：『捉未？』若言：『捉已。』乃放。不得持鉢盛不淨物，亦不得用盛水剃髮、洗手足面、浴室中用及洗小便處用。護鉢如護眼，應當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呰毀粥，若見薄者作是言：「此非粥，此是遙浮那河。」若見粥強者便言：「此非粥，是飯折人齒。」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粥應如是知。云何知？若聞打食粥揵椎聲時，當知此是二部僧粥？為是一部僧？為是師徒眷屬？知已應去。到已不得形相厚薄，隨得應取，不得越次取。取時不得覆頭、覆肩、著革屣，應脫革屣、偏袒右肩取。若行粥人去駃者，下至脫革屣根。若不及脫者，待還時取、若倩人取，若坐者次第取。若薄者不得言：『太清，如遙浮那河見月影。』若強者不得言：『此是飯折人齒。』隨得應取。粥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比丘在帝釋石室山邊坐禪，時有比丘在前立住，坐禪比丘心不得定。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當如是住。云何如是住？不得在坐禪比丘前立，不得在僧中當前立，不得當徒眾坐前立，不得當和上、阿闍梨前立，及長老比丘前立，不得著革屣、叉腰、覆頭、放兩手在邊，若病者無罪。不得在婬女前住，樗蒲兒前、沽酒家前、屠兒前、獄囚前、殺人前住，不得在深邃處立住。住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四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五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威儀法之二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有比丘著多羅屐在坐禪比丘前經行，比丘心不得定。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應如是經行。云何如是？不得在坐禪比丘前經行，眾僧前、徒眾前、和上阿闍梨前、長老比丘前經行。若病服酥、服吐下藥，得在前經行。行時不得背迴，應面向右迴。若共和上、阿闍梨經行時，不得在前、不得共並，當隨後行。迴時不得先迴，應在後面向右迴。不得在婬女前經行，撾脯兒前、估酒前、屠肆前、獄卒前、殺人前；不得深邃處經行，當在不深不淺處經行。經行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在禪房中作駱駝坐。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作駱駝坐，應加趺坐。若坐久寄極者，當互舒一脚，不得頓舒兩脚。若起經行，不得覆頭禪坊中坐。若老病得覆半頭一耳，若屏處樹下覆頭無罪。和上、阿闍梨、上座前，長老比丘若坐、若立，不得坐。不得在婬女前乃至深邃處坐，當在不深、不淺處坐。比丘應如是坐，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伏臥、仰臥、左脇臥。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當如是臥。云何臥？不聽餓鬼臥、不聽阿脩羅臥、不聽貪欲人臥。若仰向者阿脩羅臥、覆地者餓鬼臥、左脇臥者貪欲人臥。比丘應如師子獸王顧身臥，敷時不聽左敷，應右敷，頭向衣架，不得以脚向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不得初夜便唱言噓極而臥，當正思惟自業，至中夜乃臥，以右脇著下如師子王臥，累兩脚、合口、舌柱上齗、枕右手舒左手順身上。不捨念慧思惟起想，不得眠至日出，至後夜當起正坐思惟己業，若夜惡眠不自覺轉者無罪。若老病、若右脇有癰瘡無罪。比丘臥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衣帶簾障隔、　房舍及涕唾、
鉢盛粥行住、　坐臥三跋渠。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閉僧坊門共坐言談，客比丘來打門喚不聞，即便踰牆入。舊比丘問言：「長老從何處入？」答言：「踰牆

入。」舊比丘言：「汝何故踰牆入？」客比丘言：「汝何故閉門喚而不應？」如是共諍。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得閉門語話，亦不得踰牆而入。從今已後客比丘應如是，舊比丘應如是。云何如是？客比丘行時，應持戶鉤漉水囊針筒，行伴一人有者一切無罪。乃至都無者，舉眾有罪。道路若有病者，當代擔衣鉢，不得在前遠去，應扶持而去。若不能行者，當借索乘致之。若道中有露濕者，年少當在前；若畏賊虎狼時，老者應在中央；若欲使賊起慈心者，應老者在前。若經聚落路邊見有支提者，當按常道行，不得下道左旋右旋。暮欲宿時，當先遣二年少比丘在前求宿處，索非時漿及塗足油、前食、後食。去者當著衣鉤紐，白非時入聚落，得已應還報言：『已得住處。』若有池水井水，當澡浴著衣紐，展轉相白而入。若欲飲石蜜漿者當在外飲，勿使人生疑，呼出家人非時食。不得擔荷而入，當分衣物徐持共入。若得唱言隨所安者，後人不白入者無罪。不得餘道去，若道上有覆無罪。若聚落中有精舍者應往，若阿練若處者，邊有池水、井水亦應當澡洗而入。不得擔荷，當共分張衣物脫革屣杖貫，若有支提者當右旋。不得高大語大聲入。見舊比丘，不得唱：『咄！咄！汝故在此也。汝此中生、還此中死，不離此野干食。』舊比丘不得言：『咄！咄！如囚脫枷鎖已，四、五年不可得見。』客比丘不得言：『汝幾歲？我應得此房。』不得問：『明日誰作前食、後食，有好食不？』舊比丘不得閉門語話。若欲舍後泥作及作餘事者，當使園民、若沙彌、維那、守門、若閉門者。客比丘不得踰牆而入，應持門鉤開入。若喚開門入已，舊比丘應問：『汝幾歲？』應答言：『我爾許歲？』舊比丘言：『若爾許歲者，得如是床褥。』當問大小行處，不得臨時方問。次應問眾僧制限，舊比丘應語：『僧一切制限，某甲家覆鉢羯磨莫往、某甲家狗惡、某甲家不信。』客比丘早起，不得便乞食去，應問：『是住處有前食後食不？』舊比丘應語：『長老莫乞食，乞食疲苦或不如意，此中有前食後食。』若行伴已去者，不得語言：『長老！賈客已去故可及。』應語：『長老！可小停息，正爾復有伴耳。』若有急事必欲去者，應給糧食囑累行伴。如是客比丘、舊比丘法當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洗脚而並俗話弄水。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洗脚應當如舍利弗法也。」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舍利弗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威儀庠審來去視瞻，屈伸俯仰著衣持鉢，守攝諸根心不外亂，似得妙法潤澤之相。婆羅門見已作是念：「是沙門釋子在於人間現持威儀，至屏處已必無法則，我當逐看。若見放恣，當以手拍頭。」即便尋後。於是舍利弗在聚落中及阿練若處威儀不改。到住

處已持鉢置一處，抖擻僧伽梨襞褶置常處。敷坐床、持洗腳板及鬞水自近而坐，復取革屣抖擻放地，次取巾拭膊，還取革屣以底相搭合捉，以巾拂之。次以水漬巾，拭一隻革屣鼻及綱紐，次拭根；次拭第二者亦如是。還復拭初捉者脚指處，次拭脚跟處；還拭第二者亦爾。次浣巾捩已曬之，次洗手。洗手已以右手瀉水，左手洗左膊，次洗右膊，次洗脚。婆羅門見已發歡喜心言：「尊者淨潔如是，此殘水亦當可飲，我婆羅門事淨水法不及是淨。」時舍利弗因婆羅門發歡喜心而為說法，得法眼淨。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甚善。婆羅門見舍利弗洗脚威儀淨故發歡喜心，乃至如是。」佛言：「非但今日歡喜，過去世時已曾如是，如《生經》中廣說。爾時長者子，舍利弗是；爾時賊者，今婆羅門是。時諸天見已而說偈言：

「『淨潔好威儀，　因是得善利，
如水淨影現，　學威儀最勝。
來時懷惡心，　既見反歡喜，
不學善威儀，　必為賊所害。』

「若比丘聚落中還時，應脫入聚落衣抖擻褶褶著常處，著園中衣、敷坐床聚洗脚板，盛水鬞自近，以巾拂脚塵土。次捉革屣以底相搭，持巾拂之，次漬巾拭一隻鼻綱紐，次拭根、次拭第二隻亦如是。還復取初捉者，先拭脚指間，次拭脚跟處，次拭第二者亦爾。次浣巾絞捩曬之，莫使塵生蟲食，然後洗手。若水器在右邊，應先洗左膊、次洗右膊、然後洗脚，不得以捉水手揩脚，應一手瀉水一手摩。若二人者，一人澆一人洗，不得太多用水棄，當籌量用。不得覆頭覆右肩，當偏袒坐。不得洗脚時坐禪、睡眠、不淨觀及誦經，竟當避去勿妨餘人。若最在後洗者，得誦經無罪。若水盡者，不得默然置之，當語知水家令益。若不能者，乃至自益一澡罐水，使得一人用直。洗脚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洗脚，濕脚著革屣，革屣染色脫著脚，污僧床褥。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已後洗脚時應如是。當竪革屣耳令脚乾已，乃著革屣。若多人待者，當以手捋水、以巾拭之，然後著革屣。不得以濕脚蹈僧淨好作地，當令燥已乃入。若是一人洗處者，不應拭，當待燥已著革屣。應護塵土，若急欲坐禪誦經經行者，乃至手拭巾拂塵土而去。洗脚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僧淨水蔓荼羅，諸比丘取水洗脚洗手面洗鉢，用已繚繫瓮頭印封戶，而入聚落乞食。後有客比丘來，瞋嫌言：「何故閉淨水、屋印封而去？」時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春月當如是安水。若大瓮、小瓮、若瓶，當以淨物覆口、以繩繚繫之。若瓦、若石、若木作蓋覆上，內應置[戀-心+廾]水器，水中應著波多梨華、瞻婆華、須摩那華，如是比令水香美。有名水：如巴連弗邑有輸奴水、王舍城有溫泉水、波羅奈城有佛遊行池水、瞻婆國有恒水、舍衛城有石蜜水、沙祇國有懸注水、僧伽施國有石蜜水、摩偷羅國有遙扶那水，如是比水不聽洗脚手面及鉢。若病須水應與滿鉢。若食上欲行水者，當先淨水洗手洗器然後行水。受水人當護左手令淨受水，若手污者當澆；若以葉承取，亦用葉拭膩口。飲時不得沒脣、不得使器緣著額，當拄脣而飲。飲時不得盡飲，當留少許，掬盪已從口處棄之。行水人當好護淨器，若見沒脣著額者，當放置一處，以草作識令人知不淨，若能以水洗者可更行。若非時行飲者，行飲人先淨洗手洗器而行，受飲人亦應淨洗手受。若不洗者，當以葉、若淨衣承器底受如上，乃至口處棄。若浴室中行飲者，當以葉承器底拄脣而飲，餘如上說。若禪坊中行飲時，地有覆者應持器承。若坐相離者，一人行器一人行水，餘如上說。如是名好水，不得用洗脚手面盪鉢，亦不得作餘用、棄之。若有作衣鉢事須者，可權貸用還償。若水自恣用者，隨意取無罪。水應如是用，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王舍城耆域童子菴婆羅園。爾時耆域童子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願聽諸比丘溫室浴，能除冷陰得安樂住。」佛言：「聽溫室浴。」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聽溫室浴，時六群比丘聞打洗浴揵椎時，便先入浴室，頓著薪炭已，閉戶取汗而住。外比丘索開戶，不肯與開，而言：「諸長老！且住待火然。」便多用。薪炭屑水都盡，方開戶而喚言：「諸長老可入。」諸比丘既入，復於外閉戶。諸比丘熱悶喚索開戶，答言：「長老！且住取汗，能愈疥癬。」而復於外用水屑都盡，以器覆地然後開戶言：「長老可出。」出已熱悶求水，復語言：「長老！稍用，如世尊所說，乃至水亦當節量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浴室應如是作，浴法應如是。浴室應方作、若圓作，當安戶作向，向法內寬外小，若一、若二安開向物通烟道。屋內應以塼石砌底作竈，令底廣上狹，去地半肘，通烟道邊安火朩。若竈在右邊，左邊安戶扇；若在左邊，右邊安戶扇。短作戶居令易開閉。前應作衣屋，安龍牙撅懸衣處。若欲浴時，使園民先掃屋間塵埃蟲網，以水灑地淨掃。應辦薪炭釜鑊瓮瓮，先安薪炭然後打揵椎，不得太早著火令然盡乃打揵

椎。打揵椎時，應知為浴一切僧、為浴徒眾、為別屋？隨事應去。若一切浴者，應次第去，應各自以腰帶繫衣作識安衣架上。入時不得掉兩臂而入，一手遮前而入，一人入一人出。有後入者，先人應與處。不得越器物及長老比丘上過，當徐徐入。若和上、阿闍梨在內者，不得在外待言：『何時出？』應當脫衣入與揩洗。若欲與人揩者，當白和上、阿闍梨，若先白者無罪。若火熾者，年少當近火；若火弱者，長老應近。當徐徐用水，不得污濺邊人。若弟子揩時，不得一時舉兩手，當先令揩一臂，一手覆前，竟已次揩一臂。內水已，閉戶而坐令身汗。當行油，若以盞子、若以手等行，屑末亦爾。若檀越言：『自恣與。』當籌量用水若甕量。分用者，當齊所得器，不得長用餘分。若言：『各自辦水。』者，有水者得入，無者不得入。若有弟子言：『和上、阿闍梨但入，我當與水。』亦當籌量用。若優婆塞園民言：『但入，我當與水。』雖爾亦應節用。若近池水，得自恣用無罪。不聽露地裸浴；若水齊腰腋，得用無罪；若坐水中至臍亦得。出已，自取衣著，他衣正理而去。洗浴已若直欲去，應語園民，應舉浴器物。若比丘後來言：『長老但去，我自舉。』者，應去。後者摒擋舉物覆火。浴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淨厨器物處處狼藉，佛知而故問：「是何器物狼藉乃爾？」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得令器物縱橫如是。若摩摩帝、若直月，當使園民、若沙彌摒擋。若摩摩帝、若直月不用意見者，便應使淨人摒擋，若銅鐵、釜鍑、銚器，應使淨人淨洗，以泥塗上覆著淨厨屋內，若瓦釜銚鍑亦爾。覆地以塼瓦鎮之，木瓮木杓亦應洗淨舉之。若簟席當應日曬懸舉竹篋，簸箕、漉米箕亦應懸舉勿使蟲噉，飯篋、飯杷淨洗懸舉，囊襆及漉水囊亦應懸舉勿令蟲食。擣藥杵臼不得用已放地，當淨洗覆著常處。食厨淨屋不得視穿漏不治，若草覆草補，乃至泥覆者當泥補。穿壞者當塞，當數掃除。若內燋薪時當摒擋著一處，煮染器及盛染瓮不得用已捨去，當淨洗治覆置常處。浣衣木瓮用已，亦當淨洗舉置常處。曬衣繩亦不得用已繚亂放地，當緎卷置常處。釿斧鋸鑿鍬钁梯橙，此是四方僧物，用已當摒擋著常處，後人須者取易得，不致疲苦。若須用者當與，若二人一時索者，當先與上座。若上座用久，年少小用者，當先與年少。若二人俱小用者，當先與上座。器物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爾時眾多比丘共一房住，時有比丘衣架上自取衣，拽他衣墮地，餘比丘夜出大小行，脚蹈衣上。衣主求衣不見，乃至於地得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衣應如是。若眾多人共一房住者，衣應各自襞褺以葉著內。若他衣架上，以腰

繩繫之，復不得持和上衣、阿闍梨衣裹己衣，當持己衣覆和上、阿闍梨衣。若春時多塵土者，當持己衣覆上。若夏地濕者，當持己衣著下。不得使房中有塵土，當數數水灑之巨摩塗地。不得持衣捻捉唾壺、大小便器、捉革屣，不得盛糞掃拾巨摩。若有垢膩當數浣染縫，視衣當如皮想。衣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客比丘并舊、　洗足并拭足、
淨水及飲法、　溫室亦洗浴、
淨厨并衣法。　第四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聚落比丘、阿練若比丘共一施，時阿練若比丘常以時來，聚落比丘忽早打揵椎而食。阿練若比丘日時欲至方到，問言：「打揵椎未？」答言：「已食竟。」時阿練若還去，明便早來盡持食去。聚落比丘來索食，淨人言：「阿練若比丘已盡持去。」聚落比丘言：「長老何故早起來盡持食去？」阿練若言：「汝何故早起打揵椎食，不待我耶？」二人共諍，往至佛所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阿練若比丘應如是，聚落比丘應如是。云何如是？若阿練若比丘、聚落比丘共一施者，聚落中比丘不得早起打揵椎，前食後食及差請食，應待阿練若。阿練若比丘不得言：『我徐徐往，自當待我。』應先往。若倩人請分，若囑留坐處，聚落比丘應問：『阿練若比丘來未？』若倩人迎食，若囑留坐處，應示處。若優婆塞請僧者，聚落比丘應語阿練若比丘言：『長老！明日早來，某甲請前食後食，莫餘乞食。』阿練若比丘聞已當早來，來已若食未熟者不得守住，應禮塔、誦經、問法。聚落比丘應先釜中著水然火，待至然後著米。阿練若比丘或有鬼難、水火賊難不得來者而棄米。若飲食已熟者，檀越欲打揵椎，當語：『長壽！日故尚早，可待阿練若至。』若日時逼者應打揵椎。阿練若應以樹、若牆壁影作准，則知日早晚應來。設未來者，當留坐處。若阿練若處作食者，亦應如是。阿練若比丘不應輕聚落中比丘言：『汝必利舌頭少味而在此住。』應讚：『汝聚落中住，說法教化、為法作護，覆蔭我等。』聚落比丘不應輕阿練若言：『汝在阿練若處住，希望名利，麞鹿禽獸亦在阿練若處住。汝在阿練若處，從朝竟日正可數歲數月耳。』應讚言：『汝遠聚落在阿練若處，閑靜思惟上業所崇，此是難行之處，能於此住而息心意。』阿練若應如是，聚落比丘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爾時舊比丘共諍口，有客比丘來接足而禮。後日客比丘來復禮問言：「汝來幾日？」答言：「四五日。」舊比丘言：「汝來爾許日，何以不見我？」答言：「我已見禮竟，長老共諍口故不見我耳。」舊比丘言：「汝何以見我共諍而向我禮？」答言：「汝何以共諍不視我禮耶？」二人便共諍，往至佛所，乃至佛言：

「從今日後應如是禮，應如是相問訊。云何如是禮、如是問訊？前人共諍共語時不得禮，當低頭小敬。前人若止，應作禮。若屋作泥作時不應禮，如是一切作，熏鉢、浣衣、煮染、染衣、縫衣、澡浴、油塗身、洗足、洗手面、洗鉢、禮塔、食時、含咽、著眼藥、讀經、誦經、寫經、經行、下閣上閣時、上廁時、不著衣時、著一泥洹僧時，盡不應禮。闇中不應禮，授經時不應禮，著泥洹僧時、著衣時、若疾行時，不應禮。不得覆頭、覆右肩、著革屣作禮，不得禮膝、禮脚、禮脛，當接足禮。若前人脚上有瘡，當護勿撐觸。受禮人不得如痙羊不語，當相問訊。問訊時不得作如是語：『何處有多美飲食？』應問：『少病、少惱、安樂不？道路不疲苦耶？』客比丘應問：『何者是僧上座？第二、第三上座？』應禮足。舊比丘應問：『長老幾歲？』若客比丘小者，應與座令坐。若有者應與前食、後食、塗足油、非時漿。客比丘、舊比丘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展轉作俗人相喚，阿翁、阿母、阿兄、阿弟。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應如是共語問訊。共翁語時不得喚言：『阿翁、阿爺、摩訶羅。』應言：『婆路醯多。』共母語時不得言：『阿母、阿婆。』應言：『婆路醯帝。』共兄語時不得言：『阿兄。』當言：『婆路醯多。』共姊語時不得言：『婆鞞。』應言：『婆路醯帝。』共和上語時不得言：『跋檀帝。』當言：『優波上。』若共阿闍梨語時不得言：『跋檀帝。』當言：『阿闍梨。』若有眾多阿闍梨者，當言：『某甲阿闍梨。』共下坐語時得喚字、喚巨帝、喚歲。共上座語時應喚：『跋檀帝。』若慧命、若阿闍梨；若有人喚時不得應言：『何道？何物？』若和上喚時應言：『諾。』若阿闍梨喚時應言：『諾。』若上座喚時亦應言：『諾。』若年少喚時應言：『何故喚？』若母人、男子喚時應言：『何故喚？』有人問：『汝和上、阿闍梨字何等？』不得直道和上、阿闍梨字，應言：『義因緣故字某甲。』語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爾時剎利眾集欲有所論，時難陀、優波難陀先到而坐。時諸人嫌言：「我等今集欲有所論，而此沙門妨我議論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當如是入剎利眾。云何如是入剎利眾？若有事緣應往，當先語其中大者道來情事。若言：『可來。』應往。不得持傘蓋著革屣，入時應脫著一處。不得言：『男子樂不？』若示坐處應坐，不得毀譽軍陣鬪法。若見好射不得稱讚，應言：『剎利種是上姓，如來、應供、正遍知常在二家生。剎利、婆羅門家有二種輪：法輪、力輪，諸出家人賴

力輪護故得以自安。』欲有論事說已當去。入剎利眾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爾時婆羅門眾集，難陀、優波難陀先至而坐，諸婆羅門嫌言：「我等欲有所論，而此沙門妨廢我等事。」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應如是入婆羅門眾。若有事緣欲至往時，當先語其中大者道其事情，若聽者應往。未至時當屏傘蓋脫革屣，不得見已方却。又不得借蓋革屣往，不得言：『樂不？男子！』不得毀譽天祠，不得形相婆羅門多我慢故，當生六趣若雞、若猪、若狗、若野干、駝驢、地獄中。應言：『如來、應供、正遍知，二種姓家生，若剎利家、若婆羅門家。』欲有所論當說已而去。入婆羅門眾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乃至佛言：「從今日後入居士眾，若有緣應往，乃至示坐處而坐。不得言：『汝淨洗手脚、坐於店肆，用輕稱小斗欺誑於人，甚於盜賊。』應言：『有二種輪：法輪、食輪，得食輪已乃轉法輪。如世尊說告諸比丘：「婆羅門居士供給衣食臥具疾病湯藥，饒益甚多，是難為事。」我依汝等，在如來法中修梵行度生死流，皆是汝等信心之恩。』若有所論言已而去。入居士眾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乃至佛言：「入外道眾應如是。云何如是？乃至示坐處已應坐，不得毀譽彼見。又不得形呰言：『汝等邪見不信、無慚無愧。』應譽其實事：『汝等能出家解繫縛、捨於俗服、冥心空閑，甚是難事。』如是得稱一切實事，不得說其過，若欲論事言已便去。入外道眾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應如是入眾。云何入眾？若欲眾僧中有所論事，當於外斷令決了，不得便入僧中斷。若事難了，應語其和上、阿闍梨。若是事不須僧斷者，應語令止。若事必須徹僧，舉事人復是可信，應為說和合如法如律事。和上、阿闍梨聽已，當往僧上座前言：『我欲有所說，聽不？』上座應觀察前人語，乃至入眾時不得著革屣覆頭覆右肩，當脫革屣偏袒入眾。入眾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阿練若聚落、　禮足相問訊、
相喚剎利種、　婆羅門居士、
外道賢聖眾。　第五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脫園中內衣已，露身求入聚落內衣，從聚落出已脫入聚落內衣，露身求園中內衣。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應如是著衣。云何如是著衣？欲入聚落時不得脫園中內衣，露身求入聚落內衣；不得脫入聚落內衣，露身求園中內衣。欲入聚落時，當先取入聚落內衣自近，不得著聚落衣已，於下

挽園中內衣出，應隨一邊著一邊脫。出聚落時，脫入聚落內衣、著園中內衣亦爾。著內衣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欲入聚落，脫園中衣著一內衣求入聚落衣；出聚落還，脫入聚落衣著一內衣求園中衣。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應如是著衣。不得脫園中衣著一內衣求入聚落衣，應先取入聚落衣自近，脫園中衣褰褰擧著常處，然後著入聚落衣。從聚落出已，應取園中衣自近已，抖擻入聚落衣著常處。著園中衣著衣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爾時優波難陀入聚落中，曳衣行泥土污色，值鉤處挽裂，值刺處便穿。狹迮巷中搪揆而過。弟子嫌言：「我等勤苦浣染縫治而不愛護。」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入聚落時應如是著衣。云何如是？乃至不得聚落中曳衣使穿破。若春時離聚落遠者，當褰褰著肩上持去。近聚落已，若有池水、汪水，洗手脚已著衣安紐而入。若無水者，樹葉、若草拭脚塵土，然後著入。若冬時應著衣去，若逢奔馳象馬車乘，當在上風，勿令塵土泥塗坌污。若鉤刺棘不得挽裂而去，道巷迮者不得揩揆而過。若門狹小當側身而過，若下者當曲身而過。入聚落著衣法當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難陀、優波難陀不敷坐具而坐，以衣盛爛果膩餅而污衣。弟子嫌言：「我勤苦浣染治而不愛護。」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入白衣家內衣應如是。云何如是？若床有塵土不淨，不敷物不得坐。若見親舊應語言令敷，若彼言：『此沙門憍恣難事。』者，當自拂拭敷坐具洗手而坐。不得以衣承取一切餅果、濕華、碎末、拭口。白衣家內坐護衣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爾時優波難陀語難陀共行弟子言：「我欲共汝入聚落乞食，我於彼若作非威儀者，莫向人說，我是汝叔父。」答言：「設使我父及祖父作非威儀者我亦當道。」如上廣說。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前沙門應如是、後沙門應如是。云何前後沙門應如是？前沙門若能得食者當共食，若不能得者當早遣令還索食。後行沙門不得去前者太遠使不相見，不得大逼相躡脚跟，當相去一舒手以外。前有惡象馬牛，當言：『和上、阿闍梨！前有惡物，當避一處。』若前行沙門羸老者，當在前與遮。若前有禮者，當語：『某甲禮。』若有人請食，後沙門應憶，還住處已應語：『向某甲家請。』若前沙門不能呪願，語令能呪願者呪願。不得言：『汝在前坐、前取水、前食，而使我呪願？』應當呪願。前沙門後沙門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倩他迎食，與鉢已而捨去。彼迎食比丘持食來，求覓而不知處，置鉢禪堂上而便捨去。至明日比丘語言：「可還我鉢不？」答言：「我置鉢禪堂上。」復言：「汝何以持我鉢放空禪堂中？」彼言：「汝何故使我迎食已而捨我去？」二人共諍，往至佛所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倩人迎食應如是，與人迎食應如是。云何倩人迎食、與人迎食應如是？不得倩人迎食已捨去，又不得與人迎食已置鉢空禪堂上而捨去。與他迎食者，當先語：『長老！我今取食，莫餘行，嚴辦待我。』迎食人應知時，若逼時者應先持來。若時早者當依次坐次第取。取時不得合和，各令異處自食已持來。若日逼者，不得於彼食，當持二分食來。來時當相望日足，及時至者應來。若不及者便於彼食，勿使二人俱失食。倩迎食者不得言：『我已倩得。』而捨去。當先嚼齒木、辦水、敷坐床、洗手而待。當數看日，若日時欲逼者，當持澡罐水往迎。若道中逢者共食、若故早者當待至已食。若有長者，當與取食人，不得與餘人；若不須者可與餘人。迎食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入城乞食，低頭直進入白衣家，搪揆前人，為世人所嫌言：「沙門釋子猶如羯羊，直前觸人。」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乞食法應如是。云何如是？不得如羯羊直頭徑前，不得復大遠離在於不見處，當在現處住。不得言：『與我食當得大福。』應默然而立，不得左顧右視使人生疑，謂是賊、細作。當攝六情觀於無常，亦不得大久住。若其家婦女有舂擣作事，未視之頃可小停住。若彼見已復舂作者當去。若見婦人紡線，纏已復紡者，此無與心應去。若女人見已，入舍空出者應去。若是富家處處多有寶物者，不得便去；呼語，見已應去。乞食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優波難陀與共行弟子入聚落乞食，優波難陀持食出還，覓弟子不見，嫌言：「我持食來，捨我而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乞食時，後沙門應如是。云何如是？前沙門乞食時，不得大離遠、不得大近邊看，令主人生念言：『不能乞食，望得他殘耳？』當在現處住。若請食者應食，若不請者當乞食。若井、若池水邊食已，洗鉢而去無罪。食時相待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內衣聚落衣、　入聚落著衣、
白衣家護衣、　前沙門及後、
倩迎并與取、　乞食與相待。
第六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闇中入禪坊倒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聽然燈。」時六群比丘當直然燈，以口吹滅、以手扇滅、以衣扇滅，復放下風，擾亂諸坐禪比丘。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然燈法應如是。云何如是？應從最下次第當直，當直人應預辦木鑽、牛屎於食屋中宿火，不得頓然燈，當置火一邊漸次然之。然燈時當先然照舍利及形像前燈，禮拜已當出滅之。次然廁屋中。若坐禪時至者，應然禪坊中，應唱言：『諸大德呪願燈隨喜。』次然道經行處，次然閣道頭。若多油者，廁屋中當竟夜然；若油少者，人行斷當滅。滅已次滅道經行處、次滅閣道頭、次滅禪坊中燈。滅禪坊中燈時不得卒滅，當言：『諸大德敷褥，欲滅燈。』便以手遮唱言：『燈欲滅！燈欲滅！』不聽用口吹滅、手扇滅及衣扇滅，當敲折頭燋去。至後夜時當復起，先然廁屋、次然道經行處、次然閣道頭、次然禪坊中。然禪坊中時不得卒入然，當唱言：『諸大德！燈欲入！燈欲入！』次唱說偈。曉欲滅時，當先滅閣道頭、次滅行處、次滅廁屋中、次滅禪坊中燈。然燈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禪坊中坐禪，低仰而睡。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應行禪杖。」六群比丘行禪杖時，擣比丘脇肋，彼即驚喚：「殺我！長老。」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應如是行禪杖。作禪杖法應用竹、若[竺-二+韋]，長八肘，物裹兩頭，下坐應行。行時不得覆頭、覆右肩、著革屣，當偏袒右肩。若有睡者，不得卒急喚起、不得擣脇，當併邊以杖拄前三搖。復不覺者，若在左邊當拄右膝，若在右邊當拄左膝。覺已當起，取杖而行，亦不得覆頭、覆右肩，當偏袒而行。若睡者眾多，不得如牛一時併起，應兩人三人起。年少應行杖，若和上、阿闍梨睡，亦應令起，恭敬法故。應起取杖，弟子不得與杖，當自行。行杖人不得隨瞋愛而求其過，當攝六情一心思惟。若有睡眠者應與，彼取杖人不得嫌恨，當作是念：『彼今與我除陰蓋，益我不少。』念已應起行，若有睡者應與。行禪杖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行禪杖，天寒手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應作丸。」六群比丘行丸時，擲胸、擲面，比丘驚言：「殺我！」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作丸法、擲丸法應如是。云何如是？作丸法應用若線、若毛、若氈作，不得令太堅、不得太軟。行法當先與中央人，若有睡者不得趣擲頭面，當擲前。前人恭敬法故應起取，取已還坐。若和上、阿闍梨睡者，不得置，亦應與丸，彼恭敬法故應起，弟子應代行丸。

彼應還坐，不得俠恨求過。得丸者當作是念：『彼今與我除陰覆，饒益不少。』行丸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禪坊戶前脫革屣，以底相拍如提乾魚而入，亂坐禪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禪坊中脫革屣應如是。云何如是？不聽禪坊戶前拍革屣。若地有覆者當脫持入，不得如提乾魚。當以底相搭衣覆而入，當著右邊尼師檀下。若地無覆者，當徐徐著入，脫已而坐。禪坊內革屣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禪坊內立，抖擻尼師檀作聲，亂諸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禪坊中尼師檀應如是。云何如是？不得禪坊中抖擻尼師檀，當中襞褺置左肩上而去，到已中屈疊敷而坐。來時亦當襞褺著肩上而還。若欲置常處者當中掩之，還時當徐舒而坐。禪坊中尼師檀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禪坊中故大謦欬作聲，亂諸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禪坊中謦欬應如是。云何如是？若欲謦欬時不得放恣故大作聲，當掩口徐徐作聲。若大不可制，當起出，出已欬竟還入。若猶故不止者，當語知事人已去。謦欬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以草根以縷以屑，散著鼻中連嚏作聲，亂坐禪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嚏應如是。云何如是？禪坊中嚏者，不得放恣大嚏，若嚏來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嚏，勿使涕唾污濺比坐。若有嚏者不得言語。若上座嚏者，應言：『和南。』下坐者默然。嚏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禪坊中欠呿，張口舒臂頻申骨節作聲，亂諸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頻申欠呿法應如是。云何如是？若坐禪坊內坐欠呿欲來時，不得放恣大欠呿頻申作聲，應當自制。若不可忍者，當手覆口徐徐欠，不得亂比坐。頻申時當先舉一手下已，次舉一手。欠呿頻申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禪房中坐，把搔揭揭作聲亂諸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應如是把搔。云何如是？不得大把搔令揭揭作聲，不得用指甲及木把搔。若大痒者當以手摩、若指頭刮。把搔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飡麨、噉豆、多飲酪漿，在禪坊中四角頭坐，迭互放氣麁細作聲而言：「長老！此聲調和甚好不？」以手把氣而拄他鼻言：「長老！香不？」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

至佛言：「從今已後下風事應如是。云何如是？不得故食多氣物用作調戲。禪房中若急下風來者當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若下坐處有僧上座者，應還向上座，放氣時不得令大作聲擾亂比坐。若食上下風來者亦向下坐，勿令擾亂比坐。若和上、阿闍梨長老比丘前者，當出去在下風，勿令臭熏。若共賈客道行，不得在前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放之。放下風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然燈行禪杖、　擲丸持革屣、
尼師檀謦欬、　嗤及頻申欠、
把搔及下風。　第七跋渠竟。

云何是威儀、非威儀？威儀者二部比尼隨順行，是名威儀；不隨順行是名非威儀。威儀眾學越惡心，無心觸女人，一切心悔越比尼。威儀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五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六(比丘尼初)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八波羅夷法初

婆伽婆三藐三佛陀，從本發意所修習者皆悉成就，住迦維羅衛釋氏精舍，為諸天世人恭敬供養，廣說如上。爾時大愛道瞿曇彌，與闡陀夷、闡陀波羅陀婆、闡陀、闡陀母如是等五百釋女，往詣佛所頭面作禮却住一面。時大愛道白佛言：「世尊！佛興難值、得聞法難。今遇如來出世演說甘露妙法，令諸眾生成就寂滅妙證。」如《大愛道出家線經》中廣說，乃至佛言：「從今日後大愛道比丘尼僧上座，如是持。」爾時大愛道瞿曇彌白佛言：「世尊以為諸比丘制四墮重法，我等得廣聞不？」佛言：「得。瞿曇彌！若信心善女人欲得五事利益者，當盡受持此比尼。何等五？若信心善女人欲建立佛法者，當盡受持此比尼。欲令正法久住者，當盡受持此比尼。不欲有疑悔請問於他人者，當盡受持此比尼。諸有比丘尼犯罪恐怖為作依怙者，當盡受持此比尼。欲遊化諸方而無罣礙者，當盡受持此比尼。是名篤信善女人受持此比尼五事利益。」餘如上比丘初五緣中廣說。若比丘尼不還戒、戒羸不出，受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尼犯波羅夷，不應共住。

比丘尼者，受具足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和合二部眾、如法非不如法、和合非不和合、滿二十非不滿二十，是名比丘尼不還戒。

戒羸不出者，如上比丘中廣說。

受者，欲心受。

婬者，非梵行。若比丘尼與人男，眠、覺、死，如是非人男、畜生男，眠、覺、死。人非人、畜生、不能男，眠、覺、死。

三瘡門：若口、若小行道、大行道，若一一受樂者，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

波羅夷者，謂於法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如是乃至盡智、無生智，於彼諸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涅槃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梵行退沒墮落，是名波羅夷。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故名波羅夷。

若比丘尼染污心欲看男子，越比尼心悔。若眼見、若聞聲，越比尼罪。裸身相向，偷蘭罪。乃至入如胡麻，波羅夷。若比丘尼不說還戒、不說不還戒、戒羸便作俗人，隨其所犯得罪，若作外道亦如

是。若裹不覆、若覆不裹、亦覆亦裹、不覆不裹，乃至入如胡麻，皆波羅夷。若比丘尼不還戒、戒羸不出，便作俗人形服而犯者，隨其犯得罪。若比丘尼於比丘邊強行婬者，比丘尼波羅夷，比丘受樂者亦波羅夷。若比丘、比丘尼共行婬者，俱波羅夷。比丘尼共沙彌行婬者，比丘尼波羅夷，沙彌驅出；俗人亦如是。

若比丘尼共三種行婬：人、非人、畜生。復有三種：上、中、下道。復有三種：若覺、若眠、若死，皆波羅夷。比丘尼若眠、心狂、入定，有人就上行婬，比丘尼覺，若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比丘尼若眠、心狂、入定，人就上行婬，覺已初不受樂，中後受樂者，亦波羅夷。比丘尼若眠、心狂、入定，人就上行婬，覺已初中不受樂，後受樂者亦波羅夷。比丘尼若眠、心狂、若入定，人就上行婬，覺已初中後不受樂無罪。

云何受樂？云何不受樂？受樂者，譬如人飢得種種美食，彼以食為樂。又如渴人得種種好飲，彼以飲為樂。受欲樂者亦復如是。不受樂者，譬如好淨之人以種種死屍繫其頸；又如破癰熱鐵烙身，不受樂者亦復如是。

若比丘尼受婬，若買得、若雇得、若恩義得、若知識得、調戲得、試弄得、未更事得，如是一切得而受婬者，皆波羅夷。若心狂不覺者無罪。是故說：「若比丘尼不還戒、戒羸不出、受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尼犯波羅夷，不應共住。」

第二、第三、第四，如比丘戒中廣說。

「若比丘尼於聚落、空地，不與取，隨盜物，主或捉、或殺、或縛、或擯出。『咄！女人！汝賊、汝癡耶？』比丘尼如是不與取，波羅夷，不應共住。」

「若比丘尼自手奪人命，求持刀與殺者，教死歎死：『咄！人用惡活為？死勝生。』作如是意、如是想，方便歎譽死快，因是死非餘者，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

「若比丘尼未知未了，自稱得過人法，聖知見殊勝，如是知、如是見，彼於後時若撿挍若不撿挍犯罪，欲求清淨故便作是言：『阿梨耶！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不實語。』除增上慢，是名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

佛住迦維羅衛國，尼拘類樹釋氏精舍。爾時世尊制戒不聽比丘尼阿練若處住，時賴吒比丘尼聚落中未有精舍，寄釋種家住，授釋種年少經。賴吒比丘尼身色端正而未離欲，年少亦復端正俱未離欲，一日之中三來受經。時比丘尼數數見已欲心耽著，遂至成病顏色萎黃。諸比丘尼問訊言：「阿梨耶！何所患苦？須何等藥？若須酥、油、蜜、石蜜當相給與。」答言：「不須，自當差耳！」優婆塞、優婆夷問訊亦如是。時釋種年少問言：「阿梨耶何所患苦？須何等

藥？當相給與。家中有者與，若無者當餘處求索與。」答言：「長壽！非如是等藥能差。」復問：「阿梨耶！是病非是身病故，當知心病耳！」答言：「如汝所說。」復問：「此病云何當差？」比丘尼言：「汝欲使我差不？」答言：「欲使差。」又復語言：「當須何物？今求相與。」比丘尼言：「共作是事來。」年少答言：「不敢，餘出家人被袈裟者，我尚不生此心，而況是師我所尊重。」復言：「若不能者，但抱我、嗚捉我、上下捫摸我。」答言：「但須爾者我能為之。」即便抱嗚、捻捉兩乳上下摩捫，得適意已後數數如是。如世尊說：「念色不忘、染污心起，如女人憶男、男憶女人。」從是已後數數不止，餘比丘尼語言：「阿梨耶！莫作是事，此不得爾。」答言：「我作此事便得悅樂。」比丘尼即以此事語大愛道，大愛道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賴吒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漏心，漏心男子邊，肩以下、膝以上摩觸受樂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賴吒！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呵責婬欲，欲為迷醉、欲如大火燒人善根、欲為大患。我常種種方便稱讚離欲、斷欲、度欲。汝今云何能作此惡事？此非法非律，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語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迦維羅衛住比丘尼皆悉令集。」集已，爾時世尊以是因緣，向諸比丘尼廣說過患事起。種種因緣呵責過患事起已，為諸比丘尼隨順說法：「有十事利益，如來、應供、正遍知為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何等十？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三、令僧安樂故。四、折伏無羞人故。五、有慚愧人得安隱住故。六、不信者令得信故。七、已信者增益信故。八、於現法中得漏盡故。九、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正法得久住故，為諸天世人開甘露門故，是為十。以是十事，如來、應供、正遍知為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乃至未聞者當聞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漏心，漏心男子邊，肩以下、膝以上摩觸受樂者，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

比丘尼者如上說。

漏心男子者，欲心。

肩以下者，乳房以下。

膝以上者，大髀上至臍。

摩觸者，移手摩捫。

受樂者，覺快樂。

染著者，是比丘尼波羅夷。

波羅夷者，如上說。

不共住者，不得共比丘尼住、法食味食。

如前，後亦如是；如後，前亦如是，波羅夷罪，不應共住。

若比丘尼漏心，漏心男子，肩以下、膝以上摩觸受樂者，波羅夷，不應共住。如是不能男及女人，偷蘭遮罪。比丘尼漏心、男子不漏心，亦波羅夷。不能男及女人，偷蘭遮罪。比丘尼無漏心、男子有漏心，偷蘭遮。不能男及女人，越比尼罪。比丘尼無漏心、男子無漏心，越比尼罪。不能男子女人，越比尼心悔。

若比丘尼使男子剃髮時，兩女人痛按令覺女人、不覺男子。如是刺頭出血、刺臂、刺脚時，當使女人急捉，令覺女人、不覺男子。肩以上、膝以下，若有癰瘡使女人捉、男子破，無罪。隱處不得。隱處者，肩以下、膝以上。若是處有病者，當使女人治。是故說。

佛住毘舍離，諸天世人恭敬供養，廣說如上。爾時賴吒波羅比丘尼，授離車童子經，乃至說：「餘出家人著袈裟者，我尚不生此心，而況是師所尊重者。」比丘尼言：「若不爾者，近我住共語，捉我手、捉我衣來歡喜請坐，曲身就共期行。」彼答言：「但如是者可爾。」如是適意已數數不止。如世尊說：「念色不忘、染污心起，如女憶男、男憶女。」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賴吒波羅比丘尼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漏心，漏心男子邊申手內住乃至共期。從今已後不聽漏心，漏心男子邊申手內住乃至共期。」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毘舍離比丘尼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尼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漏心，與漏心男子申手內住，共語，受捉手、捉衣，來歡喜請坐，曲身就共期去，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

比丘尼者如上說。

比丘尼漏心、漏心男子者，二俱欲心。

申手內住者，舒手所及處。

語者，共耳語。受捉手者，若捉手、若捉腕、若大指、若小指。

若捉衣者，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僧祇支、雨衣。來歡喜者，善來、欣悅常數數來。

請坐者，我已敷床褥可坐。

曲身者，亞身往就。

期去者，若店肆前、園澤中、若常行來處。

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波羅夷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漏心，漏心男子申手內共語，受捉手、捉衣，來歡喜請坐，曲身共期去，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如是不能男及女人，偷蘭遮。比丘尼漏心、男子不漏心，亦波羅夷；不能男及女人，偷蘭遮。比丘尼無漏心、男子漏心，偷蘭遮；不能男及女人，越毘尼罪。俱無漏心，越比尼罪。不能男及女人，越比尼心悔。若比丘尼漏心、漏心男子申手內住，乃至共期去，波羅夷。

若一一次第犯八事波羅夷，若間犯滿者亦波羅夷。若犯一即悔，偷蘭遮。悔已復犯，乃至第七偷蘭遮。滿八者，波羅夷。是故說。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離車初生二男，次生一女以為不吉，心自念言：「今此不祥之女誰當取者？」有人語言：「汝欲安處此女不？」答言：「欲得。」「若爾者可持與迦梨比丘尼，當與汝養育。」即便喚迦梨來，白言：「阿梨耶！我今生此不吉之女無人取者，與我長養度令出家，我自給衣食。」比丘尼即取養育，便與出家。家中日日送食、年年與衣，長大與學戒、次受具足。女人之法婬欲偏多，年遂轉大欲情亦熾，不能自制，即白師言：「我結使起，不樂出家，今欲還俗。」師言：「怪哉！俗中猶如火坑，何由可樂？」從是以後，漸與俗人及諸外道交通，遂便有娠。比丘尼即便驅出，語其師言：「汝不知弟子與俗人外道私通耶？」答言：「我亦早知，但其家日日送食、年年得衣，若當白僧便當驅出，我利此二事是故不說。」比丘尼即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迦梨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迦梨！汝云何知比丘尼犯重罪覆藏？此非法非律，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語大愛道：「依止毘舍離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比丘尼犯重罪不向人說，是比丘尼若離處、若死、若罷道，後作是言：『我先知是比丘尼犯重罪，不向人說，不欲令他知。』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
比丘尼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重罪者，八波羅夷中若犯一一。
不向人說者，不向一人、若眾多、若僧中不說。
離處者，若驅出。
死者，無常。
罷道者，離此法律作俗人外道已，後便言：「我先知其犯罪，但不欲令人知。」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波羅夷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明相出時見比丘尼犯重罪，不作覆藏心，至日出時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比丘尼犯波羅夷，是名二時。如是乃至八時，如比丘覆藏中廣說。
若比丘尼見比丘尼犯重罪，應向人說。若見共住弟子、依止弟子犯重罪，便作是念：「我若向人說者，比丘尼便當驅出。」以愛念故覆藏其罪，得波羅夷。是比丘尼聞是語已，語知識比丘尼言：「某甲犯重罪，若我語人者，比丘尼僧當驅出，是以我覆藏。」彼比丘尼聞已復作是念：「我若說者，是二人俱驅出。」即便覆藏，俱得波羅夷。如是一切展轉覆藏，皆波羅夷。

若比丘尼見他犯重罪，語餘比丘尼言：「我見某甲犯重罪。」此比丘尼即呵言：「汝今作惡，何故語我？莫復說。」得偷蘭遮。若比丘尼見比丘尼犯重罪，應向人說，若犯罪人兇惡可畏、有勢力恐奪其命、傷梵行者，當作是念：「行業罪報彼自應知，喻如失火燒屋，但當自救焉知他事。」得捨心相應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拘睒彌瞿師羅園，爾時闡陀五眾罪中犯若一、若二，諸比丘言：「長老闡陀！汝見是罪不？」答言：「汝用問我見不見為？我不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比丘：「是闡陀於五眾罪中，若犯一一而言不見者，僧應與作不見罪舉羯磨。」僧與作不見罪舉羯磨已，往詣比丘尼精舍言：「婆路醯諦，僧與我作舉羯磨，不共法食味食。」即言：「怪哉！今我共汝法食味食。」即便隨順。比丘尼諫言：「闡陀母！是闡陀，僧和合如法作舉羯磨，未作如法，莫隨順。」答言：「我是其母，是我所生，我不隨順，誰當隨順？」比丘尼即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是闡陀母比丘尼，僧如法作舉羯磨而隨順者，汝應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捨此事。」屏處諫者，應問言：「汝實知闡陀，僧如法作舉羯磨而隨順耶？」答言：「實爾。」應諫言：「闡陀母！僧如法作舉羯磨，未作如法，莫隨順。我今慈心諫汝，欲饒益故。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事不？」如是第二、第三諫亦如是，眾多人中三諫亦如是。若不捨者，僧中應作求聽羯磨，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僧與闡陀如法作舉羯磨，未作如法，闡陀母與隨順，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令捨此事而不捨。若僧時到，僧今亦當三諫令捨此事。」僧中應問闡陀母：「汝實知和合僧如法與闡陀作舉羯磨，未作如法，而汝隨順，已屏處三諫、眾多人中三諫，令捨此事而不捨耶？」答言：「實爾。」即應諫言：「僧和合如法與闡陀作舉羯磨，汝莫隨順。僧欲饒益故諫汝，汝當隨順僧語。一諫已過、二諫在，汝捨不？」答言：「不捨。」如是第二、第三諫猶言：「不捨。」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毀呰佷戾難諫、稱譽易諫也？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汝云何被舉比丘而隨順？從今日後不聽隨順被舉比丘。」佛語瞿曇彌：「依止拘睒彌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僧和合如法比尼與比丘作舉羯磨，未作如法而隨順。諸比丘尼應諫是比丘尼：『阿梨耶！是比丘僧和合如法比尼作舉羯磨，未作如法，莫隨順是比丘。』諸比丘尼諫時作是語：『我不隨順，誰當隨順！』諸比丘尼如是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好；若不捨者，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

比丘尼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和合者，非別眾。
如法比尼者，不見罪、不作罪、三見不捨。三者，謗契經、邪見、邊見。
被舉者，不共住。
未作如法者，未隨順、僧未解。
隨順者，共法食味食。
諸比丘尼諫是比丘尼作是語：「阿梨耶！是比丘，僧如法比尼作舉羯磨，未作如法，莫隨順法食、味食。」諫時便作是語：「我不隨順，誰當隨順？」應重諫乃至三諫，捨者善；若不捨者，是比丘尼波羅夷。波羅夷者，如上說。
屏處三諫捨者善，若不捨者，諫諫越比尼罪。眾多人中亦如是。僧中初諫時，越比尼罪。諫竟，偷蘭遮。第二初諫時，越比尼；諫竟，偷蘭遮。第三初諫時，偷蘭遮；諫竟，波羅夷。若屏處、眾多人中、僧中，一切越比尼、一切偷蘭遮成一重罪，名波羅夷。若中間捨者，隨事治。

婬盜斷人命、　不實稱過人、
肩以下膝上、　漏心八事滿、
覆重并隨舉。　八波羅夷竟。

明十九僧殘法之一

受使行，如比丘中廣說，是故世尊說：「若比丘尼受使行和合男女，若取婦、若私通，乃至須臾頃，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
二無根，如比丘中廣說，是故世尊說：「若比丘尼瞋恨不喜，故於清淨無罪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欲破彼比丘尼淨行。彼於後時、若撿挍、若不撿挍，便作是言：『是事無根，我住瞋恨故作是語。』是法初罪。」是故世尊說：「若比丘尼瞋恨不喜，故以異分事中小小事，非波羅夷比丘尼以波羅夷法謗，欲破彼梵行。彼於後時若撿挍、若不撿挍，以異分中小小事，是比丘尼住瞋恨故說，是法初罪。」
佛住舍衛城，比丘尼僧伽藍、外道尼住處，中隔牆崩。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語外道尼言：「汝當補治，汝等無羞人，徒眾來往裸形出入；我此眾善好有慚羞，見汝等結使增長。」彼答言：「今是雨時不可得作，須雨時過當作。」比丘尼言：「今當駛作不得待後。」彼言：「我不能作。」比丘尼瞋言：「短壽！噉酒糟驢，汝敢不作。無慚無愧、邪見不信，汝速治去。」外道尼罵言：「眾多人

子、大腹沙門尼，汝便殺我，終不與汝作。」比丘尼即往斷事官所，具說上事：「長壽！為我勅彼作隔牆。」時斷事官信於佛法，即錄外道尼來，來已語言：「弊惡短壽，噉酒糟驢、邪見外道。何不作牆隔？汝等無羞、裸形出入，是阿梨耶梵行人，設見汝等增長結使。汝急作去，若不作者當加汝罪。」外道尼即作，晝成已夜雨便壞，如是夏三月作不能使成。於是外道嫌責語諸優婆塞言：「看汝福田，倚恃官力驅我泥作三月。」諸優婆塞婦女聞已語比丘尼，比丘尼聞已向大愛道說，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喚比丘尼來。」來已，佛問：「偷蘭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共鬪相言？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尼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諍訟相言，若俗人、若出家人晝日須臾，乃至與園民、沙彌共鬪相言，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

比丘尼者，如上說。

諍訟者，口諍訟。

俗人者，在家人。

出家者，外道出家乃至闍致羅。

晝日者，齊日沒。

須臾者，乃至須臾頃，下至沙彌園民。

初罪者，不待三諫。

僧伽者，謂八波羅夷。婆尸沙者，是罪有餘，僧應羯磨治，故說僧伽婆尸沙。復次是事僧中發露悔過故，亦名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尼至王家斷事官所相言者，僧伽婆尸沙。道說，偷蘭遮。若至優婆塞家信心家道說，越比尼罪。心嫌者，越比尼心悔。若比丘尼至王家相言，越比尼罪。嫌說者，越比尼心悔。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賴吒比丘尼妹嫁適異村，得病遣信喚賴吒言：「及我未死，早來看我可得相見。」即便往看，未得至間而妹命終。到已，其妹婿語賴吒言：「汝妹命過，誰當料理家內看視兒子？唯願賴吒為我料理，以代妹處。」比丘尼便作是念：「此人出是惡聲，或能強見侵掠。」即懷怖懼佯如出外，便還舍衛城語諸比丘尼言：「異哉！其當壞我梵行。」諸比丘尼問言：「以何事故？」便具說上事。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云何道路獨行？從今日後不聽獨行。」

復次諸比丘尼道路行，有一年少比丘尼下道便利在後。諸賈客來，見比丘尼端正，即便遮問：「汝年少端正正應受欲，何以出家？請

說其故。」比丘尼言：「我出家何用問為？」復言：「不爾！會當有意，語我。」答亦如初。如是戲弄已，須臾放去。到聚落已，心生疑悔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不欲，無罪。」復次諸比丘尼共道行，有比丘尼病不及伴獨在後，來已心生疑悔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病，無罪。」佛語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無比丘尼伴行，不得出聚落界，除餘時。餘時者，不欲、病，是名餘時。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

比丘尼者，如上說。

無比丘尼伴者，獨一人道行，如上廣說。

除餘時者，不欲、病，世尊說無罪。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著道行時，未出界無罪。若到聚落城邑界時，當相去在申手內，若相離申 手外，一足過偷蘭遮，二足過僧伽婆尸沙。一人界中間住，偷蘭遮。如是餘人過，偷蘭遮。是故世尊說。

佛住王舍城，王舍城中有人名羯暮子，取得羯暮女為婦。端正少雙，持食與夫。世尊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其家。時婦作是念：「若我夫見佛者，必當起看，妨廢飲食，當戶而立。」於佛有緣，世尊即放光明照其舍內，其夫[門@視]看。見佛便語婦言：「汝大不善，但欲減損於我。」其婦言：「我非欲相損，我畏見世尊已妨廢食耳！」其夫瞋言：「女人情淺，欲少饒益而傷損不少。」婦語夫言：「大家郎聽我出家。」夫語婦言：「欲何道出家？」婦言：「佛法出家。」夫言：「相聽。」即往優鉢羅比丘尼所求出家，即度出家受具足。初夜後夜精勤不懈，至八日得盡有漏，自知作證三明六通、心得自在。依樹下坐，時釋提桓因往到其所，即說頌曰：

「帝釋天營從，　來下稽首足；
觀是羯暮女，　出家始八日。
優鉢善比丘，　漏盡證六通；
所作已成辦，　德力心自在。
折伏諸情根，　閉目樹下坐；
是故今稽首，　世間良福田。」

此比丘尼有好清聲，善能讚唄，有優婆塞請去，唄已心大歡喜，即施與大張好氈。時諸天於虛空中而說頌曰：

「今汝得善利，　福德甚巍巍；

一切染著盡，　清淨奉施衣。
今王舍城中，　清信諸士女；
何不來勸請，　微妙善法音？
親近能離苦，　不請則不說；
聞已如修習，　則致勝妙處。」

是時諸人家家請唄，聞歡喜已大得利養。諸比丘尼各生嫉心，便作是言：「此妖艷歌頌，惑亂眾心。」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作世間歌頌耶？」答言：「我不知世間歌頌。」佛言：「是比丘尼非世間歌頌。過去世時有波羅奈城，王名吉利，有七女：一名沙門；二名沙門友；三名比丘尼；四名比丘尼婢；五名達摩支；六名須達摩；七名僧婢。於迦葉佛前發願，如《七女經》中廣說。」時比丘尼人復將去離眾獨宿，有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離眾獨宿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不聽離眾獨宿。」

復次流離王罰迦維羅衛國，應廣說。爾時諸比丘尼城外獨宿，乃至除王難。復次爾時諸比丘尼著道行，老病不及伴獨宿，心生疑悔問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不欲，無罪。」佛語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離比丘尼一夜宿，除餘時。餘時者，若病時、賊亂圍城時，是名餘時，是法初罪。」

比丘尼者，如上說。

一夜宿者，日未沒至明相出。

除餘時者，不欲離宿、老羸病、賊亂圍城、若城內不得出、城外不得入，是名餘時。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若比丘尼離比丘尼宿，日未沒至明相出，僧伽婆尸沙。日沒以離至明相出，偷蘭遮。若比丘尼僧伽藍中共房宿，當相去一申手內，一夜中當三以手相尋看，不得一時頓三，當初夜一、中夜一、後夜一。初夜不尋看，越比尼罪。中夜不尋看，亦越比尼罪。後夜不尋看，亦越比尼罪。一切時看無罪。若上閣、下閣異宿者，一夜當三過往。如是僧伽藍中宿，偷蘭遮。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王舍城中有長者名曰須提那，有婦年少端正。其夫無常，婦不樂男子，叔欲攝取，即語餘婦人言：「我不樂男子，而叔欲取我為婦。」女人語言：「汝欲得離不？」答言：「我欲離。」即語言：「汝往舍衛城，就迦梨比丘尼所，當度汝出家。」此婦人似如出行，便詣舍衛城問人言：「何者是比丘尼僧伽藍？」即示處，入已問言：「何者是迦梨比丘尼房？」即示房處。入已問言：

「阿梨耶是迦梨非？」答言：「是！為何故問？」答言：「我欲出家。」即度出家受具足。其叔於後求不知處，有人語言：「舍衛城迦梨比丘尼已度出家。」便往舍衛城問人言：「何者是比丘尼僧伽藍？」即示處。入已問言：「何者是迦梨比丘尼房？」即示處。入已問言：「阿梨耶是迦梨耶？」答言：「是！何故問？」便言：「我不放婦，何故度我婦出家？」尼言：「長壽！汝何處來？」答言：「王舍城來。」比丘尼罵言：「短壽物！汝是賊！王舍城人恒來，喜作細作，伺國長短。」即語弟子：「取我僧伽梨來，繫此短壽閉著獄中。」其人即恐，便作是念：「此人眼目可畏，或能必爾。」眼並眄之，漸漸却行，出外已瞋恚言：「此比丘尼盜度我婦，反欲繫我。」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迦梨：「此是惡事，汝云何主不聽而度人？從今日不聽主不放而度。」即語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其主不聽而度，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

比丘尼者，如上說。

不聽者，未嫁女當問父母，已出嫁當問婿姑姒及叔。

不聽者度出家受具足者，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是法初罪。

若比丘尼主不聽而度者，越比尼罪。與學戒者，偷蘭遮。受具足者僧伽婆尸沙。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阿摩羅邑力士婦，年少端正與人私通，其夫語言：「汝莫復作，若作者我當如是、如是治汝。」其婦故作不止，其夫即伺合男子捉取，便送與斷事官言：「我婦與是人通，願官與我如法治罪。」如法治罪者言：「若女人共他私通者，應七日二眾前集，集會七日已於二家眾前中裂其身。」官便語婦言：「汝且還歸，若家有者，可往辦具布施飲食。若無者隨意。滿七日已當於二眾前中裂汝身。」即便還家具辦飲食施於二眾。此婦於屏處啼泣，諸母人問言：「汝何故啼耶？」答言：「我那得不啼，滿七日已當於二眾前中裂我身。」母人言：「汝欲得活不？」答言：「爾。」便語言：「汝往舍衛城迦梨比丘尼所，求索出家可得活。」眾人酒醉，於是女人似如小出，即詣舍衛城問人言：「比丘尼僧伽藍在何處？」示處，入問人言：「何者是迦梨比丘尼房？」即示其處。入已，白言：「阿梨耶！我欲出家。」問言：「主聽汝未？」答言：「云何聽？」比丘尼言：「若未出嫁父母聽，已嫁者姑姒夫主叔聽，是則聽。」答言：「若爾者已自是聽，諸宗親都欲中裂我身棄捨竟。」比丘尼言：「若爾者已好放汝。」即度出家受具足。其人

求覓欲治罪不見，聞舍衛城比丘尼已度出家。即詣舍衛城問人言：「何者是比丘尼精舍？」人即示處。入已問言：「何者是迦梨比丘尼房？」示言：「此是。」入已問言：「阿梨耶是迦梨比丘尼耶？」答言：「何以故問？」彼言：「我不放婦，何以度出家？」「長壽！汝家在何處？」答言：「在阿摩勒邑。」便語言：「短壽！汝是賊，汝不知耶？阿摩勒人恒喜來此，伺求國便欲為細作。」便語弟子：「取我衣來，我當告王繫此短壽。」其人聞已念言：「此比丘尼眼目角張，或能作惡。」漸漸却行，出外瞋恚罵詈：「此沙門尼，盜度我婦反欲繫我。」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喚比丘尼來。」來已，佛言：「迦梨！此是惡事，汝云何知人犯罪、眾親欲治罪而度出家？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從今日後不聽犯罪女人、眾欲治罪而度出家。」

復次釋迦揵提邑有女人，如上說，乃至語比丘尼言：「度我出家。」比丘尼言：「先已有比，如此犯罪不聽出家。」復向餘比丘尼，都無度者，便向外道求出家。其人欲取治罪而不知處，聞在舍衛城外道已度出家，其夫念言：「此婦本是優婆塞女，而今墮外道邪見，即是治罪。」便不復尋求。諸外道法飲米泔汁，及盪釜水、裸形無恥，而復妻掠無度。其婦厭患言：「此非出家之法。」即捨向比丘尼精舍，白言：「我墮深坑崩岸當墮泥犁，唯願牽我出家。」諸比丘尼無敢度者，便詣大愛道白言：「阿梨耶！是我親里釋家女，今墮深坑，願度我出家。」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得，若先外道度，後聽出家。」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犯罪女、眾親欲治而度，除餘時。餘時者，先外道度，是名餘時。是法初罪。」

比丘尼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眾者，二眾，集父母眾、夫家眾。

親者，婆羅門宗姓、剎利宗姓、毘舍宗姓、首陀羅宗姓。

治罪者，或以薄裹而燒、或沙囊繫頸沈著水中、或火燒頭、或截耳截鼻、或燒熱鐵烙小便道、或中裂其身，如是國法種種不同。

除先在外道出家者，世尊說無罪。

外道者，尼揵、帝梨、檀遲伽，如是比外道。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者，如上廣說。

若比丘尼知犯罪女應治，度出家，越比尼罪。與學法者，偷蘭遮。受具足，僧伽婆尸沙。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眾多女人在阿耆羅河彼岸，此岸比丘尼僧集。時偷蘭難陀比丘尼，脫衣放地截流浮渡。諸女人共相謂言：「看是偷

蘭難陀比丘尼浮渡而來。」來已於露處坐已，須臾復還渡。諸女人嫌言：「云何是偷蘭難陀比丘尼，如凶惡人渡已復還？」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偷蘭難陀比丘尼來。」來已，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於船渡處而獨浮渡？從今日後不聽於船渡處而獨浮渡。」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於船渡處獨渡河者，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

比丘尼者，如上說。

獨渡者，出界到彼岸，僧伽婆尸沙。

佛住舍衛城，爾時迦梨比丘尼於聚落中遊行，去後有依止弟子，僧與作舉羯磨。師還，弟子白言：「僧與我作舉羯磨，不共法食味食。」即呵言：「汝且默然，但使僧集。」即便集僧，諸比丘尼各作是念：「是比丘尼行還集僧，常喜有施物，我等今日當得何物？」皆喜速集。集已即作是唱：「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僧作舉羯磨。若僧時到，僧與某甲比丘尼捨舉羯磨。如是白。」「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僧與作舉羯磨，僧今與某甲比丘尼捨舉羯磨。阿梨耶僧忍與某甲比丘尼捨舉羯磨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如是三羯磨。諸比丘尼見此比丘尼眼目可畏，無敢遮者。諸比丘尼展轉相謂：「此是何語？」皆言：「我亦不知此語。」諸比丘尼白大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比丘尼僧如法比尼作舉羯磨，未行隨順、未作如法，先不語僧自捨羯磨？從今日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比丘尼僧和合如法比尼作舉羯磨、未作如法，先不語僧自與捨，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

比丘尼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和合者，非別眾。

如法比尼者，不見罪、不作、三見不捨。

舉羯磨者，不共住。

未作如法者，未行隨順、心未調伏，僧未與捨。

先不語者，僧中未作求聽羯磨而自僧中捨。

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若弟子僧和合作舉羯磨者，若和上尼、阿闍梨尼，應至長老比丘尼所作是言：「誰無愚癡恒無有過？慧心常存不知故爾，更不復作。」如是遍語諸人已令心柔軟，然後於僧中作求聽羯磨。當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有是事故僧作舉羯磨，彼行隨順、

心柔軟捨。若僧時到，僧某甲欲從僧乞捨舉羯磨。諸阿梨耶聽某甲欲從僧乞捨舉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然後應乞。若有人遮者，和上應軟語令止。若比丘尼知僧和合如法比尼作舉羯磨，而自捨者，得越比尼罪。

佛住王舍城，爾時有一長者欲心請樹提比丘尼，與衣鉢、飲食、疾病湯藥，作是言：「阿梨耶！知我以何故與？」比丘尼言：「知。」復問：「云何知？」答言：「以福德故。」復言：「如是，然後兼為欲故。」時樹提是離欲人，聞是語其心遊然，不持經懷，然復不遮。諸比丘尼即以是事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樹提來。」來已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不為後世人作軌則耶？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語大愛道：「依止王舍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無漏心，漏心男子邊取衣鉢、飲食、病疾湯藥者，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

比丘尼者，如樹提比丘尼。

無漏心者，無欲心。

鉢者，上、中、下。

衣者，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僧祇支、雨浴衣。

飲食者，佉陀尼食、蒲闍尼食。

藥者，蜜、石蜜、生酥及脂。是法初罪。

若人與比丘尼衣鉢、飲食、疾病湯藥，作是言：「我為是故與。」不應受，應言：「我不須，餘家自得。」若受者，僧伽婆尸沙。若不語、動手足、瞬眼、振手、彈指、畫地作字，如是相者，知有欲心於我，此不應受；受者，偷蘭遮。若信心清淨諸情審諦，受者無罪。若女人欲心與比丘，若動手足瞬眼與者，當知有欲心，不應受。受者，越比尼罪。若信心清淨諸根審諦，受者無罪。是故世尊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六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七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十九僧殘法之餘

佛住王舍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漏心男子邊取衣鉢、飲食、疾病湯藥，時樹提比丘尼不取長者施衣。時偷蘭難陀比丘尼語樹提言：「何不取此男子施？男子漏心、不漏心何預人事？但使汝無漏心，取已隨因緣用。」諸比丘尼諫是比丘尼：「莫作是語：『男子漏心不漏心何預人事？但使汝無漏心，可取此施隨因緣用。』」如是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尼以是事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勸彼取漏心人施？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語大愛道：「依止王舍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語比丘尼作是語：『可取此男子施，漏心不漏心何預汝事？但汝莫漏心，可取施已隨因緣用。』諸比丘尼應諫是比丘尼：『莫作是語：「應取是施。男子漏心不漏心何預人事？但使汝無漏心，可取施已隨因緣用。」』如是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好，若不捨者，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

作是語比丘尼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

取施者，如樹提比丘尼。

諸比丘尼諫是比丘尼令捨是事，如不捨者，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是故世尊說。

佛住王舍城，破僧相助如比丘中廣說。是故世尊說：「若比丘尼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共諍。諸比丘尼應語是比丘尼：『阿梨耶！莫破和合僧，勤方便執持破僧事共諍，當與僧同事。何以故？僧和合歡喜不諍，共一學如水乳合，如法說安樂住。』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時堅持不捨者，應第二、第三諫。捨者善，若不捨者，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諸比丘尼同意相助，若一、若二、若眾多，同語同見，欲破和合僧。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時，是同意比丘尼言：「阿梨耶！莫說是比丘尼好惡事。何以故？是法語比丘尼、律語比丘尼。是比丘尼所說，皆是我等心所欲。是比丘尼所見欲忍可事，我等亦欲忍可，是比丘尼知說非不知說。」諸比丘尼應諫是同意比丘尼：「阿梨耶！莫作是語：『法語比丘尼、律語比丘尼。』何以故？此非法語比丘尼、律語比丘尼。阿梨耶！莫助破僧事，當樂助和合僧。何以故？僧和合歡喜不諍，共一學如水乳合，如法說安樂住。」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時若堅持不

捨者，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若不捨，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娑尸沙。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有鬪諍事，僧如法比尼與作羯磨。羯磨竟，瞋恚以非理謗僧，而作是言：「阿梨耶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僧依愛、依瞋、依怖、依癡，是故呵責。此非法斷事。」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言：「阿梨耶！莫作非理謗僧，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僧不依愛、瞋、怖、癡非法斷事。」如是第二、第三諫不止。諸比丘尼以是因緣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汝去，應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捨此事。」
屏處諫者，屏處應問：「汝實瞋恚非理謗僧：『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僧依愛、依瞋、依怖、依癡。』耶？」答言：「實爾。」屏處應諫言：「汝莫瞋恚非理謗僧，僧不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僧不依愛、瞋、怖、癡非理斷事。我今慈心諫汝，欲饒益故。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是事不？」答言：「不捨。」如是第二、第三諫，多人中亦如是。僧中應作求聽羯磨：「阿梨耶僧聽！偷蘭難陀比丘尼瞋恚非理謗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僧依愛瞋怖癡。』已屏處三諫，已多人中三諫，令捨此事而不捨。若僧時到，僧今亦應三諫。」僧中應問：「汝實瞋恚非理謗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乃至非法斷事。』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而不捨耶？」答言：「實爾。」僧中應諫言：「汝莫瞋恚非理謗僧，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乃至非理斷事。僧今慈心諫汝，欲饒益故，當取僧語。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是事不？」答言：「不捨。」第二、第三諫猶故不捨。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偷蘭難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呵責佷戾、稱歎軟語耶？汝云何佷戾？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瞋恚非理謗僧作是言：『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僧依愛瞋怖癡，是故呵責是比丘尼。』諸比丘尼應諫，作是言：『阿梨耶！莫作是語：「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僧依愛、瞋。怖、癡。」何以故？僧不隨愛、瞋、怖、癡。汝莫瞋恚，非理謗僧。』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時，堅持不捨者，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若不捨，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
比丘尼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
瞋恚非理謗僧，屏處三諫不捨者，諫諫越比尼罪；多人中亦爾。僧中初諫時，亦越比尼罪；諫竟，偷蘭遮。第二初諫時，亦越比尼

罪；諫竟，偷蘭遮。第三初諫時，偷蘭遮；諫竟，僧伽婆尸沙。成僧伽婆尸沙已，屏處、多人中、僧中，一切越比尼罪、偷蘭遮，除八謗僧偷蘭遮，餘一切合成一僧伽婆尸沙罪治。若中間止者，隨止處治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拘睒彌，闡陀母比丘尼，諸比丘尼共法中如法如比尼教：「當學，莫犯。」自身作不可共語，如闡陀戾語中廣說。乃至若比丘尼自用戾語，諸比丘尼共法中如法、如律教，便自用意作是言：「汝莫語我若好、若惡，我亦不語汝若好、若惡。」諸比丘尼應諫彼比丘尼言：「阿梨耶！諸比丘尼共法中如法、如律教，汝莫自用。諸比丘尼教汝，汝當信受，汝亦應如法、如律教諸比丘尼。何以故？如來弟子中展轉相教、展轉相諫，共罪中出故，善法得增長故。」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時，堅持不捨者，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若不捨，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如比丘戒中廣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二比丘尼：一名真檀，是釋家女；二名鬱多羅，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迭相覆過。身習近者，共床眠、共床坐、同器食、迭互著衣、共出、共入。口習近者，染污心語。迭相覆罪，此犯彼覆、彼犯此覆。身口習近者，二事俱。比丘尼諫言：「阿梨耶！莫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莫身口習近住，莫迭相覆過。何以故？不生善法。」一諫、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身口習近住、迭相覆過，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二比丘尼習近住、迭相覆過，諸比丘尼應諫是比丘尼言：『阿梨耶！莫習近住、迭相覆過，習近住不生善法。』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時，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若不捨，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習近住。時真檀釋家女、鬱多羅比丘尼，各自別住，偷蘭難陀比丘尼言：「阿梨耶！但習近住、互相藏過、莫相遠住，不妨生善法，餘人亦有如是相近住，僧不能遮，輕易汝故共相禁制耳！」諸比丘尼諫是比丘尼：「阿梨耶！莫作是語：『但習近住、互相藏過、莫相遠住，不妨生長善法，乃至輕易汝故共相禁制。』」如是一諫不止，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是真檀釋家女、鬱多羅比丘尼相遠住，偷蘭難陀比丘尼勸令習近共住不妨生善法者，當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捨此事。」

屏處諫者，應作是言：「偷蘭難陀！汝實語真檀比丘尼、鬻多羅比丘尼言：『但習近住、互相藏過、莫相遠住，不妨生善法，餘人亦有如是相近住者。僧不能遮，輕易汝故共相禁制。』耶？」答言：「實爾。」應諫言：「汝莫作是語：『相習近住、互相藏過、莫相遠住，不妨生善法。餘人亦有如是相習近住者，僧不能遮，輕易汝故共相禁制。』我今慈心饒益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汝捨不？」答言：「不捨。」如是第二、第三，多人中亦如是諫。若不捨者，僧中應作求聽羯磨，唱言：「阿梨耶僧聽！偷蘭難陀比丘尼，勸真檀釋家女、鬻多羅比丘尼，相習近住、互相藏過，不妨生善法。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今亦應三諫，令捨此事。」僧中應問偷蘭難陀：「汝實勸相習近住，乃至僧今慈心諫汝，欲利益故。一諫已過，二諫在，汝捨不？」答言：「不捨。」第二、第三諫，故不捨。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見相遠住，便勸作是言：『當習近住、迭相藏過、莫相離住，不妨生長善法。餘人亦有如是相習近住者，僧不能遮，輕易汝故相禁制耳。』諸比丘尼應諫是比丘尼言：『阿梨耶！某甲、某甲相遠住，莫勸：「習近住、遞相覆過，習近住不妨生善法。」莫作是語：「餘人亦有習近住，僧不能遮，輕易汝故相禁制耳！」』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時，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捨者善，若不捨者，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

相遠住者，如真檀釋家女、鬻多羅比丘尼。

勸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

習近住者，身相習近、口相習近、身口相習近。

覆者，身口過，此身口過彼覆藏、彼身口過此覆藏。

是比丘尼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

諸比丘尼者，僧多人、一人。三諫者，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屏處諫者，屏處應問：「汝實勸某甲、某甲比丘尼莫相遠離住。」乃至答言：「實爾。」屏處應諫作是語：「莫爾！阿梨耶！某甲、某甲相遠住，作是教言相習近住。」乃至一諫不止，二諫、三諫不止；多人中亦爾。僧中三諫不止，是法乃至三諫不捨，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屏處三諫，諫諫越比尼罪。多人中三諫，諫諫越比尼罪。僧中初諫越比尼罪，諫竟偷蘭遮。第二初諫越比尼罪，諫竟偷蘭遮。第三初諫偷蘭遮，諫竟僧伽婆尸沙。成僧伽婆尸沙已，屏處、

多人中、僧中，一切越比尼罪、偷蘭遮，合成一僧伽婆尸沙罪治。若中間止，隨止處治罪。是故說。

佛住迦維羅衛尼拘律樹釋氏精舍，時釋種女母子出家。母在外道中出家，語女言：「我今母子如何生離？汝可來此共住。」其女白言：「我不得無故而來，當待有所因而來。」於是女還與比丘尼共鬪，瞋言：「我今捨佛、捨法、捨僧，捨說、捨共住共食、捨經論，我非比丘尼、非釋種，諸外道亦有勝法修梵行處，我用是沙門尼釋種為？我當於彼而修梵行。」諸比丘尼諫是比丘尼言：「阿梨耶！莫捨佛、捨法、捨僧，乃至莫捨釋種。捨佛者不善，乃至捨釋種者不善。」一諫不止，二諫乃至三諫亦不止。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汝去先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捨此事。」

屏處諫者，屏處應問言：「汝實瞋恚言：『我捨戒、我捨佛，乃至用沙門尼釋種為？當於餘勝處修梵行。』耶？」答言：「實爾。」屏處應諫：「汝莫捨戒、捨佛、捨法、捨僧，乃至捨沙門尼釋種。捨佛者不善，乃至捨沙門尼釋種不善。我今慈心，欲利益汝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是事不？」答言：「不捨。」第二、第三亦如是，多人中三諫亦爾。若不捨者，僧中應作求聽羯磨，問如屏處中說，猶故不止。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大愛道：「依止迦維羅衛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瞋恚欲捨戒，作是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說、捨共住、捨共食、捨經論、捨沙門尼釋種。用是沙門尼釋種為？餘更有勝處，我於彼中修梵行。』諸比丘尼應諫是比丘尼言：『阿梨耶！莫瞋恚捨戒，作是言：「我捨佛乃至捨沙門尼釋種。」捨佛者不善。』諸比丘尼如是諫時，故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好，若不捨，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

比丘尼者，如釋種女欲捨戒、捨佛乃至捨沙門尼。

諸比丘尼者，若僧多人及一人。

三諫者，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捨者善，若不捨者，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屏處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諫諫越比尼罪。多人中亦爾。僧中初諫，越比尼；諫竟，偷蘭遮。第二初諫，亦越比尼；諫竟，偷蘭遮。第三初諫，偷蘭遮；諫竟，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罪起已，屏處、多人中、僧中成一重罪，作僧伽婆尸沙治。若中間止，隨止處治。是故世尊說：「阿梨耶僧聽！已說十九僧伽婆尸沙法、十二是初罪、七乃至三諫。若比丘尼犯一一罪，半月二部眾中行摩那

埵，次到阿浮呵那。二十僧、二部眾中應出罪，稱可眾人意。二十人中若少一人，此比丘尼不名出罪。諸比丘、比丘尼應呵責，是名時。是中清淨不？」第二、第三亦問：「是中清淨不？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使行二無根、　相言獨行宿、
不聽犯罪女、　渡河并自捨、
受漏心人施、　勸彼令取施。
十二是初罪、　破僧并相助、
瞋恚而謗僧、　戾語習近住、
勸住瞋還戒。　第二篇說竟。

三十事初

十日離衣宿、　非時捉金銀、
賣買并乞衣、　聽乞得取二、
辦衣二居士、　王臣次第十。

如比丘中廣說初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在聚落中住，為僧勸化索床褥，語婦人言：「優婆夷！汝當施僧床褥、枕、拘執。」時婦人信心歡喜，即與床褥、枕、拘執直，得已持作衣鉢飲食湯藥。時比丘尼次行乞食到其家，諸婦人問言：「阿梨耶！我與偷蘭難陀比丘尼床褥、拘執、枕直，為作未？」比丘尼言：「那得作？但自買衣鉢飲食湯藥。」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偷蘭難陀比丘尼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索床褥拘執而作餘用耶？」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毀訾多欲、稱歎少欲？汝云何作惡不善法？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不聽為床褥乞轉作餘用。」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為床褥乞，而自作衣鉢、飲食、疾病湯藥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床褥枕拘執，如上比丘中廣說。

乞者，勸化求索。

後自用作衣鉢飲食湯藥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此物應僧中捨，波夜提悔過。不捨而悔，越比尼罪。波夜提者，如比丘中廣說。

若比丘尼為床褥乞，而自用作衣鉢飲食湯藥者，尼薩耆波夜提。若為此索，不得作彼用。若為床索作褥、為褥索作枕、為枕索作拘

執，越比尼罪。若勸化乞多得床褥枕直，當一一示人記識，此是床直、此是褥直、此是枕直、此是拘執直。若不爾者，一一越比尼罪。得貸用治房舍及釜鑊如法貸用。若比丘為床褥乞，而餘用者，越比尼罪。得如法貸用。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著垢膩穿穴弊衣而行乞食，婦人見已語言：「阿梨耶！我施衣直知衣。」復有人言：「我施鉢直知鉢。」得已但作飲食用盡，不作衣鉢。有比丘尼乞食，婦人問言：「偷蘭難陀我先與衣鉢直作未？」報言：「但作飲食，那得作衣鉢？」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不聞我無量方便讚歎少欲、毀呰多欲耶？汝云何得衣鉢直而作餘用？從今日後不聽。」佛語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人為作是與，而作彼用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為是與者，為衣為鉢直與。

作餘用者，作飲食湯藥。

尼薩耆波夜提，此物僧中捨，波夜提悔過。

若比丘尼人與衣直、鉢直、酥直、油直，衣直應知衣、鉢直應知鉢、酥直應知酥、油直應知油。若作異用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檀越言：「隨意用。」無罪。若無所適為，隨作無罪。若比丘，人與衣直、鉢直、酥直、油直、衣直，應作衣乃至酥直知酥，若作異用者，越比尼罪。若隨意用者無罪，無所適為者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勸化作食，語婦人言：「優婆夷！我欲與僧作食。」諸優婆夷信心歡喜與食直，作是言：「阿梨耶！至作食日語我，我當來行食。」比丘尼得已，自作食及買衣鉢，餘殘作麨食。至其日自來行食，見已問言：「阿梨耶！我前與食直多，何故食麨乃爾？」諸比丘尼言：「何處得好食？但自作衣鉢食噉。」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上事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為食乞，作衣鉢、飲食、湯藥受用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為食者，為僧作食。

乞者，勸化求索。

異用者，衣鉢自飲食，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為僧索作食，而自買衣鉢飲食者，尼薩耆波夜提。隨本所欲作應用作者，若迴前食作後食、迴後食作前食者，越比尼罪。若迴食直作床褥，若春夏冬衣分、若食分，隨先所向應用，而不稱施主本心與，越比尼罪。若比丘尼為僧勸化得食應盡作，若有長飲食酥油，應示檀越。檀越若持去者當默然，若言：「我與阿梨耶。」應言：「與僧。」復言：「我以自與僧竟，此與阿梨耶。」如是取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客比丘尼來，次第應得房，先住下坐比丘尼言：「阿梨耶！待我移鉢。」乃至明日問言：「移鉢竟未？」答言：「我移鉢未竟。」客比丘尼言：「汝欲持是鉢居瓦肆去耶？用爾許鉢為？」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畜長鉢？從今日後不聽畜長鉢。」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畜長鉢，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畜長鉢鉢者，名嵩婆鉢、烏婆嵩婆鉢、憂鳩吒夜鉢、婆耆夜鉢，如是鐵瓦等，是名鉢。有鉢名上中下、過鉢、減鉢、隨鉢，畜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尼得畜十六枚鉢，一受持，三作淨施、四過鉢、四減鉢、四隨鉢。若過畜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尼畜長鉢有齊限，比丘多畜淨施用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如上廣說，乃至語言：「汝欲居衣肆店耶？」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畜長衣？從今日後不聽畜長衣。」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畜長衣，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衣者，欽婆羅衣、氎衣、憍奢耶衣、芻摩衣、舍那衣、麻衣、驅牟提衣。

畜者，過限畜，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尼聽畜二十衣：五衣受持、十五衣淨施已受用。若過是畜，尼薩耆波夜提。比丘無限齊淨施受用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僧伽梨破，不浣染補治，擲棄牆下作是言：「若欲取者便取。」時樹提比丘尼著破衣，餘比丘尼言：「阿梨耶！可取持此衣浣染補治受用。」即取補治浣染而著。

偷蘭難陀比丘尼言：「還我衣來。」語諸比丘尼言：「異事試看，是衣物都不得放地須臾捨去，汝屋中得滿未？」即奪取僧伽梨。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乃至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於住止處，棄故僧伽梨，唱言：『有欲取者取。』後還奪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住處者，精舍內。

棄者，放捨在地。

人取已後還奪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棄物已，有人取用不得還奪；若無人取，後須用而取者無罪。若比丘精舍內，棄衣鉢革屣及餘小小物，人取已後還奪者，越比尼罪。若無人取，後還取者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尼，有垢污僧迦梨，擿已於日中曬，風起吹去。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云何擿故僧伽梨已，不自縫、不使人縫。從今日後不聽擿衣浣。」復次爾時有釋種女、摩羅女本是樂人，浣僧伽梨僧伽梨厚重難浣，語大愛道，大愛道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聽至五六日。」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故僧伽梨，若自擿、若使人擿，過五六日不自縫、不使人縫，除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故僧伽梨者，欲浣，若自擿、若使人擿。

五、六日者，限齊六日，不還自縫、不使人縫，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浣故僧伽梨，若輕而薄者不聽擿，若厚而重者聽擿，擿已當浣，浣已應舒置箔上、若席上，以石鎮四角，乾竟當喚共行弟子、依止弟子、同和上、阿闍梨、諸知識、比丘尼速疾共成。若老病無人佐者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學戒尼語偷蘭難陀言：「阿梨耶！與我受具足。」偷蘭難陀言：「汝與我衣，當與汝受具足。」即便與衣，後不與受具足。學戒尼言：「與我受具足。」如是經久。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

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語式叉摩尼言：『汝與我衣，當與汝受具足。』取衣已不與受具足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式叉摩尼者，受學戒。
衣者，七種衣，如上說。復有衣名僧伽梨乃至雨浴衣。
許受具足者，後自不與受、不使人受，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取式叉摩尼衣，許與受具足，後應與受。若老病無力不能受者，應語餘人：「汝取是衣，與受具足。」若前人不欲受、還索衣者，當還。若比丘許沙彌，不與受具足，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毘舍離，爾時有北方商人，持貴價好欽婆羅而行賣之。人問：「此索幾許？」答言：「百千。」時國王、王子、大臣及餘大商人主皆嫌貴不買，在店上愁憂而坐。人問言：「汝何故而有愁色？」答言：「我賣此欽婆羅，大有價直、輸稅亦多，而今賣不可售，是以不樂。」人言：「汝欲令售不？」答言：「欲令售。」即語：「汝可持詣跋陀羅沙門尼所，彼當買之。」即持往問人言：「何者是比丘尼精舍？」人示處已，問言：「何者是跋陀羅比丘尼房？」人示處已，問言：「何者是跋陀羅？」跋陀羅比丘尼答言：「何故問耶？」答言：「欲買是欽婆羅不？」問言：「索幾許？」答言：「百千。」亦不與高下，即語弟子言：「汝去語婆路醯肆上，取百千與之。」有人問言：「汝賣欽婆羅售未？」答言：「已售。」問言：「誰取？」答言：「沙門尼跋陀羅。」其人即嫌言：「出家人有此愛好之欲。」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比丘尼：「汝不為後世人作軌則耶？從今日後不聽出四羯利沙槃買重衣。」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比舍離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過四羯利沙槃市重衣，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四羯利沙槃者，四四十九故錢。
重衣者，欽婆羅衣。
市者，知取也。
若過十九故錢取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不得過十九故錢市重衣，若不乞自與，雖貴價無罪。比丘尼有限、比丘無限，雖貴價，知取受用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毘舍離，爾時南方有商人，持細鵝相紋氈來，有人問言：「此衣索幾許？」答言：「百千。」以價貴故王家不買，及諸大臣諸商人主都無買者，以不售故於店肆上愁憂而坐。有人問言：「汝何故憂色？」答言：「我貴買此衣，輸稅亦多，而今賣不可售。」問言：「汝欲令售不？」答言：「欲令售。」語言：「汝可持詣跋陀羅沙門尼所，當與汝買。」即往問人：「何者是比丘尼住處？」知已入問：「何者是跋陀羅沙門尼房？」人即示處，到已言：「和南！阿梨耶！是跋陀羅不？」答言：「是。何以問？」答言：「我有此鵝相紋氈，能買不？」問言：「汝索幾許？」答言：「我索百千。」比丘尼亦不求減，即語弟子言：「汝往白婆路醯店上，取百千與。」有人問言：「汝得售耶？」答言：「已售。」問言：「誰取？」答言：「跋陀羅沙門尼取。」有人嫌言：「出家之人何乃愛好如是？」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乃至佛語跋陀羅比丘尼：「汝不為後世人作軌則耶？從今日後不聽過兩羯利沙槃半市細輕衣。」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過兩羯利沙槃半市細輕衣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

兩羯利沙槃半者，四十六故錢。

市者，知取。

若過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市細輕衣者，應以兩羯利沙槃半知取，不得過。若不乞自與，設得貴價細衣，受用無罪。比丘貴價市衣受用無罪。

床褥乞自用、　衣鉢直異用、
為眾減自用、　畜鉢并畜衣、
棄衣後還取、　摘衣受具足、
重衣及細輕。　第二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載薪人駕車於店肆前過，商人問言：「此賣索幾許？」答言：「一羯利沙槃。」商人語言：「汝載此薪詣我家寫之，還過此，當與汝價。」賣薪人即乘車經比丘尼精舍前過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問言：「長壽！汝薪有主買未？」答言：「已有。」「得幾？」答言：「一羯利沙槃。」即語言：「我與汝兩羯利沙槃。」主貪利故即以與之。其人下薪已還經店肆前過，商人語言：「汝持直去。」答言：「我已賣與餘人。」問言：「賣得幾許？」答言：「得兩羯利沙槃。」問言：「誰取？」答言：「偷蘭難陀比丘尼。」商人嫌呵言：「此沙門尼何能饒錢如是？」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此事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知他買已而益價取耶？」答言：「實爾。」佛

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他市得而抄買耶？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他市得而抄買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市得者，如店上商人。

若比丘尼欲市物，知他已市不得橫抄，應待前人不取，得取；亦應問前人：「汝故取不？」若言：「故欲取。」為欲堅之，此不應取。若言：「不復取。」取者無罪。若比丘尼買衣鉢還自相抄者，越比尼罪。若僧中，上價取者，除和上、阿闍梨無罪。若比丘市物抄截他市者，越比尼罪，是故說。

長鉢減五綴、　七日瞋奪衣、
賣金并乞縷、　緻織及急施、
抄市迴僧物。　第三跋渠竟。

從比丘尼取衣及浣染，淳黑、三分、白憍舍耶，六年尼師檀，三由旬擘羊毛、雨浴衣、阿練若處，此十一事應出不說。更有十一事，應內旃跋渠殘從初跋渠。初跋渠中出，取比丘尼衣、捉金銀補出、浣故衣以賣買補。後跋渠中出，雨浴衣以賣金補出、阿練若處以抄市補處，一跋渠、二跋渠數不減。尼薩耆者，世尊說比丘尼三十事竟。

明一百四十一波夜提法之一

妄語及種類、　兩舌更發起、
脫命說句法、　自稱過人法、
未足說麁罪、　與遮輕呵戒，
初跋渠說竟。　斫種異語惱、
嫌責露地敷、　覆處強牽出、
先敷尖腳床、　虫水澆草泥、
疑悔使不樂，　第二跋渠竟。
一食及處處、　與衣不捨用、
不作殘食勸、　不受非時食、
停食兩三鉢、　藏物別眾食，
第三跋渠竟。
然火過三宿、　與欲後瞋恚、
入聚落遣還、　障道見不捨、
沙彌三壞色、　取寶恐怖他，

第四跋渠竟。
飲虫水外道、　婬處坐屏處、
觀軍過三宿、　牙旗及相打、
掌刀水中戲，　第五跋渠竟。
指相指賊伴、　掘地四月請、
不從學飲酒、　輕他默然聽、
斷事不攝耳，　第六跋渠竟。
離同食王宮、　針筒過八指、
兜羅及坐具、　覆瘡效如來、
僧殘謗迴向，　第七跋渠竟。

同比丘戒中廣說。

佛住毘舍離，爾時跋陀羅伽毘比丘尼，不語依止弟子，輒著僧伽梨入聚落。有比丘尼呼言：「某甲乞食去來。」答言：「阿梨耶！待我取僧伽梨。」即求衣不見。正見師衣，作是念：「師必著我衣去。」即生念：「師可得著我衣，我不得著師衣。」語言：「汝去，我不得去。」「何故耶？」答言：「我無衣。」即語：「著汝師衣來。」答言：「我所尊重，不敢著，汝自去。」一日失食。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不語著他衣。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比舍離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語主而著他衣，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不聽不語他而著弟子僧伽梨，若欲著時應語：「我著汝衣，汝若行者可著我僧伽梨。」如是一切衣，若欲浣衣、染衣、縫衣，有事緣著弟子衣者，當語言：「汝住，當與汝持食來。」若比丘著他衣，不語者，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七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八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一百四十一波夜提法之二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人名竭住，在外道中出家，父母在佛法中出家。時竭住盛寒時無衣，往至母所禽獸而住。母即慈念：「有新浣染作淨欝多羅僧。」便脫與之，得已即著入酒店中坐，為世人所嫌言：「此邪見噉酒糟驢，而著聖人幖幟。」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持衣與出家外道？從今已後不聽自手與外道衣。」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自手與俗人外道沙門衣，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俗人者，在家人。
外道者，外道出家。
自手與者，手與手受。
沙門衣者，賢聖幖幟。
波夜提者，如上說。
不得自手與俗人外道沙門衣。若比丘尼有戒德，婦女小兒欲乞破衣段以禳災者，不得自手與，應遣淨人女與。若比丘自手與俗人外道沙門衣者，越毘尼罪。若有戒德比丘，人索破袈裟段欲以禳災者，應使淨人與，不得與大段當與小者。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尼，如女人著衣，為世人所嫌：「云何比丘尼著長衣曳縷而行？如世間女人。此壞敗人，何道之有？」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合縷作衣，當應量作。」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作安陀會應量作，長四修伽陀搩手、廣二搩手。若過作截已，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安陀會者，世尊所聽。
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
應量者，長四修伽陀搩手。修伽陀者，善逝。廣二搩手。若過量作截已，波夜提悔過。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長應量、廣過量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比尼罪。如是廣應量、長過量；如是邊應量、中過量；中應量、邊過量；如是屈量、皺量、水灑量，乾已欲令長廣，波夜提。受用，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尼年少端正，著衣道行。時兩乳現出，男子見已笑之。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比丘尼應作僧祇支。」復次爾時有比丘尼，留縷作僧祇支長廣，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截縷應量作。」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僧祇支應量作，長四修伽陀搩手、廣兩搩手。若過作截已，波夜提。」波夜提，如上安陀會中廣說。

佛住比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於蘇河浴，爾時有五離車童子於河上看，見已生欲心。比丘尼言：「長壽！汝去！」答言：「我不去，欲看阿梨耶形體。」比丘尼言：「汝用看是臭爛身九孔門為？」復言：「不爾！我甚欲見。」良久不去。比丘尼作是念：「此凡夫愚淺。」即以手掩前後而出，其人見已迷悶倒地，血從口出。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乃至諸比丘尼問佛：「云何是五離車童子，有欲心迷悶倒地乃爾？」佛言：「非但今日有此欲心，過去世時已曾如是。」諸比丘尼白佛言：「願欲聞之。」佛言：「過去久遠，爾時有一天女端正殊特，時有五天子：一名釋迦羅，二名摩多梨，三名僧闍耶帝，四名鞞闍耶帝，五名摩吒。見已各生欲心，便作是念：『此非可共物，欲心重者當以與之。』各言：『可爾。』於是釋迦羅即說頌曰：

「『我憶婬欲時，　坐臥不自安，
乃至睡眠時，　欲退始得安。』

「摩多梨復說頌曰：

「『釋迦汝眠時，　猶故有暫泰，
我憶婬慾時，　如陣戰鼓音。』

「僧闍耶帝復說頌曰：

「『摩多鼓音喻，　猶故尚有間，
我心染欲時，　如駛流漂木。』

「鞞闍耶帝復說頌曰：

「『汝喻漂浮木，　或時有稽留，
我憶欲念時，　如虻虫不瞬。』

「於是摩吒復說頌曰：

「『汝等諸所說，　全是安樂想，
我耽婬欲時，　不覺死與生。』

「於是諸天子言：『汝最重者。』即并與之。」佛告諸比丘尼：「爾時五天子者，今五離車是。」諸比丘尼白佛言：「是比丘尼有何行業，端正如是，在大姓家生，以信出家得證無漏。」佛告諸比丘尼：「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有長者家初取新婦，常有一梳頭人給與飲食。時有辟支佛名宣絺，詣門乞食，其婦見之不大端嚴無恭敬心，既不與食復不語去。梳頭人見已語言新婦：『可施與食。』答言：『醜陋不好，我不能與。』即語：『可賜我食分，我欲與之。』答言：『隨意，亦可棄著水中。』其人得食即施。辟支佛於是受食乘空而逝。見其飛騰心大歡喜，即發誓言：『願我後身生大姓家，身體端正，見佛聞法得盡有漏。』於是命終即生天上，於百千天女，五事最勝，壽命、色力、名稱、辯才。天上命終，生波羅奈城婆羅門家，值迦葉佛出世。時父母出行遊觀，時女在家，迦葉佛入城乞食次到其家，宿殖德故見大歡喜，淨洗銅盤盛種種好食，及憍舍耶衣奉上世尊。即說頌曰：

「『今奉食與衣，　眾施中最勝，
今供牟尼尊，　結習盡得證，
如是漏盡證，　願我亦復然。』

「此女後嫁適婆羅門家，姑妐嚴惡難事，乃至我用此活為？不如自殺。即持瓔珞及塗身香，并自絞繩欲行自殺。過見迦葉佛塔，即持嚴身之具供養佛塔，然後自絞。命終之後即生婆羅門家，乃至自說頌曰：

「『瓔珞衣香花，　信供迦葉塔，
緣此福報故，　今禮世尊足。』」

佛言：「從今日後應作浴衣，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作雨浴衣應量作，長四修伽陀搩手，廣二搩手。若過作截已，波夜提。」

如上僧祇支中廣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僧語偷蘭難陀言：「汝能為僧乞迦絺那衣不？」答言：「能。」即往無信家語言：「大福德！汝能施僧迦絺那衣不？」答言：「能。」僧自恣已，語偷蘭難陀言：「得迦絺那衣未？」答言：「我知。」即到其家語言：「長壽！迦絺那衣辦未？」答言：「我知。」尋復往索，比丘尼復言：「我知。」如是衣時已過，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至不能辦衣家為僧索迦絺那衣？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詣不能辦衣家為僧乞迦絺那衣，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不信者，無力與希望處弱。
衣者，欽婆羅衣、氎衣，乃至驢牟提衣。
乞者，為僧求迦絺那衣。
衣時過，不得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能為僧求迦絺那衣者，應好著意求，不得至不信家求，當至有信家眷屬多者乞。若前人言：「我自知。」當復語言：「汝定與不？勿令過衣時。」亦當相望其人，必不能辦者，當更餘處求。亦應自籌量，不能辦者不應與僧求。若已許僧求衣，不自勤求、不使人求，又不自語僧，令衣時過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往詣不信家，為僧求迦絺那衣者，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著上下衣，來禮世尊足，後失火燒衣。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所受持衣而不隨身？從今日後不聽所受持衣而不隨身。」
復次爾時有比丘尼釋種女、摩羅女，先是樂人出家，僧伽梨重不能勝，甚以為苦。乃至佛言：「從今已後聽病時。」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所受衣不隨身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所受衣者，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僧祇支、雨浴衣。
病者，世尊說無罪。
不隨身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不病，所受持衣不持者，波夜提。若禮塔、若經行、若晝日坐禪處界內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比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家中常與送食，得已更煎更熬更調和，其兄弟伯叔來見已言：「我欲食。」答言：「可爾。」即取而食，覺氣味異常，問言：「何處得此好食？」答言：「故是家中所送耳。」即便恚言：「我家從來作食徒棄錢財，初不得好食。」即還家鞭打奴婢罵言：「虛棄錢物而不可食。」其使人瞋恚言：「坐此比丘尼，得苦惱如是。」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跋陀羅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自煮熬煎。」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尼，是釋種女、摩羅女，行乞食得宿飯、宿羹、宿菜，食已吐逆。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往白世尊：「得聽我等溫食不？」佛言：「得。」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比舍離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得佉陀尼食、蒲闍尼食，更煮、使人煮，更熬、使人熬、更煎、使人煎，不病比丘尼食者，波夜提。」

佉陀尼者，五佉陀尼食。

蒲闍尼者，五蒲闍尼食。

更煮者，若自煮、使人煮。

熬者，若自熬、若使人熬。

煎者、若自煎、若使人煎。

病者，世尊說無罪。云何病？老病、羸瘦、食冷吐逆不樂。

不病比丘尼煮食食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不聽為美食故更熬更煎，若冷得溫，不聽銚釜中煮。若用銅盂、若鉤鉢、鍵鎡中溫。若比丘為美故自更煮、更熬、更煎，越比尼罪。若使淨人知者無罪，若乞食時食冷更溫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夫婦二人，釋種中出家。時夫摩訶羅食，比丘尼在邊行水以扇扇之。摩訶羅說往時事，比丘尼瞋，即以水灑面，以扇拍頭。呵言：「汝不知恩義故，說往時之事，不應說者而便說之。」比丘尼見已語言：「阿梨耶！此上尊眾，不得如是。」復言：「是摩訶羅不善不知恩義，不應說者而今說之。」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比丘食以水扇供給？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比丘食以水扇供給，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比丘食者，五正食、五雜正食。
水扇者，持水瓶行水、以扇扇之，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持水瓶、不持扇者，越比尼罪。持扇、不持水者，亦越比尼罪。二俱持者，波夜提。二俱不持，無罪。是罪一比丘、一比丘尼；若眾多比丘，行水扇者無罪。若眾中有父兄者，以扇扇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半耆蒜商人，請比丘尼僧與蒜。時六群比丘尼就園噉蒜，踐蹈狼藉。時商人來行蒜，見此狼藉即問園民：「何故乃爾？」答言：「前請比丘尼與蒜，或就中食或持去，踐蹈如是。」商人嫌言：「我請與蒜但當食之，何故持去、踐蹈如是？」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語比丘尼：「此是惡事，從今已後不聽食蒜，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食蒜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蒜者，種蒜、山蒜。如是比一切蒜不聽食，熟不聽、生亦不聽，重煮亦不聽，燒作灰亦不聽。若身有瘡聽塗，塗已當在屏處，瘡差淨洗已聽入。是故世尊說。

他衣外道衣、　祇支安陀會、
浴衣迦絺那、　持衣不隨身、
更煮捉水扇、　食蒜八跋渠。

佛住舍衛城，爾時賴吒波羅姊無常，乞種種飲食與姊子，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尼受他信施施與俗人？」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自手與俗人食。」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竭住外道到母邊，其母見來，以種種飲食滿鉢而與，其子得已即持至酒店上自食，復與人食。有人問言：「汝何處得此好食？」語言：「汝默，世人以沙門尼為福田，沙門尼復以我為福田。」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尼用人信施與不增長福處？」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自手與外道食？從今已後不聽自手與外道食。」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俗人、外道自手與食，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俗人者，在家人。
外道者，出家外道。

自手者，手與手受、器與器受。
食者，佉陀尼食、蒲闍尼食。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有親里來欲與食者，不聽自手與，當使淨女人與。若無淨女人者，應語：「此中自手取食。」若畏多取者，應語：「取爾許來受取，餘者置。」受得已放地令自取。若外道來者不聽自手與，當使淨女人與。若無淨女人者，應語：「此中自取食。」若畏取多者，應語：「取爾許來。」餘者舉置。手中者放地與之。若親里嫌恨言：「汝作旃陀羅相遇耶？」應語：「汝出家處不好，世尊制戒不得與。」得使外道作食，語言：「汝授與我，餘者自食。」是故世尊說。
佛住拘睒彌，爾時闡陀母比丘尼善知治病，持根藥葉藥果藥，入王家、大臣家、居士家，治諸母人胎病、眼病、吐下，熏咽、灌鼻、用針刀，然後持此諸藥塗之。由治病故大得供養。諸比丘尼呵言：「此非出家法，此是醫師耳。」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作醫師活命。」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拘睒彌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作醫師活命，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醫者，持根藥、葉藥、果藥治病。復有醫呪毒、呪蛇乃至呪火、呪星宿日月，以此活命如闡陀母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尼不得作醫師活命，若有病者得教語治法。比丘作醫師活命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拘睒彌，爾時世尊制戒不得作醫師活命，有人呼闡陀母治病，比丘尼言：「世尊制戒不聽。」復言：「若不聽者授我醫方。」即授與俗人外道醫方。諸比丘尼言：「但誦醫方，此非出家法。」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授俗人、外道醫方。」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拘睒彌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授俗人、外道醫方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俗人者在家人。
外道者，出家外道。
授醫方者，呪蛇、呪毒，乃至呪火、呪星宿日月，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尼不得授俗人外道醫方、不得教語。若比丘授俗人外道醫方者，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舍佉鹿母請二部僧，時比丘尼晨朝往到其家語優婆夷言：「汝今日請二部僧。我等當以何報之？」鹿母言：「阿梨耶！但誦經行道，便是報恩。」答言：「實爾。然復更以餘事薄報。」即共上閣取其劫貝，中有擘者、有紛者、中有紡者，成縷丸已而與之言：「我欲報者今以作竟。」優婆夷言：「此事非是報，欲報者食已坐禪、受經、誦經，是乃為報。」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於白衣家作世俗作。」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為俗人作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俗人者，白衣家。
為俗人作者，擘劫貝、紛劫貝，及紡。若舂、若磨、若浣衣，如是比俗人家作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尼不得為俗人作，若檀越欲供養佛故言：「阿梨耶！佐我作供養具。」者，爾時得佐結華鬘、得佐研香。若比丘佐俗人作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夫婦二人，日中時自於屋內無人想處欲行婬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先不語，卒爾便入，其夫見之忿恚，妨我行欲。身生猶起不息，即逐欲捉比丘尼。比丘尼畏之，急走來還住處，語諸比丘尼言：「今日殆壞我梵行。」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食家不先語而入？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食家先不語而入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食者，女人是丈夫食，丈夫是女人食。
家者，剎利家、婆羅門家、毘舍家、首陀羅家。如是比先不語者，先不語而入，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先不語不得入，若欲入者應語守門者：「我欲入。」若守門者白已言入乃入，若守門者不還不得入。若聞房中語聲，當彈指

動脚作聲。若彼默然者不得入，若來出迎得入。若比丘先不語而入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迦梨比丘尼度梨車第三生女出家，與俗人外道習近住。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比丘尼：「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習近住。」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與俗人、外道習近住，若竟日、若須臾，下至園民、沙彌，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俗人者，在家人。外道者，出家外道。
晝日者，齊日沒。
乃至須臾者，須臾間。
習近住者，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
下至園民、沙彌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習近住者，波夜提。若比丘尼習近住、展轉相樂住者，和上尼、阿闍梨尼應離別送著異方。若比丘習近住者，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共餘比丘尼諍鬪，便相呪誓言：「南無佛。」指佛誓、指阿闍梨誓袈裟邊誓：「若我作是者，我不在袈裟中死、不得斷苦邊，得殺父母罪、得背恩罪、得謗賢聖罪，入泥犁、墮餓鬼、墮畜生。我若爾者當入是諸趣；汝若爾者，亦當入是諸趣中。」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出家人作是呪誓？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自呪誓、呪他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自呪誓者，「南無佛」，指佛誓、指阿闍梨誓：「我若爾者，當得如提婆達多罪、得妄語罪、得背恩罪、得兩舌罪。若我爾者，梵行不成就、不在袈裟中死，入泥梨、墮畜生、餓鬼。若汝謗我者，亦當得是罪。」作是誓者，波夜提。若比丘作是誓，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共諸比丘尼鬪諍已，瞋恚自打自抓、大啼哭淚出。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瞋恚自打而啼哭淚出？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

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自打而啼泣淚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自打者，若手搏、若拳敲、若杖、若土塊、若鞭，如是比丘尼自打而啼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自打不啼者，越比尼罪。啼而不打者，亦越比尼罪。自打而啼者，波夜提。不打不啼者，無罪。若比丘自打而啼，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到俗人家舍稱說：「樹提比丘尼，賢善持戒精進，乃至威儀庠序左顧右視，著衣持鉢審諦安詳省於言語，天人供養。」檀越見已生恭敬心，給施衣鉢、飲食、疾病湯藥。偷蘭難陀威儀不具足，著穿破垢衣，大腹乳脇露現，舉止卒暴多於言語，生不敬心不請與衣鉢、飲食、疾病湯藥。便作是言：「我至檀越家稱歎樹提，故得此供養。而樹提但道說我不好事，故我不得供養。」樹提言：「阿梨耶！我不道說，何故說汝惡事？」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不審諦而便嫌責？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言：「從今已後不得不審諦聞而嫌責他。」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語比丘尼作是言：『阿梨耶！共往某甲家。』彼於後不忍某甲，比丘尼無因緣不審諦聞而呵責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
家者，剎利家、婆羅門家、毘舍家、首陀家。
後不忍者，如樹提比丘尼。不忍事者，九惱非處起瞋第十。
無因緣者不審諦聞後嫌責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不審諦聞而嫌責者，波夜提。若比丘不審諦而呵責者，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時到著衣持鉢，詣大家門前立。有比丘來乞食，作如是言：「上尊眾可入，此家為尊者作食。」與食已然後自食。若比丘尼來復言：「阿梨耶入去，檀越為汝作食。」施食已然後自食。或語言：「餘家亦有食，何必共在此？」如是一切外道乞食皆如是慳嫉心護他家。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慳嫉心護他家？從今日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

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慳嫉心護他家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家者，四種姓家。
慳嫉心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
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尼不得慳嫉心護他家。若比丘、比丘尼問者當語實；若外道問時，若恐染著外道邪見而呵責者無罪。若比丘慳嫉心惜他家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手與食醫師、　授方佐俗作、
不語入習近、　自呪自打啼、
呵責護他家。　第九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夫婦出家，時夫摩訶羅來與食，在邊而立。其夫說先時女人惡事，聞已不喜便作是言：「短壽摩訶羅！不識恩義，不應說者而說之。」諸比丘尼呵言：「阿梨耶！此上尊眾，不得作此罵詈。」即語比丘尼言：「此短壽摩訶羅不知恩義，不應說者而說之。」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比丘尼對面呵罵比丘。」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對面呵罵比丘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對面者，四目相對。呵罵者，言：「短壽摩訶羅！不善不識恩義。」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尼不得對面呵罵比丘，若兄弟親里出家，其人不持戒行，亦不得呵罵，應當軟語教誨。若是年少者，應語：「沙路醯多！莫作此事。汝今不學，何時當學耶？汝後弟子亦當學汝作不善。」若老者，應語：「沙路醯多！汝今不學者，待至老死時乃學耶？」比丘亦不得對面呵罵比丘尼言：「剃髮婦女、婬姝婦女。」乃至言：「摩呵梨！汝不善，不知恩義。」可得軟語教，如上說。若比丘對面呵罵比丘尼，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一歲、二歲、三歲便畜弟子，不知教誡，如天羊、天牛而自放恣，淨戒不具足、威儀不具足、不知恭奉和上尼阿闍梨、不知供奉長老比丘尼、不知入聚落法阿練若法、不知入僧中法、不知著衣持鉢。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減十二雨畜弟子。」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

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減十二雨畜弟子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減十二雨者，減十二年，是名減十二雨。比丘尼減十二雨滿十二年，亦名減十二雨。比丘尼減十二雨過十二年，亦名減十二雨。比丘尼冬時受具足，數冬為十二未經自恣，是名減十二雨。若春時受具足，數春為十二，未經自恣，是名減十二雨。初安居時受具足，未經初安居時受自恣，是名減十二雨。後安居時受具足，未經後安居受自恣，是名減十二雨。比丘尼滿十二雨減十二年，是名滿十二雨。比丘尼滿十二雨滿十二年。如是過十二年，是名滿十二雨。比丘尼冬時受具足，經安居竟受自恣，是名滿十二雨。若春時受具足，經安居竟受自恣；如是初安居受具足已，經初安居竟受自恣；後安居受具足，經後安居受自恣，是名滿十二雨。
比丘尼畜受具足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減十二雨度人者，越比尼罪；受具足者，波夜提。若比丘減十二雨度人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得減十二雨畜弟子。時六群比丘尼及餘比丘尼，滿十二雨、十法不滿，畜弟子不教誡，猶如天牛、天羊，乃至不知著衣持鉢。諸比丘尼以是因緣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十法不具足而畜弟子。」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滿十二雨，十法不具足而畜弟子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滿十二雨者，如上說。
十法不具足者，十法不成就。何等十？一、持戒；二、多聞阿毘曇；三、比尼；四、學戒；五、學定；六、學慧；七、能自出罪、能使人出罪；八、弟子親里欲罷道，能自送、若使人送至他方；九、能看弟子病若使人看；十、滿十二雨若過。是名十法。若十法不滿度弟子，越比尼罪；受具足，波夜提。若比丘十法不具足度人，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滿十二雨、十法具足得畜弟子。爾時比丘尼滿十二雨、十法具足，畜弟子。諸比丘尼嫌言：「汝滿十二雨十法具足，誰能知汝？」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畜弟子應作求聽羯磨，然後得乞畜弟子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成就十法，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尼欲從僧乞畜弟子羯磨。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十法成就，欲從僧乞畜弟子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比丘尼應從僧乞，胡跪合

掌作是言：「阿梨耶僧聽！我某甲滿十二雨、十法成就，今從僧乞畜弟子羯磨，唯願僧與我畜弟子羯磨。」如是三乞。羯磨者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滿十二雨、十法成就，已從僧乞畜弟子羯磨。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尼十法成就，與畜弟子羯磨。如是白。」「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滿十二雨、十法成就，已從僧乞畜弟子羯磨。僧今與某甲比丘尼畜弟子羯磨。阿梨耶僧忍與某甲比丘尼畜弟子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比丘尼畜弟子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十法具足，不羯磨而畜弟子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十法具足者，亦如上說。

不羯磨者，不僧中作羯磨名不羯磨，十法不具足者亦名不羯磨。雖作羯磨，若白不成就、眾不成就、羯磨不成就，亦名不羯磨。畜弟子者，受具足不羯磨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是故世尊說。

佛住毘舍離，爾時迦梨比丘尼度梨車第三生女，與受學法已，捉戶鉤開他房戶，共俗人外道住。比丘尼嫌呵言：「此人犯戒，捉戶鉤開他房戶，共男子住。云何與受具足？」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喚迦梨來。」來已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犯戒，捉戶鉤開他房戶，與外道共住，而與受具足？從今已後不聽犯戒而與受具足。」佛告大愛道：「依止比舍離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他犯戒，捉戶鉤開他房戶，共男子住，與受具足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犯戒者，戒不具足、越戒。

捉戶鉤開房者，開他房戶。

男子者，俗人、若外道出家人。

共住者，習近住。

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共俗人外道習近住者，不聽與受具足。若能使此人梵行全者，當先離別然後與受具足。若比丘知沙彌犯戒與女人習近住，不更與出家而與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度十歲十二歲童女出家與受具足。時女軟弱不堪苦事、淨不具足、威儀不具足、不知奉事和上尼阿闍梨尼、不知入聚落、不知阿練若、不知入眾、不知著衣持鉢。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乃至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

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不滿二十童女與受具足。」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與減二十雨童女受具足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減二十雨者，減二十年，是名減二十雨。童女減二十雨滿二十年，亦名減二十雨。童女減二十雨出二十年，亦名減二十雨。冬時生，通數冬二十，未經自恣，是名減二十雨。童女春時生亦爾。前安居時生，數前安居二十，未經自恣；後安居時生，數後安居二十，未經自恣，是亦名減二十雨。童女若減二十雨，童女一切作減二十想，與受具足，一切，波夜提罪。此人不名受具足。若減二十雨，半減想、半滿想，與受具足。減想者，波夜提。滿想者，無罪。此人名受具足。減二十雨童女，一切滿想與受具足，一切無罪，是人名受具足。滿二十雨減二十年，是名滿二十雨。童女滿二十雨滿二十年；滿二十雨過二十年，是名滿二十雨。童女冬時生，經安居自恣已滿二十，與受具足；春時亦如是。前安居生，經前安居竟自恣已；後安居生，後安居竟自恣已，滿二十雨童女，半減想、半滿想。減想者，越比尼罪；滿想者，無罪，此人名受具足。滿二十雨童女，一切謂不滿想與受具足，一切越比尼罪，此人不名受具足。一切滿想，一切無罪，此人名善受具足。

童女者，未壞梵行，與受具足者，波夜提。若童女欲於如來法中受具足者，應問：「汝何時生？」若不知者應看生年板；若無者當問父母、親里；若復不知，當問：「何王時？大豐時？大儉時？」若復不知者，不可相形，若是樂人家女，年小而形大，當相其手足骨節。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減二十雨童女受具足。時諸比丘尼，滿二十雨童女與受具足。諸比丘尼嫌言：「汝滿二十雨不滿二十雨，誰得知者？」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已後，十八童女欲於如來法中受具足者，應從僧乞二年學戒。」先作求聽羯磨已，然後得乞。羯磨人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十八歲童女，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欲從僧乞二年學戒。阿梨耶僧聽！某甲十八歲童女，欲從僧乞二年學戒，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女人應從僧乞，作是言：「阿梨耶僧聽！我某甲十八歲童女，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今從僧乞二年學戒，唯願僧哀愍故，與我二年學戒。」如是至三。羯磨人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十八歲童女，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已，從僧乞二年學戒。若僧時到，僧與某甲二年學戒羯磨。白如是。」「阿梨耶僧聽！某甲十八歲童女，欲於如

來法律中受具足，已從僧乞二年學戒，僧今與某甲二年學戒。阿梨耶僧忍僧與某甲二年學戒，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二年學戒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不與學戒，而與具足者，波夜提。」

滿二十歲者，滿二十雨；滿二十雨減二十年，亦名滿二十雨。乃至後安居時生，後安居受自恣，數滿二十，是名滿。

不與學戒者，不與羯磨與學戒，是名不與。十法不具足亦名不與學戒。雖羯磨，眾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若一一不成就，而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與受學戒，不滿學與受具足，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受學戒，不滿學與受具足者，波夜提。」

受學戒者，與受學戒。十法滿、眾成就、白成就、羯磨成就，若一一成就，是名與受學戒。

不滿學戒者，與受學戒已，二歲應隨順學十八事。何等十八？一切比丘尼下、一切沙彌尼上；飲食於其不淨、比丘尼淨；於比丘尼不淨、於其亦不淨；得與比丘尼同室三宿，與沙彌尼亦齊三宿；得與比丘尼授食，除火淨五生種已；從沙彌尼受食；不得向說波羅提木叉，從波羅夷乃至越比尼罪，得語言：「不得婬、不得盜、不得殺人。」如是比得教。不得聽布薩自恣，至布薩自恣日，至上座前頭面禮僧足作是言：「我某甲清淨，憶念持。」如是三說已，却行而去。後四波羅夷若一一犯者，即日應更受學法。若十九僧伽婆尸沙已下，一切作突吉羅悔。若破五戒，何等五？非時食、停食食、受金銀及錢、飲酒、著香華。隨其犯日，從始學戒滿。

減者，減二雨學，是名不滿學。

不滿學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不滿學與受具足。爾時比丘尼，十八雨童女學戒滿，二十雨與受具足。諸比丘尼嫌言：「汝學戒滿不滿，誰得知者？」諸比丘尼以是因緣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從今已後學戒滿二十雨童女，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作比丘尼者，先作求聽羯磨。」應「然。」後，從僧乞學戒滿受具足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二十歲童女學戒滿，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欲從僧乞學滿受具足。阿梨耶僧聽某甲二十歲童女學戒滿欲從僧乞學滿受具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應從僧乞，胡跪合掌作是言：「阿梨耶僧聽！我某甲二十歲童女學戒滿，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今從僧乞學滿受具足，唯願僧哀愍故，與我學戒滿受具足。」如是三乞。羯磨者應作

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滿二十雨童女學戒滿，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作比丘尼，已從僧乞學滿受具足。若僧時到，僧與某甲學滿受具足羯磨。白如是。」「阿梨耶僧聽！某甲滿二十雨童女學戒滿，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作比丘尼，已從僧乞學滿受具足。僧今與某甲學滿受具足，阿梨耶僧忍與某甲學滿受具足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學滿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學戒滿，不羯磨與受具足者，波夜提。」

學戒滿者，二雨中隨順行十八事。

不羯磨者，不作羯磨。

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是故世尊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八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九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一百四十一波夜提法之三

◎佛住舍衛城，爾時釋種女、拘梨女、摩羅女、梨車女，先已嫁出家，曾任苦事故而有黠慧。大愛道瞿曇彌問佛：「世尊！已嫁女減二十雨得與受具足不？」佛言：「得。」爾時比丘尼與曾嫁八歲、九歲女受具足，太小軟弱不堪苦事。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適他婦，減十二雨，與受具足者，波夜提。」

減十二雨者，如減二十雨中廣說。

適他婦者，壞梵行。

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適他婦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者，應先問乃至看手足骨節。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減十二雨適他婦受具足。爾時比丘尼適他家，婦滿十二雨與受具足。諸比丘尼嫌言：「汝滿十二雨適他婦，滿與不滿誰知者？」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滿十二雨適他婦，應與二年學戒。」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適他婦滿十二雨，不與學戒，受具足者，波夜提。」如上童女不學戒中說。

面罵不滿度、　十法不具足、
不羯磨畜眾、　犯戒減二十、
不學不滿學，　滿學不羯磨、
減十二不學。　第十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迦梨比丘尼度王臣須提那婦出家與受學戒，本在家有娠，轉轉腹大。諸比丘尼嫌言：「已受學戒而有娠體，應驅出。」答言：「我出家已來不知是法。」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此出家已來不知是法，此在家時事。若有如是比者，未應與受具足。待孕身已，若生女者，出草蓐已與受具足；若生男者，待兒能離乳然後與受具足。若親里姊妹言：『取是小兒來，我自養活。』如是者應與受具足。」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已適他婦受學戒，不滿學與受具足者，波夜提。」如上童女學戒不滿中廣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滿十二雨適他婦、二年學戒不滿與受具足。爾時比丘尼與適他婦二年學戒滿與受具足，諸比丘尼嫌言：「汝學戒滿與不滿，誰能知者？」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事往白世尊，乃至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已適他婦學戒滿，不羯磨，與受具足者，波夜提。」如上童女不羯磨中廣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多畜弟子，不教誡，如天牛、天羊，淨不具足、威儀不具足、不知承事和上阿闍梨、不知承事長老比丘尼、不知入聚落法阿練若法、不知著衣持鉢法。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度人而不教誡？從今已後應二年教誡。」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與弟子受具足已，應二年教誡，若不教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弟子者，共住弟子。

二年者，二雨時。

教誡者，若阿毘曇、若毘尼。阿毘曇者，九部修多羅。毘尼者，波羅提木叉廣略。威儀應教，非威儀應遮。若不教誡者，波夜提。

若弟子不可教、不欲學者，應驅出。若比丘共住弟子不教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度弟子，弟子受具足已棄餘處去。時和上尼嫌言：「世尊制戒應教誡弟子，弟子捨我去，我當教誡誰？」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受具足已而餘處去？應二年事和上尼。」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受具足已，應二年供給、隨逐和上尼，若不供給、隨逐，波夜提。」

受具足者，共住弟子。

二年者，二雨時。

供給者，供給和上尼。應隨逐者，不遠離。不供給隨逐者，波夜提。

若和上尼不善持戒、不欲學，弟子作是念：「我和上尼但非威儀處行，我若隨逐或傷我梵行。」欲全梵行故，捨去無罪。若比丘不供給和上隨侍，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年年度弟子受具足，心生疑惑，為得為不得？即問大愛道，大愛道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

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年年度人受具足，當作間。」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年年畜弟子，波夜提。」
年年者，雨雨時。
畜弟子者，受具足。
波夜提者，如上說。
不聽年年畜弟子，應作一雨時間。若比丘尼有福德，一年與學戒弟子，二年與受具足，雖年年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王舍城，爾時樹提比丘尼欲與弟子受具足，語偷蘭難陀比丘尼言：「阿梨耶！為我請僧與弟子受具足後，比丘尼僧與受具足。」偷蘭難陀比丘尼請得六群比丘。樹提問言：「為我請得僧未？」答言：「已得。」「得誰？」答言：「得六群比丘。」語言：「我不用，至明日更請善比丘受具足。」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樹提：「此是惡事，汝云何一眾清淨已停宿受具足，而復輕眾。從今日後不聽一眾清淨停宿受具足，亦不聽輕眾。」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王舍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一眾清淨停宿受具足，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一眾清淨者，比丘尼眾中受具足。
停宿者，至明日比丘眾中受具足，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說。
不聽一眾清淨停宿受具足，復不聽輕眾，復不得請惡比丘眾與受具足，應當先求善比丘。若不可得當求半，若過半許而作羯磨。若王賊難不得者，停宿無罪。比丘亦不得輕眾。應得半，若過半而作羯磨，輕眾者得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毘舍離，爾時迦梨比丘尼度梨車第三生女出家，與俗人外道習近住。諸比丘尼語迦梨比丘尼：「汝知是弟子與俗人外道習近住，汝何故不別離送於異方？」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弟子共俗人外道習近住而不離別？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毘舍離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度弟子有事，不自送、不使人送，下至五六由旬，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度人者，和上尼。
弟子者，共行弟子。
有事者，弟子欲罷道、若父母親里欲罷道、若婿若叔欲罷道。

送者，若不自送、不使人送。
下至五、六由旬者，極齊六。若弟子習近住者，應送遊行，若身老病不能去者應囑人，當教誡：「汝可遊方，多有功德，禮諸塔寺、見好徒眾、多所見聞，我若不老者，亦復欲去。」若比丘共住弟子有事，不自送、不使人送者，得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十法不滿，度弟子不教誡，如天牛、天羊，乃至比丘尼語言：「阿梨耶！汝十法不具足，度弟子何不教誡使如法？」偷蘭難陀言：「汝妬我度弟子而責數我。」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汝云何十法不具、度弟子不教誡而嫌責他？從今已後不聽嫌他。」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語比丘尼作是語：『阿梨耶！十法不具足度弟子應教誡。』而反嫌責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若僧、若眾多人、若一人。
是比丘尼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
十法不具者，十法不成就。
度弟子者，受具足。
作是諫時而嫌責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比丘如是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學戒尼語偷蘭難陀言：「阿梨耶！我學戒滿，與我受具足。」答言：「可爾。」後學戒尼言：「阿梨耶！我學戒滿，與我受具足。」聞是語已，自不與受、不使人受，又不發遣。諸比丘尼言：「汝先許與受具足，何以不與？」聞此語猶故不與。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許他受具足而不與受？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語式叉摩尼言：『學戒滿當與汝受具足。』後不與受、不使人受，又不遣去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式叉摩尼者，隨順行十八事，二歲學。
作是語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
許與受具足，後不與受、不使人受，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語式叉摩尼：「當與汝受具足。」若後無力者當使人受，若不自受、不使人受者，應語令去，更餘處受具足。若比丘尼許式叉摩尼受具足，後不與受者，波夜提。若比丘許沙彌受具足，後不與受者，得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毘舍離，爾時跋陀羅伽毘梨比丘尼，載好上乘到親里家，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尼出家，故如俗人載好上乘，多欲如是？」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已後不聽。」復次爾時釋種女比丘尼道路行，羸老病不及伴，後被賊，乃至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載乘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病者，若老羸病、若樂人不能行，世尊說無罪。

乘者，八種，乃至船乘是名八種。

載者，波夜提。

不聽不病比丘尼載乘，病者不得載特牛乘，得載牸牛車及雌馬駱駝。若病不覺雌雄無罪，若乘船直度無罪。若上水、若下水作因緣受持得去。若比丘不病載乘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不滿不羯磨、　和上不教誡、
弟子不隨逐、　年年畜弟子、
停宿受具足、　有事不遣送、
嫌責許具足、　載乘最在後。
十一跋渠竟。

佛住毘舍離，爾時跋陀羅伽比梨比丘尼持傘蓋、著革屣，往親里家，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尼似如俗人如是多欲？」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持傘蓋革屣。」復次佛住舍衛城，釋種女摩羅女先是樂人，出家道路行，時天極熱甚大疲苦。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聽病時。」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持傘蓋、著革屣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病者，老羸病尪弱，世尊說無罪。

傘蓋者，樹皮蓋、多梨蓋、竹蓋、摩樓蓋、樹葉蓋、氈傘蓋，如是比餘蓋等。

革屣者，一重兩重。

持者，受用，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持蓋、不持革屣，越毘尼罪。持革屣、不持傘蓋，亦越毘尼罪。二俱持者，波夜提。二俱不持者無罪。若比丘持莊嚴傘蓋、兩重革屣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毘舍離，爾時跋陀羅伽比梨比丘尼往至親里家，敷高腳佉啁羅床褥兩三重登上，為世人外道所嫌：「云何沙門尼出家，猶如俗人多欲如是？」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過量佉啁羅床上坐？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毘舍離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過量佉啁羅床褥上若坐、若臥，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過量者，過八指。
佉啁羅床褥者，佉啁羅十四種，乃至崩求羅。
佉啁崩求羅床，若坐、若臥，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竟日坐，一波夜提。若起已更坐，隨坐得波夜提。若過量床，得埋腳坐。若比丘坐過量佉啁羅床上，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尼共一床一敷眠，枕褥破裂床復折壞。諸比丘尼以是因緣語大愛道，大愛道乃至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同敷床褥臥，波夜提。」
敷者，同一敷、一覆、一床。
床者，十四種，乃至脂蘭床，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不得同床臥，一床一人臥，三坐床得二人臥，展腳不得過膝。若方褥，三褥得二人臥，展腳不得過膝。若地敷者，不得多取地，當相去一不舒手，自敷坐具而臥。若寒時得上通覆於下人，各自別覆無罪。若比丘共床臥，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伽梨比丘尼受僧房已閉戶而去，後客比丘尼上座來次第與房，見戶閉即嫌言：「此僧房舍何以閉戶而去？」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汝云何僧房舍不捨閉戶而行？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僧房床褥不捨而去，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僧床褥者，坐床、臥床、枕褥、拘執。
不捨者，不還不白，餘處去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欲行去，當捨床褥與知床褥人已而去。若不捨而去者，波夜提。若房不空，尋有人住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竭住母比丘尼先不語，卒爾而入竭住父比丘房而摩其背，即反顧視之，見已言：「咄！咄！遠我。」比丘尼言：

「我先常與洗浴，今摩觸何苦？」語言：「本是俗人，今日出家，不得如先。」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汝云何先不白入比丘精舍？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先不白、入比丘僧伽藍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比丘僧伽藍者，下至一比丘住處。先不白者，先不語不呼。

入者，如竭住母比丘尼，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欲入比丘住處者，當到門屋應先白：「和南！比丘尼白入，願聽。」比丘當籌量。若比丘尼賢善，自無事著衣服者，聽入。若有事或泥作或裸露，當語言：「姊妹！小住。」應唱言：「諸長老！比丘尼欲入，各自著衣。」若比丘尼不善無威儀者，應語：「莫入，有事。」若先不語最初入者，波夜提。後來者無罪。不白而入者，舉一足，越毘尼罪；兩足，波夜提。若還去者，越毘尼罪。若比丘先不語而入比丘尼住處者，越毘尼罪。應住門屋下，遣淨人女語。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在道行，暮至村中欲求宿處，至一家語婦人言：「借我宿處。」婦人言：「我夫行去暮或能還。」比丘尼復重借言：「故當不來可寄一宿。」即與宿處。夫主暮還，為結所使與婦共行欲事。比丘尼未離欲，聞聲不悅，還已語諸比丘尼，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知食家婬處宿？從今已後不聽。」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尼道路行，至暮於聚落中，遍求無丈夫家而不能得，便在巷陌邊宿。於夜暴風雨起，有諸年少來相侵，觸傷於梵行。諸比丘尼以是因緣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從今日後除餘時，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食家婬處宿，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風時、雨時、奪命時、傷梵行時，是名餘時。」

比丘尼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食者，女人是丈夫食，丈夫是女人食。

家者，四種姓家。

婬處者，夫婦宿處。除餘時，波夜提。餘時世尊說無罪。風時、雨時、失命時、疑男子傷梵行時，是名餘時。

不得知食家婬處宿，若疑是聚落中有放蕩男子，畏宿者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毘舍離比丘尼安居竟，欲向舍衛城禮拜世尊，到比丘精舍中：「和南！我聞尊者欲詣舍衛城禮拜世尊，審爾不？」答言：「何故問？」「我欲隨去。」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與比丘尼共道行。」又問：「何時當發？」答言：「某日。」即記識其日，預持衣鉢於路側而待。比丘至其日食已而去，見比丘尼並相謂言：「此比丘尼欲隨我等去，當急脚行。」諸年少比丘尼奔走而逐，諸老病樂人不能得及，於後為賊所剝。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無商人伴，於空迥處向餘國行？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無商人伴向異國行，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無伴者，無商人伴。

餘國者，異王境界。去者，波夜提。

若比丘尼欲行時，當先求商人伴。若前人言：「阿梨耶！但來，我當料理使令得去。」當相望其人。若語大善、視瞻不好者，不應隨去，更求善人將女婦者共去。若去時卒不得善察，至迥處方覺者，不得便捨去，當待近聚落已方便捨去。若問言：「欲那去？」當語言：「我乞食耳。」若比丘尼無商人伴行者，得越毘尼罪。至所在，波夜提。若比丘於空迥無商人伴行者，得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共女人，共到園池處看。諸女人在水邊飲食，比丘尼往故村舍中看。時有諸年少從林中出擾亂比丘尼。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自境界內觀園林故墟，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境界內者，自王境內。

園者，菴婆羅園，乃至阿提目多園。

林者，種種林樹。

故墟者，空屋宅中。

觀看去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往園林墟宅中看，去時越毘尼罪；到彼，波夜提。若檀越婦女請共去者，無罪。若比丘往丘墟園林觀看為樂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毘舍離，爾時須闍提比丘尼是優陀夷本二。語優陀夷言：「尊者！我明日當守房，可來看。」時比丘尼盡入聚落乞食，時優陀夷著衣持鉢入比丘尼精舍，二人共在房後，各出身坐蹲踞相向欲心相

視。時有老病比丘尼出欲便利，見已羞慚却行而去，以是因緣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言：「此是惡事，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共一比丘空靜處坐，波夜提。」
一者，共一比丘，更無人。設有人，眠醉、狂癡、心亂、苦痛、嬰兒、非人、畜生，故名為一。
空靜者，避隈無人處。
坐者，共坐，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共比丘竟日坐，一波夜提。若中間起還坐，隨坐一一波夜提。若比丘尼獨在房中坐，卒有比丘來入坐者，比丘尼當速起。欲起時當先語，勿使比丘怪。若言：「何故起？」當語：「世尊制戒，我不得共比丘獨坐。」若減七歲男亦犯。齊幾時名坐？如取食乞出家人頃。若有淨人作事行來出入不斷無罪。若房戶向道有行人，不斷者無罪。若行人斷者，波夜提。若淨人眠時，當彈指令覺，若在閣上下人見，若在閣下上人見，三人展轉相見無罪。或見非聞、或聞非見、或亦見亦聞、或非見非聞。見非聞者，遙見比丘、比丘尼坐不聞語聲。聞非見者，聞語聲而不見。如是廣說。見而不聞，越毘尼罪。聞而不見，亦越毘尼罪。見聞，無罪。非見非聞，波夜提。是罪亦聚落、亦阿練若、亦晝、亦是夜、亦時亦非時、是覆處非露處、是一人非眾多，是近處非遠處。是故世尊說。
佛住毘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到親里家，共兄弟姊妹兒於屏處坐，比丘尼嫌言：「云何出家人與俗人隱處坐，猶如俗人？」以是因緣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共男子屏處坐，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與丈夫屏處坐，波夜提。」
波夜提者，如上比丘中廣說。是故世尊說。

持傘佉喝床、　同敷床不捨、
不白婬處宿、　無伴故墟看、
比丘靜處坐、　男子亦復然。
十二跋渠竟。

佛住毘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到親里家，與兄弟姊妹兒，申手內住共耳語，奴婢嫌言：「此出家人耳語，正當說我等過。」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瞿曇彌！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與男子申手內住若耳語，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申手內者，共申手內住。
耳語者，耳邊共語，波夜提。
比丘尼不得與男子申手內住共語若耳語，若欲共語者，當在申手外。若欲論密事，當隔籬、隔壁、隔樹、隔縵。比丘尼，波夜提。
比丘與女人申手內住共耳語，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毘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到親里家，與兄弟姊妹兒在闇處無燈，先不語卒爾而入，爾時親里羞慚。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知男子在闇中無燈而入？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闇中有男子坐無燈而入，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男子坐者，常眠臥處。

闇處者，不相見處。

無燈者，無油燈及餘種種燈。入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不得入闇地男子坐處，若有因緣事須入者，若聞內人高聲大聲當入。若不聞語者，應先遣人語、若彈指、若作燈明現相，有人呼入者當入。若不語、不彈指、不作燈明而入者，波夜提。若比丘不語而入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尼先到作伎樂處占顧坐處，伎兒戲時高聲大笑，眾人效笑。人笑時便復默然，似如坐禪人；笑適止，還復拍手大笑。於是眾人捨伎兒而觀比丘尼。時伎兒不得雇直，瞋恚嫌責：「坐是沙門尼，令我失雇直。」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觀伎樂？從今已後不聽觀伎樂。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觀伎樂行，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伎樂者，舞伎、歌伎、鐃盤、打鼓如是一切，下至四人共戲，觀看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不得觀伎樂，若比丘尼乞食，值王、王夫人、若天像出，有伎樂者，遇見無罪。若下處就高，作意闚望逐看，波夜提。若檀越欲供養佛，作眾伎樂、研香、結鬘，語比丘尼言：「阿梨耶！佐我安施供養具。」爾時得助作。若於彼間聞樂，有欲著心者當捨去。若比丘觀伎樂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諍鬪不和合住，時大愛道瞿曇彌眾主僧諍事已起者不能滅，未起者不能令不起。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大愛道瞿曇彌來。」來已，佛語瞿曇彌：「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諍事起而不斷滅，未起者不能方便令不起？從今日後諍事起當斷滅。」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鬪諍不和合住，眾主不料理斷滅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諍者，口諍。

鬪者，展轉取勝不和合住、是法非法、是毘尼非毘尼、是罪非罪、是輕是重、是可治是不可治、有殘無殘、如法羯磨非法羯磨、和合

羯磨不和合羯磨、應羯磨不應羯磨、是處羯磨非處羯磨。
眾主者，眾之標望，得自從意。
不料理斷滅者，不自滅、不使人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鬪諍不和合住，不得視置，當料理斷滅，使展轉悔過。若復不止事，須羯磨者當集僧料理。若自不能者，當餘眾請有德比丘尼、若比丘、若優婆塞優婆夷令滅。若諍事難斷，當作是念：「眾生業行，待時、待熟自當滅。」如是者無罪。若比丘鬪諍，眾主不料理滅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毘舍離，爾時有跋陀羅比丘尼，到親里家觀看洗浴，諸婦人言：「我與阿梨耶揩身體，使我得功德。」此比丘尼端正，諸女人欲看其身體故，便聽使揩，即用種種香油塗身。諸比丘尼嫌言：「出家人猶故多欲。」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云何使俗人家婦女揩摩身體？從今日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使俗人婦女塗香油揩摩洗浴，除病時，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俗人婦女者，四種家女。
揩摩洗浴者，以種種香油揩摩洗浴。
若老病者無罪。若不病揩摩洗浴，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身體有瘡疥，得持藥揩摩洗浴；若熱病得摩耶披屑塗；若風病得以小麥屑塗，若雜病者以雜藥塗無罪。塗已不得在眾人中住，當在邊房，病差洗已當入。若比丘不病，使俗人揩摩，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毘舍離，爾時世尊制戒，不聽俗人婦女揩摩洗浴。時跋陀羅比丘尼使比丘尼揩摩，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使比丘尼揩摩洗浴者，波夜提。」
若揩而不摩，越毘尼罪。摩而不揩，亦越毘尼罪。二俱者，波夜提。若比丘不病令比丘揩摩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沙彌尼亦如是。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令沙彌尼揩摩者，波夜提。」
沙彌尼者，隨佛出家受十戒。
使揩摩者，如比丘尼中說。
式叉摩尼亦如是。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令式叉摩尼揩摩者，波夜提。」
式叉摩尼者，隨順行十八事、二年學戒。
使揩摩者，如上比丘尼中說。
俗人婦女亦如是。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令俗人婦女揩摩者，波夜提。」

俗人婦女者，四種姓家女人。
揩摩，如比丘尼中說。
佛住王舍城，爾時比丘尼僧集欲作布薩羯磨，時樹提比丘尼不來，僧遣信喚言：「阿梨耶！比丘尼僧集欲作布薩，可來。」樹提言：「世尊制戒，世間清淨者得布薩，我即清淨，不能去。」大愛道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汝不恭敬布薩，誰當恭敬？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半月清淨布薩，不恭敬者，波夜提。」
清淨布薩者，十四日、十五日。
不病比丘尼不來恭敬布薩者，波夜提。病者，老羸病、服藥、刺頭出血、服酥，應與清淨欲。若不病不來，設病不與清淨欲，波夜提。若比丘尼不來布薩，病不與清淨欲，波夜提。若比丘不來布薩，病不與欲，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申手內無燈、　伎樂主不滅、
香油比丘尼、　沙彌尼學戒、
女婦不布薩。　十三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長老比丘教誡比丘尼。爾時六群比丘不得教誡次，便作是言：「我等教誡去。」又言：「世尊制戒，不聽不差而教誡。我等當出界外，展轉相拜而去。」即出界外展轉相拜已，晨朝著衣往到比丘尼住處，語比丘尼言：「姊妹盡集，我當教誡。」時六群比丘尼即便速集，善比丘尼不來，而作是言：「我不能非毘尼人邊受教誡。」時六群比丘共六群比丘尼作世俗語已，須臾間而去。爾時長老難陀著衣持鉢，來到精舍言：「姊妹集僧，我欲教誡。」於是善比丘尼盡集，六群比丘尼不來。長老問言：「比丘尼僧集未？」答言：「不集。」「誰不集？」答言：「六群比丘尼。」即遣信喚：「姊妹來！我欲教誡。」答言：「我不去，已六群阿闍梨邊受教誡竟。」時長老言：「尼僧不和合。」即起而去。佛知而故問：「汝教誡何以速？」答言：「世尊！我至時著衣往欲教誡，善比丘尼皆集，唯六群比丘尼不來，比丘尼僧不和合，故不得教誡。」佛言：「呼六群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半月僧教誡，而不恭敬、不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半月者，十四日、十五日。
僧教誡者，教誡比丘尼。
不恭敬、不來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老羸病、服藥、刺頭出血、服酥，應與欲，作是言：「我某甲與教誡欲。」如是三說。若不病不去，病不與欲，波夜提。若至布薩

日，應差比丘尼持欲詣僧，作如是言：「比丘尼僧和合，頭面禮比丘僧足，問布薩、請教誡。」如是三說。比丘僧中有教誡尼者，應語：「姊妹當住。」若有比丘成就十二法者，應羯磨教誡。若無者當語言：「無教誡比丘尼人，莫放逸！」是故世尊說也。

佛住王舍城，爾時樹提比丘尼隱處生癰，諸比丘尼入聚落乞食，後有治癰師來。比丘尼言：「長壽！與我破癰。」答言：「可爾。」即與破癰瘡，著塗藥已而去。諸比丘尼乞食還，見地膿血，問言：「此是何等膿血？」答言：「我破癰瘡。」諸比丘尼嫌言：「汝云何隱處有癰，不白善比丘尼而破？」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云何膝以上肩以下有癰瘡，先不白聽而破癰？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膝以上、肩以下隱處有癰瘡，先不白聽，男子破洗者，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膝已上者，髀已上。

肩已下者，乳房已下。

先不白者，不白善比丘尼。

聽者，不僧中作求聽羯磨。隱處有癰欲破癰者，應先僧中作求聽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隱處有癰，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尼，欲從僧乞破癰羯磨。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欲從僧乞破癰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隱處有癰者，當令可信人、若依止弟子、若同和上阿闍梨，以錐、若指甲破之以藥塗。若使男子破癰，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肩已上、膝已下有癰瘡，若欲刺頭出血、若欲刺臂，當使婦女人急按，男子破無罪。是故世尊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九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十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明一百四十一波夜提法之餘
佛住舍衛城，爾時迦梨比丘尼安居中受僧床褥已而捨遊行。諸比丘尼以是因緣語大愛道瞿曇彌，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安居中遊行？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安居中遊行者，波夜提。」
安居者，前安居、後安居。
行者，下至聚落宿，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安居中離界一宿，波夜提。若王難、餘方賊來，若恐奪命、若畏失梵行者，去無罪。比丘尼安居中，無有求聽羯磨法為塔僧事而遊行，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舍衛城安居竟，來詣比舍離。往到跋陀羅比丘尼親里家，其家人問：「何處安居？」答言：「舍衛城。」問：「舍衛城何似？好不？」比丘尼言：「祇洹樹林華果茂盛、池水清涼，精舍如是、世尊住處如是，尊者舍利弗、大目連如是，須達居士如是。」檀越言：「此是真出家。」「今我跋陀羅，此處生、此處長，如無手足人，初不肯出。」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安居竟而不遊行？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安居竟不遊行者，波夜提。」
安居竟者，三月竟。
不遊行者，乃至不出聚落行，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安居竟乃至不離界一宿行，波夜提。若羸老病不能行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語樹提言：「此間安居。」即往檀越家歎譽：「樹提比丘尼賢善持戒，汝當供養於是。」樹提威儀庠序，舉動視瞻不失儀法，見已生歡喜心，乃至後嫌訶惱觸。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語比丘尼作是語：『阿梨耶！此處安居。』後嫌訶惱觸，波夜提。」
若比丘尼語：「是中安居。」安居中惱觸。惱觸者，若自身口、若使人身口惱觸，波夜提。若前人不持戒，畏作非法，雖驅遣無罪。若式叉摩尼、沙彌尼，越比尼罪。乃至俗人，越比尼心悔。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迦梨比丘尼，到欲安居時餘行去，受安居已還。房舍已分竟，方來索言：「是我房舍，還我！」住者言：「我已受，不可得。」於是鬪諍。有善比丘尼呼言：「阿梨耶！可就此房住。」入已持巨摩柴草積聚房中，先住者言：「阿梨耶！此不用物不須安。」即言：「賢善！汝買得此房耶？」答言：「我當次得此僧房，若是僧房者我何以不安？」於是以身口擾亂。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他先安居已後來擾亂？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比丘尼先安居已後來，若自擾亂、若使人擾亂，波夜提。」

知先安居者，前安居、後安居。

擾亂者，若自身口、若使他身口擾亂，波夜提。

若擾亂比丘尼，波夜提。式叉摩尼、沙彌尼，越比尼罪。乃至俗人，越比尼心悔。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尼，不先看牆外，擲棄大小便。時有婆羅門新洗浴，著新淨衣巷中行，正墮頭上。婆羅門瞋罵言：「眾多人子沙門尼，污我如是。」諸比丘尼往白佛，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不審諦觀而棄不淨？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隔牆不觀擲棄不淨，波夜提。」

隔牆者，隔籬牆。

擲不淨者，大小便、洟唾、糞掃及洗手足水、髮、指甲。

不觀者，不先看而擲。

若欲擲棄物時當先諦視，若多人行者，當待斷乃擲；若行人希者，當彈指乃擲。若不視、不彈指而擲者，波夜提。若比丘不視而擲者，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波斯匿王東園池，不禁比丘、比丘尼入。爾時六群比丘尼往彼園中作世俗語話，大小便洟唾生草上，復以藕葉裹不淨放池水中。明旦波斯匿王與後宮夫人，共詣園池遊觀。時後宮人閉在深宮不出來久，始得一出遊戲熙怡喜勇競，各占顧生草：「此是我許。」而往捉之污泥其手，詣水欲洗，復見水上有裹，便作是念：「諸年少等聞我等出，必裹眾香以待我等。」即往捉取而污其手，即往白王：「此是何物不淨如是？」王即呼守園人問：「誰污此園？」白言：「更無餘人，昨日六群比丘尼在中作俗人，言戲而去。」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此是惡事，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生草上大小便，波夜提。若比丘尼，水中大小便，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草者，一切草，大小便洟唾，波夜提。
若雨時生草覆地者，當在無草處行。若無空處者，當在瓦塼上、乾草木、牛馬屎上、人行處。若復無者，下至一木枝，令先墮木枝後墮草上。若經行處有草者，當於經行頭安唾壺。是故世尊說。
比丘尼如上說。
水者，有十種，如上說。
若水中大小便洟唾，波夜提。
若雨時水漫溢者，當於高處大小便。若無是者，當於瓦石、乾草木上、牛馬屎上。若復無者，當以草木枝承，令先墮木枝後墮水中。若掘廁下有水出者，不得先於中大小便，先令淨人行，然後比丘尼行。若廁下有流水者，當安板木，令先墮板上後墮水中。若船上行時有廁處者，當安板木承，令墮板上後墮水中。若無板者，以木枝承，令先墮木枝上後墮水中。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尼遊行勸化，語女人言：「與我物，欲為諸比丘作食。」女人即與，作是言：「至作食日語我，我當行食。」時請尊者舍利弗、大目連、離波多、劫賓那，尊者羅睺羅，復請六群比丘，敷二坐，一與長老比丘，一與六群比丘。爾時長老比丘，時到著衣持鉢到舍次第而坐，與尊者舍利弗白米飯、蒙巨羹、酥乳酪，如是轉與麁食。尊者目連與麁米飯、摩沙羹油乳，餘比丘與赤米飯摩沙羹，或有得飯不得羹，有得羹不得飯，乃至尊者羅云與赤米飯、麻粗、菜羹。時諸女人復持種種好食來，問言：「與誰？」比丘尼便以身障長老比丘，示六群比丘，與白米飯、好羹、酥乳酪，自恣與。諸比丘食已而去。佛知而故問：「舍利弗！得好食滿足不？」答言：「已食。世尊！」如是三問，答亦如是。如是一一問諸長老比丘，答皆如是。乃至問羅云：「何故色力不足？得好食飽不？」答言：「世尊！食油得力、食酥有色，食麻粗菜無色無力。」問六群比丘：「得好食不？」答言：「世尊！我得白米飯、好羹、酥酪種種好食。皆是姊妹信心恩力。」佛言：「上座是誰？」答言：「尊者舍利弗。」佛問舍利弗：「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非法食。汝云何看是擾亂比丘僧而入捨心？」舍利弗言：「若世尊言：『是非法食。』者，若一劫、若過一劫不可得消。」於是即取鳥翮擿而吐之。佛言：「呼六群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眾利迴與一眾？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眾利迴與一眾，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眾者，比丘眾、比丘尼眾。

利者，八種，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隨身物、重物、不淨物、淨不淨物。
迴者，選物向處已定，而迴與餘眾，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人來問：「我欲布施，當施何處？」應言：「隨汝心所樂處施。」若言：「何處功德大？」當言：「施僧。」若問：「何處有好持戒僧？」當言：「都無犯戒僧。」若言：「何處有比丘、比丘尼自守少事，坐禪、誦經、不大遊行，恒使我得見此物。」得語言：「與某甲。」若比丘尼，知物向僧迴向己，尼薩耆波夜提。若迴向餘人，波夜提。眾迴向餘眾，波夜提。眷屬迴向眷屬，亦波夜提。一人物迴向一人，越毘尼罪。比丘迴眾物與餘眾，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教誡隱處癰、　離宿不遊行、
安居後嫌責、　安居已後來、
隔牆棄不淨、　草水迴向僧。
十四跋渠竟。

比丘同戒七十、不同戒七十一。百四十一波夜提修多羅說竟。
明八提舍尼法初
佛住舍衛城，爾時佛告大愛道：「如來一時在舍衛城。時六群比丘尼，酥市乞酥、油市乞油、蜜市乞蜜、石蜜市乞石蜜、肉市乞肉、魚市乞魚、乳市乞乳、酪市乞酪，而食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瞿曇稱歎少欲、毀呰多欲？』如比丘緣中廣說。瞿曇彌比丘尼亦應如是學。瞿曇彌！我一時住迦維羅衛釋氏精舍，聽病比丘尼索好食。」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為身，白衣家乞酥、若使人乞，若噉、若食，是比丘尼應向餘比丘尼悔過，如是言：『阿梨耶！我墮可訶法，此法悔過。』是波羅提提舍尼法。」
如是二、油，三、蜜，四、石蜜，五、乳，六、酪，七、魚，八、肉。
為身者，自為向身。
病者，世尊說無罪。云何病？老羸、病、服吐下藥、刺頭出血，如是比病。
家者，四種姓家。
酥者，牛酥、水牛酥、羊酥。
乞者，若自乞、若使人乞。
若噉若食者，是比丘尼應向餘比丘尼悔過言：「阿梨耶！我墮可訶法，此法悔過。」前人應問：「汝見此罪不？」答言：「見。」「汝莫更作。」「我頂戴持。」
波羅提提舍尼者，此罪應發露，是名悔過。

若比丘尼熱病，須酥者得乞，不得到不信家乞，當至有信家。若乞食時見量酥人言：「長壽！無病。」答言：「阿梨耶！欲得何物？」答言：「乞食。」主人言：「我無食，正有酥，須酥者與。」得取滿鉢，亦得勸與餘人。量油亦得如是。若風病起亦得乞油，不得從壓油家索，應從有信家索。若乞食見量油人，當言：「無病，長壽！」言：「阿梨耶！欲須何物？」答言：「乞食。」「我無食，正有油。須者當與。」得取滿鉢無罪。當時亦得勸與伴。如是蜜，若水病時得乞蜜，不得至採蜜家索，當到有信家乞，乃至得勸與伴如是石蜜。若病，醫言：「應服石蜜。」得乞石蜜，不得至石蜜家乞，當到有信家。若乞食時，見稱石蜜人，乃至得勸與伴。若病，醫言：「當服乳。」得乞乳。若乞食時見放牛家[穀-禾+牛]乳，應言：「長壽！無病。」言：「阿梨耶！欲得何物？」言：「我乞食。」答言：「我無食，正有乳。」須者得取。若索酪漿，言：「無有酪漿，正有乳。」得取。若病，醫言：「當須酪。」得乞酪。若乞食時見量酪人語言：「長壽！無病。」問言：「阿梨耶！欲得何物？」答言：「我乞食。」若言：「我無食，正有酪。」得取，亦得勸與伴。若乞酪，下清汁，與酪者得取。若比丘尼服吐下藥，醫言：「當須魚汁。」得乞。若乞食時乞酪漿，得魚者得取。若刺頭出血，醫言：「須肉得乞。」不得至屠兒家乞，當詣有信家乞。若乞食時得索菜汁，若言：「無菜汁，正有肉汁。」須者得取。若自知：「我某時常病發，爾時藥必難得。」得預乞無罪。若不病時乞病時食，越比尼罪。病時乞不病時食無罪，病時乞病時食無罪。不病時乞不病時食，波羅提提舍尼。不隨病煮隨病食無罪。隨病煮不隨病食，越比尼罪。隨病煮隨病食無罪。不隨病煮不隨病食，出家人仰他活命無罪，是故世尊說。

酥、油、蜜、石蜜、乳、酪、肉、魚是名八。

比丘尼波羅提提舍尼法竟。

眾學法，廣說如比丘中。唯除六群比丘尼生草上水中大小便，餘者盡同。

七滅諍法：現前比尼、憶念比尼、不癡比尼、自言比尼、覓罪相比尼、多覓比尼、布草比尼。

法隨順法，如上比丘中廣說。

比丘尼波羅提木叉分別竟。

明雜跋渠初　坐法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初夜後夜加趺而坐，時有蛇來入瘡門中。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應與某甲藥。」蛇不死而還出，即與藥而出。佛言：「汝云何加趺而坐？從

今已後不聽。坐法者，當屈一脚以一脚跟掩瘡門。若比丘尼加趺坐，越比尼罪。」

簟席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敷簟席縫衣，竹篾傷小便道血出。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比丘尼坐竹席。若縫衣時，若在講堂、溫室，巨摩塗地已縫衣。若無者，當敷著床上、若膝上縫。若於竹簟席上坐，越比尼罪。」是名席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與眾多女人到阿耆羅河脫衣洗浴，比丘尼先出，取女人莊嚴腰物纏腰已，語女人言：「看我好不？」諸女人言：「我食欲人纏腰使細，欲令夫主愛念。阿梨耶用是何為？」比丘尼聞已。以是事具白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從今已後不聽比丘尼纏腰。若用女人纏腰物纏腰，越比尼罪。若有癰瘡，纏腰無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共眾多女人到阿耆羅河邊，脫衣放一處入水洗浴。先出岸上，著女人襏衣，語諸女人言：「看我宜著不？」女人言：「我是俗人，著此已欲令夫主愛念，汝用著是為？」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著襏衣。」

襏衣者，珂貝、琉璃、真珠、玉、金銀、摩尼如是比莊嚴陰衣不聽著，下至結縷作陰衣相，越比尼罪。若陰上有癰瘡，裹者無罪。是名襏衣。

佛住舍衛城，乃至洗浴先出，著女人莊嚴服，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著女人莊飾服。」

女人服者，頭上光鍱額、耳鐶、鈴、瓔珞、指鐶、臂釧、脚釧如是比，一切女人嚴飾服不聽著。若著者，越比尼罪。若身有癰瘡，以藥塗纏無罪。是名女人嚴飾服。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度釋種女、摩羅女、梨車女、大富家女，合嚴飾服而度出家。時諸貧家有女出門，及節會日行來，皆從借賃，為世人所譏：「此賃衣人非出家法。」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合女人嚴飾服度出家，當令捨已而度。」

捨者，若女人來欲出家者，應令捨俗人嚴身具。若作是念：「某時或穀貴乞食難得，或老病當須湯藥，女人少能得物。」當置人家。若女人持俗嚴飾服來，合度出家者，越比尼罪。是名合嚴飾服出家。

佛住舍衛城，爾時釋種女、摩羅女、梨車女、貴人女，將使人出家，使人端正，令與外人交通以自活命，為世人所譏：「此非出家人，是婬女耳。」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

爾。」佛言：「汝云何畜婬女以自活命？從今日後不聽畜婬女活命，若畜者，越比尼罪。」是名婬女。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畜婬女。爾時比丘尼便私畜園民女，於外婬蕩以自活命，為世人所譏：「此非出家法，是婬女耳。」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私畜園民女、使人女作婬女以自活命。若畜者，越比尼罪。」是名園民女。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年少比丘尼，端正乳出，人見皆笑。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佛，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當作僧祇支。」作法者如上說，應先著覆乳衣，然後著餘衣。若不畜僧祇支，越比尼罪。有而不著，亦越比尼罪。是名僧祇支法。

佛住毘舍離，如跋陀羅比丘尼緣中廣說，佛言：「不聽裸身浴，當用浴衣。不聽裸形入河、若池水中浴，當著雨衣。若裸浴，越比尼罪。若避隱處、無人處，裸浴無罪。」是名浴衣法。

坐法并竹席、　纏腰覆襞衣、
著俗嚴飾具、　合嚴飾具度、
使人園民女、　僧祇支浴衣。
雜跋渠初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住處與俗人隔壁，比丘尼欲心起自手拍陰。時丈夫聞聲，即語婦人言：「此是何聲？」答言：「不知何故作此聲耶？」其丈夫言：「此出家人修梵行，欲心起不能自制，拍陰聲耳！」諸比丘尼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拍陰。」

拍者，手拍、若拘鉢拍、若鍵鎡拍，以歇欲心者，越比尼罪。是名手拍。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欲心起，作胡膠身生，縛著床脚，後失火，恐燒床褥故出之。時俗人看火起，何處被燒？何處不被燒？見已嫌訶：「云何出家人作此惡事？」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作胡膠形。」胡膠形者，若胡膠作、若銅、鉛、錫、白鑞、若牙、若蠟蜜，如是比作身生，以歇欲心者，偷蘭遮。是名胡膠形。

佛住舍衛城，爾時大愛道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時大愛道白佛言：「世尊，女人形臭，得聽洗不？」佛言：「得洗。」時比丘尼洗外，內猶故臭，以是因緣往白，乃至言：「得洗內不？」佛言：「得洗。」洗法者，得齊一指節，不得令過。若過洗，以歇欲心者，偷蘭遮。是名洗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有月期污床褥，大愛道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得作月期不淨衣不？」佛言：「得。當持故布作，不得堅

物作。又不得深內作婬欲想，當軟物障小便道。若用堅物深內，以歇欲心者，偷蘭遮。」是名月期衣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往女人洗浴處浣月期衣，女人嫌言：「是沙門尼污此水赤乃如是。」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女人洗浴處浣月期衣。」若浣者，越比尼罪。是名女人浣月期衣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女人洗處浣月期衣，便往男子洗處浣，乃至「若比丘尼往男子洗處浣者，越比尼罪。」是名男子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男子洗浴處浣月期衣。時比丘尼到客浣衣處浣，乃至「不聽客浣衣處浣月期衣。」當取瓮餘瓦器中於屏處浣。浣時不得持水灑地，當著水瀆中無人見處，衣當曬令乾，後須時當用。若比丘尼於客浣衣處浣月期衣者，越比尼罪。是名客浣衣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欲心起，以小便道承懸注水，即失不淨，心生疑悔。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以小便道承懸注。」懸注者，水懸注下。若比丘尼於懸注水中浴時，當持衣物遮。若以小便道承懸注水、屋簷漏水，以歇欲心者，偷蘭遮。若於懸注水、屋簷漏浴者，不得以身向水，當背上。若以身向水以歇欲心者，偷蘭遮。是名懸注水。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於急流水中浴，欲心生，逆水而行失不淨。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從今日後不聽於急流水中逆水觸小便道。」流水者，若山水、若急流水、若向流逆水以歇欲心者，偷蘭遮。若於急流水洗時，不得向流當背。若向流者，越比尼罪。是名流水。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種種觸身出精，或蕪菁根、葱根、種種諸根內小便道中出精。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從今已後不聽若比丘尼用蕪菁根、葱根內小便道中出精，以歇欲心者，偷蘭遮。」是名根。

拍陰胡膠形、　齊節月期衣、
女人洗處浣、　男處浣亦然。
客浣衣處浣、　懸注及急流、
種種根出精。　第二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集，不知作舉羯磨，令比丘尼作已，比丘尼心生疑悔，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此上尊眾，汝云何與作舉羯磨？從今已後不聽與比丘作舉羯磨。若比丘中都無能者，得授使誦。作羯磨時若不得者，遙授無罪。若比丘尼

與比丘作羯磨者，越比尼罪。比丘得與比丘尼作羯磨無罪。」是名羯磨。

佛住比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著憍奢耶衣到親里家，道路值暴雨，如視水精舉見身體，眾人圍繞欲看，於是蹲地，依止弟子在邊而障。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已後比丘尼不聽著憍舍耶衣。」憍奢耶者有二種：一者生，二者作。生者，細絲。作者，紡絲。著細絲憍奢耶，越比尼。著紡絲，越比尼心悔。比丘著無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大乳，著一僧祇支於閣上經行，俗人遙見自相謂言：「看是似如水上浮瓠。」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日後當作覆肩衣。」覆肩衣者，襞疊拖覆肩上。若不作不著，越比尼罪。不聽比丘尼高處著一重僧祇支經行。若屏處著一重僧祇支無罪。是名僧祇支。

佛住舍衛城，爾時釋種女、摩羅女、梨車女、貴勝家女出家，善知莊嚴，有嫁女娶婦，皆借倩莊嚴，得好飲食，為世人所譏：「此非出家人，是客莊嚴人耳。」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莊嚴女人。」

莊嚴者，梳頭莊眼粉面朱脣，著嚴飾服以自活命者，越比尼罪。若有頭痛、眼痛得磨著藥無罪。是名莊嚴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釋種女、摩羅女、大姓家女出家，種優鉢羅華取而賣之，為世人之所譏：「此非出家人，此是賣華女耳！」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種華賣以自活命。若比丘尼種優鉢羅華以自活命者，越比尼罪。為塔為供養佛故無罪。」是名優鉢羅華。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種須曼那華，乃至「為塔、供養佛故無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種華樹。爾時釋種女、摩羅女出家，結華鬘賣以自活命，為世人所譏：「此非出家人，此是賣華鬘女耳！」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結華鬘。」

鬘者，優鉢羅華、摩梨華、須曼那華。結作鬘賣活命者，越比尼罪。若佛生時大會、菩提大會、轉法輪大會、阿難大會、羅睺羅大會、五年大會，檀越言：「阿梨耶！佐我結鬘。」爾時得結種種鬘無罪。是名結鬘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釋種女、摩羅女、梨車女出家，紡縷而賣，為世人所嫌：「此非出家人，此是賣縷人也。」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紡縷。」

紡縷者，劫貝縷、芻摩縷、憍舍耶縷、舍那麻縷、紡縷。賣活命者，越比尼罪。若欲作漉水囊、腰帶，紡者無罪。是名紡縷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須提那死，婦出家，其叔常欲使罷道。時比丘尼入聚落乞食，叔遇見之即欲捉取，便走入一大家內，語婦人言：「異事，幾當壞我梵行。」問：「何故？」答言：「叔欲罷我道。」婦人言：「莫恐，我當相護。」比丘尼言：「我欲向和上邊去。」婦人言：「汝欲去者，當著俗服假異摽相，乃可得脫。」即著臂釧耳鐶俗人服飾，又將四五人侍從而去。其叔於外見之念言：「此非比丘尼，是俗人耳。」到住處已，諸比丘尼呵言：「汝何故著此？」答言：「我叔欲取我，方便自護故假著此耳。」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壞威儀？從今已後不聽壞威儀。若決定壞威儀者非比丘尼。若方便自護故壞威儀，越比尼罪。故名比丘尼。若比丘尼決定壞威儀者，偷蘭遮。若方便自護無罪。」

羯磨憍舍耶、　僧祇支客嚴、
種花須曼那、　結鬘并紡縷、
壞威儀最後。　第三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乞食詣一大家，時有婦人墮胎，語言：「為我棄之。」答言：「不能。」又請：「我當顧爾許物。」即取以鉢盛之而去。時大迦葉乞食恒作此念，最初得食，當施與若比丘、比丘尼。見此比丘尼已語言：「取鉢來。」即覆不示。又復更呼，亦復不示。大迦葉性有威風，厲聲而喚，即戰怖而示。見已言：「咄！汝何故作此惡法？」時大迦葉語諸比丘尼，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汝云何覆鉢？從今日後不聽覆鉢，復不聽露捉，得食已當覆。若見比丘時當舉覆示之。若露持鉢，越比尼罪。見比丘不示，亦越比尼罪。」是名鉢事。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大臣犯王法，其家財物盡應沒官，王即遣人守護。時偷蘭難陀比丘尼乞食次到其家，婦人語言：「阿梨耶！我家有事犯王罪應至死，財物入官，我欲寄少寶物嚴飾之具。若我得脫當相顧直，我若死者即持相施。」時比丘尼即與鉢盛雜寶，覆已而去。時守門人見之，問言：「鉢中何物？」而不示之，又復叱喚畏而示之。比丘尼聞已往白，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覆鉢寶物。若有犯官事未被收錄，又未籍其財，爾時寄者得取。若王收攝又籍其財，應語言：『世尊制戒不得受是。』若言：『我與塔、與僧、施汝。』得取。得已不得覆上而去，當露持去。

若有問者，當言：『塔物、僧物、我物。』若聽去者善，若不聽者當還。」是名覆鉢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作廁，以物覆上。諸女人持死胎放中，後有賤人旃陀羅抒廁，見已言：「是沙門尼自墮胎擲中。」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覆廁，當開口作。若閉口作者，越比尼罪。」是名廁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釋種女、摩羅女於浴室中浴，時有年少入中壞其梵行。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從今日後不聽入浴室。」若病者得房內然火油塗而揩。若比丘尼入浴室浴者，越比尼罪。是名浴室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未制戒，比丘尼阿練若處、聚落中未有住處。時五百比丘尼，大愛道為上首，於王園中住。諸釋種女、摩羅女年少端正，有諸年少初夜伺便欲捉比丘尼，見已乘空而去。中夜復來亦復如是。後夜復來，中有鈍根，不時入定及睡眠者，不得即去，為所侵掠。大愛道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比丘尼在阿練若處住，若四眾集竟夜說法者得住，爾時不得在屏處。若比丘尼阿練若處住者，越比尼罪。」是名阿練若處。

比丘受迦絺那衣非比丘尼；比丘尼受迦絺那衣非比丘；比丘捨非比丘尼；比丘尼捨非比丘；比丘阿提呵魯阿那提訶魯非比丘尼；比丘尼阿提訶魯阿那提訶魯非比丘。

覆鉢并寶鉢、　開廁入浴室、
阿練若處住、　比丘受迦絺、
非是比丘尼、　比丘捨迦絺、
非是比丘尼。　第四跋渠竟。

食於比丘不淨比丘尼淨，比丘尼不淨比丘淨。比丘得使比丘尼授食，除金銀及錢五生種火淨。比丘尼得從比丘受食，除金銀及錢火淨五生種。有三因緣非比丘。何等三？心決定捨戒、有實事僧驅出、形轉為女，是名三非比丘。應遣詣比丘尼精舍，不得共比丘尼，同覆障應別。若後還得男根者，當還比丘僧中，故名具足，亦復本歲。有三因緣非比丘尼。何等三？心決定壞威儀、有實事僧驅出、轉形為男。如比丘中說。比丘尼無有作殘食法，一坐足自恣食。

佛住舍衛城，阿耆羅河彼岸請二部僧食。比丘、比丘尼俱欲渡，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共船載。」比丘二人、三人輕船而渡，渡盡比丘尼渡，渡已問歲數，日時已過。時大愛道失食飢羸，到世尊所頭面作禮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何故飢色？」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上座八人，當次第如法，餘者隨到而坐。

若五年大會多人集，比丘尼上座八人當次第坐，餘者隨意坐。若八人不隨次第坐，越比尼罪。」是故世尊說。

二眾淨不同、　三非比丘僧、

三非比丘尼、　無殘八上座。

第五跋渠竟。

比丘雜跋渠中，別住、蒜、傘蓋、乘、刀治、革屣、同床臥坐、伎樂九事應出不說，餘十三跋渠殘比丘尼別。五雜跋渠威儀中，阿練若、浴室、廁屋、縫衣簞應出不說，餘盡同比丘尼。二部修多羅及學五百戒，世尊分別說戒序、八波羅夷、十九僧伽婆尸沙、三十尼薩耆波夜提、百四十一波夜提、八波羅提提舍尼、六十四眾學、七止諍法，法隨順法偈在後，比丘尼比尼竟。

摩訶僧祇律私記

中天竺昔時，暫有惡王御世。諸沙門避之四奔，三藏比丘星離。惡王既死，更有善王，還請諸沙門還國供養。時巴連弗邑有五百僧，欲斷事而無律師，又無律文無所承案。即遣人到祇洹精舍，寫得律本于今傳賞。法顯於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寫得梵本還楊州。以晉義熙十二年歲在丙辰十一月，於闘場寺出之，至十四年二月末都訖。共禪師譯梵本為秦焉，故記之。

佛泥洹後，大迦葉集律藏為大師宗，具持八萬法藏。大迦葉滅後，次尊者阿難亦具持八萬法藏，次尊者末田地亦具持八萬法藏，次尊者舍那婆斯亦具持八萬法藏，次尊者優波崛多世尊記無相佛，如降魔因緣中說，而亦能具持八萬法藏。於是遂有五部名生：初曇摩崛多別為一部，次彌沙塞別為一部，次迦葉維復為一部，次薩婆多。薩婆多者，晉言說一切有。所以名一切有者，自上諸部義宗各異。薩婆多者，言過去、未來、現在中陰各自有性，故名一切有。於是五部並立紛然競起，各以自義為是。時阿育王言：「我今何以測其是非？」於是問僧：「佛法斷事云何？」皆言：「法應從多。」王言：「若爾者，當行籌知何眾多。」於是行籌。取本眾籌者甚多，以眾多故，故名摩訶僧祇。摩訶僧祇者，大眾名也。佛說犯戒罪報輕重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目連，晡時從禪定覺，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時尊者大目連白佛言：「世尊！意有所疑今欲請問，唯願聽許。」佛告目連：「聽汝所問，當為汝說。」目連即白佛言：「世尊！若比丘、比丘尼，無慚愧心，輕慢佛語，犯眾學戒，如是犯波羅提提舍尼、波夜提、偷蘭遮、僧伽婆尸沙、波羅夷，得幾不饒益罪？唯願解說。」佛告目連：「諦聽！諦聽！當為汝說。若比丘、比丘尼，無慚無愧，輕慢佛語，犯眾學戒，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涅梨中，於人間數九百千

歲。」佛告目連：「若無慚無愧，輕慢佛語，犯波羅提提舍尼，如三十三天壽千歲墮涅梨中，於人間數三億六十千歲。」佛告目連：「無慚無愧，輕慢佛語，犯波夜提，如夜摩天壽二千歲墮涅梨中，於人間數二十億四十千歲。」佛告目連：「無慚無愧，輕慢佛語，犯偷蘭遮，如兜率天壽四千歲墮涅梨中，於人間數五十億六十千歲。」佛告目連：「無慚無愧，輕慢佛語，犯僧伽婆尸沙，如不憍樂天壽八千歲墮涅梨中，於人間數二百三十億四十千歲。」佛告目連：「無慚無愧，輕慢佛語，犯波羅夷，如他化自在天壽十六千歲墮涅梨中，於人間數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時尊者目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爾時目連即說偈言：

「因緣輕慢故，　命終墮惡道；
因緣修善者，　於此生天上。
緣斯修福業，　離惡得解脫；
不善觀因緣，　身壞入惡道。」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十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